叢書集成續編

二六二

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二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社會教育

猶見篇一卷……清　傅麟昭著　檀　一　一
古人居家居鄉法一卷……清　丁雄飛著　檀　九　一
俗砭一卷……清　方象瑛著　檀　一　三
燕翼篇一卷……清　李淦著　檀　一　三
人譜補圖一卷……清　宋璋著　檀　一　三

婦女教育

新婦譜一卷……清　陸圻撰　香　豔　九　三
婦德四箴一卷……清　徐士俊撰　香　豔　七　四
新婦譜補一卷……清　查琪撰　香　豔　一　五
新婦譜補一卷……清　陳確撰　香　豔　五　五
課婢約一卷……清　王晫撰　香　豔　九　五

德育

忍經一卷……元　吳亮編　武林往哲　六三
勸忍百箴考註四卷……元　許名奎撰　四明　八五
功過格分類彙編一卷附惜字律……明　袁黃撰　有福讀書　二三九

W1986/01

激書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清賀貽孫撰　胡氏豫章　二五九
心病說一卷……民胡思敬校　昭代　三一五
師友行輩議一卷……清甘京著　昭代　三一九
餘慶堂十二戒一卷……清魏禧著　檉几　三二五
心相百二十善一卷……清劉德新著　儀花盦　三三七
聖學入門書三卷……清沈捷訂　留餘草堂　三四五
陳瑚著

學制

論學制備忘記一卷……清段玉裁著　昭代　三六三
陝甘味經書院志一卷……清劉光賁撰　關中　三七七
學記臆解一卷……清劉光賁撰　關中　四一一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一卷……清張之洞撰　愼始基齋　四四一
杭府仁錢三學灑掃職一卷附錄一卷……清不著撰人　武林掌故　四四九

學規

讀書社約一卷……明丁奇遇著　武林掌故　四五七
塾講規約一卷……清施璜著　昭代　四六三
鍾山書院規約一卷……清楊繩武著　昭代　四七五
讀書法彙一卷……清杜貴墀撰　郎園　四八三
輶軒語一卷……清張之洞撰　愼始基齋　五〇一
文房約一卷……清江之蘭著　檀几　五四三

運輸

大元海運記二卷……清胡敬輯　雪堂　五四九

奧羽海運記一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五八一

古禮儀

盧氏禮記解詁一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漢　盧　植撰　鄭　齋　五九一
禮記解四卷……宋　葉夢得撰　郎　園　六〇七
禮記篇目一卷……清　芮　城著　昭　代　六七七
禮記古義一卷……清　惠　棟著　昭　代　六九一
禮記釋注四卷……清　丁　晏學　頤志齋　七〇九

猶見篇

武林 王晫 汿麓輯

天都 張潮 山來校

猶見篇

錢塘傳麟昭文昭著

凡人有感情亦類然。昭也觀流俗之流訛痛狂可南可北岐路所以興悲或黑或黃素絲於焉隕淵之難徂身居下士空陳賈誼之書志在經風孰信裴頠之論然而意在欲止筆亦難禁固作猶見

篇以抒其懷云

朝廷設官各有等威正其服色以著辨也不特貴賤有章抑且公私異用吾猶見服官之士一出而朱纓弁首寶帶橫躬緩頂而燦若星輝聯補而麗同雲錦非徒爲榮觀已也爵服班自 王朝威儀所以示度研性理留心於兵農錢穀之猷體訪乎興利除害之事卑有善則表章之其負寃而莫伸者矜之稽紳翠處所言者皆士關國計所虛者皆下切民瘼簋簠自飭蔚然而爾人望即偭有花飲酒不過雅歌投壺未嘗見其側弁履舞也今或登堂而覓戲

長太息者一也此段道禮服

嚢官體即無以肅民表民表不肅而國制爰輕 朝廷班服之謂何而顧於觀瞻之地曠焉不講哉此可

官民之體甚懸門署之防亦峻所以下車之始布誥通衢曰尹無戚屬往來也而

有招搖玷我官箴者則必罷於法而無少貸矣何嚴也吾猶見後庭設柝儼若防奸內署嚴扃難傳于牘孰識公子之顏誰謀書記之面今則騎聯廣陌醉飲平原道路側目而指之曰此翩翩者某公子也某書記也今日稅駕於何所也惟其關防不密遂致體統不尊縉紳輿蓋直入公堂賓客觥籌時來私室即或貪泉可酌豈遂損其廉名抑念瓜李有嫌能無騰口

此段重官箴

物議此可長太息者一也其爲鄉裘者一遍仕籍逾興齊民吾猶見先達之居鄉也頭極蒼書精研性理留心於兵農錢穀之猷體訪乎興利除害之事卑有善則表章之其負寃而莫伸者矜之稽紳輿處所言者皆士關國計所虛者皆下切民瘼簋簠自飭蔚然而爾人望即偭有花飲酒不過雅歌投壺未嘗見其側弁履舞也今或登堂而覓戲

其衙門裏內多錢矢曰而謂聞門弗願垣邊扉正好
者在此婿者旋來即有附勢之流挾資椰龍呼盧博
窶雖乃勝而故負每實往而空歸此輩志在趨炎費
多金而何惜而大人樂於潤已遂不擇良賤而衆交
抑知借叢假虎聲名由此致累乎雖功名既遂或高
明鴟爲樂場而流染一淺彼子弟漸成惡習此可長
太息者一也此段總收上文爲四民之首立有攸先達則
展其素履弘濟蒼生不幸而窮肯規行矩亦足爲閭
里所矜式自待誠不宏薄也吾猶見修潔之士鍵戶

高吟廉隅自重不輕謁長吏以營私不乘人危急而
獵利鄉黨有事解紛猶欲避嫌而肥己在所不屑間
有不自愛者遇正人亦復赧顏而下其捨者良
心猶有存焉者登如近習觸寒暑而不顧偏採甲短
乞長視奇貨之可居竊幸朝佩夕解之家頻煩
下榻皂隸之輩願爲執鞭藉以引身當事須德政而
爲託興歌傭陞遷而倡言借寇謬誇交好而遂愚弄
其鄉曲矣鄉曲有婁爲之文致訟詞白嫁作證庭鞫
之時先如束縛以探其情則以曰士師何其顏色恢
激烈以聳其聽庭以頭搶地負若奇寃利而不求聰
行又何諱焉獨怪彼其之子借耳內之風聞想夢中
之安飽呼朋引類甚作生涯而顧文其辭曰仗義疏
言是將誰欺乎以此居心其毒抑又甚矣堅爭源其
初心亦祇爲室謫所累不知獲有限之升斗安能填
無窮之飢渴青蚨會不崇朝白手依然昨日所濟幾
何而廿日外名教乎兒損名而實或不收重負妻子
之長嘆壯爲鮮恥之小人清夜自思能無汗顏卯若
此兒佘之徒十株不齒其又奚惜焉所可惜者英妙

卓犖以爲其雄談四達之衢若無人接武郤知夫左避視被豪
致其去走利如鶩者固相萬也然而好名則多應酬則荒實學試一不利而從前勃率之氣輒爲
汩喪庸名何補致潰大成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端上
習猶見父兄之訓子弟也嚴於以嚴師輔以良友足
不令履戶外在長者前禁其雜辦隨尊長之後其疾
行而共時之子爺亦唯命是共不寧惟是俾父兄一

言一行顧瞻子弟亦復拘檢自維恐身作不令而貽羞厥後也噫曾幾何時而此風不可再矣坐立之規蕩然疾徐之節誰諳末登總角卽令慤刺而廣交遊幾孚操觚便欲炙梨而求敗不擇燕溺漸長澆漓褻語於父兄之前而無忌肆志於師長之側而恬如而一二身其責者復依阿順旨縱其驕心甚或書詞畧款顚倒尊稱秖欲降節以取容不顧足恭而諂諛之僞反以爲傲且妄也究其襲習咎在父師始欲其凡彼後生未知古道共相視爲固然而見斥斥守禮耶至於名刺署款尤多不倫向者文以會曰社加以盤敎曰盟其比年而同儕者則曰年彼各有所取之稱未通彼子之名輒修小姪之禮抑何親而善下也自盟祖濫觴功令攸禁緣分計齒豈無舊例可循末幾變而爲同學矣槩弁以年家矣同學稱而畏已轉多年家稱而諧謔亦薄昔人惜字而重用其情今人忘情而濫用其字祇襲虛文不思實義設部禁復申輾轉將誰欺乎此可長太息者一也北段慎言交遊猶見朋友之交也同堂則親如昆弟問敎習吾猶見名實之相副也詩歌介壽必本德音而稗銘傳誄亦鮮諛詞大約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者始可彰之形管以其有實蹟之可稽也里閭處士之高風鴻儀作合之媒恣形寧弟爾汝指斥生平生而謀卜葬卜夜之其年相見也彼此圖捉宛若平生而謀卜葬卜夜之

哀誄。倩筆文人。借衙光重。讀其文。則字字美如珠玉。考其行。則在在屬若碔砆。囊有青錢。即可庭盈屏幛。家非朱戶。亦能座滿賓朋。而且無交紳士。漫列弟姪之班。及至當前。竟未識爲誰氏。凡爲此者。即或爲娛親之盛舉。而名不副實。祇足供閭里之譏彈。又何榮焉。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嚴名實

孝子居喪。貴賤同等。焉。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嚴喪制

未嘗有殊制也。吾猶見居喪之子。寢苫枕塊。戚容可矜。室有哭泣之聲。庭無琴瑟之御。即或往來戚屬。粗服次鞋。不改其素。偶遇吉事。不過外被元衣。內仍服

其素裳。而首履復如故也。廣坐之中。望而知爲棘人。今則躃踊無節。嬉笑自如。而禮制不繩。望族尤甚。素帷之內。方命僕婦以哀號。而與拜之時。又令伶工而鼓樂。小祥之內。冠纓頓易。一當吉禮。則通體鮮衣。甚至剌鬠冠以從吉。而制稽概置。不知何人作俑。遂至定例通行。曾不思三年中從一日之吉。則三年中少一日之喪。欲周旋於生者。反遺棄乎入親。是尚有人心乎。至於非功之喪。不廢絲竹。裳衣山舊。是又不足責矣。惟不以篤親爲念。誰復以哀喪爲心。素經不行。元冠以弔。飯含之時。纏其長指。靴紳之際。踏其狂歌。果孝子克自守禮。而又何有此風爲。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嚴喪制

食時用禮。古有恒經。所以黜奢崇儉也。吾猶見富貴之家。食客不踰八簋。其或選樂徵歌。非爲父母之介耆。則爲子爺之合巹。否則不輕舉焉。惟破體何曾。羅綺盈身。室取容躬。豈必丹黃耀目。惟平時克自省約。故荒歲亦免飢寒。居官者以儉而養廉。有家者以儉而由禮。風何美也。今則賓朋高會。珍錯盈几。錦衣繡裳。彷彿山龍火藻。雕甍畫棟。舉金錢等之泥沙。究其所好。不過庶座上邀伶人之一顧。

遂若榮於華袞。豈不重可笑哉。由是百務之滋滋漸致上干之罔忌。旅酬有一顯榮。凡遇吉凶之禮。則衆用其前導。假之者名器不惜。僭之者負乘貽譏。道路見之。幾不測輿內之爲何人。而輪中之屬誰氏也。鬼有靈。亦應含羞於引紼。女也不爽。能無隱笑其親迎抑又無謂甚矣。潘廓之習。既中於作非。下逐客之

態反形於爲善時或天災流行水旱洊至雖鳩形鵠
面者雜遝於前曾無矜憐之色升斗之輸嗟乎忍哉
減一孟之奉即可飽其連朝停食客之筵寧止療其
八口而顧坐視其捐瘠乎天道好還富豈長保奈何
不爲其所當爲而爲所不當爲耶此可長太息者一
也此段崇儉約
至於事例之開原非得已河決有漂流之
患祲歲多溝瘠之傷軫念黎元補救所以孔急也第
議金錢於履畝民力何堪散粟米於太倉國用復涸
惟勸義於素封廣仕路於急公之內庶兩濟焉吾猶

見積學之士或棘闈屢困而思易地以圖功名或泮
水難登而欲借途以謀進取志豈須臾忘誦讀耶所
以數科以來臚頭曉唱半屬成均之儒翰苑宵歸每
多碎雍之彥煌煌國學允稱才藪矣所慮限年已滿
簡選而還倘無司成之考較尚遲官守之紲繩身膺
仕籍詎屑從師一無拘忌而怠心或生矣拋書午夢
非復丙夜篝燈醉酒旗亭頓忘芸窗握管遂使乘風
之壯志竟成畫地之鴻溝平居既已懷安一旦拜職
方州塵封案牘又安肯以民社經心仕學兩蹉不幾

虛　朝廷之德意而與空疎之子同類而濫乎用是
欵欵以規子將無中申其罟乎此可長太息者一也此段勵仕學
凡此數端聊申梗概其有欲吐亦難縷陳誠恐矢
口觸忌必致衆怨招尤所望仕君子鑒我愚衷能
以此數端而引伸之共揽熙風悉登古處未必非
世道人心之一助也嗚呼欲泣欲歌惟抒已意知
我罪我一任人情吾將採莊山之金鑄賈大夫像
而爲之太息乾坤一腐儒自呼

昨是今非可悲可泣窮形盡相似諷似嘲幸古道
之猶存庶典型之尚在所恨世趨惡薄政俗日澆
相習成風不可救藥雖遇黃鐘大呂之音多有聽
古樂而欲臥者然得此正論讀旨已足扶虛度於
將傾廻狂瀾於既倒矣王溶識

古今人居家鄉法

62.8 MB 1/2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古人居家居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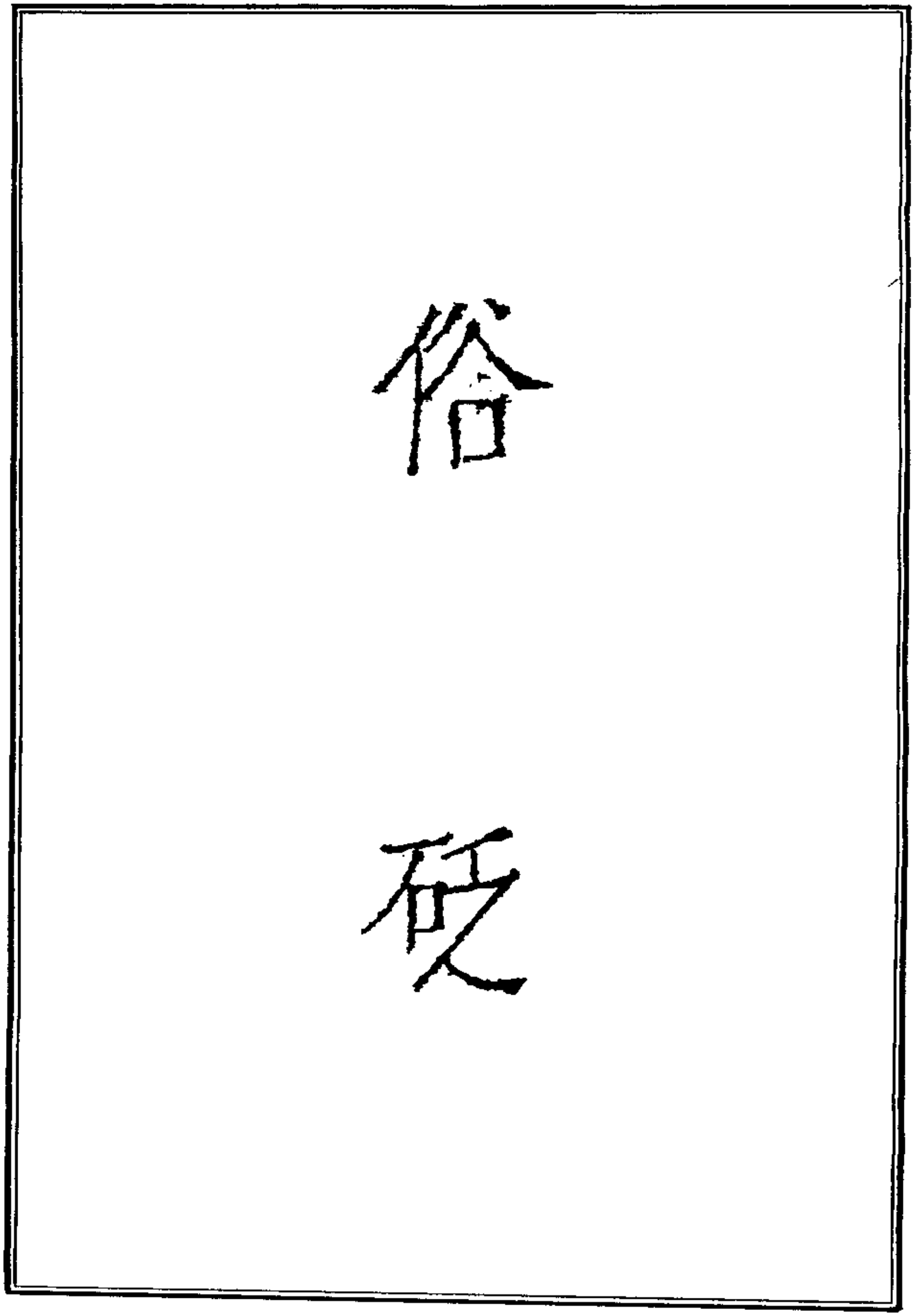
秣陵丁雄飛蒔生著

嗟乎。世不興禮。所趨愈下。未嘗讀書知大誼。幷不習。聞。前輩長者之風。毋惑乎乞相逼人。自蹈悖戾。道所鄙而罔知也。每見少年釋褐。足高氣揚。儼然有親不敢貴之意。擁簇及于堂上。呵叱至于室中。諸父兄宗族故舊在焉。于鄉里父老乎。予深歎息。然自彌孤盧。見貴人而敷陳義禮。夫誰聽之。惟有援引古訓。贊揚先哲。使之有動于中。少存溫恭雅度。亦愛人以德。遺意乎。古者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于門所不親之地。緬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泯呼導于耳所不聞之域。循牆而入。以謁期親。又爲人弟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此異門管登之先生。考核精當。諄諭後學者。蓋居家之儀合如此。

昆弟間聲辭易。又何有于鄉里父老乎。予深歎息。然自彌孤盧。見貴人而敷陳義禮。夫誰聽之。惟有援引古訓。贊揚先哲。使之有動于中。少存溫恭雅度。亦愛人以德。遺意乎。古者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于門所不親之地。緬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泯呼導于耳所不聞之域。循牆而入。以謁期親。又爲人弟者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此異門管登之先生。考核精當。諄諭後學者。蓋居家之儀合如此。

韓聖秋曰。風俗頹敗。但知有富貴。豈復禮義者。非一日矣。至不義之富貴。抑有甚焉。方其揚揚乘

軒呵導擁取。自謂得意。不知有鬼笑于傍。況大人君子讀書知大義者乎。余鄉前輩溫恭毅公爲大司空過里長之閒。必下車徐行。即焦中丞源薄家居。但乘款段。隨一奚奴。鄉里愈尊重之。不間其褻體也。今讀蔣生文。可謂砥礪之綱維。而有志爲賢士大夫者。願奉此作座右銘可也。



F6 4027

武林 王晫 丹麓
汝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俗尚

遂安 象瑛艮堂著

婿娶擇吉情理之常亦人道當正其始也杭州人燭不然拜堂後宗族親戚男女長幼互相拜賀已極勞憊。并張讌演劇遂至達旦賓甫散復詣妻家拜謝。其家又留飲抵暮始歸。比及成婚吉期已過一日矣。

相習成風不知其非。即有見及此者。亦終未能改正也。然此俗他處未聞。

鬧新人。最是惡俗。天下皆然。尊長卑幼雜然無倫。嗇老拳。塗墨臉。甚至脫新人鞋。索賄。賄貲屬不堪。先大父禁止之。是夕治具飲客。酒半。擇老成多子者數人。送新郎君入房。復出暢飲而散。斯為得體。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歷于流血。跌折支體者。可歎也。今此俗世尚多有之。

婦之家新壻避出。聚男子競作戲謔。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褻衣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廻見之。婦同于倡。市門之倡。誠所謂傚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京師舉殯。以送葬人多為美觀。親族朋友廣為延致。多至五六百人。賃莊設席張樂。亦數十處。客至。白衣赴席。至暮而散。不必臨喪次。亦不必見主人也。

之費富者千金。餘亦不下數百金。

都人出殯。舁櫬屬紼作行。多者百二十人。最少亦二十四人。其旗旛諸項。則小兒行。亦必數十人。二行皆有頭目。盡地承應。彼此不得攙越。故任其勒索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百餘。即此一事。富家猶不以為費。中人之家。則立盡矣。予庚申以室之喪。度力不能。然無可如何。亦費至百二十金。如此惡俗。倘能條陳嚴禁。亦阜財省費之大有也。

杭人于初喪之日。輒延親戚朋友設宴茹葷。撤席然後入殮。殮之時。筵宴演戲數日。始舉事。當此哀戚

之時。反用吉禮。殊爲可怪。閩殿司農御侍御諸公。欲矯其弊。以身先之。然不能返也。

世俗遇親喪。男女年長及孀者。皆吉服婚配。云七內乘凶不忌。謂之攙親。夫服除成禮。遲不過三年。乃亾親在殯。儼然合巹。不獨于禮不可。于心亦何以自安。

昨在揚州。見人家亦有此。不獨江浙爲然也。仁和郁弘齋前輩弘藝錄。極言其非。則嘉隆時即有此俗矣。

相沿至今。究不能改。何耶。

家禮凡祖禰逮事者。忌日有終身之喪。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于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衰服。禮殺之。此義今人多不講久矣。

喪服之制。祖父母。齊衰杖期。曾祖父母。齊衰九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一本之義也。此外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皆爲親遞而殺之。今世俗不察。于曾祖稱功服。曾孫。高祖稱緦服。元孫。大謬不可不亟正也。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于土之義。人子于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于風水。再求于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于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于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也哉。故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惟風不露水不滿螻蟻不侵足矣。先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家禮舊本于高曾祖考妣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通。又無官者妣曰某氏夫人。蓋婦人稱夫人猶男子稱公也。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宏如俗稱孺人。通禮餘註

子按孺人亦七品命婦之稱。然唐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稱子解趨走。則孺人爲婦人通稱。唐時已然。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父喪稱孤。母喪稱哀。相習已久不可改。

點主古禮也。今人務請官長縉紳。以榮其親。重幣華筵。所費不貲。中人之家。每揭借爲之。殊似無謂。不若各隨所便。即閭黨中年高有德或文行並優之人。敦請主其事。禮不失而費省。亦善俗之一端也。

往見有投訃者稱承重孫又有承服孫詢之則支子之子也夫嫡子殀嫡孫承重禮也乃支子殀其子亦爲之承服夫服可承乎此大謬然知禮者必不爾東坡在黃州自奉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未免太儉惟五簋爲得中前輩皆常行之近日俗尚奢侈尋常宴會珍錯羅列即有行五簋者爲數雖減而器具之精奇餚品之豐腆所費更數倍名儉而實奢不知何所底止頃吾友毛令侯定爲八簋蔬菜隨便聽設省費惜福未知能遵行否也

凡拜禮惟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皆四拜此外伯叔舅甥翁壻師生皆二拜今人全不分別俱用四拜拜者受者皆爲失禮今鄉會試謁座師房師先答二禮後受二禮則問二拜也主司如此業師座師何獨不然往見一刻本辨此等禮甚晰惜亾失并不記是何書附記于此

京師禮文繁縟相見必叩首女人尤甚凡小宴會女必拜其母婦必拜其姑皆叩頭四拜然後就坐卑幼拜長輩亦然夫賓筵告坐不過一揖何必爾所謂邊

于禮者也

四方俗尚不同要惟軌于禮而已越禮違禮總謂之失中養疴無事取所見昏喪宴會諸事略加辨正非敢謂移易風俗然從此各知循禮于人心世道未必無小補也艮堂識

燕翼篇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燕翼篇

興化李淦若金著

世道隆汚。有運會存乎其間。吾祖文定公。當嘉隆之世。已懼風俗漸偷。訂爲數款以授鄉約。何況其生不辰。適逢下元木造。然猶及見古風之僅存者。不意一變而更趨偷薄。江河日下。吾不知其所底止。誠恐過此以往。老成凋謝殆盡。後生小子。習見習聞。以爲道固應如是也。則天理良心。幾於息滅。豈不甚可憂可懼。是用以其大端。擴而充之。詔諸來者。俾知時實爲之。附於文定公居鄉雅約之後。上君子即不能挽回氣運。尚當以正自持。稍不悖於古。以免大戾。是即聞得讀書種子也。嗚呼。其愼之哉。

性氣

地氣風土異宜。人性亦因而迥異。以大概論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爲一道。謂之東南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爲一道。謂之西南人。北地多陸少水。人性質直氣強壯。習於騎射。悍於乘舟。其俗儉朴而近於好義。其失也鄙。或愚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陸。人性敏氣弱。工於爲文。狎波濤若鞍馬。其俗繁華而近於好禮。其失也浮。抑輕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陸。人性精巧。氣柔脆。與瘴癘菌蠱黎蜑等類雜處。其俗尚鬼。好鬬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詭譎而善變。惟卓然拔萃者。矯其偏而歸於中正。是所謂豪傑之士。不與凡民同囿於方隅者也。先賢云讀書變化氣質。未有豪傑而不讀書者也。未有讀書者。

化者也。信夫讀書之功大矣哉。

飲食

東南之人。以大米爲飯。以多食麵爲戒。恐致生疾病也。西北之人。以麵爲飯。非麵不飽。病則以胡椒湯麵治之。小米多用爲粥。加切麵條和煮。名曰米飩。其麵

飯或作薄餅或作油餅或作餻或不用糖餡亦
佈之以餙生葱必不可少去鬚整用或切二段唐上
麵食無自取者必俟遠客以餘力以咎取一一進客主之前
邀客以午餘不秉燭而散不用設予行令設席白雞
鴨之外惟有猪耳肥者精者方者圓者腰肚肝肺各
爲一品凡六七見而蹄不登於俎賤其下體也葷素
並進調和之味喜辣與酸湯亦然饋貽則大米一二
升可也酒與肉斤許可也雞與鴨一隻可也雞鴨卵
十枚可也時蔬一束小菜一瓶無不可也儉朴之風

泰晉爲甚雖大家非設客無割肉飲酒者市井中人
邀客於肆中則有酒無餚泰中之啖酒連牆在盆置
中庭羣立以一筒相傳咽而咂之其他須盃者亦只
用一盃相傳遞飲云南方之人未北遊者遇西北客
至款留在家終日以米飯進則恬若易飢或至生病
客又不便自言是不可不知其性也浙東江右尚蜜
餞刻畫工巧粤中尚檳榔以蔞葉蠣灰同食解瘴氣
楚中不用小菜三吳尚砂仁點饌中皆用之晉中尚
草果謂夏可辟蠅余所經歷其大都如此至於苗洞

中港客先以蜜餞肉乾食之則珍品繼至不食則否
嗚呼東南之俗傷於過奢西北之俗傷於過儉者酌
乎二者之間而損益之則得中矣

衣服

衣服固有時制然非爲我輩在野者設也通者遊三
吳楚越都會之地見多著修領寬袖袍三鄭
衛諸處猶多戴絨氈馬尾帽數十年而不變當事者
未嘗繩之以違法天下惟揚州僧道服飾趨時自頂
及踵惟恐有一之弗肖遇有稍異已者必從而指謫

之非笑排擠之當事者亦未嘗旌表嘉其奉法也嗟
乎人心之輕薄風俗之侈靡至揚郡極矣生斯時也
又生斯地奈何哉至於童子不衣裘帛古禮所以教
之有朴也今則紈袴之習自幼已然且早加以笠帽
與成人無異噫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如此又安望
其長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下逮臧獲苟出富貴之
門者紵絲被體錦繡護脛羅綺整牀又不獨一郡爲

稱呼

伯仲叔季乃雁行之次序也至於伯父叔父則必加父以別之今只稱家伯家叔已非而且有不稱行而舉字者則尤無禮之甚雖從伯叔亦只可稱行不可稱字惟五服外者始可叔上加字學生者乃師對弟子尊長何以自稱若彼此學生則居然同輩矣禮於父執宜自稱名或稱小姪於師家稱門生或稱名於泛尊宜自稱晚生於泛長宜自稱晚弟或小弟無學生之說也今人止稱

字動輒爺老既失之訣而吾邑於同輩晚輩漫無分別一槩以兩字呼之又失之草野夫爺老之稱以之待時貴顯者則可非所施於切交常於同輩則字上加以其行於壻若甥則即以之於子姪則直名之於從姪則加兄於晚輩則直字之於子姪則直名之於從姪則夾兒女親家吾邑槩用眷弟稱親爺無以異於泛常鄉黨如外鄉兒女親家必用姻弟為是相稱曰老姻爺或老親家於其父曰太親家或太姻爺於其子則曰親爺不似吾邑之混稱無別也

有付字寄信而尊姪號於上未曰稱名者皆非也若壻與甥則皆受兩升雖送必隨行也吾每慨世道陵夷周窮幼多放誕亦由為尊長者有以啓之傳曰恭而無禮則勞蓋聖人之所貴謙讓乃處世之道非於禮法所當然而一概遜避不追也吾輩少年時遇尊長於途必拱立於旁一揖而俟其過然後行今則掉臂而過者有之矣舉手而過者比比是也間有一二淳謹者方作揖勢而尊長又輒挽留之不容其執禮習以為常見揖者受揖反以為可駭矣則子弟之放

誕又何怪焉夫今日之尊長卽前日之卑幼也蓋當其少年時習爲傲慢而及其老年時又過於貶損所謂前倨後恭兩失之矣門前有階級送客必下吾邑有高立階上舉手爲別者非禮之至也尤禮君子自不敢失禮於人者亦不樂人之失禮焉妾分雖卑而父之有子妾則重爲吾兄弟姊妹重也故謂之庶母生當兩拜歿當四拜若有母在則壓於所尊生時四拜歿後兩拜可也有謂女不爲子者不通之論也乃生女子女子之祥著於經以其子妻以其兄子妻兒今有上堂堦者矣漸不可長也

柬帖

於書可知也至於奴僕應叩堂下如臣拜君之禮乃刺取通名而已單帖常用折柬莊用足矣六幅不知起於何時惟於公祖父母官及新親家大貴人則不得不從俗耳晉中初會者多以單帖附全彼此全璽亦庶乎其可也至於書札往來今多以中啓莊用寸楮常用庶爲得之

婚嫁

婚者昏也古人不擇良時但於黃昏行娶亦不擇吉月但以仲春桃花時爲期至後世乃拘遲擇雖非吉日良時而何嘗無天折分離之事則可見日者無準也親迎古禮吾邑至今行之得矣但關防之俗近來漸入惡道是亦羞惡之心漸滅之一端也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不可固市井氣習宏體此二言記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父爲子娶婦舉樂雖稱可若親迎而自娶或父內而子娶則以不舉樂爲是萬不獲已則外用鼓吹以從俗而家

中張樂演戲之事斷不可爲至於近俗有所謂孝裏抄者於親喪七內卽娶婦無非兩家圖省事耳不思夫婦人道之大倫爲人子者親亡之謂何而因以爲利居然行合巹房幃之事是尚得爲有肺腸耶且爲父母者而尚有一存則是以不孝令也此世俗大悖之事竟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奚可哉

嫁女稱家有無

不可過菲亦不必求備有勉強俯觀致鬻產乞貸者則近於愚有需索厚聘致傷親誼者尤爲惡俗不可效之

三年之喪。流血稽顙。蓋以頭觸地。無容儀也。今吾邑孝子。各弔。皆一拜一興。一拜如無喪者之禮。是大不合也。乃有席地稽顙。而禮畢方興者。則反怪其簡略。豈不異哉。若當舉祭開弔之日。而責其一拜一興。則一日之間。數千萬拜不止。必其爲孝子者。全無哀痛之誠。而又身強善飯。然後能勝任。使哀毀骨立者。有不顛仆而死絕者耶。此誠大惑不解也。吾嘗至他處。孝子哭於帷幔中。俟客禮畢而出。稽顙以謝。似不若幔外伏地稽顙之爲得宜也。古者喪中必另立一主喪者。料理其事。孝子惟哭踊而已。一切不問。揆之情理。自當如是。乃近來人心不能相信。雖有親伯叔親兄弟。不托主喪。而大小事宜。財帛出入。纖細皆問之孝子。子而誠孝。必多顛倒錯亂。若其動合機宜。則又必非孝子。難言哉。北方喪家門外用一人擊大鼓高喝。名曰開喪。以醒人睡魔。已爲可怪。至山西之陽城。蓬七皆演大戲。吾鄉之江都高郵。送殯前一日。多盛陳妓樂。以娛賓。吾邑送殯。近來有精倆平臺。踹橇扮戲。則尤悖理傷化之甚者。孝子之行柩前。以其執紼挽車耳。今西北猶行之。婦女送殯。仍步行。帷布中或以麻布蔽面。而步行。無乘轎者。是也。遠客弔喪。不可與鄉黨一例。既叩於家。更造其寓。躬謝之。如各父母官禮重吾親者。當如是也。

祭禮

唐祭考。謂合衆親友之奠分而大舉祭也。吾邑典祭者。一拜而去。未免太簡。郡中一獻。皆親友分班進儛。魚貫而上。庶見奠意。又讀祝用禮生。高聲朗誦。一句

一拜。人盡曉然。不若吾邑用少年子弟讀之。格格喉間無痰聽聞也。開堂設席。禮所當然。如郡中親友。自相會識。粘單派日。輪值執事。留客送賓。兼照管堂中諸務。不煩主人費心。則席不爲虛設。吾邑自二三卑幼送客外。至親至交。漠然無與。近日坐堂之客。皆是飲食之人。致正人君子。恥登其席。空糜費喪家之財。則何益矣。至於宗族齊集。亦絕無還拜料理之事。而淡坐內室。徒供傭啜。亦殊覺其無謂耳。且有劇談嘻笑者。則大非矣。至於一切豐儉。稱家有無。不可不及。

亦不可過也。

孝服

國法稽之古制。斬衰三年。齊衰一年。九月五月。者喪服本不可以離身。故非辭之事無自而爲。後則斬衰上加縫邊。已非然麻衣雖脫。白布猶不敢易。一切吉事無與者。今則吉事悉與。輒加紺帛色衣。甚至有舍親柩而求仕者。有置親葬事而爲人作伐者。有臨喪鼓而觀劇者。三年之服。徒存其名耳。至於期功等喪。竟不服矣。具刺亦不書矣。嗚呼。此何法何禮乎。

葬

古者天子期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庶人踰月而葬。立有定期。今卽不能盡遵。必當在三年之內。蓋死者以入土爲安。且棺槨防火燭。非可久置屋宇中。自後世有風水之說。而人不輕葬。又有必欲成禮而艱於費者。又有利兒女之見。謂不忍遽離者。每多遷延歲月。至服滿而不由。田數十年而不歸葬者。不思父母陰靈。其怨恫當何如也。風水之理。固誠有之。惟當積德以須。或邀天之幸。適得吉地。而非可以強求必得也。古語云。陰地不如心地好。又曰山川而能語葬師。令無所令之葬師。安得有深知洞察天地之理者。不過記得書本現成話頭。憑臆奏合爲孝子者。茫無所知。亦只得就衆所推服。請爲一看方。向定時辰。聽其擺置而已。若爲所誘惑而強圖私嘱。妄覬獨邀福庇。則墮其術中。愚之至矣。如吾邑地處低窪。恒多水患。每有旣葬之棺。復爲波濤掀起。抑或滿棺水浸。屍骸爲子孫者。於心何忍。是必於江都高郵邁西高阜一帶相度。興日可不爲道路之地而葬之。求其平安足矣。又何可有他望乎。葬後數十年。非遭奇凶異變。不可信時師搬柩輕動改葬。雖或遭凶變而揣度人事不善。自有以致之者。亦不得歸咎于禮。

殯葬

古者天子期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庶人踰月而葬。立有定期。今卽不能盡遵。必當在

塗地輒行輕啓也吁愼之哉北人最重送葬凡至親至交雖百里外不憚煩勞有以哉

守制

守制者守朝廷之制也又曰讀禮以三年之內無心讀誦他書惟於禮記宜反復溫習之使所行不致於悖理庶或免罪戾也三十年前吾見有一二奪情者矣蓋由自朝廷特旨以其人爲當世必不可少之人面權一奪之其人力辭不得不敢固違君命而後勉強從事然猶有正人君子相率而爭之今則外任者子弟者期博青紫非明道德本盡亦知是也嘗則不然既謂之師必其範足以爲楷模而後可故當擇其行有虧之人雖文才出衆教法超羣不敢請也

延師

禮有就學無往教古之道也今不能行而延師於家萬不得效近日作俑者行徑也至於延師只取能文不論其行蓋因朝廷取士制科固然父兄之所以教子弟者期博青紫非明道德本盡亦知是也嘗則不然既謂之師必其範足以爲楷模而後可故當擇其行有虧之人雖文才出衆教法超羣不敢請也

取友

朋友居五倫之一今人每忽視之何也世際末流損友多而益友少吾見有鑒乎此而杜子弟之出門者至鍵戶不容見一人及其父歿後如鳥獸之頓脫牢籠而亂飛亂走便辟小人因得而中之反致辱身敗家此爲矯枉太過之弊易曰出門交有功語曰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則信爲交友根本而友所以輔仁也何以會之曰文攻制舉者以時藝會高尚者以詩古文會於此須着巨眼須有見識擇其中孝弟忠信直諒多聞者而親之豈不有功於身心豈徒有益於文藝然此直諒多聞之友最是落落難合蓋直則不能容人過是非無隱當面便覺難受諒則令人方笑其拘笑其癡笑其迂拙多聞則在彼無求於我須我折節以下之虛已以納之然後肯以忠告教誨我若不孝不弟之人雖文工錦繡萬不可與之爲友所謂汎愛衆者雖無足取法亦無大過之人方在汎愛中耳年少後生血氣未定最宜常白警惕但一存驕矜之色鄙吝之意則正人日遠邪人日暱乘機伺隙引導爲非此匪之傷不可言矣即好友契合亦戒戲謔戲則口不擇言常有無心之語致人終身飲恨今乃有不惟反唇且動手以爲狎昵者一或失重遂爾認真釁未凶終不可不慎也

親戚

傳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蓋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少失忘厚而薄責於人斯無失也其富貴於我者有禮不可拔無故不可拔拔其貧賤於我者遇難則應救之遲急則應周之設有所稱貸須度彼事之緩急量己力之有無而多寡必有以濟之毋責償焉吾見今人恣然無情者固多而因假借負約反傷親誼者亦復不少如是庶爲兩全其素行可信而通融一時者又不在此論也推之宗族朋友無不皆然若大節而且貪騃而且吝者乃失之矣

下人之性多愚愚則嬾惰所以易取主惡愚則拘強所以易觸主怒爲主人者當念其亦是人類而既爲我役務體恤其甘苦寬容其錯誤恕其小過許其自新勿苛求責備勿輕信人言勿任己性暴虐勿念舊惡所謂水寬養得魚也其有不遵禮法亦必先教諭之知而再犯則誡飭之至三始加朴責其故意爲非大膽放肆者必重懲之其怙終不改者則逐之勿用若夫忠誠不欺最是難得須另眼厚待之其次則小心勤謹者獎勵之又其次則指揮如意者親愛之皆

至寶也。至於嫡親兄弟有外出者。則家僕聽在家者約束。有不從。竟加責治。不必待兄弟歸也。惟子姪之於伯叔父。非奉委諭。則須待歸告稟耳。吾見今人有各護奴短。而反致手足參商。宗族嫌隙者。試權輕重之間。何其悖也。

讌會

居家自奉宜儉。養親待客宜豐。固矣。然養親不在多品。但一味期於可口。至二而止。待客亦無取繁多。多品則多費。且必不精。每席以五簋爲限。若知數個簡即佳。即二簋亦可用。享惟務豐潔耳。近日吾鄉密友相期。多爲竟日之聚。以備供午飯。飯罷游衍清談。或對奕。其饌。晡時則奏一湯點。可以果腹。只用圜碟下酒。或十二。或十。或九。果蔬脯醢之類。總無虛架。此於嚼旅之客。尤最爲便。遠客從者。亦須波及。使無久候饑寒之苦。至於新親當道。則特設不在此例。總無取長夜之飲。過醉及亂也。醉則言語厖雜。舉動輕狂。反爲僮僕所笑。甚至傷肺成疾。或賓主變顏。俱爲大忌。宜切戒之。

游藝

六藝之中。禮最尚矣。樂之書失其傳。如冷太常謙。楊司馬繼盛之精通樂理。大都出自天授。射之道。古人于以觀德。今惟專於習武者爲之。而習文者則否。不思聖賢教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原未嘗置弓馬于弗講也。南方利用舟楫。不車何御。謂無事於此。則可。靴以爲恥。則不可。書有八法。六義。世不之究。心者。執筆先須正直。古帖用意臨摹。得其神氣爲上。得其形似次之。數非正音史之學。士子能通。居官不致爲若輩所欺。履畝不致胥賦。利益多矣。昔人蓋稱之耶。叔季以來。六藝廢其大半。乃流而爲博奕諸戲。具擇術其中。有可爲者。有必不可爲者。兩人相對。楸枰最良。千變萬化。寓行兵之道焉。三人則三十張葉子。謂之看虎。其可憎在唾起成穢跡。扭捏如耍猢。乃市井常態。不可效之。大則雙陸。行分巧拙。運用可喜。又大則象棋。其中雖有高手。但童監賈豎。從旁觀之。競於說着。未免可厭。四人爲棄。無如角抵。以機智相尚。打牌久之。有天然湊合。意外奇逢之妙。多人以百官鐘爲

佳。或名爲小周官。倪鴻寶公所製。徐虞求公參訂。有明官制。於斯大備。而勘廉奬能論功懲貪之法。無不具。所以爲學人木鐸。可資警省者也。其次則獵較從會。以決勝負。信手而非人力之所能操。此尚可偶一爲之者。若夫泥江之惡游。湖之誕。則萬不可爲。六博骰子。只可以行酒令。而不可以呼盧。一遞賭局。則不擇交。不擇地。不覺自成下流。非但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爲賢人君子所擯絕。抑且破家喪身。禍害將無底止。所謂丁拐豹子。朱窩新快。廿八點種種名色甚多。

似當不可爲。戒之。慎之。

人

譜

補

圖

武林 王晫 丹麓
新安 汪洲 山來 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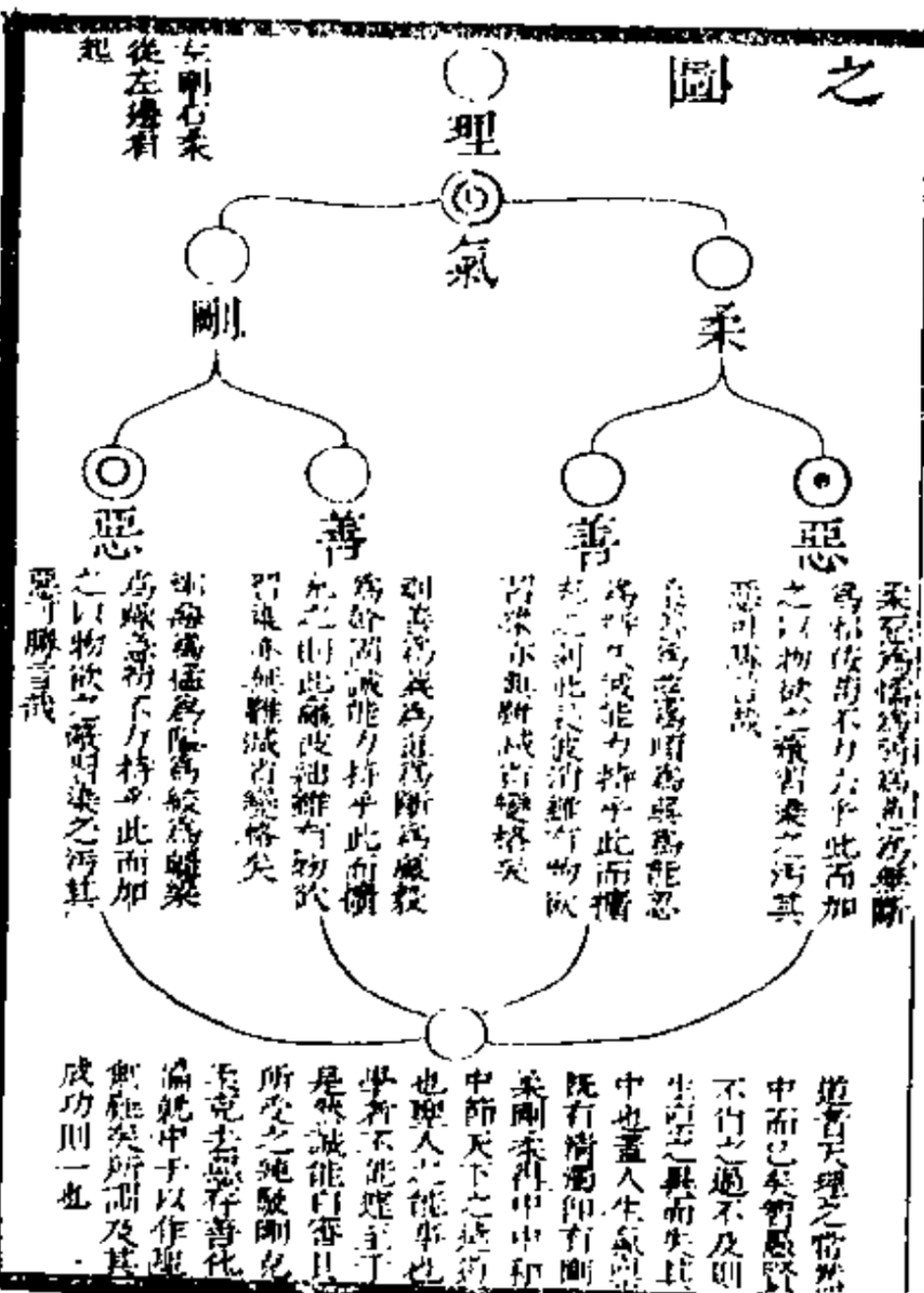
人譜補圖

繡水宋璉蓮菴著

余既弁劉念臺先生證人小譜而重刻之矣。復念氣稟之偏。物欲之蔽。習染之污。爲人生。受過之由。苟不爲圖以明而詳說之。恐於救本窮源之道。有未備也。茹弟學識淺陋。四閱月。五

易稿而始竣。尤慮弗當高明。未敢授梓。適於王姜民齋頭。得孫商聲筆記。寓溥隨語有云。某嘗錄過端數十條。目曰儆。張某先生曰。看來病症儘多。須識得病原。只一二件。總圖處。持省便不費手。又云。識得病。便自有藥。查得賊便好用兵。只是擒其所。反余既喜其言之先得我心也。故敬採之。以冠圖說之首。而尹氏理欲消長圖說。最爲明了。身家盛衰圖說。有禪頑風。并附刻於後。以侑助先生之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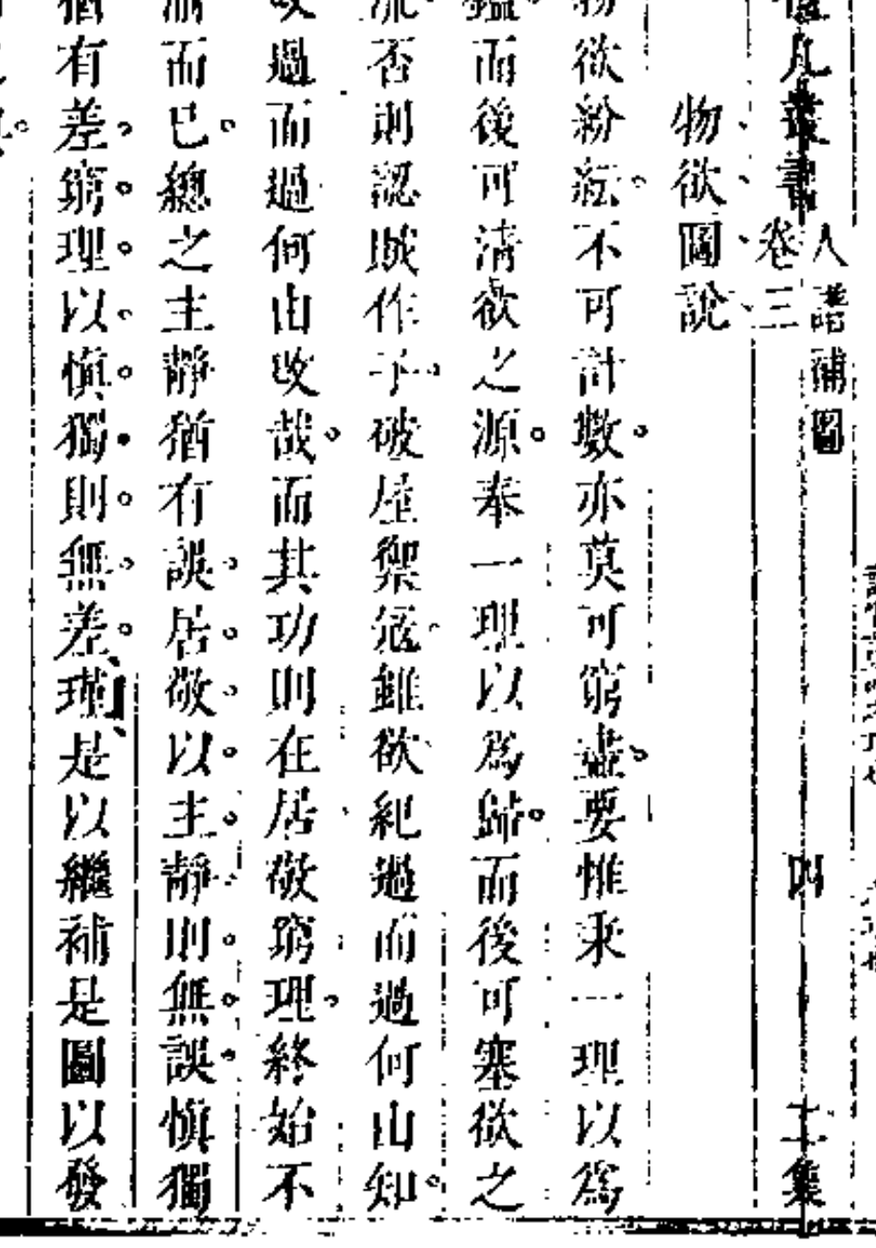
人譜之圖



氣稟圖說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理。然後有是氣。朱夫子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可見有是氣則必有是理。蓋氣雖有清濁剛柔之分而理初無清濁剛柔之異。所賦予去蔽矯偏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耳。政如洪荒初啓洪水橫流經數大聖人焦心勞形經營區處然後得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人身中亦有裁成輔相之功參贊位育之事所謂天地定位聖人成能正不得謂天職生地職成而人爲虛位亦不得謂氣化生成之偏而人可任其遷流也故知者知此理行者行此理而知有未至行有未盡雖物欲習染不能無過然要爲氣稟所拘者尤爲勢重難返即物欲有時不行物染有時而革而氣稟終不能挽同者比比試以孔子之拔成造就而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惟曾子爲能以魯得之子路之行行終不能出其範圍亦可見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而變化氣質之功有如是其不易也瑾不揣固陋爲補是圖庶于紀過之中而先得審其受過之原與。

物欲圖


無極之真
靜極復動
太極動極而靜
動靜(理)
氣
理爲主宰
氣爲運用
(理)
(氣)
(理)
(氣)
(理)
(氣)

記曰虞谷大川興劇民生其間者固俗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有聖王者作修其教導之以禮齊其政齊之以刑政之其遷於善不異俗人不承政而民得善遷焉故王者制禮樂刑政之具建於宗不異俗人不承政而民得善遷焉故王者制禮樂刑政之具建於宗周興世遷化降而風俗有美惡焉齊之不同變遷流轉之不一即如晉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秦人用之一變而為商鞅功利之教卒有并吞天下之勢漢用之以興文景之治而為東京之盛魏用之以興正始之音而為永嘉之禍五霸戰國倾危之習楊墨充塞之時孟子之徒羞稱五霸戰國倾危之習楊墨充塞之時孟子辭而闢之微言廢墜異學爭鳴朱子起而修明焉其功利事業詳力副政之詮習俗回車教澤信孚有先王之道風焉不大幸可見矣其他鄉鄰鳴悟浮靡無趣之歌慷慨悲凉之生也安能必得天地清和之氣而又有賢父賢母夫浙人相沿多詐吳俗競尚虛華又不可諉推予雖其間豈無中正和平之者雖然不勝于風氣者即然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比所謂于作之君作之師者豈其數哉

父母染自胎教之染自始息之染自嬉戲之染自師友以暨里巷之一而寡約動靜人無一善染以漸劘而漸變之狀其正之翻然悔悟而自新也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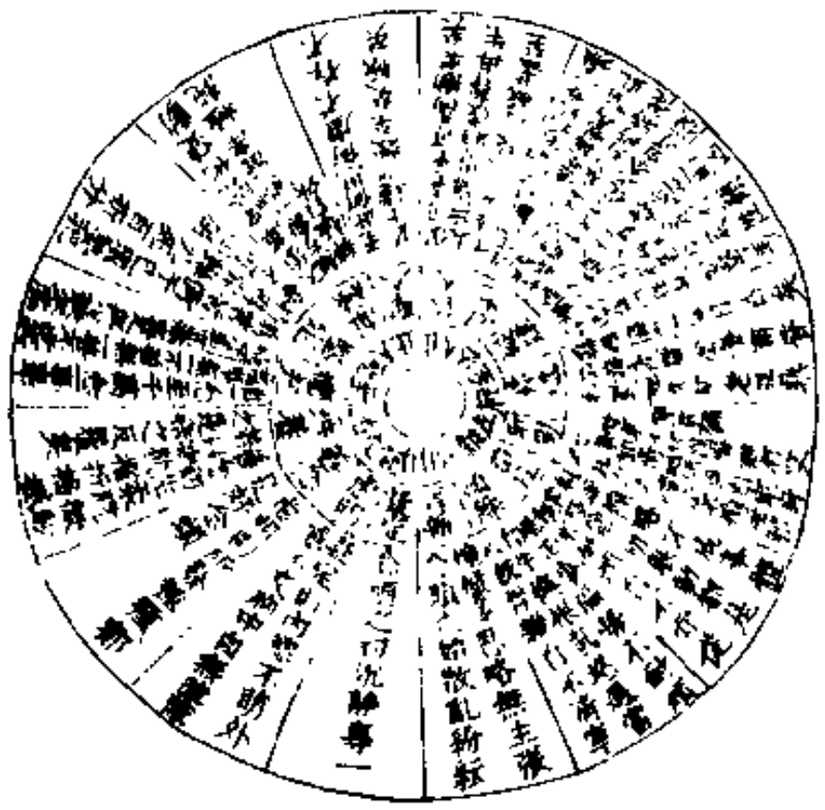
父母染自胎教之染自始息之染自嬉戲之染自師友以暨里巷之一而寡約動靜人無一善染以漸劘而漸變之狀其正之翻然悔悟而自新也難

習染圖說

習染之污與生俱生雖以聖賢至於父母習染猶覆載生成之偏本各宏自物而不可圓說告者但世人相沿成性受過不知不得不推原及之殊非先生頻推之旨然人稟天地父母之氣以生而天之氣無憑於地故物有遷其地而不能為良人得母氣為多故人有異母而聖賢之適別所以慈母有頑子聖賢多令缺歷歷可數信不誣也由此推之胎養之教可不亟明哉若大山川風俗膠常習故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在上自新新民生其間有抑何幸哉然而化民成俗家有塾黌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其於師道抑何兢兢也慨自君師道二而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戰國倾危之習楊墨充塞之時孟子辭而闢之微言廢墜異學爭鳴朱子起而修明焉其功利事業詳力副政之詮習俗回車教澤信孚有先王之道風焉不大幸可見矣其他鄉鄰鳴悟浮靡無趣之歌慷慨悲凉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者亦既詳且盡矣是故人之生也安能必得天地清和之氣而又有賢父賢母夫浙人相沿多詐吳俗競尚虛華又不可諉推予雖其間豈無中正和平之者雖然不勝于風氣者即然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比所謂于作之君作之師者豈其數哉亦在人沉潛玩味朱子之章句反身體勘孔孟之法言既有以審夫習染之污復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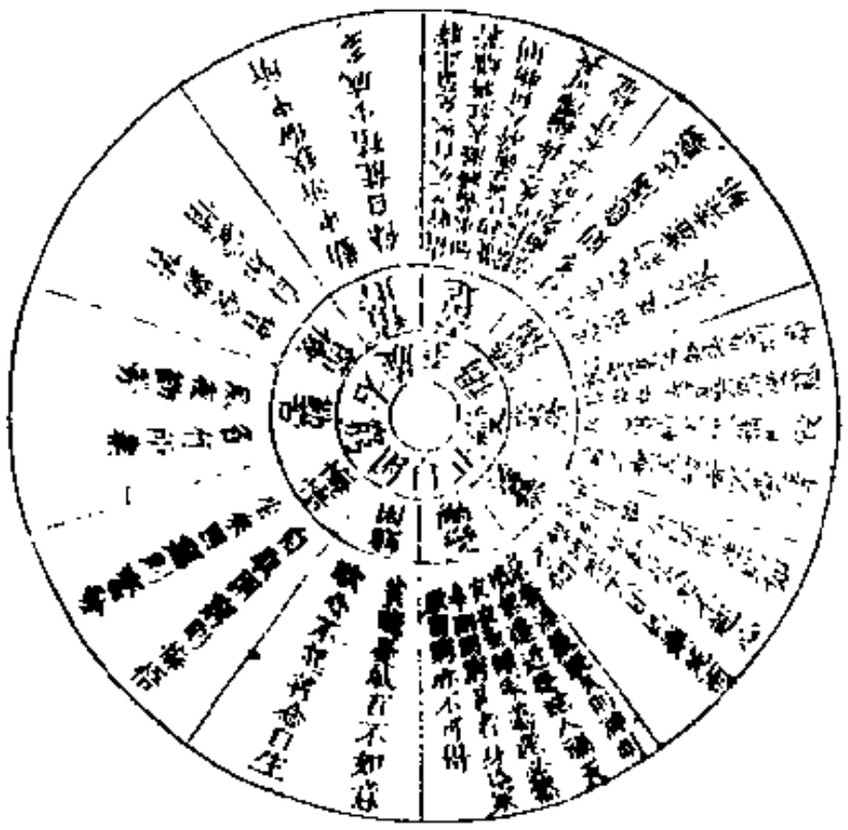
推類而務去之。則矯偏去蔽。違可以無大過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區區願望之誠。端有藉於是與。

理欲消長極至圖



人生天地間。大率一念合則為家。萬物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全喪無惡。逐浪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聞者曰衆人。經慾溺志。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不艴然怒者。非作怒也。彼其惡益之真情。與不為益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啻不過童子之年哉。慾心所蔽一。旦為。遽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一行之失。非即蹻蹻桀紂而蹻蹻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劫一念。舜蹻可變。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為。爾未必吾聽。若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禮敬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為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按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訕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

身家盛衰循環圖



循環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畏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不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飢寒而止尚僅僅不敷用而況富者用連阡陌金滿箱櫜伎甘腥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億僕而飽狗彘乃睒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黎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

如乞可又將目殘眉
爲道邊殤者在在有
奢安逸之性豈與我
榮華既于我乎獨偏
者之所棄餘乃不足
樂分與以益彼之不
餘天何親何私爾何
于日前其盛衰可歷
之味而孌祖父有餘
身家消長維人自作
能反求往往委之以
愈莫追矣當年尹思
玉先生摹付梓氏以
身家者勗之

爲恥事將施子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自躬
而獲罪于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善孽轉關祇殃已伏昧者不
而怨天尤人滋戾厥躬
圖以示賢嗣兆
永格言瑾亦爲重佈願凡有

新婦譜

新婦譜

湖上陸圻景宣撰

傳氏有理縣譜。一家相傳。不以示人。今世無其書。予所見者。惟時人治譜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闕。使果能奉以從事。雖古循吏。何以加茲。今丙申七月。倉卒遣女。蒼然無辦。因作新婦譜贈之。以視世之珠玉錦繡。炫燿於路者。雖所贈不同。未爲無所贈也。然恐予女材智下。不能讀父書。并以遺世之上流婦人。循習傳爲富世勸戒。至文不雅馴。欲使翠婢通知。大雅君子。幸毋加謗笑也。

做得起

近俗不知道理。國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種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舉小皆忿。且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作歌。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叱。一味小心謹愼。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悅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眞做得起也。

得歡心

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而欺侵我矣。從此說話沒人聽矣。凡事行不去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

聲音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即是賢。高即不賢。言寡即是賢。多即不賢。就令訓責己身婢僕。舉尙不雅。說得有道理話。多亦取厭。況其他耶。

顏色

愉色婉容。是事親最要緊處。男子且然。況婦人乎。但事公姑丈夫之色。微有不同。事姑舉夫和而敬。事翁肅而敬。待男客親戚。莊而敬。待翠僕純以莊。

款待賓客

凡親友一到。即起身親理茶盞。拭碗拭盤。撮茶葉。點茶果。俱宜輕快。勿使外聞。并不可一委之翠婢。蓋新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不宜父手高坐。且恐翠婢不稱姑意。姑或懊惱。而見卑功不起代勞。是一要一阿諛也。記之。

二

凡阿翁及丈夫。要留客酒飯。或豐或儉。即須請命於姑。用菜幾器。酒果小碟多少。一一親自動手。至精潔敏妙。則須自心裏做出。不潔。則客疑主人不能烹。不速。即客餘而主人有愧色。大不可也。又須再囑奴僕等。於座後用心看覷。若有續到賓客。再添杯箸。若菜乖麵。須早增益。俱不必待外廂傳喚。

三

凡留客不留客。自有阿翁丈夫作主。新婦只宜隨順做去。不須措意也。如阿姑而上親。可請教於姑。新婦該見否。如該見。急出萬福。遇則親去。而姑不悅矣。萬一阿姑不留酒食。不妨贊成留勝。若留阿姑而上親。姑云卑薄。不妨從厚。如新婦母家親戚。一到即請教阿姑。該見否。如見。一茶之後。新婦自先立起。不必久談。蓋久坐恐阿姑要治飲饌。深爲煩擾耳。若阿姑云。何不留之。新婦必謝云。彼有事。不能留。益新婦執於所尊。未經分析。雖則賣之。又況人有倉卒不便。餽錢匱乏時。即姑雖以錯婦者。而新婦主席。阿姑治具。亦使此心不安。故凡涉母家親戚。榮不宜留。

四

凡阿翁丈夫。有親友倉卒忽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及要慶弔請僕。而資財偶竭。新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口。方爲先意承志。新婦或係貧家之女。奩無可鬻。然常存此心。即布衣可質。髮髢可截也。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問全毀。若小有愛惜之語。即屬吝嗇。即傷公姑之心。即爲下人揚笑。以故公姑有事貸鄰家。而不敢問新婦者。彼屢封不用。又保無水火盜賊之虞乎。

五

常見人家羅列請客。或費一金二金。又衆舉家辛苦。無非爲奉客計也。乃客歡飲而忽報酒完。忽云燭盡。又見燭炬瘦短數減。屏間碗盞玎璫。此俱欲客速行之意。最惹客怒。殊爲可恨。況既費一番經營。反取一番不悚。此愚之甚也。請客時。酒須多蓄。未完先買添。燭須粗大。多買幾枝。不失古抱燄之意。飯須用湯。可令客飽。价須蚤與酒飯。不可令飢。不過略加意要好。客人便終席歡暢。主僕皆得所欲而去。且歇主人之賢矣。新婦未當家者。不論。若姑出外。及有倦時。代爲料理。必須識此。

答禮行禮

凡答禮送禮。毋論姑家親戚。與母家親戚。或否或該。應厚應薄。一須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毋家親戚。其禮文可省處。一切省之。煮整理一番。必費阿姑多少心血。就有煩苦。姑亦忍耐。不好聲說。所以只是少些好。若必不得已。則略一舉動。偷姑以爲煩。竟歇亦可。與其獲罪於姑。寧歇可也。

二

甘旨之奉。不在多。而在意之誠。隨時可豐。隨地可豐。如貧家之女。必欲珍錯水陸。此斷不能之勢也。但逢時新諸品。俱要用心探聽。最初第一二日。可創買之。

其釐腥仍手烹。待公姑午膳晚膳時以進。不則作家之人。又不捨吃矣。其平時只要物件可口。便是甘旨。若用銀置買。必須精者。貴者。若從粗賤中餽遺所得。雖平常之物。皆可進也。至於赴席所得。親戚毋家所與。雖物之一二枚。亦可藏之袖中。退而奉姑。姑必鑒其誠孝。不以爲褻。蓋事雖小。物雖微。而見人之眞也。

若姑事冗腹飢。雖粟之類。狍蹄雞肋。皆可進之。

凡以物奉公姑。要使物溢於器。毋令晨星落落。搖於器之中間。　凡治饌進公姑。須豐實。不可墊底。

早起

新婦於公姑未起前。先須蚤起。梳洗。要快捷不可遲鈍。俟公姑一起身。即往問安萬福。至三次。須自手整理。不可高坐聽衆婢爲之。至臨吃時。則須蚤立在傍。待坐同吃。萬不可要人呼喚。阿姑等待不來。胸中必不快也。就有小恙。還須勉强走起。若高臥不來。阿姑令人搬湯運食。又費一番心曲矣。晚上如翁在家。即請早退歸房。靜靜做女工。不宜睡太早。如翁不在家。直候姑睡後。安置歸房。

門戶

舉家門戶啓閉。自有公姑主持。不須新婦措意。但自己房門。無論夫在不在。一進房後。即須緊緊拴下。若夫在姑處未來。仍令婢女守門。一叩即開。不可睡去。若夫不在家。有人叩門。此必姑有所命也。響朗問明。方始開之。如姑有召。速整衣而出。毋遲時刻。其行仍以伴以火。

有過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況新婦乎。新婦偶然有失。致蒙公姑丈夫譴責。便當欣然受之。云我不是。我就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後且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一小過未完。而又增數大罪。愚之甚也。或被人讒謗。有冤抑處。亦須緩緩辨晰。不可過於爭論。如一時難白。即付之不辨。久當自明。古人云。止謗莫如自修。最爲善處之法。

粧飾

婦人德言功容。容止端莊。非云粉白黛綠也。固不可隨俗艷粧。亦不宜亂頭垢面。致在家布衣整潔。出外檐沐清靚。立必屏人。此不易之程也。但衣粧髮髻。各家風尚不同。又宜酌教於姑。隨其指示。然事不及時。毋過時。要於淨潔中常存樸素之意。不失大家舉止。

孝翁

新婦於翁。殊難爲孝。蓋中人之產。既有僕婢。則新婦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爲孝也。何謂體心。如翁好客。則治酒若必虔。翁望子成名。則勤勉丈夫成學爲急。如此之類。體而行之。自可視無形而聽無聲也。至爲翁洗濯器皿。及守藥爐酒鐺。可躬執其任。勿使婢操作。亦見服勤之義。或體小不安。不妨數對姑定省之。一日十數問候。不多也。纏貧家。躬親服事。不在此例。

孝姑 三條

視姑當如視母。則孝心油然而生。方從性命中流出。不是體面好看。但事姑事母。作用處微有不同。母可徑情。姑須曲體。凡事姑須在姑未言處體貼奉行。若

姑一出口爲婦者便有三分不是。蓋姑不得已而發於言。原欲媳之默喻。此姑之慈也。與母之開口便說。正自逈異。

二

新婦事姑。不可時刻離左右。姑未冷。先進食。姑慍亦慍。姑喜亦喜。姑有怒。婦覓之。如大怒。則婦亦怒。姑有憂。婦解之。如大憂。則婦亦憂矣。至姑實偏新婦處。只認自不是。不必多辯。寫也上前陪奉笑顏。把搔背癢。無非要得其歡心。彼事君者。尚曰媚於一人。況婦事姑乎。非是諂曲。道當然也。

三

凡姑事翁教。欵答。豐待下慈。治家勤儉。此即新婦之師。奉之不暇。尚敢悖戾乎。即有彩迹中不盡合者。必係老成人。則有所見。隨時處中。爲新婦者。一以順爲正。如略懷斟酌。即失之遠矣。其或姑有荷佚非僻。放於繩檢之外者。新婦嚴惮自守。不在忤逆之例。

姑佞佛

凡爲姑有佞佛者。如在家長齋誦經等。新婦俱宜遵依。齋六齋觀音齋斗齋之類。亦可忘誠奉之。非惟順姑。且亦惜福。倘姑喜尼衆往來者。新婦當敬而遠之。不可妄有施與。及多接譚。婦託病不得隨行。或能幾諫。更爲賢哲。

姑物件

姑媳之間。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姑媳則情面衆法矣。凡姑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若姑有低語向人。新婦便須退後。若姑在房中閉箱。或看首飾衣服。或低語向姑娘小叔。俱不宜進前直聞。若姑命之前。即入門。若看姑首飾衣服。不可多玩弄。體歎及云。我倒沒有。我也要製。恐涉希冀。有傷堂上之心。

背後孝順

新婦當面孝順易。背後孝順難。背後孝順。全在語言中檢點。起念處眞實。如在母家。必思姑家某事未完。恐其勞苦。或今日天寒。不知姑添衣否。念茲在茲。所

謂趕念處眞實。不是當面好看也。人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丈夫之德。云待我好。只是我不會孝順。展轉相聞。不欺背面。不愧閨窗。豈非眞孝順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內戚傳聞。公姑丈夫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此所謂語言中檢點也。然起念果眞。而語言自檢點矣。語言之不檢。由起念之不眞也。

姑娌姑嫂

新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孝友。乃世之不孝者十不遇二三。而不友者。則十之五六。其源多起於姑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不可不謹也。爲新婦者。善處姑娌。第一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勞則代之。甘則分之。公姑見實。代他解勸。公姑蓄意先事通知。則彼自感德。姑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娚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遽色。我歉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叔娣則爲伯娚者。先須做小伏低。儻彼偶疾言遽色。我歉然受之。不得回答。爲娣且然。況爲娣乎。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一勿較量。只是仰承。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使勢逐他。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卑委婉。不可有慼慼貧富貴賤。俱是各人分定。只宜竭骨肉同氣。不可多生形跡。致有妬心也。諸姪姪女。俱宜愛之如子。乳少者。代之乳。衣食不給者。分之衣食。常加笑容抱置膝上。新婦所生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本生之母。雖不必跪拜乾子。盡稱寄娘。亦須得兒無常母之義。方爲天倫樂事。○姑娌是非多起於羣小。嬉謔乳媪。贊襄別房。有此切勿聽之。本房僕婢尤當痛防。○凡姑嫂之間。尤宜愛厚。母之於女。人所同然。姑嘗則婆亦喜矣。故凡有好物衣飾。察婆欲與姑者。須竭力贊成之。婆未有此意。或微開導之。又不可比例我也耳。

敬丈夫 七則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新畢姻時。一見丈夫。直須便須立起。若晏然坐大。此騃倨無禮之婦也。稍緩通語言後。則須尊稱之。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狎矣。凡授食奉茗。必雙手恭擎。有舉案齊眉之風。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有奢厥室中者。必時檢視。勿爲塵封。親友書札。必隨隨

而進閱之。每晨必相禮。夫自擡出。離緜隔宿以上。皆雙禮。皆婦先之。

二

凡少年善讀書者。必有奇情豪氣。尤非兒女子所知。或登山臨水。憑高賦詩。或典衣沽酒。剪燭論文。或縱談聚友。或壓挾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須順遂。不得違拗。但數種中。或有不善衛生處。則宜婉規。亦不得聒聒多口耳。

三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攻苦讀書處。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或身有小恙。亦不可令知。只云安好。所以勉其成學也。彼知或數歸。卽荒思廢業矣。若母家及親戚有餽遺時。亦須全送阿姑處。待姑云擧幾許至館中。方如數送去。

四

丈夫有說婁不是處。舉覺讀書人明理。舉覺是夫之愛婁。難得難得。凡爲婦人。豈可不虛心受教耶。須婉言謝之。速卽改之。以後見丈夫。輒云我有失否。千萬教我。彼自然讚言德。必日進。若強肆折辯。及高聲爭嗣。則惡名歸于婦人矣。于

丈夫何損

五

丈夫或一時未達。此不得意之以歲計者也。或一事小拂。此不得意之以日計者也。爲婁者宜爲好語動諭之。勿增嘅嘆以助鬱抑。勿加諫讓以致憤激。但當愉愉煦煦云。吾夫自有好日。自有人諒。方爲賢婁。如對良友也。其或一時闕乏。竭力典質措辦。勿待其言。毋令其知。

六

風雅之人。又加血氣未定。往往遊意倡樓。擅買婢妾。只要他會讀書。會做文章。便是才子舉動。不足爲累也。婦人所以妒者。恐有此耳。便優便不篤。不知能容。婢妾寬待。宵樓居家。得縱意自如。出外不被人恥笑。丈夫感恩無地矣。其爲勝滊不又多乎。凡待妾恩禮之數。須優內外之防。須嚴。有等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而婦人擁坐享衣食。恬然不知。深可怪也。若新婚之貴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飢寒。其體卹隨順。

處正與人讀書之夫無異若娶婢買妾俱宜聽從待之有禮方稱賢淑貴家能撫鄰相安尤徵婦德　蕅子標賭致費祖宗基業新婦苦諫作家堅守田產允稱哲慧

七

丈夫未達有不快意處要勸慰之鼓其上進之氣既達有得意處要戒勉之淡其榮利之心日常常想未遇時回頭是岸須存厚道蓋富貴戲場不能保久在也至果報輪迴之說不可不信信則慈念易起但尼僧往來無端施與俱非功德唯恤親友之貧待下人之慈救人急難解人寃抑葱菜輞夫舟子譬價值略寬等頭銀水好看些此眞修行也

待堂上僕婢二條

待公姑之僕婢不但不可疾言遽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則當好言戒諭之仍不可令公姑知道如公姑親見欲加譴責則當婉言方便不可作增怒之語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背主情果萬眞者亦須裏知然非密聞阿姑則密聞丈夫不可公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有聞不敢不言恐非灼見須再詳察

二

凡平時待羣婢之色以和待羣僕之色以正其或公姑偶不在前叙婢將有意婢之意則待羣婢之色以正待羣僕之色以嚴其或姑扑責僕婢但云伊不足惜只是難爲婆婆身體此不說方便而方便在其中總不應搶怒也　待公姑之僕婢須常存優禮之心此即孝經云得衆人之歡心以事親也況羣小無怨則雖愿無自而生　凡授銀物與僕輩必置几案上俟使領之

待本房僕婢四條

胸淵明有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蓋此豈與我同爲父母所生可憐他命不好我吃他還未吃我厚衣他還薄衣我睡他還起他蚤俱是命若可憐也常常要照顧他但又不可過於愛護凡事先有堂上之僕婢而後有已身之僕婢母使人云與公姑分爾我先私己之婢僕而後公衆也譬令已之婢僕羣稱公

姑之婢僕公婢之長曰阿奶少者曰阿婢公僕之已冠者曰阿伯阿叔稚者曰阿兄其事之之理亦如卑幼之於尊長

二

已身婢僕童稚居多如有小過但當正言教誨之不改再關會之許之以責必不改而過甚大然後用小界尺與三下五下亦不可多第一要教他敬老主母第一要敬他敬公衆之用而宜中次之

三

凡婢僕有三大罪一淫佚二偷竊三說謊搬鬪是非此須防之於漸愼之於微防淫佚之法以莊防偷竊之法以介防搬鬪之法以默此治家之大略也至於僮僕布衆充體亦宜浣濯縫補早晚櫛沐亦須眉目清朗使有天機自得之狀則瑕易露而敎易入也有等人家此輩蓬首垢面涕淚愁苦身多血漬面有爪痕非如卑田院乞兒則同地獄中餓鬼余常歎悼以爲主婦之不慈不賢入門即得之耳

四

本房僕婢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及得罪賓客鄰里皆宜重懲不則俗所云護短也又立言須平和訓飭之不可過於憤激此即俗所云夾氣孔反開罪於公姑耳

偷盜

一家之中惟盜情最難測度或有形跡甚似而實非者或有平常行止不好而此事偏不涉者俱難以臆斷也若以臆斷令含寃之人最難辯白傷德實多故舉家有偷盜事雖極小者新婦不可開一語本房婢僕尤不可置喙其間也（自己奴婢不許說人偷竊）若公姑丈夫疑及已身叙婢則當細心詳察如果眞實當告公姑丈夫痛責之勿行體短誤其終身　本房叙婢與堂上奴婢爭鬪不論是非只說本房叙婢不是痛責之

孝母

有等新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能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所生以

累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子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譬如讀書出仕。勢於王事。不遑將母。死於王事。不遑奉母。蓋忠孝雖兩全。全忠不能盡孝。豈事姑不能事母也。今若新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先須從孝公姑敬丈夫做起。公姑既喜孝順。必賢功於賢之父母。必致喜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賢妻。必云彼敬吾父母。吾安得不敬彼父母。於是曲盡子壻之情。歡然有恩以相接。舉家大小敢不敬愛而新婦之父母。於是乎榮矣。夫家貧賤。還只是情意好。夫家富貴。還有無限好處及母家矣。此女之善孝其親也。反是者。公姑致怨於親家。丈夫蹲獄於泰山。父母兄弟不好上門。情意索莫。謙會稀少矣。女雖欲孝其親。何道之從乎。

母家奴婢

母家奴婢往來。自然稠密。然留飯留宿。俱不宜出自己意。若阿姑云須留飯。留宿。必先固辭謝。不得已而後仰承萬一。母家人做有放肆處。必嚴諭之云。汝來此尤不比在家。須分外小心。汝若不敬。罪歸于我。

婢來或在房中有低語。亦不必多。多則恐姑見疑。以爲以家事相告也。若僕則有何密語。不可近身。分付聲音。亦須朗朗使衆聞之。

婦德四箴

徐士俊野君

德

爲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靜。古人所誡。柔順溫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始。禮法備矣。

言

男唯女俞。禮分內外。長舌階厲。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閫閾。專警士昧。

容

閨房之秀。實惟容儀。非倚妍華。無俾俗嗜。凝粧儻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麗。所貴人靈。無取人擠。以此爲容。宜家罔僭。

功

春置秋績。纖手勿惜。雖裳綴綻。衆賄酒食。歸補纂組。害于女紅。勤則生譽。儉則致豐。用徵四德。以勉三從。

王丹麓曰。先生晚年授經園閣。倣視聽言動之箴作爲言儀容功四條箴而

新婦譜補

東海查　琪石丈著

事繼姑

繼姑待媳。稍帶客氣者。世或有之。新婦當此。務以誠心感格。既屬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阿姑知以眞心相待。自然潛孚默契。并客氣都化了。若新婦胸中。稍有芥蔕。卽便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新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名分攸然。便當一於誠敬。不可生怠慢心。謬云先來媳婦不怕晚來婆。此言大謬。戒之戒之。

事庶姑

或已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須一視嫡姑之意而將順之。而更曲全之。曲全之道。尤宜百般加意。如嫡姑已沒。則待之以和敬可也。不可倚嫡凌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已爲庶媳。則宜倍擊篤切。極體庶姑之情。嫡姑在堂。則事庶姑以心而體。或稍殺統所尊也。嫡姑沒。并體亦極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處。新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激不隨。方爲兩得。

逞能

一應女工。及中饋等務。是婦人本分內事。非有奇才異能。可炫耀也。新婦切不可矜已之長。形人之短。婾娌姑嫂間。每以此而成嫌隙者有之。昔人戒女曰。愼勿爲好。又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非欲其耿如土偶。一事不爲也。有好而矜。有才而炫。所傷婦德實多。

火燭

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愼。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點。寧寒無熱。不可因衾衣寒冷。貴罵纂婢。一行實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纂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攜火爐入榻中。察田定行戒飭。此最悞事。不可不愼也。

新婦譜補

絕尼人

三姑六婆必不可使入門尤當痛絕尼人雖有眞修者亦概絕之蓋容一眞尼而賭僞尼隨之而入不可却矣此廟園門第一要義也雖或素嘗與姑往還不無異同之嫌然新婦荷賢孝素著事事恭順惟此一事過執亦不見怪且或以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褻而新婦益尊重矣

不看戲

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即家有喜宴偶參優觴（在主家者自須絕此等內外壓隔一籬）新婦體不當預席或辭以疾或以中饋無暇爲辭期必獲命而後已確有女既嫁一日歸寧笑謂父曰吾年近三十終不知世所謂戲文確曰而父素不能教女唯此一節差足免俗復何用求知之女笑而退敢以勸凡爲婦女者

譴言二條

婢女傳言往往失實切不可聽若言某人說新婦不好便宜反求而速改之勿加忿怒若言他人不好毋論眞假置若罔聞若自己身邊婦女言之便宜痛戒勿令妄言以啓搬嘴之漸古人云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且不忍聞況口可順言乎至言及人家閨闥事尤須塞耳雖姊妹姑嫂親暱閒論傳說流言如言及人不好及閨門事亦不得助順一語默受面已俟其人說完須徐徐云恐傳聞未實此厚道也雖姑及諸尊長言亦如之

二

婢僕相訴切不可偏聽遽加呵怒須徐察其實而酌解之若小事雖有曲直須云此何足較毋多言若家主聞之反取實不便若大事不可不理使從實稟公姑丈夫理之須一聽外廂理斷不可從中偏袒若訴公家僕婢雖果負冤亦只莫管凡聞人言不動如山胸中却自有分曉此女中君子也

凡僕婢雖有大過當實萬不可自加鞭扑必稟公姑丈夫請實治之倘公姑丈夫決不肯實亦只忍耐去但云爾等罪實難饒家主法外貸汝下次莫再犯若再犯亦只用此法弗以前告不聽便擅自實治也蓋凡事持之以正翠下自然畏服不必鞭扑立威如此則體不褻而新婦益尊重矣

勸夫孝

新婦不唯自己要盡孝道尤當勸夫盡孝勿恃父母之愛而稍弛孝敬之心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可痛心今入門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踪跡常密於父母而疏於己身俾夫之孝德倍篤於往時乃見新婦之賢若丈夫小有違言公姑不快便當脫簪待罪曰此緣婦之不德致使吾夫有二心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必令丈夫改過盡孝而後已

妯娌

兄弟一氣必無異心往往以婦姒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者有之此極可恨事也今往夫家弟一要和妯娌妯娌之不和固非一端大約以公姑之恩微有厚薄便生嫉忌便有爭執此不達之甚也大人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若厚於大伯大娘必是大伯大娘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者也正當自反貧賤引愿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不可因而不平致有後言若公姑獨厚已夫與已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公物讓多受寡讓美受累如或妯娌中時有不堪相加一味順受聞惡言常若勿聞只是陪而愛好久之自感愧化自相和洽務使婦姒之間情同姊妹則可謂吉祥善事矣

待婢妾

新婦成婚後數年無子或丈夫不耐或公姑年老急欲得孫須及早勸丈夫娶妾或飾婢進之即已既有子而丈夫或更欲置妾以廣生育無非爲新婦代勞替力之人自當歡忻順受但須防其出入謹訪閨門稍有差池實啻主母不可謂無預已事也愚禮須優夫喜亦喜情同姊妹妬在七出之條稍形辭色便不成人矣

抱子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之過所以害之矣。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通胎滯。無須憐惜。乳飲有節。日不過三次。夜至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事溫毋厚。乃所以安之也。語云。若嬰小兒。安常襦三分饑與寒。蓋孩提家一團元氣。與後天斲喪者不同。十分飽煖。反生疾病。此易曉也。珠帽繡衣等物。切不可令著身。無論非從樓之道。而珠帽繡衣裹潮。稍明理者。必不當墮此陋習矣。滿月拿周。即是慶生張本。並須從簡。男子生三月。彈女一月。彈父命之禮如是止矣。受賀宴客何爲耶。

失物

凡物自當謹守。防閑有法。毋令所失。萬一有失。此自己不能謹守之過。且只忍著。不可猜人。及輕聽人言。瓠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他家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惹是招。非增添閒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戒也。

勤儉

勤儉乃治家之本。爲讀書人婦。尤要講究。每見人家丈夫。娶賢能勝。往往其妻好佚妄用。家計日落。時不勝內顧之憂。幷學業亦廢者有之。語云。家貧思賢妻。此至言也。內外之事。並須細心綜理。寬而不弛。方合中道。雖新婦無預外事。而今日房中之人。即他日受代當家之人。故須預習。勤儉爲新婦貴慎好閑。多費妄用。養成習氣。異日一時難變。矣戒之。凡家裏要做事務。並須及早趕完。蓋先時則暇豫。後時則忙促。忙促則難爲力。暇豫則易爲功。先之勞之。爲圖之證。亦治家之經也。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須。隨手用盡。俗語所謂眼前花。此大病也。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澹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綺。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有料理有收拾

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吃緊工夫。苟無收拾沒料理。縱使極勤極儉。其實與不勤儉同。正如讀書人。只預死書了。無處用也。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皆在新婦自己心上做出。唯用意深。群者爲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譬如日月飲食。貴粥貴飯。至膳至易。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況遷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課婢約

課婢約

王　晫　木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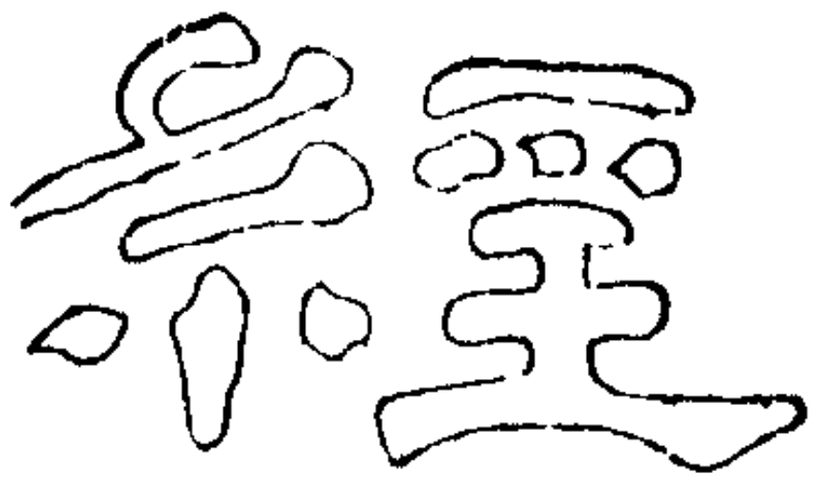
有婢初來年方十四。指揮未諳。約法數章。翰墨圖書。只此是吾長物。牙籤玉軸。從令隸汝所司。毋使蠹穴行間。及乎鼠殘側理。閉門讀易。撥爐時起沉烟。遶遥尋詩。擁鼻先除落葉。烹茶有候。細驗松濤。洗硯臨流。防侵石眼。三春早起。何妨汲水澆花。五夜眠遲。勿厭開簾引月。煮蘭湯而侍浴。少小無猜。熟艾納以黹衣。經時不散。動調粉餌。親喂金魚。背誦經文。私教鸚鵡。讎勘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淨明。典至留賓。餚核不呼而具。倦來謝客。枕簟惟命是從。藥裹關心。向日頻移樹影。絲桐在壁。憑絃漸解零聲。倣鄭氏之通經。我當憐麗。笑石家之擅愛。汝其勉之。

顧梁汾曰風流文雅何減晉人

張山來曰有婢如此主人龍眷可知殷閨中生妬其奈之何

١

高家禾書



錢塘丁氏嘉惠堂重刊元本

忍乃胸中博閎之器局爲仁者事也惟寬恕二字能行之顏子云犯而不校書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謂也韓信忍於跨下卒受登壇之拜張良忍於取履終有封侯之榮忍之爲義大矣惟其能忍則有涵養定力胸來無競事過而化一以寬恕行之當官以寡怒爲戒居家以謙和自持暴慢不萌其心是非不形於人好善忘勢方便存心行之純熟可日踐於無過之地去聖賢又何遠哉苟或不然任喜怒分愛憎招拾人非動峻辭色干以非意者未必能以理遣遇於倉卒者未必不入氣勝不失之猶淺則失之躁急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將恐眾怨叢身咎莫大焉其視呂蒙正之不問姓名張公藝九世

同居蜜不愧那愚因暇類集經史語句名曰忍經凡我同志一寓目間有能由寬恕而充此忍由忍而至於仁豈小補哉大德十年丙午閏月朔古杭蟾心吳亮序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啻不敢含怒
又曰
寬綽厥心
成王告君陳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詵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
含垢天之道也
昭公元年
晉以相忍爲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
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鬬必傷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　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藺相如曰
兩虎共鬬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愠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爲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
遊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幀坐飲亦歌呼相應見
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丙吉爲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
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强
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
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
過韓信遂屈身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爲大將軍信召
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
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劾官也
尿寒灰
韓安國爲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
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卽尿其上
於後安國得釋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
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
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惶懼安國赦
誣金
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
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詆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盜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
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羹汚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趁朝
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

糞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爲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憨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擾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褰裳壞不加罪

裴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妻私馳馬踠鞍壞懼面大

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舊事之中忍字爲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閒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書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獲瓊寶不貲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

同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

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閻師爲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賕者閻師不忍按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爲廉士
遜以自免
唐婁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遜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婁師德薦之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

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
動容乃知吾不逮遠矣
含垢匿瑕
晉陳騫沈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續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淵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之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
惠

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
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
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過雪舍於逆旅逆旅之人
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
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
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
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
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
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
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滿路
王文正公毋弟倣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
壺於堂前弟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
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
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閎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糞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
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
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
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
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
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
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
未嘗峻折之也
非毀反已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
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
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辭和氣平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
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

王沂公曾再治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
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卽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
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
代視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
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遜謝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
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
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
久妨賢路窘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

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爲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嘗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
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
償之久之鉤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寖爲償之未足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
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
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首偷有偷兒入室挺刃曰
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
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裳眉實窺
之也公一日在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
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
耳屬官皆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
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
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
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
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寖爲償之未足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
償之久之鉤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
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首偷有偷兒入室挺刃曰

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棑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衆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酺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爇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乍疲爇公鬚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勿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盃二隻六耕者入壞家而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將設一卓窮以錦衣置玉盃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匍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非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爲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優爲戲乃勃然曰鄙夫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梪俎而起武襄殊自

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爲同列斥

王吉爲添差都監從征劉吁吉寡語若無能動爲同列斥吉不問惟讓力王事卒破賊還統制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誡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不食羹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於公曰庖肉爲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受之未嘗形色

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饕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嘗於廳廡下啟一門以出人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剸功蓋大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之於小人欺己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忤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干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
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潛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
授之
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擲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
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卽繼以公帑量其小大
咸使自足尙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

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閒不職者
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
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簡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
嘗按黜一下吏
小過不懌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摭拾官吏小過不懌
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士
之大者望爲公卿次而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
望爲州郡幕職官奈何鎖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嘗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嘗地自言嘗見之伺
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旣退
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嘗德義刻石旌表其
閭號曰義里
兄弟訟田至於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
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
還同住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
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
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縱縱不
絕或成綱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
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旣已燄熾則焚山
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
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
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
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
忍也則曾人而人亦曾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

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
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
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欲其欲爭之初則
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懇問之不從而後徐
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
以全鄰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
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鬬爭競喪心費
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
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爭損身忿訟損財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
所損忿而爭鬬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

以鑒易之損而懲忿也

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按閫記云雷孚宜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
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贈太子太師自唐雷衡爲人長
厚咸通中人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時以爲積善之
報

無疾言遽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
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
語未嘗出於口忿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弈
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温公曰國家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
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其舉田園邸舍
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
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定閒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
有人攜七首至臥內遽囊韓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
某來設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
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

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
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
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
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喧賊計
中矣魏公捫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

恕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
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隅終身佩服公平生
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
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奏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東髮起家以至大臺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聲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聲如此之重也歸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聲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爲瀛州防禦使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防使爲之從恩問防防卽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阡馬一疋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歎益加禮重

逾年後杖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

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上以問公公卽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閒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不認人所不能也

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

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

一言蕭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卿耐人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蕭粉矣上重答言

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謂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爲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貧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夫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侄傑徵繼登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卽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尙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是之謂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

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禦非小設有不
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
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
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
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
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
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
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
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
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
歸於是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
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
可沒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
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
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
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
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
謝罪改睦

康寧如在中州時

忍經 三六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韓魏公

十鬬九勝無一錢利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背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嘗得三斗醯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甚寬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繹

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孫伏伽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家無喜色填之
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
以比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出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達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
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
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卽就其閒求所以
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
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
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
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
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
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
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
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誡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
畔不失一段
吳澐
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
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

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己者能處眾
童蒙訓當官以忍爲先
忍之一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
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
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重報
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
刑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衿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卻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忍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蜜幾何不使之人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資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

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閒或一再尙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親戚不可失懽

骨肉之失懽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
致誨有其瞋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
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
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
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則身
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字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爲惡縱情爲賊折情爲
善滅情爲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
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
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勢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鑑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忍慾至前能小忍人人券內有期頤

又曰

殴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忍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

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沈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
又問亦沈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
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皆被爲惡存心如此安得不
爲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憍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又曰

六度萬行忍爲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密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讀佛爲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經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爲大福德相讀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

人趣經云

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

朝天懺曰

爲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紫虛元君曰

饒饒饒萬禍干災一旦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盡

赤松子誡曰

忍則無辱

許眞君誡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眞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超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凡事得忍且忍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誡且誡不忍不誡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聾不做大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爭打詩曰

時開忍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罰更須枉費幾文錢

誤觸人腳詩曰

觸了行人腳後跟告言得罪我當烹此方引愚巨山重彼卻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遲無明我若還他便鬪爭聽似不聞休應對一枝蓮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

誡斷指詩曰

免屈休斷指斷了終身恥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何提刑戒爭地請

他伎我界是無其我與他爭未是長布施與他三尺

地休訪誰剪又語強

尚書楊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伎占子弟欲詣

府訟其事楊玠批牘尾云

四鄰伎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上口口門基

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未敢復言

忍經終

光緒戊子夏五得此於上海郁泰峯家謹案　四庫全

書總目忍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塘人前有馮

翼序稱吳君精於經術更事至元癸巳解海運元幕之

任雅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

己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爲一編云云當

時館臣錄自永樂大典中未嘗見刻本也此卷前雖闕

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鄭季文重整字跡

其爲明卿初刻無疑又有陸廷燦印陸字扶照嘉定人

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知縣舊著藝菊譜是書爲吾鄉先

達遺著元刻明題又經　國初名人收藏豈不重可寶

歲乙未夏五丁丙識於求已軒

近見明耐庵居士沈節甫彙刻由醇錄中列忍經一卷

有明卿自序而馮序仍闕節甫更輯忍書續編三卷附

其後又得勸百忍箴考註四卷乃因明梓碧山人許名

奎所著上卷前堂方林釋覺澂考註而缺第一卷無從

考許氏始末上卷前堂知爲三卷之一又與吾杭有系

耳記此俟考再再筆

0249 172

勸懲百箴

明張氏幼園開雕

四明梓潟山人許名奎著勸忍百箴四卷考注者爲上
竺前堂艿林釋覺澂不知何時人其書刻於萬曆甲申
春余所得爲司禮監本楊升庵丹鉛雜錄著之顧誤名
奎爲奎勒藝文志旣誤列許氏爲朱明時人又謂勸忍
爲勤忍由於未見原書也放山人自序作於至大三年
爲元武宗時范氏天一閣有其書惜山人生平無可稽
然受而讀之淹貫經史洞達事理每箴以可不忍歟終
使人惕然憬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誠有心人也夫忍

字从刃从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
言耐也凡堅而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
也強忍義也殘忍則不仁不義矣荀子儒效篇志忍私
然後能公行忍性惸然後修注忍謂矯其性也呂覽去
私篇忍所私以行大義曹語以忍去過注以斷斷也要
之非存仁義之心者不能忍也道家言忍爲多儒家言
忍爲少魯以相忍爲國孔子於季氏舞八佾曰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反之卽小不忍則亂大謀之意吾向以
爲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
挺身而鬬此可忍而不忍者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所謂堅而能止也
忍與不忍斷之於義可矣豈忍而與之終古乎則文所
謂堅而能行矣山人百箴因物付物悉取其當生與死
較利與害權福與禍衡喜與怒稱小之一身大之天下
國家無所不包鑒往知來然後可以臨大事決大疑前
乎山人者吾有取於楊誠齋之易傳後乎山人者吾有
取乎劉念臺之人譜合是書而三之以矯其性亦庶幾
可以寡過矣君子之於世也亦時中而已矣時當宋至

進德修業終日乾乾進退得喪無失其正及時旣至發
於事業美在其中以厚德載物之身支玄黃天地之局
剝極而復无平不陂矣若買子道儒篇所云惻隱人
謂之悲反悲爲忍忍彼反慈者其亦知存亡之道乎余旣
有感於時因重刻許氏勸忍百箴而縱論之如此民國
二十九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序

予讀唐史見高宗幸張公藝家問其九世不分之狀書忍字百餘以對於是興感嗟乎人爲血氣所使至於凶乃有滴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叔孫豹之憾季孫其御者曰獲以相忍爲國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平馭吏醉汙丞相車茵當斥丙吉曰西曹第忍之柳玭家訓曰肥家以忍順杜牧之遺興詩曰忍過事地喜司空圖曰忍字敵災星說苑叢談云能忍辱者存呂存仁亦云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然則忍之一字自宰相至於士庶人皆當以此爲藥石予自壯至老以賤且貧故受侮於人屢矣復思前哲有德量自隱忍中大之語益自勉厲逆來順受不與物競因作勿忍百箴願與天下共之每箴皆事爲之句入經出史各有考據公卿大夫四民士等家置一本朝夕看閱亦足少補德量之萬一毋忽

幸甚時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敘

考註凡例

一各箴所書事蹟單出於一書者即於本書摘其事實註之直云見某書若雜出互見於各書者先主之於經史經史略而不詳者參之於傳記子集合而足之各開見某書并某傳

一音訓反切字樣悉依原傳註釋參之於許氏說文缺者補之

一經史辭義簡奧難曉者就取原註繫之於下每開註云或用原註人已意斷者仍標其人姓氏如云程子朱子言曰之類

一各箴槩言其事不指歸於一人者乃采取古今名物言行於其事義有相合而切當者引比而證之皆云如某者或有爲本箴事義張本或繳結之辭者稍以己意貼之

卷第一
言之忍第一　氣之忍第二
色之忍第三　酒之忍第四
聲之忍第五　食之忍第六
樂之忍第七　權之忍第八
勢之忍第九　貧之忍第十
富之忍第十一　賤之忍第十二
貴之忍第十三　寵之忍第十四
辱之忍第十五　安之忍第十六
危之忍第十七　忠之忍第十八
孝之忍第十九　仁之忍第二十
義之忍第二十一　禮之忍第二十二
智之忍第二十三　信之忍第二十四
嘉之忍第二十五
卷第二
怒之忍第二十六　疾之忍第二十七
變之忍第二十八　侮之忍第二十九
謗之忍第三十　譽之忍第三十一
諂之忍第三十二　笑之忍第三十三
妒之忍第三十四　忽之忍第三十五
忤之忍第三十六　讐之忍第三十七
爭之忍第三十八　欺之忍第三十九
淫之忍第四十　懼之忍第四十一
好之忍第四十二　惡之忍第四十三
勞之忍第四十四　苦之忍第四十五
儉之忍第四十六　貪之忍第四十七
躁之忍第四十八　虐之忍第四十九
驕之忍第五十
卷第三
矜之忍第五十一　侈之忍第五十二
剪之忍第五十三　直之忍第五十四
急之忍第五十五　死之忍第五十六
生之忍第五十七　滿之忍第五十八
快之忍第五十九　取之忍第六十
與之忍第六十一　乞之忍第六十二

求之忍第六十三
失之忍第六十四
利害忍第六十五
頑囂忍第六十六
不平忍第六十七
不滿忍第六十八
聽讒忍第六十九
無益忍第七十
詩察忍第七十一
屠殺忍第七十二
禍福忍第七十三
苟祿忍第七十四
躁進忍第七十五
卷第四
特立忍第七十六
勇退忍第七十七
挫折忍第七十八
不遇忍第七十九
才技忍第八十
小節忍第八十一
隨時忍第八十二
背義忍第八十三
事君忍第八十四
事師忍第八十五
同寅忍第八十六
爲士忍第八十七
爲農忍第八十八
爲工忍第八十九
爲商忍第九十
父子忍第九十一
兄弟忍第九十二
夫婦忍第九十三
賓主忍第九十四
奴婢忍第九十五
交友忍第九十六
將帥忍第九十八
宰相忍第九十九
好學忍第一百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忍百箴考註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之忽第一

恂恂便便侃侃闇闇思信簡敬盡書諸紳誦爲君子顨爲吉人

恂恂信實也便便明辨也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此節論記孔子處鄉黨則恂恂然而信實猶謙卑遜順似不能言者也在宗廟朝廷則便便言而明辯也在朝與下大夫言則侃侃然而剛直與上大夫言則闇闇然和悅而諍也○盡已之謂思以實之謂信重厚深沈之謂簡主一無適之謂敬此乎張問行而夫子答之如此謂人凡口出言必盡已而有實則無詖淫邪遁之辭凡身所行必篤厚而恭敬則無放肆邪侈之爲能如此則雖至遠亦可行不然則雖至近亦不可行而乎張服膺夫子之言特書諸大帶之垂曰紳者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忘忽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遲鈍也○易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寡○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唯寒暄而已既出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言者佳吉人之辭寡也見獻之傳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階曰三五之門禍由此來易繫辭上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階階猶梯也謂漸漸致亂也故黎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國語晉大夫郭偃曰且夫曰三五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也不過三五註云曰所以記二辰直五行也○傅子曰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

端又文中子曰禍莫大於多言

書有起羞之戒詩有出言之悔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

書說命上惟口起羞謂言出於口不合於義適足以取羞辱也此傅說進斯言以戒高宗也○詩有出言之悔即下文斯言之玷不可爲是也○晉天文志卷吾六星在鼎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事多敗無多事多

多忠勿謂何害其禍將大文多不備

白珪之玷尙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齒頰一動千駟莫追噫可不忍歟噫於其切

詩大雅抑之篇白珪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註云白珪白玉之珪也諸侯執此以爲瑞節也玷缺也盡玉之玷缺尙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深戒言語謹之如此此蓋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其側以自警也○齒口骨也頰面旁也凡口出言必由是動而後出焉駟四馬也謂言出於口則

千駟之多焉能追及之也故說苑叢談篇云口者關也舌者機也一言而非駟馬莫追一言而急駟馬非及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噫痛恨聲也痛恨言之一失則非能追救補過也後言噫者皆倣此

氣之忍第二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興火傳扇炎起凶

易說卦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熯乾也撓曲也又曰風日火日蓋異爲木爲風其究爲躁卦謂木能生火能以風扇又位東南爲震雷鼓動以爲決躁不安常之象故曰扇炎起凶

氣動其心亦躁亦趨爲風爲火如鞭鼓鑪鞴之則爲君子暴之則爲匹夫鞭補拜切

孟子答公孫丑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謂壹者專壹也動者感動也蹶者顚踣也趨者奔走也凡人顚躓趨走者則氣專在是而反引動其心者也鞴皮囊鼓風之器也

鑪火函也按心屬火氣象風謂人若不存養浩然之氣而暴之褊躁之氣至於顚走引動其心正猶皮鞴鼓風於火函也孟子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暴者驟厲也剛者之過也此孟子答公孫丑論養氣之要謂能養吾浩然盛大流行之氣則能配夫道義動則義禮之勇乃爲君子若失養動則驟暴之氣乃爲血氣之勇地敵一人目爲匹夫者匹偶也匹者匹偶也與其耦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噫可不忍歟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此魯論記孔子答樊遲問辯惑之辭也忿怒也謂人之怒氣所發易爲突兀而橫肆若不抑而忍之而恣意妄行必遭刑戮本身貽累其親非惑而何惑者迷疑也故朱子曰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辯惑而懲忿矣亦孟子所謂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是也

色之忍第三

褒之亡以妹喜幽之滅以褒姒妹音末褒博毛切

新序云桀之亡也以妹喜紂之亡也以妲己王之亡也以褒姒○桀夏后氏有施氏有施氏以女妹喜女焉女焉者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琼宮瑤臺瓊鞂瑵罷民財內充府庫外盛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樂國人大崩湯乃來伐桀放南巢而死此蓋桀從妹喜所欲而妄爲以致人心離叛國滅身亡牛飲者如牛飲水也○幽王褒姒王褒地名幽王時褒人有罪入是女於王號曰褒姒王嬖幸之姒不笑王說以萬方故不笑古

死二公子出奔乃立驪姬所生子奚齊爲太子左傳僖公九年九月獻公卒奚齊卽位本年冬十月爲大夫里克所殺又立姬之次子卓子爲君復爲里克所殺出奔在外公子夷吾以河外五城賂秦穆公得入立爲惠公又背秦不與地秦怒十五年來伐執惠公歸秦旣而釋之二十二年惠公卒子圉立爲懷公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大殺懷公於高梁而自立爲文公遂霸諸國五伯大亂皆由驪姬蠱惑啓釁而然故云晉之亂以驪姬○史記吳破越梌越王於會稽越

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寵姑蘇臺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爲麋鹿之遊王不聽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羅山鬻薪之女西施鄭旦家飾以羅穀教以行步三年學成而獻吳王左傳哀公二十年越伐吳二十二年吳遂滅藍吳之滅亡之禍皆由聽納西施之故以自取焉故曰吳之禍以西施備詳利害忍

漢成溺以飛燕披香有禍水之讖

漢成帝過河陽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中

寵幸之號溫柔鄉曰吾終老是鄉矣飛燕妹曰合德

鴻嘉三年召入爲婕妤姿性尤濃粹左右見之皆嘖

嘖嘆賞時有披香殿學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

水滅火必矣蓋漢以火德王天下也時飛燕合德俱爲婕妤貴

傾後宮譖廢許后綏和二年帝崩帝素無病昏夜平

善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譁皆歸罪於趙昭

儀時趙后女弟絕幸爲昭儀也敘傳曰飛燕之妖禍

成厥妹見外戚傳并綱目鑑河陽一作陽阿

唐祚中絕於昭儀天寶召寵於貴妃

陳侯宜淫於夏氏之室宋督目逆於孔父之妻敗國亡

平故云

家之事常與女色以相隨父音甫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夏氏公
夫御叔之妻夏姬皆衣其祖服以戲于朝謂懷夏姬近身之衣
戲笑于朝也大夫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二卿怒
遂殺洩冶明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
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徵舒夏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公出自馬廄射殺之○左傳桓公元年宋太宰華父
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
春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宋殤公怒督督懼遂弒殤

公後莊公十二年督爲南宮萬殺之故指前世或傾
敗其國或亡失身家者多有隨女色而致之也故曰
樂天題古冢狐有云褒姒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
人國
伐性斤斧皓齒蛾眉毒藥猛獸越女齊姬枚生此言可
爲世師噫可不忍歟
西漢枚乘字叔作七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又曰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
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七發者說七

事以起楚太子也見文選○蘇軾撰韓子廟碑云匹
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而枚生之爲言亦
猶是也故方諸云耳
酒之忍第四
禹惡旨酒儀狄見疏周誥剛制羣飲必誡惡去聲
禹本紀古有醴酪禹時有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書酒誥曰汝
剛制于酒厥或有告羣飲汝勿佚盡拘執于周予其
殺此周成王告康叔曰汝當剛制其縱酒之失其或
有人告於汝有羣聚飲酒之人汝必當擒捕勿令逃
逸盡拘執歸于周家我卽殺之佚與逸同
窟室夜飲殺鄭大夫勿誇鯨吸甘爲酒徒窟苦骨切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伯有
夫也窟室者掘地爲窟築室其中爲長夜之飲庚子子哲以驷氏之甲伐而
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知之後驷帶帥國人以伐之
死於羊肆子產枕股而哭斂而殯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也雍梁地名子產公孫僑也羊肆市也○杜甫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
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鯨莊子云海中大魚也

大者長數千里唐李適之玄宗朝爲左相每日興起飲酒費用萬錢貴酒飲若海中鯨魚吸納百川之廣也○史漢高陽人酈食其謁沛公於軍門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公遂延入○此亦戒人勿以鯨吸之誇酒徒非爲酒徒爲酒所役也

布爛翻飯餘規遠然糟肉堪久狂夫之言飯海口切瓦罌也說文小缶盛酒器也

晉孔羣字敬林性嗜酒王導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長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乎糟醃不了麴蘗其耽酒如此歷中丞卒見本傳○皮日休酒箴有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凶醜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

喻之以詩訓然尙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醜所化化爲殺身文多不備漢楊雄亦作酒箴戒成帝文多不備

司馬受鑒穀之婆適以爲害灌夫罵田蚡之坐自貽其禍嘻可不忍歟蚡武粉切

春秋楚莽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時楚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穀陽乃子反內豎也卽今公候家之火者也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莽王欲戰使人召之子反辭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特者司馬也司馬乃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無以復戰於是乃誅子反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乃思愛適足以殺之見說苑及左傳成公十六年二說略異一說子反自殺一說王怒射殺之○西漢灌夫字仲孺潁川人武帝朝入爲太僕剛直使酒元光四年丞相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召列侯皆往賀時竇嬰灌夫俱酒酣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發怒罵賢曰汝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爲長者壽乃效女曹兒咕嚅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廂尉今眾辱程卿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吉若毀程不識今李將軍廣何地安身夫曰今日斬頭何知程李婁麾夫出蚡怒奏夫惶恐頴川詔劾夫竇嬰救言灌夫醉飽得

過丞相以他事誣罪之上令辯汲黯鄭當時皆言嬰
言是太后怒不得已遂誅夫及嬰次年蚡病死見灌
夫傅田蚡者太后兄弟也咕他叶昌涉二切囁之涉
而涉二切咕囁耳私語也

聲之忍第五

惡聲不聽清矣伯夷鄭聲之放聖矣仲尼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聲不正之
聲但可以壞人之心性者皆是也又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姓墨胎氏名允字公信

逐國而逃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遂餓而死○孔
子曰放鄭聲此舊論記孔子答顏淵問爲邦之辭也
放禁絕之也鄭聲鄭國之音也蓋鄭國之音皆女惑
男之語蕩然無羞愧之心其淫甚於衛矣最能蕩人
情性而壞其所好必使放絕之也
文侯不好古樂而好鄭衛明皇不好奏琴乃取羯鼓以
解穢雖二君之皆然終貽笑於後世
記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
恐懾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

霓裳羽衣之舞玉樹後庭之曲匪樂實悲匪笑實哭

雞切說文青赤或
白色又玉屋切

唐明皇於中秋夜與羅公遠嘗遊月宮見仙女數百
素練霓衣舞於廣庭問云何曲對曰霓裳羽衣之曲
於是默記其音調教諸宮人習唱以媚尽於國政致
有安史之亂中原墾擾明皇幸蜀故自居易長恨歌
有云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世不謂匪
樂實悲者乎遊月宮事見龍城錄及天寶遺事又按
玉海謂楊敬忠獻此曲也○史陳後主日與羣臣孔

範等宴飲後庭謂之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歌名玉樹後庭花之曲君臣酣飲歌舞自夕達旦由是文武解體開皇四年隋將韓擒虎等來伐後主自投景陽井中軍人窺井將下石乃叫以繩引之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上俘以歸隋陳遂滅按張貴妃傳於陳滅時晉王欲納張麗華高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故胡曾詩云陳國機權未有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此豈不謂匪笑匪哭而何

身享富貴無所用心買妓教歌日費萬金妖曲未終死期已臨

檢舩海致富與貴人王愷以奢靡相尚別置金谷園館在河陽一名梓澤以眞珠三斛買梁氏女教以歌舞於笛以珠買故名綠珠時孫秀聞之使人求綠珠不與秀怒誣崇於刑事乃勸趙王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倫兵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得罪于君珠曰妾當効死於君前遂墜樓而死崇被收詣東市

斬之母兄妻子俱被戮豈不謂妖由人興者乎又按陳紀後主自製其曲多遣宮人教以歌舞由此以致身死國亡又不謂之斯乎白樂天感故張僕射諸妓詩黃金不惜買蛾眉捧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食之忍第六

飲食人之大欲未得飲食之正者以飢渴之害於口腹人能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則可以立身而遠辱

記禮運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飢者

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謂人之飢渴之甚者驟得飲食雖不甘美亦以爲甘美是由無暇擇取爲飢渴害之也又曰非但口腹有飢渴之害至於人心亦有貧賤所害苟臨財利亦有不暇擇正理而妄動者也夫人若能無飢渴害其口腹貧富動其心志則不憂不及人矣故曰可以立身而遠辱

寵羹染指子公禍速羊羹不徧華元敗衄（女六切軍敗曰衄又挫

也

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宋卽子公也子家又名歸生皆公子也二子將見靈公子公謂子家曰我曾食指動必得奇異之味嘗之今已動矣及入見靈公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二子見解黿乃相顧而笑意以食指有驗故而子家以食指動故告之及食大夫黿召子公弗與欲令指動無驗故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下手矣夏弒靈公○左傳宣公二年宋將與鄭合戰宋將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元殺羊食士肉少不及於斟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蓋羊斟乃華元御戎車者因忿羊羹不及乃馳車徑入鄭師而華元爲鄭所擒故皮日休食箴曰羊羹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

貪家不與乞食目癡劉毅未貴羅友不鶩炙之石切 燔肉也

晉劉毅字希樂嘗在京口酤貧與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司徒長史庾悅亦在焉悅厨饌甚盛毅從悅求鵝炙悅曰今年未得子鵝豈有殘炙見惠由是銜之毅後官至豫州都督見庾悅及本傳備詳讐忍○晉羅友有大韻少時人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早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作容後從桓溫平蜀蜀道形勢竹木皆默記之位襄陽太守見世說不鶩顏師古曰才識高遠不可鶩係也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飲食之人賤之噫可不忍歟

易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註云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飲食之貌言舍爾至靈龜而觀我動養之朶頤以爲不崇安靜而務動養乃至災凶夫本卦以六四爲初九之應稱舍爾觀我者若四語初之辭也蓋靈龜伏息而在下本無所求有貴於己卻仰觀我朶頤而求養於人則失其自養之道其凶宜矣故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樂之忍第七

音聾色盲馳騁發狂老氏預防

老子檢欲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發狂謂貪淫好色者傷精失明好聽五音者則和氣去不能聽無聲之聲馳騁呼吸則精神散亡故發狂

朝歌夜絃三十六年嬴氏無傳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朝歌夜絃爲秦宮人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自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史記淳于髡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物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漢武帝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又曰懽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謂秋風時起白雲高飛草木黃而且落大凡物極則反情極則變歡樂既極即哀戚隨之人生少壯則衰老繼之人胡不知肆情縱欲觀武帝位居九五之尊身當貴壯之時猶思有老之將至況他人乎觀者宜省懼焉○唐張鷟古其美豔置別館於金谷園又名梓澤日與其妾歌舞娛樂享賞其中時有趙王倫嬖人孫秀聞綠珠美使人求之崇謀出其妓曰任所選使曰奉命索綠珠崇曰綠珠吾所愛妾不可後秀誣崇於倫曰崇與淮南王允爲亂允與倫皆晉宗室子倫怒遂收崇及三族綠珠墜樓死崇戒赴東市謀之見本傳

人生幾何年不滿百天地逆旅光陰過客苦不自覺慈情取樂樂極悲來秋風木落瞻可不忍歟樂音

曹孟德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又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唐李

權之忍第八

子孺避權明哲保身楊李弄權誤國殄民孺而遇切殄徒典切說文盡絕也

西漢張良字子孺號子房其先韓人少遊下邳遇黃石公於圯橋爲之進履得書一編乃太公兵法後歸高祖平定天下封留侯乃曰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司馬公曰子房辭明理達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見本傳及鑑

○唐楊貴妃有寵於上妃從祖兄楊釗改名國忠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兄弟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及姐妹三人皆賜第封秦韓虢三國夫人貴寵赫然勢傾朝野妃養胡人安祿山爲養兒天寶十四載祿山反陷長安乘輿播遷入民逾岌互見外戚傳○唐李林甫事玄宗居相位十九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太子以下皆畏之養成天下之亂至一言而廢明皇之三子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劍見本傳○觀夫楊李弄權以啓禍釁豈不謂誤國殄民者乎春秋斷羊斟曰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蓋權之於物利於君不利於臣利於分不利於專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辟者君也蓋君者宜當秉握權柄得以作福作威爲臣者則不得故曰權之利於君不利於臣○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公斷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又豈不謂利於分不利於專者乎○唐周墀入相問於翰林學士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其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墀深然之見韋澳傳○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

延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見本傳及鑑

惟彼愚人招權入己炙手可熱其門如市生殺予奪目指氣使萬夫脅息不敢仰視○東漢靈帝時舉郡上計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拜伏庭中莫敢仰視

觀夫子房避權得以明哲保身楊李專權至於喪失身家豈不詳事權者乃昧理之愚人也故曰維彼愚人招權入己○杜甫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唐宣宗時有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相結用事頗參議論時人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見崔鉉傳故白樂天詠興詩云吾觀權勢者苦以身循物炙手外炎炎履冰中慄慄○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以誅張易之及韋氏皆有功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文武之臣太半附之權傾人主其門如市玄宗開元元年公主謀逆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漢鄭崇傳亦曰其門如市○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柄也見齊高宗建武四年鑑○西漢貢禹傳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萬夫脅息者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疾速不能避矣

後射策甲科除郎署小苑東門候而仲翁皆丙吉薦引夫給事中出入從去聲蒼頭廬兒傳呼甚寵顧謂望之不附不得大用也見智伯傳○西漢蕭望之與王仲翁皆丙吉薦引召見時霍光秉政餘皆附之獨望之不附不得大用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對曰各從其志見蕭望之傳○西漢鮑宣爲諫大夫上書曰外戚興幸臣董賢賞賜以大萬數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南齊蕭衍謂張弘策曰一朝禍發中外土崩○七書謂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此許先生引此以諭諸臣之柄也見齊高宗建武四年鑑○西漢貢禹傳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萬夫脅息者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疾速不能避矣

擅權作威者一朝勢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耀目

李斯之黃犬誰牽霍氏之赤族奚避噫可不忍歟

秦李斯其先楚上蔡人後歸秦始皇以爲客卿初爲

延尉後爲丞相上書請燒書耦有言詩書者皆棄市

於是坑戮儒生焚滅經術嘗與宦者趙高詐矯制殺

太子扶蘇後與高有隙高搆於二世曰斯長男李由

爲三川守與盜陳勝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然之乃下斯獄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

中子曰吾欲與若(汝)也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向而哭而夷三族故胡曾詩

云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西漢霍去

病武帝時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有功弟光爲大司馬

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太子詔曰維霍光忠厚可任

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賜之事昭帝

執政十四年帝崩光迎昌邑王賀入卽位賀淫戲無

度光奏廢之又迎立武帝曾孫病已立爲孝宣帝政

皆歸光封光萬七千戶前後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

十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及光卒帝始親執政後光

盈爲貳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噫可

夫人顯與其子霍禹等謀廢天子事覺雲

不忍歟

韓文愬頻師彈琴云暗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漢班固傳曰躡風雲之會履帝之勢朔爲榮華夕爲焦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故北魏中書韓顯中曰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漢揚雄解嘲文曰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壑且握權而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又曰且夫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謂人得其勢則

委棄於溝壑而不顧曾布褐之賤夫不如也夫以勢位諭之於雷火者言其非實非盈勢難常也蓋雷火在易爲豐卦彖曰豐大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傳曰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日中盛極則有昃迭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長而況於人乎謂大凡物盛則衰必然之理以此之戒欲其守中不可過盛復曰人於此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故云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又月令仲春節發聲仲秋節收聲季夏溽暑孟冬地凍夫不謂之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而何此亦天地之道未有處久而不變也但居勢要之地者宜加省躬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即易所謂鬼神害盈而福謙也

貧之忍第十

無財爲貧原憲非病鬼笑伯龍貧窮有命

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縰履無跟也又曰曳履也杖藜藜木杖也應門自對答于門也子貢原憲皆孔子弟子也○南宋劉伯龍沛郡郡蕭人少時貧薄及長歷仕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利忽有一鬼在傍

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也遂止之見劉粹傳

造物之心以貧試士貧而能安斯爲君子

趙宋胡寅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修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見言行錄○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又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豈不謂之以貧試士而何魯論子貢問貧而無諂何如而孔子答曰未若貧而樂聖人謂貧而無諂之自守不若貧而樂道而忘貧故王勃滕王閣序云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民無恆產因無恆心不以其道得之速奇禍於千金噫可不忍歟

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謂眾人則無可常生物之產業又因無可常思義之善心則就陷於放蕩偏僻邪侈之惡矣復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蓋士大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生之產業亦有常善之良心○不以其道得之速奇禍於千金者如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上謁曰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稱歐陽率更字廣福寺碑墨本直千金文正爲打千本使售于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出冷齋夜話蓋斯人不能審理以妄貪希得千金之墨本冀即富而去貪卻不知違道以干求反致讎碑而取禍豈不然哉又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驪子爲驪粉矣故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左傳石碏曰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富之忍第十一

富而好禮孔子所誨爲富不仁孟子所戒蓋仁足以長福而消禍禮足以守成而防敗好去聲長上聲

登論記子貢問富而無驕何如而孔子答曰未若富而好禮者也蓋聖人謂富而無驕之自守不如富而好禮而忘富爲愈此蓋孔子語門人之言故曰孔子

所誨○孟子引魯季氏家臣陽虎之言對滕文公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蓋爲仁行天理爲富縱人欲天理人欲不容並行孟子恐文公縱人欲喪天理特引此以對欲文公擴天理遏人欲故云所誡○仁足以長福而消禍如宋景公因熒惑守心韋子三請景公三對以自責身韋子曰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三君延壽二十一驗之果然此豈不謂之長福而消禍乎○王充論衡非韓篇云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侯敬之表

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又曰儒者之操重禮愛義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是以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此又豈不謂之禮足以守成而防敗乎此言仁禮之效如此富者當守而弗失宜尚勉哉

怙富而好凌人子羽已窺於子晳富而不驕者鮮史魚深譬於公叔小視也鮮上聲譬居影切說文戒也

怙富而卑其上非能久矣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請以印爲褚師公孫黑卽子晳也印子晳名也印子晳也褚師市官也子產曰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死尸諸周氏之衢陳子晳尸於街衢○左傳定公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衛靈公臨其家而受享也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矣文子曰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富而不驕者鮮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十四年公叔成果爲富驕得罪而逃

之魯史鰌史魚名也此言子羽史魚皆有先見之明謂富者未有不驕驕者未有不亡恃富而淩忽於人者亦不能長久也處富貴者不可不三復斯言翫其旨哉

慶封之富非賞賞殃子之富如皐有幅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弊邑吳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殆者欲也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昭公四年慶封爲楚滅之盡慶封父慶

克譖刖鮑莊者至是封謀攻子雅子尾事覺子尾刺
其封子舍而封弁之吳子雅子尾齊公子也又本年
齊崔氏之亂喪失羣公子至慶氏亡而召公子皆反
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之邊鄙弗受之邑六十邑）
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何獨不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欲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帛之
有幅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幅尺幅也言有度數不可
過越也晏子即晏嬰齊相言富者不可妄益益則取

亡

去其驕絕其吝懲其忿窒其慾庶幾保九疇之福噫可
不忍歟（懲直陵切窒陟栗切）
驕矜誇也吝鄙吝也忿怒也慾情愛也去除也絕禁
也懲治也窒塞也謂大凡人務使去除矜誇之誕
禁絕鄙吝之事治其心之忿怒塞其情之貪愛也○
朱呂與叔克己詩曰克己工夫孰肯加吝驕封閉緘
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渾雛即大家○易損卦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書洪範九疇

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然人若能去驕絕吝治忿斷欲然
後可以保享此之五福也

賤之忍第十二

人生貴賤各有賦分君子處之遯世無悶（遯徒困切）
易繫辭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大過象曰君子
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程子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
立而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又乾之
初九文言潛龍勿用何謂也孔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蓋言人之貴賤得失用舍行
藏皆宜樂天知命候時而動不可出位妄求也
龍陷泥沙花落糞溷得時則達失時則困（胡困切說文水濁貌）
楊子問神篇曰龍蟠於泥蚖其肆矣又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註曰蚖蜥蜴也言龍未升時蚖得肆其志
以淩忽之愉夫君子之道未彰小人得以玩侮之○
南齊范縝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貴賤如樹花同發
隨風而墮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有墜簷牆落糞

涸之中鯨鮞處將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見范縝傳及齊永明二年鑑○文中子立命篇云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即下文步騭等亦猶是也

步騭甘受征羌庸地之遇宗懿亦是較鄉豪巍食之並

三國步騭字子山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衞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時會稽有焦征羌者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奉瓜以獻焦征羌自亭大宴殽膳乃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食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餐一飽旌謂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恥後騭仕吳爲中郎將拜永相見步騭傳及吳志○南宋宗懿字元幹南陽人任氣好武不爲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客相對必食前方丈爲懿設粟米菜菹謂客曰懿軍人能啖齏食懿致飽而退後爲豫州刺史業爲懿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書事爲慊除振武將軍見宗懿傳慊苦簟門庖二切恨也

貴臣負薪而不恥王猛鬻畚而無求畚布忖切

偉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開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與語甚悅署參酒酣不就升平元年秦尚書呂婆樓薦與秦主符堅一見如故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玄德之遇孔明遂爲中書侍郎復爲尚書左丞見晉書

本傳

苟充諂而隕穫敬子爰望於公侯噫可不忍歟

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註云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驕喜失節之貌敬子者指

上步隲等時未遇時則怡然自處何嘗有厭貧賤慕
富貴之心乃與時偕行肯詘道哉

貴之忍第十三

貴爲王爵權出於天洪範五福貴獨不言
人有爵祿謂之貴爵有五等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稱天子者代
天理物故云稱王者天下歸向之詔徽號雖殊名義
則一於五爵之中唯王爵最貴權稱錘也較萬物輕
重之利器也又曰爵則天爵故有天爵者則當權衡
權衡人主勢去則貶死退方詭夫於斯危迫之際曾
不禍之不如也○柳子厚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
死投荒十二年
盡貴賤常相對待禍福視謙與盈鼎之覆餗以德薄而
貴賤常相對待者謂貴與賤恆常相對等待更互遷
改無常也如傅說由版築而至相商鞅由相而至逋
亡之類故易謙象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謂鬼神陰隱常降禍害於盈滿者而降福祉於
未盈者此鬼神之尚謙者也人之道亦憎惡於盈滿
而喜好未盈滿者○易鼎九四爻曰鼎折足覆公餗
孔子繫辭釋之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
任重鮮不及矣復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任重解之致寇實自招於負乘顧棨谷切

言不勝其任也公餗公侯之美食也渥赤也言力少不能任重致於折足覆敗公之餗饌則其形赧然爲凶○易解六三爻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註負者擔也乘者車也故泉舉龔氏曰負者小人之事謂六也乘者君子之器謂三也以六居三陰居陽位也○西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負擔者小人之事言居君子之

元圖明蔵書 約園刊本

位而行小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矣

訟之盤帶不終朝而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盤帶鮮命之服也褫奪也訟爭競也易訟上九曰或錫之盤帶終朝三褫之言思之如履薄冰噫可不忍歟

鄧潛谷明褫直爾切說文奪衣也

謂訟卦上剛下險健于爭訟況以剛居上九之高極於爭訟而或獲勝得錫命之服終爲下所奪不能安久由訟而得故人得而奪之亦不足敬也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易中孚上九翰

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本義曰雞曰翰音乃巽之象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言居位之極而不知變雖得貞亦凶故夫子復以象斷之曰此不知止之事何能長久而不變也漢書敘朱博傳曰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詩小雅小旻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詩蓋周大夫作此以戒幽王言當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如臨至深之淵恐其墜如履至薄之冰恐其陷此引以勸秉鈞持軸

四十四明蔵書 約園刊本

之貴公當思戒謹恐懼之言無忘履薄臨深之戒焉

寵之忍第十四

嬰兒之病傷於飽貴人之禍傷於寵

漢末王符字節信臨涇人隱居著書號潛夫論有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人常禍傷於寵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見本傳

龍陽君之泣魚黃頭郎之入夢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十餘魚而泣下王問之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又益大欲棄前之所

得魚今臣得爲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逵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於王也必襄裳而趨大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註龍陽君魏王幸臣也一說幸姬○西漢鄧通櫂船爲黃頭郎漢文帝夢上天有一黃頭郎推上則其衣尻後穿覺而物色得通於漸臺通衣果穿竈幸甚之賞賜巨萬相者相通當餓死賜以蜀山封上大夫得以自鑄錢後景帝卽位有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盡沒入之不留一錢寄死于人家黃頭者

黃中央土色謂土勝水故櫂船者著黃帽也見本傳漸臺師古曰臺在池中爲水所漫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徼外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徼工釣切董賢令色劉神承恩珍御貢獻盡入其門嬋禪未遂要領已分禪去聲讓也

年帝崩賢以罪罷卽日與妻皆自殺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家屬徙合浦縣官折賣董氏財四十三萬萬已鉤宣及佞幸本傳太史敘曰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梁蕭譽獲裴政謂曰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要領分矣

污遊魂

唐楊國忠初名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以貴妃寵幸於玄宗賜改爲國忠初爲御史大夫遷右相兼吏部尙書侍御妻通籍殿中女弟爲

書姊妹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封秦韓虢三國夫人
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與弟鉞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四方賂遺惟恐落後上所賜予五家
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室之費動經千萬故杜
少陵作麗人行云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
秦御廚絡繹送八珍炙手可熱勢絶倫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反以漁陽起兵而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將士
憤怒以禍由國忠遂殺國忠及韓國夫人貴妃縊死
故白樂天作長恨歌曰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

墨海金壺 明嘉靖叢書 續圖書刊本

生門戶緩歌縵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
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少陵哀江頭云明眸
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東坡有云味摩詰
之詩詩中有畫今少陵之詩所言楊氏盛衰之事亦
由是也故曰少陵一詩畫圖麗人

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
至思魏牟之諫穰侯可股慄而心悸噫可不忍歟
戰國魏公子牟遊於秦且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
之矣獨無一言以教之乎公子牟曰微君言之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
富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死期而死自
至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見說苑及戰國策但二處略
有小異國策稱寔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又稱應侯
餘皆同

辱之忍第十五

能忍辱者必能立天下之大事圯橋創割取履而子房

墨海金壺 明嘉靖叢書 續圖書刊本
勤齋雜綴考証 卷一 四
墨海金壺 明嘉靖叢書 續圖書刊本
韓帝師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韓信負侯王之器
說苑叢談篇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西漢張
良號子房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俱相韓秦滅韓
良年少未宦少遊下邳圯上有父老至其所故墮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
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老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因跪曰諾五日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
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出一編書曰讀是可爲王者師遂去不見旦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後佐高祖取天下多

用良策高祖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目爲漢之三傑封留侯嘗自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於良足矣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釣城下屠肆中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爲怯後滕公言於高祖初上未得知名亡去蕭何自追之言於高祖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卽拜爲大將後取天下已定高祖嘗謂諸將曰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人傑也封齊王後降封淮陰侯見本傳後信至楚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受此

死灰之溺安國何誼廁中之質終爲應侯蓋辱爲伐病之毒藥不瞑眩而易瘳應平聲溺奴弔切便溺也廁圊廁也質床質也嘔嘔箭切眩黃而仆也

西漢韓安國字長孺成安人也初仕梁孝王爲中大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不復言豈不復也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缺內使漢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田甲不就官我滅汝宗甲內袒謝之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見安國傳居無何者無多時○戰國史記魏尨雎嘗從魏相須賈使齊齊王聞其口辯賞賜甚厚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國相魏齊魏齊怒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以懲之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秦使王稽至秦薦於昭襄王以爲客卿後封應侯國策謂奪太后養地而封雎地在河東○書說命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高宗對傅說告命之辭言用藥若不能使人瞑眩而昏亂則其疾病不能瘳痊此許先生引此以喻數子若不能受難受之事則不能成其大器又爲下張本云耳

故爲人結襪者爲廷尉唾面自乾者居相位噫可不忍歟

西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文景時爲廷尉時有

王生者善爲黃老之言上嘗召至廷中公卿盡會王生顧謂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聞者重王生而賢釋之見本傳○唐裴師德字宗仁鄭州人武后時初爲江都尉遷平章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曰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若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也唾面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居相位三十年見本傳

安之忍第十六

宴安鴆毒古人深戒死於逸樂又何足怪鴆直禁切樂音洛

左傳閔公元年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鴆毒鳥赤目食蛇蝮以毛瀝酒飲之立死此蓋爲狄人伐邢管仲進斯言於桓公曰不可懷寘安而不救以致毒及中國言安佚桓公曰不可懷寘安而不救以致毒及中國言安佚之禍毒於鴆鳥勉人慎不可懷也○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此爲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等發然憂患者未必便生若憂患則警戒戰兢而其慮也深故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故有死亡之理在焉此是必然之理故曰又何怪哉飽食無所用心則蠻免於博弈之尤逸居而無教則又近於禽獸之憂

爲論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言博奕者非賢者當擊者爲者則心有主而不流於放僻邪侈猶勝於絕止而不用心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以此憂之乃使司徒之官名契者教之天敘五典之人倫

聖人行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言人皆有秉彝之性然無教則放逸怠惰而失之而去禽獸不遠聖人以此憂之乃使司徒之官名契者教之天敘五典之人倫

故玄德淚流髀肉知終老於斗筲士行日運百甓習壯圖之筋力髀補禮切又步米則殷也甓蒲歷切甎甋也

三國蜀劉先主名備字玄德嘗與劉表同坐至廁還慨然流涕表怪而問之備曰常時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建是爲悲耳見本紀及建安六年鑑○晉陶侃字
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早孤貧范
逵薦於廬江太守滕主簿後遷廣州刺史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後侃督八州威名赫
然見本傳及愍帝建興三年成帝咸和九年鑑
蓋太極動而生陽人身以動爲主戶樞不蠹流水不腐
噫可不忍歟蠹當故切
食木蟲也
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陰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道宋蘇頌曰人生
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見言行錄○唐
孫思邈養性啓蒙曰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爲運
動故也

危之忍第十七

圖基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
元帥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壓下
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紇下沒切闢之涉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爲太保秦苻堅以百萬師入

寇以陽平公苻融等攻取譙陽克之進攻屯於洛澗
柵淮安兒子謝玄謝石等懼不敢進於是追劉牢之
渡水先擊玄等引兵渡淝水乘勢追擊至于青岡秦
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聞風聲鶴唳皆
以爲晉兵至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
計復取壽陽捷書至時安方與客圍棋尋驛書知秦
兵已敗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
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其雅量鎮物如此見本傳及
武帝太原八年鑑○唐郭子儀以平安史之亂功居

第一封汾陽王大元帥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
回紇吐蕃兵十萬入寇上自將六軍屯於涇上子儀
子皆圍絕爲兵民大駭逃者甚眾車駕欲幸河中
公卿皆錯愕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吾皆與
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
出使人傳呼令公來也回紇大酋藥葛羅執弓
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皆
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相與飲酒握手誓約而退見本傳
及永泰元年鑑故胡氏曰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

不敢害而又聽其言而去賢於數萬眾力鏖戰之功雖忠信足以感動也蓋謝安晉之丞相子儀唐之元帥故曰此宰相之雅量非元帥之輕身若夫兩軍相對之時安危未定勝敗未分兵刃既接金鼓震闘聚存亡於須臾判生死於呼吸若帳中主帥有所愴惶失措則麾下兵卒必有喪氣怯懦之懼於斯之際正所以見將相之器量爲何如哉若謝安之鎮重子儀之雅量眞有可尚宜爲標準

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

鯨海澎湃舟楫舒家白刃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歟

南齊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弱冠有名船居嘗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仕齊爲參軍見本傳○晉庾亮孝武時爲太尉後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也聞人能於此險難傾危之際神色不爲之變動者眞英雄傑士也故曰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鯨濤舟楫水聲也遶獵賊涉乎鼓怒洶湧澎湃射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舉船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心乃安見本傳夫鯨濤澎湃

進退盡忠○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故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安祿山閙其名表杲卿爲常山太守後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天寶十五載賊陷常山杲卿日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

恨不斬汝以謝上何謂反也臊羯狗可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剮之罵不絕口致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諡忠節見本傳及肅宗至德元載鑑○唐張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先任眞原令遭祿山亂起兵雍丘討賊後移軍睢陽與許遠共守屢卻賊至德二載賊將尹子琦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茶紙旣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畔者所餘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被執比死顏色不變見本傳

義子環刃而侮罵眞卿誓死於希烈思肝義膽千古不滅在地則爲河嶽在天則爲日月

唐顏眞卿杲卿弟也任平原太守祿山亂起兵討賊諸郡皆應討賊有功遷刑部尙書乃爲盧杞所惡德宗建中四年值李希烈謀逆陷汝州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思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

重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一朝難作貴國圖身何面目以對天地終受罰於鬼神昭昭信史書曰叛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在及乎英靈升而在天則同日月長明而不昧降而在地則同河嶽流峙而不息也

高爵重祿世受國恩一朝難作貴國圖身何面目以對天地終受罰於鬼神昭昭信史書曰叛臣賊子人得而誅之

說苑正諫篇蘇從諫楚莊王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見君有難不死非忠臣也○一朝難作貴國圖身者如宋之蔡枪是也蓋枪爲宋之右相屢潛

與金通使金兵分四道南侵時宋將岳飛敗之於鄧
城幾擒兀朮檜遣啓上召飛還兀朮以書抵檜曰必
殺飛乃可固是檜奏誅飛及子雲故呂中曰秦檜賣
國圖身干載之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
下神人之憤見史鑑○五代王彥章對莊宗曰臣受
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暮事晉臣生何面目
見天下士乎○終受閻於鬼神者如馮炎祿山世受
國重恩爲三道節度使後謀逆至於目盲內相屠滅
之類是也○唐叛臣傳載高駢家世禁衛歷兩朝三
兩京陷陛圍制朥爲秦彥所軵暨乎僕固懷恩李懷
光等亦皆世受重寄原祿後皆背叛誅滅俱以叛臣
傳列之故曰昭昭信史書曰叛臣正猶楚之檮杌百
世之惡證也故五代周太祖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惡
之此使聞者足以爲戒

孝之忍第十九

父母之恩與天地等人子事親存乎孝敬怡聲下氣昏
定晨省

詩小雅蓼莪篇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子謂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
德而其恩大如天不知所以爲報也○記內則曰子
事父母婦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曲禮曰凡爲
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謂人子事親之道
冬則自御其寒夏則致涼於親昏暮定其衽席晨起
問其安否
難莫難於舜之爲子焚廩掩井欲置之死耕於歷山號
泣而已

舜虞帝名姚姓瞽叟之子也受堯禪而有天下堯典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孟
子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掩之註云瞽叟欲殺舜使舜上完塗廩捐
去階梯從下縱火焚燒其廩舜以兩笠而下得不死
後又使舜浚穿其井既入深瞽叟與後妻子象共下
土實井以爲殺舜舜從匿空中出去又得不死此皆
是以殺舜事欲置之死地者也○大禹謨曰舜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言舜

側微時居歷山耕于田所日號泣哀籲于旻天以
不得意于父母唯自負荷其罪引咎歸己
冤莫冤於申生伯奇父信毋讒命不敢違祭則爲而地
壞蜂胡爲而在衣
春秋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伐驪戎得戎女立爲
驪姬生子奚齊有寵欲立奚齊爲太子譖公使申生
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城公子夷吾居屈左傳僖公
四年驪姬欲害太子申生使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齊姜
申生母也汝必速祭之太子遂祭之於曲沃歸胙于公公
晉公子重耳遭驪姬譖出居翟後姬又譖公來伐重
耳曰君父之命不較踰垣而走
爲子不孝厥罪非輕國有刀鋸天有雷霆慮可不忍歟
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曰其罪
非輕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續文堅志溫之吳公曰有二惡少欲謀生事
尚各有母在欲假手於同謀者以其主謀者名陳伍四正在純盾內煎催尚未得食立
於篦後時行牧童忽見文身之人擔錦皮簿書大門

恍惚先攜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伍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碧壁而死故道家有云一聲霹靂震乾坤專打凡夫不敬親

仁之忍第二十

仁者如射不怨勝己橫逆待我自反而已橫去聲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言爲仁者如習射之人必先正其心直其體而後發矢其或不中正鵠卽不怨他人能中正鵠勝於己者但自反責之於自己則爲

仁由己者也此孟子勉人爲仁之語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謂設若有人在於此其待我也以強暴不順之事欺侮侵陵於我則君子者不彼之責乃自反責於己身我心必有不仁必有無禮不然如此則此事何宜至於我哉此孟子勉人反身修省仁者之事也

夫子不切齒於桓魋之害孟子不芥蔕於臧倉之毀人欲萬端雖滅天理猶都註切說文瓜當也芥帶者言其細微也

彼以其橫我以吾仁齒剛易毀舌柔獨存

孟子引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此孟子引以對景丑氏曰昔曾子言曾遊二大國自用其富我則自用其仁言仁者豈肯詘於暴富者哉○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常樅張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其輭邪吾齒存乎曰亡矣豈非以其剛邪常樅曰天下事皆盡矣盡剛者比暴柔者喻仁剛者易壞柔者獨存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謂凡事勉強推己及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魯論記顏淵問仁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矣○魯論記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服斯訓噫可不忍歟

洲曰同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言若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即爲仁矣誠能一日如是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言其效之甚速夫子復告之爲仁之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即默識其理復言回雖不聰敏請用力服斯言之訓也

箴之忍第二十一

義者宜也以之制事義所當爲雖死不避義所當誅雖親不庇義所當舉雖讐不棄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言以義制事事得宜以禮制心心得正○西漢谷永成帝時爲光祿大夫上王音書曰宜夙夜孳孳執伊呂之殊德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地重任見谷永傳○七書文韜太公對文王曰所憎者有罪必罰此以上數句前言義之體後言義所愛者有罪必罰此以上數句前言義之體後言義之用也體立則用行乃爲後數子張本云耳

李篤忘家以救張儉祈奚忘怨而進解狐

東漢張儉被誣在黨中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至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人吾主也廷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遭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誅者以十數歎息而去篤遣儉出塞其所經歷代重詠者以十數及黨禁解儉乃得還鄉里見本傳○左傳襄公三年晉祁奚

悼公時爲中軍尉詩老致仕悼公問誰可嗣續其職
祈奚稱解狐能進其事解狐乃祈奚讐也君子謂祈
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復引商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祈奚之謂矣㊀新序云晉君問祈奚孰可
使嗣祈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非問讐也又曰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
呂蒙不以鄉人干令而不戮孔明不以愛客敗績而不
誅

三國呂蒙字子明仕吳爲偏將軍孫權使蒙襲取江

陵蒙下令軍士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時麾下有
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
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見本傳及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鑑

○三國蜀諸葛亮字孔明後主建興六年亮使參軍
馬謖（謖音贖）督諸軍與魏右將軍張郃戰於街亭謖違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被絕其汲道
郃大破之亮乃收謖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
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

叔向賀殺叔魚之惡賀遣直也石碏行石厚之戮其滅親
乎

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
久不決士景伯如楚（景伯獄官也故稱士如楚往楚也）叔魚攝理韓宣
子命斷舊獄命叔魚決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鬻獄鮒叔魚名也鬻獄賣法也叔魚向即羊舌肸也叔魚之兄也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

人不忍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詩從之
乃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
遺直也治國制刑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史叔向傳稱叔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曰義也○左傳隱公三年衞莊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石碏衞臣大夫閒愛子教
以義方弗納于邪公弗聽碏之子厚與州吁遊四年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桓公亦莊公子戴嬀所生時已
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子因民不和石厚問
寘君安敢圖之陳人執之衞人使右宰醜衞臣殺州吁
于濮石碏使其宰猶羊肩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
臣也愛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猶如
羊肩石碏家臣也碏音鵲

當斷不斷是爲惛夫勿行不義勿殺不辜噫可不忍歟
惛夫者柔弱者也即鄭論所以見義不爲非勇者是
也南宋王們綯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孟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此公孫丑問
伯夷伊尹孔子三聖人之道有同否而孟子答之曰
皆是行一件不義之事殺一箇無罪之人雖得天下
極尊極貴皆有所不爲也大槩以義爲主心之正也

禮之忍第二十二

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當以敬爲主非一朝之可廢
禮者聖人繼天立極垂世之教莫先於禮因人心之
固有定爲親疏之殺上下等分使傲者不得長樂者
不得極褻髮莫之踰越此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
禮故曰天理之節文人心之檢制○樂記曰禮節民
心○魯論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
答仲弓問仁之辭大賓者非尊位之貴即薦德之尊
哲禮所當敬大祭者非郊社之禮即禘嘗之義亦皆
禮所當敬者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
敬而已矣○曲禮曰毋不敬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故曰非一朝之可廢
銀鹿屈於宜子之恭敬漢長彈於緱城之守禮彈絲
婢文說切

乃無弦可以解紛者在傳兵可以弭即解散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宜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晉靈公無君人之道趙宣子趙盾者諫公公怒使魔害之　晨往寢門閒其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曰門如賓承事如祭文公以爲大夫至是年晉襄公以卻缺伐白狄之君獲之冀邑名卻姓缺名缺居冀故云曰季許得臣也嘗奉使過冀邑見缺耨耕田苗其妻饁田飯敬待有禮故言於晉文公用之

季路結纓於垂死曾子易簀於將斃噫可不忍敗斃毗祭切

季路字子路孔子弟子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聵自戚入戚地名入衛也　逼孔悝於厠強盟遂劫以登臺使告季子時子路爲孔氏邑宰孔悝衛大夫　季子將入門已閉矣公孫敢門爲曰守門者也無入爲也季子曰求利而逃其難出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門乃得入太子聞之下石乞盂黶敵子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重整結冠而後死石乞盂黶太子黨也○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之曰吾得正而斃焉簣簀牀也華者畫飾之美晥者節目平瑩也蓋易去者免其僭分之禮而得其正禮也此子路曾子垂死者皆不敢忘其禮乃能垂教於後世守禮者勉之

智之忍第二十三

樗里觸錯俱稱智囊一以滑稽而全一以直義而亡樗丑居切

戰國秦樗里子秦惠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名一稱秦

令樗里疾秦人號曰智囊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是當天子之宮夾我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是也見本傳并國策滑稽傳稽音雞同也謂能滑亂異同也○西漢鼂錯潁川人景帝爲太子時錯爲家令得幸號爲智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初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誅文帝不忍及景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至是七國同反鼂錯素與袁盎不善值上召問盎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遣書言賊人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獨有斬鼂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於是腰斬錯於東市見本傳及景帝三年鑑史贊曰錯之瑣才智小謀大蓋人不可無智用之太過則怨集而禍至故甯俞之智仲尼稱美智不如葵鮑莊斷趾言凡人不可以無智謀若用之太過則人皆怨之而禍及其身可不慎與○甯俞即甯武子衛卿也傅并國策滑稽論孔子曰衛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會諸侯于溫衛侯與元咺訟衛武子爲輔衛侯不勝執歸于京師寘諸深室衛子職納饔餼焉以衛侯成公也元咺子角及弟武叔而元咺奉公子於諸侯理曲不勝被晉之諸侯執歸于京師王弼注爲供送衣食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衛侯甯俞貨醫

使薄其酬不死秋乃釋衛侯得返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大夫夙沙衛逃於齊靈公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閨閎皆笑也鮑莊見之以其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適我夫人怒後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高無咎鮑莊為齊處守及還將至閉門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仲尼曰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葵傾葉向日能蔽其根鮑氏不能庇行言孫以取刖足之禍不逾年慶克又以習於藝此蓋勉有知者如愚為貴不以衒己為良

也

士會以三捽人於朝而杖其子聞一知十之顏回隱於如愚而不試噫可不忍歟

春秋士會即范武子也會子士燮即范文子也世為晉卿國語范文子暮退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其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之中何者可先去而孔子答之先言去兵次言去食復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以三捽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註云廋隱也隱伏詭譎之言焉為設能解其三詞委笄者冠簪也○顏

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孔子嘗問於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蓋顏子明睿所照即始知終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又孔子嘗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顏子深潛純粹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及退省其日用語默之間皆足發明夫子之道知其不愚他日孔子又嘗託琴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此夫子謙言我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此蓋勉有知者如愚為貴不以衒己為良

也

信之忍第二十四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尾生以死信而得名解揚以承信而釋劫

魯論記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復問決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之中何者可先去而孔子答之先言去兵次言去食復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謂民以食為本無食則死然自古以來孰無死者且人為萬物之靈若無信以自守雖生何以立乎

不若死之爲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而死梁橋也乃抱橋柱而死也一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解揚晉大夫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圍宋不解宋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報以晉悉起師來救宋遇鄭人囚解揚獻諸楚楚厚賂解揚使反其言曰晉不救宋解揚不許三強抑而許登解揚以樓車呼宋而告之遂致晉君起兵救宋之命不從楚賂之言楚子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能載義而行之爲利義無二信

士三四 明嘉靖本 紛欄刊本

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臣之許君以成晉君之原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舍之以歸

范張不爽約於雞黍魏侯不失信於田獵

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大學與汝南張劭字元伯者友善二人並告歸式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乃共刻約至期九月十五日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也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果至升堂拜飲歡歔而

士三四 明嘉靖本 紛欄刊本

別式先爲功曹後遷荊州刺史見范式傳○戰國策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且以飲酒樂而天雨文侯曰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往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魏於是始強

世有薄俗口是心非頗舌自動肝膈不知取怨之道種禍之基誑楚六里勿效張儀朝濟夕版曲在晉師噫可不忍歟

戰國策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齊交善使張儀往說楚王曰王若閉關而絕齊臣請使秦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懷王大悅乃使勇士往扈齊門使一將軍於秦受地儀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夫張儀所言不謂之曰是心非而何○史楚世家稱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僞稱楚怒發兵擊秦秦攻楚殺楚將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

士三四 明嘉靖本 紛欄刊本

鄰之厚君之薄言晉厚則秦小也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夕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謀晉
惠公嘗爲驪姬所譖亡命在外以河外焦瑕五城許
秦穆公求入得立爲惠公後背約不與地致秦怒來
伐惠公見執是先時晉師朝濟河而歸晉夕設版築
以距秦謂背秦賂惠如此之曲至於招伐而見執豈
不是取怨之道種禍之基者乎聞者可警勉焉又僖
公二十八年晉大夫先軫曰背惠食言以亡其讐我
必報之

喜之忍第二十五

喜於問一得三子禽見錄於魯論喜於乘桴浮海子路
見誚於孔門

魯論記孔子弟子姓陳名亢字子禽者嘗問於孔子
子伯魚名鯉者曰子亦有異聞乎鯉對未也復言孔
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而致孔子問鯉曰曾學
詩學禮否乎鯉對未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乃學詩禮陳亢聞得斯言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問一者問
伯魚恐有異聞得三者得詩得禮之教得聞聖人不
偏愛於子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魯
論記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材
與裁同此蓋孔子歎道之不行興浮海之歎皆假之
辭而子路以爲賀然故喜而夫子復呼而告之曰無
所取材乃譏其不能裁度事理故曰見誚於孔門

三仕無喜長者子文沾沾自喜爲鬬王孫

魯論記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
仕爲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色三罷其職而慍怒之
色亦不形於外此蓋寬大長者之度量與夫患得患
失者不同矣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鬬穀於菟爲令尹
穀奴走切又僖公二十五年楚以子文爲令尹○西漢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兄子也武帝建元二年封魏
其侯喜賓客天下遊士皆歸之時桃侯免相太后數
言嬰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遂不用
桃侯劉舍也沾的協切又他廉切自喜貌又輕薄貌

見本傳多易多輕易之行皆本傳註
捷至而喜窺安石公輔之器擇檄而喜知毛義養親之志捷疾葉切說文軍獲得也檄胡狄切說文二尺書也
晉謝安字安石孝武時錄尚書事加太保太元八年秦苻堅入寇安使兄子玄卻之大敗秦兵於淮淝捷書至安與客圍棊自若客去安入戶過限喜甚不覺屐齒折蔣防隱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支遁等遊放情丘壑時人曰之有公輔之器見本傳○東漢毛義字少節盧江人家貧以孝行聞時有張奉者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奉心內以義不當如此故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後義母死去官行服後公車累徵辟不起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故也元和元年章帝賜米一千斛見本傳
故量有淺深氣有盈縮易淺易盈小人之腹噫可不忍歟
謂夫人之局量志氣秉習不同含容弘大者爲君子褊淺縮小者爲小人若令尹子文之喜不爲爵祿而

怒之忍第二十六

怒爲東方之情而行陰賊之氣裂人心之大和激事物之乖異若火燄之不撲斯燎原之可思

西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人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詔奉爲待詔上封事首曰臣聞之於師治道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一四明藪書約園刊本

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乙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交多不備見翼奉傳○大和首易稱保合大和本義謂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蓋人秉天地陰陽而生皆具此氣又喜怒人之性情皆不能無者發而皆中節中庸謂之和若怒之過當則有裂壞心之和氣至于事物乖戾皆由所激而致然也故大學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請爲假王以鎭之漢王
太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汝來乃自反邪張良陳
平躡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之乎不
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
夫定諸侯當爲眞王何以假爲遂立信爲齊王見本
傳○又漢相國蕭何言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請
令民得入田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物爲請吾苑乃
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言於上曰夫事有便
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何疑之淺也帝不懌卽

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爲民請
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見本傳及高祖十二年鑑
呂后幾不忍於嫚書之罵調樊噲十萬之橫行嫚謀患
侮易也
西漢惠帝二年匈奴冒頓方強爲書遺高后辭極褻
嫚后怒擬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
城漢兵三十三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妄言十

萬衆橫行是面諛也且夷狄禽獸得之善言不足喜
得之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慇懃謝遣以車馬
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
因獻馬遂和親互見季布匈奴傳
故上怒而殘下下怒而犯上怒於國則干戈曰侵怒於
家則長幼道喪長上聲喪去聲
夫在上之人凡事不能容忍而輒怒則殘虐於下猶
高太之怒是也若在下之人不顧禮義而逞忿必有
干犯於上如嫚書之罵是也○怒於國則干戈曰侵
者如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謂二人怒

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則干戈曰侵伐之
事又如楚怒秦誣商於之地而攻伐晉怒齊頃幃笑
破以興師之類也怒於家者如父子相害兄弟鬩牆
夫妻反目之類若如此則行喪失長幼之道也
所以聖人有忿思難之誡靖節有徒自傷之勸惟逆來
而順受滿天下而無怨噫可不忍歟難去聲
忿怒也難患難也傳論記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其八
曰忿思難謂人若有忿怒之時當思後有患難而懲

其忿以免他日之禍○靖節陶潛之號也潛號靖節
先生有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
事過心清涼○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此不詘逆來而順受而
何○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疾之忽第二十七

六氣之淫是生六疾愼於未萌乃眞藥石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
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註云淫者過也末四肢也風過
則手足緩急晦者夜也晏寢過節則心惑亂明者晝
也思慮煩多則心成疾○藥草藥也石砭石也俱療
病之方物也人能防愼於未病之先猶勝治之於已
病之後備在下文
曾調攝之不謹致寒暑之爲患藥治之而反疑巫眩之
而深信卒陷枉死之愚自背聖賢之訓贊許觀切

謂人舊調理衣食之不節與持身之不謹致有風寒

故有病則學乖崖移心之法未病則守菑庵養生之論
趙宋張詠字復之眞宗朝中進士第位工部尚書鎭
蜀嘗有李畋苦痁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
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
父畏之愼之靜久自愈乖崖者詠畫像自贊云乖則
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見言行錄痁始
瘧切瘧疾也○菑菑庵字叔夜恬靜寡欲覺簡有大
量拜中散大夫嘗著養生論以清虛靜泰少思寡欲
爲主有曰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識厚味之害

性故棄而弗顧曠然無憂患寧然無思慮又曰守之以一養之以和文多不備

勿待二豎之膏肓當思愛我之疾疚噫可不忍歟疚恥救切

熱病也肓呼光切

左傳成公十年晉侯景公病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爲之爲治也未至景公夢疾爲二豎子一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

公遂卒○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孫愛臧孫孫孟孫惡臧孫及孟孫死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疚也孟孫惡我藥石也美疚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三人皆魯大夫備詳

惡忍

變之忍第二十八

志不憊者得於預備臕易奪者驚於猝至易去聲猝蒼沒切說文犬從草暴出逐人也

憊者怯也懼也說苑叢談篇云兵不預定無以待敵

計不先慮無以應卒○宋史有云軍中有一范西域

閒之驚破膽范謂范仲淹

勇者能搏猛獸遇蜂蠆而卻走怒者能破和璧聞釜破而失色搏補各切手持也蠆丑犗切蟲毒也螫後曰蠆

東坡黠鼠賦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晉鄧遐對武帝曰蜂蠆作於袖懷勇夫爲之驚駭猛獸在野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見鄧遐傳○戰國秦昭王聞趙所得楚卞和璧請以十五城易趙使藺相如奉璧往既至秦無意償城相如怒髮衝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禮而歸之爲上卿見本傳

桓溫一來坦之手板顛倒笑有謝安從容與之談笑晉大司馬桓溫來朝孝武詔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之新亭時都下洶洶云誅王謝坦之甚懼安神色不動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是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見謝安傳及

寧廣元年鑑

郭晞一動孝德彷徨無措亦有秀實單騎入其部伍騎奇
寄
切

唐副元帥郭子儀子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段秀實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刓卒盡取其首一十七人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荅德恐甚秀實曰無傷也請解之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

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幸公教晞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譟者死秀實自請留衙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請改過見秀實傳及代宗廣德二年鑑并柳文

中書失印裴度端坐三軍出呼張詠下馬噫可不忍歟

唐裴度字中立敬宗朝爲司空同平章事執政時左右忽白中書失印閽者皆失色度飲酒自若復白已得之矣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是吏人盜之以印書券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見本傳及寶曆二年鑑○趙宋張詠鎮守蜀時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噪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擾攘行眾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見言行錄及宋史琦韓琦也

侮之忍第二十九

富侮貧貴侮賤強侮弱惡侮善壯侮老勇侮懦邪侮正

眾侮寡世之常情人之通患識盛衰之有時則不敢行侮以貿怨知彼我之不敵則不敢抗侮而構難去有財曰富無財曰貧有爵曰貴無爵曰賤侮說文傷也謂世之常態富貴者恒傷於貧賤強梁惡者恒傷於善弱故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識盛衰之有時知彼我之不敵即下湯文等是也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謂忍侮於小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謂忍侮於大忍侮於大者無憂忍侮於小者不

敗當屏氣於倚夢無動色於睚眦隱
忉切
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蓋湯湯王也爲諸侯時
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遣之牛羊葛伯殺而食
之不祀湯又使亳衆往爲之耕此湯能以大事小也
文王周文王也昆夷西戎也文王爲西伯居岐周時

西戎相近屢被侵侮文王不與之較務脩德以懷之
此文王亦能以大事小者也太王卽文王祖古公亶
父也獯鬻狄人也昔太王居邠時其勢未大狄人數
侵侮太王事之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免於侵侮乃去
邑岐山之下居焉至文武而王天下句踐越王名吳
吳王夫差也當吳強盛之時吳敗越兵於夫椒棲句
踐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爲
臣妾乃以美女寶器賂吳赦句踐歸國枕戈嘗膽生
聚教習終竟成大以滅吳此句踐與太王皆有智之

士能識時勢終成大業朱子謂惟仁人之心寬洪惻
怛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
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惟智者明禮義識時勢故
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廢夫忍
侮於大者如太王句踐識時達變終能保享其國無
遺憂思於將來忍侮於小者如湯與文王心洪寬厚
不與之較強弱能綏懷四夷中國歸仁以王於天下
享久長之祚鮮有敗事屏氣屏息也睚眦舉眼相忤
也胡寅管見論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
也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此技士之褊心也讐答也

誘之忍第三十
誘生於讐亦生於忌求孔子於武叔之咳唾則孔子非
聖人問孟軻於臧倉之齒頰則孟子非仁義咳戶來切唾湯臥切
誘生於讐如下馬援之類誘生於忌如王吉之類魯
論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蓋
日月行天萬古常明人雖毀之何損於明不曰汝雖
欲自絕而曰人雖欲自絕特婉其辭以見聖賢不切

貴人如此○孟子魯平公出見孟子而有嬖人臧倉毀孟子於魯平公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遂不見後孟子弟子樂正子名克者見孟子曰君爲來見也有嬖人臧倉者阻之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此亦見聖賢待人仁且厚也

黃金王吉之衣襲明珠馬援之薏苡以盜嫂汙無兄之人以晉舅誣娶孤女之士（薏音億苡音以）

西漢王吉字子陽琅琊皇虞人少好學明經舉孝廉

先爲昌邑中尉後爲宣帝諫大夫子崇爲司空三代稱其清廉而好車馬衣服極爲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誕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王陽蓋王吉字子陽也見本傳○東漢馬援字文淵光武時征交趾封伏波將軍又封新息侯在交趾嘗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訴冤

時前雲陽令朱勃上書曰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漢南渡江海觸冒霧氣僵死軍中海內不聞其過

眾庶未聞其殺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誰興宗戚

怖慄臣切傷之夫明主體於用實候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不問出入莫復疑以錢穀

聞哉昔秦帝怒稍解報歸鄉里景本傳及建武二十五年鑑故後漢吳祐諫其父恢曰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閒先賢所愼○西漢直不疑景帝時爲御史大夫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見後元鑑并傳○東

漢第五倫字伯魚光武時爲會稽太守後遷蜀太守帝戲謂曰聞卿爲吏務嫗翁不過從兒飯寧有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妻父少遭飢寒米石萬錢竇不敢妄過人飯見本傳務步庚切與榜同笞打也○三國魏武帝曰阿黨比同先聖所疾聞冀州風俗父子異部交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娶孤女謂之撾婦翁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見魏武紀舅即妻父也凡謂我爲甥者當稱彼爲舅盡孝稱舜爲甥故也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

彼何人斯面人心狗荊棘滿懷毒蛇出口投畀豺虎豺虎不受人禍天刑彼將自取我無憾作何慊之有噫可不忍歟取此苟切畀韻會作必至切付也

詩小雅何人斯篇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孟郊詩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唯結口頭交肚裏生荊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朋逆惡人巧諂多非議苟且得○陳司馬申字季之河內人大建中除秣陵令復爲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

忍殘害好作飛書譖毀朝之端士偏罹其殃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若附己者必因機進之申嘗晝寢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謂譖賢故也見本傳○詩小雅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譖之人而不食　又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欲其死亡之甚也○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又曰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愧怍皆慚也慊口玷切恨也

譽之忍第三十一

好譽人者諛好人譽者愚誇燕石爲瑾瑜詫魚目爲驪珠

子思答公丘懿子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者闇莫甚焉不度禮之所在而阿諛求其容諂莫甚焉見孔叢子及史鑑○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諛者不擇是非而言是爲諂佞阿媚也燕石卽石燕也風雨卽飛如眞燕止卽爲石新序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寶以革櫃十襲周客觀之皆掩口胡盧而笑曰燕石也與甓不殊瑾瑜美玉也驪珠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柳文上權德輿啓有云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遊漲海祇取誚耳扈子補乎註云崑崙山有玄圃晉書有玄圃之積玉文選盧諶詩序夜光報於魚目註云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眞珠也李白鳴皐歌有云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娛母衣錦西施負薪朱子參同契有曰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櫝○韓詩外傳云白骨似象

尊樂爲堯舜譽跖爲柳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跖音隻

堯唐帝也傳稱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格于上下克明俊德史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桀夏君也史稱桀貪虐荒宮瑤臺殫竭民財書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若譽爲堯豈不是是非亂其口賈誼弔屈原賦云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跖蹻廉清兮貪婪溷濁其口賈誼弔屈原賦云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跖蹻廉清兮貪婪溷濁湯讓天下而不受備見莊子夷伯夷遜國而逃遂餓而死皆古之廉士孟子稱聖之清也今反謂之溷濁跖盜跖跖蹻莊蹻皆秦楚之大盜今反謂之廉士柳者

柳下惠也孟子稱聖之和者也今反以盜跖爲下惠又豈不顛倒甚者也○古史韓非子傳太史公曰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至刖既而彌子間母病夜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也夫以上所言豈不謂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乎

世有伯樂能品題於良馬豈伊庸人能定駑驥之價樂音洛都切

伯樂者古之善相馬者名孫陽伯樂一字乃天星名主馬而孫陽能相馬故取以爲名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遇伯樂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增十倍見戰國策爲遲鈍賤馬也驥千里良馬也惟伯樂可以品別定其高下庶不失之於貴賤之實若庸常之人估題價直未

必皆當也故韓文公雜說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古之君子聞過則喜好面譽人必好背毀噫可不忍歟

孟子曰子路人告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柳溫跖答孔子曰丘吾聞之好面譽者亦好背而毀之見莊子

諂之忍第三十二

上交不諂知幾其神巧言令色見謂不仁幾音機令去聲

易繫辭曰知機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註諂媚也瀆煩褻也莊子漁父云希意導言謂之諂○

魯論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註云好其言辭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仁則本心之德也鮮少也

孫弘曲學長孺面折蕭誠輾美九齡謝絕

西漢公孫弘武帝時對策擢金馬門待詔時有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至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見轅固傳并元光五年鑑○西漢汲黯字長孺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武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況本侍○唐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諂佞勃九齡謝絕之九齡絕猶念曰嚴挺之太皆勁蕭誠恢美可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見李泌傳俱玄宗時人

郭霸嘗元忠之使液之問奉五郎之溺器朝夕挽公主之輦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宦長拂鬚大慚遂成隙隙俱見貶謫見史傳蓋已上數子諂諛之事書

之於史册乃遺愧恥於將來故曰千古有恨

笑之忍第三十三

樂然後笑人乃不厭笑不可測腹中有劒樂音洛

舊論公明賈對孔子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註云

笑適其可則人不厭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謂○唐

盧杞德宗朝爲相時謂杞曰內有密腹中有劒陰險

姦邪因其口甜莫測其笑見本傳

雖一笑之至微能召禍而貽患齊妃笑破而卻克師興

趙姬笑鑒而平原客散也破左必益切跋甚不能行也

勦忍百箴考註　卷二　三十　四明觀書　約園刊本

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幃婦人

使覘之郤子跛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濟河獻子歸請伐齊郤克跛而登階齊妃

請師伐齊頃公也幃幕也婦人笑之郤克銜恨而歸

公母蕭同叔子也獻子即郤克也　十八年晉伐齊

齊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齊侯

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爲質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

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謂謝婦人之笑也非爲

修好而來○戰國趙勝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

有躄者盤跚行汲平原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

日躄者造平原門請曰臣聞君喜士而士不遠千里

而至以君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而罷癃而君之後

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應曰諾乃笑曰

觀此豎子乃欲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

殺居歲餘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怪而問之一人

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謂君愛色而賤士士故

去於是勝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造躄者謝之後士復

來

蔡謨結怨於王導以犢車之輕詆子儀屏去左右防鬼

貌之廬杞詆都禮切說文訶也屏去聲

晉王導覽之孫妻曹氏性妒悍導甚憚之密置婢妾

別館曹知之而將往導恐眾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

乃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而戲之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知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

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

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嘗聞有蔡克兒也由是含怨

見王導傳○唐盧杞德宗朝相其貌醜色如藍郭子

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見子儀傳并建中二年鑑人世磽磽誰無可鄙馮道冤園策師德田舍子噫可不忍歟

磽磽多石貌老子曰磽磽如玉硌硌如石又言猶鹿鹿也言在凡鹿中鄙鄙俗也朱子所謂磽磽庸人○五代馮道字可道瀛州人歷五代八姓初掌書記遷端明殿學士同平章位司空本田家郎狀貌質野嘗

入朝任贊劉嶽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嶽曰何爲嶽曰遺下冤園册爾道大怒成怨遷嶽爲祕書監見劉嶽傳冤園册唐虞世南奉敕所撰十卷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者也○唐貞師德武后時相也寬厚恃愼犯而不較嘗與李昭德同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子誰當爲之見貞師德傳并長壽二年鑑二人俱平章

妬之忍第三十四

君子以公義勝私欲故多愛小人以私心蔽公道故多害多愛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多害則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鈎論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蓋君子循天理自無人欲之私故能汎愛於人小人縱私欲昧天理故多嫉惡于人荀子曰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謂設若有一

介挺然獨立之人見人有才能若己亦有此才能見人美明之德則中心誠愛之此公天下之心信乎能容才德之人矣故云多愛者勝私欲也至有以私心昧天理者見人有才則妬忌疾惡之見人彥聖則拂厥妨害之是不能容才能者也故大學所言此等妬賢病國之人當放諸四夷無入之境以禦魑魅不令使居中國蓋深惡而痛絕之也

士人入朝而見嫉女子入宮而見妬漢宮與人殊之悲唐殿有人貓之懼

漢鄒陽景帝時人仕吳上書諫吳王不聽去之梁孝
王又爲譖下獄中上書言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見鄒陽傳○漢呂后妬高帝所幸
戚夫人鴆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抉去眼燻聾
耳飲以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帝驚
大哭成疾厠中外戚傳作使鞠域中註窟室也○唐
李義甫瀛州人高宗朝參知政事參預朝政貌若溫
恭與人語愔怡微笑狡滑忌妬陰中傷之人謂之笑
中有刀柔而害物目曰李貓又曰人貓後流儋州死

見本傳并永徽六年鑑
蕭繹忌才而藥劉遜隋士昆能而刺穎達僧虔以拙譏
之字而獲免道衡以燕泥之詩而被殺噫可不忍與
南梁劉之遴字思貞南陽人武帝時爲太常卿之遴
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蕭繹長史將歸江陵至夏口
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見
本傳及太清三年鑑○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
歲入學日誦記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
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
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
下陰遣客刺之穎達匿楊元慼家得免及唐太宗即
位穎達數以忠言進除國子司業拜祭酒帝幸太學
命穎達講經有詔褒美後致仕卒見本傳○南宋王
僧虔晉王導之孫也文帝時爲太子中庶子武帝時
爲尚書令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
非唯迹踰子敬方當器雅過之時孝武帝欲擅書名
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帝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見本
傳子敬王獻之之字也謂武帝欲擅己能而僧虔退

於拙筆之讓故獲見容而免咎○隋薛道衡字玄卿
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專好學年十三講左氏春
秋傳高祖時爲內史侍郎煬帝時任潘州刺史大業
五年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
隸大夫帝自負才學而驕天下之士不欲出其右御
史大夫秦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遂縱殺之天
下冤之臨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互見本傳
其空梁落燕泥之句乃道衡題昔昔鹽篇內之句備
載樂府

勿謂小而弗戒潰隄者螘蟄人者蠆蟄式亦切蟲行毒也蠆丑界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

勿輕小人小人賊國○東漢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螘孔氣洩針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機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見本傳又

韓子云千丈之隄以螻穴而壞○唐裴中丞乞討賊狀云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見柳文○古之奇謀縣令錢曰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

小道大車可覆

勿謂微而不防疽根一粟裂肌腐腸

疽惡瘡也初發不過一粟之微早治則易遲治則難至有破裂肌膚腐爛腸胃斃而後已○趙宋張浚見秦檜有欺君誤國之漸乃言於上曰當今事勢譬若養疽於頭口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治決速則禍輕而易治見言行錄

患常消於所慎卽易坤四括囊無咎慎不害也謂陰居陰位而無相得之義乃爲危疑之地能自謹慎則無害也○說苑叢談篇云禍生於微禍生於忽○唐太宗謂羣臣曰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西漢霍光專權太甚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太甚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二上輟報聞至宣帝地節四年霍氏謀反伏誅乃封告者皆爲列侯至是有人爲徐福上書曰臣聞忽有過主人者見其寇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更爲曲突遠徙其

薪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失火鄰里共救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其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覺而請之今徐福數上書言霍氏有變宜防絕之向使徐福說得行則主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徐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疋以爲卽見霍光傳

馳馬碎寶醉燒金帛裴不譴吏羊不罪客譙去戰切訊文譙問也

唐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有賜馬及珍寶行儉不視悉令吏私馳馬踶壞鞍懼而逃亡行儉招還之不加罪於吏又嘗帥兵平都支李遮匐獲瓌寶不貲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衰

吝鬼本傳○南梁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先任北魏泰山太守以其祖規嘗爲宋高祖祭酒從事嘗周矣如周大笑曰令卿白晝見侮反深眾咸服其雅

有南歸之志於是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卿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後侃歸武帝爲軍司馬見本傳

蓋小之事大多忤貴之視賤多怒古君子盛德弘度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噫可不忍歟

晉衛玠字叔寶仕晉爲太子洗馬美風度善清談常問遲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閻故耳見世說○晉謝萬字萬石安弟也與蔡系爭坐系推萬落牀冠幘傾脫萬徐起振衣就席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其後二人俱不以介意時稱美之見世說○北魏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會作如州官乃曰某有屈滯事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謝曰只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喚如州官作如周矣如周大笑曰令卿白晝見侮反深眾咸服其雅

量見北史○五代石昂入朝時楊延明知留後事贊者以延明諱石乃更姓右昂曰昂姓石非姓右也延明大怒見石昂傳

晉裴遐在東平將軍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棊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噫可不忍歟

馥司馬行酒曳遐墜地推牀脫幘謝不暇系訴事呼如周宗周不以諱是何觸觸生姓名俱改避曳餘制切詎拽也暇昌眞切

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理相干可以理遣見本傳

并永嘉六年鑑

警之忍第三十七

血氣之初寇讐之根報冤復讐自古有聞不在其身則在子孫人生世間愼勿搆冤小吏辱秀中書憾潘誰謂李陸忠州結歡戚胡紲切恨也

魯論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韓文復讐狀曰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周官諸子史未有非而罪之者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周官曰凡殺人而義令勿讐讐則死公羊傳曰父不當受誅子復之可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耻之類也○晉孫秀嘗爲小吏潘岳屢撻之及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秀稱岳奉允爲亂遂收岳族誅見惠帝永康元年鑑及本傳○三國吳中書郎吳範越憪李之辱越雪吳會稽之邑壹吳主權使壹與校府州縣文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太常潘濬憂亂國言之輒流涕時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權怒詰責雍而謝左謂壹曰顧雍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左曰潘嘗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

擊君矣壹懼乃解雍事後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而而殺壹爲除國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壹後因枉左將軍朱據罪與軍吏劉助爲白權大感寤窮治壹罪壹伏誅見潘濬傳○唐李吉甫以蔭補太常博士明練典故而李泌賈參器其才厚遇之時陸贄疑有黨奏出吉甫爲明州長史後贄遭貶忠州宰相欲害贄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得甘心焉吉甫既至置其怨而爲結歡人重其量見李吉甫傳置者措之而不舉也

霸陵尉死於禁夜灞都督奪於鵝炙一時之忿異日之所擒廣時傷絡盛血而馬聞卧行十餘里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抱兒鞭馬南馳逃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夜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宿廣於亭下至明釋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後復以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至軍中而斬之上書陳謝上

不爲罪見本傳并元朔元年鑑○晉庾悅安帝時爲江州刺史劉毅爲豫州都督初劉毅在京口家貧困甚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時爲司徒長史後至奪其處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鵝炙悅曰今年未得子鵝豈有殘炙見惠毅因銜之至是悅爲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奏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當置軍耗民於是徙悅鎭豫州而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忿忌而卒見劉毅傳及義熙七年鑑結言此事因一時之小忿以

成他日之大尤

張敞之殺絮舜徒以五日京兆之忿安國之釋田甲不念死灰可溺之恨（溺奴弔切便液也）

西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宣帝時爲京兆尹善治盜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其語卽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會立春值行鞫獄使者出爵家識尸自訴使奏敞殺不辜卽免敞爲庶人居數月冀州有大盜天子思敞功効召敞拜冀州刺史見本傳并甘露元年鑑賊捕掾顧師古曰主捕賊者○西漢韓安國字長孺成安人初事梁孝王爲大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田甲不就職我滅汝宗田甲內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見韓安國傳

莫慘乎深文以致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君子長者覽大樂易恩讐兩忘人己一致無林甫夜徙之疑有廉頗交歡之喜噫可不忍歟長上聲樂音洛易去聲

莫慘乎深文而致辟者如中書呂壹深文巧抵排陷無辜之類是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者如李吉甫置怨結歡韓安國遇田甲之類是也辟者大辟死罪也○唐李林甫玄宗朝爲相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人謂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曰必有誅殺在相位十九年陰賊良善以多結

怨虞慮刺客出則衛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戰國策趙閼相如二次奉使秦有功以爲上卿居將軍廉頗上頗宣言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反居我上吾羞爲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出見每輒引車避之人皆爲之恥相如曰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故也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卒相與懽爲刎頸之交孔氏六帖盧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盧承慶寬大樂易士友以此親之蓋吉甫安國之儔恩讐不介於懷人我無閒於己亦猶是也安有林甫曰防夜徙疑慮之心也

爭之忍第三十八

爭權於朝爭利於市爭而不已暨不畏死暨與既同強也眉隕切戰國秦發張儀與司馬錯爭論伐韓伐蜀於秦惠王前儀對曰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書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此武王封弟康叔誥命之辭引此以諭爭權爭利而不已者如書所言奪貨之人強然不知畏死者同也

財能利人亦能害人人曷不悟至於喪身權可以寵亦可以辱人胡不思爲世大僇僇與戮同

財能利人者猶仁者散財以得民如武王散鉅橋鹿臺之財而尊爲天子是也亦能害人者猶不仁者亡身而殖貨如商紂聚鉅橋鹿臺之財而至於自焚死者是也故曰人曷不悟爭而喪身○揚子解嘲文云

旦握權而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豈不謂之亦可以寵亦可以辱者乎故西漢書太史公敘英布曰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按布先事高祖有功封淮南王後舉兵反被討誅滅又豈不謂之不思而爭爲世大僇者乎

達人達兒不與物爭視權猶鴻毛之輕污則欲避輕則易棄避則無憾於人棄則無累於己

賤可不忍歟易去聲

漢賈誼鵩鳥賦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貪夫徇利烈

士徇名○老子益謙章曰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王充論衡曰且不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者則視爵祿猶糞土矣○晉殷浩曰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戰國策或謂楚王曰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也夫人能於權利之際輕於去就不介於意有何取怨於人遺累於己也○北魏崔大圓嘗言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夢河神求瓊弁玉

纓弗與榮季諫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

欺之忍第三十九

鬱陶思君象之披舜校人烹魚子產遽信

舜虞帝名受堯禪而有天下象舜之異母弟也書曰象傲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註云鬱陶者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

辭欺曰我之思君乃鬱陶爾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欺之不亦甚乎既詐之以辭而中心之愧自不能已故形之於外不能無慚色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孟子言在昔之時有人饋送活魚於子產子產遂使主池沼之小吏養之於池小吏將魚烹而食之卻詐言復命於子產曰始舍放時則圉圉焉而未紓少時則洋洋然而稍縱繼卽悠然自得而遠去也而子產遽信而喜之復重歎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校人欺子產亦已甚矣

趙高鹿馬延齡羨餘以愚其君祇以自禍

趙高欲專擅國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

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不敢言其過後高竟爲秦王子嬰誅故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秦人半死長城下○唐裴延齡德宗朝爲判度支奏檢閱左藏庫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庾陸宣公論裴延齡姦蠹書有云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云馬糞中得銀十三萬兩段疋雜物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又曰趙俱飲耳上笑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御筆題于壁曰無使後代嗟詶又甚於趙高者乎及延齡卒中外相賀互見貞元十年鑑○說苑指武爲曰昔者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七書龍韜吉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本無家臣之分而使爲有家臣則行詐以欺天莫大之罪也○詩大雅抑之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不忍絲髮欺君欺君臣子之大罪二子之言千古明誨趙宋胡寅曰寅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又魯宗道字貫夫眞宗朝爲東宮諭德上遣中使召公公與客飲酒肆移時乃歸中使入果問具如公言又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遠來與俱飲耳上笑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御筆題于壁曰魯直位至參政夫二公之言可爲將來訓誥故曰千古明誨俱見言行錄

人固可欺其如天何暗室屋漏鬼神森羅作僞心勞成少敗多

魯論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此蓋孔子有疾病而子路使門人爲臣治喪事而夫子病瘳後乃責子路曰由之行詐以欺天莫大本無家臣之分而使爲有家臣則行詐以欺天莫大之罪也○詩大雅抑之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註云屋漏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也射厭也思語辭謂人常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故雖暗室屋漏無物不體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左右不可測度況可厭怠而忽乎此衛武公作此以刺厲王亦爲自警恐有此失也○書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鳥雀至微尙不可欺機心一動未彈而飛人心叵測對面九疑欺罔逝陷君子先知詖遁邪淫情見乎辭噫可不忍歟叵普火切不可也詖彼義切

東漢靈帝時何進爲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主簿陳琳謂進曰易稱卽鹿無虞無虞人不可得也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見何進傳○李太白詩云輕言託朋友淫亂之事易搖惑聲能忍難忍諡之曰眞易去聲

慶源輔氏曰淫者最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夫淫色之事人最難忍能忍者男如下文柳下惠之類女如唐奉天竇氏二女皆有容色被賊剽掠驅迫臨壑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而死其妹繼投折足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表門閭勸其家役又有高郵露筋女者與嫂同過此地過夜天陰

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衙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郡人立廟祀之此皆不謂之能忍難忍論之曰貞而何

本傳并黍始元年鑑

路同女衙至明不亂鄰女夜奔執燭待旦

下惠之介魯男之潔日禪彥回臣子大節百世之下尚

柳下惠行遠而歸遇夜衙郭門外嗔閒有女子來同鑒風烈噫可不忍歟日禪當讀作密低

衙時天大寒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鄰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今子幼吾亦幼是為不納也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

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學柳下惠者未之有也見家語○夫日禪不近所賜之宮女彥回不從公主之私欲可見不失臣子之操節聞者莫不仰其高風故曰尚鑒風烈

憚之忍第四十一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見理既明委心變故疚居咎切

過論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司馬牛問君子而孔子答之如此言君子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

宮女出賜如在帝右西閣十宵拱立至曉

西漢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養馬賜姓金氏日磾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拜馬監遷光祿勳後為車騎將軍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見本傳及後元二年鑑○南北朝宋顧凱之畫魏明帝時為吏部尚書美容儀山陰公主欲與通詰以自侍召之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

能內省無病而自然無憂疑恐懼也夫見理既明委心變故之辭爲下張本也

中水舟運不詔河伯霹靂破柱讀書自若

說苑脩文篇韓禍子濟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也而子不用也韓禍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祖禰禍也未得祭河伯津人申楫舟至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惡我而改吾志不爲

我之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說文運動也

○晉夏侯玄字太初倚杜讀書暴風雨忽至靂靂破所倚柱玄衣服焦爛神色無變讀書自若見世說

何潛心於太玄乃驚遽而投閣故當死生患難之際見平生之所學隱可不忍歟

西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來於京師時大司馬王音奇其才薦爲待詔當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王莽篡位轉爲大夫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擬易時有劉棻從雄學奇字棻後坐事誅罪連及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後爲大夫至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見本傳○夫見理既明者容不爲霹靂而變志不爲舟運而移見理不明者聞使至遽投閣於此急遽之際乃見各人所學性理雅量之不同也

好之忍第四十二

楚好細腰宮人餓死吳好劍客民多瘡痏胡輒切好去聲

東漢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衛尉馬廖上疏曰夫改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寥馬援子也見本傳○戰國策楚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見越春秋吳王好劍鑄干將莫邪二劍越王允常進蟠郢魚腸湛盧三劍於吳

好酒好財好琴好笛好馬好鷹好鍛好屐凡此眾好各有一失人惟好學於己有益鍛丁貫切

晉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少放達嗜酒嘗曰得酒數百斛四時甘味左持酒杯右持蟹螯拍浮酒缸中便了一生矣比舍酒熟夜至甕下盜飲爲掌酒者所縛

明旦乃罷吏部也釋之後因酒廢職見本傳○晉祖約性好財適有詣約者見其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甚不平見本傳○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鼓琴以琴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逵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復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哺大怒見本傳○晉桓伊字叔夏小字野王譙國人與謝玄破苻堅以功封永脩縣侯善音樂好吹笛武帝召飲謝安侍坐命伊吹笛復撫箏歌詩云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者廢職好鍛者亡身之類獨有好聖賢之學纔有益於己故孔子曰吾舊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大衛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康言論放蕩害時敗教昭遂殺之鍛鍛煉金銀也亙見本傳并三國志漢景耀五年鑑○晉阮孚字遙集元帝時爲黃門侍郎性好屐適有詣孚者見其自理蠟屐因歎曰一生未知當自著幾量屐見本傳初祖約好財孚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其得失至於約見客意不能平孚見客色閑暢優劣始分蓋數子所好各有一失者謂如好酒者廢職好鍛者亡身之類獨有好聖賢之學纔有益於己故孔子曰吾舊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有失不戒有益不勸玩物喪志人之通患噫可不忍歟書曰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此西旅獻獒於武王武王受之而召公作此以戒謂凡見人所好之事或有過失不即告戒使改之見有利益之事而人不肯好又不勸勉使進之至流於玩弄異物喪失厥志此乃爲世人之通患也原夫以上所好之事稽諸今古非止此數人而已人物浩瀚得失不一難以畢舉

今特取同時所好并傳記有所考據者書諸於左以
足此義之義祈覽者恕其愚妄幸也

惡之忍第四十三

凡能惡人必爲仁者惡出於私人將謂我惡去聲下惡出惡我同
魯論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者至公無私
心所惡者皆當於理故曰能若出於人之私意至有
倒行逆施惡其人之所好而拂戾人之性豈不爲我
之讐

孟孫惡我乃眞藥石不以爲怨而以爲德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武子欲立子季孫愛子而
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子季氏飲大夫酒遂立武子
愛子悼子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
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氏若
死其如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註疢
丑刃切心熱病也藥石砭石也亦有乳石滑石
等類皆治病之物臧孫即臧紇也孟孫即孟莊子季
孫即武子也孟孫惡臧孫之爲人季孫愛臧孫成其

赤而芒焰堅亮聲中未幾亮卒唐太宗與房玄齡曰
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與廖立李平於南夷及亮
卒二人哭泣非至公能如是乎

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愛其士卒何
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
惡其餘胥儲胥館也漢揚雄傳稱武帝於甘泉宮外
增建儲胥館故長楊賦云木擁槍以爲儲胥故杜甫
云枹桑失儲胥又一說憎其人者惡其作者

鷹化爲鳩猶憎其眼疾之已甚害幾不免
晉孔羣志尚不羈時酥峻入石頭匡術有寵於峻一
日羣與從兄孔愉同行橫塘遇之愉止與語羣初不
罷去見左原傳夫張讓咸陳寔之德以免頼川之黨
難左原約林宗之慰而釋太學之仇讐也故云致惡
人之咸德能滅禍於他年也顏淵聚梁甫地之大盜
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見孔羣傳○
魯論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
後爲齊國之大夫段干木先爲晉國之牙儈後魏分
晉乃歸魏爲名賢見本傳註
惡之過當使無所容事窮勢迫激變而生亂也
仲弓之弔張讓林宗之慰左原致惡人之咸德能滅禍
勤忍盲蔵考註卷二 五三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勞之忍第四十四
有事服勞弟子之職我獨賢勞敢形辭色易稱勞謙不
伐終吉顏無施勞服膺勿失
魯論子夏問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謂凡有事則
爲弟子者當服其勤勞此是弟子職分當爲之事○
孟子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此孟子推明
公明高之意託舜之言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云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周幽王役使不均使大夫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作此以刺幽王來予謂不
曰獨勞而曰獨賢則其言思厚而未敢怨也孟子引
此答咸丘蒙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易謙九
勤忍盲蔵考註卷二 五四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三勞誰許予有終吉謂有功勞而能謙猶人所難君子能之故終吉夫子繫辭復斷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曾論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謂不欲矜伐己之善施張己之功勞於人或曰勞事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即顏淵也拳拳奉持之貌服膺也膺胸也饒氏註曰回每得一善則奮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也著陟略切

臺灣商務印書館 四部叢刊 初編縮本

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周人之所以事君惰農自安不肩作勞商盤之所以訓民黽音敏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朱子謂黽勉從皇父之役不暇致告勞苦也此周大夫作也

○書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盤庚欲爲遷都之舉而民興怨故告之如此蓋斯時商都在毫子河亦決之患欲遷於新邑因民敢出怨言乃告曰汝若不肯遷都以求安如惰農偷安不肯勞役於田則無黍稷之利也盤庚商君也

疾驅九折爲子孺之忠臣負米百里爲子路之養親嚮可不忍歟嚮許兩切

西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治尚書論語初元中舉直言任號令擢安定太守後遷益州刺史道至邛郲九折坂先是王陽守是州至此歎曰奉先人之遺體乃何敢乘此險後以病去官是尊復至其坂問其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尊遂叱其御疾驅之乃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後治河水有功上嘉之陞京兆尹秩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臺灣商務印書館 四部叢刊 初編縮本

斤數歲卒於官昆王尊傳○家語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矣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昔之忍負四十五

斟酒罷肉肌豐體便旦腹粉黛耳溺管絃此樂何極是

有命焉便平聲樂音洛

西漢哀帝寵極董賢而諫大夫鮑宣上疏曰今貧民菜食不厭柰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驅酒霍肉非天意也謂視酒如水漿視肉如藃蕈也見鮑宣傳○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曲眉豐頰輕身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知遇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勵忍齋叢註 卷二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臥薪嘗膽趙宋胡銓字邃之泰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累舉不第以范文正公薦於上官太常博士侍講號安定先生見而行餘又薦於漢叔孫通傳曰呂后與陛下攻苦耳獻公之子也遭驪姬所譖出亡在外凡十九年周食淡○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詐謂獨有孤遠之臣孽庶之子皆不得君親之寵而其操心專一而不敢肆其慮患精審而不敢忽故能通達事理○春秋越王句踐嘗與吳戰敗於夫椒餘兵棲會稽以大夫種計賂吳得釋返國嘗膽於坐臥即枕戈藉薪食必嘗膽終至強大以滅吳備貧賤患難人情最苦子卿北海上之牧羝重耳十九年之羈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難去聲羝都兮切牡羊也詳色忍貪忍

勵忍齋叢註 卷二 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爲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還匈奴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臲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適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詞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位列將爵願肝膽塗地今得殺之誠甘樂之願勿復言後得還須髮盡白封典屬國見本傳又備詳生忍○春秋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遭驪姬所譖出亡在外凡十九年周遊衛齊宋鄭楚秦等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後返國立爲文公遂霸諸侯備詳色忍齋朝不保夕生死在於

呼吸一息之間耳故能忍苦終享名祿羈旅者羈絆於客旅之途故范質云我本羈旅人

飯牛至曼繞不蔽骭牛衣臥疾泣與妻訣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慮可不忍歟骭脛也繞短衣也

新序衛咸衛人脩德不用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商旅貨車以適齊暮宿於齊東門外桓公夜出衛咸方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纔至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客卿○西漢王章字仲卿太山人素剛直敢言嘗學於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妻呵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臣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成帝時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奏日食之咎由王鳳專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耶不聽遂上上謂章曰微京兆誰言吾不聞社稷計後果爲王鳳所陷獄死眾

勤有堂叢書 卷二

無憂而何○說苑反質篇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敗之○范堯夫戒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五代王朴與世宗曰蒸儉節用以豐其財

人生用物各有天限夏潦太多至秋必旱

趙宋司馬光嘗與王安石廷辨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

約園刊本

瓦罐進煮粥孔子以爲厚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季
公庾郎二韭三韭音曆
船屬
說苑反質篇魯有儉者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
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如受太牢之饋弟子
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
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
以膳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鉶碗也甌補玄
切小盆也大口而卑下也○史晏平仲傳嬰者齊之
世家也事三公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
黃門監同平章事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奉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故記禮器云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註
云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
豆此但諭其極小也蓋晏平仲齊景公相也○魏季
崇爲尚書令家常止食韭菹滷韭崇客李元祐謂人
曰季令公一食一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
八間者大笑出雞跖集見類書非世說○庾杲之字
景行新野人仕南齊累遷尚書左丞性清儉食常韭

七種謂三韭也五見本傳
脫粟布被非敢爲詐蒸豆菜菹勿以爲訝食錢一萬無
乃太過噫可不忍歟菹側魚切說文
鮓菜也古作菹
脫粟者粟纔去殼而不舂也西漢公孫弘菑川薛人
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擢爲第一待
詔金馬門後位丞相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布被汲黯
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見本傳
○唐盧懷慎滑州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產玄宗朝爲
黃門監同平章事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奉

五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之具止一衣襲疾革宋璟候問見敝簀單籍門不
施箔日晏設食蒸豆兩甌菜菹而已見本傳○晉何
曾字顯考武帝時爲司空性豪奢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箸處大官所供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厚自奉養
過於人主卒於咸寧四年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
度名被九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沽亂肆行曰
醜宜謚繆醜公見本傳

貪之忍第四十七

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舜去四凶此居其一 饕土刀切
餮他結切

四凶者曰渾敦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此四人者不
仁之甚者也傳稱四凶書舜典曰流共工於幽州竄
三苗於三危三苗即饕餮孟子曰舜去四凶誅不仁
也又詳見頑嚚條

紈如打五鼓謝令推不去如此政聲實蕃眾怒紈都威切擊鼓聲

晉鄧攸字伯道元帝時爲吳郡太守載米之任不請
官祿但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爲中
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有迎送不受一錢百姓千餘

人牽攸船不得去臨夜遁去吳人歌曰紈如打五鼓雞
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見本傳

魚弘作郡號爲四盡重霸對基竟金三錠

南梁魚弘襄陽人從征討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
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
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見
本傳○蜀安重霸任簡州刺史貪賂無厭州人有油
客姓鄧者家富能基重霸冀得其財輒喚入州衙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見宋游道傳夫游道聞斯
言豈不慚衄於容乎考諸史傳稱游道執法太剛鯁
之終日不下數十字鄧儉立文且饑殆不可堪次日
又召或諷曰木不爲蚊何不獻賂遂獻金三錠獲免
出北夢瑣言

陳韜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後魏李崇字繼長頓丘人孝文時初爲荊州刺史改
授安東將軍宣武朝授萬戶郡公後孝明封崇爲陳
留侯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性好財賂販肆聚斂
時孝明靈太后宰左藏庫從者皆令任力負布絹即
以賜之崇與章武王融所負皆重多顛仆於地崇爲

傷腰融至損足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我明主見李崇傳并梁武帝天監八年鑑陳留章
武皆地名陳留謂李崇章武謂王融

北魏尚書鄭述祖等上書言尚書宋游道不臣之
言犯慢上之罪曰稱叟齊心懷盜跖欺公貢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見宋游道傳夫游道聞斯
言豈不慚衄於容乎考諸史傳稱游道執法太剛鯁

直不能容人又論曰游道明直自立任使爲累由此觀之以上數言乃是招人排擯之言今以取之爲足此箴之義非游道實然也苞苴者饋遺也

躁之忍第四十八

養氣之學戒乎躁急刺卵擲地逐蠅棄筆錄詩誤字醬膏流血覩其平生豈能容物醬五結切說文噬也覩敕艷切說文視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則躁急也○晉王述字懷祖爲揚州刺史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圓轉不止乃

下地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取納口中嚼破而吐之後既踏重任每以寬柔爲用生子坦之爲晉中書令見本傳○三國魏王思爲司農性急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集筆端彈去復來忽起逐蠅不去投筆擲地踏壞拔劍逐之○唐皇甫湜字持正元和中爲判官性急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之詬躍呼杖杖未至齧其臂血流見本傳○宋劉筠翻羹不怪

西門佩韋唯以自戒彼美劉筠翻羹不怪

戰國魏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戒筆錄

侯時爲鄴令○東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由司州內史遷東海太守後歷太尉性多仁恕簡略夫人欲試令悲適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見本傳

震爲決躁巽爲躁卦火盛東南其性不耐雷動風撓如鼓鑪鞴大盛則衰不耐則敗一時之躁噬臍之悔噫可不忍歟鞴蒲拜切吹囊也臍才西切齧也

易說卦曰震東方也爲雷爲決躁巽東南也爲木爲風其究爲躁卦夫震始爲剛故爲決斷急爲動故爲躁巽巽貞柔而多剛欲自所爲而不能自遂故其究極則爲褊躁不能安常之象故云不耐又曰雷風相薄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云雷風撓鞴皮囊鼓風之器鑪火函也蓋巽木生火位於東南值雷風鼓動猶鞴風扇火於函炎炎不息則成盛大之焰不可撲滅然而大凡物盛則衰故戰國策蔡澤曰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左傳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可及也謂人若不能忍耐一時之躁急必有顛躓之患雖有追悔不可及也

虐之忍第四十九

不教而殺孔謂之虐漢唐酷吏史書其惡酷苦沃切

魯論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謂凡爲政者必先敷五教於前然後舉明五刑於後罪諸不循教者若不預於告戒而即殺之則爲殘虐其民也此孔子答子張問四惡之辭也○漢之郅都張湯杜周唐之來俊臣

案元禮等及後嗇成之類皆爲酷吏傳列之猶楚檮杌也皆惡謚之名非嘉言善行也酷暴虐也

嗇成乳虎延年厝伯終破南陽之家不逃嚴毋之責

西漢酷吏傳嗇成南陽人也好尚氣勁武帝拜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毋值嗇成之怒其暴如此後義縱爲南陽太守聞嗇成家居南陽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嗇成破碎其家成坐有罪故云終破南陽之家見嗇成義縱二傳并元狩四年鑑○西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宣帝時任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後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戮囚大驚止於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幸得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顧乘刑罰多殺戮人豈爲民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我行矣去爲汝掃墓待之歲餘果敗人莫不賢其母故曰不逃嚴毋之責見本傳并神爵四年鑑屠伯屠宰殺六畜之人伯長也言延年殺人又甚於屠人殺六畜也故云屠伯

懇懇用刑不如用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東漢王暢字叔茂山陽高平人以清實爲稱桓帝時爲南陽太守聞嗇成家居南陽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嗇成井夷罷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言吏崇寬政教化大行見王

暢傳并延熙八年鑑

凡爾有官師法循良垂芳百世召杜龔黃噫可不忍歟

西漢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中甲科

爲郎宣帝時爲南陽太守躬耕農桑戶口增倍治行

第一視民如子禁止奢靡務爲儉約其化大行吏民

親愛號曰召父賜黃金四十斤增秩少府列於九卿

年老卒於官見本傳并元帝景寧元年鑑○東漢杜

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光武建武元年歲中三遷侍御

史後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又修理陂池

廣拓田土郡內比屋殷富時方爲召信臣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見本傳并建武七年鑑○西漢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不能捕制上選

遂爲太守召問何以治之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

可急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敕屬縣曰捕農器者爲良

民持兵器者乃爲賊賊開其令即時解散於是悉平

遂躬率儉約勸民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使民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積蓄後大爲水衡都尉

見本傳并地節四年鑑○西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

夏人也少學律令善爲吏宣帝時爲潁川太守使鄭

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以條教行於民

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見本傳并元康三年鑑謂

言凡有官守者宜取法於循理良能者爲模範使如

召杜龔黃之善政書之簡册是以著嘉猷於當世流

芳躅於他年故曰師法循良流芳百世

勸忍百箴考註卷二

驕之忍第五十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老子持而盈之章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富而致金玉

積滿其室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

必遺其咎

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魏侯受田子

方之教不敢以富貴而自多

戰國策魏文侯太子擊遇文侯之師田子方於道擊

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

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而失其國大夫驕人而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當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太子兒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如不聽何

書畢命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謂人若有此驕恣淫過矜伐誇大之失必將由惡以終而不變也○說苑

叢談篇云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見貞觀十六年鑑夫上田子方等先哲之言入而不聽則如之何也

昔賈思伯傾身禮士客怪其謙答以四字衰至便驕斯言有味噫可不忍歟

北魏賈思伯字仕休益都人也武帝朝爲任城王澄軍司至肅宗明帝時以思伯爲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

勘忍百箴考註卷二　李九四明皺書　約園刊本

矜之忍第五十一

舜之命禹汝惟不矜說告高宗戒以矜能聖君賢相以此相規人有寸善矜則失之說悅同賢相之相去聲

書大禹謨舜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書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功此傅說進戒高宗之辭也夫舜禹高宗之聖君傅說之賢相以之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生素嗜酒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若不可有所

此嘉言規戒言人乍有分寸之善若使矜誇即便失之故老子戒者不立章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問德政而對以偶然之語問治狀而答以王生之言三帥論功皆曰臣何力之有皆爲爲臣若此後世稱賢去聲

東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儀受施氏易光武朝先爲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

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因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拜遂爲水衡都尉見本傳○左傳成公二年魯衛患齊侵伐俱如晉乞師以伐齊晉使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敗齊師於鞌華泉獲齊甲車八百秦成於晉於是晉師歸以賻玉磬賂晉復魯衛侵地求成於晉景公勞之曰子之力也郤克對曰君之訓也二三

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勞士變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勞樂書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註庚者荷庚也時將上軍而變爲上軍佐代行故讓言庚所命也厭彥言二音廣韻有底甑也逢丑父齊之車右也士之用命將士之用命也夫爲臣者苟能如此謙遜不伐使後人聞知皆稱其賢也

文欲使屈宋衙官字欲使義之北面若杜審言名爲虛誕噫可不忍歟誕徒旱徒旦二切大也

唐杜審言字必簡子美祖也襄州人擢進士中宗朝爲修文館學士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見杜審言傳如此誇耀後世稱爲虛矜放誕之言不以爲美也蓋屈原宋玉之文俱超今古而王羲之之字獨步當時者也

侈之忍第五十二

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來禍來而福去樂音洛

趙宋司馬光與王安石論曰天地所生財物百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書旅獒曰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唐柳公綽上憲宗大醫徵曰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戰國策淳于髡謂齊威王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註若人遭禍而能悔過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福而爲驕則福去而禍來備見下文

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爲蒸豚百婢捧食器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爲美

以警後人戒此矜侈詫丑亞切誇也侈尺氏切

晉王敦字處仲與從弟王導俱遊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固不肯持酒美人行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敦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以上見王敦傳一說石崇使美人行酒不見傳記按王愷乃文明皇后之弟也又石崇嘗與王愷以蠟燭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崇後爲趙王倫所誅

崇毋兄妻子皆被害太史斷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悔過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羅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遼迤亙以山川之外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樂極悲隨見石崇傳金谷崇別館也○晉王濟字武子尙常山公主擢侍中父渾平吳有功爲尙書僕射宗黨強盛風流豪爽氣盡一時時武帝嘗幸其家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皿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襜襦以手擎飲食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見世

說及本傳謂言此數子之豪邁富侈適爲踰禮僭用之愆非懿德之美致有敗亡之禍書此於簡冊以爲後人之鑒戒焉故曰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居則歌童舞女出則摩轄結駟酒池肉林淫窟屠肆三辰龍章之服不雨而霤之第霤力救切屋水流也轄音慧晉元嗣子謚好學有才思權過人主歌童舞女極斯養傳翼之虎皁隸人立之豕僭擬王侯斃災天地廝音斯

斯析薪爲廝炊爨爲養又曰趨廝走養總皆是驅使奴僕之賤司馬溫公曰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虎而翼者也○楊子淵鑒篇稱酷吏云虎哉虎哉結駟連騎軿車軸頭選一時後爲趙王倫所殺○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也○左傳士臣皁輿輿臣隸隸者隸屬於吏故官府趨役者曰皁隸左莊八年齊侯襲

公田於貝丘見大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音和嵇字長興汝南西平人惠帝時拜太子少傅家產豐富擬於王者見本傳○嵇奚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乃遊雒陽車騎輜重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稽紹天地之貴倾動前朝熏灼四方

鬼神害盈奴誓利財巢覆卵破悔何及哉噫可不忍歟易謙卦彖曰鬼神害盈福謙○石崇爲奢侈之過被收乃歎曰奴輩利吾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吝遂斬之詳見聲忍及本傳○東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何進辟融先爲侍御史出爲北海相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枉奏融棄市在北海欲規不軌大逆不道書奏下融獄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全否二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者乎遂殺兒世說及本傳并建安十四年鑑各有詳略不同傳稱融被收二子方弈棋而不動左右曰父執

必也臨事敬懼而莫忽乃能成其事而不敗者平○書盤庚曰安有巢穴而不奠厥攸居乃不服厥命乃猷黜乃衆○猷與猶同黜音勿

勇之忍第五十三

暴虎馮河聖門不許臨事而懼夫子所與與者許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子路問夫子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路自負其勇而意夫子若行軍必與己同爲問而夫子乃以不許而戒之曰可而無謀則事不成不懼必致廢事

勇之與舍二子養勇不如孟子其心不動舍上聲

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孟施舍之養勇也不知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夫子之養勇則爲勇之養勇務爲必勝爲主專於敵人舍之養勇無懼爲主專於守已孟子之不動心只是盡心知性無所疑惑道明德立動則合義自無畏怯固異於黝舍也

故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聖人格言百世詔誥噫可不忍歟

魯論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此子路問君子尙勇乎而夫子答之如此此君子小人以位言之謂在上之君子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逆理而爲亂若在下之小人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悖肆而爲盜也故曰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可有蓋子路好勇而夫子救其所失此乃孔聖之嘉言能告戒於將來故云

百世詔誥

直之忍第五十四

晉有伯宗直言致害雖有賢妻不聽其戒

左傳成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賢而鯁直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盈懼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於是果爲卻錡等譖於晉侯厲公殺之

札愛叔向臨別相勸君子好直思免於難（好難皆去聲）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諸國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晉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叔向曰吾大夫也謂宜危行言遜以自免於禍難矣

直哉史魚終身如矢以屍諫君雖死不死夫子稱之問者興起

魯論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如矢言直也史魚衛大夫名鰌也○家語困誓篇云衛遽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於客位乃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斯夫子稱其直

於是果爲卻錡等譖於晉侯厲公殺之

時有汙隆直道不容曲而如鉤乃得封侯直而如弦死於道邊枉道事人竊名喪節直道事人身襲木鐵噫可不忍歟（噫許規切歎也喪去聲）

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隆
道汙則從汙○魯論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註陳定宇發明曰直道難容雖
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東漢五行志順
帝末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以
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
封樂鄉侯趙戒封厨亭侯以應其讖蓋李固杜喬等皆
有將帥材執義被誣而皆下獄死而胡廣趙戒回從

得寵故云備見李固等傳及桓帝帝紀註○隋馮慈
明爲兵部尚書爲李密所執欲降之答曰直道事人
有死而已遂遇害史稱其干載之後凜然如生○司
馬遷書曰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
金鐵受辱見文選并本傳

急之忍第五十五

事急之弦制之於權傷胷捫足倒印追賊誑梅止渴扶
背悞敵扶且粟切打也

謂事有忽然猝至猶弓弦之急須以權變制之則可

不然則危如漢光武王滹沱河迫於王郎之急而王
霸詭言冰合而獲濟後光武曰王霸權以濟事皆此
類也見王霸傳○史漢王高祖與楚背軍廣武因數
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漢王捫足曰虜
中吾指耳創發扶病出戰以制其下廣武地名在敖
倉西三室山上彼時漢楚皆駐軍於此○唐德宗時
有叛臣朱泚寇襄城上徵涇原兵救之節度使姚令
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圖寒雨攜子弟來冀有厚
賜既至一無所賜惟糲食菜餚眾怒擐甲張旗鼓譟

上遽命賜帛人二疋眾益怒射殺中使遂入城百姓
震駭上與諸王公主如奉天今陝西乾州也城眾奉朱泚入
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遣韓旻將精兵一千聲
言迎駕實襲奉天時司農段秀實謂將吏岐靈岳曰
事急矣遂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
未至乃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見段秀
實傳并建中四年鑑○三國魏武曹操行役失汲道
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軍
士聞之口皆水出乘此得及前源見世說○東魏侯

景等圍獨孤信於金墉信告急於北魏丞相宇文泰泰進軍灞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率輕騎追景於河上景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羈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而收追者也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龍東註云沾濕衣服貌見梁大同四年鑑并隋書李穆傳

判生死於呼吸爭勝負於頃刻蝮蛇螫手斷腕宜疾(上聲)冠貫(古玩切)拯烝(上聲)呼

而救火揖而拯溺不知權變可為太息噫可不忍蛟鳥

謂夫事急之際能以權變制之則生且勝否則死且殆分判在於呼吸一息之間故陸邕望曰蝮蛇一螫手肚壯疾解腕謂言蛟蝮蛇蛟一肆毒於手即當速疾斷去其手腕遲則毒流肢體此制急之術也○唐陸贄上德宗六失有曰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是也嚴牆之將覆者也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嚴牆桎梏皆非正命體受歸全易簣得正桎之日切梏古沃切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已孔子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白帖三國魏王經為事被收泣辭母母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守死善道語錄云如比干之死方能善道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何恨之也故魯論曰篤信好學壓之禍桎足械梏手械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牆者同皆人自取非天所與俱非正命耳○

著政論略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俗士苦不知變又西漢賈誼上疏曰可為長太息者六

死之忍第五十六

人誰不欲生罔之生也幸而免自古皆有死死得其所道之善

孟子曰義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魯論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註罔不直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生也幸而免註罔不直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循而行之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其生特幸免而

記袞冕黼舃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曰吾聞諸曾子曾
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父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記桓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
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
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能易也起而易
之曰我得正而斃焉舍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元曰
平簣又見曾子本傳
召忽死糾管仲不死三歸三浴民受其賜讀書叢說許
覲切
莊子外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
八年并吏齊世家及國語
陳蔡之厄回何敢死仲由死衛永安於義

春秋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襄公庶弟
也及無知弒襄公無知襄公庶弟也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人以兵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
殺公子糾於笙之生竇召忽死之糾桓公弟也仲忽糾之傅也生竇地
名召忽義不生辱故從糾死桓公既立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必
治國家者則其舊臣爲吾乎臣之所不及舊臣者五乃
使人請於魯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
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
受之而退比至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而與坐

而問焉遂以爲相註云三歸者以娶三姓女也
蘇魯論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註受管仲之惠澤也此答子貢問管仲
不能死之辭也大抵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
樹功蓋桓公兄也合立當事之子糾弟也不當輔之
以爭國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事見左傳莊公
八年并史齊世家及國語
陳蔡之厄回何敢死仲由死衛永安於義
莊子外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
任屯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家語楚
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相
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議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
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
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絃歌不
衰○魯論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蓋孔子過匡人所圍之難而顏淵相
失在後既而後來而夫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爲死矣
而顏回答之曰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而赴之

今夫子率在則回何敢犯匡人之鋒乎○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又名季路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太子蒯聵自戚入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時子路仕於孔氏之邑宰聞之將入門已閉矣子羔曰弗及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及入太子下石乞孟黶擊之以戈擊子路斷子路冠纓而死故魯論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陳定宇發明其說云使子路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而子路終不能也朱子又曰子路事輒不去卒死於難徒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又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又見禮忍

百金之子不騎衡千金之子不垂堂非惡死而然也蓋亦戒乎輕生嗚呼不忍歐惡去聲去聲

西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峻阪時中郎將袁益並車轡上曰將軍怯乎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遊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驾六飛馳下峻有如馬驚車敗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見袁益傳衡者殿邊欄楯也垂堂者垂於堂之邊也人遊於此恐有墜隳之患○以後孫伏伽亦用此語諫太宗

生之忍第五十七

所欲有甚於生寧舍生而取義舍上聲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註生活也固重矣是我心所欲義天理之所宜則尤重焉亦我心之所欲也二者時或不得兼有鄙卻生而取義之尤重者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苟遭之變

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不得其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爲愈也

故陳容不願與袁紹同日生而願與臧洪同日死元顯和不願生爲叛臣而願死爲忠鬼天下後世稱爲烈士讀史至此凜然生氣

東漢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長袁紹奇之與結友好以洪爲東郡太守時與曹操圍維丘甚急洪從袁紹請兵將赴難紹不與洪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舉

兵圍洪歷年糧盡城陷生擒洪紹謂曰今日服未洪紹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多殺賢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時在紹座謂紹曰將軍舉天下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牽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見殺在座者無不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見臧洪傳并獻帝興平二年鑑

四世五公者謂袁安及子敞孫湯曾孫逢隆也○南梁武帝時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魏歸梁魏安東長史元顯和舉兵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曰與翁皆出皇家翁以地叛獨不畏長史乎法僧猶欲慰之顯和曰我寧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法僧即殺之見普通六年鑑○東漢馬援謂孟冀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何能死兒女手乎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趙宋楊由義與胡昉使金國不肯拜曰若死此則做得箇忠孝鬼千載之下

奴之明年李陵降於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與武置酒設席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父子無功位列將爵願得肝腦塗地死無所恨願勿再言王必降請效死於前陵喟然歎之泣下沾衿決去後昭帝即位數年與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使匈奴時有常惠夜見漢使教漢使者言上射上林得雁足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還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於強壯出及還鬚髮

盡白封與爵國見本傳常惠漢人隨武陷匈奴者○
李陵字少卿廣子也天漢二年爲別將擊匈奴戰敗
降虜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漢遣公孫遨迎之不還誅其族會蘇武陷匈奴嘗置
酒與飲後武還陵復置酒賀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別後終單于見蘇武李陵傳○宣帝甘露三年圖功
臣大司馬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十一人於麒麟閣李陵
降虜誅族故曰不得並祀於麟閣

滿之忍第五十八

伯益有滿招損之規仲虺有志自滿之戒夫以禹湯之
盛德猶懼滿盈之害虺許偉切
書大禹謨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此大禹誓師伐有苗而伯益贊佐于禹之辭
言天道雖遠惟德可以感動無遠不被其澤況苗民
復斯言守身之本噫可不忍歟分去聲
晉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安帝時爲晉州刺史諸葛長民貽敬宣書曰世路方汲富貴之事
相與共之敬宣報書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

謙固天道之常耳○昔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
懷懋我德而慨志自滿九族乃離此湯既勝夏而仲虺作此以告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吾敢當見劉敬宣傳○易損易之用二簋可用享集疏徐氏曰易之用乃問辭也二簋可用享答辭也古者享禮以四簋爲中陳饋八簋爲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亦可用享也註損減省也故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謂言使後人聞斯言者曰能三玩其旨適足爲守身之根本也

快之忽第五十九

自古快心之事聞之者足以戒秦皇快心於刑法而扶蘇諫制之書漢武快心於征伐而輪臺有晚年之悔所以優民朕不敢聞司馬公曰孝武能晚年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見征和四年鑑謂夫以上快心之事聞者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荀子大略篇云人有快則法度壞漢刑法志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道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躬操文墨秦史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今天下已定士則學習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由是坑儒焚書專用秦法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高與斯謀乃相詐爲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曰扶蘇爲人子不孝賜劍自裁扶蘇自殺見李斯等傳初始皇被書坑儒而扶蘇諫曰

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至是殺之○西漢武帝在位窮兵黷武好事四夷至晚年有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民困老弱孤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欲起亭障是勞擾天下非所以優民朕不敢聞司馬公曰孝武能晚年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見征和四年鑑謂夫以上快心之事聞者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人生世閒每事欲快快馳騁者人馬俱疲快酒色者膏肓不醫快言語者駟不可追快鬬訟者家破身危快然諾者多悔快應對者少思快喜怒者無量快許可者售欺與其快性而蹈失孰若徐思而愼微噫可不忍歟音售

詩

快馳騁人馬俱疲者卽相如校獵賦云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抗五官切抗

當作梡吳祕註揚子梡者刮磨也○快酒色財貨不
醫者卽春秋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醫曰疾不可爲
也是謂近女室又曰在肓之上膏之下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醫也快言語駟不可追者卽鄭大夫鄧
析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追也快鬬訟家破身危者如
人健於爭競鬬訟者卽破散家財危殆身命也快然
諾多悔者卽老子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也快
應對少思者卽子路率爾而對也快喜怒無量者量
界限也如英布初見高祖踞跣則怒欲自殺後見供

帳卽喜以過望之類快許可售欺者謂其輕於許諾
人物者必至後悔至用大小斛斗長短丈尺相瞞賃
欺於人也與其快性而蹈失者卽范質詩云苟不愼
極機災危從此始是也敦若徐思而愼徵者禮記曰
謹思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新安陳氏曰君子當隨
事隨處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
其則矣○揚子修身篇云君子徵愼厥德悔吝不至
董仲舒對武帝曰愼徵者謂

取之忍第六十

取戒傷廉有可不可齊薛餽金辭受在我餽求位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謂不能精察審處
當其可否而過取之則固傷害於廉潔介守之操也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
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註兼金好金價兼倍常也鎰

二十兩蓋在薛有兵難設戒備之心義所當受在齊
則無所處之事義所不當受也或辭而不受或受而
不辭者在我皆皆當其義也
胡奴之米不入脩齡之甑釜袁毅之絲不充巨源之機
杼計日之俸何慚暮夜之金必拒
晉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時陶胡奴爲烏程令送
米一船與之卻不肯收直答曰王脩齡若飢自就謝
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送米見世說胡奴陶侃之子
也謝仁祖鯤之子也安從兄名尚時爲鎮西將軍也

○晉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貧少有氣量介然不羣先任吏部郎後遷尚書以母老辭職疏十上乃聽帝以濤清儉加賜牀褥裀帳禮秩崇厚時莫與比初濤布衣家貧及居榮貴愼儉約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觔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見本傳○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安帝時舉茂才先任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令王密乃故荊州所舉茂才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中子秉字叔節明帝時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籍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見本傳○南宋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名歷位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懷金一鋌彥回曰公自應得官求清閒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公自應得官何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慚收金而

去彦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見本傳
○東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舉賢良拜議郎桓
帝時爲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寇美稷東羌而奐擊破
南匈奴東羌豪感奐恩德上奐馬二十匹先零酋長
又遺金鎰八鎰奐並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
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還之似此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見本傳及
永壽元年鑑鎌居御切說文器似夾鍾莊子云以金
爲之○西漢丁俊佐漢有功高帝即位剖符作誓名

藏金匱石室言今脩齡等清白之名亦猶是也故曰
千古清名照耀金匱

與之忍第六十一

富視所與達視所舉不程其義之當否而輕於賜予者
是損金帛於斃士不擇其人之賢不肖而濫於許與者
是委華衮於狐鼠予上聲

戰國魏文侯欲立相問李克曰季成與翟璜孰可李
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爲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
人之相定矣○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法也謂取與
之際不量度義之當與不當與而一槩輕於妄與者
如將金銀布帛棄捐於糞土之中也狐妖獸也鼠穴
蟲也華衮貴者之服也天子龍衮故谷梁傳序云一
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謂不用人之賢與不肖而濫
於付與者正猶委此貴服於彼賤類也○史唐玄宗
朝判度支奏怗藏充物上帥羣臣觀之視金帛如糞
土賞賜無限○孔叢子子思云吾聞饋人之物不肖
者受之如棄於溝壑○又說苑子思居衛縕袍而無

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
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之妄與人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
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春秋不與衛人以繁纓戒假人以名器孔子周公西之
急而以五乘之與冉子隱可不忍歟繁音
頞
左傳成公二年衛使孫良夫侵齊齊師次于鞫居孫
良夫退囲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良夫以免衛以邑
賞于奚于奚辭請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加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註曰繫纓者諸侯之制以朝于君者也○魯論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註云子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冉子名求皆孔子弟子也言公西赤嘗爲孔子使於齊國尤子冉求爲赤母請粟於孔子孔子言與之六斗四升之一釜冉求再請加益之孔子言與十六斗之一庾而冉子乃私與之十六斛之秉者五而孔子乃曰非赤來曰盬取足而已安貧養恬

晚稼曰非赤來曰盬取足而已安貧養恬

宋周顒字彥倫顒七世孫也仕宋爲國子博士管於鍾山西立隱舍沐浴則儲之清貧寡慾終日長蔬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有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子周急不繼富註云子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冉子名求皆孔子弟子也言公西赤嘗爲孔子使於齊國尤子冉求爲赤母請粟於孔子孔子言與之六斗四升之一釜冉求再請加益之孔子言與十六斗之一庾而冉子乃私與之十六斛之秉者五而孔子乃曰非赤來曰盬取足而已安貧寡慾○陶潛詩云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無以知爲謂之養恬註曰知周萬物而淡然自若若謂之養恬

巧於鑽刺郭尖李錐有道之士恥而不爲

北魏郭景尚字思和太原人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諮事稽龍世號郭尖將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見郭祥傳

○北魏李崇子世哲性謹率供奉蒙侈少經征役頗有將材爲三關別將討蕃蠻大破之孝武時爲後將軍拜鴻臚卿又遷相州刺史性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達時高達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

蹴踏也不屑謂爲不潔也乞人丐乞之人言斯人尤飢渴之甚者欲得飲食之最急而猶惡其不潔寧死而不食也

簞食豆羹不得則死乞人不屑惡其蹴爾惡去聲蹴七宿切

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與之乞人不屑也簞竹器也食飯也豆木器也羹湯也

李雖見李崇傳○有道之士恥而不爲者即傳所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若郭李所爲之事實恥之而不爲也

古之君子有平生不肯道一乞字者後之君子詐貧匿富以乞爲利者矣故陸魯望之歌曰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人留鬚眉奴顏婢膝眞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噫可不忍歟

陸魯望唐人隱三吳自號江湖散人乃著歌曰江湖散人歌有曰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眞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謂世俗所謂此美好男子我見其與婦女何異特留其鬚眉得名爲男子而善其柔順俯仰之奴顏逢其側媚逢迎之婢膝眞類乞丐之態度卻反指正直之人爲狂妄癡愚其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孟嘗君問門下客誰能爲文收責於薛馮驩署曰能孟嘗君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乎驩曰願之於是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寡有者驩至

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客文選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更代侍奉出入乘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孟嘗君問門下客誰能爲文收責於薛馮驩署曰能孟嘗君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乎驩曰願之於是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寡有者驩至

求三得若非長者怒盈於色維昔孟嘗傾心愛客比飯

求之忍第六十三

人有不足於我乎求以有濟無其心休休馮驩彈鋏三

刺世俗之澆薄如此

弗恤焚券弗責欲效馮驩之過求世無孟嘗則羞欲效

薛晃其貧不能與者悉取券焚之長驅到齊晨求見孟嘗怪其疾衣冠而見之曰來何疾也何市而反對曰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所寡者唯義耳與君市義而彰君之善聲也孟嘗乃拊手而謝之後期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於道中孟嘗謂驩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

償債安得惠開給喪誰是元振曄可不忍歟

南梁浦惠開少有風氣涉獵經史拜益州刺史將還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廢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其趣不常如此見謝思話傳

○唐郭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歲與薛稷等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喪服者扣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給喪元振盡與之無少吝不質名氏稷等歎駭後仕武后睿宗玄宗三朝位至平章封代國公見本傳

失之忍第六十四

自古達人何心得失予文三已下惠三點二子泰然曾

無慍色

魯論記子張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註云慍含怒意也子文楚之上卿令尹也其人三登仕爲令尹之官而喜不形於外三罷其職而怒亦不形於外蓋其心休休焉而得失何關與焉○下惠柳下惠姓展名禽魯大夫嘗爲魯國士師之官三見黜於君而不去故魯論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詳註云柳下惠時不用而遺佚則不怨身不達而阨窮則不憫憫憫也子文又見喜忍下惠又見直忍

銀杯羽化米斛雀耗二子淡然付之一笑

唐柳公權文宗朝充翰林學士而主藏奴盜用嘗貯銀杯盂一笥緘識如故而器皆亡而奴妄言叵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見本傳○南梁張率字士簡十二能屬文天監中爲司徒性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童賫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耗

其太半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穀不
研問見張裕傳
蓋有得有失者物之常理患得患失者目之爲鄙塞翁
失馬禍兮福倚得喪榮辱奚足介意噫可不忍歟寒喪皆去聲
徽庵程氏釋一治一亂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事
理在人者有得有失○魯論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註云鄙者庸劣之謂得者得其富貴

權利謂此鄙夫未得富貴權利之時則惟患不得之
既已得權利富貴之時則又惟患其或失之也○淮
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號塞翁也其馬亡入胡
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
馬而歸人皆賀之翁曰此何詎不爲禍時家富馬良
其子好騎墜而折髀人皆弔之翁曰此何詎不爲福
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足
故父子得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
於梁商有曰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如癰飢於附子
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斷咽喉○列子說符篇云
兮禍之所伏
利害之忍第六十五
利者人之所同嗜害者人之所同畏利爲害影豈不知
避貪小利而忘大害猶痼疾之難治鴆酒盈器好酒者
飲之而立死知飲酒之快意而不知毒入腸胃遺金有
主愛金者攫之而被擊知攫金之苟得而不知受辱於
獄吏攫居縛切
苟子榮辱篇云好利惡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
所以求之道則異○淮南子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

大害○痼疾久固之病也故曰難治喻夫貪利忘害
之人心亦猶是也○劉子利害篇云利害者得失之
本得失者成敗之源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
常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命異鵲以
見利而忘身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
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又曰鴆酒盈巵渴
者弗飲非不渴也飲而立死故漢書霍諝傳諝奏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止見金不見人○東漢樂羊子河南人舊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見列女傳

以羊誘虎虎舍羊而落穽以餌投魚魚食餌而忘命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穽搖尾而求食○史蔡澤謂應侯曰且夫翠鵠犀象

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之智非不足於避辱遠死也而所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見木傳○孔叢子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鯛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鯛魚鯛魚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餌之餌鯛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鯛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虞公耽於垂棘而昧於假道之詐夫差豢於西施而忽於伐齊終於為俘之禍夫貪患

者吳王噫可不忍歟匕卑履切匕首劍屬形似匙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恐其禍至因田先生薦得荆軻既至太子避席曰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誠得天下之勇士使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唯荆卿留意焉荆卿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乃有報太子於是求得趙人匕首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立死乃裝於圖軸遣軻行既至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見燕使者於咸陽宮軻奉圖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之引匕首擿王不中軻死之按刺客傳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言不索求何能有所得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鱄設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設諸言我母年老我子年幼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幼託光光曰

我爾身也言我身即汝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之親戚皆分立兩行夾之每門戟十枝每戟三人夫以上四君所貪者利也利之所在各有所失豈不謂利爲害影者乎

頑闇之忍第六十六

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凶不道忠信之言曰闇頑闇不友是爲凶人其名渾敦惡物醜類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唐虞之時其民淳書此以爲戒秦漢之下其俗澆習此不爲怪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闇不友是於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皆上聲即驩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謂之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闇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即鯀縗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謂之饕餮即三苗也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

如一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註魑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卽木石之精怪也○漢書王莽傳云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蓋上古之世民俗淳厚故書此以爲警戒後世風俗漸薄習此爲常不爲怪異也

蓋凶人之性難以義制其吠噬也似犬而猶其抵觸也如牛而羈待之以恕則亂論之以理則叛示之以弱則侮懷之以恩則玩當以禽獸而視之不與之鬬智角力者卽西漢書匈奴傳云夷

狄之人聖王以禽獸畜之不與誓約不就攻伐○夫以上數子雖則頑囂如是然皆取禍以自滅遺無噍類豈不謂之自陷於刑戮而煙滅燼息者乎燼音贐又音醮火炬也○老子歸元章云守柔曰強任信章云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又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魯論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馬融謂顏淵也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斬之玄宗惜其才而赦之後遂反致亂之類也論之

不與之計較也

不平之忽第六十七

不平則鳴物之常性達人大觀與物不競

韓文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不平者乎○漢賈誼鵩鳥賦曰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大雅桑柔篇云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彼取以均石與我以錙銖彼自待以聖視我以爲愚百黍爲一銖六銖爲一錙二十四錙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均爲一石大而化之之爲聖又聖者通也愚蠢也暗昧也謂言彼自取以均石之多御與我錙銖之少彼自稱爲聖者之尊卻視我爲愚者之卑實誼賦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此皆是不平也

同此一類人厚彼而薄我我直而彼曲屈於手高下人所不能忍爭鬪起大禍我心常淡然不怨亦不慫彼強而我弱強弱必有故彼盛而我衰盛衰自有數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與秦人侵鄭五月至城麇鄭邑也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穿封戌楚大夫二公子爭其所獲皇頡之功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楚大夫正曲直於伯州犁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封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乃反其言是王子圍獲也故戌怒抽刀將殺圍圍走遠追之弗及似此不平致有爭論起禍之端於我則皆能忍之淡然不介於懷何怨○西漢何奴傳云強弱有時○揚子先知篇云聖人之法未嘗不圖盛衰焉所以宋宰相范質詩云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

人眾者勝天天定則勝人世態有炎燠我心常自春曛可不忍歟燠音郁熱也

春秋伍子胥以吳師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尸

鞭之申包胥使人謂子蚤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態者世人之態度言隨其人之炎涼之勢奔走趨附退謝我心則不然常如春氣溫和也

不滿之忍第六十八

望倉庾而得升斗願卿相而得郎官其志不滿形於辭氣

倉庾藏穀物之宇也又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又庾十六斗之量器也卿九卿也太常卿掌禮儀祭祀光祿卿掌宮衛士

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今掌御膳衛尉卿掌宮衛士太僕卿掌車駕廷尉卿平獄大鴻臚卿掌贊禮宗正卿掌掌宗室大司農卿掌錢穀少府卿掌服御諸物者也相宰相又曰丞相也相有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郎官縣令邑宰也謂言人心所慕者廣大所得者卑微豈不有不滿辭氣形諸言貌之間者哉此為下張本也

故亞夫之快快子幼之嗚嗚或以下獄或以族誅

西漢周亞夫景帝時封條侯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七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勿忍百箴考註 卷三 四八 四明鄧氏書 約園刊本

淵明之賦歸揚雄之解嘲排難釋忿其樂陶陶

晉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潯陽人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郡守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乃歎曰我不能五斗米折腰拳拳以事鄉里小兒邪遂解印綬去縣歸田園因賦歸去來辭以自況其辭有曰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之句○西漢揚雄作解嘲文以寄意託人嘲己以自答之故曰解嘲其實幾時之意而詠歎之也其文有曰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之辭○史魯仲連傳所謂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晉劉伶沛國人酒德頌云無思無慮無樂陶陶

多得少得自有定分一階一級造物所靳宜達而窮者陰陽爲之消長當與而奪者鬼神爲之典掌付得失於自然原神怡而心曠寬可不忍歟

階級即土之爵祿品級也謂祿之厚薄莫不皆由天賦於人之造物素定而不可出位妄求也宜達而窮者如原憲清靜守節宜其顯達而反貧窮所居之室桑樞甕牖上漏下濕陰陽即易之道也爲之消長者猶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之類也當予而奪者如伯牛以德行著名宜當與之考壽而反嬰惡疾而奪其壽故孔子稱其命也夫鬼神者亦陰陽之理也爲之典掌者猶云鬼神害盈而福謙之類也○宋范文正公岳陽樓記云登斯樓者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聽讒之忍第六十九

自古害人莫甚於讒謂伯夷涸謂盜跖廉賈誼弔湘哀彼屈原離騷九歌干古悲酸涸胡困切水竭貌

西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絳灌之徒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抑鬱不自得時經湘水追悼屈原作文投水弔之以自愉其辭有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分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翔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涸兮謂跖蹻廉貪鄙兮銛刀爲銅隨卞

隨湯讓天下而不受者夷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遜國而逃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孟子稱聖之清者也皆古之廉潔者今反謂之涸濁跖蹻莊蹻也皆秦楚之大盜也今反謂之廉皆爲讒口所移害之甚也莫邪寶劍今反謂之鈍鉛刀鉛錫本質懦鈍最爲無用今反謂之銛利偷讒口頭倒如此

○屈原者楚臣與楚國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職掌王族入則與王圖事出則應對諸侯王甚珍之同列上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

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其辭有曰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阻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時秦昭王以書誘楚懷王會武關屈原諫王無行王不聽遂被拘而不返而楚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復作九歌天問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之將危遂赴汨羅之淵而死其後百餘年賈誼亦遭讒被黜故作文以弔之特刺讒人之害物也互見楚辭及賈誼傳離騷顏師古曰離遭也騷憂勤也而逃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孟子稱聖之清者也皆古之廉潔者今反謂之涸濁跖蹻也皆秦楚之大盜也今反謂之廉皆爲讒口所移害之甚也莫邪寶劍今反謂之鈍鉛刀鉛錫本質懦鈍最爲無用今反謂之銛利偷讒口頭倒如此則孝子爲逆君聽之則忠臣爲賊兄弟聽之則牆鬬夫妻聽之則反目主人聽之則平原之門無留客噫可不忍歟 閱與入呼

巧言詩小雅篇名小序言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刺幽王也其二章有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註云亂之所以生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巷伯詩小雅篇名巷者宮內道也伯者長也主宮內道之宮長者也卽寺人也小序言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以刺幽王也故云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卒章又云寺人孟子作于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孝子爲逆卽申生伯奇之類是也忠臣爲賊如
眞誼屈原及乎吳之伍子胥殷之比干宋之岳飛之
類是也○詩小雅棠棣篇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言兄弟在牆內不能無小忿相鬬然或有外侮而來
則必同心併力以禦之○易小畜九三爻辭曰夫妻
反目不能正室言夫失爲夫之道不能正其家室至
於夫妻之閒而有怒目相視者也○戰國策趙勝號
平原君門下食客常數千人適鄰有躄者勝美人臨
樓而笑之躄者造門請斬笑者頭勝不肯斬客漸去

後斬而詣謝之客復來備詳笑忍

無益之忍第七十

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此召公告君之言
萬世而不可忽
書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謂言不可作無益之事而害有益之事然
後事功乃成不可貴重遠方奇異之物而輕賤民常
用之物然後民用乃恆給足此武王克商之後而
西旅乃獻大高四尺者曰獒武王受之時召公職居

如王穀跨俱兩切又作拘
桑椹取實爲膠

楚隋侯出見蛇傷取藥封之蛇啣珠以報徑寸夜光燭室名曰隋珠見白帖一說以杖挑放水中備見屠殺忍○卞和楚之野民得璞玉於荆山奉而三獻於楚王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美玉焉遂命曰和氏璧備見不遇忍○西漢唐蒙武帝時爲番陽令使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音臧音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對曰獨蜀出枸醬多持出市夜郎由是蒙上書請通市夜郎置犍爲郡拜蒙中郎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見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及武帝元光五年鑑○西漢張騫武帝使西域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言臣在大夏時見筇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即今稱天竺也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郡發使求身毒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笮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見張騫傳及元狩元年鑑○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因國家之所宜成也故庭柯越嶲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西漢鼂錯言於上曰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見本傳及文帝十一年鑑

空走桓玄之畫舸徒貯王涯之複壁噫可不忍歟涯音宜晉桓玄溫子也先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舉兵反自爲大將軍相國封楚王玄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乃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後與劉毅等戰於崢嶸州玄常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玄爲督護馮遷斬之見安帝元興二年三年鑑言空製此無以爲用○唐王涯字廣津太原人博學文宗朝爲宰相泰和九年因甘露之禍執涯等誣以謀反腰斬之先是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人書畫嘗以厚貨鉤致以金玉爲匣軸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及就誅爲人破垣剔取匣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路見王涯傳然此用心皆無益於身家故云徒貯

苛察之忍第七十一

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瑾瑜匿瑕川澤納汙
家語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纊
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此
子張問入官治民之職而孔子答之如此○左傳宣
公十五年晉大夫伯宗言於晉侯景公諺曰高下在
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
也謂言凡事之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之廣汙濁
之水無不納焉高山大藪毒害之物無不藏焉瑾瑜
美玉亦或藏瑕疵國君之尊亦時有含忍垢恥之事
此皆天之道也蓋小惡不損大德也
其政察察斯民缺缺老子此言可以為法
老子順化章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謂言其政教急
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缺缺然日以疏薄斯言
足可以為後世法則故云
苛政不親煩苦傷恩雖出鄙語薛宣上陳苛音何小草
也煩音頻細
西漢薛宣字贛君東海剡人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
為長安令治有名成帝即位以宣為中丞上疏言時
政得失有曰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
條職舉措各以其意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
失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上嘉納之見本傳
稱柴而爨數米而炊擘肌析骨吹毛求疵如此用之親
戚叛之
淮南子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治大
也○南梁常侍賀琛陳四事於武帝其三有曰至於
百司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擘肌析理以深
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更成其威福長
弊增奸實由於此註繩逐者以繩糾其過失而卽斥
逐之見大同十二年鑑○又西漢最錯惟務摧抑諸
侯王數奏暴其過惡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
其君見中山靖王傳以此致七國亂豈不謂親戚叛
之者乎○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
古之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所以天下無怨惡今之君
子於無過中求有過使民手足無所措噫可不忍歟惡去
聲

趙宋張驥曰鄒浩以極諫得罪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見言行錄出程氏遺書鄒浩宋人元祐中爲太學博士徽宗朝拜右正言謫昭州大觀中復龍圖待制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魯論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屠殺之忍第七十二

物之具形色能飲食者均有識知其生也樂其死也悲樂音洛

物者飛潛動植之總名形者體狀也色者顏色也謂但具形體顏貌之微物若能飲啄者皆有知覺運動之靈性生則樂之死則悲之故說苑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荀子禮論篇云凡生乎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今夫鳥獸若亡失其羣匹越月逾時則必反沿過故鄉則必徘徊焉然後乃去之又見記三年問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一彈飛來應手而仆俛音免

韓文送文暢序云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又見禽經○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夫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加乎其頸也

牛舐其犢愛深母子牽就庖厨敲鮠畏死舐音旨切說文以舌取食也

東漢太尉楊彪子脩爲曹操所殺後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見楊彪傳○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註觳觫恐懼畏死貌也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川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勿謂羽鱗之微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後漢楊寶弘農人年七歲行於華陰見一黃雀爲鴟鴞所搏墜地爲蟻蟻所困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內採黃花以餧之經百餘日瘡愈毛成飛去旦去暮來忽一夜變爲黃衣童子向寶再拜謝曰我是西王母使往蓬萊爲鴟鴞所搏感承君拯濟今受使南海當別去以白環四枚報曰好掌此環後世子孫爲三

公辭去遂絕竇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虔四世爲
三公見續齊諧記○楚隋侯姓祝字元暢因往齊國
見一蛇在沙中頭上有血隋侯以杖挑放水中而去
後回至蛇所乃見此蛇含一珠來隋侯意不敢取是
夜夢腳踏一蛇遂驚覺乃得雙珠見搜神記一說隋
侯於庭中忽見光明開戶視之見一蛇子銜珠於
戶外吐珠在地曰我龍王之子因戲草中爲牧兒所
傷感君見活故以此報恩耳珠徑寸故云○鱗者魚
龍之類羽者飛禽之屬雖云微物猶懷恩怨也蓋雀

至二四明鮑書 約園刊本

羽屬蛇鱗屬活之者既知恩報以環珠害之者豈不
銜怨故曰勿謂生不知恩死不知怨
仁人君子折旋蟻封彼雖至微惜命一同
折旋曲折回旋也蟻封者蟻穴之封土高也晉王湛
字處沖簪策馬於蟻封回策如縈縈者回旋也蓋王
湛乘馬遇蟻穴則曲折回旋而避之乃仁者之心也
又朱文公敬齋箴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傷彼細故也而部伍被黜於桓溫放麑違命也而西巴
見賞於孟孫

晉桓溫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桓公聞之怒命黜其人見世說○
說苑貴德篇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
而啼秦西巴弗忍繼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
居一年召以爲子傅左右曰夫西巴有罪於君今爲
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
子乎麑鹿子母鹿母也又見淮南子
胡爲朝割而暮烹重口腹而輕物命禮有無故不殺之

至二四明鮑書 約園刊本

戒輒書有聞聲不忍食之警噫可不忍哉
記玉藻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君子遠庖
廚也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故者謂祭祀賓客鄉
食之類也非此而弗殺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也註云飛曰禽走曰獸夫君子凡見此物
之生必不忍見此物之死凡聞此物將死而哀鳴則
不忍食此物之肉此不忍之心仁之端也

禍福之忽第七十三

禍兮福倚福兮禍伏鴟鴞鵲噪易警愚俗易去聲

老子順化章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倚因也

謂人因遷禍而能悔過責己則禍去而福來若人得福而爲驕則福去而禍來更相倚伏不可以得而定也○東方朔諸鴟鴞經以占禍福又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謂有瑞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日瞷得酒食煙花得錢財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小固猶徵大亦宜然君

非天命何以得之此語皆傳於世也沿襲已久最易

譬戒時俗也故云

白犢之怪兆爲盲目征戍不及月受官粟戍音庶

列子說符篇宋國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忽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兆也居一年其父無故盲牛復生一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官爲給養後楚攻宋丁壯者死太半獨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

變惑守心亦孔之醜宋公三言反以爲壽

宋景公時熒惑以其守心召司星子韋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子韋請相受災公曰相吾之股肱豈可除腹心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之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君延壽二十一年是夕星果三徙舍見新序及宋世家

城雀生烏桑穀生朝謂祥匪祥謂妖匪妖

說苑敬愼篇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非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爵與雀同工人占之曰凡小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時詭福反爲禍當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書咸有一德曰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原命史稱大戊懼而修德桑穀死殷道復興廟號中宗

故君子聞喜不喜見怪不怪不崇淫祀之虛費不信巫覡之狂諺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嚄可不忍歟（覡胡的切）

家語及孔子傳仲由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唐魏元忠見猴看火犬呼人鼠拱立皆不爲異稱爲見怪不怪○記曲禮曰非其祭而祭之名之曰淫祀淫祀無福○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男曰巫女曰覡○史陳後主時張貴妃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因參討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

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後主由此重之執政大臣亦從風而靡緣此怠於國政致煬帝來伐國遂滅俘貴妃斬之此不謂之信巫覡者愚崇淫祀者敗乎其才德出眾者豈肯信崇於斯

苟祿之忍第七十四

竊位苟祿君子所恥相時而動可仕則仕墨子不舍朝歌之邑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趙宋王禹偁撰待漏院記曰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無所取焉○唐李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左傳隱公十一年傳曰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孟子曰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鄒陽傳云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蓋朝歌者衛邑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靡靡之樂註朝歌者不時也

析圭儋爵將榮其身鳥猶擇木而況於人

揚子解嘲文曰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祿析分也儋都談切荷負也○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答曰籩豆之事則嘗學之矣兵革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

逢萌掛冠於東都陶亮解印於彭澤權皋詐死於祿山之薦費貽漆身於公孫之沮（逢音龐）

漢王莽殺其子宇滅中山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

鄉侯何武司隸鮑宣等數百人海內震駭時有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爲亭長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復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後光武連徵不起見本傳及元始二年鑑○晉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遂解印綬去縣賦歸去來辭備見不滿忽○唐權皐字子由蔡州略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暮府皐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謨密約以疾召之謨至皐陽喑乍視謨而瞑目謨爲斂之皐私遁去吏以詔書還皐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知虐乃歸其母皐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既度江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慕爲屬後顏眞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辭不就見本傳○漢費貽蜀犍爲郡人初公孫述徵辟不肯仕潔身爲癩佯狂以避之後光武滅述徵貽不肯仕至合浦太守見東漢獨行譙玄傳及建武十二年鑑

攜持琬琰易一羊皮枉尺直尋顏厚忸怩噫可不忍歟

韓文公送窮文曰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於節逐刀錐之末利也○孟子陳代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宜若小然且志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爲與註八尺曰尋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若爲之者計其利耳如以利則枉尋直尺亦可爲與復引虞人守道而不外而見於面者覺似皮厚而省於內者實有忸怩顏厚者心謂竊位苟祿者亦猶是也

躁進之忍第七十五

仕進之路如階有級攀援躐等何必躁急入仕曰仕路又曰仕途按隋百官志一命爲仕至於九命爲三公猶循序而進亦猶趨階而有級漸漸升於高也翟方進傳欲相攀援師古曰援引也躐等踰

跨也記學不躐等○齊張融昔求三吳一丞雖屬差
舛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不知
融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趙
宋宰相范質有從子杲求遷秩乃作詩嘲之曰賦命
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遠大之器退然養恬韶戒辭可命猶待三趨熱者以不
能忍寒媚竈者以不能忍讒踰牆者以不能忍汪穿裔
者以不能忍貪
莊子繕性篇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爲知之以恬養恬知生而無以恬養恬遠大之器者高遠見大之
怙養知智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
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遠大之器者高遠見大之
器量非斗筲之才量也○韶戒辭再者如李令伯晉
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乃上表辭
以祖母劉病日篤願乞終養之類是也○命猶待三
者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待湯三聘然後起之諸葛
亮躬耕南陽致劉先主三顧而出茅廬之類又左傳
襄公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晉王悅
釋時論曰東野丈人謂永氏子曰今子困於寒而欲
求諸熱無得熱之方○魯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
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註云媚親順也謂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貿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故以此
諷孔子而孔子答言若逆理則獲罪於天豈媚竈而
可免乎又漢武時有李少君以祀竈御老方見上言
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
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親祠竈久之少君病死
帝亦悔之見郊祀志非元光二年鑑○孟子曰丈夫
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謂男女生長而不得父母之命令媒妁之通好而或
鑽穴隙以相窺踰或私過其牆以相從非惟父母賤
之通國之人亦皆惡而賤之喻人屈己以徇利枉道

以事君者無異於是也○魯論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穿壁也窬踰牆也言爲盜者於幽暗處則穿壁踰垣而竊取其物也夫以上數言乃比類而引喻也

爵乃天爵祿乃天祿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宋范祖禹曰位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君所得專也故位與職祿皆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故曰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

聾載金帛奔走形勢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虛夢南柯於事何濟噫可不忍歟

戰國蘇秦雒陽人師鬼谷先生出遊數載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秦慚於自傷於是得揣摩篇習之遊說六國以抗強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北有林胡西有雲中南有滹沱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且夫秦之不能害燕明矣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臣竊以天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攻秦秦必破矣趙王曰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由是說韓魏齊楚皆以國從譬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聞先生如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乃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

舍窮人聞命矣見本傳及戰國策○盤谷序云奔走於形勢之途○漢地理志云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輕疾制敵者也○南柯夢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棼醉臥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棼隨二使者入穴中曰大槐安國王曰吾南柯郡不理屈卿爲守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乃廵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大蟻乃槐安國王又尋一穴直上南枝乃南柯郡也見異聞錄并陳翰大槐宮記

元四明許名奎梓碧撰
明上竺釋覺澂 考註

特立之忍第七十六

特立獨行士之大節雖無文王猶興豪傑

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註云興者感動奮發豪傑者才智過人謂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

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之風化固自興起於善矣不撓不屈不仰不俯壁立萬仞中流砥柱

撓曲也屈卑屈也仰仰望也俯俯伏也謂特立獨行之士不肯卑屈其志曲意從人亦無低昂之態而改其操○晉王衍神姿高徹顧愷之稱其巖巖清峙壁立萬仞○書禹貢底柱析城註在陽城北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乙然若柱立○宋劉才邵祭楊邦乂文有云乙然中流見此砥柱此卽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孟子所謂中天下而立之類也

炙手權門吾恐炭於朝而冰於昏借援公侯吾恐喜則親而怒則讐

北魏崔顯長安道云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唐楊國忠天寶十一載拜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省官有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有勸陝郡進士張參謁之參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乎遂居嵩山○韓文送李愿盤谷序有云人之稱大丈夫者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供給之人各

制議者皆慚而止見韓稜傳并永光三年鑑○南宋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袁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致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大相乖戾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若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見本傳○劉湛字弘仁南陽人少有局力不倘浮華博涉經史文帝時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轉加尚書僕射後坐罪伏誅見本傳○南宋王僧虔王曇首子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文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徙會稽太

守時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
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
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
丞孫奭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
吏部尚書加散騎侍郎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
令贈司空齊以僧虔爲光祿勳開府儀同三司兒王
曇首傳○按阮佃夫傳佃夫曾稽諸暨人明帝初出
閤爲主衣後爲世子師甚見信明帝即位封建城縣
侯執權亞於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僕從

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朝士貴賤莫不白結而拎跋無
所降意至廢帝即位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
給事中輔國將軍後謀逆賜死見本傳○北魏王昕
字元景北海人王猛之後也少篤學能誦書武帝時
有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悅好遊逸或馳騁
郡太守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簽合曰年在天位在
信衙昕輒棄還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
昕獨執仮卻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
親起與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
下式瞻儀形安敢與親王僚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

乎人者也註云殉隨物之名言當天下有道之時則
身出而佐輔則道在必行當道不行之時即身退而
從道皆與道不相離也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
晉顧含字弘都那耶人有操行成帝時爲侍中除吳
郡太守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簽合曰年在天位在
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
有性命無妨皆適見本傳

寧爲松柏勿爲女蘿女蘿失所託而菱茶松柏傚霜雪
而嵯峩蹊隧可不忍歟菱奴結切
疲役貌

唐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倚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見本傳并開成五年鑑故詩云蔦與女蘿施於松柏嵯峩峩山高貌○莊子讓王篇孔子曰自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勇退之忍第七十七

功成而身退爲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爲乾之亢驗寒暑之候於火中悟羝羊之悔於大壯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子持盈章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譬如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盛則衰亙千古而不易此天道之常也○易乾卦上九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左傳昭公三年晉大夫張趯對鄭子太叔曰譬如火焉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謂大火心星也季夏昏中暑乃退季冬旦中寒乃退此其暑極而涼生陰極而陽生極則必退必然之理○易大壯卦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謂人終處大壯之極不能詳審謹重克己就義而退又不能奮力必進猶羝牝之羊愚狠觸其藩籬天人一機進退一理當退不退災害並至祖帳東都二疏可喜免死狗烹何嗟及矣噫可不忍歟

天天時也人人事也機樞機發端也故文中子問易篇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宋史有云天人一理○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學曰彼爲善之小人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西漢疏廣字仲翁東海人地節三年爲太子太傅兄子疏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故胡氏曰易曰君子見機而作疏廣有焉

見本傳○西漢韓信淮陰人蕭何薦於高帝拜爲大將平定天下功居爲最目爲三傑封齊王後有人上書言信反上命縛信載之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今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後十年縛信斬之夷三族見本傳當退不退災害並至此不然乎

備詳辱忍冤死犬烹之言范蠡遺大夫種書內之辭也又見三略

挫折之忍第七十八

不受觸者怒不顧人不受抑者忿不顧身一毫之挫若撻于市髮上衝冠豈非壯士觸抵犯也抑屈塞也謂不能受人抵觸屈抑者奮怒豈顧他人與自己者哉如灌夫酗酒罵坐曰今日斬頭何知程李之類程李二將軍名○魯論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豈不謂之忿不顧身而何○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謂言黝不能忍一毫之小辱於人若小有挫辱於人如受撻打於市朝之

日已宛其量噫可不忍歟

呂氏童蒙訓曰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名譽自屈辱中彰如釋之之結襪子房之進履之類是也又太史斷伍子胥方窘於江上道乞食故隱忍中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楚奇論曰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而高祖隱忍從之卒以巴蜀之眾還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能怯者也○西漢黥布楚將九江王也從謁者隨何

說歸漢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過於己所望也見本傳謂言且未見其人後日功名如何而其心之器量於斯先已知之此豈不能忍於折挫者也布後反果被誅滅

不遇之忍第七十九

子虛一賦相如遽顯闕下一書頓榮主偃

西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未得志與妻卓文君貰酒臨邛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

嘗竊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時有楊得意爲狗監侍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上驚召問對曰臣子虛虛言也未足觀請爲天子賦遊獵之賦上給筆札相如乃託人問答先以天子諸侯苑囿之廣大卒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賦奏天子即以相如爲中郎見本傳○西漢主父偃齊國臨菑人初學從橫術晚學易春秋於齊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皆莫能厚遇武帝元朔元年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上曰何相見之晚也乃拜爲郎中所言九事其八事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備見史傳文多不備見本傳及元朔元年鑑

王生布衣教龔遂而曳組漢庭馬周白身代常何而垂紳唐殿

西漢王生宣帝時爲渤海太守龔遂議曹會上徵遂還生隨遂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既至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安得長者之言遂對曰臣非知此臣議曹王生教戒臣也上悅以王生爲水衡丞見龔遂傳○唐馬周字賓王在平人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常何家會以旱求直言常何武人不學馬周代爲之人賜絹三百疋代常何草稿也後除中書令見本傳并貞觀五年鑑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知

人生未遇如求穀於石田及其當遇如取果於家園豈非得失有命富貴在天

求穀生於沃土不生於石田謂人未遇之時如求穀於石田豈能得之及其時命濟遇猶家園取果隨求隨得○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今信其邪辭偽詐而貪齊彎猶石田無所用之○魯論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卞和之三獻不售顏駟之三朝不遇何貿誼之抑鬱竟自終於鵩賦嘻可不忍歟

楚野人卞和得玉璞於荊山奉獻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平王即位和抱璞哭又獻之王復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懷王死子平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平王死子荊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荊山三日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夫以寶玉而題曰石貞士名之曰誑吾是以悲王使玉人琢其璞果得美玉焉乃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遂命曰和氏璧爲世所寶出韓非子新序作屬王武王共王

玉人作玉尹餘皆同售者賣物去手也○西漢顏駟文帝時爲郎雁眉皓髮武帝輦過郎署問曰何時爲郎何其老也駟曰文帝時爲郎帝曰何人不遇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會稽都尉見本傳歐陽人有才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漢賈誼洛陽人有才年少文帝即位河南守吳公薦之於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上欲議爲公卿大臣絳灌等多短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又遷梁王太傅抑鬱不自得適有鵩鳥飛入誼舍止坐隅誼以爲不祥長沙地又卑濕恐壽不長乃託鳥以爲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廣也其辭有曰萬物變化固無休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天下不可與謀遠速有命鳥識其時文多不備見本傳及楚辭

才技之忍第八十

露才揚己器卑識之益括有才終以見殺

孟子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出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謂盆
成括雖有小小之才未有君子之大道乃恃才妄作
適足以禍而殺身詳註成括果見殺於齊國
學有餘者雖盈若虛內不足者急於人知
魯論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又如老子謂孔子曰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也○韓文公知名
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
無聞病其曄曄

不拍不鳴者黃鍾大呂鼜鼜聒耳者陶盆瓦釜

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孔叢子曰不擾
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老子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賈誼賦曰黃鍾棄毀瓦釜雷鳴
韞藏待價者千金不售叫衒市巷者一錢可貿大辨若
訥大巧若拙邊豕貊羞黔驢易蹶噫可不忍歟售音壽賣物去
手衒音眩自矜也又自衒鬻也
魯論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註韞藏也朱子
引范氏之言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

顧大體者不區區於小節成大事者不屑屑於細故視大圭者不察察於微玷得大木者不快快於末蠹以玷棄圭則天下無全玉以蠹廢材則天下無全木苟變干城之將豈以二卵而見麾陳平出奇之智不以盜嫂而見疑

唐劉晏代宗朝爲轉運租庸鹽鐵使嘗置場造船給于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若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後卒如其言見本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夫明主之於臣

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又吳越春秋子胥言於陳惠公曰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矣○列子楊朱篇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柳文與友人論文書有曰大珪之瑕也禹足傷其明故司馬光諫院題名記云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子思居於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用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貲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見史鑑并孔叢子干楯也城城郭也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也故召南羔羊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今以苟變方之蓋苟變有此之能不可以二卵小節之故而棄此大用之材也○漢賈誼曰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西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

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也平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見漢王拜爲都尉參乘典護軍周勃言於上曰臣聞平居家盜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典護軍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之信孝己之行無益成敗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由是六出奇計佐高帝定天下靖內難其計頗祕人莫能知之或

云如請僞遊雲夢躡足附耳語反間疑楚君臣等是也後爲右丞相見本傳尾生事見信忍孝己殷王中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集覽載平以金反間楚一計也易饌享楚使二也請僞遊雲夢三也以女進單于解平城圍四也躡足附耳五也夜出女二千人楚因擊之王得西遁大也

智伯發憤於庖亡一炙其身之亡而弗思邯鄲子瞋目於國失一桃其國之失而不知而卽知之

劉子觀量篇云智伯庖人亡炙一簞土葉切而卽知之

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楊園亡一桃而卽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又見說苑按戰國策晉智伯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兵以攻趙趙襄子使張孟談陰與韓魏約反攻智伯滅之

爭刀錐之末而致訟者市人之小器委四萬斤金而不問者萬乘之大志故相馬失之瘦必不得千里之驥取士失之貧則不得百里奚之智噫可不忍歟

左傳昭公六年鄭鑄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西漢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骾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反閒羽大疑亞父不用其謀由是楚破見本傳此見高祖之大志也○西漢東郭先生武帝時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也○列子說符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姪有可求馬乎對曰臣有所與者九方皐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已得在沙邱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謂曰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良馬也○百里奚嘗困於齊乞食飪人蹇叔收之後事虞君晉據虞君與百里奚後秦穆公迎婦於晉晉以奚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孟子曰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不可諫而不諫不諫可謂不智乎又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隨時之忍第八十二

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故言行之危遜視世道之汚隆

漢揚雄解嘲文唯其人之贍知亦會其人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魯論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謂當邦有道之時宜高峻其言行以宣揚持守之仁義當邦無道之時宜高持操行不可變謙恭其辭以避禍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吾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則從隆道汚則從汚

老聃過西戎而夷語夏禹入裸國而解裳墨子謂樂爲無益而不好往見荊王而衣錦吹笙

劉子隨時篇云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醬而非樂者往見荊王衣錦吹笙苟非達性隨時好也按老君本傳錄老聃姓李字伯陽楚國苦縣人嘗駕青牛之車徐甲爲之御度函谷關關令尹喜知非常人忻躍再拜請著道德經上下篇五千言往大秦安息月氏竺乾等國至罽賓國其異域方言以至異類音聲莫不洞曉故與王問答皆隨國之方言隨與之言當時隨衆即以正音錄

之還傳中國○淮南子原道篇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註云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墨子名翟宋人嘗著非樂篇云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然則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而民衣食之財安可得乎則我以爲未必然也

苟執方而不變是不達於時宜賈誼弔於椎髻之蠻術絢履於跣足之夷矜絺冰雪挾纊炎曦人以至愚而謔之噫可不忍歟

文中子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政○西漢宣帝謂太子曰俗儒不達時宜○劉子隨時篇云霜風慘烈周棄不藝魚制切種植也禾炎氣赫爍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按莊子逍遙篇云宋人貿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東漢輿服志九卿以下用赤舄絢履以承大祭註舄以木置履下不畏泥塗○柳文愚溪對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姑示子其略吾之炎炎之夏豈不謂不遑時宜者乎

莊洋乎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源皆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纊新綿也木挾之於冬以禦寒今反挾

背義之忍第八十三

古之義士雖死不避變布哭彭郭亮喪李

西漢欒布梁人少與彭越遊後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漢擊燕據布梁王彭越賢為大夫後高祖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時布獨於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乃曰方上之困王一顧為楚則漢破一顧為漢則楚破今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子孫今陛下以一徵不行遂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義之釋布拜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見欒布傳并高祖十一年鑑○東漢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有奇貌少好學桓帝時為太尉時大將軍梁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固節上疏抑之由是衛固後冀誣固與劉文交通立清河王蒜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趙永等數人詣闕訴太后詔赦出之後冀更奏復收固及杜喬俱死獄中冀暴固喬二人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諸生往臨哭及喬故掾楊匡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還家葬訖郭亮等皆隱終身不仕見本傳并建和元年鑑

王脩葬譚操嘉其義晦送楊憑擢為御史此其用心純乎天理

東漢胥操斬袁紹長子袁譚於南皮譚別駕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曰脩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尸死

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仍辟脩爲司空見本傳○唐楊憑爲京兆尹有罪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惟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爲監察御史且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見本傳及憲宗元和四年鑑若夫數子之用心豈不純合乎天理者乎

後之薄俗奔走利欲利在友則賣友利在國則賣國何視古人有何面目趙岐之遇孫嵩張儉之逢李篤非親非舊情同骨肉堅守大義甘嬰重戮噫可不忍歟

西漢鄧寄與呂祿友善太后崩大臣欲誅諸呂時呂祿掌北軍乃使寄紿祿以兵屬太尉周勃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天下稱鄧寄賣友見鄧商傳○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按張儀傳秦羣臣謂儀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用之恐爲天下笑○趙宋張孝

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由是結仇被誣在郡黨後赦出至靈帝時復治鉤黨侯覽怨張儉尤甚儉亡命困迫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因緣送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家後黨禁解儉乃還鄉里見張儉傳備詳義忍夫書篤之於岐儉素無骨肉之親又非故舊之交遇則破家相容知有其義非有其身與夫轉眼若不相識者大遠遠矣

事君之忍第八十四

子路問事君於孔子孔子教以勿欺而犯唐有魏徵漢

有汲黯

魯論子貢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欺者欺誑不實犯者犯顏忠諫○唐魏徵字元成太宗朝拜諫議大夫嘗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加獎歎及卒上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封鄭公徵嘗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鏡照形美惡必見本傳○西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時爲主爵都尉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欲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或數黯戇對曰天子置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他日上又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見本傳及建元六年鑑又見諂忍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張禹有靦於帝師之稱李勣何顏於廢后之對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謂言事

下雲攀折殿檻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爭之得免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見朱雲傳

雲字子淵魯人也諗夫雲之所言禹豈不有靦愧乎面目也○唐李勣字懋功貞觀中拜并州都督後爲遼東大總管高宗欲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爲后許敬宗李義甫贊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故范氏論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顧命於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尊后

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見本紀并
永徽六年鑑無忌長孫無忌也
俯拾怒擲之奏劉力救就戮之緋褫忠不避死主耳忘
晏子乃是爲社稷之臣噫可不忍歟
身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若景公之有
趙宋趙普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位至中書令嘗薦
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
日又奏之上大怒取其奏牘裂壞擲地普顏色自若
徐拾奏牘以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

稱職見本傳并乾德二年鑑○隋辛亶爲刑部侍郎
嘗衣緋褌帝以爲厭蠱命斬之大理少卿趙綽曰法
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
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受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
執法一心不敢惜命帝乃釋之上以綽誠實前後賞
賜萬計見趙綽傳并隋鑑○西漢賈誼策曰爲人臣
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孔叢
子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
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
子人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
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而嬰之心非三也孔
子聞之曰小子記之○說苑臣術篇晏子侍齊景公
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
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
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

事師之忍第八十五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族者類也謂生教食同類也故一事之
德公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
不敢去
漢郭林宗嘗止陳國陳國童子魏昭號德公請於郭
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林
宗許之泰嘗不佳泰林宗名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林宗一
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故使沙不

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容容無變顏色殊悅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後知卿心耳遂友善之見聖賢故事及本傳○趙宋游酢字定夫建安人與楊中立初見程伊川先生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久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其嚴厲如此見言行錄

膏粱子弟閭閻小兒或倚父兄世祿之貴或恃家有百金之資厲聲作色輒謾其師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

乘直福州人時蔡京竇致爲塾客乘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前來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乘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即入書院因訪策焉乘直曰今救時已是遲了宗社危在旦夕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乘直以楊時對即薦之召爲祕書郎見朱子語錄并宣和二年鑑後

由禮以蕩淩德賢悖天道此康王告畢公之辭謂夫富室兒男貴勢子弟挾己慢師則受道之心不專學必不成必有放僻邪侈之爲陷於刑辟故云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可期所以北齊顏之推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故孟子不答彭更謂其有挾貴而問故也○趙宋張臯字乘直福州人時蔡京竇致爲塾客乘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前來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乘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即入書院因訪策焉乘直曰今救時已是遲了宗社危在旦夕宜急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京問其人乘直以楊時對即薦之召爲祕書郎見朱子語錄并宣和二年鑑後

靖康元年京遭貶死於潭州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
近遇赦不移

同寅之忍第八十六

同官爲僚春秋所敬同寅協恭虞書所命生各天涯仕
爲同列如兄如弟議論參決

左傳文公七年先蔑之使也 先蔑晉卿也使
止之曰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不必行子以疾辭若 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
何不然將及 禍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
敢不盡心乎蓋僖公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軍先蔑將

左軍故云○書舉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舉陶
答禹問之辭也言同在君臣之間同其寅畏協其恭
謹和其衷善也○詩云各在天一涯○呂氏童蒙訓
曰事君如事親事官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又曰同
僚之契交情之分有兄弟之義

小利而易售者失之斗筲之器

戴冠高大之冠古有進賢冠進德冠博帶寬博大帶
也乃爲士大夫者服之非凡下庸劣之人得而服之
既服而爲士者已自超拔乎眾故曰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也○史韓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喜怒
有是非少不如意矛盾相持 矛盾食尹切
漢賈誼策曰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韓非子有鬻矛

笑頤之易動人已窺其淺中者如賓媚之沾沾武帝不許以爲相子路聞之喜孔子責其不裁度之類是也○魯論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註云臨大節至於死生之際如周公之欲身代武王之死又如龍逢比干之死節是矣蓋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大意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才節相須乃爲君子自然無偏躁之氣○魯論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荀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魯論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註云筲竹器容斗二升言斗筲之人乃鄙細人也何足算哉

禮義以養其量學問以充其智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庶可以立天下之大功成天下之大事噫可不忍歟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故魯論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荀子論禮篇云制禮義以養人之欲又曰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學問以充其智即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註云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智也○易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西漢揚雄傳雄爲人簡易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初爲郎後爲大夫著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行於世謂爲士者能如是然後可以立大功成大事於天下矣

爲農之忍第八十八

終歲勤動仰事俯畜服田力穡不避寒燠

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註云勤動勞苦也終歲窮年也又曰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穡稼穡也秋秋成也此盤庚告民之辭謂農夫若不憚寒暑而能從事稼穡之事乃有秋成之利也

水旱者造化之不常良農不因是而輟耕稼穡者勤勞之所有厥子乃不知於父母
荀子修身篇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書無逸篇云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
成王幼沖萬機恐怠始不勤而自逸故周公作此以
警之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苟惰農不昏於作勞則家不給而人不足噫可不忍歟昏音昏敏音
韓文原道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謂一農之家

耕種出粟而供士農工商釋道六家之食○書盤庚
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故越其罔有黍稷此
盤庚諭民之辭謂言爾若怠惰偷閑晨昏一時之安
不勗勉作勞於畎畝之中至秋則無黍稷之利矣必
致家用不給人事不足○淮南子曰田野不脩民食
不足后稷乃教之闢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又見說苑

爲工之忍第八十九

不善於斲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行年七十老而斲輪得心應手雖子不傳
莊子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之所讀何書也公曰聖人之
言也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
生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
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李預曰桓公齊桓公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註云肆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
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又曰
工必居肆則耳目所接者在此心思所爲者在此而

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故云學不精則窘於才工不精則失於巧窘困迫也

國有尙方之作禮有冬官之考階身寵而家溫貴技高而心小噫可不忍歟

尙方國家造作之所又云監掌供御器物故朱熹有請尙方斬馬劍之說○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漢董仲舒對武帝策有曰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爲商之忍第九十

商者販商又曰商量商販則懋遷有無商量則計較短長

書益稷曰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謂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眾民乃享其利然後萬邦之民皆趨於治又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而已貴矣○東漢張平子西京賦有云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苫蓋眩邊鄙良善也謂先以良物定價而後雜以惡物以欺惑其人也○揚子問道篇云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晉有販羊者名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晁新序及荀子

氏嘗朝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孔子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晁是皆大耐於古之善爲貨殖者取人之所舍緩人之所急雍容待時贏利十倍陶朱氏積金販脂賣脯之鼎食是計籌不規小利於旦夕噫可不忍歟

貨殖傳曰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乃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吾之治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之用兵也故天下言治生者皆祖白圭國策稱魏人趙岐稱周人○史貨殖傳

陶朱者越大夫范蠡滅吳而歸遂乘扁舟浮於五湖號鴟夷子皮止於陶號爲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昆弟故天下言富者皆稱陶朱公本傳又曰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洒削而鼎食濁氏冒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積累贏利漸有所起也洒削者爲人洗削劍室擊鍾即鍾鳴鼎食按漢書耐皆作能字註釋故晉王戎性好興利每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苦不足○魯論孔子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規者求也

父子之忍第九十一

父子之性出於秉彝孟子有言貴善則離賊恩之大莫甚相夷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程子所著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秉執也彝常也謂父慈子孝之良心乃恆常自然之天理非矯揉使然也○孟子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又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云責善則害天性之恩也夷傷也離乖離也父教子本爲愛子教不行即繼之以怒而傷其子子又反責於父而又傷其父故父子相夷蓋父子主恩若責善則乖離天性而傷天倫不祥之惡莫大於此

舜虞帝名瞽瞍舜父也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註按史記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夫瞽瞍之所爲不慈莫甚焉○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謂舜一日敬其事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容貌雖瞽瞍之頑亦

允信而化之○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

尹信後妻欲殺伯奇有口不辨甘遂放之

尹吉甫周卿士也信後妻之譖逐子伯奇伯奇編荷爲衣採梓花而食清朝履霜挽車乃作履霜操以自悲起又左傳昭公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註皆末世事也○魯論棄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云父盜人之羊而子乃證父之爲盜故胡氏曰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西漢賈誼政事策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顏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子以父而不父子而不子有何面目戴天履地噫可不忍歟

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子容色白矜爲恩德也見本傳

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烏得而食諸謂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至於父子亦然誠如君不盡君之道臣不盡臣之道父不盡父之道子不盡子之道則雖有天祿之粟烏得而食之○漢楊震謂諸子曰吾待罪弇萃輔疾爲臣不能誅惡爲女而不能禁有何面目見日月乎○唐

崔玄暐博陵人博學明經爲高陵主簿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曰若今爲吏不能清忠何以戴天履地見本傳

兄弟之忍第九十二

兄友弟恭人之大倫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趙宋陳襄字述古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周大夫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蓋鄭之祖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與周同祖故云

舜之待象心無宿怨莊段弗協用心交戰

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蓋仁者之於弟惟知親愛而已並無怨怒留於心懷也象殺舜事已見欺忍并父子忍○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武姜愛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使叔段居京城大叔段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伐京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叔段出奔共及滅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

許武割產爲弟成名薛包分財荒敗自營

東漢許武會稽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取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竊名籍位二弟生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貲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取鄉

中翕然稱之見許荆傳○東漢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汝南人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殿朴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田產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歸加禮如毛義賜穀一千斛見元光元年鑑及毛義傳

阿奴火攻伯仁笑受酬酒殺牛兄不聽嫂

晉周顗字伯仁山東人愍帝時爲軍諮祭酒元帝時爲尚書僕射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其弟嵩嘗因酒醉瞋目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何乃橫得重名乃舉所然蠟燭擲之伯仁神色無忤徐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爾見本傳阿奴風謔名亦顗弟也傳稱嵩擲火而言阿奴火攻恐廉言之爾○隋牛弘字顯仁安定人也寬厚恭儉文術精博弟弼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叔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仕隋爲吏部尚書從幸江都卒於郡見本傳

世降俗薄交相爲惡不念同乳鬩牆難作憶可不忍歟

唐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授監察御史巡察劍

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喪獐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故飲我以乳乃請輟訟兒本傳○詩小雅棠棣篇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之間設有不幸而鬬爭於牆內然或有外侮而來則同心禦止之又見聽讒忍

夫婦之忍第九十三

正家之道始於夫婦上承祭祀下養父母惟夫義而婦順乃起家而裕厚詩有仳離之戒易有反目之悔

易家人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謂夫盡夫之道婦盡婦之道則一家之道正矣推而示法於天下而天下皆安定矣○記祭統曰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記內則曰禮始謹於夫婦又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詩召南采蘋之詩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小序云此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故云此齊莊其心之季少之女可使尸主薦奠蘋藻於宗廟室牖之下室朱子以西南隅奧室也

小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孟子曰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註云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饔養者記大戴禮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無專制之義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記禮運篇云何謂人義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夫和而義婦聽而婉禮之善物者也○詩王風中谷有蓷篇曰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蓷草也吐雷切此草待陰而生今遭天旱則枯乾矣仳匹指切別也謂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易小畜九三爻曰輿脫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謂九三之陽爲六四不正之陰所牽制如車散脫輪輻不能進猶夫失爲夫之道不能正其室家故夫妻怒目而相視也

貧而棄買臣

西漢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貲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夫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後宣位司隸校尉拜諫大夫宣子永光武朝拜晉郡太守永

子昱自都守入拜三公乃從容問其祖母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否少君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見列女傳○西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采薪自給嘗負薪行且讀書妻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買臣益疾歌妻羞爲之求去買臣謂妻曰吾五十而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我富貴當報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嚴助薦之武帝召見說春秋楚辭帝甚悅之即拜買臣中大夫後擢會稽太守會稽聞

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見故妻與夫治道命後車載其
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後自縊死員臣
乞其夫錢令葬見本傳

茂弘忍於郭夫人之悍不謂兩相之賢有此二妻之歎噫可不忍歟

晉王導字茂弘元帝時拜司空錄尚書事妻曹氏性妒導密置眾妾別館曹知之將往導恐眾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之遂以手執麈尾柄驅牛而進以救之見本傳又見笑忍○晉王衍字夷甫永嘉初拜司徒

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聚斂無厭貞鄙妒悍衍疾之口不曾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衍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見本傳阿堵物猶言這箇物

寶王之忍第九十四

為主為賓無驕無諂以禮始終相孚肝膽

爲論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說苑敬愼篇云愼始如終乃能久長○事仲虺之誥曰愼厥終惟其始殆有禮

○孚信也言主賓之心必始終誠信相合也

小夫量淺挾財傲客簞食豆羹輒見顏色

量局量也淺不深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也謂夫此等局量褊淺之小人兼以恃財慢客烏可使之爲主而延士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簞竹器也食飯也豆木器也羹湯也此乃觀人辭受取予之間能讓千乘之國者惟賢能之苟非眞有其實則得失雖小不能不見顏色此見人之量度寬窄不同也

毛遂爲下客坐於十九人之末而不知爲恥鵬舉爲賤官館於馬坊教諸奴子而不知爲愧廣陽豈識其文章平原不擬其成事

戰國毛遂趙人秦攻趙邯鄲平原君趙勝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具備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曰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

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之大平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眾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取鄢再戰而燒夷陵（鄢夷陵皆楚地也）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血來奉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提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君次者遂左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當時陳人也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武帝時爲太子舍人武帝時對策拜博士後爲丞相封平津侯時上方興功業廣賢良弘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見本傳○西漢鄭莊字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見本傳○西漢鄭莊字當時陳人也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武帝時爲司農嘗

戒門下客至無貴賤兼留以遺下賢山東翕然稱鄭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歸平原君曰王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以遂爲上卿於是楚將春申君魏信陵君俱救趙大破秦軍於邯鄲五見平原君傳○北魏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乃晉大將軍嶠之後也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日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盧湛王深之賤客在馬坊教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頭見溫生大才士也深由是知之子昇先

懼自逃倪慰喻使還待之如舊後仕梁爲軍司馬見
羊侃傳○戰國時齊孟嘗君田文嘗使門下客馮驩
收債於薛邑驩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
吾家寡有者驩至薛見其貧不能與悉取券焚之反
還君問市得何物答曰市義而反君之府庫盈積金
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所寡者惟義耳臣合
券而焚之結義而反令薛民親君君嘗拊手而謝之
後齊王惑於秦趙之毀遂廢孟嘗君諸客皆散獨驩
說齊王復立孟嘗君位竟終於薛見本傳及戰國策

○東漢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受梁丘易以儒
行稱嘗詣陽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
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
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
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
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其果敢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詳見楊
政傳○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爲人嗜酒豁達
敢言更始拜振威將軍後歸光武與謝躬共攻王郎
爲中興雲臺二十八將封陽虛侯見馬武傳陰就陰
后弟也封宣恩侯○戰國時齊孟嘗君田文嘗使門下客馮驩
收債於薛邑驩臨行曰督責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
體貌魁梧身長九尺髯乏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
擯靈帝光和元年舉郡上計亦到京師因往遊河
南尹羊陟到門陟高臥未起亦徑上堂曰承高風久
矣乃今方遇而忽然柰何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陟知
非常人乃起延話大奇之謂曰子出矣明旦陟大從
車騎奉謁造亦遂與言談至黑夕極懽而去執其手
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

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見逍亦傳

奴婢之忍第九十五

人有十等以賤事貴耕樵爲奴織纴爲婢父母所生皆
有血氣譴督太苛小人怨嗇
左傳昭公七年楚芈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臺馬有圂牛有牧以待百事註云十日者甲日至癸
日也臣者服屬之以爲臣也輿衆也僚勞也供勞事

也隸屬也臺厮役也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上下相承以供百事○記內則曰少事長賤事貴○南宋沈慶之諫文帝北伐有云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公羊傳云析薪爲厮炊爨爲養故云耕樵者爲奴織纴者爲婢蓋男僕曰奴女僕曰婢○中庸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書無逸曰厥或告之曰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周公作此以告成王曰其或告之曰小人心怨口詈於汝汝則當大自敬修其德不復可責人

勸忍百箴考註 卷四

陶公善遇以囑其子陽城不瞋易酒自醉之奴文烈不譴羅米逃弈之婢二公之性難齊元亮之風可繼噫可不忍歟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以書曰汝旦夕之費日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見本傳○唐孟郊審交詩云結交若此與古之交誼不同也○唐孟郊審交詩云結交如眞金百鍊而不改其色今交如暴流盈涸而不亡是眞金也○孟子曰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言今世人情不常如此與古之交誼不同也○唐孟郊審交詩云結交如眞金百鍊而火自銷金不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杜酒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見文粹

管鮑之知窮達不移范張之誼生死不棄

春秋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少時與鮑叔牙遊鮑叔牙知其賢薦於齊桓公相之爲謀主遂霸諸侯仲曰吾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嘗謝城曰寒而飲何

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多窮困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叔不以我爲不
肖知我不逢時也吾嘗三戰三走叔不以我爲怯知
我老母在也吾嘗幽囚受辱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乏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見本傳○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
人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並告
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
期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
何相信之審邪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到
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又式嘗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乎式則馳赴之未到而喪
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
孔讓子子順對宮佗曰昔郤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
移時見有柴車白馬號泣而前母曰必巨卿也至則
果焉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家次爲修墳樹然
後去見范式傳
淡全甘壞先哲所戒勢賄談量易燠易涼蓋君子之交

慎終如始小人之交其名爲市
記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註接交也○南梁劉峻字孝標所廣
朱穆所著絕交論有曰勢交賄交談交窮交量交○
文中子禮樂篇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
窮則散君子不與也○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
交善保終始時人號耐久朋見聖賢故事○說苑敬
慎篇云慎終如始乃能長久○戰國廉頗免長平歸
故里客盡去後又復爲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君何見之晚矣夫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勢
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乎市道交者如街市道路中
賣買之人交易罷畢退散豈有久長之理
郤子迎穀臣之妻子至於分宅到溉視西華之兄弟胡
心不惻指天誓不相負反眼若不相識噫可不忍歟
孔讓子子順對宮佗曰昔郤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
衛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
而不辭其僕曰昔右宰之觴吾子甚權也今過而
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

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行三十里而聞寧喜作難穀臣死之還車以臨
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
微謀仁可以託孤廉可以寄財其郎成子之謂乎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衛殺寧喜及右宰穀○南梁到
溉字茂灌彭城人武帝時歷御史都官左戶二尚書
時任昉爲御史中丞譽裾輻輳預其宴者時有到溉
劉孝綽張率陸倕等日與之遊號爲龍門遊又號蘭
臺聚雖貴公子孫不得預倕贈昉詩有云今則蘭臺
聚萬古信爲傳其後昉子曰東里西華南容北與並
稱學術流離不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
帔練裳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憐之曰我當與卿作
計乃諸廣絕交論譏其舊友託主客問答以勢賄談
窮晏五流爲目而敘之至於歸結有云近世樂安任
昉海內英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類田文之愛客同
鄭莊之好賢於是冠冕輻輳衣裳雲合及瞑目東粵
歸骸洛浦絀帳猶懸門無遺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
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嗚呼
世路嶮巇一至於此文多不備到溉見其論抵擲於
地終身恨之綵音疏麤葛布也孝標孝綽弟也文見
到溉陸倕任昉三傳春秋外傳云杕向見司馬候之
于撫而泣之○韓文公撰柳子厚墓誌銘嗚呼士窮
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
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
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反擠之又
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
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年少之忍第九十七

人之少年譬如陽春鶯花明媚不過九旬夏熟秋淒如
環斯循人壽幾何自輕身命貪酒好色博弈馳騁狎侮
老成黨邪嫉正棄鄉詩書教之不聽玄賓易曰紅顏早
衰老之將至時不再來不學無術悔何及哉聽可不忍
歟

謂夫人生一世縱得百年能有幾何年當少壯之時
譬如春光明媚不過三月忽焉夏熱秋涼萬物凋落
而枯槁豈能長久而不變其更遷迭謝循環不息必
然之理人胡不寤迷於酒色博弈遊宕唐喪日月反
與邪人爲黨以正人爲仇有至侮慢老成之人及乎
聖賢之書棄之而不習終爲鹵莽愚人而已昔之紅
顏忽變爲白髮欲追其前之所失不能及矣雖悔何
有補哉豈不誰之虛生浪死空過一生者也悲夫故
曹孟德短歌行云人生幾何漢武帝秋風辭杜子美
輕敵○西漢衞青武帝時爲大將軍將六將軍擊匈
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
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
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
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
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
在所詔贖爲庶人裨竇彌切助也卽偏將也見本傳
及元朔六年鑑○西漢周亞夫沛人周勃子也景帝
時爲太尉時吳王濞七國反使亞夫將三十六大將
軍往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

將而歸之天子亞夫不出輕戰而深溝高壘軍中不以
爲弱公論亦稱其美
西漢馮唐趙人後徙代文帝時爲郎署長嘗言於帝
曰上古王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
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見本傳
及文帝十四年鑑○唐李靖對太宗曰善用兵者以
靜待眾以重待輕故老子玄用兵禍莫大於
輕敵○西漢衞青武帝時爲大將軍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
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
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
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
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
在所詔贖爲庶人裨竇彌切助也卽偏將也見本傳
及元朔六年鑑○西漢周亞夫沛人周勃子也景帝
時爲太尉時吳王濞七國反使亞夫將三十六大將
軍往擊吳楚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上許之由是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欲西梁城堅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見亞夫傳及景帝元年并三年鑑

延壽陳湯興師矯制手斬郅支威震萬里功賞未行下獄幾死

西漢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善騎射以材力爲郎

愛幸使爲西域都護騎都尉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博通書傳善屬文遷西域副校尉元帝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首至京縣槀街十日（槀街蠻夷所聚之處故縣於此）以示之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後匡衡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物湯坐免後以言事

不竇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略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湯前所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書奏詔出湯奪爵爲仕伍後王鳳奏湯爲從事中郎至永始二年免湯爲庶人徙燉煌卒於外見本傳及互見史鑑

自古爲將貴於持重兩軍對陳戒於輕動故司馬懿忍於嬪幀之遺而猶有死諸葛之恐孟明視忍於殽陵之敗而終致穆公之三用噫可不忍歟

揚子淵騷篇云若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故七書婦人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仲達諡諡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見後主建興十二年鑑○左傳僖公三十年秦使杞子助鄭戍守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鍵也)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辭焉(公辭蹇叔不受其命)召孟明視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地)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襲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夏四月敗秦師於殽(殽山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文嬴秦穆夫人晉文公之妻請免孟明視等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郊地)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文公元年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秦伯穆公也)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夫子指孟明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

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

五代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周爲相至宋太祖官至太傅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乃可以爲宰相蓋任大用者存乎才爲大臣者存乎量丙吉不罪於醉汚車茵安世不詰於郎溺殿上(溺奴弔切)矣見言行筆錄○西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封博陽侯後爲丞相尚寬大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西曹第忍之夫馭吏乃邊郡人也習知邊塞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書馳來馭吏隨騎刺奴腹情白吉未已詔問虜入郡情吉具對其餘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俱獲譴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乃馭吏之力也
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不聞馭吏
言何得見勞勉之有見丙吉傳○西漢張宏世字子
孺湯子也以父蔭爲光祿勳時有郎醉小便殿上主
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
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類此也昭帝時爲大將軍宣
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病薨見本傳
反作翻

周公忍召公之不悅仁傑受師德之包容彥博不以彈

燈籠錦而銜唐介王旦不以罪倒用印而讐寇公廊廟
倚爲鎮重身命可以令終噫可不忍歟

書君奭篇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蓋召公奭爲太保周
公旦爲太師共相成王左右時召公告老而歸而周
公留之召公不悅周公作此以留召公謂今予旦身
任重責如游大川之中自今以往惟我與汝召公奭
其濟成王於大川之險輔贊之誠亦如成王未在位
之時其任甚重如此無大責我留汝也○唐狄仁傑
之相也婁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后
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能守邊陲賢則
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
人也太后曰朕之用卿乃婁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見
唐書○趙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仁宗朝爲御史裏
行劾奏平章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開金燈籠奇錦緣
閣侍通宮掖以獻張貴妃兄堯佐自
固語甚切宣帝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
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遂貶介泰州別駕
後改英州龍彥博知許州其後彥博再相首薦介言
於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闊雖有夙聞之誤
然當時責之太深乃召介還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見言行錄并史鑑○趙宋王旦字子明魏州人眞宗
朝旦在中書寇準在密院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中書
偶倒用了印寇公須何吏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了
印中書吏人告覆亦欲行遣旦問吏人曰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吏曰不是旦曰既是

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後旦疾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見善行錄并宋史○元史稱史天澤忠亮有大節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其視富貴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詩大雅既醉篇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書洪範九疇曰考終命言有德行之君子皆能善始善終也

好學之忍第一百

立身百行以學爲基古之學者一忍自持鑿壁偷光聚螢作囊忍食讀書車胤匡衡孔叢子與子琳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朱子謂學而篇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篤學不倦博覽多通家貧無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讀之以夜繼日桓溫引爲主簿遷長史遂顯於朝廷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及卒朝廷傷之見本傳○西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家貧好學嘗鑿鄰壁引光讀書精力絕人宣帝時射策甲科元帝時遷給事中永光二年日蝕地震上問以政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拜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後爲丞相見本傳

耕鉏畫傭牛衣夜織忍苦向學倪寬劉寔

西漢倪寬千乘人治尚書受業孔安國家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供眾弟子廩）炊爲人賃作帶經而鋤休息則讀誦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武帝元鼎四年遷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吏民大信愛之上由是愈奇之元封元年爲御史大夫居位九年卒於官見本傳○晉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歷吏部郎文帝時相國軍事後授太尉特進開府太子太保寔陳年老固辭聽以侯就第位居三公之上歲餘薨年九十一見本傳

以錐刺股者蘇秦之忍痛繫獄受經者黃霸之忍辱

戰國策蘇秦洛陽人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師鬼谷先生（先生姓王名詡居河南鬼谷故云）遊說諸侯爲約從長并相六國乃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

能佩六國相印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備具蹔
進忍○西漢黃霸字次公河南人獨用寬和爲名宣
帝聞霸持法平召爲廷尉正本始二年上以尊孝武
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獨夏侯勝諫曰不宜
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黃霸阿從俱下獄
既久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勝賢其言爲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本
始四年大赦出夏侯勝爲諫大夫給事中黃霸爲揚
州刺史元康三年以霸潁川守治爲天下第一神爵

四年賜爵關內侯後爲丞相見夏侯勝黃霸一傳及
史鑑
寧越忍勞於十五年之晝夜仲淹忍飢於一盆之粟粥
寧越中牟人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免此苦也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遠越請十五年人將
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遂成周威王
師之見說苑反質篇及呂氏春秋○趙宋范仲淹字
希文蘇州人初居長白山僧舍習業讀書日煮粟三
升作一器經宿遂凝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

功過格分類彙編

明袁了凡先生功過格序

明袁公諱黃浙江嘉善趙田人也幼時遇孔先生爲趨庭揖拜正數算其縣考府考學院考名次并某年補廩某年出貢某年當卒壽五十三歲無子公一一備記之凡遇考試廩貢名次并年月日無不纖悉皆驗自是益信窮通有命愈淡然無求矣越數年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凡相對三晝夜不起一妄念雲谷問公何以能然公曰吾爲孔先生算定命百功賑貧百錢一功外更照百錢記一功若救一命而復用已財則於百功外更照百錢記一功若救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財百錢一過若唆訟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倣此

凡夫問其故曰人固有數但極惡之人數拘他不定而極善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惟庸俗之人乃爲數所拘汝數年來爲一功過有是非如求借不吝固爲功若借與嫖賭則爲過有孔公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公進而問曰然則數仇不報固爲功若忘父母之仇則爲過揚人惡固爲過若可逃乎雲谷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書曰作善降祥易曰趨吉避凶一切福田不離心造皆可以人力挽回也因出功過格一册示之曰照此奉行不特富貴功名可得卽希賢希聖盡在是矣公謹受教遂向神前發願許立三千功求舉子明年秋遂中式後復起求子願亦許立功三千越一年遂生子名儼後又許立一萬功求進士越二年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後官兵部主事年七十四卒公子儼亦成進士此係袁公一生奉行功過格之報也世之見是格者亦可知所奮矣

功過格例

一記過兼記功卽古人投黑白豆之意不記功何以除過惡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功不必自謙

一以功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豈作萬錢功德便可瞞乎當以理衡之

一受賄及屈於勢力若不得記功受賄如得財伸人冤出人罪之類屈勢力如遇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原不得好衣好食之類

一功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救人一命百功賑貧百錢一功若救一命而復用已財則於百功外更照百錢記一功若唆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財百錢一過若唆訟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倣此

一功過有是非如求借不吝固爲功若借與嫖賭則爲過有仇不報固爲功若忘父母之仇則爲過揚人惡固爲過若欲燭奸除害則爲功他可類推

一功有眞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不能追而免者皆不得記功他若取不義之財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救護皆宜記過

一雲谷禪師云濟人百錢一功謂千金以上者則然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功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功得不義財百錢一過謂貧士則然若富者五十錢作一過大富者一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甚精

記功過法

凡受持者擇一吉日齋戒告天焚香發誓訂一册子先書年月次書日臨臥查點一日所爲有功則於功下註之有過則

於過下註之一功記一〇十功記㊉百功記㊀一過記人
十過記米百過記囤不得重功恕過不可輕忽閒斷月終會
計功過折算淨餘若干終年大比算所餘者為定焚告蒼神
凡記功有疑當從其少記過有疑當從其多此是減罪消愆
之法凡功十五日不倦者外加十功以示鼓舞凡過十五日
不改者外加十過以示創懲

目錄

敦倫格 父母 兄弟 夫婦 子孫 宗戚 師友 主僕
脩身格 敬畏 心性 出言 待人 交財 過邪 敬惜
勸化格 勸善 化惡
救濟格 救人 利物

功過格

明陶奭齡輯

功過格論

或曰為善去惡在心而已奚必是格予曰子讀書耳奚必課程嘗謂耳奚必律令出納耳奚必會計哉不知會計當則盈縮可稽律令明則趨避不惑課程立則作止有度否則勤惰任心高下任手有餘不足無從參覈也徒曰我為善我去惡曾為幾善去幾惡即或曰是固然其如明功隱過何予曰子勿慮也人有明功隱過於人者未有明功隱過於鬼神者也我日而為之夜書而誌之焚香梁翰獨獨無倨四顧森然鬼神滿目以心莅手以手莅筆一畫罔敢不誠而明功隱過乎哉或曰今日書而功微明日書而過鉅不將怖而止乎予曰勿怖也子勿書何以知功微而過鉅書之而後功與過

袁了凡先生爲人常以功過格自持二十五遊庠二十七長子生時方奉行甚力辛亥壬子再赴鄉闈未捷而行已稍衰至乙卯覩光上國南北奔馳而所行遂廢戊午冬家大人忽病患中風百藥罔效余憂心如醉終夜皇然已未夏長男病夭而次三子尙幼余益痛悼無已自念何辜於天慘罹此罰每夕禱於竈神祈有以明示六月望日夜夢至一公署見左坐者烏帽藍袍右坐者角巾阜服余急趨下拜右坐者曰子新刻竈書將成必知角巾阜服者爲何人也余頓悟爲司命神卽伏地再拜急欲陳說已意左坐者忽厲聲曰禍福皆由自取安問神爲子向者有志奉行功過格乙巳歲許以三千功求入泮越二載而遊庠庚戌復以三千功求子踰年而生

男後歲在己酉病應不起而復生此三大驗也子奈何行之不純始終易轍此顚沛傾覆之所自來也余聞言駭極汗流浹泣長跪神曰坐我明語子人生惟淫惡爲大考君生平無淫邪實迹然於辛壬癸甲四年中屢爲美色所搖身雖未染而心不能制且又任其通欵曲閒殷勤以致彼美情牽而君亦自墮情障頗有不可對人言者且豆蔻香含梨花雨打諸詞尤令彼索思入骨恐其幻想既開終蹈不貞之玷則揆厥由來誰爲首禍而君猶謂發乎情止乎義者何其謬哉坐此淹寢名場而有鷹揚之誤此上天所以微示警也君亦悔之否耶余惴惴不敢復問神又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吾師喫緊示人法也君爲父病誠

求心實可嘉自後當振厲精神奮發有爲守之彌堅信之彌篤補以前之過積以後之功則將來造就有未可限者又何患不除而何福不集哉且獨爲善不如與人爲善君前刻功過格日記法甚善可速糾集同志廣爲傳布并處處勸人奉行凡有志功名求嗣者惟此書得效最速我之往事可鑒也彼以善書爲不急務者眞下愚之言吾儒不操化民之權而能以善書勸人是卽維持世教而欲爲天下得人者也善莫大於是吾言已盡君其勉之余始知藍袍神卽了凡先生方思再問而忽覺身已在牀矣醒後細審夢中所云獨不解應揚一語爲何指思之累日忽憶乙卯北闈薦卷余詩中有點頭膺鶚薦一語爲謄錄生磨字誤改爲鷹以此被黜神言蓋指此也於是益信功過格之奉行有驗而自悔以無恆獲禍往事追思痛恨無極用敢敬敘顚末宜揚神訓願與當世諸君子勉力共行而并以余爲戒云咸豐己未孟秋上浣書於

敦倫格

父母祖父母嗣父母後母庶母加倍記功

事親致敬盡養承顏順志使親悅一日一功反此者一日一過定省必勤唯諾必謹奔走必儉獨隆親養一日一功反此者一日一過甘甘勤格出入必面使令不違各一事一功反此者每一事一過飢飽寒煖勞逸痛癢無不體悉調和不使親有難言之隱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一過親怒我或責我順一過教善必從服勞不怨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一過親怒我能積誠感化功反受自反一事一功反此生怨心者一次十過親怒我或責我順此者十過至積久乖睽生淡薄心者百過贊成親善小事一功大事加反此阻善唆惡者小事十過大事百過解怒覓憂一事一功不能者一事三過親有

功過格

過委曲勸改小事五功大事十功不能者小事一過大事十過親有疾竭力調治不離左右一日一功反此者三過坐視不爲醫治百過不遠遊一年三十功反此者三十過守身謹疾保全父母遺體反此縱慾致疾百過殯葬安妥盡心竭力五十功反此草率者及久淹親柩俱百過居喪哀循禮一事一功反此者小事十過大事百過

如服中生四時祭享事死如生一次一功反此失時者一次十過祭而不誠者一次五過墳墓不時修治一次一功荒廢者百過聽妻言疏父母

爲利欺親乖忿爭競俱百過中年無子不思積德求嗣百過敗盡祖父基業與德澤干過母難日不思親忌日無哀慕心召三如父母七中與妻妾淫褻者三百過

兄弟異母兄弟功加倍

敬兄愛弟推遜任勞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一過有事相佐共事不生異心一事一功反此者小事二過同居合爨無私積無間言大事加一年三終身五百功反此者五十過彈成一善有過至誠規戒十功反此者小事一過各一反此者各一過勸勉互相聽從十功反此者大事加能使頑劣者轉變三十功不爭財物以傷和氣值百錢爲一功反此者一事過十不爭父母偏愛不聽一切離間逆來順受不較曲直

功過格

二反此者俱一事一過讓田讓宅值百錢二功反此者俱三功大事加反此自佔便宜者值百錢二過欺佔兄弟財產值百錢二過欺孤寡過加倍獨任一嫁娶喪葬大事十三功反此與弟兄推諉者三十過如係父母身後事或供膳等而推諉者一次六過親殁後教養幼弟至於成立一人百功反此者一人一過孤寡成立一人百功反此者一事一過厚待姪輩如己子女一事一功大事加反此者一事一過孤寡如己子女一事一功大事加反此者一事一過孤寡

立撫存一人百功反此者一人百過爲弟兄婚娶婚嫁女弟女姪一人五十功反此不肯勉力行者一人五過喪死盡情循禮十功反此者十過

思難相赴小事五功大事加反此者五十過自己貧乏索詐兄弟阻善贊惡爭訟俱五十過欺陵幼弟厄小事十過大事加待姪輩如人小事一過大事加婚嫁女弟女姪不得其所一人五過

夫婦

閨門嚴飭男女有別規矩秩然知廉恥避嫌疑一日一功反此者一過相敬如賓無褻狎無間言一月五功一年五十功　反此過同勸化孝公姑和妯娌睦內外勤女工在家訓兒女寬婢妾之過一功不勸者一事十過至縱容不孝及聽言離骨肉者俱百過　勸止大過勸成大善一事十功反此養成驕悍者一事十過禁出門遊嬉燒香　禁賭牌此事不可開端不能者一次十過不輕聽婦言一次一功反此受制於內者一事五過對諸媵侍不苟笑語五功反此者五過嫡庶正體統嫌隙不生五功反此妻妾不和一日一過或縱妾抗正室縱納室不愛前妻子女俱一事五過大者加　虐婢妾罵者一過打者三過有子後可以納妾不納五十功　反此者五十過富貴後娶原聘殘疾女百過　喪賢妻既有子不再娶反此者百過

功過格　三

婦女

百功婦服未終即娶五十過　婦不孝化至能孝百功反此者百過婦有疾病不關心及輕發怒罵善言相勸不聽各一次一過

子孫

義方訓誨子孫一次不知誨者一事一過禁戒過惡一事一功大事加　反此使成惡習者一事五十過至壞家風百過教子孫不倦使能長進一人五十功　反此賜養者三十過教至成德一人三百功　不量子孫才質不爲擇業令其終身無所成百過延師至誠十日一功反此者一年三十過禁絕匪人爲擇賢師友化導百功反此者五十過　嚴立家教使子孫世守爲禮義名家百功家教不端百過擇婦擇壻惟論世德其人賢否不計勢利五十功　反此者五十過　受子孫供養必察其貨財若以不義之物進宥使其漸薄一念一功見於事則一事一功反此者

宗戚

禮待九族一事五功大事加　過族有貧困及鰥寡孤獨濟力撫存一人百功撫孤成立加倍凡出錢者一百二功　反此者一人十過親者加論有力不救濟加　過再族有俊髦加意培植一事一功如教讀書十過教之能長進一人五十功　至成德三百功　表章族中孝義節烈一人五十功　反此者二十過惡一事五功大事加　不勸者一人一過

鄉黨

十過一事一過自暴自棄者不論　身居勢要雖有強悍宗人不敢藉勢爲非五十功　反此者百過貧乏遺孤撫養成立一人百功　不肯者一人十過親族有事出力任勞小事一功大事加　反此者同過患難相救者十功大事加　反此者同過爲貧者葬一柩完一婚三十功出錢百功　如欺占親族財產孤寡加倍四占致失所一人三過　遇吉凶事必盡情盡禮一節一功厚者再加　反此者百過　嚴立家教使子孫世守爲禮義名家百功家教不端百過擇婦擇壻惟論世德

師友

以善善化導子弟一次一功但教讀書作文而不教以敦本修行該一人爲百過以開事瞞功一次爲師盡心教誨子弟一日一過所得錢爲一過　教子弟成

名百功至成德五百功尊敬師長一日功反此者過同守師訓一言功反此者過同至反背師言者百過敬事名賢大人一人三反此者一次三過敬待祖父執友一次功反此者過同誠敬待友人一事一功大事加反此者過始終不變一人三十功不能者一人一過友有善稱揚有過諫止一事功反此阻善唆惡小事二過大事加論不面譽背毀口是心非一端功反此者過同信諾不苟一事二功大事加損友惡改己惡一事五功大事加疾病患難相扶救各一事一功大事加破交一事二十過損友各十功反此者各十過效法賢友一事一功謗毀者一言過見忠言一事一功大者加不受者過同論事不偏執己見一事一功反此者過同不矜才不恃勢不伐善不誇勞一節一功反此者同過富不諂貧不厭一事一功反此者過同中正不立朋黨不偏私五十功反此者小事五過不信離間語不傳述相毀語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過不以絕交而語盡不以新知而歡盡不以小嫌介意小虧發忿俱一事三功反此者俱一事三過厚待窮交一人五功反此者一事五過厚待師長子弟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五過待友子弟必以正一事一功大事加反此者一事一過貴後易交三十過

主僕

御下厚給衣食難苦必恤一月功反此者一日一過不當人焉詈

過事善教有過不苛責善導之俱一功一事反此者過同昆才難使易爲非即自爲俱一功一次反此者同過至縱奴僕不禮醫治十功反此者十過家規嚴肅一年三功反此者同過誠敬待友人一事一功大事加於人十白還一人原值百錢一功遣婢出嫁及時使終身得所另加三十餉奴婢不嫁娶百過僕有才德不屈抑五十功反此者僕子有才德不許令進取百過勿壓良爲賤五十功反此者百過不用俊僕強僕惟用忠厚謹慎者一人三功反此者一人二十過化奴僕至忠信仁慈可仗以濟人百功怒打下人致傷一次二十過至殘肢體百過貲婢得重價致限醜類或貲作妾或及遠方致終身不得其所三百過姦淫婢女五百過奴婢一心事主不欺不匿一日不忠者百過爲主用財公平不使剋減爲一功反此者錢百

功過格

學或果報相勸一次功反此者一言過談淫賭趣者一言五過能受友忠言一事一功大者加不受者過同論事不偏執己見一事一功反此者過同二一日主有難赤心報效功同見同伴有背主者委曲勸化一言一功反此誘之不忠一言過保全主人身家及盡誠以輔遺孤千功欺忤幼主百過侵陵同伴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過不以絕偷盜惡事俱一事不在過例

脩身格

致知

讀聖賢書大發勇猛直下承當三十功讀聖賢書細心體會一功反此者一日一過喜看善書不忘一功反此者一書二過效法古人躬行實踐一事一功反此者一事過察理必精務求實有見地勿

以粗淺疑似自誤一功反此者一書二過　仰觀俯察物物闔心格能一物爲及時力學不怠荒不分功於異端不以俗事累其心五日一功反此者一日一過一功爲一過　詞藻曲藝細不規一次得者一次十過士子具聰明才質勿徒務舉業深心研求聖賢經濟學問五日一功反此者五十過　諳練經濟出可用世者一件五十功如天文地理禮樂兵農之類過經濟書不求通其學一書十過虛心好問隨處求益不執己見一功反此者一事過學未能不自隱諱一功偶有得而驕矜一節學業不如人愧恥自奮一日一功反此者一日同學問克裕欽然若虛一日一功透徹聖賢道理直下承當傳教著書爲功後學功不以道德爲學專求功利一日一過自命儒者毫無聖賢用世經濟五十過投徒傳業於聖賢經傳不能精確開發徒襲取應人蔽錮人

天姿三百過

心性

發念時在在省察善惡公私一念一功反此者同過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一功凡合於理有利於人者大小皆是一功凡不合理有損於人者大小皆是反此者一過物來順應不因喜怒哀樂去一功反此者一過發一惡念能克治決動其心一次一功反此者同過無私念能息夢一月功亂夢者一夜一過立心直質不欺一事一功反此者同過有恆不變一月功反此或馳逐昏惰不能靜坐反觀一時一過平居有所慕悅以義命止之　不得意時善自排遣　見人榮華無羨慕心富貴懷盛滿念俱一功反此者俱一念一過　勤敬矢志不求逸樂一日一功靜坐時能默觀背後詆毀人　冷語刺人　虛言市恩俱三過　一切中事情　恆人公志　說果報勸人俱一言一功　開道理妮妮不倦三功傳述傷

持敬使此心湛然天理不起一雜念一日雜念紛紜一念一過

以上存心　以下性行　矜莊持己暗室無情一日一功負才逞露不能涵養過同寬厚和平丰采純粹一日一功疾言遽色一次一過至暴聲厲色一次一過容止安詳周旋中禮一日一功跛倚偏僻一次一過夙興夜寐起居有常勤理正務不虛度光陰一日一功反此者一日五過卑以自牧不敢上人又剛介自持不曲徇情一事一功好矜誇妒忌過同不輕寄怒一功反此者過同受橫不憤受謗不辨一次一功反此者過同受恩若浮益思勉德以副之一事一功好諂惡直過同變化一件氣質一端五功知非不改小事五過大者加一等忿五過遷怒於人計事定過火氣不生在歡喜三日一功經年百功過失利及詣思難動輒忘先天人一事三過作事小心周密一事一功反此者大節無執守計事定過苛責於人　非禮微逐　縱酒及亂俱五過

出言

隨處隨時愼言一日一功反此者過同顧行而言一次一功反此者一過心口如一不涉欺偽一月一功反此者一次過揚善隱惡一次一功反此者同揚人惡問係大者加等不談人私不論人是非不說人貧賤不侮弄聖言不談淫賭趣每事一功反此者每事二過發一至德言　出一方便語俱一言一功　出不利人語　播人是非背後詆毀人　冷語刺人　虛言市恩俱三過　一切中事情　慝人公志　說果報勸人俱一言一功　開道理妮妮不倦三功傳述傷

心體或切已自反隨所疑處體究俱一莊香時存誠在在

風敗化事十過十爲人詳辨疑蹟　進忠言俱三功　人有質問從而誣誘　變亂是非　面否離間人俱十過　白人冤蹟十功　造謠名歌謠十過中人聞發一部濟衆經書　辨雪人大冤俱三功　事定計事加倍聞者　出損德之言及發人閨閫俱十過　造謗污人阻人婚姻

待人

爾人負我毋我負人一念一功　苛責人過小事一功　同抑己便人小事一功　反此者小事五過　大事加親賢遠惡一人一功　反此者十過服善從諫一事一功　反此者二過盡心爲人小事一功　有事時從旁提醒一言一功　見人失誤不與明言一過　見人憂恐婉爲解寬一次一功　常懷忌心恐人勝己一念一過　容人過解人怨甘獨勞甘讓功甘任過俱小事三功　報人恩小事三功　不報者小事十過　受惠不感五過　認功推過十過　若嫁

禍於人二十過　不負約不沉滯人書信不窺人私書各一功　反此者各二過　受人微物亦感恩一次多用人財物百錢一功　借人之物或人寄託於己者倍加護惜一功　損壞者值百錢二過　賠者免　愛人以德不徇私偏向小事一功　徇私棄賢能二十過　與人同飲食坐臥不敢先不敢擇不敢踰越一功　反此一過　爲人釋一惡白一冤和解一訟但十事一功小　見人失勢失利名反生歡喜一次三過　不輕貧賤不諂富貴謙恭有節一次一功　反此一過　不欺弄愚人不乘危得百錢一過　與肩挑者買菜從寬一年三百錢一功　反此者五過　與人交易人即算錯不少欺瞞以大算盤計功量衡斗斛出入一攙三十年功　雨傘者一次二過　如以僞銀眞巧心取利百錢一過　商賈與貧士村民交易一公平得他稍浮即止一年五功　反此者一事一過　合夥營生利息均分一次一功　反此者一事一過　出力任公事經慮久遠以侵欺一日百錢一功　反此者一事一過　大出力任公事者加

錢一過　不濫繼富留以周急一事反此者一過　同荒年平糶照時價二功待高價者過　同財物有失淡然安命不愠不妄求小者三功大者十功反此若侵公　貪賂　俱百錢一過　至假託建廟脩像募財入己百錢五過　設局騙賭過　同設阱騙詐乘難覬取百錢十過　索債迫人破產流離百過　生平不負人一文不妄取人一絲一粟千功生平慣占便宜喜負人財者　俱百錢一過　還那終日無淫念一功

路遇美婦人不留盼一次一功反此者一次二過　動心加倍人家婦女可窺不窺　開人說職事恍然謹避　不問婦女美醜　俱一次一功反此者　俱一次一過　遇美色心不動十功反此者五過　即時制之可免至以言色調戲失節者五過　全居家能節慾五日一功不節慾五日一過若致疾者百過　強身非完一女婢百功淫一女婢百功淫一女婢者百過　加倍拒一私奔女子善卻之三百功能使感悟加二百功終身完一婦女節三百功婦女之節多不使人知再加二百功在可成可敗之間若有倚緣牽引能善爲勸喻以曲之和諧德莫有大於此者　宿娼比頑　染一本淫婦　俱五十過　妻妾淫褻非地非時一次三過　不輕置妾三十功　妻已生子復置寵妾一人五過　當可染境不染良家婦百功室女節婦二百功妓女二十功勢不能前止者　倡脩正神廟宇得成三十功出錢另記　居官能禁止二十功　信者百錢在館論子弟在家論童僕在外勸朋友一次一功反此者　染良家婦百過成淫十倍　欲染室女孤寡節婦三百過成淫二十倍　欲染室女孤寡節婦三百過成淫二十倍引人於淫百過　好談淫賭趣言一過　傳以害人二十過　終身守不二色戒千功　刻淫書一部　燒毀淫詞淫說一卷五功　撰胎粉詩詞一篇十過　展轉一淫念一時　脩合房術三十過　傳以害人二十過　終身再加一次千過　喜聽淫聲邪曲十過　暗室屋漏都知敬畏一日反此者一次一過　當天變時風雨雷霆倍加恭敬　朔望及神聖誕日無疾慢事　五臘八節及朔望晴晨有怒不發齋戒脩省元旦天貺端午地腊七夕道德四立二分二至爲八節　寤前有怒不發　祭神必齋戒誠心　祀先極誠盡敬　墳墓及時　以上七件俱一次一功反此者俱一次一過　時節行刑輕者三過重者加　脩理住房必先脩祖墓宗祠十功反此者二十過　甚再加　故畏神像三光不對北溺溺各一日一功　反此者各一次一過　若夜起裸露對天沐浴一次三過　供奉祖先神佛必潔淨得宜終年至誠一月一功反此者一月三過行禮拜神佛敬誦善書三日一功善書如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及諸神訓皆是倡脩正神廟宇得成三十功出錢另記　脩淫祠百座不妄信淫祠及司巫邪術一事十功能禁止二十功　信者

五十過　有災晦自知脩德求神不殺生靈祭獻十功反此者二十過　敬重聖賢書籍不污穢淨手執書一日一功反此者一次一過　至出恭看書者　創去功名拾遺字紙焚化百字一功不顧者二十字一過　自我狽籍者一字一過　從穢中拾字洗淨焚化十字一功拾米粒亦照字記功出錢買字焚化三百功婦女之節多在可成可敗之間若在館論子弟在家論童僕在外勸朋友一次一功反此者一次一過　不輕議前賢得失一次一功讀聖賢書躬行實踐百功喜看邪書一卷五功引人於淫百過　將經書爲戲謔之具一言非毀聖賢經典同過　註釋聖賢經傳先儒著作一卷十功任　若解以己見妄意註釋者一卷二十過　著術有關世教之書行益天下國家一卷二十功　貌儒面行違一事五過　力衛正經一事百功　能拒異端邪教大者再加一次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絕學五百功　背先聖之道異端曲學以惑世誣民一事二百

過 以上敬神重 功下惜福

輕棄完好者（物之）（值錢）（當）（盡）（之）（物）（皆）（是）（也）（節）省之過當者（減）（半）（論）（己）（物）（大）（物）（皆）（仿）（此）（論）（之）（心）

一日反此者一日過至於食享用過點者（節）省者一日一過（荒）年不

一功反此者一次（俱一次）反此者三過

見遺粒遺字必拾（俱一功）（出）（中）拾穀洗食之（俱一次）反此如非禮蹴

富貴人留意施捨自奉淡泊一月十功（出錢）（施）（濟）（再）（另）記反此見而不勸者十過

裁 無端糾飲食會（俱一過）厭棄惡衣食二次過荒年雖衣

食有餘思憫貧乏加意抑損口腹一日一功吝惜一食物不分人

致其敗壞一衣服布縗一功飲食甘粗犒五日一功誠心持齋

一年二十功為（為）自己生辰召客宴會五過（為）父母則記五

怨恨者（再）（加）非功（功）（苦）（為）自己而過（費）

三十過修造屋宇過華（費）（匠）一功（作）一過一月宴談薄惰福不擇美

居不置精具（俱十功）或廢或毀一物件（俱）三過終身不御無

益珍玩五十（俱）反此許（出）百錢（過）吉凶禮循分不奢侈一事（俱十）功反此

許一事妨職一書循（家人）狼籍米粒不嚴戒 冬夏行野

踐踏米麥田 春日任意折損花枝（俱）一次延養一歌舞者

取樂 一日過

勸化格

勸善 勸人出錢為善其功較自出者減半以錢數記功

誠心勸人為善說果報以勉之一次不誠心勸者（過）（勸）人

能從之（功）揚人一善助人為一善事（俱）一功反此者（俱）一過見人

善反阻之三過施一切善書文（一）言事（俱）一功見人刻善書不肯助錢（百）錢

一過著撰勸善戒惡好書一卷（雕）刻印刻出財印施（俱百）錢

毀謗賢書十過見人毀謗不勸止及笑為狂者（俱）一過勸大有力

人作福一言一功其人不勸者一人（過）見人輒與言稼穡艱難

當安業守分一次勸化一切嫁娶喪會等事既從儉樸一次（功）

反此者一次勸男子保養身命勿冒險欲及謹守家業勿

賭博奢淫一人二功勸婦女全名守節知恥避嫌弗出外遊玩

永戒賭牌一人五反此見而不勸者十次過成人一美事勸一

人好善三十（功）薦引一有德人三十（功）見賢能舉不舉二十過信一

利濟方三十（功）化豪貫為善五十（功）阻人濟施阻善書不得流通

五十過化一人仁孝樂善百功反此揣排有德人壞人戒行（俱）百

為師成就一徒品學兼優百（功）誤一子弟百過毀人成功破人婚

姻（俱）三十過

化惡

勸人改一過見人有過須擇無人處曲勸不勸者一過掩人一小

惡解人一怒解人一憂息人爭息人鬬（俱）三見

人憂聞人訴怨不解勸見人為非可阻不阻（俱）二解人怨恨

五功附和人怨忿五過解息一訟十功唆人訟三十過親

增人憂恐五過見人欲訟可勸不勸五過止人談一閨閫五功誣人

閨閫百過勸人弗作淫詞十功勸人燒化淫書一卷（功）勸人勿溺子

女十人有仇隙陰為解勸二十功致人結仇百過解免陰謀下石

三十功親一惡人十過阻人為非三功大化為非者改行 勸改

一惡業（俱）五十功薦引匪人傳人邪法（俱）三十過調和人家骨肉不睦

五十功　離間人骨肉百過化一惡人至仁孝百功誘善人爲惡百過化一蕩子成家百功引誘一蕩子百過阻一大害人事百功教人作一切惡此自作者翻刻淫書　撰淫詞豔曲俱三百過至動天下人淫心者爲無量過

救濟格

救人

行方便事小事一功。一啟口一舉可行不行一次不吝器物借人濟急一功反此者收養無依人一日留無歸人一宿一功若垂危之人不便收留須擇一寺院湊錢寄養病好則資之歸死則共資其葬准百功　施一貧民衣食施一暗夜路燈借人雨具指人迷途　接人力之勞謂代不滯人要緊書信俱一路遇可稱事有錢不施　遇飢寒貧乏功過格

能濟不濟貧苦人哀告不勉應　施濟後悔　滯人要緊書信一次遠行挈一貧人省其路費一日放無利息銀救人重疾急務讓利百錢一功濟孤寡廢疾貧人　周急宗族鄉黨患難中人助人嫁娶及喪葬之事　施粟米　施襖被　施棺木俱百錢一功　荒年平糴讓百錢得百錢反此者一週　見人困危自己勢力有餘不肯救　秘一經驗良方俱十危疾三十功　施藥一服往治一次俱一功　傳人一濟困事　傳一經驗秘方　救墮胎俱十功　見人有疾不救助三週疑病妄藥　見人侵陵孤寡可護不護　作踏人苗稼　起造不利他人　幸災樂禍俱十過　見人覓得白不白見藥兒不設法收養又不勸人收養者俱二勸强扶弱十救免一人流離　周旋一士人還鄉　伸人冤枉　解免一陰謀下石　見人侵陵孤寡極力保護俱三十功見人有難可救不救三十過　救賤爲良三十功　救人一難除人一害　伸一人大冤　爲地方大事出言造福出力任勞　葬一無主柩俱五十功以私怨傾人家業　壞人陰地　乘危下石害人　嫁禍於人　致一人流離　平人塚掘地遇骸骨拋棄不顧俱五十過救一骨肉分離　救一無辜受死刑　延續一人子嗣　完敘一人夫婦　保全一婦女節婦女不失節半由旁人之曲全若翁姑伯叔親族及女弟兒等皆共有其責能爲設法善全之其功最大救一溺嬰　收養一棄兒　葬一節婦柩俱百功　坐一人冤　致人骨肉分離俱百過　救平人一命　倡修路廠渡船俱百功　救善人君子一命二百不保全婦女節或全其夫若經渡過不小更有鄉愚

功過格

通竟居再嫁是極惡罪不在過例　技術不精害人一人俱二百過致人一死　致人絕嗣量過造一事利及無窮千功反此者千過

利物

觸境生憐方便釋放者曰哀救　救微物一次一功百命以外加功　救小物命六物命酌益作意放生勞力營救者曰力救功倒同上出錢買放者曰財救出費三十文爲一功　鑿池開圃廣勸放生者曰法救倡議者百功勸一人肯辦十功口勸書勸同功。以上本呂祖聖訓　救微命蜎蠕蟻之屬百命一功　救小物命鼠雀魚蝦等類十命一功　救大物命馬牛犬豚俊俱久老邁不堪任往賣人屠殺過之必增力缺阻合其必從爲十功若能用錢贖之免其屠殺則於命外另計一功　救一無力報人畜命一命三功　葬一自死禽獸小命十功

戒殺　勸止一無故殺生一次功見殺聞殺不食一次功　家中無故殺生不食爲己殺不食倍功一　賓客宴會可殺生不殺以他物代之亦命功一　多寡大小以定功一　家廚特戒小魚細蝦及魚子一年二十功　家廚戒一切活煮物及不速死物永不犯戒五十功如鱉蟹鰕蟹田雞田螺黑魚等類勸化一食牛犬者守戒五功勸化一屠牛者改業五十功勸化一屠豕者改業三十功勸化一獵戶改業三十功　戒子弟童僕害物命一次功一年貧家五十功富家酌益　誠心倡戒殺放生等事不徇一時好勝出錢計功之外三等加五十功

過款

惡其害人妨事而殺者曰憎殺如蚊蟑蚤蝨之類殺之似屬不以成心怒氣翻案一功　理一次一過至百命外加一過千命爲十過小命大命酌益　食其滋味或利其毛骨而殺者曰愛殺如用蜾蠃飼牡蠣爲藥取鮮魚珠之類一次二過至百命外加二過千命爲二十過小命大命酌益　無心而殺曰誤殺如放野火燒傷田水火燒傷人一命三過如養鳥鵲鶴之類至千命爲十過　牢羞調弄曰戲殺如捉蒼蠅拍蝴蝶之類一命一過　造殺器曰器殺一器一命三過　教人漁捕曰倡殺一次十過罰二過。以上亦見名祖功過格　祭祀邪鬼燕會奢靡者曰縱殺每一命爲一

功過格

殺微命及小物命　微細蟲物命五命一過　殺一羽族小者一過大者三過　殺龜打蛇蛇三過龜倍之　蛇龜被傷致死者倍其罪　試彈充害一命一過　無故發弩射飛禽放鳥鎗捕小雛一日一過如捉蟲飼龍燒野十過　殺昆蟲以養魚鳥取紅蟲釣魚之類一過　食魚不放生一次　大物命　宰耕牛與屠戶五百過　非禮殺一無力其子一次三過　食牛犬一次報人畜三過　乘馬家耕牛犬死不埋其屍一物三過

功過格

說口腹　非法烹庖生物使受極苦一次十過　宴會可殺生不殺倍功一　賓客宴會可殺生殺以他物代之亦命功一　多寡大小以定功一　家廚特戒小魚細蝦及魚子一年二十功　家廚戒一切活煮物及不速死物永不犯戒五十功如鱉蟹鰕蟹田雞田螺黑魚等類勸化一食牛犬者守戒五功勸化一屠牛者改業五十功勸化一屠豕者改業三十功勸化一獵戶改業三十功　戒子弟童僕害物命一次功一年貧家五十功富家酌益　誠心倡戒殺放生百過　倡殺阻放生百過

功過格

增訂居官功過格

審事不徇囑託一功　不偏護原告一功　不喜本承迎合之言一功　不順越訴一功　不以成心怒氣翻案一功　供招不許吏胥高下其手一功　親詣鄉約勸導百方一次功　考試不阻抑孤寒一人一功

功過格

夙行師儉以挽奢風一日功　人犯一刊即審不令守候一功　不以緩贖諉上官一功　老幼勿打一功　醉狥勿打一功　婦女不輕用梭子一功　尊長告卑幼失實弗打二功　百姓告衙役失實勿打一功　已梭已夾要枷弗打一功　禁重杖打一功　禁打發滿一功　禁一塊打一功　賑濟得實一人一功　聽訟能伸冤理枉一事一功　荒年煮粥賑濟一人一功　重犯無家屬給與囚米一人一功　嚴禁獄卒不許虐囚一人二功　詞狀干連婦女即行抹去一功　耐煩受訴使各盡其情二功　瘟疫盛行開局療病一人二功　葬死人埋枯骨五功　無力罪人當時的決五功

納贖徒犯等罪俱准招保五功禁佐貳官不許濫監五功
囹圄無久淹禁者五功　獄中除穢燃蒼朮免瘟疫五功
免笞杖五功　除大盜不輕動夾棍五功
免笞一年徒五功　盜已就獲不許捕役私拷十功
禁捕役唆盜誣扳害良善十功　聽斷明析定罪平允十功
禁戢勢宦豪强不許播惡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保人身家十功
摘發奸蠹地棍不使詐騙十功　教誨頑民使省訟息爭十功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十功　收養孤老一人十功
齋戒誠敬十功
冬天給囚草薦蓋湯十功　免笞二年徒十功
免笞三年徒十五功　所到之處嚴禁長役擾民十功
免笞永戍一人五十功　免笞永戍一人五十功

功過格

免笞大辟一人百功　獲盜即審定案不許扳累百功
清厲地畝錢糧使吏胥役保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百功
起解錢糧緩急有序不苦糧里不累賞解員役百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百功
遇熱審修省祈禱實心任事毋取具文百功
修文廟及先賢祠宇有孝子節婦急與表揚一事百功
身居鄉紳嚴戒弟子僕從勿失禮鄉黨不犯諸惡習百功
禁宰耕牛實心行之能禁一年百功能禁十年千功
編審里役差遣均平使閭縣小民共享清甯之福千功
遇大災荒旱及早申力請賑濟設法救活多命千功
催征有善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扑錢糧畢辦千功

功過格

暴殄天物致啟奢靡不遏邪淫陰僞風化百過　力行保甲實心稽查民不擾而盜自弭邪教奸宄永息千功
人命不即檢驗致屍腐爛遭蒸刷之慘百過　陳正學以匡君進賢退不肖使朝堂清肅兆民受福二千功
縱捕役唆盜妄扳百過　情罪未按杖死一人百過　能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使百姓永受實惠二千功
遇災不申遇賑而吝百過　縱令約保兵役多事擾民百過　不殺降卒不戮脅從大兵到處嚴禁擄掠姦淫三千功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百過　下隱不申上澤不逮百過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道旨燦然昭明於世無量功
縱子弟僕役欺壓平民十過　定招不開生路只求免駁十過　誅降殺順攻城屠戮縱兵擄掠姦淫無量過
受人囑託以致枉法十過　逢迎勢要冤抑平民十過　催征無法任吏書欺隱重刑敲撲使百姓不甯千過
縱奸民詐騙不問十過　不禁民鬬溺女十過　地方利害明知應興應革不肯出身擔任反多方止遏千過
人命不即相驗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十過　揑自加派錢糧使小民永受賠累之苦千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輾轉牽連彼人身家一事十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自士習日靡百過
服毒縊溺人命原無威逼輒斷燒埋以長輕生之習十過　獲盜不即親審定案以致賄盜消滅累者瘐斃百過

祭祀不誠敬十過　　保奏不實十過
水旱不虔誠祈禱十過　　力可濟人而不肯盡五過
不禁賭博五過　　上司言語不遵奉力行三過
醉怒任意責人二過　　無罪誤責二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救一過　泥定成案不爲開豁隨事算過
考校不公阻抑孤寒一名過　不禁宰牛一牛一過
轄用民力一事一過　　濫准詞狀一紙一過

水利
濬渠修隄溉田每頃十功反此論過　修築河防堅固百功反此論過
興水利多方開墾化瘠土爲沃土足國惠民千功反此論過
河道險要修防得法實心實力俾民永慶安瀾無量功反此論過

功過格

年月日	敦倫格 父母	兄弟	夫婦	子孫	宗戚	師友	主僕	修身格 致知	心性	出言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功過格

敦倫格 待人	交財	過邪	敬惜	勸善	勸化格 化惡	救人	救濟格 利物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功過

以上日共計功過　淨餘○結

年月 照此格式刊刷十二張如遇閏加增一張釘成一本寫明年月每晚登記	功過格	
初一日功過		十六日功過
初二日功過		十七日功過
初三日功過		十八日功過
初四日功過		十九日功過
初五日功過		二十日功過
初六日功過		廿一日功過
初七日功過		廿二日功過
初八日功過		廿三日功過
初九日功過		廿四日功過
初十日功過		廿五日功過
十一日功過		廿六日功過
十二日功過		廿七日功過
十三日功過		廿八日功過
十四日功過		廿九日功過
十五日功過		三十日功過
本月共功過折准積功		本月共過
連前共積		

惜字功罪律引

且自一畫開理數之源五千敬道德之要是以在上者賴字以治國在下者守字以成家刑政禮樂非字不行士農工商非字何藉蓋敬字爲集福之基殘字乃招殃之漸今功罪剖晰分明勸戒殷勤深切而凡屬公卿士庶應亦鼓舞奮興矣

功律二十四則

一生平以銀錢買字紙至家香湯浴焚者萬功壽增一紀長享富貴子孫榮顯　一生平偏拾字紙浴焚者五千功壽增一紀得享富貴子孫賢孝　一多收字紙深埋淨地者一千功安樂無流離子孫昌盛　一刊刻惜字書文編傳世人者

五百功永無是非多生貴子　一鈔寫敬重字紙書訓闔門人令其珍惜者三百功子孫發達　一見惜字文留示子孫及已身敬信供禮者百功安樂無禍　一化人銀錢買字紙浴焚者百功壽增一紀施財人永遠富貴　一勸世人惜字並焚怪異淫亂等書者百功本身增壽子孫昌盛　一倡道不以有字旛帳作囊雜用能自戒勸人者五十功德名光顯　一見人作踐字紙急以素紙換焚或以他物換焚者五十功百病不生轉禍成福　一禁人不以字紙拭穢者十五功其人昌達　一凡人有難或急或緩見字紙必浴焚者萬字十功即得平安　一勸人不以字紙及錢放牀褥下者十功得安樂　一偶於穢處見字紙即收起不輕忽者十功一生

平安　一禁人馬上有文字及錢不騎坐者十功得安享　一不以字書夾鞋樣自戒內眷及勸人者十功子孫智慧不忤逆　一勸人不以書字放溷處霉爛並扯碎踏踐者十功必得其壽　一生平不輕筆亂寫塗抹好書者十功永無凶事　一刮洗器物門壁上字者五功得眼目光明　一讚揚敬字文爲大功德者五功獲福必多　一見人以字紙封蓋菓具器皿換取浴焚者五功無惡事相遇　一以字紙焚香爐中者三功得享吉祥　一遇字紙漂淨水中萬字一功免諸疾障　一代人收拾浴焚字紙萬字一功得享清福

罪律三十則

一將他人所收買之字紙取用作踐者一百罪天折子孫貧賤　一騙人買字紙錢不買字紙焚者百罪定惡病天折一已身不敬惜字紙經書又不訓教子弟遞相輕侮者百罪惡瘡偏體再生癡聾瘖瘂　一遇字紙棄穢處踐踏撲滅及收用者八十罪定生腫毒　一家中破書廢字將來換碗換饅作踐者八十罪定生癡聾瘖啞　一家藏敬字書文或拭穢並廢爛者七十罪多惡事無救　一倡道以有字旛帳作囊雜用六十罪薄福受刑　一以字紙包藥裹經書墊木魚器用者五十罪蒙蔽慧心　一以字紙拭物拭几及揉搓棄地者四十罪遭流離去智慧　一見勸善書惜字文不信不傳人者三十罪窮年窘迫生不孝子　一以字紙經書放船艙底並馬上騎坐者二十罪生毒瘡受人欺侮　一己自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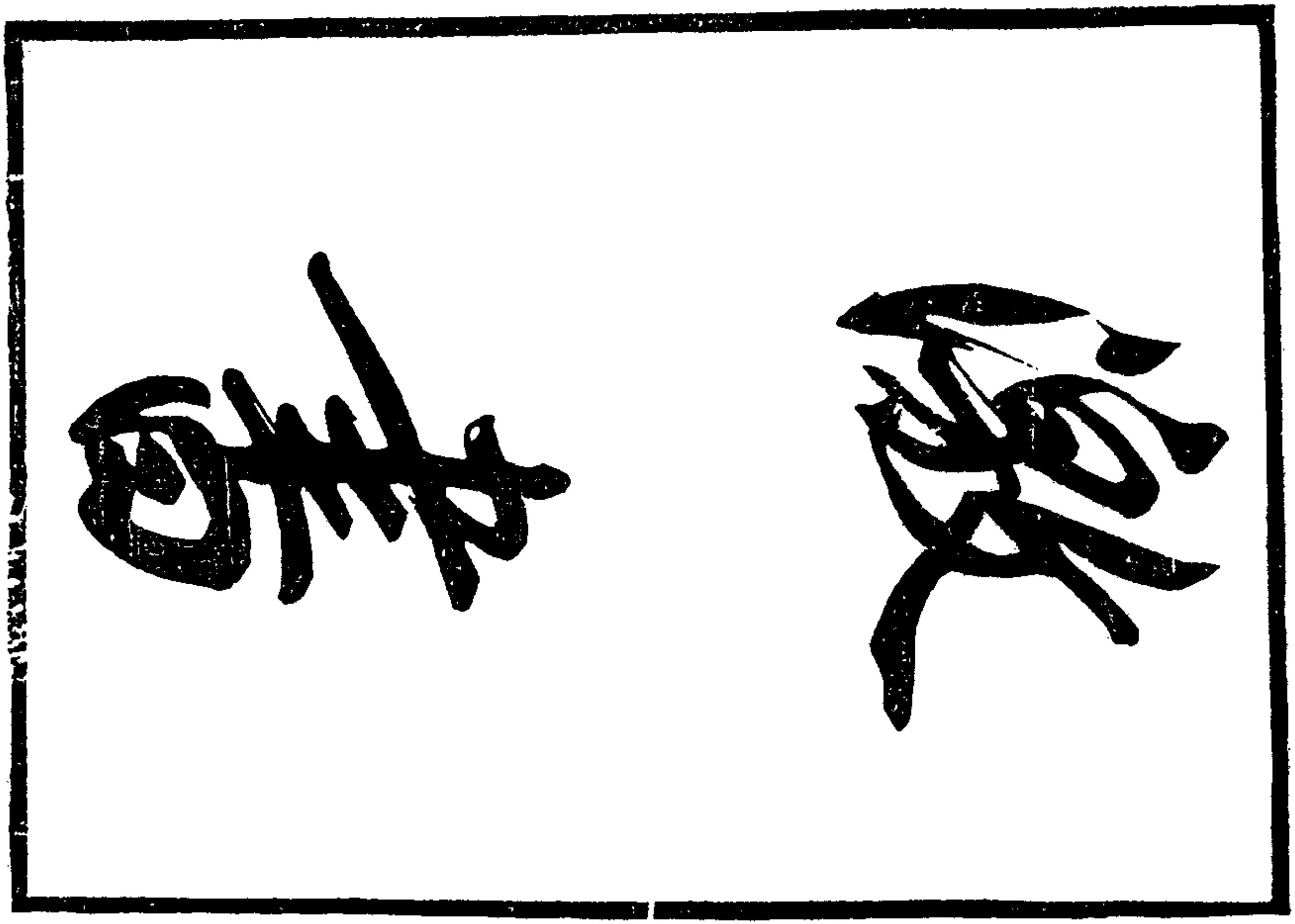
重字紙反又訕笑人者十五罪多遭橫非　一以字紙漂污水焚穢地者十五罪多目疾昏盲　一以經書枕頭及以錢與字放牀褥下者十五罪窮苦受杖　一以字紙引火打亮者十罪生疥癬　一見婦女翦字紙做鞋樣及爲花墊盤盛盒男子不禁止者十罪受枷鎖刑　一以字紙糊窗壁褙屏褙書殼者十罪受冤枉不明　一以字紙嚼爛吐壁上及扯破作書撚者十罪爛脣手生惡瘡　一掩昧敬字功德者十罪不得吉祥　一女眷以字紙書夾鞋樣男子不禁止者十罪生作逆子女　一婦女繡字於荷包香袋扇插枕頭上不行論禁及繫帶於腰間并將枕頭枕臥以致褻污者五罪得重眩拘攣之疾　一輕筆亂寫拋散不顧及旋寫旋塗抹者

惜字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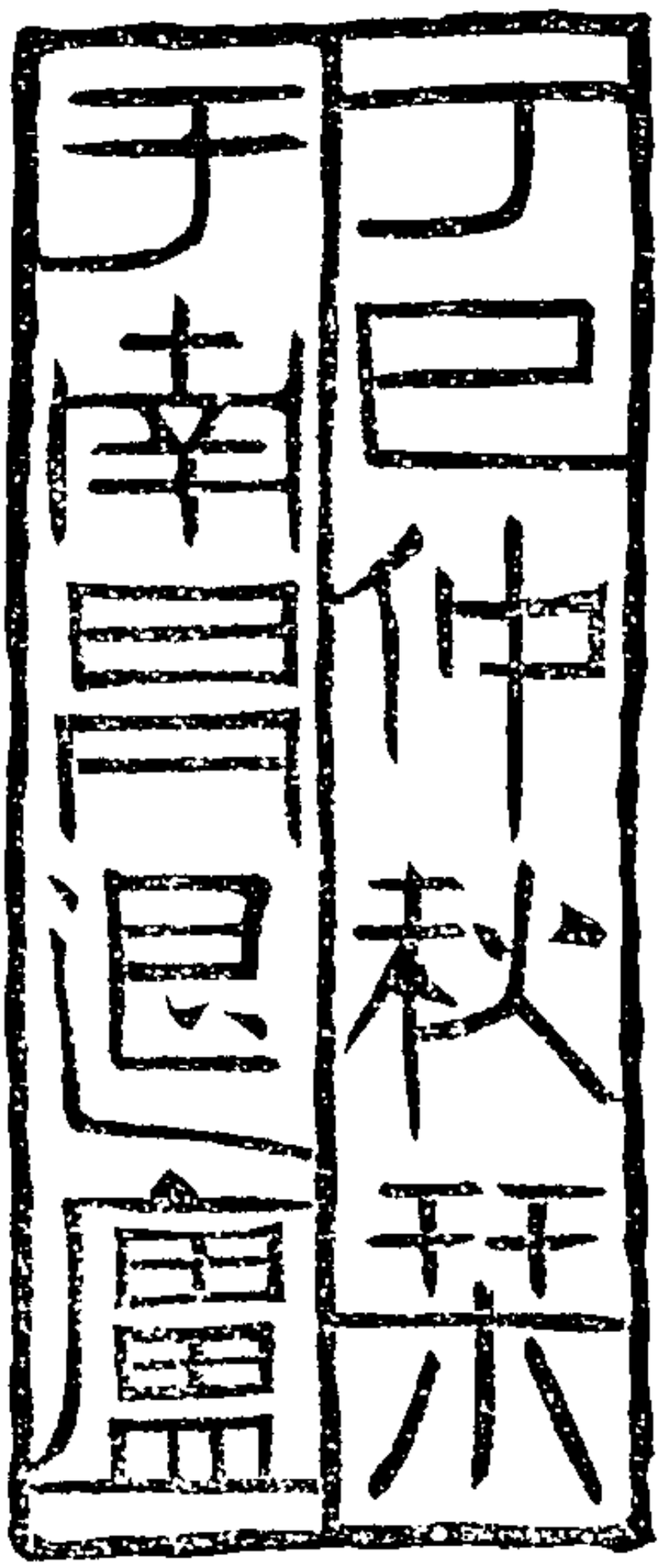
五罪減聰明　一怒拋書卷擲字紙於地下者五罪減聰明一以字扇書啟插靴襪者五罪足生毒瘡　一以字號窩器物上致人坐踐者四罪家不祥　一以不淨手檢閱經書者三罪生爻指瘡　一以字紙墊路者三罪行事不順遂一於地上盡字者三罪多遇險阻　一剜裁字迹者一罪多憂驚　一以字紙褙神像拾揑牆壁內者一罪雖有功不錄

惜字眞詮　十二則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關人功名者此字當惜　下筆關人閨閫陰事及離婚字者此字當惜　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　下筆陵高年欺



62件 97点



吾邑禾川之水奇於諸邑自安城烏飛消洞泉流出吾西里合眾流而始盛又從西順流合南里諸水繞城而東紆折二百餘里爲瀨爲瀧爲灘大小四十有奇皆巨石橫江水從石隙怒凌而出若從天墜下至廬陵始得安瀾而休焉其石之狀如虎蹲如獅踞如相枕相藉相搏其波之狀如鷺跳如鴻起如馬奔如

相逐相蹴相踏其水石衝擊之聲如雷轟如山摧如百萬軍中鼓角喧而砲響震也然試離水而觀其石皆峭厲廉悍無所可用當其在水則盤而迴風變態莫測乃知禾川之水所以稱奇者此峭厲廉悍無用之石激而成之也惟人亦然使皆履常席厚樂平壤而踐天衢安能發奮而有出人之志哉必歷盡風波震盪然後奇人與奇文見焉姑取吾邑往哲臨流而歎之有其人道德而文經緯者此禾川之飛瀑落天磯沫入地灌萬畝而沃三時者也有其人剛毅而文豪邁者此禾川之玉柱倒撑銀河捲淚斷虹霓而起霹靂者也有其人節烈而文悲憤者此禾川之豐隆叱馭阿香廻車怒馮夷而泣湘娥者也有其人猖潔而文芳烈者此禾川之蠙蛉濯魄赤烏飲泉攀芙蓉而泛菱荷者也是豈禾川英靈萃於往哲哉但往哲

皆吾平壤天衢吾豈有二視哉近著一書其志近恬其氣近暢其文辭近忠厚而惻怛初未嘗有鬱怒之意然以余自揆之非備嘗鬱且怒之曲折必不能蕆此恬暢之志氣非熟經風波震盪之變態必不能爲此忠厚惻怛之文辭猶之泛舟禾川非身從水石相激而出不知瀨與瀧灘所怒凌者即此安瀾之水也激之爲用豈漫然而已哉書篇頻繁爲兵火燬其大半僅存四十一篇名曰瀲書蓋深感夫激我成我者之德故記而述之使後之見吾書者由吾激之一言推而廣之則雖滔天橫流皆可作安瀾觀也禾川賀

貽孫子翼父書於水田居

潛書目錄

卷一

貴因　習巧
藏用　慢藏
預知　造物
戒智　全勇
圖大　辨才
用人　備患
得機　疑陽
定志　決甚

卷二

賢奮　去恃
劬爻　酌取
敵貧　規猛
剖愛　推名
息謗　友匈
假球　原病
撤蔽　山子
專氣　止辯
漸習　傳人

仁德　生衆
惧辭　求己
失我　心性
空明

漱書目錄終

貴因

爲天下者取天下相因之機而握之白我斯天下無
難爲之事矣何也天下之兵勝與敗相因也天下之
勢强與弱相因也天下之物貴與賤相因也昔者越
王句踐用范蠡以治兵用文種以治國用計然以理
財三人既用而天下之機握之自句踐矣蠡知夫兵
無常勝也勝極而驕驕極必敗故能因敗以取勝種
知夫國無常强也强極而盈盈極而弱故能因弱以

爲强計然知夫物無常貴也貴極而壅壅極而賤故
能因賤以致貴蠡種之事人皆得而言之獨計然之
書不傳於世姑就其治粟一端以揣摩之而知其理
財之道與蠡之治兵種之治國無以異也計然治粟
以爲餘歲之粟等於珠玉勿與爭也及夫歲之既稔
粒米狼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恢之後其勢必
至斗米千錢而野有餓莩此賤之所以爲貴因也知
古今之通義而非計然所創爲特計然觀變最先決

知夫奇貨踊貴必急舍之度其必將復賤也及其既
賤乘便而蓄度其必將復貴也計然七策句踐但用
其五越以大富遂剪强吳而霸天下夫豈有他謬巧
不過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以此兩言握天下貴
賤之機於我而已矣蓋夫貴出如珠玉賤取如糞土
因其貴而貴之因其賤而賤之以順爲因者眾人之
所同也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因其貴而賤之因
其賤而貴之以逆爲因者計然之所獨也彼非逆也
其所謂逆者物理之所必反人情之所必遷天道之

變之間自非計然安能倒用其機而使天下之財輸
輦轂運於越國也哉漢之任氏其術亦若是矣當秦
亡之初眾人爭取珠玉任氏獨窖倉粟既而楚漢相
距於滎陽民不得耕積珠玉者困餓無所得粟盡以
所積歸之任氏蓋他人惟知貴出如珠玉而任氏能
知賤取如珠玉貴出賤取事雖各變機實相因此皆
古今之通義而非計然所創爲特計然觀變最先決
機最迅如矢石之發發則必至如鷙鳥之擊擊則必
獲如猛獸之搏搏則必捷此其所以與范蠡文種滅
吳而霸越也哉白圭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夫亦猶是因也所謂因者因地而變因時而變三者而已不知機不可與言變不知變不可與言因故其言曰智不足以權變仁不足以取予勇不足以決斷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吾不以告之矣噫嘻因之爲道神禹所以治水也仁智強勇孔顏所以爲聖賢也而任氏白圭之流以之治生范蠡以之治兵文種以之治國計然以之理財由此觀之理財非賤丈夫事也

習巧

天下之事巧與習自相資也習者有時而成巧巧者無時而廢習是以習者用生習而成巧者則生即其熟熟由神御而不以力參入手皆熟而人不見其熟則生與熟兩忘而俱化矣吾嘗求此於天下而不得其人也猶憶昔者從先君子宦於浙衢見舞伎二人而有得於此道也伎用六刀刀長一尺其光如水一人蹲坐於堂下六刀迭飛如翔如翔一人挺立堂上舉手隨接飛還堂下急投急應緩投緩應盤旋錯落俯仰頡頏甚閒適也俄焉堂上之人六刀亂飛手不暇接或以口銜或以肩捍或以趾趨或穿跨下或出腋間或繞屋梁六鋒共關顛倒

踢躍盤桓橫斜倒豎激昂頓挫不思而中不言而喻風翻雨驟雷轟電掣濤傾峽倒龍戰波立虎鬬山搖車奔馬馳鷹擊兎走天機所鼓自然冥契小人於此既忘吾技亦忘吾身又安知心之異於目目之異於手手之異於刀六刀之異於一刀兩人之異於一人也哉小人操是技以遊於世頭且白矣回視始習之時身非加健臂非加柔手足非加捷也沿門奏技自吳楚齊晉燕秦閩粵歷九州而不倦焉自寒至暑歷四時而無疲焉自辰至酉歷八九場而未厭焉如人飲食嗜而愈甘如人痛癢久而愈足豈有他哉不過

習而熟焉熟而橫焉縱焉合焉離焉出焉沒焉偏反險側變怪百端而條理錯綜不紊不亂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忘焉而化焉斯已矣先君子呼予小子而命之曰汝其識之其習可及其忘與化不可及也

藏用

聖人之用與藏非凡俗可測也孔子生於春秋人見其有時用行而不知聖人無藏非行雖舍亦用也譬如舍車從徒而用賁在趾也人見其有時舍藏而不知聖人無行非藏雖用亦藏也譬如用光在庭而藏燈在幙也夫惟聖人善用其藏自非聖人則莫若善者天也君子亦不用察而以不察息天下之明則不

藏其用而已吾友黃子蒼舒輕用其才不能藏也遺忌被陷瀕死者數矣大難既脫杜門讀書以爲人盡憤憤莫可與言乃與婦人窮經論史陳說百家婦人不知拍膝而笑黃子出謂賀子曰吾昔嘗與士大夫言矣彼之不知猶婦人也賀子曰子之用才侈矣雖然能用以夸士大夫而不能用以愧婦人黃子曰何謂也賀子曰子不知乎智與智敵則智者愚愚與智則愚益愚以誠守智則智益智今以王積薪之弈與其偶方野用算其偶莫敵也及遇不爲弈者而積薪之弈始窮彼算有勝敗而不爲弈者本自無勝安見其敗則固積薪之所不能勝矣以鄒舍人之投壺與其曹莫敵也及遇不用驍者而舍人之驍始窮彼驍有得失而不用驍者本自無得安見其失我不見失則固舍人之所不能得矣使人皆知以不敗爲勝以不失爲得以不用之用爲大用之用有何愚拙不與智巧比方齊量也哉是以蠭蟬不用口而能鳴其所用者內也君子亦不用辨而能以不辨止天下之言則不辨之言過於鄒衍也象罔不用目而能見其所用者天也君子亦不用察而以不察息天下之明則不察之明過於離朱也蚣蝑不用戈矛而能戰其所用者讓也君子亦不用鬬而以不鬬履天下之猛則不鬬之力過於虞思也何也彼辨者察者鬬者以屢用故窮而不辨不察不鬬以不用故不窮也屢用而窮則細用細用而用愚拙笑焉不用而不窮不窮則足用足用而不用智勇藏焉藏非用也然天地間公私之用莫非山林川澤之藏則藏固便於天下之爲用者也蓋嘗見製璠璵之重器者欲求爲可藏鑄湛盧之利劍者不得已而後用未及用而先藏璠璵屢用而不藏則寶光易銷湛盧屢用而不

藏則藏神不守是故君子善吾藏乃所以善吾用也
藏之爲用黜而常耀歛而彌光而炫之而夸之則必
至於藏異用雨失而後已焉可不謹哉昔者西域高
坐道人至晉不學華言晉之名流皆服其理勝而南
唐徐鉉負其才辨備負於宋宋太祖知之自擇不識
字者一人爲之館伴晨夕相隨鉉與高談援古證今
徐及國事此人不知唯唯而已鉉不能測再三强聒
全無應酬鉉遂氣沮而默及見太祖亦不敢伸辨佗
傺而歸矣嗟乎高坐道人能藏辨於默而鉉不能用
騶爲辨鉉出江南雲興瓶瀉富於縹緗之萬牒鉉入

大宋舌敝脣焦反窮於不識字之一人豈非用有窮
而藏無窮也哉今也子以所知者告人而世人不知
則子之所知者已窮而世人所不知者無窮彼以其
無窮者窮予之所已窮吾懼婦人之笑未易休也黃
子罷然思惕然戒曰吾今知所以藏矣子益我矣子
生我矣余曰可矣雖然猶二之也若夫古之至人藏
身於天下則雖千將莫邪莫之傷也藏天下於身則
雖昇泥操莽莫能奪也彼且以道藏智以智藏身以
冲虛無爲之身藏天下藏不在內用不在外其藏無
迹其用無方斯藏用一機身與天下一體之大道也

慢藏

誨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憂擾而求多是益禍也
禍之來也安之而已不安而擾擾而生變是益禍也
昔齊人與魏人戰斬魏上將及王愛子魏以璧馬求
歸其尸齊人欲以尸易魏而名已魏不與齊人怒將
殘魏尸而再攻魏東郭生往說齊曰大王安之魏人
更無地買尸矣魏人聞齊之再攻也大恐東郭生復
往說魏曰大王安之齊人更無地賣尸矣請王益以
璧馬果得尸而歸東郭生一言爲二國全尸寢甲者
安之之道也今又見此道於陳亮之事矣盧陵吏陳

吾兄也僧拔刀叱曰我盜魁也爾兄慢藏爲我所知
令爾謹藏又爲我知謹而過焉我因其謹而意之爾
所謂謹我所謂慢也揣爾金不過三千凡爾所驚疑
畏忌珍惜防維於我前者皆慢藏也我在舟數覩爾
麗爾亦視爾麗爾每登岸命僕守麗周視而去及返
舟又視焉是爾目常在麗也我常戲蹴爾麗爾怒變
色舟漏僕不即徙麗爾怒又變色是爾色常在麗也
爾既以目寘色告我矣又何藏焉爾不開乎被禍懷
玉者必其無意於玉者也貫若虛者必其無意於
虛者也彼非無意也彼能安之若無意也安之若無
意也安之之道

視有若無說多若寡視已藏若未藏人與物兩忘然
後遨遊江湖而不驚社稷戈矛而無害令爾恒恒焉
營營焉厚爲慮而多爲防是何異潛身而秉燭陋影
而揚聲患剝啄者之相捕而閉戶捏鼻以對曰無人
也爾之不安甚矣爾且不能自安矧能安我耶爾且
不能安我而忘我矧能使我安爾而忘爾耶爾惟不
安甚於爾兄故其慢藏甚焉擾禍又將茲焉姑以同
舟之歡貰爾死且以儆爾也遂指刀脊殷斑可見者
示聲曰殺爾兄者此刀也血痕猶在爾識之乎此令
速走吾將赴吾友家酣飲推聲仆地舉據地仰視僧

已逝矣滅矣失矣急起望之不可見不可追矣

預知

人之所以樂生者以其不知死期也而其所以悟福
者以其不知禍至也社稷之臣而欲預知其成敗則
忠義之氣不鼓封疆之臣而欲預知其存亡則盡瘁
之力不全其與人居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吾渾而
一之推吾誠而莫之間斯可矣必欲預知其軌憎我
孰忌我孰陰攜於我則猜防深於內而仇怨阻於外
出入進退之間渙然其不相浹也甚矣古之君子進
而奮庸則自盡其才分之所可爲而不計其時命之

者開笈相授卽當以吾術告君也子大笑曰所貴適
志者以其不知也使悉得而知之是爾賁愁以相饋
而我以玉卮賈無窮之憂也遂辭之他年與梅子入
山因語及之梅子曰子言誠是矣雖然子何異於章
生耶子今能聰聰廢明而甘無聞於天下歟抑將以
所著經世之書傳於天下後世也子欲以書傳於天
下後世舉凡古今之是非治亂之倚伏賢奸淑慝之
區別遐邇大小之情僞人方以不知適志者子乃自
謂我能知之而我能言之則是子之饋愁於人終無
已人之賈憂於子亦無已也且子之著書其謀疎矣

設有人焉藝百和之香以悅子而自掩其鼻吹九靈
之簫以樂子而自塞其耳羅八珍之味以饗子而自
禁其喉子必怒而弗受今子捐撫聖賢文武之道以
利斯世而身頻冥鴻跡同野鶴冷沐於物而槁落其
情是將以人已之學分道而並馳出處之業兼修而
互用也吾懼天下不樂讀子之書甚於子之不樂聞
術數之語而紛紛焉發皇其英華以招忌而召怨子
笑章生不知章生將捧腹以笑子也余曰是吾咎也
於是焚書廢學混其身於樵牧者二十年機穽在目
若爲弗見也者而避之惡言在耳若爲弗聞也者而

憂而憂生於樂憂樂平險相爲循環而治亂生殺之
機隨而應之矣邇者南北兵爭山賊大起荒陬老幼
橫被屠戮積骨成丘流血滿野彼方之人撫膺長號
謂夫造物不仁至是極也有負薪老父從而解之曰
此生民自取之災人心自蘊之禍而殺機往復必然
之理也造物曾何咎焉彼方人曰若是則造物於生
死爲無權乎老父曰彼非無權乃無心也請試言之
大凡自小視大者易夸故以人視天地常見其盈自
大視小者易忽故以天地視人常見其虧今以蚍蜉
蚊蚤仰而視人則人其最大者矣然人之視蚍蜉蚊

蚩也能物物而體愷之乎能物物而與咻之乎並生相殘同類相滅能物物而調燮之乎吾手之所觸吾足之所蹋吾口之所嚙能物物而矜全之乎雖大聖人我知其有所不能也造物之視人亦猶聖人之視物而已矣是故極人之眾極名都大邑生齒之數至於千萬而止嘗試登九層之臺升百尺之杆俯視城郭人民囂囂然猶蚍蜉也及其騁華嵩登泰岱翔翔大白視陘之巔低徊衆眉熊耳之上其視神州赤縣生齒熙攘之盛惟有黑壤一色青烟數縷而已蓋跼地愈高則視大如小置身愈曠則視有若無然則物之不過囂囂者自亂自擾自平自傾於青烟黑壤之內而於己之性分無與也又況乎憑虛御極逍遙無為於冥漠之表如造物者豈其靡纖細瑣施愛憎恩怨喜怒偏黨於黑壤青烟之內哉蔽山之牛鬬於平林而敗俱殪七日盡腐萬蟲蠕蠕穴於膚間衍然飽淫然適也俄而獅狸搜之烏鳶攫之牛蟲兩者併吞於其胃歷化為糞穢矣方牛之死不知其生而為蟲也方蟲之生不知其死而為狐狸烏鳶之糞穢也生我之造物所不能自已殺我之反造物所不能自知也為人所勝而我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謀人者反而謀我而我終不自知也為人所勝而我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勝人而不知自謀是目之不見睫也知勝人而不知自勝是爭之不自克也夫惟不知自謀於是謀人而反為人所勝為人所謀而我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謀人者反而謀我而我終不自知即以我之所以勝人者反而為人所勝為人所謀而我終

人者反而勝我而我終不自知也吾故曰用智者皆愚也蓋嘗讀春秋戰國之書諸凡謀人勝人之術不可勝紀約畧言之大端有四一曰攻瑕一曰恣敵一曰堅忍當時君臣皆用此四者展轉循環相謀相勝而皆不自知請得舉而言之昔者鄖人與隨絞州蓼四國伐楚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戒且恃四國之至也必無鬬志吾以銳師犯鄖鄖必敗鄖敗四國離矣此所謂攻瑕之智也楚人既已試之鄖而勝矣其後城濮之戰晉胥臣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亂而楚之右師潰州來之戰吳公子光以銳

卒先犯胡沈與陳胡沈與陳奔而楚之全軍皆覆晉人與吳人之所以攻楚者卽楚人之所以攻鄖也晉人與吳人皆用楚人謀鄖之智以勝楚晉吳既勝楚而楚人不自知也昔者越王知吳王之有侈心也乃賂太宰嚭使之伐齊吳悅其言而伐齊既已勝齊盟晉而驕吳因而滅吳此所謂恣敵之智也越人既已試之於吳而勝矣其後越王無疆欲伐齊而有侈心齊人陰令辯士說無疆曰大王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無疆亦悅於其言也舉兵伐楚齊乃入越齊潛王滅宋覆燕燕王畏而尊之啟其侈心潛王悅於燕之

尊己也遂欲窺周室而朝諸侯燕人乃使樂毅約諸侯之兵伐齊齊幾以亡燕人之所以恣齊者卽齊人之所以恣越者卽越人之所以恣越齊人之所以恣越者卽越人之所以恣吳燕人用齊人謀越之智以勝齊燕既勝齊而齊人不自知齊人用越人謀吳之智以勝越齊既勝越而越人不自知也昔者智伯欲伐鳳繇陽與之親而遺之以大鐘因而滅鳳繇此所謂舊敵之智也智伯既已試於鳳繇而勝矣其後韓欲與趙魏共分智伯之地乃與智伯以萬家之縣一魏欲與韓趙共分智伯之地乃亦與智伯以萬家之縣一韓魏之所以嘗智伯者夫差因姑蘇之敗泣血自誓每出入輒使人呼曰而忘句踐之殺而父乎則謹對曰不敢焦勞勤勵謀之三年然後報越此所謂堅忍之智也夫差既已試之句踐而勝矣其後夫椒之敗勾踐卧薪嘗胆弔死問喪十餘年然後報吳勾踐之所以忍夫差之所以忍勾踐也勾踐用夫差謀越之智以勝夫差勾踐既勝夫差而夫差不自知也當其謀人而勝人也若武牖之及其人以我之謀人者謀我我之勝

人者勝我也若或蔽之此非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又非前之智至後而有時而格也又非後之用智者其時與地便於前日也貪能令人昏躁能令人昏計慮深於憂患而神志耗於安樂夫是以用智而反愚也今夫明鏡所以常照者以有時匣而藏之也使終日用其明而不止塵垢或蒙之矣莫邪所以常銛者以有時鞘而收之也使終日用其銛而不止缺折或隨之矣是以謀人者不用其謀而用人之所不能謀勝人者不恃其勝而恃人之所不能勝斯可謂善用其智者也

全勇

蓋闔全於慈者不必博愛也全其慈之性而已性全則愛不期博而自博矣全於勇者非必服猛也全其勇之天而已天全則猛不期服而自服矣性天之間慈勇之大原也東門吉生豫章之勇士也崇禎壬午與僧遊秋山之麓忽林薄間有物從吉生背躍出搏其肩顧視之虎也以手捍之虎稍却熱視吉生舍之攫僧啗食立盡吉生徐行而歸過予言其狀且曰虎擇人而食固如是乎余曰虎非擇人乃避人也凡人之所以能勝物者勝之以氣而已氣强則猛獸避焉氣弱則蟻蛭制焉古之養氣者卑萬乘藐大人陵霄漢而薄日月何況於虎哉吾聞虎之食人必乘其懼是以老子曰猛獸不據赤子老子非謂猛獸愛赤子而不據也以赤子無知而不懼故不據也而子瞻亦曰猛獸不攫醉人必坐而待其醒然後攫而食之予瞻非謂虎待醉人醒而食之謂待醉人懼而食之也彼赤子與醉人豈有力足以制虎哉不懼則天全天全則氣定氣定則莫邪無所施其威而爪牙無所肆其毒養氣者如赤子焉物莫能傷之矣如醉人焉物莫能傷之矣何者恬於所傷故莫能傷恬於所懼故

莫能懼也予其勉乎哉吉生曰如子所云則古之卞莊子桓石虔其制虎也亦可謂能養氣者乎余曰是勇也是養氣者之所出而非氣也夫人人氣勝足以鼓勇而好勇亦足以傷氣鼓而勿傷是在養之而已古之人固有養其勇於進前亦有養其勇於退後者矣其勇於進前惟不懼也譬如神龍之不匹鷙鷹之不雙狻猊之不羣彼惟養其專氣而能以進爲取以前爲功夫是以進前而不懼也其勇於退後亦惟不懼也譬如神龍將飛而潛身試躍鷙鷹將擊而卑躬戢翼狻猊將攫而蹲身踞伏彼惟養其全氣而能以退

為進以後為先夫是以退後而不懼也不懼者人其所以不懼者天也天人所合智謀出焉進退前後鬼神且莫能測其端而況於人與物乎嗟乎天下多事其搏肩而傷子者豈獨虎哉吾有以進于矣于而勇冠百夫吾將進子以養勇矣子而氣豪一世吾將進子以養氣矣非舍氣而更求所以養勇也但能養氣而養勇之道固已兼之而無遺矣何則養勇而養其勇之所自出斯天全而勇亦全也

圖大

狙小而拘於墟虱不善為小者也善為小者不為小

也圖大而失其居虱不善為大者也善為大者不為大也不為大故知大之無餘於小不為小故知小之非不足於大鯤之大也其勢在水其用在化扶三千里之水而不能化水失其勢魚蝦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化而為鳥鯤之善為大也鯤惟不自有其大是以息之以化也鵬之大也其勢在風其用在息搏九萬之風而不能息風失其勢鷦雀且得以其小者傲之矣息以六月鵬之善為大也鵬惟不自有其大是以息也故知鯤之能化鵬之能息者斯可與為大為小可與語大語小可與語無大無小矣而吾有怪於李禿翁

之語大也禿翁好大者也其言曰余家泉海海魚入港潮退而不能去也集數百人持斧斤升梯登魚背斫割連數百百魚故無害須臾潮至翻身搖尾悠然而逝以為魚之大者莫過此矣則又有大焉者一魚出海初視之如雲如霧俄焉霧散雲開見海中有魚如大行王屋蔽天日白晝晦冥綿亘蜿蜒莫窮其際從東徙西至暮月乃已則是魚也奚啻三千里之鯤而已哉豪傑之士亦若是魚而已矣嗟乎禿翁則誠豪傑也然徒知豪傑之能為大而不知聖賢之能不為大也不觀之龍乎當其鼓浪升天排山倒海霖雨萬里而非其德洪水九年而非其怨此可謂大矣及其化也時為人焉時為蟲焉時飄為葉焉時擲為梭焉時絡為紘焉時藏於指爪時潛於肓臍焉方其為人為蟲也與其為龍無以別也方其為葉為梭為紘也與其為飛為躍為騰無以別也方其在指在肓在臍也與其在天在淵在渚無以別也彼自有所以為大為小為卷為舒者而人乃以區區小大之形瑣瑣卷舒之狀求之是豈知龍之為龍哉故夫龍之為龍不可見也惟不可見故曰神龍龍而神焉斯固董父所不得而豢劉累所不得而畜朱泙漫所不得而

唐夏后氏所不得而醢張茂先所不得而食者矣彼且噓吸陰陽上下星辰卑崑崙薄蓬萊而猶昭昭皇皇爲人所見焉猶豢飲食求嗜欲而爲人所豢焉畜焉則必至於擾患被害而爲人所屠且醢而食之然後已故夫屠醢之禍始於豢畜而豢畜之辱始於可見由此觀之凡龍之可見而可豢可畜可醢可屠而可食者皆憑其大者以傷其性而賊其眞名雖爲龍而未離乎魚鼈之類者也豈惟龍哉惟鳳與鵬亦不可見也凡鳥之大而可見者亦鶴乎黃鵠乎皆未離乎雞雀之類者也豈惟鳳與鵬哉惟麒麟與騶虞亦是以擾禍而不寧使禿翁不爲魚而爲龍爲鳳爲鵬爲麒麟爲騶虞世人安得而羅之也哉

憐才

天與我以才而人奪之人之罪也天與我以才而我自奪之我之罪也奪才之罪豈獨人哉即馬亦有然者矣往者吾邑城北劉翁有馬生駒昂首而長嘶多駿而跨韜翁甚惡之里中相馬者皆莫識也有大腹賈見之三顧而不忍去躑躅其價三百金翁喜過望與券既成徐而問曰客之急市吾馬何爲也曰長嘶何也曰不能通其志也曰啼聲何也曰不能盡其才也曰其長何也曰馬八尺爲龍其長猶未艾也翁唯唯已而告之曰吾南方之養馬也稍長則殪其首雕其蹄今悉如法可易制矣客艴然變色頓足失聲曰已矣無所用矣是黑龍之精也其性剛烈不制於人制之則不能千里矣索還其金大息而去翁始悔恨試以凡馬馭之猶日行三四百里他馬不能及也及崇禎癸未余里周生有白馬朱鬣日食稻一石雖百夫莫能制也周生曰是無用而多費吾稻竟以韋於湖南五達之衢市焉會逆賊張獻忠猝至掠生與馬而去賊有善相馬者見而驚曰此千里馬也眼有紫豎口有紅光其齒鋸如虎其首擊如鷹教之戰天下莫能敵也教成以獻其僞主被以錦韉蓐以文茵饑食人膏渴飲人血馬乃奮躍長鳴自以爲良遇也破長衝入吉袁衝突馳擊所向披靡歸而論功賜號白兎食三品料週周生於塗瞪然如弗見也取芻豢以飼則踶而覆之若飲膏粱而弗屑也若挾賊寵以相驕也若怨憾疇昔之不見知也居無何官兵恢湖南賊將

走渡洞庭舟破馬與賊同渴死焉賀予曰是皆馬之不幸也向使二馬生於盛隆遭逢知己騰驤鳳雲馳驅日月豈不爲當世所用後世所稱哉是故駕輅車而鳴和鸞則黃帝之翠黃禹之飛兎腹裹而穆王之白璅山子也服戎輅而飾繁纓則魏武之絕響彪唐太宗之拳毛白蹄也若夫空谷白駒野麋黃騮猶得以優游閒曠之身與深山之鹿秋後之兎同其高逸惟不幸而無知者遂爲人所褻使牧豎備奴操羈紲而鞭箠之又不幸而所知非其人失身自褻遂甘爲賊用而不恥且辜故主豢養之恩而仇之嗚呼可傷

也已雖然求良馬者必在冀北大江以西非其產也乃百年之內彈丸禾川龍種再出焉然則天下未嘗無千里馬其混迹櫪櫪爲人所褻而困以負鹽轉輸四方其息倍蓰新安之人奔走其門市良田美宅於鄰邑而擅一方膏腴之壤矣翁則則益喜或問其故翁曰所貴乎良商者貴其因時而善變也彼守吾貴而不變徵貴而不徵賤能取而不能舍知得而不知喪是天下之賤商也吾貴有常而息無常吾息有常而取息之道無常物無常賤也以貴易賤賤必復貴時無常緜也持贏守絀絀將復贏善變者以無常爲有常未旺而

尋貿易於北矣翁聞而喜則又有讒者曰某爲鹽鹵而遺人私貨綾絹某貿綾絹而遺人私貨珠玉矣翁聞又喜則更有讒者曰某以翁貴轉輸四方其息倍蓰新安之人奔走其門市良田美宅於鄰邑而擅一方膏腴之壤矣翁則則益喜或問其故翁曰所貴乎良商者貴其因時而善變也彼守吾貴而不變徵貴而不徵賤能取而不能舍知得而不知喪是天下之賤商也吾貴有常而息無常吾息有常而取息之道無常物無常賤也以貴易賤賤必復貴時無常緜也持贏守絀絀將復贏善變者以無常爲有常未旺而

用人

新安余生過予稱其舅氏程翁富可敵國程翁爲人口吃身短目不識權衡朝夕魚蔬小市爲人所欺而所積金珠殆以室量及問其富術則曰翁無他長惟能知人能用人而已遇逅而得一人審其可用也羅

趨未衰而徙已得利則速去之珠轉盤旋而無所滯
吾既溢富則彼亦自饒彼能自饒即吾饒也世未有
盈無完缶而可爲人任堤埴爨列破釜而可爲人司
治鑄身患哼喘咳逆之不治而可爲人調寒熱和腑
臟稱良醫則未有才不能具溫飽智不能周妻子而
能爲人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者也吾第以其能
勝任爲愉快而已他何咎焉賀子聞而歎曰大哉是
言即爲天下之道亦不越是矣爲天下者貴在用人
用人之本在於知人知而用之毋拘文毋偏聽毋求
備毋搖其肘毋奪其私天下之才有不樂輸其誠而
獨能兼之若程翁者豈尋常貨殖之徒所可及哉

備患

患事者必患於無事之先治事至而後患焉患亦爲
事矣備患者必備於無患之先治患至而後備焉備
亦爲患矣故君子不以事擾心不以心擾事不與禍
鬬力不與災生贅不與時爭利不加事於事之外不
治事於事之中抱一守貞而無與敵故能履虎尾而
不咥歷羊腸而不躓也古人有言曰魚不見水而不

溺水龍不見石而不觸石夫其不溺水也以其不見
水也非不見水也以水爲命安於所溺故不溺安於
所見故不見也夫其不觸石也以其不見石也非不
見石也以石爲性忘於所觸故不觸忘於所見故不
見也然則身在事患者亦若魚龍之在水石而已矣
且夫人皆知備之爲備而不知不備之爲備也備之
爲備防於有形不備之爲備止於無形惟君子能備
無形之患故有形者莫能患焉襲遂撤屬邑之兵而
渤海之盜立解撤兵乃所以備也使必增營壘選卒
徒以爲備乎盜斯伐之矣郭子儀解帳下之甲而魚
朝恩之釁立消解甲乃所以備也使必盛騎從擁牙
兵以爲備乎釁斯乘之矣此豈非不備之備密於備
之爲備也哉吾乃知凡備人者畏人者也備於人者
畏於人者也不備人而自備者自畏而人畏之者也
其在大有之乾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孚誠服
天下無盟誓而人信無鉄鉞而人畏夫是以不交而
交如也不威而威如也交如者交之所不能及威如
者威之所不能及也而象傳亦曰威如之吉易而無
備謂夫城府險深機詐設備者威不足而畏人曹操
司馬懿之流是也樂易近人推誠無備者威有餘而

見畏於人漢高光武之類是也樂易無備而人以爲交焉以爲威焉其爲備也顧不大哉昔者石先生乘駿馬如飛心怖欲墜老僕進曰主勿怯怯則墜矣主但意在馬先惟恐霜蹄之不疾焉則驅驅如意矣從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攀鼠蹴鐙者皆庸人增我怖者也他日登華山上千尺幢道險而恐蹶老僕又進曰主勿怯怯則蹶矣主但縱心信步曠然如履平地焉則幾及矣從之良然乃知向之教以拈級勿視下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欲諫不可辭疾弗朝番吾君之卽薦牛畜荀而追奔電也三登泰岱若攜杖履而上邱阜也最後亦知諫之不可也乃勸連薦賢連從之卽薦牛畜荀

遭罹大變備嘗百艱先生敎曰老僕聽昔曾以乘駿馬登山二事進我於大道矣由是談笑安閒寂若無事因而出險乃知向之敎以無智用譎者皆庸人拘我縶我而幽囚我者也石先生此言是亦不備人而自備不畏人而自畏不備於有形而備於無形之說也

得機

大凡君子與小人所以得君者莫不各乘其機而用之將爲扶卻導窾乎機也將爲弄丸解圍乎機也將爲轉輪旋轂乎亦機也機者治亂之關而撥亂爲治之會也是機也君子乘之以匡救其君而有餘小人乘之以蠱蔽其君而非不足操其所勝而奪其所私是在君子因時制宜而已昔者孔子相魯季桓子弗語也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與魯君往觀三日不聽政使魯君自或孔子自行無逐聖人之名而有棄聖人之實此桓子阻孔子之機正人君子所切齒而扼腕者也而番吾君能因桓子之機而倒用之就其盡蔽之術以爲匡救斯又奇矣趙烈侯賜歌者搶石二人田萬畝相國公仲連欲諫不可辭疾弗朝番吾君亦知諫之不可也乃勸連薦賢連從之卽薦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任能越侍以節財儉用烈侯悅此三人之言也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夫人臣事君未有能與君爭勝者也爭之而勝則名不可居爭之而不勝則事不可復藉令仲連與烈侯爭此區區萬畝之田所持者小所傷者大烈侯將誰與成富強之業哉今也臣無吾口之勞君無逆耳之怒機發於伏而勢轉於環乃知番吾君沮歌者搶石之機與桓子沮聖人之機邪正雖殊設施則一也雖然應機之方又在相時而變矣機有時當用操者或失之緩則沮苟進一賢而與大賢人參之去

一不善而與不善人參之此如割豚而與靛謀薦羔而與羊謀必迅之勢也所以先機密運宜用操也機有時當用縱者或失之操則窒苟典一利而急爭之以樹非常之名去一害而固執之以速脫距之效此如琴瑟之膠柱而不可鼓關鍵之堅固而不可開必窒之勢也所以圓機妙轉宜用縱也然則番吾君之用機又不如徐無鬼之易易也徐無鬼說魏武侯曰臣善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中之質其曰若親日上之質若忘其一臣相狗不及臣相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匹無鬼蓋借相狗馬爲隱語

以喻用人知人之道也不言何以用人何以知人但言相狗相馬而武侯固已深喻其旨暢然大悅矣蓋烈侯所好者聲音番吾君以薦賢易其聲音之好其機用操操則其情移其志變武侯所好者狗馬徐無鬼卽以狗馬易其狗馬之好其機用縱縱則其情舒其志豁操者以反爲事而縱者以因爲功反之事猶有待而因之功并無迹吾故曰徐無鬼易易也且非獨無鬼一人也止沉湎者必反之而用監史亦或因而儷羣鬼負王入宮召巫覡焉巫言無傷也陽地陽人偶來爲祟强陽性暴不耐久居遣之易也乃具酒食縛草爲人馬形焚之巫歌舞詛咒少年據案醉飽

沉湎以解沉湎止惑溺者必反之而用規正亦或因惑溺以破惑溺齊威王沉湎於長夜羣臣諫之弗止淳于髡因而進男女雜坐一石亦醉之言微辭而

俄有僕夫牽馬而至少年乘醉跨馬至岸得所乘故舟揚帆疾去巫與羣鬼鼓吹拜送終不見也若是乎人憎鬼鬼亦憎人乎人詛鬼鬼亦詛人乎人以不見鬼故鬼爲人祟鬼亦以不見人故人爲鬼祟乎雖然人蒙鬼憎陽失其尊矣人受鬼詛陽失其尊矣人爲鬼祟陽失其尊矣若夫君子失其尊而君子與小人有不互相蒙互相憎互相詆者乎蕭望之周堪諸君子卽石顯弘恭所憎所詆之小人也竇武陳蕃諸君子卽曹節王甫所憎所詆之小人也元帥司馬光諸君子卽章惇蔡京所憎所詆之小人也近世楊漣鄒

元標諸君子卽崔魏虎彪諸兇所憎所詆之小人也憎詆相蒙囂囂收不已鼠璞之音愈辨愈說鹿馬之形屢分屢混嗚呼噫嘻有由然矣凡爲小人者未有不巧避小人之名者也避小人之名而無以容之則其恐必大洩於君子謀孽君子之短長而以小人之名反被君子矣且凡爲小人者未有敢徑行小人之事者也行小人之事而有以激之則其毒必盡發於君子矯誣君子之陰私而以小人之事反誣君子矣被之以名誣之以事羅織獄興朋黨禍延君子之羣盡空而小人始儼然冒爲君子逐臭附羶之倫亦翕然共尊小人爲君子君子小人是非玄黃相擾相爭遂與國運相爲終始天下事尙忍言哉且夫陰陽互易從古至今未有已也唐武后被衮冕臨朝稱周天子於是昌宗易之遂爲周室妃嬪矣昌宗易之非妃嬪也然身沐周天子房帷之寵雖欲辭妃嬪之名不可得也契丹陳州女子號白頸鴉者能主兵事封爲懷化將軍有侍夫百人此百人者遂爲將軍側室矣百人非側室也然身受侍夫之號雖欲辭側室之名不可得也又其甚者曹氏漢之內寇也而詆諸葛之出師爲寇矣祿山唐之反將也而指顏常山之舉義爲

反矣李自成張獻忠大逆不道之劇賊也而傳宣僞檄乃敢斥朝官爲賊臣矣天人神鬼以顚倒幻化爲不測陰陽內外以錯綜變置爲無窮彼爲君子小人者未有不相推遷於其間而各不自知斯又不得以用强者默相推遷於其間而各不自知斯又不得以用强弱失尊責難於君子也悲夫

定志

古今所以保治弭亂者有道焉有術焉何謂道聖人治民不能盡人而治之也惟治民之志與氣而已民氣欲其常通而民志欲其常塞氣通而後上下之交合志塞而後上下之辨明上下交合則虞詐消上下

辨明則覬覦絕但使天下虞詐消而覬覦絕則可端拱而治故曰治民者治其志與氣而已此其道在易之泰與履矣地上天下爲泰傳曰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其氣通也上天下澤爲履傳曰履者禮也辨上下以定民志也嗟乎上下辨於朝廷何以民志遂定於天下乎聖人於此識其微矣聖人謂夫生民之亂生民之志爲之也彼民見夫養尊處優者猶夫人也則以爲此皆有志者所可爲云耳此後世所以有僭竊叛逆之事也雖然民志無窮而民分有辨吾欲從其無窮者塞之必先取其有辨者定之是故自天子以

至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庶下及輿臺皂隸牧圉皆有等威以相及也爲之明其度數詳其經制多其節目使委曲而繁重焉而民之有志富貴不能枯槁山澤者則又爲之論秀而書升焉自里選而鄉舉皆由大樂正漸次以達於大司徒然後升於天子論定而後官位定而後祿焉使民曉然知夫至富至貴者之不可幾而一命再命之榮亦從其勤苦艱難而僅得之非可力攫而智攘也夫然後志塞而禮行禮行而氣通氣通交合君民一體朝野輯和憂樂相關兵刑不用故口上下交而氣通也蓋明其辨乃所以合其

強學問觀光上國而聰明才智之士亦盡棄所學降心斂氣耗精神糜歲月以爲揣摩功令所懸風氣隨之以入股繩之以有司之尺度使中才以下皆得勉之衣冠之倫悉走平易馴而易制庸而易防縱鮮經緯匡濟之弘猷亦無簒逆叛亂之巨猾上下輯柔以成治理故曰能使民樂爲我愚也賓興盛典惟重進士衆薇青瑣皆出藍袍天祿石渠盡縣帖括雖學如董楊才如晁賈博綜如班馬廢置蝨落沒齒無怨消磨英雄而泯其迹顯倒豪傑而忘其故故曰能使民安爲我哉也朝廷三年一大比所得進士不過三百餘人此三百餘人不必人人盡賢也選擇未幾登台

省購卿貳而人不以爲顯榮者則以爲舉業進士學
孔孟之學者也以應仕與學孔孟之學者譬如閨閣
之女不問妍媸但非男子皆可結褵也其舉業技成
而厄於三百進士之數者則等而殺之有乙科焉有
明經焉固已祿薄秩微不得與進士齒矣若其降而
下之則有國學焉有儒士焉有三考焉此三途者不
必盡不肖也然其祿愈薄其秩愈微相與仰鼻息奉
頤指供奔走於進士之前恬爲固然其間或有道時
緒主舊身顯庸者然如海國貢珍必責漉類自非夜
光莫能暗投矣自此而外縱有聶政荆軻郭解豪悍
德怨分而是非競意見殊而朋黨熾快心而言出而

不鷇之徒莫不奴隸而鞭笞之捧盤匜執麾蓋受徭
役而不敢後故曰能使民甘爲我囚且辱也民樂爲
我愚而後我得獨有其智民安爲我賤而後我得獨
享其貴民甘爲我屈且辱而後我得獨居其尊且榮
明知驅天下於空疎無用文質無所底緩急無所恃
而保治弭亂之功卒不可廢蓋術也而寓於道塞志
也而寓於通氣矣噫後世以此坊民民猶有犯上而
作亂者盡亦反而求之道德齊禮云耳

沈甚

善治天下者無取乎有快心之事也快心之事生而

傷心之事起矣吾有所快於此必有所不快於彼有
人焉以此爲甚快必更有人焉以此爲甚不快使天
下各營其所甚快各避其所甚不快此豈朝廷之利
哉古之聖人用人而非其愉棄人而非其拂生人而
非其德殺人而非其威凡所以用之棄之生之殺之
皆其人之所自取而聖人無與焉故天下受聖人無
心之治而聖人亦享天下無事之福後世不然愛一
人則加膝以爲快惡一人則脫距以爲快生一人則
呴嘘嗛咻之爲快殺一人則芟夷蘊崇之爲快於是
德怨分而是非競意見殊而朋黨熾快心而言出而

必反出反不休所傷之毒騰爲謗誣快心而行往而
必復往復不已所傷之毒變爲慘禍吾所快心者一
人人所快心者又一人彼此互快其一人而互傷已
遍於眾人前人所快心者一事後人所快心者又一
事前後迭快其一事而迭傷已及於眾事矣則是快
心者殺機之所由伏而害氣之所由蘊也可不慎哉
且夫快心之事相激相成終無已也不甚焉則不快
不大甚焉則不大快不自爲甚則不獨快不眾爲甚
則不眾快聖人知夫大快之後必至大傷而眾快之
後必至眾傷也是以敬焉止焉蕩焉平焉不爲所

甚剛故亦不爲所甚柔我不爲所甚怒我不爲所甚恩故亦不爲所甚怨而後知甚剛甚喜甚恩者凡人之私而非聖人之公凡人之妄而非聖人之誠也從其公且誠者以觀聖人雖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與者非快其心以溢於四凶之分也雖一朝赫然誅四凶而不謂甚也彼其所誅者非快其心以溢於四凶之分也苟快其心而溢其分則雖小賚小封小誅小僇而人皆以爲甚焉然則天下之治亂在快心者之甚與不甚而已今夫快於食者必傷其食傷食之甚其視

渴赦渴毋猩唇駝峰胎龔穢矣快於色者必傷於色傷色之甚其視南蠻西旅粉紅黛翠皆蛇蠍矣又況快心傷心之後寧能復視快心之事也哉快心既甚必有憤懣之氣隨之傷心既甚必有陰陽之患中之是以聖人重惡夫快心之事也非惡夫快心之事乃惡夫傷心之事也昔者孔子未嘗得天下而治之也然吾謂善治天下者莫若孔子何也孔子以無窮譽之心治天下之是非則賢否定以無適莫之心治天下之同異則偏黨化以不欲勿施之心治天下之好惡則情僞消孔子之所以爲此者不過欲天下無傷心之事云爾使天下無傷心之事則相與皇栗陸伏羲神農之化也孔子惟欲天下無傷心之事故不欲天下有快心之事而天下快心之事實從好盡與太甚兩念而生孔子曰有餘不敢盡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蓋爲快心者示儆也

馴文

邑西劉生好學士也嘗從余問爲文余患其才敏而氣決也示之以馴謹比及三歲年益茂而志益銳下筆千言立就余患其率易而坦直也乃教之以巧以變以奇以放生類蹙而對曰弟子學爲馴謹之文有

日矣今又命之分趨而旁岐焉懼其失故步而顛躓也敢求所安余笑曰子以爲馴謹而外別有所爲巧變奇放哉吾患子爲馴謹未至耳子爲馴謹而至焉巧變奇放不待更端而自至矣不聞古聖人之教人射乎射義之言曰射之爲道內志欲正外體欲直持弓操矢欲其審固正已後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周禮之教射一曰和容一曰興舞此其諄諄於馴謹之道可謂至矣於是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巧者焉去柳葉百步之外而射百發百中皆穿柳葉而葉不落矢不墜者養由基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

爲變者焉兩雄交射於中衛矢鋒交觸至地而塵不揚其一矢竭拾取棘端抵刺矢鏃不差毫芒者飛衛之與紀昌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奇者焉措杯水於肘上鑄矢已沓方矢復寓而杯水不搖矢鋒不躍者列禦寇是也有得於馴謹之至而爲放者焉登華峰臨百仞之淵而蹈危石背逶巡足三寸垂在外矢無虛發者伯昏無人是也此四人者豈能越於聖教範圍之外哉其爲養由基者卽聖教所謂志正體直者習慣成熟而已藉使內外不一體志相違支左屈右張皇失措烏能爲巧其爲飛衛者卽聖教所謂

和容與舞者官止神行而已藉使容悴不和與沮不舞生死衛決兩敗並傷烏能爲變其爲列禦寇者卽聖教所謂持弓矢審固者純氣自守而已藉使弓矢不固心手不忘兩箭追風毫髮千里烏能爲奇其爲伯昏無人者卽聖教之容體比禮節次比樂以壹其志以恬其氣聖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已藉使體搖志飄節愆氣浮臨深阻高魄戰膽落烏能爲放由是觀之天下事未有不能爲馴謹而能巧能變能奇能放者也苟其能馴能謹而不能爲巧爲變爲奇爲放必其尚已守殘學一先生之言而未造其至也今吾子之所爲馴謹果能至耶否耶如其至焉則愈巧愈熟愈變愈常愈奇愈正愈放愈收皆平日妙心所發皇而臨文天機所躍露也然則吾所謂巧變奇放不過學問馴謹所至之境所驗之候豈作而致哉自然而然卽爲文者不自知也子試屏絲息慮以學爲文曲者中鉤直者中繩圓者爲珪方者爲璧錯綜開闔有倫有度馴謹如是亦可矣及其積厚資深左右逢源從心所欲隨手所之鑿鑿鑿出鳥道擾蛟龍搏虎豹倒滄溟盪山岳海印發光蜃樓市幻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其爲巧變爲奇爲放千態萬狀出沒毫端而於曲直方圓之體絲毫不亂文至於此雖欲於尺幅之內別其孰爲巧變孰爲奇放可後得哉故曰醇也而後肆焉操也而後縱焉寧止純一也而後猖狂恣睢焉皆從其至者言之也吾子勉之欲爲馴謹第造其至者而已矣馴謹不至而欲巧變奇放之至不可得矣昔者齊梁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取青如白欲巧而不能巧也初唐人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厭故競新欲變而不能變也揚子雲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玄文黯黮欲奇而不能奇也樊紹述惟不知馴謹之至是以魁紀荒誕欲放

而不能放也

酌取

富貴之本於天者無常而本於身者有常知天之無常而酌取之則取而無禁知身之有常而酌用之則用而不窮宍譬如蛛蟘吐絲成網而蛛蟘得網以取食桃蟲紩麻成褷而桃蟲得褷以爲室二物取身之自有者爲其自資而不侈用其有故能常有其資也神龍噓氣成雲而龍得雲以致雨猛虎嘯野成風而虎得風以振威二物取其身之自生者爲所自藉而不殄用其生故能常有其藉也富貴者亦人所自有之而自生之者也自有而不能爲資自生而不能爲藉而更侈之而復殄之候得而生候失而死生而肥飫死而槁落如木之有蠹果之有蟲醯醬之有蠛蠓焉適足以賊物而自傷也宍當閩江南富兒侈居華屋惡見炊煙驟貧鬻宅僦寓小樓隣人燒煤煙氣觸喉委頓而斃宋祖既滅李煜得其寵姬夜見油燭閉目囁嚅謂有煙氣易以純蠟復閉目云煙氣愈甚宋祖詰曰汝在江南無燭乎對曰妾在江南房帷巷幕皆懸大珠其光如晝不識燭也宋祖怒其法此出發緑教坊飲恨而死近世維揚有巨賈結歡貴人乃爲

之而自生之者也自有而不能爲資自生而不能爲藉而更侈之而復殄之候得而生候失而死生而肥飫死而槁落如木之有蠹果之有蟲醯醬之有蠛蠓焉適足以賊物而自傷也宍當閩江南富兒侈居華屋惡見炊煙驟貧鬻宅僦寓小樓隣人燒煤煙氣觸喉委頓而斃宋祖既滅李煜得其寵姬夜見油燭閉目囁嚅謂有煙氣易以純蠟復閉目云煙氣愈甚宋祖詰曰汝在江南無燭乎對曰妾在江南房帷巷幕皆懸大珠其光如晝不識燭也宋祖怒其法此出發緑教坊飲恨而死近世維揚有巨賈結歡貴人乃爲

是觀之富貴之事其傷於煙氣者多宍富貴之人其爲類於煙氣所傷者又多宍甚宍富貴之難居也非富貴之難取之過其節用之溢其分爰淫富貴之場而不自知其難是以難也惟君子知其難是以富貴必求爲可受世多黎藿則膏粱重有至重者國祿爲輕得其至重以居膏粱則雖國祿亦無輕焉世多短褐則紱冕榮有至榮者國爵爲辱得其至榮以居紱冕則雖國爵亦無辱焉夫然後可受也富貴必求爲可守後之亡者今之存也善爲富者慎保厥存不貪多存以厚其亡亡者不厚則存者永存焉後之退

者今之進也善爲貴者每難其進不務加進以益其退退不益退則進者常進焉夫然後可守也富貴必求爲可復失富之後難以處貧富不改貧富雖已失而貧如故吾還吾故則失無所失焉奪貴之後難以處賤貴不改賤貴雖已奪而賤如初吾返吾初則奪無所奪焉夫然後可復也凡此三者皆酌取而酌用之道也苟失其道酒肉臭其鼻口嗜欲潏其心志上之無可受之量次之無可守之力下之無可復之路舉其平日所僥倖而獲與夫先世所勤勞而營者皆以奉己而夸世焉觀物也亦猶煙氣之類而已

徽貪

吾今而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之得也貪者以得利爲寶廉者以得名爲寶既而名之所集利亦歸焉名之所去利亦亡焉於是貪者不崇朝而喪二寶廉者不崇朝而得二寶矣語貪者得寶於廉者之前廉者病之及語貪者喪寶於貪者之前即貪者亦必病之病之而不能已於貪者非其氣質然也物有所蔽而智有所昏也蓋嘗徵其得失於治賈者矣古之善治賈者莫如司馬子長曰廉賈歸富而貪賈爰死曰貪者三之廉者五之何貪廉相去之遠哉彼見夫貪賈之所逐者眾射之利而不知眾之所射久而成壁也所慕者騰貴之貨而不知貴之所騰久而反賤也且夫顧戀則不能爭時機或失於物先壟斷不止算反遺於目睫凡此貪賈之所以失即廉賈之所以得而貪者不知也即有知之者教之以陶白之道以棄爲取以散爲聚以仁義爲奇贏以好行其德爲居積之術而貪者愈不知也及至智盡能索愈貪愈蓄歸而與廉賈較其盈縮而後悔其不能廉也已豈獨治賈哉推之治郡亦若是矣合浦大守貪而鍾乳盡枯及崔君爲守而乳始復還零陵大守貪而珠盡徙及孟嘗爲守而珠始非必珠果徙而乳果枯也採珠之民苦於貪珠不得已而以徙告採乳之民苦於貪乳不得已而以枯告及得廉守而民始得獻其珠貢其乳則調珠以廉還乳以廉復可也由爲郡而推之爲國亦若是矣楚相孫叔敖氏長爲楚執珪其廉於衣帛食肉者乃所以長有其衣帛食肉也魯相公儀休嗜魚而不受在以節愛爲富庶使其君長爲伯主其身長爲賢令尹其族若敖氏長爲楚執珪其廉於衣帛食肉者乃智有所昏也蓋嘗徵其得失於治賈者矣古之善治賈者莫如司馬子長曰廉賈歸富而貪賈爰死曰貪者三之廉者五之何貪廉相去之遠哉彼見夫鏡魚非廉於愛魚也其意恐以愛魚獲罪免相

亡祿朝夕不得食魚但使饋不受法不骫相不免祿
不亡則魯國東海之魚鼎烹而甕腊之終身食而不
匱其廉於受魚者乃所以長得嗜魚也由爲國而推
之爲天子治天下亦若是矣漢武帝行算車算船告
緡之法以羅天下之財民財已竭而國用愈絀廩無
赤米野多暴客者以貪致貧也漢文躬行節儉薄賦
省征每歲減民田租之半民財既裕而國用愈饒大
府赤仄貫朽黃金充溢大倉之粟紅爛而陳陳相因
者以廉致富也由治天下而推之取天下亦若是矣
項羽惜爵祿愛疆土有功者無尺寸之土卒喪西楚

者惟貪天下乃所以失天下也高祖入秦封咸陽府
庫而不私寶玉無所取婦女無所愛所下郡縣即以
封功臣且捐關以東棄之以與韓彭黥布三人使各
自爲戰卒成帝業者惟無貪於天下乃所以得天下
也若夫猥薄微賤之事貪廉之效更可徵也奕者以
爭小而遺大矣博者以金注而成昏矣敎射者以多
獲受籌楚造舟者以多欲失鴻寶矣以至飯牛者爵
祿不入於心而牛肥倒鏃者慶賞不干其懷而鏃就
凡若此類更僕難數而乃愈知貪者之得不如廉者
之得也廉者常明貪者常暗廉者常見有餘貪者常

見不足廉者之得在不患得貪者之失在於患失不
不亡則魯國東海之魚鼎烹而甕腊之終身食而不
患得者以不患而得得之亦無患患失者彌患而彌
失亦彌失而彌患吾獨慨夫後之求富貴者皆買也
皆貪也皆患得而不得患失而彌失終身與患相尋
而不已也

規猛

窮奇見忠直則齮齕之見奸佞則噬之獬鷹見奸佞則
齮齕之見忠直則馴之此其氣質然也然天下之忠直
者動與禍俱而奸佞者動與福會則獬鷹之所馴者
寡而窮奇之所齮者多矣酋耳以虎爲食而猛虎非

人不飽此又其氣質然也然深山大谷不見酋耳而
閭井里巷無非猛虎則虎之食於酋耳者寡而人之
食於猛虎者多矣若是乎禽獸逼人而人莫敢誰何
也然則格虎之人固有功而無罪歟曰否攘臂執械
者捉縶而寢皮食肉者宜長貴賤勢懸則功罪皆倒
置矣然則暴民之虎固有怨而無德歟曰否率虎食
人者每代虎而樹怨恣人相食者復啗民以德虎利
害情殊則德怨皆逆施矣姑舉近事以明吾言秋山
者虎之都會也山有獵者王肥善射虎號稱虎劊乙
酉之秋賀子避亂其家猝見虎論之射辭焉趣之又
之得也廉者常明貪者常暗廉者常見有餘貪者常

辭焉已而泣曰肥以射虎搜禍至死者數矣自肥學獵強弩毒矢與虎衡命倖而多獲不敢剝也必獻之官既獻則按故事受扑忌傷尊也既朴則按皮論賞傷多毛損則薄其賚毛毳希革則細其勞從吏議也即不獻官而縉紳豪右爭皮與腥皆洩忿於獵人乞貸行賂頓首求釋當此時也殺虎之禍慘於殺牛軍興以來郡縣幕府悉索虎皮以充交際月責數虎爲程不中程者徇以軍法有告民剝虎藏皮者縛至徇以軍法終歲射虎曾不敢啖虎一臠而刀鋸桁楊必數及焉當此時也殺虎之禍烈於殺人且虎之爲德於秋山也大矣往者鑒山跨峽負險而居者三百餘家狉榛雖阡人虎相習各自保避不相殺害黑箐碧洞皆成虎穴虎帥其族飲馱於山麓貪虐之吏畏足弗前使斯民歲耕溪飲媿衣飽食而無患者皆虎德也自肥射虎斬林掃洞蕩爲坦衢往來行旅無復虎患於是營將之剔括者歲至焉巡尉之掊克者月至焉暴胥挾官勢爲奸利悍卒怙兵威爲箝網者日至焉山家所有雞脈布栗杉梢竹柏茗菌麻葛不奪不饜榜掠饑寒之民抽其筋而煎其膏如之何而死者不枕籍逃者不趾接也今之二三遺民乃道殣之孤孽

耳夫虎者秋山之防而窮民之衛也肥也撤防去衛自爾其家以及比隣至此極也肥負虎德咎莫大焉方且焚弓折箭悲悔之恐後忍復射哉賀子聞而歎曰虎惡獸也而當時之虎反因司牧以爲德於民則夫窮奇檮杌其驅之爲德者尚未有量也

寶齋

永新賀貽孫子翼父著

貧生者不可與養生養生必屏慮屏慮斯性存性存斯不毀人能存性以不毀斯一息也而元會矣貪財者不可與治生治生必寶齋寶齋斯勤業勤業斯無求人能勤業以無求斯擅石也而鑵鼎矣吾是以知治生之道與養生之道一也西鄙有饒生者家道既溫將求益也閭萬傅二氏有富術齋宿踵門而求之萬氏萬氏見而謂之曰子非吾徒也子有二耗弗去

寧望富乎曰何謂二耗曰仁義是也仁者不殘義者不賊仁義台者不恡施與夫財所以不壓而來吾室者殘與賊有以取之也不殘不賊無得有喪耗孰甚焉子爲仁義非吾徒也復齋宿而求諸傅氏傅氏曰子能爲竊乎饒生惘然失對傅氏曰吾所謂竊者良竊也子豈能之乎曰何謂良竊傅氏曰良竊者不竊人之財而竊造化自然之財是以仰竊天產所出俯竊地力所宜陸竊山藪所藏澤竊江海所蓄加之以射重泄輕壟斷轉輸以竊四方人情欣厭俗尚貴賤倚之術智計之事也子庸才也豈能之乎饒生曰吾姑試爲之齎產千金躬自販貿東走吳南走粵北走燕齊盡竭其貲喪志失魄鬱伊成疾醫莫能治乃謁冲虛先生而問養生焉先生曰噫子且休矣子不見夫江與之漏甕乎以其注而泄也暨之江心隨泄隨注自喜爲完甕矣秋高水縮懼其少而益以泄也有達者教之曰子生於江而長於江以江爲不漏之甕盡子之生汲而不窮甕中之水莫非江水何私於甕而益以泣其所益者幾何也今子食粟衣帛莫非天地之藏子以天地爲不竭之府計子所需飽煖而外

皆爲餘物何私於家而求益不止此何異江與之私甕而益以泣也哉且吾聞之養生之道齋以致壽治生之道齋以事天是以役生太重則死氣至趨利太急則害氣來皆以其悖道而違齋也齋之爲用其理在道德五千之文而其精在陰符黃庭之秘蓋生機所自胎而變化所由成其於數米簡髮蠅營蟻飽之說名相近而實相遠者也子向者違時而壟斷壟斷不遂則陰陽患而病作違時而轉輸轉輸不成則物產耗而財匱此皆崇齋之貌而失齋之本夫是以欲齋而反賈也吾所齋者齋其神與氣而已是二者子

身之寶也不知惜此而好以點詐雄武爭勝鬪捷以
撓神而傷氣損元命喪財源而不自覺是自殄厥寶
也子身有寶子自殄之而奔走以取四方之寶是猶
驪龍不自護其頷而攖鬪鯉之目爲夜光豈不謬哉
子不如惜寶而歸安靜以俟時審時而觀變物將自
復天且來助病可去而富可復矣饒生聞言汗浹四
體不覺沉疴之脫也歸治其家男耕女織倉廩豐而
桑麻茂屬有天眷五稔之間復其千金持盈知止施
及三族行年九十色若孺子考其所行不越仁義乃
知萬氏之言爲誰已傳氏之言爲夸已也

去恃

人知强大者之可恃也而不知微弱之可恃豈
有可恃哉而恃夫强大者之失其恃強大者恃而玩
而微弱者謹强大者恃而疎而微弱者密玩與疎併
而謹密者起而乘之則强大之有恃者失而微弱之
無恃者得矣彼固以無恃爲其恃者也壬午春茶陵
雲陽山有水牛與白額虎鬬牛將敗旁有一牛突至
從虎腹間橫衝觸虎墜崖傷脛鄉人望見因共聾虎
是秋山中耕夫數十人見虎共持鋤鑺逐之家犬隨
焉虎哮吼躍起丈餘將攫耕夫衆皆辟易散走犬從

後齕虎勢斷之虎負痛而踣衆復集鋤鑺並下虎遂
立斃至十有一月大雪三日有虎饑出啣雌鷄吞之
雄雞怒飛啄虎目虎爲霿眯驚躍墜所踞大石崩
隕壓虎折腰而斃山中人喜來告曰若是乎虎之暴
也昔者虎食人今吾有牛與犬雞三物者至微弱也
而一歲之中三制虎焉吾雲陽人無復虎患矣余謂
之曰不然虎之於物乘其怯與鬧而動者也物無大
小其相制也必以氣人無强弱其制物也必以機彼
怯者喪氣而鬧者失機夫是以人而見制於虎即以
三物觀之牛衛黨犬援主雞惜偶其必程力以鬪虎

於匹夫崇高而困於羣醜者矣又有甚者以智伯之
桀驁而關趙也則有韓魏爲觸腹之牛以項籍之悍
驁而敵漢也則有齊棗爲齧勢之犬以孫策之雄并
江東而無敵也則有計貴奴客爲啄目之雞是皆雲
陽之虎之類也君子於此可以鑒矣彊而讒前威每
絀於所忽大而豐蔀禍或生於不見氣衰於拔角扛
鼎之餘則雖孟賁烏獲有時受困於孺子機敗於貿
札穿楊之末則雖飛衛逢蒙有時見欺於狸雌此以
有恃而傷彼以無恃而全夫以無恃爲其恃者固有
特者之所不能敵也

割愛

古之經營天下者以不貪爲得故其得也固以無害
爲利故其利也長蓋事有所偏則愛有所蔽惟權其
少禍以割其所愛經其多福以全其所甚愛止貪割
愛則甚愛者全而智慮出矣世傳蝮蛇螝人即死被
螝者傷左指則斬左指傷右指則斬右指彼非不愛
乃告王先殺朱公中男而後赦及長男以弟尸歸朱
公迎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後之論者皆言莊生
不甘受欺於朱公長男而不知朱公莊生兩人其割
所愛以全所甚愛之智一也朱公非謂少男能愛兄
也謂其不愛千金乃所以愛其兄也非謂長男不愛
臂哉斬而割之勿再計矣姑以身家事言之當天敵

其弟也謂其重愛千金不知所以愛其弟也莊生非不愛故人之中男又非不甘受敵於長男也但以朱公富聞天下而長男竊金殺中貴人家一旦謀泄楚王必怒吾藉星變爲奸利則身與朱公之二子同誅欲愛其身不能復貪千金欲全朱公之長男不能兼全朱公之中男也吾乃知愛者事之賊而其所甚愛者之仇也崇仇養賊莊生朱公皆所不爲故曰兩人之用智一也朱公用計然廉賈之術於越不愛千金以賂宰嚭不愛越之珠玉玩好以輸吳宮朱公非不愛寶也蓋將以全其所甚愛也厥後取吳之國并舉而診脈曰太君無病飲吾藥三日起矣婦曰吾病三年費百金遍試名醫而病加劇今言無病者妄也翁笑曰此醫誤爾勿怨病也服吾藥三日愈願得綿衣禦寒而已遂製方服之三日病良已予驚服如神爲之延譽翁名鵲起車馬繩帛塡塵邸舍翁愀然弗悅也過予辭曰噫嘻危哉此名奚自而至吾哉昔吾兄長男愛其千金以殺弟宰嚭愛越之千金以亡吳貪賣藥筆慶名炫粵東值總制王公夫人坐草吾兄以名被召問曰夫人弄璋乎弄瓦乎吾兄能讀扁鵲書而不解毛詩漫持兩端應曰俱弄也言未畢簾內報曰夫人舉生一男一女矣總制喜立賜百金吾兄仰而受俯而憮歸途遇盜盡剽其金傷刃殊死乃信名之爲患烈也吾命薄於兄得綿衣禦寒焉於吾侈矣

挫名

蟻之抱丸而弗釋者以穢爲芳也貪夫之取利類然也蜂之戀花而弗舍者以苦爲甘也志士之取名類

而又因以爲名則受子綿衣其患與受百金等如子所謂名醫患之固也以商賈之心剖岐黃之術一試偶效而名赫然起再試不效猶挾名以邀利饗而謝去則曰是病有祟非藥可效也或曰服吾藥將效病者弗謹敗吾成也或又曰吾藥已效病者不專服吾方雜用他醫害之也彼以是三者誑予予震其名而弗察是以子之婦病三年而加劇也吾尤眾醫寧忍效焉且其患不獨在醫吾自祖父及吾兄弟以醫術往來名人之門者三世矣見夫名浮而實違之必喪其身名成而物毀之并喪其名名之來也溢則其謗

也多名之興也暴則其敗也速名人之門名且爲患矧求名於其門者耶吾用是惕焉儆焉爲無名之醫竭吾誠殫吾慮施功厚而責償薄但求不媿吾心以告無罪於天斯已矣今也不幸而遇子予既自以其名患其身矣又以名相醫患其婦今且分其患以與吾吾懼天功不容屢貪人望難與再慊鬼神將厭吾虛而儔倨且忮吾盈是吾以綿衣易無窮之罰也吾往矣子自成子之名自攖名之患屢患屢深而不知返焉吾行矣不願復見予矣頊頊而去遂歸湖南予乃茫然失慙然無以自容也於是謝遣人事逃入深

息謗

夢與人詛者奮髯張頤各訐其私既寤而後知所訐之人非他人即吾儻也醉與妻詛者瞋目切齒慙詛其子既醒而後知所詛之子非他人即吾子也君子觀天下猶身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體魄視天下猶家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家人父子矣而夢者與醉之人非他人即吾儻也醉與妻詛者瞋目切齒慙詛其子既醒而後知所詛之子非他人即吾子也君子觀天下猶身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體魄視天下猶家則其視天下之人猶吾家人父子矣而夢者與醉者惛惛嘵嘵訐於其中鬨人有善則搖手相疑聞人有惡則傾耳相信稱人之長則鄭重若詡暴人之短則吐詞如注崇獎大賢則舍毫不下文致小過則潑墨立成睚眦不寤家喪不醒嗚呼愚矣君子知其所以然是以躬厚而薄責直已而恕人不以人之生平快其怨隙不以人之生平恣其嫉忌不以人之生平肆其嘲謔謗於何有哉蓋君子不樂人爲小人猶之小人不樂人爲君子也君子樂人以君子相譽猶之小人樂人以小人相謗也樂人以君子相譽欲以分其譽也稱人之長愈以益己之長矣揚人之功愈以

彰己之功矣樂人以小人相謗欲以分其謗也攻人之長則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則人莫能明己之過矣由此觀之世有君子則君子眾世有小人則小人眾以眾分譽愈分而愈合以眾分謗愈分而愈長謗以眾騰小人之道愈消則是謗者苦而譽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蓋嘗遠舍郊畿而近徵於閭巷矣閭左有焦公子者好以詼諧中人陰事使人受之弗堪辨之而恚縮不能置辭也自以為善謗矣癸未流賊圍之入楚中塗折足為賊所棄官司誤以為逸賊縛而梟之至死不能

辨其非賊也而楚南取翁少時娶婦盜夜穿穴竊其奩翁覺而擒之則故人之子也予以金而逸之及翁年九十將死婦曰君平日於我無隱獨不言竊奩之盜今日言之何傷翁曰吾許其不言已七十年矣遂默而瞑既斂有白頭老人鄉之祭酒也哭之甚哀聚族而告曰我故竊奩者也翁逸我而餽我金教我去盜為商獲息千百使我為善於鄉人之德我皆翁之賜而翁不言厚之至也我不自言人誰知者出百金為賻自求工文者誌翁墓直書其事以勸天下當時聞者皆曰耿翁君子也能匿其美以匿人之惡也因

而天下歸其慈祥是美自匿而譽自隆也譽非能自隆也譽其惡以著之長則人莫能昭己之短矣掩人之功則人莫能明己之過矣由此觀之世有君子則君子眾世有小人則小人眾以眾分譽愈分而愈合以眾分謗愈分而愈長謗以眾騰小人之道愈消則是謗者苦而譽者甘小人愚而君子智也蓋嘗遠舍郊畿而近徵於閭巷矣閭左有焦公子者好以詼諧中人陰事使人受之弗堪辨之而恚縮不能置辭也自以為善謗矣癸未流賊圍之入楚中塗折足為賊所棄官司誤以為逸賊縛而梟之至死不能

北山友人謂賀子曰吾造事而窮叢怨聚慝天下至賢且昌盜之後裔亦賢且昌華廣夢梁門第並推修睦講信世為婚姻乃知芳不孤樹吉以朋來有餘善以相與者即有餘福以相既小人反是吾是以謂小人愚而君子智也

友丐

廣會無隙地可置吾身吾子將如我何賀子曰子來吾能為子置身子惟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則可置身於榮辱之中子惟與天下相忘於有事則可置身於利害之外吾嘗聞此言於劉公之友丐矣北山曰其旨謂何賀子曰居吾語子昔者文水劉公與客遊於瀧江遭羣丐於路麾之弗去客怒叱之劉公曰子何叱焉子不見夫飾竿牘媚權豪者猶夫丐也客曰若公所言充類至義之盡也必充類至義之盡乎天下之不為丐者幾人哉劉公曰不然子求天下之僅為丐者又幾人哉子試更端而推焉取非其有猶盜也

瀆禮亂常猶禽也盜與禽且半天下而獨叱丐何也且夫丐亦有道爲丐而盡其道則聖賢之徒也吾且進而與之友子何叱焉語方畢一丐偃背聳肩舉杖持瓢跛而前曰若予者可與爲友乎劉公大笑曰爾將何以友吾丐曰吾有道吾有道屬賢而止吾廉也和柔弗競吾禮也察辭觀色吾智也分遺儕偶吾仁也且讓也歸獻吾親而餽吾兒吾孝與慈也吾嘗行此七者習而安焉久而忘焉吾忘吾道而任吾天恬吾性而俟吾命無慮無營以畢世焉方且逍遙乎都市之上方且偃息乎富貴之門彼達旦弗寐而吾鼾鼾然彼宵旰弗食而吾衎衎然彼且憧憧而怨起而吾但栩栩然南面曝日齁虱搔背徐起而尋吾杖與瓢無失也則迺然擔以出晴出雨止辰出酉止餓出飽止出無違行止無夾心出無慙於天日止無作於夢魂吾視殘炙齊於珍饈視懸鶉齊於文錦視人呵斥齊於鳴噪視所歷五十七年齊於瞬息視填溝壑而飼鷹狸齊於雉蜃化而龍蛇蛻也吾所友者如是焉耳矣劉公欣然揖丐而進執爵而酳再拜呼老友而與盟焉顧謂客曰子毋羞友丐也吾友天下士多矣未有賢於此丐也子知之乎丐有道也

維盜與禽亦各有其道焉麥鐵杖盜丐而忠也秦吉了禽而義也吾盡吾道盜與禽何不可友者不然吾懼爲盜與禽所羞友也北山聞言蘧然醒曠然喜曰吾知所以置吾身矣吾聞友丐之言而能一貴賤等人物齊是非矣彼丐之賢非劉公不能友也吾則事之云耳敢曰友之云乎哉

煨珠

士生斯世而能辭難辭之富貴斯可處貧賤而不憂能安難安之貧賤斯可蒙患難而不懼矣吾所安者安吾故也貧賤吾之故也吾得吾故則安譬如得水之魚縱令沉蛟門而游溟渤益重其安也吾所辭者辭其非故也富貴非吾故也吾失吾故而得其非故則傷譬如失林之鳥縱令斎金籠而飽玉粒益重其傷也但使我與天下相安而不相傷雖芒刺也而皆化爲衽席矣癸未之秋張賊破湖南燒李尚書宅李公子竄匿吾里東源庄褐衣襤食人無知者偶曝故衣見珠襦焉聲聞稍彰是歲十月賊踩永新奸民引賊刼公子貲鉅萬鈆鎰鈿珥遺落榛莽者拾之不盡有織屨人徐佃者於路隅獲徑寸明珠二顆是夜茅舍燭焉如晝光徹隣牖佃喜告其母曰兒蔑李公子

夜光珠價逾千金兒將棄織屨買田宅矣母太怒持杖撻之曰汝織屨也而不安貧賤哉汝嘗飯吾爲汝礪高及芒佐汝織夜軋軋達旦屨成持以易秔則鉅艾未施而汝果然已飢汝力作而疲吾率汝婦佐汝織懸屨於門過重藺者取錢易屨沽濁醪勞汝則雛蘗未造而汝陶然已醉汝飽皆於屨焉是給屨何負汝而欲棄之且汝家業屨五世而隸卒不入汝門者利寡而欲薄夫是以久安而無傷今也不幸干金之珠震耀耳目朝聞之尉胥彼冠而狠者內熱焉夕聞之幕府彼弁而豺者內熱焉倏忽而禍之朱

門華屋彼蜂蠆而簪紱螬蛆而膏粱者內熱焉瞋目搤腕皆屬二珠一卒入山縛汝爲盜汝將嬰三木受五毒身鋸圜扉而魂驚刀鋸欲望織屨時一醉一飽可復得哉嗚呼傷矣夫家不素具而忽有者妖也物不習見而白至者孽也禍生於無端者大禍之所隨喜出於不意者大憂之所併也汝抱妖懷孽販禍賈憂死卽至矣死之不悲將誰受禍急索二珠曰禍本安在吾當滅之悉召四鄰取大石對衆碎二珠爲沙礫煅以猛火且煅且詈曰咄咄李公子使汝如此宰至誨賊破家誤吾愚兒哉旣而官兵快永新李公子

訟於轅門捕治引賊奸民及拾賊遺貲者皆指爲贓悉論死惟徐佃以煅珠倖全賀子曰哲哉嫗也能煅珠以救死於亂世也使此嫗爲當時之士大夫乎是必能守故者也能辭富貴者也能安貧賤者也能蒙患難而不懼者也能使天下安之而無傷者也

原病

今天下之人皆病也其原在慾多而識寡各相迷瞀夫是以皆病也識寡則神濁神濁者狃所同而怪所獨如海外病狂之國以不狂之人爲病尚獠宣淫之俗以不淫之女爲病習以衆移則病亦與習俱移也

欲多則智昏智昏者溺於私而蔽於公如齊侯之悅蠻嬰忘瘦之爲病而怪無嬰者之全眶楚生之嬖嬙忘瞽之爲病而憎不瞽者之兩目愛以情遷則病亦隨情而遷也衆移情遷世無完人吾故曰皆病也且夫人知聾瞶者之病豈知聰明者之爲病知矗簡蠅壁愚蒙不學者之病豈知有吐氳驚鶩文采風流之爲病哉昔者殷晉陵病時聞床下蟻聲如牛鳴則是他人之病在聾而晉陵之病在聰也聰非病也聰違其性卽病也粵西有士人病痞三年忽兩目瑩然如鏡能於暗夜別權衡穿五色綠鏤蠅頭烏跡細篆

則是他人之病在贖而粵人之病在明也叨非病也明失其本卽病也少時親見盧陵友人趙嘏叔工舉業而不嫻詩歌能楷書而不嫻草隸與丹青遞重病醫謝不治忽起自稱清虛子呼紙筆作草書寫山水花鳥精妙絕倫頃刻成詩歌二篇今其詩則予忘之矣記其歌曰春風拂春思別春山翠如翹春花紅似滴千年猿鶴散空碧惟見天半寫春濤奔鯨走蛟捲魚鱉何人垂釣島中央靜鎮五百龍王宅吁嗟今夕是何夕萬里海門一線隔天涯是處有白雲方寸如梭南北擲安得搗藥壽二人寒心蕭氣對明月書畢

就枕熟寐既寤而病霍然已其父兄詰其詩歌之旨茫如隔世不復省識則是他人之病在愚蒙不學而嘏叔之病在文采風流也文采風流非病也文采風流傷其天卽病也由是觀之世俗之病何常之有哉安知偃仰床幃之爲身病而奔走朝市之非心病耶安知師曠離朱以聰明鑒混沌耳目之敦者人之聰明非天之聲曛安知王楊盧駱以文采掩太虛自然之光者俗之文采非道之愚蒙耶彼皆病也而必走秦楚以治癬疥忌瞑眩而養癰疽豈非神亂而智昏之甚者哉請以子証之予少時羸弱多病醫者皆以

自閫而以爲聰不自見而以爲明則聰明之失原甚於聾瞶不自言其誠然而言人之言以爲詩文則文采風流之失原甚於愚蒙不學聰明文采之病此天下賢者之公病也予知其病之原不早從盧醫刳腸剖胷以自滌濯而區區於字句脈絡間問症而審候焉是亦奔走秦楚以治癬疥卻瞑眩以養癰疽之類也

撤蔽

甚矣人之好自蔽也不蔽於所不知不見而蔽於所習知習見也卽如泰山人所共尊也習於山者忘焉

而假山拳石以爲寶滄海人所共宗也習於海者厭焉而杯湖勺水以爲珍鄧林之材人所共羨也習於林者狎焉而蚖藤嬰樹以爲瑞尤可笑者明知憐才非好色也而好色者習而薇焉遂以好色之心憐才見色之所在以爲才之所在親彤管而疎副墨癡索錦囊之奇篇而魂銷花間之豔句也明知好名非射利也而射利者習而薇焉遂以射利之心射名見利之所歸以爲名之所歸競刀錐以市鴻駿蟫蠹天祿之圖書而蠅附金谷之聲譽也明知謀道非謀食也而謀食者習而薇焉遂以謀食之心謀道以食之所

重即道之所重舍靈龜而觀朶頤簞瓢斷青雲之夢想而鐘鼎生朱紱之龍光也又況明知夫我人也自我以外肩摩而踵接者皆人也人與人日相習於前共淩共奪共仇共怨弗顧也及見圖畫之省人者喜焉木石之象人者拜焉猢猻之被人衣者圍場以觀焉鸚鵡之學人言者雕籠以畜焉習於常而薇於變莫非習也莫非薇也猶憶昔年在蜀江見幻術人能於袖中設饌袖不盈尺而槃匜迭出甘脆香潔異於族庖已而惠泉頴渚隨呼而出清芬之味金莖玉液無以逾也袖內女郎無形有聲微

吾身之與天地萬物皆有通而無隔也人各以情識相封而後通者隔矣譬如大虛蕩然忽立垣牆斯覿面而秦楚矣雖然吾所謂通者非大虛也吾性自通雖垣牆皆大虛也吾所謂隔者非垣牆也吾誠自隔雖大虛皆垣牆也又況乎天地之大萬物之眾有不自我通之自我窒之也哉抑嘗聞山子之事乎兩粵之界有地名山子者爲方五十里崇禎以前未有見也變革之時南昌石將軍統兵屯肇慶兵敗城亡走匿萬山散步荒野不覺身入其地山子父老相與憐

而衣食之自言先世金陵人宋元之間避亂至此其俗淳龐無官有長無征斂賦稅無囚獄爭訟種多雜糧無酒無鹽無歷日以草木紀歲時無醫亦無病甕桑三登地之所產木綿茜草布帛皆染絳色無儒而知禮義無釋老經籍而兼愛忘我中國之爲釋老者莫及焉石將軍居歲餘忽思富貴辭去出降授官都閫帥數騎賫金帛馳謝山子迷失故道但見磊石叢棘鳥獸鳴號惘然而返問之比隣皆不知也嗚呼山子不與粵人通者四百年矣偶然而見非有以通之也忽然而隱非有以隔之也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即

如晉有桃源明有山子皆羣聚族居在境壤之內尚不能見又況能見其小者如烏衣之君檀蘿之長觸蠻二國雄於蝸角蠛蠓眾族集於蚊睫者乎近而小者且不能見又況能見其遠而大者如鄒衍所稱九州之外有大九州釋氏所稱四大州外有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天下者乎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大無小而我必從而大之焉小之焉奇以爲有蔑以爲無驚以爲怪詆以爲迂比量之外復比量焉我則昏矣此所以不見桃源山子也或曰漁父之遇桃源也得其天矣歸而遯跡不知所終風斯遯焉若石將軍

者俗人也山子不幸而遇俗人而桃源以漁父而隆山子以將軍而污矣嗟乎至人之視物也無隆無污而我必從而隆之焉污之焉信其已然疑其將然擯爲方外圖爲方內區別之中更區別焉我則愈昏矣此所以終不得見桃源山子也

專氣

剛柔迭用此孔聖與老子所由變剛柔合一此孔聖與老子所由化也後世孔老玄黃之爭起於老子尚柔絀剛異於易旨而專氣致柔之說以爲異於孟子至大至剛直養無害之旨而不知老子所謂專氣致

柔者欲人靜專其氣以推致其柔則所推致之柔卽至柔也蓋嘗讀易而知柔之易簡與剛之易折者皆非其至也至柔則不可以柔相矣不能廢也至剛則不可以剛相矣不能折也言其至柔之象則牝馬之行地無疆近之矣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養氣者養其至柔而得其動剛使人不得以柔相之此非專氣者不能猶之養其至剛如乾之羣龍無首使人不得以剛相之非直養者不能也直非專也然未有不專而能直者譬諸草木其拳曲者生氣散其勁直者生氣專其雜柔者生氣曲其專一者生氣直專氣之與

直養寧有二哉古之善言養氣者莫如蒙莊莊老氏之徒也蓋嘗以養鬬雞者明養氣之旨矣其言曰紀渻子養鬬雞問雞可鬬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又十日問之曰幾矣其德全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而孟子自明其養氣之方亦惟是無暴其氣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已由木雞之言通之既得專氣又得直養焉由無暴之言通之既得直養又得專氣焉則是專氣致柔亦以致剛也則是直養以無害其剛亦無害其柔也則是剛柔合一以體天地之撰以通

神明之德而老易莊孟有不殊途同歸者乎且夫人習聞柔危剛勝之說而不知專氣所致之柔至柔也至柔無危夫豈勝與不勝所可言哉不觀之風與水乎風之爲物柔矣指風則勝風踏風又勝風矣非風不勝指與踏也以指與踏爲不足勝故養其勝於無勝也及其怒號颱忽天下莫能勝風此則柔至而風之氣專矣水之爲物也柔矣投礫於水水不勝投滅於水水又不勝矣非水不勝礫與鐵也以礫與鐵非其所宜勝故養其大勝於小不勝也及其震蕩衝擊天下莫能勝水此則柔至而水之氣專矣然則風氣

嘗岐乾坤之動靜專直以立言而後人乃欲岐老易爲二岐老子之卓氣與孟子之直養爲二是豈知乾坤變化之道與陰陽不測之神哉

止辯

學者好辯喜爭有舉二氏而訾之亦有舉而奉之者矣兩辯交詘未知孰勝旁有長者起而止之曰子姑無辯子惟言子所知與所由者而已何謂言其所知吾與同父之人譽他人之父不如譽吾父也吾有父吾與同父之人知之他人有父非吾與同父之人所知也以不知之語譽不知之人譽雖工彼不受也何得意而忘言焉然後推而通於二氏當有不待而自合者矣夫太極豈有極哉以其費而隱圖而妙無相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

謂言其所由京師四達之衢吾由焉天下之人亦由焉即由而未至而所習聞於已至者宮殿之巍峩人物之繁麗山川之繡錯足未舉而口先及莫能誣也若夫海外之國舟車人力之所未通而漫指張騫之遺跡鄭和之故武以詫之曰海外之視中國猶彈丸也其誰信哉今夫孔氏之書幼而學焉人所知也壯而行焉人所由也雖知有淺深由有遠近然既業在其中矣至於五千之文三乘十二分之書涉獵及之而已遽欲舉而加諸幼學壯行之上是何異蜀人誇杭人以西湖杭人笑蜀人以三峽蜀人誇楚人以雲夢楚人誇齊人以徂徠也哉然他人之父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海外之國猶吾父也譽人父者以吾父推而通之可也海外之國猶吾國也言海外者以吾國推而通之可也二氏聖人之教猶吾孔聖之教也談二氏者以孔聖推而通之可也即如易有太極極者中也書曰皇建其有極言建中也子思所言未發之中即此太極也聖人以天命之初情念未發強名之曰中形上之道陰陽未肇強名之曰太極吾第反而求之未發未肇者默而識焉也

可見無圖可立無可擬似故曰強名然則無相無圖者眞太極也而太極之圖黑白已具陰陽已昭非太極也知太極之爲強名又知無相無圖者之爲太極則太極明而無極之旨亦明矣周子恐人執有爲極不得已別無極於太極蓋權教也不知周子之教爲權而以周子之圖爲實按圖以求太極而太極隱太極既隱而訾者夸者分圖角論爭辯互起而後無極又隱其訾之者疑無極同於逃空而夸之者則謂無極形上而太極形下也彼見太極之圖黑白具而陰陽昭遂以爲形下此則泥太極之圖而不明無極之

旨也泥太極之圖則太極非兩儀也明無極之旨則太極非無極而卽無極也明乎太極之卽無極於是學問之道不引自伸不觸自長百尺竿杪不移步而進步千里岸上不離岸而超岸猶之中庸始言未發之中終言無聲無臭但明此中於天命之初則此中非無聲無臭而卽無聲無臭也因是推而通之則吾儒非二氏而卽二氏矣而夸與訾又何有焉

漸習

凡人有結習在其胸臆者其爲學必不至而其爲道必不親蓋先入之說爲主於內其後雖有微言妙道

拒而弗受則師友之力乏此而窮有以救之其道不用益而用損不用予而用奪不用守而用攻損必損其所蘊奪必奪其所愛攻必攻其所堅所蘊既損則積聚消所愛既奪則情見絕所堅既攻則執癖化三事既得而後可以語學問矣嘗聞康崑崙之學琵琶也遍歷登師自以爲無偶矣及見段師始媿其本襍而聲邪也請爲弟子段師不許令其不近琵琶十年忘其本領然後教之崑崙從其言遂以琵琶獨擅絕技倉公之學醫也始師公孫光自以爲至矣及見陽慶示之曰非是也命先燒其故方盡棄其學而不燒故方不棄曹學雖授以黃帝扁鵲

花若天孫霧綃目睫空豔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動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雲中緣綺天半紫簫耳根幽籟不知何來先生填詞之奇如此也其窮業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湧揮毫數紙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鋒刃具矣網雲生矣波濤動矣香澤渥矣疇昔臭腥化芳鮮矣趣歸就試遂捷秋場稱吉州名士嗟乎此三人者其遇奇矣向使崑崙不遇段師一賤工耳卽遇矣而不盡忘本領雖授以樞天別調彼其雅俗相雜猶賤工也倉公不遇陽慶一庸醫耳卽遇矣而不燒故方不棄曹學雖授以黃帝扁鵲

之書彼其成見未破猶庸醫也君輔不遇湯先生一
學究耳卽遇矣而不遭摧折不經涕泣不以牡丹詞
解其酸腐雖示以古今大家之範圍彼其中懷未舒
天機未盪猶學究也絕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
全之退之乃所以進之卽區區樂醫舉業小技尙且
有然何況爲學之大者哉吾是以知學者之難而教
者之不易也學者莫難於知本教者莫難於辨眞贋
子之相似惟慈母能辨之穀種之相似惟老農能辨
之學問之相似惟有識者能辨之辨似以全眞滌習
以全道結習與道似是而非也昔唐有李赤者妄疑

大白自稱謫仙而不知其爲厠鬼所惑也魯人有得
中山糟液者漬以白水自以爲酒中山人嘗而吐之
曰噁此吾之糟液也奚其酒彼結習之爲害寧止厠
鬼之惑人糟液之害酒哉有法於此驅其厠鬼面謫
仙之面目已見去其糟液而中山之椒雨已出然則
教人者但除其結習而聖賢之神情已彰此學術也
亦教術也

儒人

自古治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久而無弊在
後人有以救之斟酌時宜補綻缺壞此治人所以急

也以爲天下之巧在吾規矩天下之變亦在吾規矩當其與人規矩時固已與人巧矣其所不能則非與者之咎也且倕既與人規矩矣及其自爲則巧以指旋指與物化不以心稽而其所旋蓋於規矩般既與人規矩矣及其自爲則木蔦自飛摩天盪日木人自舞蹋地迴風此皆規矩所不能施者而倕與般能之觀其鏤空斲影盤龍攫虎之奇其視陀之刳腹瀹腸何以異哉然而倕之規矩傳而其所爲指旋者不傳般之規矩傳而其木蔦木人不傳惟不傳指旋故能使學倕者自出已靈於規矩之中則指旋之巧以不傳之乃以害之也噫即區區方技而授受之難如此

傳而傳惟不傳木蔦木人故能使學般者自得其意於規矩之內則木蔦木人之巧以不傳而傳矣藉令舍其規矩而取所爲指旋木蔦木人者執其徒而強聒之其勢必至於倕方圓棄規矩背繩墨天下未受倕般之利而先受倕般之害必然之理也且夫倕般之欲得類己者而傳之無異於陀之欲得類陀者而傳之也陀不能使弟子而爲陀倕般不能使弟子而爲倕爲般此陀與倕般所莫能如何者也因其人酌其宜權其變則存其教術而已矣昔者公孫光欲求扁鵲之道於公乘陽慶陽慶不許曰吾求可傳之人而反自生者內治也其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外治以內治身心而外治民物者也其言仁爲人心言禮

也周孔以其內治身心者舉而措之天下合內外之道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仁禮既明而道德之教益著矣而後世之言黃老道德者不然以爲仁禮者黃帝所不道而老子所詆爲僞者也嗟夫老子特傷夫以貌飾仁者不本於人心以文襲禮者不反所自生故爲此矯枉之辭使之誓誠而去僞云爾若夫周孔之仁禮則冥僞而冥誠哉且老子固嘗以慈爲寶而謂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此卽老子愛人之仁也孔子嘗見老子而問禮老子又嘗教以去驕心與傲志此卽老子敬人之禮也然則清

淨者愛敬之體愛敬者清淨之用從古聖人未有存體而蔑用者也使可存體而蔑用則是堯禹以來所以治天下者不在仁禮果堯禹治天下不在仁禮則桀紂所以亂天下亦不在棄仁滅禮果治天下不在仁禮亂天下不在棄仁滅禮則將易愛爲忍而愛人非仁毀敬爲肆而敬人非禮果愛人非仁敬人非禮則將不恥不仁而殺人不得言忍不羞無禮而犯上亡等不得言肆果殺人不言忍犯上亡等不言肆則將謂猛鷙殘賊烝報聚斂之事皆不足以累道德而妨清淨此其流禍後世不至於洶洶大亂人相食而

之用也由是觀之析因夷隩可隨時而措黃老周孔
可同朝而治也

生聚

天崇之間國用大絀有爲司農持籌者指畫詳密出
以示余余謂之曰此皆搜剔四方之財以歸天子可
言聚財不可言生財也夫財可生而不可聚也天子
欲聚民財必用心計小術之臣爲腹心而心計小術
之臣必用貪酷之吏爲手足用貪吏以聚民財猶蜻
蜓之食尾也蜻蜓自甘其尾餓則食之尾之甘液聚
而歸腹腹既飽飫而蜻蜓之生已絕矣用酷吏以聚
其末而不固其本知富國之爲生而不知富民之爲

生也知加賦之爲生而不知減賦之爲生也知持籌
責券之爲生而不知經制畫一量入爲出之爲生也
何也彼其所爲生者非生也聚之不可爲生猶
壅之不可爲通匱之不可爲盈也審矣古今生財之
說甚繁然其大端不過有三上者以不聚爲生其次
以生爲聚最下者以聚爲生以不聚爲生者湯之不
藏貨財武之大賚四海是也以生爲聚者恭儉樽節
休養百姓使民有餘貲國有餘費如漢文宋仁是已
苟如是也雖不言財而天下之財皆其財不言聚而
天下之聚皆其聚譬之神龍噓氣生水而不聚水故

百川之水皆其水大鵬鼓翅生風而不聚風故九萬里之風皆其風藉令龍與鵬舍其所以生者而孜孜爲聚水於蹄涔聚風於蕪末則咎嫗蜓鶻梢之不若安能盪海若而徙南溟也哉然則帝王之財亦惟是生之而已財生於上則不待下聚而生氣自溢於下財生於下則不待上聚而生氣自蒸於上上下交生則國計民用不言富而自富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若夫以聚爲生則後世心計小術與貪酷之吏是已心計小術貪酷之吏進而軍國之用始煩朝廷之用始多黔黎之命始促國不可以爲國已然則生

與聚之關於人主非細故也政之治亂將于是覘民之利病將於是驗國之存亡將於是徵奈何不審於治生之道而自多其傷生之事也哉今夫人之所以生者血與氣也血與氣周通流浹於榮衛然後形神賴以不死若使其榮衛槁焉悴焉而聚其血氣於心腑之間痞塞脹悶爲患滋深此痛鶻所以投砭而歎也財者亦國家之血與氣也奈何知聚於上而不知生於下遂使民命盡而不憂國事壞而不悟至於大勢既去而掊克攘奪猶不自已是非徒耗其血與氣也又將割肉以適口燔炙其皮而敗體以自賈其賜

慎辭

嗟乎世俗所以待子弟者何薄也教之美服御修容止媚應對雍容出入望若神仙自以爲佳子弟矣及與之揚抗經史蒙然如瞽然後悔其不與文辭相習也則又教之以剪花綴字鋪錦成篇取甲第於蠹簡博恩光於螢燈將以夸世而耀俗是又豈所以望於輕俊之子弟乎昔者萬歷之季有進士以制藝擅名者天下傳誦其文獨吾鄉鄒南皐先生見之曰是文也體輕而辭俊非端人也及入朝班果以贓敗人皆服先生知言先生曰此非吾之言也程明道嘗言子弟之率謹亦俊何憾而非所論於輕俊之子弟則何也所貴於文辭者貴其厚也貴其雅也凡人之性重則必厚輕則必薄雅則近渾俊則近佻輕薄之文易就而重厚之辭難工俊俏之句易賞而渾雅之氣難尋夫文所以貌薄道也而以易就之庇言徇易賞之揣

目用輕薄之體質成俊俏之習俗其流之弊將何所
底於是有夸而流於誕冶而流於妖詭而流於怪幽
而流於隱者矣此第輕俊之中於文者夫人而知之
亦夫人而憂之而兩先生所憂不止此也兩先生所
憂者技成矣譽起矣而或遼豕獨矜齊竽濫好東閭
西園莫非荒宴博望金谷祇藉聲援齒牙相假方誉
金蘭壇坫相爭遽逞矛戟賦非凌雲先擬窮卓玄始
草創卽學美新楊柳月殘以纖敗俗玉樹花翻以豔
傾國凡若此者以養才則踈以建德則悖以獨處則
乖以入羣則亂此又輕俊之中於文因而敗名辱身

之不可一日無文辭猶天之不能無日星雲霞地之
不能無山嶽川瀆也而在雅重之子弟爲之則才藴而文明在輕佻之子弟爲之則才薄而文暗才者子
以及天下者非夫人之所能知非夫人之所能憂者
矣嗟乎文辭之累遂至於此而豈文辭之爲累哉世
弟所得於天之分不可強也子弟而才焉進之以道
不期重而日趨於重不期厚而日趨於厚矣子弟而
俊焉恣之以非道不期輕而日陷於輕不期佻而日
陷於佻矣故夫俊者才之似而實非才亦猶文者道
之貌而實非道也自古眞有道之人其爲文也發於

求己

爲學者如山陰王雪湖之畫梅焉斯可矣雪湖畫梅
閉門端坐內求諸己久之能出梅之神情丰韻於五
指間會畫一株在倪中丞廳壁期年之後墨氣尙浮
游蜂飛蝶往來採食華蕊皆盡若是其神也吾友龍
仲房闢雪湖有梅譜游湖涉趣而求之至則雪湖死
已久矣詢於吳人曰雪湖畫梅有訣在乎吳人誤聽
以爲畫眉也對曰然有之西湖李四娘畫眉標新出
異爲譜十種三吳所共賞也仲房大喜卽往西湖尋
訪李四娘沿門遍叩三日不見忽見湖上竹門白啟

有姬出迎曰妾在是矣及入問之笑曰妾乃官媒孛娘有求媒者即與話媒不知梅也仲房喪志歸家歲云暮矣悶坐中庭偪庭梅初放雪月交映梅影在地幽特拘囿清古簡傲橫斜倒側之態宛然如畫坐卧其下忽躍起大呼伸紙振筆一揮數幅曰得之矣於是仲房之梅遂冠江右嘗謂予曰吾學畫梅二十年矣向者貿貿焉遠而求之雪湖因梅而失之眉因眉而失之媒愈遠愈失不知雪湖之梅譜近在庭樹間也予乃歎曰豈惟畫梅哉爲學亦如是矣本易也而求諸難本近也而求諸遠不知道不離人如水不離地皆我又安見非我者之非我哉猶見獻賊掠禾陽時禾陽之張翁假僧衲笠與之同匿須臾賊至踪

跡相失疾呼僧不應翁哭以爲僧過賊死矣忽自視其衲笠皆僧物也復大哭曰僧則在是矣我安在哉楚湘有豎善睡其母命之登棚守瓜盜夜盡竊其瓜豎睡正酣盜戲爲豎剃髮畀入僧寺淩晨母見瓜豎皆失踪跡至寺豎尚鼾呼如雷母怒痛撻之至醒忽自尋其衲笠無髮訴曰失瓜者乃寺內沙彌非我也嗚呼世之所別以爲我者必翁也必豎也而所自別以爲非我者必僧也必沙彌也失翁而得僧失豎而得沙彌以非我爲我者是惑也不知我之爲我也大矣我得其我則我備萬物而我與非我者皆我也我失

水又何怪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哉日用不知非果不知也特遺己以逐物不即物以明己故不知也設令一旦翻然內求諸己未有不憬然曜蘧然覺如蔑梅譜於庭樹間也

失我

嘗聞聖人無我又云萬物皆備於我以無我之我而備萬物則盈天地間無非我也世人封於有我之私於是自失其我而執非我者爲我矣雖然既謂盈天地間皆我又安見非我者之非我哉猶見獻賊掠禾陽時禾陽之張翁假僧衲笠與之同匿須臾賊至踪

其我則我之形骸僅爲萬物之一物而我與非我者皆非我也得翁而失俯得豎而失沙彌猶之以非我者爲我也胥失也胥喪也雖然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喪也昔者莊周嘗夢爲蝴蝶矣當其夢也栩栩然自以爲蝴蝶也蓬然周也不自知周之夢爲蝴蝶抑蝴蝶之夢爲周也信如斯言則是莊子已先翁與豎而失我矣莊子得其天眞而失其形骸莊子之失我莊子之逍遙遊也莊子逍遙遊與物俱化方其化也覓我且不可得又安能別我於蝴蝶耶彼且不能自別矣吾又安能於千百世之後別莊子之

我非蝴蝶之我別莊子之逍遙非蝴蝶之逍遙別莊子之覺非即蝴蝶之夢別莊子覺時所著之逍遙齊物秋水諸篇非蝴蝶夢中宣此緣督爲經之義耶其能別者形骸之我而其不能別者天眞之我也天眞圓明彼此無間無我也無非我也無一物也備萬物也周也蝴蝶也翁也僧也豎也沙彌也一也本無別也本無失也本無喪也

心性

近世之言心性者多方矣或曰心爲性情之主心主乎性情猶尊性情斯屬者或曰性肇於天命之始性在心前心在性後者或以心與性智殊分或以心在性情中間者此皆離心性而二之未嘗台心性而一之也蓋嘗自童丱時側聞先君之教依考亭註云性者心之生理也人之初生有是本心卽有是本性體用同本故曰生理旣爲生理豈有主客尊卑二塗前後中間三際可以方所位置也哉厥後聞寒山子吾心如秋月之偈而益暢然於先君子之旨矣以爲心如秋月則性如秋月之光也心本湛寂性亦湛寂猶之月本湛寂光亦湛寂也性滿大虛心亦滿大虛猶之光滿大虛月亦滿大虛也若夫燭理之明而爲智猶月光燭空之明而成照而其緣物所感而爲情猶月光隨物所映而成影情有喜怒哀樂不違一性猶影有山川動植不違一光也情且不能違性而謂性能離心乎故知性爲心光光爲月性離光非月離性非心心性本同渾淪無間語大非外語小非內收之一掬而彌綸六合測之無朕而包羅萬有此其故蓋有不可思議者矣譬如月夜玩月江浦一舟順流鼓棹左旋水月江光與舟俱左一舟逆流張帆右轉水月江光與舟俱右人但見月光在天隨舟左右圓遍環應而不知所以左右者以其本然者無左右也又如月夜

待月泉邊一人鑿泉取水下注空中月光與泉俱下一人汲泉取水上升空中月光與泉俱上人但見月光在天圓通環應隨空上下而不知所以上下者以其本然者無上下也又加月夜宴坐高秋一坐月室開窗放月月光入簷不見其增人但見月光在天圓通環應出入簷窗而不知所以出入者以其本然者無出入也從其本然者觀之寂而無爲收天下山河林木江泉簷窗百千萬億月光攝於一月之光常在也而無在也自其環應者觀之潭而無迹由一月光布爲天下山河林木江泉百千萬億之月光無所不在也而皆無所在也古之聖人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淵穆無朕而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圓通環應亦猶是也而人乃於此妄分前後謬列次第是何異鏤空爲月粉飾太虛以爲光也哉心性之學聖人每微言之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黃帝堯舜以前皆相傳以心而不言性非不言也蓋見夫心性無二言心而性在言性而心在猶之月光無二指月而光在也西方之教諄諄言心而兼言性者非兼言也蓋恐人不識心而以肉團意識有生有滅者爲心故表無相之妙性以示原明之眞心猶言月者恐人不識月而以七寶合成有修有壞者爲月故指空洞之妙光以標常淨之眞月也孟子言存心養性心存則性養猶月圓則光滿未可於圓月之前更求滿光也禪門明心見性性見則心明猶光見則月明未可於見光之後別求明月也則何也以其本然者無先後無同異無得失無是非也故雖老稚變遷而本然之眞心妙性即變遷而普現朏魄代謝而本然之眞月妙光即代謝而全彰矣蓋至寂照兩忘境智雙泯則并考亭所謂生理皆爲贅語又況能强爲區別方所也哉吾故曰常在也而無在也而皆無所在也

思之所以不能及遠者有心者促之使近也知之所以不能及大者有心者隘之使小也思與知所以遠且大者以其心之空明無弗周也不空不明勞心忡忡而促之而隘之則非思與知之累其心有心者自累其心耳東陵之徒日夜思爲利而不及善西山之徒日夜思爲善而不及兼善心有所偏則思有所廢也易牙能竭其知以別淄澠以之辨色則疎於離朱

空明

非子能竭其知以畜驥駒以之豢龍則細於劉累心有所耽則知有所亡也是以凡人有心聖人無心惟有心故執而不變惟無心故虛而能通執而不變故其思有方而其知有域虛而能通故其思無方而其知無域其思有方故有所思即有所不及思其知有域故有所知即有所不及知從無所不及思其知無域故無所知即無所不及知從古聖凡之分在有心無心辨之而已是以無心者常明譬如葵花無目而能視日爲向背彼其視不以目也即此推之一鏡空懸百像悉現百鏡並懸一像百

現亦惟無心於現故其見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聽譬如芭蕉無耳而能聽雷以生長彼其聽不以耳也即此推之聲教號呼眾谷皆應撫琴動操眾山俱響亦惟無心於聽故其聽不可勝用也無心者常辨譬如龜蓂無言而能告人以吉凶彼其辨不以言也即此推之圖書貝葉默識心通汲塚秦灰文匿道存亦惟無心於言故其辨不可勝用也然則聖人不出戶而見天下聖人亦無心於見也使有心焉庭除衽席之間其掩吾明也多矣不下堂而聽萬里聖人亦無心於聽也使有心焉咫同室之間其蔽吾聰也滋矣聖人之言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聖人亦無心於言也使有心焉唯阿之相去無幾而指馬之相消已多矣孔子曰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又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之言非二道也以爲耳目口體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是以不聰不明而不忠心之官則思然使有心而不能無心則心役於思思役於視聽與言而心官始勞心官勞則心日耳目僅成四物思言視聽但成四惑以物交物以惑引惑欲求免於不聰不明不思猶辟寒以氷而被重裘以避暗也安能

感通天下之故哉今試有人玳瑁筵側見治容焉心注於治容目亦注於治容縱賓從如雲簪紱滿堂然心目所注惟有治容自治容而外不復見有餘人況可覩於無形見所不見耶又試有人桃花扇後聞嬌歌焉心逐於嬌歌耳亦逐於嬌歌縱鐘鼓在宮琴瑟在御然心耳所逐惟有嬌歌自嬌歌而外不復聞有餘聲況可聽於無聲聞所不聞耶或又有人於稷下遊談之間言堅白異同焉心鬬於堅白異同曰與舌亦角於堅白異同雖終日雕龍談天炙轂相過然心與口舌所鬬所角惟有堅白異同自堅白異同而

外不復舉要該凡具衆理而應萬事況能淵默雷聲
行無言之教示不言之化耶惟思亦然思繫於機穽
則智慧不開所以李林甫每陷一人必熟思於假月
之堂而不能思祿山之速反秦檜每興一獄必熟思
於格天之閣而不能思兀朮之敗盟惟知亦然知衆
於小數則神明不正所以智伯能察左右之竊瓜而
不能知三國之合謀以圖己桑田巫能知晉君之不
食新而不能知己身之先見殺者何也以其所思所
知者皆妄心之所結而其所爲心者皆妄識之所生
是以君子貴復其本心本心既復則無心之旨得而
空明見矣

卷一　三葉首行因時而變下脫因人而變四字

三十七葉十三行傷心上疑有脫文

卷二　三十八葉末行夫次所以貌薄道也貌疑當作載以聲相近而譌薄字或涉上下文而衍

戊午十二月胡思敬校

于翼以諸生累辭徵辟亦明季遺老之一　四庫總目收其詩觸四卷水田居集五卷一題爲明人一題爲　國朝人前後自相抵牾何其疎也

此書成於晚年蓋在身經國變以後讀其貴因藏智定志傳人諸篇誠非鑄萬默齋諸人所及書目答問以專氣止蒔時及老莊遂疑由儒入道歸之雜家實則名法縱橫無所不有不僅兼道家言也唯文體爲排偶所累不克變東京而返先秦是其一病舊刻每篇各有評論自序外又有釋智弘葉肇霄廖志灝鄒離選四序今俱不取內不足而藉外言以增重世俗往往有之非可施之豪傑有志之士也戊午八月新昌胡思敬跋

心病說

心病說小引

人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心何以死必有病焉斲喪浸淫淪肌浹髓至于牿亡而不可救夫有是病必有是藥或以一藥治一病焉或以一藥治數病焉病有淺深斯治之有難易其大較也甘子楗齋作心病說權衡于標本之間而審其治之之法遵其說而用之心病其有瘳乎雖然今之無病者蓋亦寡矣貪財好色爭權竊位心之大疵如天其奸如鬼口中涎淫于名利之上而不能收方且足高而氣揚其貌則人其肺肝久已非人雖有倉公扁鵲無所用之然則甘子所云蓋猶賢者之病原有可治之道焉即不服藥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亦有生機存乎其間于此而養之尤易爲力所慮服藥之後病或稍愈遂投其石而不復用則是孟子之所謂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違禽獸且不遠尚得自號爲人乎哉夫治于病後者亦不得已焉耳苟能防于未萌則心即爲藥又何牿亡之慮之有吾願世之已病及未病者咸購此藥服之慎毋畏其苦口也心齋張潮識

心病說

南豐甘京楗齋著

一或獨居端坐或對人端坐或端坐讀書心之所思不專靜精警而鶩於他所曰馳馳之久而憒然欲睡曰昏

此標病也其病無根但以動緣馳逐已久不能入靜而其症遂見

一或閑居劄記擬度事務纏綿難屏或讀書作字躭著不釋或應事接物固滯莫化曰逐

此標病也其病有根詳下條

一或飲食之欲或牀第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貨財之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用之欲其念過於天理之中正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能勝欲曰狥

此本病也其病在根或一症獨發或數症並發不拔其根治標無益而狗病尤重狗久則心死

一或清夜平旦或閑居或讀書或對師友一念思欲振警而旋復頹靡因循悠忽甚則甘於自諉曰懈此病在標本之間須標本並治又須最先治能治此病則百病自除

已上馳昏逐邪縱狗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曰主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

跋

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蓋爲無病者言之也又曰求其放心而已爲有病者言之也故無病則當寡欲以養心有病則當求其放心而總不外乎夫子克已復禮之云彼釋氏唯欲死其心嗚呼心其可死乎甘子此篇蓋欲人此心在腔子裏常惺惺而已心齋居士題

師友行輩議

師之爲類也亦至不一矣有道德之師有舉業之師有句讀之師有工技之師有藝術之師又有遇合之師有暇屬之師有求榮之師有避患之師前之數者有所授受者也後之數者無所授受者也既無所授受則是徒以名分相羈縻而已師尙若此而況子友乎哉魏冰叔先生著師友行輩議所以爲師友之子孫計者誠至詳而至當矣然此弟爲道德之師與舉業之師言耳句讀之師且未必能使其子孫世敦長幼之序而況于工技藝術乎哉而況子無所授受之師乎哉然世之人往往于無所授受之師致其恭敬此其間有勢利焉假師弟之名以相稱謂云爾惟遇合之師苟果出于暗中摸索爲文字之知已則雖無所授受亦當與德義之師舉業之師相等若其出于暮夜之遺則市道之交而已矣至于友之行輩及身者且往往凶終而隙末遑計及其子若孫乎哉然則叔于之言不幾贅乎曰叔子蓋爲易堂言之然揆之于理則精義之至矣心齋張潮題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翌嶺 校

師友行輩議

寧都魏 禧冰叔著

易堂之交如親兄弟降及三世其尊卑有不可班例者又亏年近五十未舉子而門人之長者僅少余四五歲以下門人之子與通家子子有舉子者矣假令吾今即舉子而其子且長于吾子乃令其父以行輩爲後進非情也義也故作師友行輩議質諸同堂使後之人有所依據焉

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爲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之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母此名之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子師俯然爲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子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相友而後爲師者有本爲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隅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

世楷堂藏板

昭烈謂後主曰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父子晟晉以父執事亏及其長也乃爲弟子可以先輩事其門人以父執則不可 同立乎一師之門有先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爲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遞推吾友之子以吾爲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

世楷堂藏板

子爲前輩常也去之子稱父執曰友伯叔自稱曰友伯仕于同輩以齒序相稱曰友兄弟子之子相稱曰世兄弟稱父執曰世伯叔自稱曰世姪相推故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焉而雁行不可也父自爲兄弟者其子皆稱友不稱世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者古人所謂羣紀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所始交或父其父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嶺南之東莞有九姓祠焉遠祖九人相厚善爲兄弟其子孫世世以行輩敘叔侄絕婚姻此賢者之過然而不易及也其子孫必賢者也否則再世如路人矣彭躬菴曰愚意易堂九人即不得如九姓而子與孫世次必不容混即齒學等不擯也過此則出入可矣父之友或親爲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于緦以及同姓其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是也余少于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謝約齋曰於無例中一一以情義例之使於情於義安則言之必可行而例定矣既提德義又參以學與齒權衡出入如理亂絲而扣其端緒至運筆參差變換又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趣○拈出一學字正有激勸意在使爲人前輩者須求免無學而忝爲前輩之慚爲人後輩有學雖謙抑自居卻令分尊者有降而雁行之禮不特定一義例已也

余猶子基少余五歲凡其友來謁余多以後進自居余嘗之殊不自安也乃未久而輒易其稱謂者有之矣非前恭而後踞也彼其意中謂僕之齒必且倍長于彼而不意尚少于彼也然則其以後進自居殆欲相與齒序云爾豈眞欲以行輩論耶以是知叔子此篇祇爲易堂計則可未能概行之天下也心齋張潮

餘慶堂十二戒

餘慶堂十二戒

開原劉德新裕公著

余愚朴無似總角時入家塾聞先生長者訓經書義輒於聖賢大道理慨然有觸於心常述以語人人靳予曰子將爲道學先生耶余曰道學不可爲孰是可爲者比及成童少知自好不爲跅弛無賴也有定其分者曰命命不可以力競也吾順吾天天不可以人爲貴賤貧富死生有司其權者曰天天不可以力競也吾順吾天

之行歲庚戌余年二十有四初筮仕來後雖少不更事無益於衛永伍山間而此心猶凜凜如昨聽政暇曾擷古今格言數十項彙而題之曰贈言彙已授梓爲同人之獻矣因而思朋友且有規勸之義豈於所親愛之子若弟而反無一言爲誨耶爰條事之可戒者十有二各爲之論其論以是非可否言者十之三以禍福利害言者十之七蓋是非可否之談平而難入而禍福利害之說警而易從予爲子若弟諄諄故不禁痛切復言之如此且以

見余之立論乃要諸人情世事之所必至不但襲道學義理之成語也

戒妄念

海鳥有信天翁者拙而不能攫魚以食但食諸他鳥啖啄之餘夫他鳥之啖啄者日所餘幾何而乃待以爲命吾爲信天翁懼矣然卒不開海上有餓死之信天翁何也君子曰觀此可以悟處境法焉

吾安吾命知止知足之間自有不殆不辱之理堂必形逐逐意營營以與天較與命衡而卒無如此天與命何哉

夫實地莫負於見在懸思莫牽於將來見在者可據之地地未來者難知之鄉也諸快樂之視從實地出也諸苦惱之況從懸思成也衣不過被體已耳雖目前之鶉衣縕袍亦自若也奚必爲他年謀千金之裘食不過充腹已耳雖目前之簞食瓢飲亦自樂也奚必爲他年計萬錢之豕之膳亦自安也

笑必爲他年警千萬間之廈。古人有言曰、非無足財也。心不足也。非無安居也。心不安也。夫有可足之財。而心不足。有可安之居而心不安。令可據之地。而間難知之鄉。棄快樂之觀。而玩苦惱之況。知者固當如是耶。蓋吾人之道德品詣。當向勝於我者思之。則希聖齊賢。而奮勵之心自起。吾人之居處服食。當向不如我者思之。則隨緣安分。而覩規之念自消。苟非然者。不以不如人之道德品詣爲恥。而以勝於我之居處服食爲羨。身在今日。心在他年。慫恿根不斷。愁火常煎。勢將多病易老。無益有損。吾竊歎衡命之人。終不如信天之鳥也。

戒恃才

語曰。美女不病不嫁。才士不狂不韻。此非君子之言也。美女何以病。怙其美而爲柔怯可憐之狀。故病也。才士何以狂。逞其才而爲宕軼不羈之行。故狂也。此豈眞女正人之所爲。而世乃以是爲韻。

戒恃才

檀園叢書卷四十 戒

語曰。美女不病不嫁。才士不狂不韻。此非君子之言也。美女何以病。怙其美而爲柔怯可憐之狀。故病也。才士何以狂。逞其才而爲宕軼不羈之行。故狂也。此豈眞女正人之所爲。而世乃以是爲韻。

戰。美女而有幽閒貞靜之儀。乃以全其美也。才士而有沉潛淵默之氣。乃以成其才也。吾於世之所稱爲才者。不能無議焉。夫才之實。不易言也。才之名。不易副也。古大賢聖。如虞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乃以才目之。而今人豈有其千百之二三耶。而何以言才耶。卽曰以一才一藝論也。則是如財賦。如兵戎。如禮樂。如刑名。凡人之諳乎是者。皆才也。而世之論才者。又不以是。蓋不過文章之一事言耳。夫持三寸管。以摛紙上之空言。亦何益於天下事。而乃以是以爲才。且自恃耶。且其以是文章之才自恃者。又未必眞有是文章之才也。爲制藝者。少知屬比偶。卽自負曰。吾茅歸矣。吾王罷矣。爲古文者。少知工鋪敘。卽自負曰。吾歐韓矣。吾秦漢矣。爲近體古風者。少知媲青白。卽自負曰。吾李杜矣。吾陶謝矣。好大言。沾虛譽。此近世之通病也。吾聞之司馬光與人不言政事。而言文章。歐陽修與人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夫有其才者且不矜。而乃無是才以妄自炫耶。里婦效西施之顰。而自曰美。女鰥生學子建之步。而自曰才士。吾恐不是當窮覩者之粲然一笑也。

有�al以勢之可恃者。曰。燕火風上。以燒風下之草。莫之能返也。投石山巔。以擊山底之人。莫之能拒也。予卽以勢之不可恃者。�al曰。仆於平壤者。不必盡折足也。若蹶高山之脊。則糜矣。蹶於行潦者。不必盡濡首也。若墜大河之泓。則沒矣。嗚呼。世之名家貴胄。高爵巨官。其席祖父閥閱之勢。以及據一已赫奕之勢者。皆蹶履高山之脊。而蕩舟大河之泓也。吾謂其當兢兢然。匿登高臨深之懼。而以寵過顧所以處富者何如耳。富而能散爲上。能保次之。不能人情。而於經訓有悖。卽雖然富亦何乃論之不近人情。而於經訓有悖。卽雖然富亦何者富之反也。今必執向子富不如貧之說爲言。毋夫祖父之勢。

戒怙富

洪範之次五福也。二曰富。其次六極也。四曰貧。貧者富之反也。今必執向子富不如貧之說爲言。毋夫祖父之勢。乃論之不近人情。而於經訓有悖。卽雖然富亦何過願所以處富者何如耳。富而能散爲上。能保次之。不能散爲下。則何疑。願獨有怨之最下。則怙其富。蹺廣曰。富者衆之怨也。夫彼此同閭閈。各家其家。各事其事。何嫌何疑。願獨有怨而且心羨其盛者。反口刺其非。恥我之不足者。遂忌人之有餘。此恒人必至之情也。爲富者當此之際。苟上之不能慕卜式馬援之義。輸粟分財以佐國家之急。以賙鄉族之艱。又不能制飾謙度。絕其僭心。革其奢習。以求免於罪戾。而顧惡財賄爲

氣勢虎吻狠愎恣爲兼併武斷不法之行以陵轢其內外親疎之人夫如是則衆之怨者不將更結爲仇耶揆其猖狂自恃之意豈不曰權貴可以苞苴請也官長可以賄賂通也罪犯可以金粟贖也縱無禮於若若將奈我何嗚呼以是而言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誠如朱公所述矣然試問朱公殺人之中男何以卒不赦於楚而其兄竟以喪歸耶

戒驕傲

予嘗讀易至謙卦而有感也易之爲卦六十有四

其吉凶悔吝錯見於六爻者比比是也獨謙則六爻皆吉焉誠大矣哉夫知謙之吉則反乎謙之悔吝凶可無問也世之人昧於此義乃故存一白先白上之心而發之以不肯後人不肯下人之氣而恣睢聊睨之態出焉此其爲類有二一則以勢自雄謂人既在吾後吾自宜先之人既在吾下吾自宜上之此所謂富貴者驕人以尊傲卑者也一則以才自命謂我雖在彼後而有所以先之者我雖在彼下而有所以上之者此所謂貧賤

者驕人以卑傲尊者也吾以爲是二者皆過也以勢自雄此非善居其勢者也以才自命此亦非善用其才者也吾且不述三代以後之爲驕傲敗者今之人孰不知丹朱爲不肖子聊孰不知鯀爲凶人聊然亦知丹朱與鯀之所以爲不肖子爲凶人聊堯若若時而放齊以朱對若傳又而四岳以鯀對是朱與鯀之在當日必皆具有絕人之才爲衆所推許者也然朱終以闇訟不獲嗣位而鯀終以方命圮族績用弗成見殛遂得不肖子凶人之名使後世傳之幾不知其爲何如惡劣人然則驕傲之爲害一至是耶噫謙受益滿招損此不易之理也世之人昧於此義乃故損而不自求其益也

戒殘刻

吾讀班氏酷吏傳於他人不爲書而竊喟然歎惜於嚴延年也昌邑之變延年抗疏謂廢立無人臣禮若子遷之以爲烈北堯齊且考其生平亦廉正無私是延年固漢臣中之不多見者乃以疾惡

太嚴。過行殺戮。竟被禍如其母氏之言。而史氏遂以之與甯成尹賞輩同類並譏。萬世播惡聲焉。則甚矣殘刻之傷。爲能殺人身而敗人名也。間嘗推原其故。蓋天地以生萬物爲心。人之仁慈好生者。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福。人之殘刻好殺者。逆天地之心者也。故降之以禍。以好生得生。以好殺招殺。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亦何惜乎延年之身名俱喪耶。或者曰。信如是。則世之爲官吏者。將必出重囚。翻大獄。以行所爲陰德事而因覬於朝焉。

三公之報耶。子曰。非是之謂也。法不可以不守也。情亦不可以不原也。彼有可殺之道。而吾必生之。是謂縱有罪。彼有可生之道。而吾必殺之。是謂賊不辜。然則賊不辜不甚於釋有罪耶。善乎歐陽氏之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眞仁人心也。然吾以爲欲制殘刻之行於當官當

養仁慈之心於平日。何則。屠之門無仁人。豈其性固然習使之也。古之人於無故而伐一木殺一獸。且達耶。或曰。晉人既不可學。則必師宋人矣。清談

之放道學之迂一間耳放差能樂迂徒自苦亦何必舍此取彼爲予曰苦樂固別福禍亦殊禮者古所制也法者今所守也爾棄禮不懼敗矩度爾蔑法不懼罹罪辜耶楚子將出師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楚子果卒於師夫蕩於心爲死亡之兆則蕩於身者又當何如也然則儒者主敬之學固養心之道而實保身之道也歟

戒豪華

語云德過百人曰豪是豪之爲名以德稱也又云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華之爲義亦以德著也洵如是亦何惡於豪華而爲之戒哉而不知此古人性分之謂非今人勢分之謂也今人所矜爲豪多作高車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之間而所艷爲輦亦不過崇輪奐美裘裳以照耀於閭閻市井中已耳此非范質所議爲縱得兒童憐還爲識者鄙者耶吾且不論此虎皮羊質外貌中見譏於有道長者而竊爲若人罪罪有禍福之懼焉何以見

其然也人心好勝天地忌盈豪過則滅華甚則竭此必至之勢也不思古人宮成缺隅衣成缺袵之義耶

試取從來之最豪華者論當莫過於石季倫李贊皇季倫以人臣與貴戚鬬富雖以天子助之猶爲之詘贊皇伏食珠玉之奉過於王者然一則爲孫秀所收一則嶺南之窟卒不克以免其身焉豈非其暴殄之行有干天道故耶夫以季倫之文章贊皇之勳業猶且至是況在區區輩耶諸葛武侯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吾於其言有感

戒輕薄

嘗讀蘇子瞻傳有云嬉戲笑罵皆成文章在作傳者蓋以是爲之稱也而不知其一生受禍之本正坐此何則蘇子以雄視百代之才不能沉潛靜默以養成其遠大之器顧以筆墨爲玩弄當時之人攘拾其九泉瞠龍之辭而必置之死也安知非受其侮辱者而假此以爲報復耶此亦不厚重之禍也予伸以是類著之爲世之輕薄子誡焉雖輕薄之事予亦不能覩乘而所最忌者三一則勿以已

之少。慢人之老也。無論近父近兄。禮宜尚齒。即以人生百年計之。自少至老。旦暮事耳。今日紅顏之子。不即他日白頭之翁耶。況壽夭不齊。安知不老者猶存而少者或沒耶。楊億少人禁掖。每侮其同官之老者。一人曰。老終當與君一人曰。莫與他兒。為人侮。楊後未艾而卒。此以少慢老。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已之長哂人之短也。天下事。吾所知能者。不勝所不知不能者。頑於人所不知不能者。哂之。抑亦自反而計吾所知能者幾何耶。溫庭筠晞時相相詢以故實。溫曰。事出南華。非僻也。黃相公樊理之暇。姑宏稽古。時相薄其人而惡之。溫卒不獲一第。此以長哂短。輕薄之可戒者也。一則勿以已之全笑人之缺也。大凡形體不全之人。其諱護為最重。我故為玩其所不足。以中其所忌。鮮有不激其怒者。卻克與魯衛諸臣。使於齊。其形各有所缺。齊以其類為迎。且令婦人幃觀之。克大怒。誓以必報。後卒有篡之師。此以全笑缺輕薄之可戒者也。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於輕薄之行。不思過半哉。

戒酗酒

傳有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吾即以酒猶兵也。不弭將自殺。吾今戒若以勿崇於飲。但襲取前人之言曰。內喪若德。外喪若儀。云云也。若戒德儀之不恤。將有迂吾言而褒然笑者。吾且不為若德計。若儀計。而為若性命計。若當翠然舉白。鯨吸自豪。豈不曰。吾求一醉之為快也。而不知醉中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若之量為酒所勝。頹然而倒。不知天之高。地之厚。非夢如夢。非死如死。旰旰乎危矣。迨至夢寤得甦。卒得蘇。而宿醒所苦。嘔心咄胆。輒為作數日嘉大吾人之身。寒暑燥濕之不克當者。寧堪終此憧憧即若之量。不為酒所勝。而不能不為酒所使。酒勝則氣龐氣龐則膽壯。膽壯已可憚也。況一有所觸。憤然而怒。非可俾四面焉坐行殿。杯盤之地。頓成戈矛之場。其以之衝人身喪家之慘者。蓋比比也。是知酒弱者禍速。酒強者禍遲。然遲遲哲禍也。弱與強皆無一

可者也嗚呼人之湎於酒者縱不恤若德若儀獨不恤若性命耶

戒賭博

事之有益於人者雖古凶人之所遺吾亦有取焉若觝之城桀之死是也事之無益於人者雖古聖人之所遺吾亦無取焉如堯之奕老之擲揣是也夫以無益而不取況乎其有害耶舊事相沿新機遞創浸假而有擲骰打葉之戲浸假而有混江馬弔之名且昔人以之適性情者今人以之規財賄體貌以此褻焉何也訐較之心太明則必起爭競大夫之林而可爲此牧豎小人之事耶而且心術以此壞焉何也覬覦之念一動則必弄機關而且而且身命以此輕焉何也勝負之情正切則必忿飲食廢寢眠以是而言非所謂不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耶夫不爲其有益而無害者而爲其無益而有害者適足以見其人之愚而自貽伊戚也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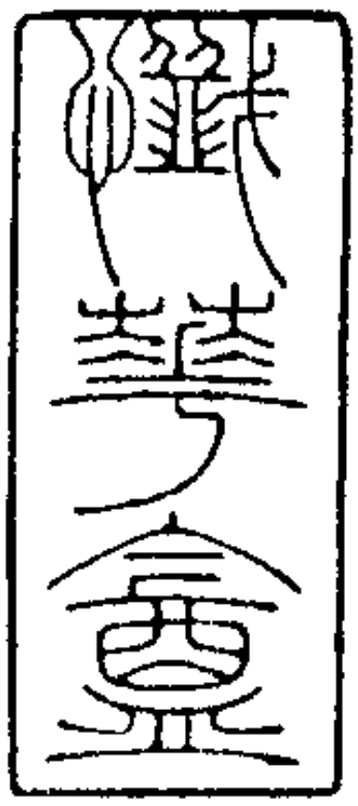
戒宿娼

世之蕩軼子出入於狹邪青樓中而以風流自命或有緘尺之上過而譏之彼且曰吾不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自昏賢厄生相如遠矣常以金錢買歌笑於陰陋何損於名教何傷而乃過爲律

耶。予曰。是大不然。夫語以可否而不悟者。謂以利害未有不悟者也。若亦知夫倚門跐戶。之爲何如人耶。凡人之大無恥者。必其大無情者也。彼以一人身爲千萬人傳妻之身。朝迓泰人。暮迎越客。其以前日陪歡於人者。今日結愛於我者。異日更結愛於人也。彼爲假情之嫵我爲真情之認。我作有情之癡彼作無情之點。亦愚矣。況且以是蕩吾貲敗吾名。溺吾身。夫人之擁有厚貲者。身無自主。是非聽父積累之

所貽。必吾身竟力。所致也。而頑蕩諸有情無愧之頃。是何異取篋中金。而擲之於水。且使爲此狂夫浪子之行。而無貽辱於父母也。無貽誡於鄉黨也。或無害有此行。乃父母惡之矣。鄉黨賤之矣。亦何苦而出於此。即更慮者。鉛華脂膩之地。實垢污淫漬之鄉也。中其穢濁。即成惡疾。已成惡疾。便爲廢人。斧斤酖毒之禍。當未必烈如此。人生實難。而顧可自速其死哉。陸子人之出入。不邪青樓中者。聞吾言亦可以翻然省矣

壹卷



說文解字一

62 ~~88~~ 37 版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以陽貨爲孔子虎責爲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子心之蕊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編幹豐偉氣足善談者咸相與畏之槪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爲增減而訂定之王子丹麓繡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温厚和平誘人爲善蓋所謂借相入身而誌法者吾因思夫相之與命相爲表裏術士威藉之以餬其口然相顯而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乎許負唐舉之流其術易于取驗然其後多不能中大

率與星士同議此非相之果不足以定人亦未講于心相之學耳夫貌之惡者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夫貌之善者吾何敢遽信其心之善蓋雖大奸大詐之人類能飾爲深情厚貌以欺人于不及防使人墮其計中而彼猶儼然以魯連自任者往往有之吾安能盡得善相心者如禹鼎之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序

武林沈　捷大匡訂　山陰宋澤元瀛士校刊

立身師法當以古人忠孝爲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堂

地做箇人

絕淫殺意惡

於世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浮於本分宜盡的事腳地

纔踏得實

愛日惜分陰

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

得暇手不釋卷長養神機不怕才疎識寡

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

常操人定勝天之志勿被孔先生算倒

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肉之軀翻不如草木藥

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

人生雖是戲場須做一腳正生不貽人非笑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

物來須識破事來須應過

以妻子爲屋漏之史官閻行若有嚴刑于旁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改行易操

文章有首尾

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百役無不敏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慼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僞

識見如立高崗撫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爲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昂

每懷范文正義田贍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

值不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己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嫻雅舉止端莊聞事不驚張對奴僕無疾言倨色

爲善不求人知每做一好事不屑屑形諸口躬行陰德

與人期不失信雖游觀小事風雨踐約

盡心爲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言語有序賞人語次不攙奪
不忘故舊人苟有一行之懿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項
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十如老吃管子豈欺我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談說名理揚搉風雅詈
奢移譽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不好上人
不辱人以不堪
不愧人以不知
不傲人以不如
不疑人以不肖
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爲鑱鉤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譽令進譽者笑我之愚非恒責其過者勿聽
其譽
不輕較人過失
見人家好子弟誦歎羨累日
常存教人之心與人家子弟談文論古認爲堦庭間物
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
無益之筵勿赴
市井諠譁勿談
自足以當富做家不期事事完足
得意之秋每易愚人當念目短于自見
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
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
閒無事以當仙
不好侈靡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著一箇苟字便安
獸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橫逆當前須有李沆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姓
名手段若事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
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色和平如
說平常事

每聞紡織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
不貴機械智巧吾以漢陰丈人爲師
聞人談及閨閫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
識其人
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鮑叔望人
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爲補治
凡喫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食
而已
斗秤平準交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脈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留心教女爲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騭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薮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爲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寶
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參之是一是二
垂老著書悉當有關世道
青山白雲造物特爲我設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
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翛然自得之趣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生
死
男女無博弈戲言
涵養韜晦與田夫野老一般漸喜不爲人識
家居日用雜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清
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
不留胸中
不稽遲服役人僱值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瀟然事外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爲百草憂春雨

兒童不拈蟲弄雀
愼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沈而藏之皆留
爲有益之用閻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僞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恕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佳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自己能站定腳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和
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禮父親友
闔人謙婉人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憂
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偷食說謊爲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强欺弱
每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爲薄命之士輒喚奈
何
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爲行業不修而
詭云闢釋者藉口

聖學入門

王成仲夏侯官郭曹炘

62冊 方法版

吳興劉氏嘉業堂校刊

21 B

太倉陳確庵先生諱瑚字言夏前明崇禎壬午舉人入
國朝隱居不仕與陸桴亭世儀江藥園士韶盛寒溪
敬諸君講求聖賢之學留心經濟著述甚多詳見其孫
鴻所撰年譜曩余督學八閩讀張清恪公學規類編中
有先生講學規條會儀約法竊忻慕之今讀是編言教
動法立體致用犁然有當於人心信布帛菽粟之文也
考年譜是編成於順治九年時方遯寇躬耕而從游益
眾先生殆無日不以修己化人遷善改過之旨諄諄訓
迪而且作隄捍水積聚振饑爲德於鄉閭甚普大儒存
心利濟不以窮達而移道固然也今　國家永平庠序
鼓鐘之教涵泳幾二百年矣士之秀穎者或徒以科第
進取爲事而不知返求身心學校之師或遂先利而後
義豈古今人不相及與無亦聖遺言湮習非勝是愈趨
愈失而不復自拔於流俗出也維鍔謭劣無似奉　天子
恩命再督皖學益兢兢焉不克稱塞是懼適是編刊成
恩惟所以教士之語莫切於此敬告學官博士弟子相
與熟玩而力行之以則仰副　朝廷興賢育才之至意
是使者之厚望也夫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陽月朔旃
李沈維鐈謹序

聖學入門書三卷陳言夏先生所作也先生於明季
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其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
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
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
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
程以敬怠善過自考桴亭思辨錄所謂隨時精察隨事
精察者其道不外乎此遠而求之三代以前惟聖是學
非聖不學若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由下學而漸臻
於上達者無不包舉其中約之彌精恢之彌廣凡詩之
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書之欽厥止易之直內方外春秋
之勸善懲惡論語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其旨
不一苟不用力於此終無以爲立德之基謂之聖學入
門不其然歟而議者乃以此書爲束縛同於桎梏則必
使學者蕩檢踰閑而後可以自便甚矣其僨也且夫欲
爲聖賢之學者必自無所爲而爲始故董子云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傳曰不爲利疚不爲威惕
蓋天人之際修德者必獲福積善者有餘慶然而德即
福也善即慶也果其合於道義則安樂壽考固爲福即
刀鋸鼎鑊不爲殃而不然者反是自古豪傑之士爲孝
子爲忠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氣足以塞乾坤志足以
先日月未有不先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能襲取以成

者也而世俗勿善之書侈陳福田利益是仁義道德之說適以供其富貴利達之求立心一偽其不流於小人之歸者幾希今觀此書而知先生之學獨得古君子修省本旨純乎天理之公不參以人欲之私此其所以爲聖學之正傳而異乎二氏因果之鄙說也歟吾友徐君春帆名學異喜讀宋儒書尤愛此編朝夕觀玩身體而力行之因梓之以廣其傳其所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道光甲午正月東洞庭王玉堂序

留餘草堂

自序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牿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採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是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浩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餖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

留餘草堂

始與杼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杼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已午之交歲且滀饑蝗螭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

邇愚遜跡蔚村朝夕往來得灑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從虞嘐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遜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問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太倉

陳珊譔

留餘草堂叢書
太倉陳　瑚著
吳興劉承幹校

小學日程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取友隆師敬長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言足以盡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者以此學焉亦可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

入孝之學

愉色婉容
親召無諾
順親教令
父坐子立
出告反面
視親寒煖撫親疾痛
爲親服勞
敬親杖履
舉足勤容不忘父母
愛親之愛敬親之敬
出弟之學

敬伯叔
兄弟相讓
徐行後長
言不先長
敬父之執
謹行之學
心術端正
不恥惡衣惡食
志氣堅強
心定神清
足容重
手容恭
坐如尸
立如齋
揖讓無失儀
飲食致謹
夙興夜寐
不好戲弄
信言之學
言必忠信
非法言不道
不多言笑

不愉色婉容
親召諾
不順親教令
父立子坐
出不告反不面
不視寒煖不撫疾痛
不爲親服勞
不敬親杖履
毀傷其身忘其父母
不愛親愛不敬親敬
不敬伯叔
兄弟相猶
疾行先長
言先長者
不敬父執
心術不正
恥惡衣惡食
志氣昏惰
心麤氣浮
足容不重
手容不恭
坐不如尸
立不如齋
揖讓失儀
放飯流歠
早卧晏起
戲弄無益
言不忠信
言不及義
苟言笑

應對無失	應對有失
親愛之學	
敬事師長	不敬師長
親益友	不親益友
遠匪人	不遠匪人
朋友責善	羣居無禮
善撫奴婢	不恤奴婢
文藝之學	
終日勤學	終日閒曠
讀書專心	讀書不專心
作字楷正	作字不敬
習藝存心	習藝不存心
作課專心	作課放心
有疑思問	有疑不問
聽講專心	聽講不專心
敬重書籍	不敬書籍

太倉陳　珊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大學日程

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以至乎聖賢不難矣

格致之學

格物者何窮理而已近而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遠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理也考之事爲之際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審之講論之際皆所以窮理而致其知也厥凡有四曰學曰問曰思曰辨

讀聖賢書心領神會充然有得

此學之事也前言往行古人已知之理而我之所以爲格者也或曉夜討論或循序玩索或反躬體認或溫故知新其有得也必矣

讀書不能領會茫然無得

或愉惰不勤或紛紜無序或掇拾雕蟲玩物喪志皆過也其不爲古人之糟粕也者幾希

仰觀俯察物物關心

此亦學之事也萬物皆備于我何者不當窮究先見者人當有之當念即能實用其力培養而擴充之則參天地贊化育皆當于是乎出矣

發一善念能培養擴充

此好善之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

發一善念不能培養擴充
善端偶發道心也微者也不
能充之亦終必亡而已矣

發一惡念能克治決去
此惡惡之事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忽舉一念不
可與天知忽作一想不可與人見皆惡也能謹之
于此而不使其潛滋暗長焉則善矣

發一惡念不能克治決去
察惡未盡雖善必粗故好仁者又必惡不仁徒好
仁而不惡不仁則有陷于不仁而莫之覺者生于
其心害于其事其過可勝道耶

無所爲而爲
所謂當理而
無私心者也

有所爲而爲
如爲名爲利之類是也爲名而爲善名不至則善
爲爲利而爲善利不歸則善沮皆自欺之弊也眞
能好善惡惡者必不出此甲
而舉之又所以丁寧之也

正心之學

心統性情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厥凡有二曰存養
曰省察

終日終夜戒愼恐懼使此心湛然天理
此存養之事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萬理已具終
日終夜嘗存敬畏操而存之然後靜虛動直可以
通天下之故矣

不能戒愼恐懼使此心放而不求
人心一息斷絕即與天地不相似放而不求則
將肆欲妄行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可不戒哉

物來順應不以喜怒哀樂動心
此省察之事也誠意之省察察其善不善也正心
之省察察其過不及也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喜不
至溢樂不至荒哀不至傷懼不至衰怒不至遷愛
不至溺則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病矣事未來
無期待事已去無繫擾則能不動其心矣

不持其志以喜怒哀樂動心
心有主然後能不動不持其志則心無主矣因喜
而動繼之以溢因樂而動繼之以荒因哀而動繼
之以傷因懼而動繼之以褻因怒而動繼之以遷
因愛而動繼之以溺以至未來期待已去繫擾皆
過也

夢寐之中持敬不解
程子曰人于夢寐間亦可卜所
學之淺深省察至此微乎微乎

夢寐之中操存不及
夢寐顚倒即是心志不定
操存不固能正心者無之

修身之學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言有物行有恆所以修
身也厥凡有四曰威儀曰言語曰服食曰起居

動容周旋整齊嚴肅無不中禮
此威儀之事也持其志者又當無暴其氣制之于
外所以養其內也中禮如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
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齋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類是也

動容周旋輕浮傲惰不中乎禮
足容不重或趨或蹶手容不恭摩
直或岸冠脫幘或搖首側耳色容不
作色或強顏呈媚坐不如尸其弊亥
跛倚隨閾以至目視惡色耳聽惡聲
鬼神聖賢裸程唾溺吁虛六博之
類皆過也衆人忽之有道者勉焉

修辭立誠非法不道

此言語之事也愼言語所以養德也言必忠信不多言不苟言不妄言欺人以至戲言能訒邪言能默揚人善隱人惡則古昔稱先王之類皆善也

言不忠信失口於人

傷易則諜傷煩則支言之失也或誣餙或邪辭或淫辭或遁辭以至勦說雷同便佞欺僞稱人惡毀人善引喻不倫抑揚失實謊浪詈罵及編歌造謠之類皆不忠信之過也

衣服飲食有節

此服食之事也二者皆所以養身然有節焉紅紫不爲褻服綈綌不使見體饘粥不食飯敗不食不爲酒困之類此聖人之節也衣敝如新履穿無垢斷齏畫粥嘗咬菜根之類此賢人之節也學者愼之

衣服飲食恣其所欲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繇于此如衣服不衷冠履奇詭放飯流歠貪饕異味縱飲深夜之類皆過也

起居有常

此起居之事也君子所其無逸夙興夜寐蓋其常也

起居無常

如晏起早卧晝處內室之類志氣惰傲無所施矣戒之哉

節欲以養身

謂閨門祖席之間凡疾風暴雨晦朔寒暑之候大喜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而戒之也他若漁色比頑則又君子所必不爲不必兢兢致戒矣

不節欲以致疾

婬色則心志蠱惑不能精明強固疾必因之此亦在起居之列而復申言之者以養身係此爲尤重也

齊家之學

家難而天下易非以情勝理卽以義斷恩過與不及皆非也齊家之道正倫理篤恩義而已厥凡有六曰事父母曰友兄弟曰正妻妾曰教子孫曰睦宗族曰御奴婢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能率家人以古禮自持

此言其大綱也齊家者齊之以禮而已冠婚喪葬祭祀燕享家禮之大者也酌古而不駁俗準今而不遨時文質得中奢儉合宜則善矣

冠婚喪葬祭祀燕享不能循禮

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風俗頹敝古制蕩然如冠不父命婚不親迎乘喪嫁娶治喪酒肉信任風水葬不以時五祀廢墜祭祖宗不先期齋戒任用師巫邪說非鬼而祭燕飲

賓客僞陳水陸之類習俗因之以爲附然告君子之所當矯正者也

善事父母諭親於道

此事父母之事也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善事父母得親也諭親于道順親也善事父母謂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倫色婉容服勞奉養出告反面承顏順志體親勞逸撫親疾痛無私貨無私畜親愛亦愛親敬亦敬之類親于道謂如贊親行善勸親改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類皆善也諭善之大者也

不善事父母不能諭親於道

不善事父母謂如定省失節唯諾不謹奔走不恪湯藥不嘗私財私貨不守成業狎恩恃愛徑行自遂之類皆過也不能諭親于道謂如親過不能諫止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或責善而成親過以至徒加祿仕不能養養之類過之大者也

兄弟怡怡有情有義

此友兄弟之事也兄
有無相通同心竭力不爲讒說所間皆善也互爲
師友相尊以道
善之大者也

兄弟相猶

兄弗友弟弟恭或爭長競短或憂患不恤或貧富
相忌或異母相嫌或妻子離間或挑釁鬬牆皆過
也惡養天倫
過之大者也

戒論妻妾

此正妻妾之事也夫婦居室天命流行不昵情而
理不執拘而乖相對肅雍如賓如友或隨事勸勉
使孝舅姑和妯娌安井臼樂糟糠權不內操言無
出閫不私自歸甯不入廟燒香不親近六婆皆善
也

下教論妻妾

妾無身教致婦德不順或閨闥詬誶或婦言是聽
或暴戾反目或縱婦女入寺燒香往來出入或愛
奪嫡皆過也

教訓子孫

此教子孫之事也令子孫安分循禮奉公守法以
至慎擇師友禁絕匪人之類皆善也嚴立家訓世
世守之使之遷善改過
希聖希賢善之大者也

不教訓子孫

謂如簡慢師友縱子孫不修禮法
比曜匪人護短匿非之類皆過也

敦睦九族

此睦宗族之事也禮貌恭謹情好款至燕享息
爭訟皆善也行義莊以養之立宗法以教之善之
大者也

不敦睦九族

宗族之初一人之身也而或言語相侵
貧富相奪尊卑無統長幼無禮亦過矣

善御婢僕

此御奴婢之事也女子小人最爲難養莊以蒞之
慈以畜之而已恤其饑寒時其勞逸不妄笞扑不
數詈罵皆善也家法謹嚴
禁戢爲非善之大者也

不善御婢僕

或亦人子也虐而使之過也或縱之爲
惡或畜歌童或養艷婢過之大者也

治平之學

一命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故不必有天下國
家者然後有治平之責也上下四旁事事絜矩物
物得所治平之學在其中矣厥凡有四曰事君曰
交友曰仁民曰愛物

進忠退補過盡事君之道

此事君之事也盡忠補過謂如夙夜勤勞清廉奉
法出使四方不避艱險不立朋黨不畏强禦犯顏
諫諍進賢退佞以至守疆固圉殺身成仁之類即
至出處以正進退不苟不把持官府不囑託公事
不避差徭不通稅
課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忠補過不盡事君之道

謂如長君逢君非道事君始進欺君遷轉欺君貪
位固寵貪酷疲軟敷上凌下把持囑託以至遲完
國課脫漏差徭
之類皆過也

善相勸過相勉盡朋友之道

此交友之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能風雨不渝生
死無二久而敬緩急相通羣居有禮聚飲有節
救患分災勸善
懲過皆善也

不能善相勸過相勉不盡朋友之道

謂如勢交利交面是背非緩急不救有無不通存
亡易心初終渝盟游談聚處酒食幸人有過

忌人爲善之類皆過也

汎應曲當使人各得其所

此以下皆仁民之事也汎應曲當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救人一命全人一嗣急援人之難解紛予人衣食濟人藥餌周人之乏公平遇事方便以至掩骼埋胔善之類皆善也

不能汎應曲當使人不得其所

謂如不愛老不矜少侮鰥寡虐無告交易不公借貸厚息見人急可周不周遇人難可救不救自擇己利不行方便之類皆過也

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

興利謂如建議蠲租開屯治水擇一賢吏薦一善人興一善政之類除害謂如去一積弊戮一大奸除一盜誅一亂首之類皆善之大者也

見地方大利大害可爲不爲

時勢機力可興利而不興利可除害而不除害是所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欣戚不以動其心也天下陰受其害而莫之覺矣過孰甚焉

勸人行善改過

仁民之法養先于教仁民之功教大于養故君子與人爲善之念無日忘之也勸人行一善改一過殆甚于己身爲之矣不亦善乎

見人善過可勸不勸

人有善過可勸而不勸此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者也過也阻人之善成人之過則又過之大者也

明先聖之道繼往開來興起絕學

先聖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相傳不易之道也既爲先知則以此覺後知既爲先覺則以此覺後覺所謂自明其德推以及人使之皆明其德善之大者也

背先聖之道以左道曲學惑世誣民

索隱行怪欺世盜名左道邪術驅神役鬼皆聖人所不爲也使尊崇其教以之惑世而誣民其害甚矣

著述有關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

或落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善之大者也

創造淫辭邪說壞亂風俗

如淫詩豔曲及譏侮聖賢謗國是之書流傳後世足以蠱人心志壞人學術頻倒人是非過莫大焉

能盡物性恩及禽獸

此愛物之事也人物之生同本乎天好生天地之德也如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魚禁鼈師烏翼殼卵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以至傲帷埋馬做蓋埋犬無故不殺無故不食見生不忍見殺聞聲不忍食肉之類皆善也

不能盡物性殺傷物命

謂如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圍澤掩翠覆巢破卵以至見生而食聞聲而食取物不順時令無故殺戮犬豕拔一草折一木之類皆過也

論日省敬怠

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已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汝臨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語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

論日省善過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即爲善何者爲非即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即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即此便可窮理即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

敬怠紀法

每日以十分爲率存一分敬即去一分怠如敬三則怠七敬四則怠六是也

善過紀法

每日先分四格自寅至酉約二時爲一格內紀所讀何書所作何事開過者書一曠字後分二格以一格紀善一格紀過皆量其分數而書之曰若干善若干過

總結法

每半月一結自考其進退如何其法分爲四等曰

大進曰少進曰大退曰少退格致學進則于格致
下書之誠意學進則於誠意下書之退倣此小學
亦如之
奉行法
先期齋戒三日焚香告天隨置一簡編次年月每
日臨卧詳記所爲明註善過不得欺隱不可間斷
半月一小比歲終一大比仍齋戒告天考其善過
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問休咎

內訓日程

太倉陳　珊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以爲正家之要焉

婦德

孝順舅姑一日爲一善

不順舅姑一事爲五過大事酌益之

舅姑有過逆施順受一事爲五善盡誠感格爲百善

舅姑有過不能順受爲五過激怒爲百過

得飲食奉舅姑爲一善

私自飲食爲三過

能奉祭祀潔盛豐潔一次爲十善

祭祀之日不親理蔬繫一次爲十過

閨門肅雍敬事夫子一日爲一善

狎昵無禮一事爲一過

凡事請命夫子柔順和婉一事爲一善已有失夫子正之能歡欣聽從一事爲五善

有事不請命夫子一事爲十過不從正言執拘違教子以正一事爲一善

偏愛姑息一事爲一過

待妯娌姑妗和睦愛敬一事爲一善

猜忌相讒一事爲十過

待內外遠近親戚辨而有禮一事爲一善

或濫或吝不分等殺一事爲一過

善待婢僕一事爲一善

不善待婢僕一事爲一過

能甘澹泊一日爲一善

不甘澹泊一次爲一過

取與有節一事爲一善

取與無節一事爲一過

夢行善事爲一善

夢行不善爲一過

婦言

寡言寡笑語默得宜一日爲一善

多言多笑一次爲十過

勸夫子讀書行善一言爲一善

駕虛妄言熒惑丈夫一言爲五十過大事倍之咒詛罵詈一言爲百過丈夫爲三百過舅姑其過無量

婦容

端莊靜好舉止安詳一日爲一善不施脂粉一日爲一善
暴怒躁急一次爲十過輕佻失儀一次爲十過輕露頭面出行中堂一次爲五十過不問舅姑夫子歸甯母家及內兄弟家爲三百過諸親戚家爲五百過

婦工

粗布衣服一次爲一善
操作勤苦一日爲一善
衣服必求美麗一次爲五過不惜衣服一次爲一過
懶惰一日爲十過閒立閒走閒話一次爲一過
蚤起晏眠一日爲一善
晏起蚤眠一日爲一過
紡織中饋精工整潔一次爲一善
惰慢苟且一次爲一過

奉行法

婦人奉行內訓爲夫者將此數條與之講解明白隨造一冊開明月日每日臨卧詳記一日善過能書者自書某善某過不能書者每日下開列善過兩行有善則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〇有過則于過下加一一十過加一乂如有不明請命于夫夫爲定其善惡之數歲終總計其數入夫告天文中一并焚化

昔了凡袁氏著功過格學道者病之其粗焉者則謂不當以果報之說動人徼求福利之心其精焉者則謂學者但當紀過不當紀功紀過則思懲改紀功則矜心易萌卽爲退墮之漸故載山劉子箸人譜但示人以省過條目俾其朝夕自檢所以救袁氏之流弊也而尤以太倉陳言夏所著聖學入門書爲尤嚴密其書於小學大學各分日程小學分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文藝六門各標大綱使初學易於遵循大學則分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六門而於大綱之下各加注釋分別善過推闡入徼視小學爲進矣其奉行之方則別立日省敬怠之法紀其分數日分四格自寅至酉每二時一紀之迨半月則又立總結法以考驗工夫之進退紀過之法既如是其嚴紀善之法又與袁氏大異其要在以善與過相乘除必斬至於純善而後已末附內訓日程而以德言容功分門無論男女胥堪自課誠可謂周至詳盡矣或謂科條太繁學者難於持守不知聖學工夫惟在主敬敬之一字萬善隨而百邪避果有持敬之功則如振裘者已挈其領導河者已尋其源九仞崇臺基礎既立不患無鳥革翬飛之一日宮牆美富得門者豈乏其人是在學者之堅定其志固不必以繁難爲慮也

是本爲道光甲午歲吾浙沈鼎甫侍郎督皖學時所刻板久佚急重鋟以餉後人壬戌仲夏秋分節吳興劉承幹跋

論學制備忘記

金壇段玉裁若膺著

國學鄉學之制散見經典粗可羅列願干畫以學制備忘記寄示頗與鄙見不合因反覆辨論之

論學制備忘記一

承示學制備忘記云王制移之郊如初禮鄭注爲之習禮于郊學愚據爲虞庠在國四郊之證此二經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從未有鄉射鄉飲酒而行于虞庠小學者也足下心苦分明者在是愚竊以爲未安聖人以禮教天下莫重于祀禮陽禮故爲十有二教之首飲射相因而及鄉飲有不鄉射者鄉射未有不先以鄉飲者故鄉飲爲尤重戴記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射鄉如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又尊于朝聘和于射鄉又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又習射上功習鄉上齒皆是也言鄉飲酒鄉射省文曰鄉故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言鄉飲酒之省文亦曰鄉故鄉飲酒義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鄉飲酒禮則省文曰禮故周禮鄉大夫

曰以禮禮賓之州長曰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曰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先儒謂鄉飲酒鄉射于州序黨正以正齒位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用之故記曰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閒也鄉飲酒義曰序門曰房戶之閒皆謂鄉大夫之學爲庠制者也而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于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正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于郊學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于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于遂學以化之十一也詩幽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曰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示眾也鄭箋則云國君開于政事而饗羣臣于饗而正齒位設罰爵焉正義曰鄉飲酒禮則省文曰禮故周禮鄉大夫

不同毛云在學校鄭意在燕朝要云正齒位則亦是
鄉飲酒十二也按諸鄭義以月令孟冬大飲烝
正齒位而義則不云于大學但云饗羣臣而正齒位
則公堂謂燕朝也蓋注禮如此在前箋詩在後並說有異
不當牽合正說文水部汴下曰諸侯鄉射之宮朱子詩集傳用之則諸侯
宮諸侯之大學也而曰鄉射之禮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矣十三也說
于是行鄉射之禮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矣十三也說

文廱下曰天子饗飲辟廱藝文類聚作辟廱依食部
饗下曰鄉人飲酒也與毛傳合然則此饗飲即鄉飲
也辟廱天子之大學也而曰天子饗飲處則天子行
鄉飲酒禮于是矣十四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
在郊者一在遂者四在燕朝者一在諸侯之大學者
一在天子之大學者一曾謂小學在四郊者必禁其
不許行鄉飲鄉射邪書闕有閒其他不見于經傳者
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恐尚不止此也足下謂小
學必在西郊一處必非在四郊而王制注明云郊學
乃謂係鄉學之在郊者而非郊學以伸已說攷鄭注
明云郊鄉畛迄外者也畛者竟也竟于此也鄉畛之
外猶云鄉境之變也百里爲鄉百里迄外爲遂

論學制備忘記二

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請之國中匠人注云
國中城內也司士注曰國中城中也載師以廛里任
國中之地注云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大宰注曰那
中在城郭者鄉大夫注曰國中城郭中也職外甸至五十里爲近郊
五十里爲遠郊百里爲甸地

郊也杜子春云五十里爲遠郊鄭司農別近郊鄭注周禮司書皆同王畿五百里爲遠郊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曰百里爲遠郊　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往大宰法云四郊去國百里郊之內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國郊司徒序官鄭司農注如此爲六鄉司徒注云鄭司農注云遂謂王國城百里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六遂注曰郊外曰野野之內爲六遂遂人掌六遂之法以治其百里之內外王制注云遠郊之外如大宰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鬥師掌四郊之虞庶比之數　言四郊即謂遂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法　言四郊即謂六鄉在內但言鄉則采邑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鬬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閒也如今二縣相接畛牌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畛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閒故云鄉畛之外者謂鄉之遠也四郊之學必在乎此經文次左鄉移右右鄉移左先移郊次以鄉人而移遂明而非稍出遠之之謂王制注之郊學即四郊之虞庠何不可通而云大學小學爲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二類必不相通鄉飲鄉射但可行于鄉遂不可行于遠徒之意若如正義云此郊謂近郊則是自遠移近小學乎若欲分其類則鄉學一類也遂學一類也小學一類也大學一類也先王以此四者教人豈必盡然不相通乎遂可以行鄉射鄉飲矣鄉可以移遂矣而鄉必不可以移郊學乎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學大學也非鄉學大學相通之制乎而鄉學之人繩諸郊學何不可通乎小司徒之文曰六鄉四郊之吏鄉與郊必兼舉者示有別也王制注曰爲之習禮于郊學有二平若每鄉鄉學有二則是十二鄉也若止于一則必不應在邊也鄉竟中百里或中或邊或五十里亦是鄉地　且汲王制經文無在國中與都皆有鄉學郊學何別乎鄭氏以虞庠說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注曰語論說于郊學此兩

為鄉學乎鄉飲鄉射之禮可行于州黨可行于遂可行于朝可行于大學古人皆言之矣而獨虞庠禁其事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云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為之親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于大學也云皆者謂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

既習禮以化之矣而猶不變王乃親臨又為習禮以化之也此注習禮以化之與命鄉簡不帥教者注習禮以化之有異邪然則習禮正是習射習鄉非有他禮以化之也而命三公以下于大學習之王亦親臨習之于大學茲非鄉射鄉飲而特于大學之確證乎孔氏正義以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樂正崇四術證之顯非鄭意然是下文將以庶孔為武斷矣蓋鄉學者民之學也大學者王大夫適子之學也自國而為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為州黨族比

民之學大司徒及鄉大夫主之王大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子之學王及大司樂主之故其簡細之制不同鄉學之民必升于司徒以升于大學曰造士而後大樂正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而四郊小學亦頒于大司徒國子及民皆拔年入焉其閭國子則拔年由小學入大學民則由大司徒升入大學記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亦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猶六鄉之升司徒升學而升司馬也夫王及卿大夫行射鄉二禮于大學而足下乃謂必不可行子小學邪前書未省足下國中二字指城外故謂足下以城中為鄉盼之內郊為鄉盼之外今知足下意不如此是愚未諦也愚云盼外非鄉亦未的鄭實謂郊為鄉之邊竟郊學則虞庠耳

論學制備忘記三

成周學制中為王宮之學師氏保氏領之次為大學大司樂領之大司樂王制謂之大樂正以上國中之學也自國而為六鄉鄉有鄉學其屬別為州黨族比

閭每鄉州五黨二十五閭五百比二
千五百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
于閭里朝夕坐于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
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頒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
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于四郊鄉之
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于郊學文王
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鄭注謂論說于郊
學祭義天子適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鄭注四學謂
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頒之由郊而
竟在何地乎且每鄉鄉學一而已矣不能有二也足
異果爲鄉學鄭何以目爲郊學乎然則小學在郊畢
下乃云百里內爲六鄉者地爲同同井國中及郊共
爲六鄉也國中爲鄉畛之內者郊爲鄉畛之外者皆
有鄉學州序黨序誠然則是天子城內安得有鄉
黨序遠郊又有鄉學州序黨序天子城中有二鄉學遠
州黨乎毋乃名不正言不順乎且國中有二鄉學遠
郊又有六鄉學不知合之爲八鄉乎抑城外祇四鄉
而合國中右鄉左鄉乃爲六鄉乎尋足下之說由過
信孔穎達孔正義云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
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

之學所容不廣況不帥教之始者老皆朝于庠庠必

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左鄉今注疏刊本左鄉奪此二字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如其說以右鄉左鄉爲國中之學右鄉在王宮右左鄉在王宮左聞之殷制小學在宮左矣未聞周有鄉學在王宮左右也且王城方九里耳左右互移何足示儆也且國中何以得稱鄉也孔氏但云其學在國中而已足下乃隱栝之云孔氏言右鄉左鄉爲國中之鄉學州序黨序確不可易毋乃更爲孔添瘢痕乎愚謂孔誤讀國之右鄉國之左鄉二國字耳經言國非言國中國中不得有鄉也不得有鄉學也國門而外百里而內其適中之地爲鄉學國中及近郊以內之人學焉遠郊以內之人學焉其南北道里均也六鄉之學分布其東西道里亦必均也其在西者爲右鄉其在東者爲左鄉不帥教而不變者左右互徙以儆之言東西可以該南北南北鄉互移當亦如是世未有東鄉曜周禮注有南鄉甄東鄉爲人其得氏不能憭然故辭多滲漏而右鄉左鄉在城內光爲繆戾合地官所言賦稅師徒田役校比之法觀之知氏由此也右鄉移左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東郊約五十里習禮西郊之學又不變而則又移之西郊約五十里習禮西郊之學又不變而移東郊者移之東遂之學移西郊者移之西遂之學遂學蓋在郊以外野以內適中之地相距亦約五十里虞庠在郊據王制移鄉移遂之序而知之如足下說王制注郊學爲鄉學是鄉學在邊不在中官民皆有不便且在邊鄉學之民一不帥教而習射習鄉再不帥教而右鄉之邊移左鄉之邊左鄉之邊移右鄉之邊是卽經文之移郊而三移者闕其一矣若或移入于國中之鄉學則又似秀士之升國中而非簡絀況國中斷無鄉學邪似進退皆無據矣凡尙賢以崇德由外以升諸內簡不肖以絀惡由內以移諸外王制之大例也大司徒鄭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先鄭云百里內爲六鄉皆謂王城地亦在四同之內非謂王城亦可稱鄉也謂自城外至百里皆爲六鄉之地非謂近郊外遠郊內乃爲鄉也唐孔

穎達疏合地官所言賦稅師徒田役校比之法觀之知城門而外百里而內統爲四郊尤不可云鄉學在遠郊約五十里習禮東郊之學左鄉移右者約百里不變則又移之東郊

郊也聞之東原師曰鄭注有八九分正義只四五分故正義必分別觀之去其非以求其是淘其沙而金益見愚守其說不敢忘也足下即以爲附會紐合即以爲掊擊即以爲武斷即以爲誣古人愚皆不敢辭唯足下國中有鄉學之說再四尋繹而後得其說之所自是之媿耳未嘗學問且老眊多忘所有三札內不解之疑若鄉飲鄉射可躋于大學而不可行于小學國中何以有鄉學州序黨序文王世子王制注同言郊學而不同解諸條惟望爲剖析使愚者渙然爲幸

周禮立文之例遠郊乃稱四郊近郊不得言四郊王制虞庠在國四郊王肅以近郊釋之非矣又不變移之郊正義云此郊謂近郊也近乃遠之謂字亦不可因判本字譌而誣之也并白

論學制備忘記四

自謝弟之學不明而治經多惑即舉郊字言之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說文門下本之亦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于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伸之義也何以引伸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柴誓三郊三遂即三鄉三遂周禮又于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聘禮遂行舍于郊鄰國之近郊也及郊請反命主國之近郊也賓及郊則遠郊也賓至于近郊則顯言近郊也易之需于郊同人于郊皆謂百里之郊也王制鄉不帥教者不變移右鄉左鄉再不變移之郊再不變移之遂鄭注云郊鄉畔之外者也此因經立文郊在鄉與遂之間故云此郊乃在鄉畔之外者非他處鄉亦可以稱郊近郊亦可以稱郊之比舉其字之本義以別于引伸之義也以郊別于鄉謂雖鄉而郊也故下文云爲之習禮于郊學謂雖在鄉之邊而實郊學也非鄉學也故自鄉學移郊學自郊學移遂學也足下乃云必無郊學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

以鄉學在邊者當之以伸己四郊斷無虞庠之說又云井國中及郊共爲六鄉以國中爲鄉畛之內者與鄭注郊爲鄉學之外者爲儷句援孔氏正義右鄉左鄉鄉爲鄉學之在國中者爲左證以伸鄭注郊學必是鄉學之說足下之用心苦矣而不知謂郊爲鄉畛之外則可郊在鄉之邊也謂國中爲鄉畛之內則不可國中斷非鄉也是以非鄉爲鄉也雖有孔說斷不可通益國中而有鄉名則名不正國中而有右鄉左鄉及各州黨及兩鄉學及各州黨之學則地不容國中

有二鄉學其外又有六鄉則是八鄉而周禮不當云六鄉國中有鄉老一鄉大夫二與大司樂掌大學者紛然錯出則制不便且鄉學何以必置于國中及四郊竟上而中閒相距百里之寬不置一學使百里內之民奔走恐後則于事不可解且王制立文明白曉邑曰命鄉簡不帥教者固六鄉之不帥教者也次不變卽此不帥教者也何以上文爲六鄉之人而此右鄉在鄉又爲國中之人則文不順且右鄉左鄉爲國中之人下文移郊移遂皆卽此右鄉左鄉不帥教不

愚非好辯也而好疑義相析故貢其說于左右以求析焉

論學制備忘記五

大製謂小學大學一一類鄉學遂學爲一類鄉飲鄉射二禮乃鄉遂行之斷無躋行于虞庠小學者愚以爲孰非天子之學者而乃云小學大學天子諸侯主

之鄉遂學鄉大夫主之乎鄭不曰大司徒主六鄉乎射鄉二禮可行于大學既于王制及說文得其三證白諸左右矣然則畫然二類不相通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雖然以大學可行證可行小學足下所訾爲斷章取義也今又得一事焉虞庠行鄉飲酒于文王世子可攷也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鄭注董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子上尊以相旅按虞庠者周之小學也而鄭云天子飲酒于虞庠非天子行鄉飲酒禮于虞庠乎郊人得酌于上尊以相旅非虞庠在四郊之證乎五帝大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文王世子之記語于郊者于成均取爵于上尊然則大學小學皆得謂之成均也鄭明云天子飲酒于虞庠矣而謂習射上鄉必無行于小學之理邪蒙竊惑焉于制習射上功皆謂習射習鄉上茵以下注云習禮者七云習禮以化之者五

皆謂習射習鄉也則又鄉學郊學遂學大學皆行二禮之證也愚子三禮本未究心今得潛心三禮者而請業焉幸甚幸甚

論學制備忘記六

前書第五通說郊字訓詁略舉周禮儀禮言之尚未及詩攷毛詩言郊者大雅言自郊徂宮此謂百里之竟也其立文自郊徂宮與周禮言國中及四郊同舉兩端以括其中也碩鼠適彼樂郊傳曰郭外曰郊郭外即爾雅邑外曰郊與周禮閭胥徙子國中及郊謂國中之民出徙郊郊之民入徙國中者正同皆謂國外即爲郊不主百里竟上也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于牧地簻云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即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駉駉牧馬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簻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駉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遠

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
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
得統謂之郊言郊可以關野而郊之本義非野也野
本距城二百里之名引伸爲二百里以內距遠郊之
名故云郊外曰野而甸郊縣都去國二百里三百里
四百里五百里皆謂之野故遂人掌邦之野注云此
野謂甸郊縣都其官爲遂而所掌不止于遂也牧田
在野得稱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遂之餘地皆有牧田

林曰稅于株野浚株皆食邑也毛公之釋干旄謂在
浚之郊猶言在郊之浚鄭箋不以爲然故易之曰建
此旄來至浚之郊是毛謂國郊鄭謂邑之郊以次章
三章曰在浚之都在浚之城例之由郊而都城鄭爲
長矣古聖人正名百物名有由一定而遷移仍不改其一定者焉如距國二百
里以外二百里以內六遂之地亦野也二百里以外
至于畿亦野也距國百里郊也百里之內六鄉之地
皆郊也百里之外牧野皆郊也距國五十里近郊亦
郊也故注家必分別以見其義若王制不變移之郊

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之邑也皆
不得在遠郊之內以是推之諸侯卿大夫之食邑亦
斷不在公侯遠郊五十里侯伯遠郊三十里子男遠

注曰郊鄉畛之外者也因上文言鄉下文言遂郊在其閒故別之曰鄉畛之外者以見其爲鄉之邊百里之竟上四郊虞庠之所在也詁訓之法由古音可得古義而義之見于經同字異解者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郊鄉畛之外者不得以國中鄉畛之內者爲之對偶謂皆有鄉學也

論學制備忘記七

孔沖遠正義釋王制國之右鄉國之左鄉爲在國中王宮之左右足下所謂確不可易者前書既辯之如

摧枯朽矣抑愚說右鄉左鄉即鄉在國之西在國之東者亦未審記文何以不言西鄉東鄉而言右鄉左鄉也凡古云左右者皆取求甚近之詞亦東西不定之詞右不必定西左不必定東也郊四則可云東西南北鄉六則不云東西南北而云左右六一鄉于此其在左者爲左鄉其在右者則爲右鄉不帥教不變者或命移右鄉或命移左鄉皆就其切近之左右移之六鄉分布國中之外四同之閒鄉學當在近郊五十里爲適中之處其距遠郊之學約五十里其左右

論學制備忘記跋

令人八歲入小學不幾年而讀禮記王制曰虞庠在國之四郊今本誤作西郊卽此西四二字罕有能辨之者況于鄉學國學之制度乎段氏此論根據王制參以周禮諸書如畫建章宮圖千門萬戶使人一目了然亦足以關千里之口矣甲辰季春吳江沈楙悳識

味經書院志

陝甘味經書院志序
志之例出於史而不專於史蓋雜山經水注考工記宮殿簿之義古人作事必有志而後法可因傳可久官司尤甚書院非官司然稟請咨提領發報銷有文簿焉典守者嘗於文奸滑得而把持之膏火脩脯將歸侵蝕訓誡條告誦讀行習有法式焉繼至者昧其法佻達因而玩弄之規制教法將盡銷亡而造養人材之地安知不爲汨沒人材之區也味經書院自今河督前學院許仙屏先生崛起創建即延余宗夢軒先生爲師詳定規模有益陝省者甚鉅夫其益之鉅正其法之善用心之勤也書院是而法與心非

創始者能不戚於心與煥唐先生知之起而收集散佚都爲一册名曰味經書院志藏之篋笥余承乏味經得讀一終因悉創造之艱難教法之詳備繼至者之損益因革均可沿流溯源則志書院正志創始諸公之心也創始之心常存書院之益吾陝者不永永無極哉余因請付手民永存書院先生許之嗚乎後之覽斯志者因先生之文以上求經營締造及因革損益者之心必有不忍令良法湮沒者慨然惻然而思變通扶持以盡其宜是則煥唐先生及余之心也夫煥唐爲許公所取士故其言詳且切焉是則讀者自見之故不贅首光緒甲午嘉平月太華史家榮序

陝甘味經書院志

經始第一

同治初元陝西回匪創亂州郡爲墟繼以髮捻交訌備極屠毒越十一載始得以次蕩平子遺之民瘡痍未復人勘知學家無藏書時奉新許公振禕以侍讀督學陝甘慨然以振文教爲己任始假涇陽瀛洲書院延師訓課既籌經費設味經書院於涇陽城內東北隅乃上疏曰竊惟風俗盛衰視乎人才而人才隆替由乎學校學校教士實養士之地也士人有廉恥而後鄉里有風化庠序有秀異而後在官有循良其始僅章句誦讀之爲其究則生民休戚之寄故一人爲而衆人效方正邪僻分類殊趨謂之風氣一人倡而衆人遵學問議論先入爲主謂之師承其源甚微其流甚大不可不謹也夫欲有所用以收得人之效則必有所養以爲儲才之基臣伏見國家作育人才府縣設學復聽所在舉行書院法良意美得人稱盛惟舉行日久教官往往視爲具文平時因循治學政按臨所駐不過旬日而又逐日校藝即有所牖迪亦不過布條教舉大綱至於教士之實竊以爲莫如書院院長得人而謂不能挽迴風氣振興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書院之弊約有二端一由院長爲紳士退休之資其延訂也論名位徇情分官場以爲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謂之教一由經費悉隸官吏凡印官兼轄書院往往虛領其名而未察其實其款項生息支發一切皆書吏主之積年既久侵蝕失計日見支絀士無所藉難以棲止如是者不得謂之養臣自抵任以來因查西安有關中宏道兩書院爲陝甘兩省士子肄業之區關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惟自軍興以來士多貧苦不能自食又不能從師雖欲聞經明行修之要其道無由因擇適中之地於涇陽城內添設味經書院其規模與關中宏道相等臣捐廉爲之倡而各屬紳士好義急公者大率皆醵金襄事業已設立講堂號舍開課舉行其定章有不同他書院者三他書院專課詩文味經之設其要以實學爲主令諸生逐日研究欽定七經及綱鑑諸史大學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等書引之識義理稽故實手鈔口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條理其設課也則合制藝論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爲之使之知學古之爲貴他書院除閱課外師弟不常接見今則山長日登講堂傳集諸生將經史大義及小學逐條講貫察其課程閱其劄記別其勤惰嚴其出入令其由嚴憚以生清明本講貫而得服習使之

知植品之爲先他書院屬之於官官有遷移則法必中變
官有職務則事難兼攝即如宏道書院歸學臣董理如臣
終年在外按試相隔千里何能稽察今味經之設臣悉擇
一方之望以之專理一方之學雖創始由臣而日久經理
究以責成紳士爲當蓋權不歸官則延師可免徇情敷衍
之弊非物望素孚學品兼優者必不能居此席費歸實用
則經理可免侵蝕支絀之虞非廉介自持鄉里推服者必
不能與其事羣力維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繼此
臣倡建味經書院之初意如此也臣徧查陝甘人望所歸
得保升同知前平利縣教諭史兆熊學有本原體用兼備
諭王賢輔協理講席兆熊品端學粹遊其門者多所成就
前在興安勸辦一府堡寨一千數百餘所賊犯興安不能
逞志全活甚多歷經大吏保薦兆熊每爲學徒攀留不能
出仕其恬退而有實用如此劭誠長於經學志在誘迪賢
輔濬然無欲留心風化此皆關中方聞之士正學之選置
之訓迪必有可觀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之責以十
年者亦準斯義如造士無效臣請受謬舉之咎其承管經
費課程膏火責成紳士候銓同知怡立方教職張樞楊彝
珍吳乙東謝鴻猷從九牛興宗等立方廉正勤懇才識素

優歷年籌衛地方久著成效其餘諸人亦皆物論推重以
之經理書院不僅培養人才日有起色即義倉蠶桑諸事
亦可次第舉行不動公家纖毫之款而可興地方無窮之
利似於教養可收實效臣觀諸人俱誓心竭力願任培植
不求保獎不居成功良由關中風俗之厚士習之美以之
責成經管實足垂久遠而無流弊合無恭懇皇上天恩敕
下陝甘督撫學政臣各立案嗣後督撫學政及各衙門分
月輪課其院長堂課各規條即乞照臣所議辦理一切責
成紳董承管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施行疏入奉上諭
著即知照陝甘督撫學政立案嗣後均照此次所定章程
辦理欽此時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也於是涇陽議敘
同知衛吳建勳捐隙地以爲之基城固訓導姚劭誠澄城
澄城教諭白河王賢輔集資於東侯銓同知涇陽怡立方
侯選訓導富平張樞咸寧楊彝珍涇陽吳乙東安康謝鴻
猷從九涇陽牛興宗集資於西不費公家絲粟一年而事
舉雖創始疏略而規模固已宏遠矣

論曰許公出曾文正之門有經世志文正以大儒奮迹湖
湘削平巨寇成中興偉績許公固心識之而陝右數嘗寇
亂士無擡柱其閒者有亦輒屾豈倡之無其人與抑亦汝
養未豫無以激厲其志氣恢擴其才猷也經義明而智勇

出治亂之迹既明必有興起而任天下之重者然則創始之功烏可忽乎哉

營建第二

院負涇陽縣北城微東面姚家巷縱五十三丈橫一十二丈涇陽吳紳建勳捐訂地十畝零六分西南隅微缺光緒十六年價買入院中爲講堂五架五楹中棟懸奉諭旨後楣題味經堂後楹帖題以生靈休戚爲心棟識廣才名公卿由此其選也就吾學切磋所得通經致用大文章可擴而充之前楣題學爲忠孝中楹帖題講肆隣周京械樸作人看今日多士羣居可否不愧譽髦涇之水峨之山直與全秦振風氣橫渠啓關學洙泗相傳願諸生奮心獨任斷當力崇禮教愚求砭頑求訂好爲吾道溯淵源旁楹帖題講學不在多言先撻破名利一關仰毋愧俯毋怍惕厲戰兢敬義夾持是乃聖賢真學問通經必期實用果認得孝忠二字體於身修於家施諸事業達無間斯爲豪傑大經綸

左右有序堂之前左爲大雅扶輪門右爲小山承蓋門門內有廊又前東列廊又前東列滿家號舍八舍各四室其外有廊又前爲二門三楹三架門內有焚沈字爐浸濃郁含英咀華號舍八西列作爲文章其書楣題尊聞行知楹帖題華嶽黃河俱有靈其間氣鍾英哲聖賢豪傑都無種在儒生自識指歸門三出左右外塾塾前西爲時敏齋房十六架門東出東爲日新齋房十六架門北出又前爲大門三楹五架門中出左右內塾門外爲屏堂之後爲客廳五架二楹左右有室又後爲左右廂各五架又後爲寢五架四楹寢後小房五架寢西爲小寢三架三楹都房七十五架屏一爐一廁一門窗器具悉備同治十二年九月學政奉新許公振禕創建監院候銓同知怡立方城固訓導姚劭誠澄城教諭王賢輔候選教職張樞楊彝珍吳乙東謝鴻猷從九牛興宗等監

修是爲陝西有味經之始然專屬草創諸凡缺略監院無
署寄居時敏齋及西寢諸生庖廚暫置日新齋藏書籍無
所置於客廳西室至聖位設於正寢地址迫狹經費支絀
故也光緒二年監院寇守信於西寢前添建左右廂廂二
架屏風門一架正寢東添廚房四架十一年二月吳建勳
續捐院東地址縱四十五丈橫十丈又南隅橫三丈一尺
縱八尺計地七畝九分一釐三毫零十三年監院張元熙移建庖廚於
大雅扶輪門東房六架移廚於東院之東越二年武昌柯
公逢時履學政任次年以涇陽侯選教諭周斯億爲監院
舉向所缺略者悉爲補之建藏書樓於講堂東三架三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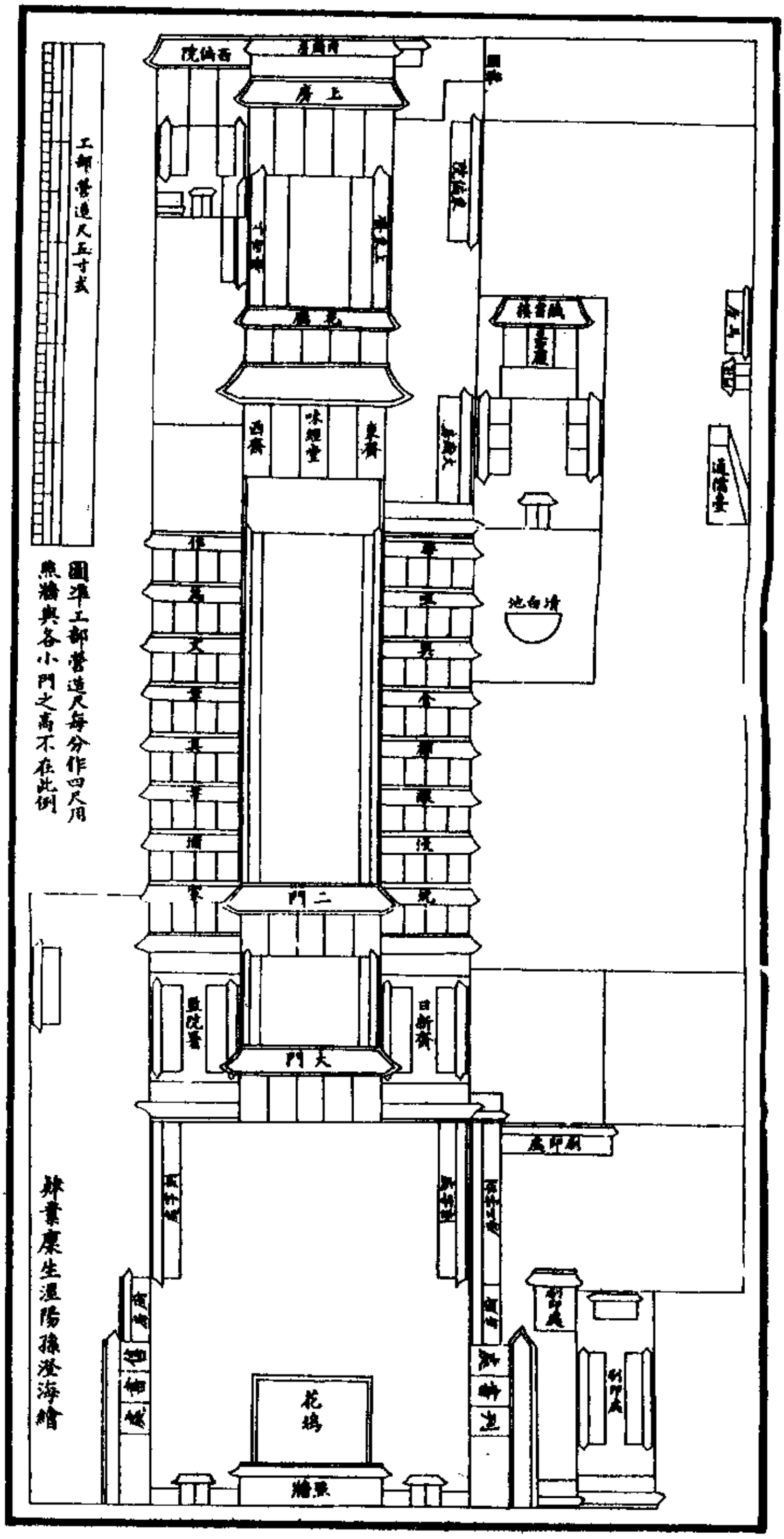
中設至聖位前列廡舍左右各三架左題前任學政奉新
許公振禕吳縣吳公大澂名右祀前院長升用同知平利
縣教諭史公兆熊及前監院原任鳳翔府學訓導寇公守
信前候選同知怡公立方神主越二年又以前任監院城
固訓導姚公劭誠栗主祀於寇公左前院長欽加同知銜
候選知縣柏公景偉栗主祀於史公左題前任學政柯公
名於吳公之次其南爲清白池學政柯公名之院長劉序
曰清白池表彰苦節即以激揚士氣也池銘其詞曰涇邑水鹹鹵不
堪飲引名士講席樂推先生意用告士子銘曰龍山矗矗石洞腹檻泉瀦瑩
其麓秦漢而明鑿石洞腹檻泉瀦瑩翠篩珠色澄以碧味淡以腴渠始白公長我禾黍借入陵阿菁莪
處處清宜陬臘涼沁齒牙性禾沃乃毋渴萌芽在山能清出山不渴澆俗塵汚毋忘澡濯源頭水活汩汩其流心亨行險無閒
學修飲水知源伊誰之賜柯公不居夔也有志惟夔何志冰雪不春和風晝煦澤流士人矧我士人淵深海闊靜不
激泓動胡活發繹修汲古道悟觀瀾勒銘池上東爲通儒
用勵儒冠光緒十七年九月咸陽劉光蕡譔

學政柯序銘其詞曰咸陽劉君煥唐都講築臺於味經
書院之東製晷造儀命諸生以時測量且綴術焉余名
曰通儒蓋取法言之義欲諸生明於聖學之大綱治務之要以道致用其毋以嘵嘵人自封也昔張平
子玉爲之銘余懵於術竊知其意乃作銘曰峨峨高臺在涇之陽上規下矩用圓繫方粵惟古聖推策迎
來代有作述察景辨氣分躔限天積微成著後日自是以
夏失官學流荒褒聖清龍嚴重譯獻藝炫其技巧惑我甿
味經書院志　營建第二　三　關中叢書

崇扶彼之奧實古之遺算術精深步天爲極會以
滿實測窮理合數考古驗今或久而差密率可尋
士世多智士湛弱詞章先民所鄙矧茲豐鏡英俊
徵造極符契相承以濟時艱用宏先覺勒銘斯臺敢告來
學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夏五月
陝西督學使者武昌柯逢時譔書　又創立刊書處於大門
東搆房三架二楹門西三架一楹先後共糜金錢不足千
而規制大備矣順德黎璧侯先生繼之謂刊書不可不售
拓售書處於大門西其地偪狹越二年吳建勳族弟廉生
吳建寅捐其西地址長二十三丈四尺寬四丈五尺地一畝七分五釐五毫　前爲售
書處後以備修監院署之用基址大展繼而爲之則在後
之司院事者

論曰廣廈大庇寒士歡顏書院之名固萌芽於唐少陵是

言意在斯乎然味經創建已二十有二年矣書舍財八十餘間耳肆業過百人即不能容少陵願何奢也創之難成尤不易豈獨味經爲然哉


工部營造尺五寸式
圖準工部營造尺每分作四尺用
無牆與各小門之高不在此例
大門
二門
花磚
地面清
碑亭
碑亭
碑亭

當許公之創立書院也大亂初平人心困極思通一聞斯議士民欣欣助貲者接踵於是輸銀及千者涇陽壹千肆百兩　郃陽壹千叁百兩　韓城壹千叁百兩　三原壹千叁百兩　渭南壹千五百兩　不及千者朝邑玖百柒拾叁兩玖錢貳分　蒲城玖百壹拾叁兩　大荔捌百陸百貳拾兩　四縣五百者富平伍百兩　長安伍百兩　二縣不及五百者潼關肆百伍拾捌兩　白水肆百貳兩　臨潼肆百肆兩　咸甯叁百肆拾玖兩陸錢伍分　盩厔叁百拾兩　藍田叁百叁拾兩　一廳五縣不及三百至一百者白河縣貳百叁拾玖兩玖錢陸分　高陵貳百壹拾兩　鄠縣貳百兩　雒南貳百玖拾兩　乾州貳百肆拾兩　華陰壹百貳拾肆兩　華州壹百肆拾伍兩　長武壹百貳拾兩　鄜州壹百肆拾肆兩　耀州壹百兩　紫陽壹百壹拾玖兩捌錢伍分　汧陽壹百壹拾玖兩捌錢三州九縣共得銀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六兩二錢二分然淺人已議其後矣許公不爲動督營建益急遂於十二年九月告成而許公亦報政入覲謠諑乃大起是時左文襄公督陝甘方議分闈不暇爲陝士謀書院之設議發於許公細人遂謂陝甫經大亂宜休息不宜興大工聞者不能不爲動許公原奏院事歸紳經理官爲督察眈眈脂膏者無所染指咸大恚則日播浮言於外而向之踴躍輸將者悉裹足書院雖建經費無出生徒既聚不可散院長史夢軒自減俸脯監院怡養源稱貸以發膏火極力支持勢蓋岌岌不可

本籌獲息之數暫行籌墊以備書院束脩膏火之需每年由味經書院監院備文移知涇陽縣徑詳藩司就近支領每次領到息銀若干即繳監院收支一面仍報學政存案備查涇陽縣候選道姚鳳捐銀一千兩大荔縣候選郎中李安吉捐銀三千兩此二項不入藩庫以貳千兩撥繳怡監院清還歷年積欠以貳千兩嚴令派役分解送蒲城興平發商按月一分行息其學政吳札論略云每年無閏蒲城解息銀壹百貳拾兩有閏蒲城解息銀壹百叁拾兩興平解息銀壹百貳拾兩興平解息銀壹百叁拾兩每年按期由監院備文徑催蒲城興平息銀倘催不到即申詳學院札提催繳籌獲經費銀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九兩六錢以二千兩清還舊債餘盡發商生息於是涇陽典商領銀壹千叁百兩　富平典商領銀壹千兩　高陵典商領銀壹千兩　耀州典商領銀貳千兩　三原典商領銀貳千兩　咸甯典商領銀貳千兩　長安典商領銀壹千兩　盩厔典商領銀壹千

兩悉領銀營運月有生息歲有額入不苦匱乏而院事遂大定矣然所入無多必極力節縮始符所出院中諸事待舉者仍苦無貲吳公乃有車牛變價撥入書院之議車牛變價者前陝甘總督左文襄公督師入關以學士袁文誠公理餉事兵燹之餘農田荒蕪軍糈不繼乃派員屯墾於白渠兩岸軍事漸定農悉歸業以車牛歸民而折價以輸官也怡君請於吳公以商撫院譚譚公許之曰俟收清撥入書院然計數特鉅徵收實難吳公亦報政入都此事遂已中更戊寅旱荒及至年豐徵收仍無成數此事弊實甚民間官已屢更孰欠孰否不能悉知而吏胥窟穴其中民多零星散之間輪已過十官府入未及一故此項數盈鉅萬所收僅五千餘兩其後涇陽縣令張稟請豁免越二年令涂鄧卿視事稽故牘得銀貳百餘兩補行撥入書院蓋事隔十餘年其弊不可究詰云因循至九年慕子蓀學使蒞任監院院長以其事請慕公轉詢當道乃始得銀三千三百零七兩三錢三分即發涇陽縣典商生息光緒十年正月十七日涇陽縣洪令移文略云查敝縣徵收車牛變價庫平銀伍千貳百貳拾柒兩叁錢叁分業已稟明撫憲暨營田局憲發繳當商姚永聚等營運滿年一分生息於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息每年應取息銀伍百貳拾貳兩柒錢叁分叁釐除涇陽四義學經費銀壹百玖拾貳兩實餘銀叁百叁拾兩零柒錢叁分叁釐以作二名至四名六錢特等二十名各二兩五名至十名四錢特等二十名各一兩八錢二十名至三十名各一兩光緒十八年學院黎改復舊章經課膏火超等十名一名至三十名一錢原定住院者全給否則止給膏火柏院長改爲無論住院與否膏獎俱給光緒十五年學院柯改爲堂課月一次無分超特一共取三十名二名至五名三兩六名至十名二兩十名至二十名一兩二名至四名一兩五錢二名至五名三兩二名至十名二兩一名至十名七錢十一名至二十名二錢二十一名至三十名一錢六名至二十名一錢五名至三十名一錢四名十名九錢偶數膏獎各半奇則膏多於獎下同特等二十名一名至十名一兩六錢十一名至二十名一兩二十一名至三十名一錢六名至二十名一錢五名至三十名一錢四名十名一錢一名至三十名一錢原定住院者全給否則止給膏火柏院長改爲無論住院與否膏獎俱給光緒十五年學院柯改定每官課不等二十名一名至四十名一錢光緒十五年學院柯改定每官課不分超特一共取三十名一名至二十名一兩二名至五名二兩六名至十名一兩六錢十一名至二十名一兩五錢二名至五名一兩五錢六名至十名一兩二錢六名至十名一兩特等二十名一名至二十名一兩八錢七名至十名一兩六錢十一名至二十名一兩五錢二名至五名一兩五錢六名至十名一兩二錢六名至十名一兩特等二十名一名至十名七錢十一名至二

論曰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又曰何以聚人曰財養固先於教矣顧周禮矛詳養士法而載師有士田甫田之詩始曰歲取十千終曰蒸我髦士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士固矛並耕也特廉於官者悉取之農耳近世金生粟死商賈操金錢制農之命末豐而本悴矣分商之息以養士似亦窮變通久之道而論者嘵嘵以爲病商何也

規制第四

惟天子軫念西土敬教勸學嘉惠俊髦學使承流詢於衆庶順時所適乃闢講舍於涇水之陽顏曰味經書院以收陝甘志學之士禮聘師儒任以教誨乃立監院使總院事宣學使意於師弟子俾教矛倦而學日勤監院一人舊無定數後設二人光緒十七年學院柯改定其一人改充刊書處董事詳後齋長二人其一定涇陽人一定他縣又院址均吳氏捐入其子弟有任院者即爲齋長不常置諸生惟齋舍所容院書一人貼寫一人舊無光緒十七年學院柯增設院夫三人門夫一人竈夫無定數監院司一院財用出入之數簿書期會之文及一切禮儀法令之事時察齋舍以助院長精力之所矛及每歲仲春車迓院長於其家至擇期入學知會涇陽縣同院長率諸生行釋菜禮後赴講堂行入學禮畢乃宴朔望謁先師亦如之令節亦如之歲終又宴乃出學車送院長歸凡諸生來院上名於監院定館舍即贄見於師凡值督撫學政藩臬道府課之月監院備文預請題目至期請涇陽縣按名散卷宣示題目及繳卷監院備文申解榜歸張示院門院長堂課評定甲乙由監院登榜其書火獎銀監院各注於其卷諸生執卷領取凡書院經費由藩司發商者監院備文移縣徑詳藩司支領其由學院發商者監院徑移文該縣催解領解到即報聞學院凡歲出有章者依章給

之無則小者監院主之大則請於學院院長東脩四百兩以時致之薪水監院百兩刊書董事百兩齋長三十六兩工食院書三十二兩貼寫十二兩院夫十八兩有閏十九兩紙筆費學院署稿房十二兩藩署禮房十二兩議平均給以其時凡房宇門窗案椅牀榻一切器具之類時周察之缺損補修無致破壞卷紙多寡視所用歲終則會計上於學院齋長擇諸生之學品優而齒長者爲之帥諸生敬承院長之教以修其業經義史疑院長講解諸生不能盡喻者齋長道諭之不能問者齋長達其詞司書籍之出入借還有式歲終檢繙不可失遺分察竈夫膳飲之美惡毋令饘餬失飪致疾院中有興作監院會齋長察視凡院事財用出入齋長咸與聞院書初由涇陽縣禮房兼充後改由院招充　司册籍文移會計之事凡課題目榜次書而張示其副藏之公牘文移書而呈於監院收發書籍書而呈於齋長凡朔望謁先師則贊貼寫司鈔寫文字院長條教諸生文藝須傳觀者鈔而揭於壁院夫司灑掃雜役奔走之事門夫晝稽出入必嚴二鼓擊梆封門繳鑰晨領鑰啓門及膳時均如之廚夫主供諸生飲食品院長監院預核定揭於廚壁日一更月再周諸生人日給錢五十廚夫工食不領於院其夥役視食者之衆寡而增減之凡院事監院主之教士子則

主於院長

論曰日用飲食粗迹也而精義寓焉王政之始雞犬桑麻聖學之基灑掃應對規制儀文之矛備財用出入之無稽師蓋有不能安於講席弟子有不能雍容絃誦者故粗迹者精義之輪輿也書院廢興殆非無與於是矣

監院題名

書院之教院長主之事則統於監院監院得人師安講席士勤誦讀所繫重矣然則論味經之廢興必非無與於監院也名具於斯來者可以觀焉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涇陽周斯億誌

怡立方字養源涇陽候銓同知創修書院力任艱鉅祀於書院

姚劭誠字子夫澄城舉人城固訓導爲修書院棄官來涇能任勞怨工竣辭退祀書院

王賢輔字弼廷白河人咸豐戊午舉人韓城教論

李星瑞字少蓮平利舉人

寇守信字允臣長安歲貢生光緒寺署正銜鳳翔府訓導籌增膏火創味經誌稿文移各件均存底稿來者

王　堃子子厚宜君人同治己巳舉人蒲城訓導

張元熙字仲山涇陽恩貢生郃陽訓導

楊彝珍字秉初長安附貢生同官訓導

王廣年字子延清澗優貢生郃陽教論

周斯億字厥生涇陽人光緒己卯舉人國子監學正銜級德州學正創修藏書樓清白池通儒臺設刊書處售書處建院外東西兩坊

彭長慶石泉廩貢生候選訓導

史家榮字錫堂華陰廩貢生涇陽訓導

有法可守沒祀書院

教法第五上

三代而後教不統於上尼山首出宏暢儒風擅師儒得民之勢君上不過問教遂與政分而不可合顧教不可與政分也權不能定於一尊勢不能資以行遠源遠流分人自爲書家自爲學譬如大河羣流趨附無隄防以東於左右則成洶湧之勢潰敗橫決而不可收拾故自春秋以降諸子爭鳴異端蠭起人人得以號召徒衆自樹一幟門戶既分黨與斯盛是非汩於草野毀譽亂於朝廷至匹夫可與君相爭刑賞之權而清流之禍亟矣漢唐宋明之黨禍是也又其甚者外夷無君無父奸人惑世誣民借端聚衆而海內遍被其毒如黃巾白蓮均假教之名以恣爲畔逆豈非教之理自在人心上失其柄自下竊之其禍遂不可勝言哉是以願治之主必急起而收之漢祖草創日不暇給孝武表章六經道定一尊矣經灰甫燼蠻而未伸雖立博士議石渠宿儒抱殘守缺多私相授受教未盡出於上也光武投戈講藝風厲名節顯宗崇儒重道躬臨辟雍養老乞言政教幾於合矣然事虛文而無實意冲質以後國統屢絕外戚宦寺遞爲盛衰是非不明於上議論徒喧於下君廚顧及之名立而士習亦凌替矣魏晉六朝政既不立誰復議教河汾授徒遂開唐治太宗英挺而內行不修延

攬士儒集疏五經而意重詞章故有唐一代驅士於帖括詩賦其時朝野上下之閉泛泛然沈溺於功名富貴而胥無以自主馴致五代之禍否極而亨宋太祖太宗親睹武夫悍將之弊始以文臣典郡仁宗天資粹美英傑輩出孫奭胡瑗名動朝廷遂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此後濂洛關閩名師碩儒遞相衍述官家之培養不如私家之傳授也迨至明祖起於布衣迹類漢高而學問過之加意庠序府廳州縣均有學慎重教官之選嚴立考課之法罰峻而賞亦優作成士氣故靖難之師士多忠節震爍千古其後主德不明教士之權又復移於師儒書院林立庠序徒設教與

政分清議雖足維持國是而黨禍之慘遂極千古之所未有然則教出於上時未久而遂不振者師以例求士以例應虛文故事相習成風無精意以貫其中也教出於下利雖多而害即隨者師以道立士以名歸樹敵聚徒異說相角無權位以持其上也我朝舉天下之書院盡隸之官而延師以教士士非額定之數師非例設之官師儒之教而以官法行之故精意貫注而不聞處士橫議之風二百餘年書院得士爲多而無前代朋黨之禍則政教合之效也然積久弊生獵詞華而略實行重制藝而棄詩書輕脫無行而道學思救其後空疎寡用而西學遂乘其虛仙舁許公憂之所以有味經書院之設禮聘耆宿特申教法史先生兆熊倡於前柏先生景偉振乎後要皆學政之精意運於其中蓋書院之教無非學使之政也予擇其可采者於篇使後有考焉

史先生曰書院宜清靜嚴肅各守規矩此院何爲而設諸生何爲而來立志潛修未爲君子先期不爲小人未做正事先期不做壞事則有嚴戒者四一吸食鴉片鴉菸爲害甚深諸生豈無受其病者擯之恐終身甘於廢棄容之恐衆人爲之效尤今論別居齋舍寬以月日用藥斷截聖賢克己之學即在是矣尤當力勸同人引爲鑒戒若自不戒而又引誘同人被其陷害查出褫革一賭錢游娼賭娼寡廉鮮恥損德取禍實爲玷辱名教查出稟請斥革其因賭游滋釁事端者送縣究辦一戲場飯館坊肆流品雜沓士人豈可側足然少年狂妄每好嬉游往往三五成羣往來街市不恤人言不畏物議且自以爲名士風流實屬蕩檢踰閑敗壞士習諸生中有不經稟明擅自出入觀戲飲酒者查出掌責門夫不即稟明送縣杖笞其別滋事故者無理送縣究辦有理亦掌責逐出一騙誘賒貸書院爲培植人才之地所以首嚴規矩清其本源除前數種外尤當杜絕騙誘流弊現已商議監院出示曉諭各鋪店凡與諸生交易不準賒貸其有貪圖重利任聽欠至數千數十千文者或其人在院而無力歸還或潛行歸家而久成拖欠查明屬實稟請斥革其賬項概置勿論或富家子弟來院肄業者不得以朋友交好礙於情面與人擔承賬項贋人佐借錢文久而無歸積成私債不敢令父兄知查明屬實將佐錢之人稟請斥革其賬項亦概置勿論至諸生有實係貧寒而苦心用功者同人中殷實之家可公同量力幫助膏火自是友誼當然或由公款籌畫微資亦格外培養寒士之道總不許機謀智巧之流敗壞書院規矩一定約者三一夜禁初交二更由齋長督門夫領鑰開門關門後查出未在舍者次早黎明門夫領鑰開門後查出未在舍者次早掌責二十有別行不軌者別論其有要故應出者稟明請鑰

有要故稟明出外請留一早起日已出而人猶酣眠乖陰陽之理失凊明之義在一門者不得遲過一時一家必不祥在一身必生病勤苦者自必晏眠早起僕以爲善用功者不必過爲晏眠反致不能早起至三五日聚好發長夜之談尤屬學人積弊各宜互相規勉勿使曠誤工夫反致耗損精神一門戶火燭或上有傳喚或有事出外隨即關鎖門戶檢點火燭毋致貽誤有失禁約既明乃嚴功課一逐日寫看讀工夫不必求多總要實有心得早飯後作小楷一百字字用心首講開架次講筆力寫字後看本日所溫之四書一章經書一篇字字研究必須大旨了然逐字逐句了無疑義或於衆說之外別開悟境或因此章之理參悟他章或得其一句或得其一字著爲小說如作論然正午靜坐片時涵養心氣日尚未入看史鑑若干頁晚間讀時文二篇古文一篇每篇十遍生者過五夜一易讀賦一篇生者亦如前法讀竟靜坐片時卽安寢養神若日間他事攪雜功課未了夜間定行補足總以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實求心得快足於己而毋自欺

次早溫前日所讀之經文詩賦各一二遍或專讀某一項或別看他書亦必有一定限制不可雜亂無章每月官課十八二十八日堂課點名扃門當日交卷此外初三十三日加文課二次五更出題午正交卷逾限不閱每人課程一冊日起溫四書某本經書某部每本讀若干篇別一行註某處共幾篇經書某本自某處至某處共幾篇看四書某章看經書某篇擬某篇某節某五日彙齊擇尤佳者張帖講堂俾諸生共廣見聞一二七日會講中設正位遙尊諸大憲培養士類俾士子常知敬感不忘本源旁設山長監院各坐諸生左右侍立聽講僕忝主講席自愧學力淺薄然諸生果知踏實用功卽奉一心爲嚴師僕亦未必無一長之助若執經問字有意刁難以窺探僕之淺深甚至面加詆牾暗出匿名揭帖僕當登時辭退決不自取羞辱並致貽笑學憲一注意小學四書五經已逐日講讀此外逢會講日切爲細認勿謂僕爲避難而就易一會談半月內或一次或二三次不拘日數間兩邊設山長監院坐東西間設長燈分坐諸生或發明數日欲言之理或門者不得遲過一時一早起日已出而人猶酣眠乖陰陽之理失凊明之義在一家必不祥在一身必生病勤苦者自必晏眠早起僕以爲善用功者不必過爲晏眠反致不能早起至三五日聚好發長夜之談尤屬學人積弊各宜互相規勉勿使曠誤工夫反致耗損精神一門戶火燭或上有傳喚或有事出外隨即關鎖門戶檢點火燭毋致貽誤有失禁約既明乃嚴功課一逐日寫看讀工夫不必求多總要實有心得早飯後作小楷一百字字用心首講開架次講筆力寫字後看本日所溫之四書一章經書一篇字字研究必須大旨了然逐字逐句了無疑義或於衆說之外別開悟境或因此章之理參悟他章或得其一句或得其一字著爲小說如作論然正午靜坐片時涵養心氣日尚未入看史鑑若干頁晚間讀時文二篇古文一篇每篇十遍生者過五夜一易讀賦一篇生者亦如前法讀竟靜坐片時卽安寢養神若日間他事攪雜功課未了夜間定行補足總以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實求心得快足於己而毋自欺

留之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復留取前所定者變通之以書院規矩整肅必自禁約始則曰嚴門禁門禁之益大矣範人之身卽範人之心外邪不作卽內念斯專去歲行之合院清靜嚴肅甚爲衆人效尤得法但恐久而視爲具文擅自出入一人開端衆人安置則被諸弊由此生矣今歲仍宜首嚴門禁曰杜非爲吸鴉菸者不別爲安置則被誘者衆矣院內暗中聚賭則損德辱身敗行書院之名壞矣故一切仍宜嚴禁禍以諸生學問增益必自經史入則曰讀經史今年不逢鄉試正宜潛心經史講求實學除課期外照前定讀書法各備課程冊每日登記曰看經史除課期外每日早飯後看四書某章看經書某篇史書某條不必貪多務求實有心得曰誦經史除課期外每日黎明各在房內讀書願登堂聽講者聽便其籤傳之十五人仍行掣籤次第背誦或五六人或六七人隨時考問隨便指示在坐者均可聽聞師不過勞而於諸生實有裨益曰講

經史除課期外每日午初按寫字後籤傳十五人各執前日所看四書經史登堂分坐聽候掣籤次第背講或四五人或六七人或抽講四書或抽講經史或指駁背誦或發明義蘊在坐者均可聽聞亦師不過勞而於諸生實有裨益

學不可昧本源而無心得也則曰講小學小學爲大學根本五日一講今歲專意經史亦於十日內傳齋諸生一講僕爲細講數條各宜敬聽務求身心實有體認曰戒自欺每日讀書看書按定課程務求心得勿爲應卯之舉欺師實以自欺學貴沈潛不可紛於名利也則曰杜奔競諸生往來各處應課原屬正業實則有每月宏道書院官課準應一次堂課俱不準應本縣諸生每月涇干書院準應初一十五官課兩次堂課亦不準應總期潛心經史實求心得則終身受用獲益無窮諸生務其遠者大者勿沾沾爲目前計也曰定齋火住院諸生既嚴杜其弊端又切責其功課循規蹈矩朝敘夕誦苦矣善矣而書火不分內外按等分給似均而實不均今將院外應課者只給獎賞不給書火其書火挨次遞給住院之士非私也又審書院之利弊在師弟子睽隔不相接而閱課卷猶其末也則曰減小課去歲因有鄉試每月加小課兩次文詩各一今歲加意經史應減去小課二次計每月院內官堂課亦作文藝三篇應外課者更有加焉不致荒廢文字而專經之學可多數日師亦免因循文無暇稽查經史功課　曰分勞苦僕以學力薄淺精神衰憊此席實不敢居堅辭未允到館以來立意振作近已漸有端倪精神雖未困倦亦恐久而難繼善夫監院怡公之言曰每日功課只令諸生逐層做去嚴行考查不必過爲講說徒勞先生反恐諸生厭聽　士弼廷先生不日來院依前章程每月課講分勞願先生節留精神以期長年如此何患諸生無造益也僕嘉其言深知此中甘苦不獨爲僕一身計也且勤於始而怠於終學者然教者亦然長勿助而心勿忘學如是教亦如是僕當節留精神以期久而能行誠爲至要時同治十有三年也先生日坐講堂口講手示不自知疲弟子之率愈謹先生之教愈肅如是者三年而舊疾時作遂力以老辭還山乃取所定章程參酌之則曰門禁不可廢士之驕抗必以是始也每年送館後院長宜先嚴此禁往往一二狂生不守規矩及歷年住院者久而生玩故作驕抗此則有犯必懲切勿姑息養奸以致大衆效尤勢難挽回　曰煙禁不可廢士之痼弊以此爲極也此弊勢難清除然不禁之則未吸者紛紛效尤伊於胡底勢必明設菸具白晝開燈兩兩對吸三五聚談而書院規矩從此壞矣　曰誦書講書作小說講小學不可廢廢則士皆趨虛文無實學矣　山長日坐講堂籤傳一人背書則讀書者遍百人矣小說之宜作也讀經讀史使之實有心得發爲文章鞭辟近裏也學力淺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說不拘不束暢所欲言則層次可清才思可展詞調可鍊尤爲有益小學之宜講也聖學門徑實在於此學人立身全在於此予嚴立規矩而勤講小學先爲杜其邪徑次即引以正途不必人人聖賢第使人人爲聖賢一路之人此即教也五日講小學一次在認真講學品者自以卽格格不入者常使耳聞此講日睹此講今日厭之他日必有追悔而憶之者亦何嘗非大轉機且諸生如果俱遵小學傳家授徒則一源萬派我關中正學接武此後必蒸蒸日上矣如不背書不講書不作小說不讀書不看書不務實學勤學者日手時文一編咕嗶咿唔曾何補於有用之學曾何補於有用之人懶惰者更心無紀律靜坐不能求出不得則意外事故從此生矣故此數條無一可廢　曰齋房宜勤察勤則師生隔閡之弊除矣院長念念在諸生身上必能做出教澤事宜若養尊處優高自位置則雖學問大如淵海與諸生乎何與官與民且不可以隔氣況師生乎每日院長不拘時不限數隨意散步兩廊抽查三四號則各號俱肅然矣靜坐講堂一二時則滿院清風徐徐萬籟俱寂雖竈下廝養不聞聲矣卽此一日之閒有一二時已足以振精神而作志氣況諸生之各自奮勉乎且師生日近日親背書見面講書見面查是銷假見面五日會講每課發文傳齊諸生一同見面三次五次則熟識其人矣十次八次則可知其性情所爲而因材施教庶有當矣若累月終年不相見面則主講之名與講堂之設果何爲乎先之勞之請益無倦爲政然講學亦然　曰課卷宜早發則諸生之精神易振積壓課卷則諸生會神成一課

藝有因積久不獲評論而心灰氣餒壯志銷磨者每課連日從振精神先看出三分之二傳齋諸生講明題旨與諸生指說大概令其傳觀並擇一二篇錄貼講堂以示取法而諸生早不以課事心矣曰寵規宜嚴立則諸生之飲食易調寵供諸生飯食所關非細寵夫宜勤謹服勞勿有錯誤諸生宜加意體恤勿致虧累役人之力食人之食分文不給而反如分所應爾今年如是明歲復然此豈有廉恥有仁心之所爲耶主敬行恕之謂何盡如此輩則寵夫不堪苦累而寵不能立矣寵不能立則百餘人飲食不便而勢難久停矣壞事者一二人而受害者百數十人此輩不盡寒士多由情性貪鄙寡廉鮮恥之徒早行驅逐非刻也曰官課不互應則諸生之作僞難行宏遠味經互應官課舊本應課生前期親往課日點名局試後因往來奔走曠日誤功並有連日在外混鬧滋事者改爲領題送卷前之往應有曠功夫後之領題更開弊竇一人而報數名領數卷遇有舊文則錄之無舊文則卷歸烏有所以每課領卷者百餘本而交卷者無十之五六往往有本底未清而列前工夫老成而列後者蓋官第就文論文而不知其僞也若裁去互應則無此弊蓋點名時非本人不給卷無冒領名有定數點名後局門終日限時交卷其在院之生有錄舊前列而未查出舊文者但據平日本底未清斷定有假即呈明山長扣除膏火其餘之查出錄舊者均扣除膏火以爲幫助寒士之資若互應官課不但味經之應宏遠者多開名數紛紛舞弊即宏遠本院之生亦因味經舞弊而未便各守規矩不但無益於功課而機謀巧詐不成事體不成心術不成風氣書院之敗終必由此若各歸各院彼此無損彼此有益各以本院之膏火養本院之生念無妄動不但可以祛官課之弊而並可以除人心之害

曰分勞不可少則師生之情意易通閱卷背書講書看小說講小學查房查門一有分勞者院長雖全在提振諸生精神一人爲之雖年力壯盛亦勢難周到不獲安閒而亦不致過勞須知院長身上操用一番日日身在講堂上靜坐一番則一日之閒院內之氣常清而師生之氣常相貫矣皆先生數年閱歷所得行之至今而確不可易者也於諸生登第者勉勵之其詞曰四十年轉瞬過矣上不能親君下不能親民所幸者得親士耳親士可以輔吾學亦可藉以遂吾親君親民之心何則今日之士他日之上而親君下而親民者也諸生他日而親君也予將以親君之心付之諸生親民之身焉諸生他日而親民也予將以親民之心付之諸生親民之身焉他日之上而親君也今日之士而親民也今日立志始立志自今日之作用力而作用之基自今日立志始立志莫先於飭廉隅飭廉隅莫先於少私累少私累莫先於守儉約勿因一旦得意遽爾改換面目舉動言語服食器用迥然異前前月之秀才今月之舉人兩月間已劃然作兩截人他日居官時又當何如若是者非大器也亦非福器也夫士之求名欲藉以有爲耳藉以有爲固爲社稷蒼生造福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今日慎之又慎至得官時私債已不能免況官尚未得而假官以爲名者溺已深矣雖誓矢清操烏有累於身者尚能清於心耶且功名富貴之念萬不可橫亙於胸而急急功名富貴之人亦未見有濟於事竊嘗思居官之人有三元氣當培爲朝廷培元氣一也爲子孫培元氣二也爲百姓培元氣三也子孫之元氣無他培法培朝廷元氣培百姓元氣即所以培子孫元氣也總之作用之基自今日立志始自今日飭廉隅始自今日少私累始自今日守儉約始諸生其服吾訓耶他日乃可以親君乃可以親民而吾親士之心亦於焉盡矣即吾親君親民之心亦於焉遂矣吾又何樂乎不親士耶勉勉下第者慰撫之其詞曰諸生勿以卜第爲憂也夫得第良可喜得籍有爲非喜得功名富貴也失第良可憂或憂親老無以慰或憂年盛不及時有爲非憂其失正吾之所代爲喜憂彼喜之心得焉適貽害於計得失於功名富貴之間自喜其得正吾之所代爲憂自憂其失功名富貴也若夫過激也吾人爲學當先辨明義利兩字義即利也計利則害隨之矣吾今日第求其可以得功名者非戔戔文辭之末也根柢乎六經鑒別乎往史而參酌乎時宜務期人爲有用之人學爲有用之學如是焉已耳如是則用固有用不用亦有用苟有心於世道人心雖鄉里匹夫亦可作頂天立地事業何況學校中人乎彼沾沾於得失者蹤係有用亦必不善其用而仍歸於無用何者其用心固已歧也吾自分可做教官且並教職而有愧若更圖保舉盼甲科覆餗之患不旋踵至矣貪虛名而受實禍慕榮顯而被憂辱世之人往往然矣所以然者未得功名則功名之念急既得功名則仕宦之心熱不但隨波逐流日入下品亦且溺身宦海欲拔不能已歷者悔之無及未歷者羨之若仙

此皆義利之界不明得失之心未淡致使然耳如果安貧樂志則艱難中之骨力必堅盤錯中之識見必定功名仕宦中之得失必淡出則有益於國計民生處則有裨於綱常名教而均之進退自如有益於身家性命夫而後可以喜登第可以憂下第夫夫而後得第必不喜下第必不憂夫諸生皆偉器予不敢不以遠大期之如依常人之見爲生之心志也勸者非迫苦學人不如是不足以勵諸生之修爲也於是一復史先生之舊而嚴整迅勵過之不啻李臨淮入郭汾陽軍矣於舊規中擇其最易犯者鄭重申明之則首謹朔望禮儀孔子爲萬世師宗吾人所學何事而顯忘孤敬之誠乎後世蔑視禮教懵

教法第五下

史先生之歸也薦長安柏先生自代時牽賑務不能至癸未乃至先生性嚴毅剛正自持好人之善不啻性命疾人之惡亦若仇讐人多畏而愛之自史先生去後院長第評課藝士自爲學法不徒行而廢弛不可問矣先生乃嚴立章程勤督課業曰嚴者非妄自尊大不如是不足以震諸生之心志也勸者非迫苦學人不如是不足以勵諸生之修爲也於是一復史先生之舊而嚴整迅勵過之不啻李臨淮入郭汾陽軍矣於舊規中擇其最易犯者鄭重申明之則首謹朔望禮儀孔子爲萬世師宗吾人所學何事而顯忘孤敬之誠乎後世蔑視禮教懵然不知倫紀情誼之不可渝故驕亢之志氣不難施於尊長則甚矣拜謁先師之儀不可不謹也今定一遵舊規如有衣冠簡褻者拜跪粗率次嚴擅行出入出告反面禮教以不敬論當面申飭甚嚴學者果克守此則身有所閑即心有所惕一切縱肆狹邪之習無自而開矣三禁吸食鴉片洋夷以鴉片毒我中華最堪痛恨而士人之誤染其毒者遂使志節隳敗學業荒廢甚至顛連困苦以終其身亦足悲矣然此禁不嚴效尤必衆始而誤己繼且誤人其流毒更有不可勝言者今定一遵舊規凡有應者用藥斷截果能挽蓋自新即爲名教完人當倡讓獎勵以爲能知改過者勸倘逾三月吸煙如故立即屏出院外四禁引誘賭博賭博乃無賴子所爲其始不過一二人戲作之其後即有多人樂從之甚且引誘後生曉散夜聚行險僥倖百弊由此而生又奚問學業之荒廢也今定一遵舊規如有聚賭立即當堂重責屏出院外五禁競爭滋事君子與君子無爭相讓故也君子與小人無爭能容故也兩相爭者其爲人概可知矣夫倫紀特朋友以善全功業賴朋友以夾輔古人離羣索居每深感嘆幸此一堂講學朝夕權聚而可因悻悻微隙反操同室之戈乎今定一遵

舊規務各以善相摩以敬相接即有不合情理之事準其向監院齋長處面陳一切或請代爲呈明當即酌情準理平厥曲直如有任性喧嚷恃氣忿爭無論有理無理均先責以不守學規然後徐問其是非又或暗出匿名揭帖橫肆誣謗尤屬陰險小人顯干例禁一經查出或被人告發立請學憲懲革六禁羣飲縱談書院最宜靜肅酒足亂性純心用功人本所當戒況呼朋縱飲更屬毫無忌憚乎爲學以敬愼而入高聲談笑心先放矣學何由固耶又或因醉酒而滋鬧或因劇談而啓事若非杜漸防微勢必紛紛效尤成何體統今定一遵舊規偶有小酌原所不禁若羣飲肆譁即爲不守規矩先勦跪堂重責不悛者屏出院外七禁閒遊街市吾輩一舉一動悉關風化在我既潰厥閑檢在人即滋爲口實稍知自愛豈宜出此諸生中如有不恤人言不畏物議膽敢閒遊街市重責

八禁占鎖空房院內號舍無多一人住一房可也一房者未免偪仄然尚有房可住則亦可勿論矣若乃負笈遠來置足無地使不爲之代籌住址殊非體恤多士之意諸生有虛鎖一房兼鎖一房閑鎖一房之弊在己頗覺甚便在人殊爲不情揆厥怨讟能無歉然今定先將現在住院諸生姓名年貌籍貫造冊呈核會同監院齋長沿號挨查倘有如前占鎖者立將房門開訖別令無房者居之其內存物件繕單寄存公所俟該生來院照給

使諸生知有規矩準繩可循則身心有所範而後可言學又國朝以制藝取士不能不恪遵功令然果能於性命之微倫常之大中外盛衰之迹古今治亂之原探討體會實有心得即未能行義達道而出緒餘發爲文章不難高樹一幟何至湮沒潦倒於入比入韻之中而弗能自拔耶近馮中丞志學齋章程雖專爲時文亦必講求根柢所刊冊式洵足法也今略舉數條

一讀四書四書羣經之心法也而大中章句論孟集註朱子生平精力悉萃於此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學者尤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今定日日熟讀精思沈潛涵詠又宜兼讀近思錄北溪字義性理精義及各家語錄

參互研究則必於身心性命之理豁然有得矣

一讀經書十三經與四書相發明近日學者類於經義鮮所發明甚或讀得一經半經即汲汲從事帖括日以剽襲詞調爲工無怪其空疎淺薄而無當也今定於五經先擇一經專力治之俟此經大義既明然後遞及他經如是則於四書道理益能貫通融析即所作四書文亦必能鎔經義而自鑄偉詞而經藝更無論矣

一讀通鑑宋司馬公輯資治通鑑閱十九年而後成淹通貫串爲史家絕筆朱子遵鑑綱目筆削義例一倣春秋皆不可不讀也讀法漢以上宜參看史記前後漢書漢以下宜參看歷代正史則凡古今治亂得失靡不瞭然周悉洵足拓識見而廣議論試觀漢唐以來多少詩人文士爲藝苑所尊奉治稽之史冊或寂寞而無稱或卑靡而多玷而惟修道真儒立功賢輔始足震耀千秋亦可恍然於學先尚志果在此不在彼也

一讀古文古人以淵粹之學宏遠之才超曠之識發之氣著爲文章各成一家言故至今與日月並光也三傳國策國語史漢莊騷以逮唐宋八家文識其途徑入其門牆而不俗矣然初學力或不逮則宜先讀其近經而又淺顯者如韓歐之雄渾蘇曾之謹嚴王荊公之簡潔以爲揣摩之助俟根柢既深然後博觀約取以求合於其式焉前輩所云從墨卷出不從墨卷入者如是而已再讀時文尤必先攻小題而細探其運意之妙用法之精脈理之析融神氣之宛合則難千變萬化無窘我之題而一切陳言泛語無由攙其筆端矣

先生曰宋熙寧間以經義取士至明著爲功令我朝沿而未改迄今蓋七百餘年矣

名儒名臣多出其中代有偉人指不勝屈彼何以不淪胥於科目我何以竟汨沒於詞章諸生必有憬然悟蠲然興者先生負經濟才規模宏敞其教諸生也循循於下學矢之以誠心達之以果力率教者獎進之敗類者嚴懲之不期年而士習丕變遠方奇特之士先生又羅致之三原胡觀察礪廉悲海疆多故欲以實學造士聞先生教自出千金以助膏火先生乃爲啓曰人才之盛衰關乎學術正學修己治人敦行不懈而馳騖名利者廢之實學通今博古討論必精而剽竊詞章者隳之風氣所趨江河日下此豈盡學者之失乎目不睹有用之書耳不聞有道之訓何怪

沈溺而不返也而吾陝適承其敝僕等久昧旨歸時過後學自惜之餘未嘗不兼爲諸同人惜焉竊謂學有本原須辨於始而大其規模吾陝兵燹後書多散佚宜特創一書局凡有關正學實學各籍擇要刊刻以資學者之觀覽則既有以拓其才識矣又集二三友人講明而提倡之落落然一空標榜拘墟之習而務以聖賢道德豪傑功名相與糾繩相與淬厲爲關輔力挽衰頹積日累月漸漬優游河嶽有靈未必不可稍回風氣然書局之舉非大有力者不能而講明提倡則凡有志者與有責焉僕等不揣鄙陋議加月課名爲求友蓋取析疑賞奇樂多賢友之意其課以經學史學道學政學爲主而天文地輿算法掌故各學附之至文章詩賦則書院舊課所有茲不復及區區之私非敢謂能友天下士也所願諸同人不遐棄而惠教焉則僕等亦甚樂共殫尚友之志永敦會友之風以期盡正學實學之義吾陝幸甚吾黨幸甚於是經史道德經濟天文地理掌故算法之學略有端倪倪嚮學之士爭趨味經先生樂爲講解昕夕忘疲遠近無不樂得先生者而先生遂移講

二先生寬嚴異用威惠殊施要亦優游以養其心鼓舞以作其氣使各勵所學以成其材而已是以游味經者至今稱道二先生不置也

諸生題名

余爲味經志附科第題名於教法後然則師所教士所學果惟是科第爲哉選舉廢科目興束身庠序非是莫由爲世用矛志科目是書院教養與世無與也然科目中人果能自見於世與否又視其平日所蘊蓄嗚呼人矛負科第科第亦增色矣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咸陽劉光蕡識

進士

同治甲戌科

陳才芳寧羌人翰林甘肅涼州知府

光緒丙子恩科

吳樹德城固人甘肅知縣

光緒癸未科

王愼猷涇陽人江西知縣

光緒丙戌科

雷天柱醴泉人吏部主事　周爰諏蒲城人翰林　邰陽人吏部主事　侯葆文

光緒己丑科

程仲昭韓城人大荔人四川知縣　趙銳城固人江西知縣　馮愼源

光緒庚寅恩科

趙介同官人河南知縣　吉同鈞韓城人刑部主事　武瀛富平人刑部主事　蘇繩武長安人河南知縣　李舒馨咸陽人山東知縣

光緒壬辰科

高增爵米脂人內閣中書　張維城三原人江西知縣

光緒甲午恩科

李澍森涇陽人甘肅知縣　容益光寶雞人內閣中書

舉人

同治癸酉科

陳才芳寧羌王鎮安化吳樹德城固蕭承露邰陽高汝翼興平

光緒乙亥恩科

張翰章涇陽馬捷登邰陽吳克敬三原于鄜寧州

光緒丙子科

許定奎城固曹季鳳渭南鄭子元南鄭黃玉堂河白張維城三原茹古三原王長三原

光緒己卯科

趙介同官王愼猷涇陽程仲昭韓城周斯億涇陽雷天柱醴泉龐佐化

馬啓瑞醴泉蘇繩武長安周爰諏蒲城吉同鈞韓城張福澤涇陽李澍森涇陽李聘齡三原李晏春渭南常秉敬高陵

光緒乙酉科

程學孔咸陽趙銳城固武瀛富平劉三鎰涇陽侯葆文邰陽李宗膺城固

郝銘隆清澗趙璽興平

光緒戊子科

党高第邠陽郇蕭鍾秀邠陽胡臺涇豐劉瑞駒咸陽李舒馨咸陽張殿華邠州張應辰臨潼魏日成涇陽馮慎源大荔楊蕙涇陽謝庭芝金縣

光緒己丑恩科

陳濤三原丁兆松澄城王賡泰郇陽崔志遠鄠縣趙先甲高陵何恆德長安

光緒辛卯科

李楨郇陽王壽岳長安高增爵米脂常懋德富平張慥蒲城薛善述蒲城王壽祺長安張之燮富平王繩武雜寶倡樹森朝邑周斯依涇陽邢廷

英醴泉

光緒癸巳恩科

張翰雲涇陽王文鑑保安高維嶽咸陽甯述俞潼關馬育麟級德賀錫齡米脂容益光雜姬愼思澄城

光緒甲午科

張瑚樹清澗郭毓璋華州胡均三原劉錫純興平成安正藍旗曹欽生澄城李泰大荔郭鑄蒲城陳廷賢富平孫瑞雲蒲城史允端城固劉映黎長安高鴻漸韓城鄭書同鳳翔宋應相長安

拔貢

同治癸酉科

費灼涇陽董滋西鄉趙介同官鄭子元南鄭高汝翼興平陳才芳甯羌

光緒乙酉科

張秉均扶風李南蔭川洛川張殿華州郇崔志遠鄠縣牟瑾鳳翔劉清垣涇陽張翼辰臨潼唐彝藩三水胡臺洽縣郝隆銘清澗王殿選南鄭常懋德富平

副貢

同治癸酉科

席寶月涇陽唐應清合水

光緒己卯科

何謙乾州趙璽興平楊蕙涇陽

光緒戊子科

賀象賢渭南

光緒辛卯科

史允端城固

光緒癸巳恩科

汪瀚長安

光緒甲午科

周新命商州趙毅同州趙光明安康

優貢

同治癸酉科

吳光顯西鄉
光緒辛卯科
容益光寶雞

刊書第六

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秋八月陝西提督學政武昌柯創立刊書處於味經書院之東以院長總其事以監院爲局董事司財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業生任校讐其刊書以十三經廿四史爲主旁及通鑑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書其貲則公出千金以倡之得自涇陽者五千金得自三原者一千金得自各縣者若干金柯公又捐廉千以益之臨潼同知銜傅萬積承父志刻十一經讀本咸寧孀婦趙劉氏承夫志欲刊書籍咸輸資附之其財用出入則主之紳士歲用其子留其母不足則各院司又歲撥五百金以助之其會計則歲終上於學院他衙門不與聞其日行事學院亦不與聞也其司事之人則公舉三十人上其名於學院歲更一人三十年則遍有缺則舉之此書局之規制也始柏先生主講味經知士之多病空疏也立求友齋課以振發之士知嚮學矣而苦無書則集貲以刻之移主關中則舉所藏版刻印行之又商於上憲轉運他省書籍以實之然無源之水易竭其流有限之薪莫增其燄於是求友齋僅刻詩義折中春秋大事表易經讀本詩經讀本梅氏籌算平三角舉要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豳風廣義廢金錢不及兩千書經讀本九

章翼工猶未竣而貲不繼矣是時武昌柯公蒞關中其造士也合漢宋而一之朱子小學必兼訓詁心性之說必實之以經史尤加意於書院擇陝西英俊者數十人養之月有課日有記公親評閱覺陝士非使之沈潛於經史之中不能救其弊而刊書之意決矣往復商酌於省中院司殷勤條告於各屬州縣經營二年有餘始克有成公乃議之曰刊書爲陝省千百年未有之舉千百士取益之資所關甚鉅故首擇人得人而理各任其勤故專責成次之校讐之善爲有益於古書校讐之精實足覘士所學故嚴校讐次之鐫刻之初經史爲急鐫刻之勢積漸始成故限鐫刻次之一切事務不鈐束以官法則勢渙而不聚盡用官法又恐分隔而弊生故愼報銷次之用人不可不養故議薪水次之仗義輸貲名不可沒籌之維艱守之不敢或易也故以籌經費終焉規模粗定而公亦將報政入都矣版印書籍盛行於宋其事多領於書院所謂院本也中興以來各直省多設書局然領於官吏不領於師儒則存書籍之意多而教士子之意少陝獨後起制乃合於古則獨後者安知不獨久也昔阮文達設詁經精舍於浙浙之古學大興他日陝士輩出此舉殆爲之兆矣

論曰古者工聚於官周禮可考也至後世則財用主以官吏必侵蝕器用主以官吏必窳敗運會降與何古道不可復也今刊書不任吏任士意固在造士然其慮深遠矣任其事者烏敢不兢兢致負柯公也

藏書

目錄之學始於劉子政父子班掾取以爲史部分類居學術之源流具焉其後史家因之隋經籍志略與漢藝文志並而私家著述晁公武陳振孫馬貴與焦竑之徒各取其意以爲書至我朝四庫全書提要出乃大備矣近人選著南皮張香濤制軍所著書目答問極詳核味經藏書卷帙無多諸家學術亦未備誠不可以劉氏譜錄之法行之也然卷數不可無示於後略分經史子集註頒發姓氏於下庶免遺缺亦以見書院創始其藏書亦零星湊積非衆君子尚不能得此數也

提督學院許頒發四千零九十卷

巡撫部院邵頒發四百四十卷

提督學院吳頒發七十五卷

巡撫部院譚頒發一千九百二十卷

總督部堂左頒發五十卷

按察司黃

督糧道曾同發六千零三十七卷

涇陽縣正堂易頒發四百三十九卷

涇陽縣正堂涂頒發一千二百一十四卷

書院自置七百五十八卷

提督學院柯除前後各憲所頒書院自置外餘皆學使所發以上各書細目另行

延師第七

師道立則善人多誠哉是言出處之不苟進退之合道則風聲遠樹焉而士爭自濯磨矣雖有頑懦亦將與立然則味經士習略有可觀仙屏許公扶植師道之力也許公曰教士之實莫如書院院長得人而謂不能挽回風氣振興人材者未之有也近日書院之弊由長院爲紳士退休之資其延師也或論名位或徇情分官場以爲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不得謂之教於是未立書院先爲擇師遍搜陝西得漢上史先生夢軒三請乃出出數月卽求歸許公方按試隴右以書留之曰振禕以菲才涼德不自揣量謬以陶淑士類爲學臣之責議建味經書院豈知居今日而言教化固已爲時賢所深鄙矣當時毅然相助獨一姚廣文辭官歸里以此爲務而同州賢守從而和之故同州稍有藉手然輸費無多阻者百喙甚有不捐一貲而造謠謂逼出人命者弟頗疑關中風氣之薄以此自悔至不爲懷厥後深仗怡養源司馬憫其迂愚謂尙不謬慨然振臂一呼不避勞怨而衆正合謀孤陽復振所舉亦遂有成弟始知關中大有人在今二君與弼翁董任監院殊爲直省不易得之員而請我公爲師實爲今世所僅見之師四賢同志弟可以對關隴人士矣雖萬古訾訾亦所不計閣下視弟此舉其用心苦耶否耶前聞大駕不來不知所以爲計故仍專雷生叩請今聞主講之日僅示數月之留弟頗自慚行義有虧或陽爲向善內實回邪以至見棄於君子夫尋常毀譽付之一笑若見棄於閣下有道之前而令人謂振禕雖詭譎終不能仰攀執事作六年之留則振禕何顏面對兩省承學之士又何顏面對中朝搢紳之列哉此生眞僞請以先生去就決之然竊料先生亦必有不能恝然者何也吾儕立志首在於世有濟先師曾文正公有云吾屬當引進同志日底於善以爲國家有用之才此在大臣才不乏奈何私其官守私其井里而令兩省待澤之人不得久承教思鄙所未喻一也又弟倡爲此舉亦實具苦心爲以人事君在師友爲以忠報國卽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之義閣下望實交孚有識共仰在平利漢南已成就人才不乏奈何私其官守私其井里而令兩省待澤之人不得久承教思鄙所未喻一也又弟倡爲此舉亦實具苦心姚王二公鑒之怡君助之事如不成千載話柄以後學政引以爲戒孰敢任事夫三君不過憐弟苦衷特出相助今閣下爲弟師事於同譜中又老兄也不論知心亦有私誼恝然不屑何以處弟其不可去二也卽謂清恙未平去鄉稍遠然接眷葆和悉如尊意至諸多自謙欲鄙人別延賢哲然弟意中殊無他人以經營之苦若此二君之苦心又

如此若如尋常延師一切均如積弊則弟不維愧諸出力之家且無辭以對姚怡諸公士之知己貴相知心苦衷苦言幸乞諦聽其不可去三也總是數端敬乞六年無再推辭至禱至叩弟身在隴右心在書院終日無暇勞頓成病此行似與大局有益不敢告勞不求人知吾盡吾心而已俟七月抵涇再爲面敘以竟積忱先生得書竟無辭以去積五年舊疾復劇乃薦長安柏先生子俊自代將行與子俊書曰今歲再出早擬薦賢自代庶可脫卸仔肩秋間病復日劇急欲交代以賦言旋再四商之監院寇允翁前監院怡養翁並闔院諸生公論均以先生賢聲素著遠邇傳

聞弟亦久在心折之中前又得遂瞻韓之願洵足矜式多士爲吾陝扶持名教弟已向陳學使面爲推薦本擬同寇允臣來省爲兄面敘一切因病久日衰急以將就回家爲宜用修蕪函布臆此舉有關全陝文教大局吾兄光明磊落擔當世道關書若到諒兄必爲伊尹之任必不爲伯夷之隘也又曰書院舊規似覺繁重其實行之至簡至易棄之則與他書院無異有負許仙翁創設初心又曰惟衡文最勞心血且衡文時諸事俱廢不能兼顧總宜騰挪精神休養此身好爲一切之用又曰今年與寇允翁相處半載談心論學深得教益閻院諸生亦莫不貼然心服監院之有允翁已大慶得人再有吾兄主此講席相得益彰相助爲理此天爲味經植千百年不拔之基也弟不勝慶幸之至先生遂歸柏先生以振局羈絆不能至越五年壬午學政樊公介軒造其廬乃至至三年乙酉先生力辭去學院篆公子荷固留不得去越一年丁亥大府請先生主關中以咸陽劉光蕡承其乏今五年

論曰草茅蓬蓽學使屈節焉不識者榮之然非市重也學使之禮卑而儀備斯士子之識定而志勤識定則不惑於非志勤則能奮於學此善人多之本也余承柏先生後二年潛伏於鄉柯公搜及之故謹慄至今柯公固堪繼美許公惜余瓦礫珠玉在前不能不自恧也

院長題名

官署類有題名院長師也非官也然政教相因選士涖民今日青鞋布襪士皆宰官身也資其脩脯而訓課不勤立法無黜陟問心無鬼神乎題名於茲華衮斧鉞付諸後之人亦烏能禁後之人哉嗚呼懼矣光緒十九年癸巳仲春

咸陽劉光蕡誌

史兆熊字夢軒城固人道光甲午舉人候銓同知平利訓導教士有法書院章程多其手訂沒祀書院

趙宜煊字少洲貴州貴筑人道光己酉拔貢歷任醴泉咸陽乾州有惠政

李　垚字玉墀湖南沅陵人同治癸酉舉人光緒丙戌進士即用知縣分發雲南安維峻字曉峯甘肅秦安人光緒乙亥舉人庚辰翰林掌廣東道巡視中城御史

柏景偉字子俊長安人乙卯舉人同知銜分省試用知縣定邊訓導教士嚴正規矩肅然更定書院章程至今遵行沒祀書院

劉光蕡字煥唐咸陽人乙亥舉人國子監學正銜

序例第八

味經之置其猶器乎於地則安於用亦利然而樸斲不完丹漆不備故未有記未有志也君子曰是有所爲也前之人惟日不足後之人居德則忌不然寇君允臣則請知興平縣事伏羌王權爲之記矣其詞曰六經義如山海入者淺深雖殊要各有採獲獲者多寡不同要皆以致用體之身爲道德施之物爲經濟筆之書爲文章以七十子之賢得聖人爲歸不過曰身通六藝而已學可求之經外哉漢世以經造士士專以經爲學後代治經不免騁虛炫異源遠流分至宋大儒出而學術一歸純正然原其初孰非因漢學之經術化而裁之歟我朝列聖重光尊經闡道欽定彙纂諸書折羣儒之大中一學者之視聽頒諸學宮令州縣各立書院延名師爲之講授蓋於經訓尤兢兢也沿習既久徇末遺本學官既鮮能強教書院所講亦不外制義之得失科場之利鈍經籍雖具幾視若弁髦即號稱通經者亦多剽剝字句誦言而忘味許仙屏太史督學來關中既試士列郡慮學術之無本而人才之日漓也以爲培士莫如敦經敦經莫如祛弊非別創講院肇立條章則弊卒不得而祛於是捐廉勸輸鳩貲幷力創立味經書院於涇陽締構宏整重門有閎規制隆崇凡十閱月而工作畢用

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有奇然工甫藏而財殫修脯膏火之費所需尙鉅吳清卿學使繼之籌款三千餘兩又商之譚中丞移撥公費銀萬兩發商取息三賢同心踵事增廓所以惠士興學轉移風氣者大且遠也今學使樊公既莅任勸課振興績效益焯於是藏工已入年矣公命監院寇君徵文刻石追紀興作寇君謬以推權辭至再三寇君之請益勤則推太史仙屏命名之本意以告在院研經之士曰人莫不嗜味也充嗜味之情窮珍極錯或反至於戕生性菽粟芻豢可以和人臟腑強人筋骨然使嘗焉而輒止一飽而不繼則亦終不獲頤養之益六經者士子之菽粟芻豢也

豢也士苟窮探宿飽饜飫久而精力生將以仁義忠信爲臟腑才智經綸爲筋骨豈直吮嗽芳潤乎哉然則關隴之士自時厥後交勉爲通經致用以無負諸公作新之德意者當非巍科高爵之謂也已時光緒六年三月也越二年壬午寇君又自爲志又二年甲申始克成之其目曰書院條規曰奏札書記曰藏書曰楹聯曰經費緣由曰考課章程曰支用各款曰地址原委曰房舍數目曰器具記略都爲三卷而序之曰經學明而士習正師道立而善人多是必得大君子倡興於前扶持於後奔走佐理於下斯講席有非運會輻湊不能者其人傑地乃得以効其靈也同治壬申奉新仙屏許公督學陝右慨經學之不明思有以振之擬建味經書院而未得其地迺訪怡養源司馬於涇陽而邑紳吳少猷捐城隅地十畝始於癸酉春興工選姚至夫王弼臣二廣文及怡司馬董其事卽延史夢軒先生爲院師而假瀛洲書院開課以樹其先聲又札飭各屬籌捐萬餘金自講堂門序廳事內室以至生徒之舍庖廩之次共一百七十餘間不期年而締搆有成並多備經史子集器用之屬而終年修脯膏火所需甚鉅時許公任滿去姚

廣文歸養王廣文還山書院財殫怡司馬獨力支持負債纍纍而清卿吳公繼督學每試竣輒單騎訪院長與諸生講學見史公督課勤怡公任事勇覺味經學規爲直省所罕見既入奏遂以持久爲己任商於譚文卿中丞撥款籌捐發商生息而書院經久度支乃得源源而不竭夫非常之舉必待其人有心興學而權不屬則貲不易集權屬矣而我創其始不必我觀其成規模雖具缺略實多遷代有期來者不必志同意合而樂繼其功且諸凡草創所任或未得人教養無方膏火虛糜庀材鳩工或多浮冒以及經費支絀因而中止來者雖欲補苴荒廢已久前功盡棄目

睹其弊方咎開端之未愼何能從容以爲謀也然則味經書院之興非許公振興之勇不能平地置寶創前此之所未有非吳公養士之仁不能多方籌畫理前任之所未成非史公學品之優怡公支持之力不能待吳公之來而發其心以竟許公之緒故吾謂運會輻湊者以此綜其前後亦得失之林也院事大定丙子秋怡公力辭監院任清卿學使留不得乃以屬信任事之後欲建先聖享祀之祠擴諸生藏修之地適値荒旱未能舉行荏苒六年偶思味經在今日則嶽峙淵渟而創修諸人則風流雲散若不及時綜記原委經始之實日久俱湮守府者烏能辭咎爰搜輯

見聞彙爲味經書院志稿分爲三册俾蒙庇蔭資其廉給者知創建非易深體拮据成就之意通經味道循名責實不以浮華徼利達爲盡學人之職庶不負味經之名而諸賢苦心亦有以自慰也越五年柯公釐飭書院制之缺者補之弊者更之書院氣象更新得寇君所擬志稿曰是隨時集存略無義例書院垂久不可無志以示後命贊刪削而排比之經始於光緒十六年冬月告成于十七年秋月至二十年中秋又取閱之遂以授梓乃爲之序曰志書之例始于山經水注綜六合而志之體大物博山川原委古迹遺聞具焉書院無是也降至一都一邑封疆分合政令因革人材物產教化風俗猶可以史家志傳之法行之而不可施於書院書院之始或爲前賢讀書之處翰墨流傳事迹相映其盛衰聚散之故猶足動人慨慕增文章之色味經又無是其興也閱時不足二十年地方不及四千步圖表志傳之法無所施考核蒐訪之勤無所用則亦紀其事之始末存其法制已耳不可以志言也然治天下政教並重國家之教主以學官而統於學政學政固以教爲政也學政三年僕僕道路校閱爲勞何暇爲教惟聚直省之士於書院其性情學問不難周知而可以時施其教誨仙屏許公所謂教士之實莫如書院者此也

然則志書院志學政之政也以教爲政則政之本也其事顧不重與條爲入目斷爲九篇竊取史法爲詳其例曰

前無所始後無所因學臣勸學惠我秦民奏章報可蹈詠皇仁述經始第一

自古圖經山川城郭環畝爲居孰詳孰略大楠細杗用新考落述營建第二

孔焉用稼孟闢並耕糧絕士病利溢商橫羨補不足適劑其平述籌養第三

綱紀不新觀聽不燦襲故蹈常積久生玩法嚴始基道藉終岸述規制第四

勤修其業嚴束其躬循規守矩默會其通教思有味其味無窮述教法上下第五

講肄書林益彰相得士司校讐宋元遺則卷富東南珠還西北述刊書第六

胡觀不感胡感不興禮門義路步規趨繩師儒有禮士庶蒸蒸述延師第七

物之成虧必從其朔敬志味經事詳語樸何革何因用供采擢述序例第八

都若干言味經之始跡備矣夫千古無不弊之法恃有不弊之人師非人則非教監院非人則非養而師與監院何

以得人則必有任其責者矣故學臣之精神所不貫即教養之成法所由隳師與監院猶其次者嗚呼許公奏章固宜時時三復哉光緒辛卯秋七月咸陽劉光蕡撰

學憲題名

許振禕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同治癸亥翰林壬申任創立書院力振文教士尸祝之今任河道總督

吳大澂字清卿江蘇吳縣人同治戊辰翰林同治甲戌任始籌膏火萬金教士有法威惠兼施士尸祝之今任湖南巡撫欽差幫辦大臣

陳　翼字芑亭福建閩縣人同治癸亥翰林光緒丁丑任

樊恭煦字介軒浙江仁和人同治辛未翰林光緒庚辰任今任翰林院侍講

慕榮幹字子荷山東蓬萊人同治戊辰翰林光緒癸未任

林　啓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緒丙子翰林丙戌任今任浙江衢州知府

柯逢時字蘧葊湖北武昌人光緒癸未翰林己丑任歲籌六百金養士後設刊書處集貲萬餘金藩庫又撥五百金刊刻經史院外建東西兩坊院內修藏書樓清白池通儒臺提倡實學士氣勃興去後士尸祝之

黎榮翰字肇侯廣東順德人光緒丙子翰林壬辰任

趙維熙字芝珊江西南豐人光緒庚寅翰林乙未任

味經書院志終

右味經書院志乃古愚先生主講時取寇氏志稿刪削排比以成之者也目凡八類析爲九篇圖與各題名附焉紀載翔實而學使許公經營締造吳公柯公繼續維持以及史柏兩院長先後講授之法無一不備載於此洵近世造士者之模楷也先生抱經世學著有煙霞草堂文集十卷切中時弊足式浮靡故其課士力求根柢期爲通材尤與史柏兩院長志同道合始終不渝今距先生主講垂四十年而僂指秦中杞梓楩楠皆當日書院負笈之士然則是編也蓋又鹿洞學規少墟士戒之類其所甄陶造就者大矣豈獨不負諸學使創制盛心而已哉烏虖是可傳已民國二十五年八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南鄭林朝元

62 AA 3次收

學記臆解

序

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騖於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悵悵惘惘泯泯棼棼以自支持於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於利祿溺於詞章其愚盲疲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卽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焉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於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於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於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卽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於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大千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本義化民成俗之本義不明而造士育材之作用亦隘士日困於記誦詞章民則困於愚盲疲苶國勢散渙阢隉屢受制於外人而無可如何嗚呼其所關豈淺鮮哉乙未歲馬關約成中國賠費二萬萬予徬徨涕泗無能爲計其臘幼子瑞駱之師解館予代督課時讀學記予閱一過舊書重讀新解特生蓋身世之悲有不能自已於言者強附

經訓以告稚子故題曰牖解觀者若執古訓以繩予則予之戚滋深矣咸陽劉光蕡古愚

學記

人生得于天者爲性成于己者爲學有生以後天無權而己有權故學尙焉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道者由己及人之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皆脩道之教卽脩由己及人之路使人人由之也億兆之衆往來互通而不相悖害則天下合爲一大羣而君道立矣故學者學爲君而君者羣也羣億兆之人而爲之首學爲君者脩爲羣之路也

王船山曰周禮師氏保氏隸于司徒大司樂之屬隸于宗伯皆教官也而大學之職略無概見故先儒疑周禮之多殘缺蓋自州庠鄉序以及大學必專有官師而今亡矣凡十六章

船山子以師氏保氏大司樂爲州鄉庠序大學之官師此見甚卓而疑別有專官而亡此則非也黨庠之師卽黨正州序之師卽州長地官之屬同爲教官長皆爲師貳皆爲輔則黨正州長爲庠序之師可無疑義何也一閭二十五家之塾則閭胥爲之師而鄰長輔之此見于漢書食貨志者閭胥鄰長與黨正州長一例庠序之師卽州黨之官治州黨之事者太學爲國學其師必主治一國之事者故君爲師而相爲之輔君若閭胥也相若鄰長也其餘三百六十官卽三百六十師五家一師則無人不學無人無教王化無不及之處民閒無不治之事聖世家給人足黎民於變者學制立而教法行也

大樂正掌成均之法成均非國學大樂正非成均之師乎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業者所習之藝卽春夏之干戈秋冬之羽籥亦於東序司成曰論說必講道也皆於東序東序爲路寢之東序則成均亦爲路寢路寢卽爲明堂以講論言曰辟雍以舞蹈之屬師氏也似當爲三公之職天子之父師少師司成論說故主辟雍樂正授業故主成均均卽韻也歌詠卽是誦詩書所以啓其聰明舞蹈卽是習步武所以健其筋骨天子養老且冕而總干則祭天地宗廟必有自就舞位之時而此樂舞生徒必天子澤官以射選定者其業不可不習熟不可不有統帥之人實任教育之事國學卽路寢其師卽出治之君百官各以其職分教不獨大樂正大司成也百官以職分教卽此記後之所謂輔也故大樂正之於太學猶鄰長之于里塾也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諏聞不足以動衆

此記分章依船山王氏

此章敍學緣起欲化民成俗則爲當官行政者言之不惟非訓詁詞章之學亦非博攷典章以爲經濟高談心性以爲道德僅聚生徒講論一堂之學也蓋三代師卽是官教卽是政民卽是徒則兵刑禮樂之政農工商賈之業飲食男女之事出入起居之時皆學也

鄭訓求爲招徠動衆爲師役之事案此說非也發政慮違法度求己無愧善良此束脩自好之士能束身不能訓俗今之當官守法奉行文書之爲故可稱循良不能

動民聽使鼓舞向善以獨善其身不與民共學也

憲卽惟天憲民惟辟奉天之憲謂與王所定一代之法以貽其子孫臣民者興王之政因前朝之弊立法以救之矯之甚者弊又生于所矯之法子孫當隨時變通以救正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是也經數百年之久祖宗所立之法明知百弊叢生而奉行惟謹蓋此等人皆祖胡廣熟習朝章之術也其明知其弊而不改者求爲善良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無所動于其中也世俗稱道故曰謏聞衆則天下之公是非在焉故不能動也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屈己下賢訪問殷勤則能深悉舊弊之所當革體察民情無遠弗屆則又能審新政之所宜興此則規模弘大聲聞不小故可悚動衆人然動以虛聲未教以實事民雖有向善之心無由遽至于善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凡民之事合民之智力以講求日日爲學卽日日爲政人人爲學卽人人爲政君民上下一其心力同以學爲政民之德正用利生厚事無不舉而俗美矣爲政由學此聖王之道也故鄭以聖人之道在方策釋之

化民成俗爲興學之本意則造士育材猶爲教學第二義此亦今日立學堂者所當深思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不成器非玉不知道非人人非人則國非國有國有人民而貧弱不如人其民不學也秦愚弱黔首適以自愚弱而已其所失豈第一玉之重哉

玉不琢其太璞猶完也而聖人謂爲不成器無用與瓦礫何異知此則聖人固重智巧不以渾沌潛悶爲尚也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古之王者創開世界之王者也或因衰弱之國而爲改紀其政則爲建國或取渙散之民而爲約束其俗則爲君民建立也謂振其國之氣也君羣也謂聚其民之心也振其心振其氣非教學烏乎可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一國之政胥統于教學出令以率人者爲教漢公卿出令于下曰教是也奉令而治事者即爲學漢掾史事舉主若師是也君民之情直如師弟則國事無不舉矣教學爲先先之者君國之職盡于是也

聯君民如師弟國中遂無不治乎曰然曾文正之治軍

也易兵將之分爲師弟之情而賊寇胥平奏中興之績此已然之效也軍事然一國之事無不然也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自有生以至老身之終始也自家以及天下境之終始也自修齊以至治平事之終始也念其終始而知其無不統于學則終身之所主定矣典主也念典從上文必由來惟其必由故須念典必由故趨定大學之知止也

右第一章

二建國君民有政權無教道害固重于有國者而學者不以學爲化民成俗之事馳于詞章苦于記誦汩于利祿豔于科名則流弊紛出其禍亦有國者受之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人性皆善非開之以學人皆安于固陋不能自知也有性而不學與有嘉肴不知食何異知性之善則知人有大道矣知有大道非廣播之爲教人或一得自私未能皆止至善也故開之以學而人人恥自昧其性則心慊

卽知不足也播之爲教期無一人不止善則氣憤卽知困也此實指出官與民共學氣象知不足知困皆指實爲其事說若空談其理則何不足與困之有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今書作教學半

國與人同而政治不如人學不如人也民與人同而風俗不如人教不如人也學何以不足汚俗深則虛浮而無用自反者矯虛以反諸實而已矣教何以困人失教久則艱苦而難成自強者堅忍以彊爲善而已矣學以不足而強教教以困而復學故自相長也教卽教字謂取法于人也教人則僅得其半自反自強乃全也蓋教人之教學僅得其迹自反自強乃教學之眞精神也

右第二章船山曰自此以下八章皆言爲師之道教者之事也

按此言國勢強弱惟學能救之但學必須徧設實教及民方爲有益

古之教者家有塾

古之教者卽前古之王者有化民成俗之心而實見于法制也家有塾四句最要不定學制教何從行家一里二十五家也一里共一閭門如今之村巷巷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就教于塾其師鄭康成謂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孔疏書傳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爲上老庶老白虎通謂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次爲左師前漢書食貨志則謂爲閭胥鄰長卽一閭之師然則鄉官卽其鄉之人無論已仕未仕皆爲之矛以爲卑也鄉紳能爲其鄉里之師教化尤易行村中子弟必聽命唯謹一村之人皆必樂從其教此亦今日設學一大關鍵鄉學從此始古者謂王化起于閨門門當指里門之塾閭則一家之閨閤也閭有幼學十歲以內之幼童入焉其師爲婦人亦謂之姆教始于此故王化亦始于此也幼學之制與教法內則爲專書彼已言之茲不及也

黨有庠

據周禮五百家爲一黨一里二十五家設一塾則五百家有二十塾一黨統二十閭若今之二十村卽當以此爲鄉學多寡之制周禮六鄉之州卽六遂之縣後世州縣取用鄉遂二千五百家之名必以聖王之政教一人統二千五百家始能精詳周密過此卽難勝任也今以一黨爲今之一鄉而設一鄉學教里塾所升之子弟如今之童生一縣之中以村計之不過四五百村則縣統

鄉庠亦不過一二十鄉庠此又今日學制必須變通者也

術有序

康成謂術爲遂之誤陳澔据周禮言州之學曰序謂術當爲州案鄭之說是也周禮鄉卽達於國古之一國大不及今之一縣今縣學直類古之國學古之遂序實設於縣蓋一遂統五縣縣各有序六遂之縣卽六鄉之州也故州長亦言序其實鄉遂互見也家之塾設於里閭族而黨則有序閭州而鄉則有序慮言鄉不及遂故繫序於遂也遂人所治爲五縣之一非五縣之外別規一地爲遂也閭之塾可降而名家縣之序可進而稱遂知鄉遂之學亦可稱校也此三者皆爲鄉學

又案周禮六鄉之學卽齊之士鄉六遂之學則農也然農之子弟亦有俊秀必升於國學而六遂之遙不能無工商苟足二十五家必爲設學以統於國中工商之學

國有學

孔氏謂國爲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天子立四代學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陳氏祥道謂國有學太學也按周官無太學之制亦無太學專師太學卽君路寢君相卽其師說見篇首然國有學不止路寢之太學兵刑禮樂工商之官卽兵刑禮樂工商專門之師其治事之處皆爲學舍此又可以意推者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比年入學每年有入學之人也由家塾入里塾由里塾入鄉遂庠序及國學每年皆有人也中年考校閒一年考校之督課其所學升降其等也古者婦教修女學明婦人皆能自教子女六歲卽教之數與方名入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當是由家中之學出就里塾也歲之名起於日行周天年則禾一熟故八歲九年也十年九歲也然究其十年八歲不同者當視童子之資質聰穎者

八歲已能識三四千名物之字及算術之加減卽可入里塾誦讀詩書講習算術習學禮樂其魯鈍者再遲二年十歲則決能矣卽不能其年已長必須易女師爲男師亦令入里塾也童子六歲受姆教閒一歲爲入歲亦考校之其考校法卽下文之離經辨志也若里塾之考校下文三年至七年之所視是也今鄉閭婦人多不識字童子幼無姆教入里塾不能考校則里塾宜兼蒙學七歲無論男女胥入里塾也附定分年課程

入學後課程

入學入里塾今据內則以十年出就外傅之年爲此

入學之年中閒一年將視離經辨志則此三年必爲離經辨志之學內則云居宿于外學書計書謂習字必篆楷並習習篆則知中國字形之原而字易解楷書適于用然篆畫圓與繪畫相近今日學者不可不知繪圖之法執筆須從篆書入手則寫字繪圖爲主圖固先于書也計謂習算習加減乘除之法

內則云衣不帛襦袴教之儉也据此學生衣飾師必與聞夫子謂恥惡衣食至不足與議朱子白鹿洞規亦有衣冠必端正語今定衣服悉爲布素而須整潔不言食飲者居宿于塾與師同也此卽辨志之端

一年視離經辨志

一年考校之始歲卽入里塾之年入歲或十歲也識字

能解習數能明學禮能行至是始學樂誦詩故視其能離句讀能離經卽知古人造句法也始授之經也辨志者視其知識於何事爲近此卽其志之所在可因勢以精其業而又必與之講論孝經以端養蒙之本而植入聖之基亦卽辨志之事也

一年後課程

十年就外傅中閒一年則年十二也離經辨志十二以前學所至之程也能離經則能解經語可以講論經文矣能辨志則能定所業可以因材施教矣故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學樂者古者以樂節讀欲人

樂學而易入也舜典詩言志七句子游武城絃歌是
勺武舞也詩之比興卽大學卽物窮理之學悟得其
源則觸目皆學問論語兩言可與言詩皆爲比興此
學詩定法也古人誦詩和之以樂所以暢其性情以
得比興之趣也詩有十五國風論語言詩每云能言
蓋十五國風備各國方言於其中也今五洲大通宜
採各國詩歌如其語言歌法以教中國人則語言之
學卽寓於詩矣歌誦讀也所以啓人之聰明舞履蹈
也所以健人之筋骨人皆明強而不愚弱聖王立學
之本意也則今日學校須有舞法宜以軍營步伐定

爲舞列使習之以健筋骨
有誦讀必有講論古人誦讀之書必有韻無韻者講
論之書也孝經論語孟子皆講論于十歲前後則十
二歲後所講論者必爲書經以孔子雅言詩後繼以
書也
詩之比興卽易象之淺近者書之政事則春秋王法
之所從出也詩之與書酷類易與春秋易與春秋爲
詩書之精深者而爲夫子所手定書亦夫子所刪訂
觀論語未引及書經文可見矣故古學校不定入課
程而內則卽取古學校法以附於末與今經夫子刪

定不能不與詩同講論也且不惟此古之言詩書若
今之言經史經明其理史證其事史易解經不易通

故人于十歲前卽當以通鑑前編演爲俗語與童子
講說至十三歲時春秋以前之事必能了了十心然
後讀詩講論書經必迎刃而解不甚費力矣
內則十三年課程無書計以十年以後習之禮帥初
也此時算由開方程而方田均輸商功盈朒均能
習熟閉以測量繪圖而中國地域可以了了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
三年五年七年由考校之一年起皆中空一年八歲入
里塾則七年小成爲十六歲十歲入里塾則十八歲也
敬業者由離經而進之所習之詩書禮樂書數知其可
學敬心生而學勤也樂羣由辨志而進之本孝弟以汎
愛衆羣天下之量已啓其端也博習者講誦之餘能自
涉獵博習以證其業也親師者由愛衆而親仁治天下
之道親賢爲先務也論學者所習既博確有心得能自
爲論說也取友者由親仁而廣之能友一鄉一國天下
之善士也謂之小成者人生應用之藝應讀之書皆已
學習志趣可見筋力已壯可以出而任事此時智勇者

爲士爲吏爲兵士入太學兵吏入專門之學樸健者爲農受田而耕智巧者爲工商入市肆以精其業此後即學不更精進亦能有用于世而非棄材故曰小成也

三年後課程

再閱一年則年十四矣敬業樂羣十四以前學所程之功也敬業者辨志後所請受之業敬而修之也樂羣者志不在一身一家漸由孝弟而知君道也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按此後將視博習親師象與射御僅由勺而進何得云博蓋內則言敬業後師之所授此言弟子之所自習也敬修其業則師所授之業皆

精矣師由舞勺而進以舞象示尚德不尚力之意也師由禮樂書計而進以射御古之六藝始全也尚德不尚力羣之精義在是則知治天下之急務實親賢而能親師矣知射御爲六藝亦人所當習則凡技藝不敢輕忽而均博覽及之矣故由詩書而易象春秋而諸子各史而凡言道藝之書則皆勺進而象之例也由書計而一切技藝舞勺進以射御之例也古之射如今之演放鎗礮擬鄉學以鎗代鼓篋之鼓凡師之號令皆令放鎗暇則演中的則兵寓於學矣古之御如今之運用機器擬令鄉學各購一適用之小機

器由此推廣以及一切機器則工伏於學矣此則由射御變而進之也

既由敬業樂羣而博習親師則凡人之業有精於吾者不必問爲何國之人而親其人習其藝矣習方謂之博親乃得以師蓋樂羣當以天下萬國爲量近日所出公法之學又不可以不講

五年後課程

再閱一年則年十六矣博習親師十六前學所程之功也此後即習論學取友而內則不言成童課程者既能博習親師則能自適道矣固不待師之爲講授自求友與相講論凡爲身世所需之藝如日本所謂普通學今皆習之而生人之業無不能爲矣

七年後課程

又閱一年則年十八矣論學取友十八前學所程之功也今視之果能論能取則可爲士爲吏爲兵否則前十六時不能博習即所業不能通矛能親師即其志矛在學即視其材質分之爲農工商其又留二年者皆尤異之才也此時又即所學考校之擇尤異者再留二年其所學即內則二十所學之禮蓋習當代

之朝章典故及各國風土人情以通知當時之故也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知鄭如字讀王船山讀珍義反今從鄭讀即大學格物之格知類通
之知類即後文醜類之類亦即大學致知之大成
達謂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事理皆能類別所觸能
通也立即論語本立道生之立後文所務之本也強立
而不反謂志趣堅定一趨於正外物不能誘也知類通
達由離經敬業博習論學而精之致知之效也強立而
不反由辨志樂羣親師取友而定之存心之效也七年
後又閱一年爲九年非十入歲即二十歲也大成謂已

成爲人也吳氏澄謂七年小成爲小學上文離經辨志
以至論學取友均與子游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不
合則此小成非僅謂小學之成可無疑義而譏吳氏者
又謂小成之後始入大學僅二年何以便能大成則其
說亦非小學大學原自一串相因不能截分爲二蒙以
養正乃爲聖功蒙幼之學豈能不爲大成植之基是小
學中有大學也朱子謂大學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
明法則大學全因小學而成非入大學後便棄小學如
遺也蓋學原不分大小見其器解其文習其事爲小識
其心悟其理得其道則大也故如今之詞章決非童蒙
所能然朱子謂功卑於小學而無用徐行後長者幼小
之童無不能之而孟子謂爲堯舜之道然則學之大小
人之材質成之分量爲之而學則仍此一學夫子下學
而上達一語固早爲溝而通之而無庸後人之紛紜於
其閒也大學小學即爲一學則此之小成者藝成而下
也亦即成童之成論其年當爲成之小設有顏子之才
十四從游畏匡厄蔡見道之言均契聖心亦可謂爲小
學之成乎故謂七年小成者立法以年從其多者不必
無大成也至九年大成亦是德成而上成人之可成操
四民之業非謂盡爲三代之英命世之選也自秦廢學

以後聖教不明帝王有政無教遂以學爲士大夫之事
而無由與於兵農工商以致兵工不學而弱農商不學
而貧而士之窳者又以詞章爲學而疲精力於無用以
至今日情見勢絀欲爲振興而惟西人之是師西法之
是講西國學校固勝吾中國之古乎其能過吾中國之今學所難者無編定
之功課可循然苟知以化民成俗之心視學則以考校
者之所視定弟子之所業而又以內則之說補未入里
塾之幼學本之六經參以時勢證以西法西人之精者
固吾經說之所有其新出之藝吾中國亦早有其端而

特吾民多不學士困於詞章無人紬繹以盡其蘊豈吾聖人言學之本意而卽如是哉謹以意擬定鄉學分年課程散附各年下

九年後課程

再閱一年則年二十矣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弱冠前所程之功也由博習而精故知類通達由取友而守故強立而不反學於古者旣深故易明守易定也是謂大成謂由此可以出而仕矣二十以後兵農工商各有官長長卽其師其尤異者升於國家以儲爲將相大臣之選則此大成後各治其事仍各修其

學舉一國之大如一學堂民有入學之日無出學之日此吾夫子以學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之法也

右第二章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無事無學無地無學無人不學無時不學故民化俗易也前云成俗此云易者前言教之可爲俗故曰成此見教學後卽變其俗故曰易也導其性之所固有而非驅以刑威遂其心之所欲爲而非劫以勢力故近者悅服遠者懷之也悅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懷之如旅人之

懷其家大學之道謂遍設學於鄉以成一國之治卽以天下四海爲量故曰大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王船山曰術徑也蟻之後行者踵先行者接迹相繼則徑不迷而遠可至民雖愚而上以教倡之則順從而嚮道矣案鄭以蛾喻學之小能至道船山以蛾喻民之愚能從教竊意此喻設學教民風聲能動天下也以一民視天下誠不如一蛾之於術然天下皆

民也蛾有時遍出密布於術則一處之民學而天下應之其密布亦自易也

右第三章

大學始教

此章言入學之儀節各學皆然特言大學舉其重也始教師到學舉行教法之始也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謂天子朝服王船山則謂爲士之祭服孔疏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示敬道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

矣案皮弁祭菜爲一例是爲質素則祭菜之禮無論何人皆得而用矣至謂示敬道爲示謙敬之道此說未是道是建國君民之道先聖是創垂此道者先師是傳授此道者唐以前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以後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今則孔子爲大成至聖先師入學則祀之者以其創道傳道示人人當敬以期學必如是而後正也其服物質素者至敬無文親師之意而儀文既簡人人能行朔望能舉不至如今之文廟終年扃閉遂令身列庠序者不自知爲誰氏之學也

胥雅肄三官其始也

人之所以必須學者以人不能絕人而立於獨故人己相接有道焉學而循之則人己相安以適於治故學者學爲君以羣人也小雅之三吻吻鹿鳴見食則呼不與人爭利羣之事也四牡不遑將父移孝作忠移弟爲恕不敢慢惡於人羣之道也皇皇者華周遹諮詢盡知情僞羣之術也入官分任君之職即分任羣人之事學以羣人即爲官之始故肄習三詩以正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王船山曰鼓篋者將發篋授經先鳴鼓整齊其威儀使相孫讓也按此言孫其業非孫其儀孫即後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之孫入學之始必有弟子年歲册籍舊學課程如今解京之卷箱鼓而發之陳於師前師據其年歲之大小以定行立之先後學業之淺深以定授經之大小故曰孫其業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王船山曰收斂束威威儀也入學則使人執扑杖巡警以約束其威儀按以夏楚爲巡警約束威儀此解甚精深得扑作教刑之意古者用扑大射司正搢扑見於儀禮大閱司馬搢扑見於周禮巡工執扑見於左氏傳皆聚大衆時以齊一其步伐整肅其行列督促其操作收攝於外之用而非能啓導於其中也蓋人之聰明敏悟須以樂育使生機暢於中使自鼓舞於不容已自唐虞至周以樂官教童子之歌誦履蹈不聞以刑也人之誦讀不能記憶講解不能明晰論說不能會悟正如習藝之巧拙非師所能與即非刑所能求故大射射不能中第弛弓而飲之酒不聞扑責也若其步伐行列工作之勤奮此有迹可循人人可勉而能而自亂之不可不責罰故不撻其不中者撻其不循法者以此例之則童子不能成誦必非夏楚所能奏功夏楚能收其威儀使不能益其聰敏也今塾師乃以夏楚橫責童子成誦直

以囚待童子是典樂之職頓易以士師之威庠序之區胥變爲囹圄之象也汨沒人才於萌芽蓋不少矣宜近

人目爲蠻悍也

末卜禘不視學遊其志也

禘鄭氏注爲大祭孔疏謂五年大禘陳氏祥道以爲吉禘吳氏澄以爲周前春祭名禘或云祠字之誤義疏以爲每年夏祭王船山以爲禘於烝嘗而舉必以秋冬竊謂此視學卽上一年至九年所視之學考校而進退之也鄉里各學當年一考校若天子視學則似以五年爲宜而舉宜於秋冬禘字從帝蓋卽明堂之大享王者祭

其祖之所從出卽人類之祖此聖王以天下爲一家之原聖王體天祖之心則四海之民皆其兄弟立學以教之卽以教成之士與祭以告於天祖卜禘後視學選士於澤宮也惟五年一禘天子始一視學故爲游其志游其志者人之爲學以希天爲極希天者見天心達天德也此志卽上文辨志之後寬以五年使優游漸漬於學以養成此志天子將拔擢以告天祖是士子爲學日有天祖臨於其上敢不洗濯其心以對越上帝而或萌他念乎鄉學則歲有考校有司視學不拘卜禘有司無所爲禘也若諸侯之國則五年一朝貢士於天子也天爲教學之理所從出故舉大成之視學及於禘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鄭康成曰使之憤悱憤悱然後啓發也王船山曰觀者師觀省其勤惰也弗亟語之必使自得則存諸心而不忘矣案觀當如今觀政各部之觀時謂可以學其學之時則今觀人治某事而不告其事理爲何治法爲何使自求心得而自論之不能得則心憤不能悟則口悱觀其勤惰及憤悱與否必先觀之以事使卽事窮理則所學皆實得於心而無空談之弊矣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王船山曰學積則自通遽於問答將強知其所未及者而忽於近矣案學問並言學便須問何以不令幼者有問蓋承上文存心而下心能悱憤師必與之啓發長者不能知而悱憤幼者必並悱憤亦不能矣師與長者辨論幼者不能悱憤徒拾人牙慧而問之則空談非心得矣蓋學未至而問之故曰躐等若幼者當前所執之業有疑卽問非躐等也上文以大學提起而有幼者然則此兼鄉國各學言之故有幼者又比年入學前歲入者長後歲入者幼也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敬道以聖人爲歸官始以經世爲用孫業以敏於事收威以肅其儀游志以大其成存心以貞其守優游漸漬循序而進則皆有不躐等之意非獨幼者須有倫故曰大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官士朝野之學皆有之在野鄉遂之師長爲官吏兵民爲士在朝六官之正長爲官若今入部之學習主事翰林院之庶吉士國子監之太學生則士也居官任職各有所事先求自治其事蓋向之考於古者至是實證於

今日之事而學又精進矣故治事即學也未任事受職則專求明道道無迹而蘊於心以心之所向爲分量一邑一鄉一國天下萬世視其志之所及而淺深大小分焉故曰先志也

右第四章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鄭注孔疏以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句而船山從之朱子學字爲句絕今從朱子

朱子謂於文義恐非當以也字學字也退息必有居學存其時教必有正業明其所學之事也

所學之心也察學者材力所近及世變所趨而授之業

故曰時教謂適當其時不戾於時也惟適當不戾故曰正業退息謂不在師長之前居即易寬以居之有居積意子夏所謂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孟子所謂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孔疏謂各與其友閒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得咨決即是學不雜濫即是居則管子四民不雜處意又今日整頓鄉學所當取法者矣

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此以學樂詩禮喻學道不可憑虛探索必於應事接物上悟入迂之於此正以速之於彼也操縵鄭訓雜弄方懋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王船山曰謂

操爲琴瑟曲名縵引也今曲中有慢者即其意案王說得之夫子論學詩禮先而樂後此先樂於詩禮者論語以詩禮樂之益人分先後此以學者有事樂詩禮分先後也詩爲誦讀致知之事也禮爲步趨力行之事也人之學也先知而後行而古人誦讀必和以樂舞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子游武城絃歌爲學道是也童子識字明訓後即須誦詩不能安絃作樂以和人之神記誦適以困人矣此學操縵所以先於誦讀也內則言十三學樂誦詩學樂亦在誦詩前也安絃者心手相應之謂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博依鄭訓廣譬喻即詩之比興詩之用莫大於比興即朱子即物窮理之學亦即後文比物醜類之法知詩比興之法則三百篇義蘊無窮益人固多而天地之物均有至理觸目皆有學問不勞思索其益更不止三百篇也學博依之始即是識字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雜服王船山謂衣冠器物進退之數案即禮器所言之器數是也此等處不一一研究分明則日用之閒必不能無所差違故器數雖末學反先於禮也又案雜服或

即舞者之服器舞分文武且有四夷之舞故其服雜古者以樂造士歌爲誦讀舞爲履蹈此章所言與舜典次序合或即其義也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王船山曰興尚也操縵博依雜服皆藝也詩禮樂之精微非樂學者不能安意而體之然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惟興於藝以盡其條理則即此名物象數之中意味無窮自不能已於學而道顯矣案操縵博依雜服固爲藝詩禮樂亦藝也此以詩禮樂之學況學道之學此藝字在學詩禮樂爲操縵博依雜服在學道則

修樂學也即論語之知新無所知於始不能溫於繼新故相因而後乃爲興藝樂學也焉於此也謂皆於學也養其機游謂暢適其神息游興藝也即論語之溫故藏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不急迫求得從容自喻故安於學而親其師樂於友而信其道物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興藝至樂學非師友強之而然離之又何反之有反退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康成曰敬孫敬道孫業也厥其也王船山曰孫有序也時敏無時不敏言不息也來集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

今之教者以記誦詞章爲教也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鄭氏以訊字數字爲句吳氏以言字進字爲句今從吳氏王船山曰及猶急呻其佔畢口授其詞使讀之也多其訊言詢問其解使之講也急於數進屢促之進也言今之教者但使人勤讀多講日促其進而不知其於所讀之書皆依稀惝恍而非眞知則於藝未安而不興即於道無從學而不樂而教者不顧也

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所讀之書未嘗身體力行實見于用即使之爲文未立誠而即修辭使人不由其誠也聖學之精王道之大而使童子言之欲不妄語得乎人之材質知行相資互進今第讀書不責治事有知無行人之知能僅教其一是教人不盡其材也且不能記誦詞章即無可教而其人爲棄材此日汨沒人材更不少也施施教也悖悖于時也童蒙而談聖神之學鄉曲而習朝廟之儀晚近而講勳華之治皆悖也求猶責也責之學也施之既悖學之必不能通而求其精進勢將鞭扑橫施而學校之樂育變爲獄吏之刑求則眞拂人性以爲教矣後世之學人何罪而遇此酷虐也可哀也夫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此與前安學親師樂友信道對看隱痛也不安之甚也疾怨也不親之甚也方苦其難又何所樂不知其益又何能信此其於學惟恐去之不速何能終業然今記誦詞章之學則終業者多矣利祿豔于外竭精力以求之所終者祿利之業非修齊治平之業也早已去之何待終業後哉故儒業遍天下而朝廷無可用之才天子失官學與事不相謀而中國之大貧弱不如人反訾及儒教之非嗚呼此眞可爲痛哭流涕者矣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鄭氏訓刑爲成文義自通然此結通章明先王作育人才用教不用刑之由非僅皆後半學者不安而速去也安親樂信而修即來隱學疾師苦難無益而即速去其來也由教其去也由刑先王知其由故設學以教而不以刑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教法得失最切今日之用凡有教學之責者宜潛心研玩以痛改積弊也

大學之法

上章辨正教之流於刑由詞章非道記誦非學也知道爲化民成俗之道學以化之成之卽知教之所以爲教而不以刑矣旣知教然後可與言法故此提出法字以下言教法

禁於未發之謂豫

道不在口耳而在養其固有之良故貴先去其惡惡者私欲所發而流也故貴未發而禁之愼獨之學禁於未發也

當其可之謂時

將悟其理而詔之如時雨之化當於其可也顏子之不

惰曾子之唯雖由二子之才識學力亦聖教施之當其可也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

節者道中自具之本末終始先後之次序陵越也卽大學之知所先後也相觀謂聚於一學互相觀法摩謂切近易喻也使有條理之可循而施之則能順受矣故曰孫與以善類之可親而觀之則爭自厲矣故曰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教法善故學者興起於善學者能興卽教所由興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王船山曰扞格相牴牾也情動欲肆理不足以奪之矣時過謂悱憤求通不因而達之則沮喪遺亡雖勤無益也按鄭康成以未發爲情欲未生年十五時朱子非之是也然情欲未生當指入歲至十歲時蒙以養正爲聖功今婦學不講童蒙旣失姆教又無小學當就外傅時皆是發然後禁早有扞格之勢已失教法之第一義而況外傅之教法又無一不悖佛乎欲救今日學者扞格之弊當自修女學正姆教始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雜施卽陵節也不豫不時不孫而無教法卽無善人無善人可以觀法摩之益又無從得有學而無教法則學不得謂之學直一燕游邪僻之所而已矣故其同學之人皆爲燕朋狎侮師之所教而逆之其論學之語皆爲燕譬荒棄己之所學而廢之故教法之所廢僅四而弊則成爲六有此六弊立學愈多其壞人才也愈甚世之欲興學而不擇師者亦可惕然思矣譬義疏本船山本作辟鄭注本作譬卽訓爲師之譬喻朱子訓爲私褻之談似朱子所見本亦爲譬字今從鄭本作譬船山作辟訓女子小人導以淫佚則非學中之事矣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此君子建國君民之君子立學任教之人也王船山曰崇其所以興禁其所自廢師道之所自立也

右第六章

故君子之教喻也

故字承上章說入以明所謂教法者使人自喻而已教之廢興悉由於師得其法則爲師不得法則非師師也者匡直勞來輔翼使人自得而已自得卽喻也教字一讀以喻也二字釋上章法字卽下道而弗牽三句上章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豫時孫摩之作用也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

示之程途道也而不必迫之前弗牽也鼓其精神強也而不必推於後弗抑也露其端倪開也而不必剖示其義蘊弗達也道之強之開之已有喻之機弗牽弗抑弗達俟其自喻也

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既知正道而從容以赴則邪徑不能惑故和和者禁於未發也迎機利導而鼓舞以前則其勢不可遏故易易者施當其可也善端旣啓不能自已必急研求以至精深故思思者不陵節而施之孫修理可尋相觀而摩之善靈明日啓也三句卽孟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之義教使明其所固有之理非強以所本無也期於自喻乃謂之善豈束縛馳驟呵斥鞭撻所能爲力哉

能使人自喻教者之能事畢矣故下章接言學者之失

右第七章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教雖善尤貴因人而施人之材質不同教者不可不知也王船山曰多汎記而不親也寡專持而不廣也易果爲而不知難也止循分而不能進也心謂情質也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師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王船山曰多寡易止雖各有失而多者便於博寡者易以專易者勇於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則善長矣

右第八章

自五章至七章是長善此章是救其失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教之道法備矣而人才不出非善教也故善教果與繼者必多如善歌然歌者繼聲不泥其辭故善教者使人繼志不泥其言蓋教以民物日用之大道非以記誦詞章也故教者以道爲教不必繁稱博引大聲疾呼約微而罕譬焉期於能達能顯人能喻而已矣後之繼其志以爲教者其稱述傳說亦必不尙詞說而使自識其本心則眞能繼志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必各繼其師之志演爲俗說以廣教婦孺譯爲方言以遠教異國吾聖人之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至今日而

猶不驗哉則自漢以來記誦詞章之習害之也嗚呼悲夫

右第九章

按約而達三句鄭氏朱子皆訓爲善教者不多言不以爲繼志者之事則下句可謂繼志矣謂字必改爲使字語氣方合細玩此章文義首句以善歌陪起次句由善教遞出繼志其言也其字承轉提起卽是繼志者之言此下均言繼志之事故未直謂之繼志更不管善教蓋善教不在多言七章道而弗牽三句已能該之此章特言繼起之善教必須不泥定語言文字乃能傳之廣遠也然則孔教之行不出亞洲爲拘於文字之故此章早已慮及矣使釋教必拘印度之文耶教必泥埃及之語必不能遍行於五大洲則語言文字有妨於聖教之傳可以恍然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君子化民成俗之君子也教興則至學也易教廢則至學也難所以難者記誦詞章之習惡敝於文也所以易者日用飲食之事美全其質也文敝而矯之以質去其所有其勢逆質全而加之以文益其所無其勢順故虛

僞之士難爲學而椎魯之民易爲教也君子知其然與教於後世將以啓樸陋之民必先能博喻博喻卽前文之博依詩之比興依類託諷也教於閭巷婦孺能解爲師也化民成俗則能長矣建國君民則爲君矣爲君之能卽能博喻之能博喻云者能教民之謂謂博喻諸民也

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合億兆人爲一國卽合億兆人爲一羣也情相親愛而不隔勢相維結而不散胥保惠胥教誨胥匡以生惟學

能萃其心而使之聯疏其氣而使之通故君者羣之首而師所以聯之通之也師之道卽君長之道君道自是始焉故擇之不可不愼也

或問三王四代以來國皆世及卽君不由師長而遞進此謂君由爲師長而及言理如是非三王四代實有此制也曰三王四代實有此制非空言其理也且爲聖王之制後世始廢墜而不可復也巡狩之典書始虞舜三載考績黜陟幽明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以中國之地而有萬國據李申耆所爲圖今府廳州縣一千八百二十三與古之國較國多於今府廳州縣者八千一百六十七是古之君多於今之邑令矣三年黜陟必無異於今令長之升降而每歲建國亦必不減於今選除縣令之多而諸侯之卿之於其君其尊卑亦必無異於丞尉之於其令長其君有罪貶黜天子不貪其土必仍於其國擇人以建爲君則由師而長而君僅如今士之出身爲丞尉以至爲令等差不甚相懸正無足異特其君終身無過其子又賢民心歸之得告於天子可世及耳惟有此例世無聖王黜陟不能合乎人心而諸侯得用私謀以國傳其子孫各國久而相沿爲例諸侯遂以傳子爲定法亦以天子世及諸侯不能不世及也

而又有強橫之諸侯以世無王者恃詐力以吞噬小國故禹時有萬國及至周初孟津之會爲八百國蓋霸始於夏之昆吾兼併小國以自益國日少而疆域日大不易動搖故雖周公之聖誅滅僅及五十而不能盡改世及之例但使吾黜陟之權能行諸侯能謹懍奉法虐不及民則亦相安無事而不必盡奪其土以絕其先人之祀也及至春秋五百餘年世無王者兵爭力競以爲七雄至秦滅六國盡收天下之權歸於一人君師遂截然爲二而勢不能相及矣故此處引記言三王而及四代蓋據尚書言之意重在禹舜時爲塗山之會君道極盛皆自能爲師而來三王雖皆如是而不如是時之盛也此篇精義全聚於此章自漢以來何代不興學而皆偏重於詞章卽宋時理學輩出前明講會極盛終不能革虛文之弊者何也教與政分仕學不能一貫也此處能爲師卽能爲君長長如今之鄉紳辦本邑公事者君卽縣令也使今之縣官舉一邑之政悉統於一邑之學而愼擇師共圖一邑之治邑未有不能治者而虛文之弊必頓息何也以事爲學人爭奮於治事也漢制近古唐宋明均不及漢制童子諷讀籀文九千字察爲吏而都亭閱兵謂之講肄使吏兵皆爲士文武不分政學不分

士得以專爲學故人才出而國勢即振此師長君可以相通之意也

右第十章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師道即君道尊君即尊師矣而此特言尊師者蓋師者君之始也君者師之成也繼世以有天下不能保君師之實不分師之道義不敵君之權力必伸道義於權力之上使君尊道而敬學然後君道立民皆興於學而君可羣天下矣故此章爲興學之源凡學之道凡建國君民興學之道也嚴師爲難謂君能嚴其師也能嚴其師

尊其道也道在而屈權位以爲之下此興學之大作用也夫權位所在世俗之人屬耳目焉今以有權位之君竟屈於有道之師權位不可強求而道可以自勉勉爲其道則人皆敬重其學矣嚴師尊道皆指君言故敬學特言民也故此道誠心出之則王湯文是也假而行之亦霸齊桓越王句踐是也市以虛聲以振厲人心衰弱亦強燕昭王是也

是故君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一國之人皆爲君之臣其於師不敢臣而嚴之者以道在也道爲天祖之道天祖之可尊敬者二爲心志尸象天祖之形者也師傳天祖之形且尊嚴之不敢臣況師傳其心乎故天子之祭祀養口體之孝也天子之尊師重道養志之孝也引大學詔天子之禮師不北面以證君不臣其師又以見天子亦必有師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以上言教法以下乃言學法此章由尊師入敬學乃其樞紐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學貴師之善教然亦在弟子之善學教法同而或庸或怨則學者之善不善爲之也庸者歸功於啓迪怨者怨咎其督責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說王船山讀他活反

以攻木喻析理理有深淺即爲學之先後次第所謂善學不躐等一語盡之矣王船山曰易者疏理易析處節目木枝節所自出堅撐處也說謂節目隨理而脫也解判也喻善問者因言以知意即顯以察微漸濬之久而

大疑自決若擇隱奧者以爲詰難之端而輕其淺易者爲不足問是不誠於求知而躐等以矜善問終於迷而已程子所謂揀難處問者是也案今務舉業者多犯此病事物之理尚未能晰而談天德王道但求能文不求能治其事故觀其文亦似學問精深而事不能治則與一理未能晰者同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待問者反此

此問如今之策問蓋師與弟子講論發端以問而弟子答之如今西人教人均有設問而令弟子答之以驗其學之已通與否也鐘不自鳴視所叩之大小而應之理融於心但能據舊說以轉相遞述不能即學者材質學力之所及當其可而施之故欲成就人材必在能察學者材也從容出之從容不急迫乃能盡事理之曲折也學之事有五即中庸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也此章論學上節言問此節言辨僅及問辨不及學思行者學之問辨資於師學思行則自盡之事無關於師因從師之勤逸而反庸怨說入故言問辨不及學思行也

此皆進學之事也

問辨資於師其道如是學思行盡於己其道亦然先易後難相說以解隨叩以鳴從容以進學問思辨行同也

故曰此皆進學之道

右第十二章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不溫故以知新即爲記問之學天地閒之理皆寓於物即物窮理是爲溫故時有心得是謂知新於身世物物悉觀其通則足應學者之求隨其所問而皆有以啓其悟也若無得於心而記典籍之詞以待學者之問是能爲誦讀之師不足以爲化民成俗之師也後世經師即是記問之學

必也其聽語乎

聽猶察也察其人而語之因材施教也記問之學無得於心但能據舊說以轉相遞述不能即學者材質學力所及當其可而施之故欲成就人材必在能察學者材質學力之所及迎機而導之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二者皆教者所聽而得也聽其論說其見解將進而不能自爲問是力絀於詞也師然後語之學者必言下大悟矣若非力絀於詞其材質學力決不能到則不必語之語之必仍不知不惟無益且懈其研索之功即能強記吾語亦爲記問之學而非心得故不如舍之之爲愈

也

右第十三章

此章因上善問善答專資於師此言學貴心得專恃師語則爲記問之學而不足貴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此承上章舍之弗語言師特不語耳非無可觀有可觀即非無可學也彼良冶之子見慣其父之鎔合金汁以補鉶器漏必自聯緝獸皮而學爲裘良弓之子見慣其父之矯揉角幹以調和弓材必自編曲楊柳而學爲箕

欲馬子之駕車先繫車後使見慣車行則駕車不驚此時觀而弗語之妙用也以善教人不如以善養人曲藝且然況君子之於學而能不奮然興乎夫子欲無言而自謂無隱即此意

右第十四章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此承上有志於學說入比物醜類即大學之致知格物推行之絜矩學法之祕盡於此四字易之爻象詩之比興書之體裁禮之等殺春秋之義例以及事物之紛紜蕃變取其參差不齊之迹而比之復即其本末貫通之由而類之則其義自著所謂格物也格如漢書古今人表之格觀天下之物而皆以類相從則操之有要矣即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知至也大學以格物爲入手即以物格爲終極人之一生無一日不應事接物即無一日不爲比物醜類之學故比物醜類隨時自盡之道也篇中學法教法盡於此四字前文云玉琢嘉肴攻木撞鐘弓冶駕馬所謂善喻博喻罕譬皆比物醜類也下文又以鼓水比類師學河海比類本末故此四字總

束前文以貫通篇也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彰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鼓考擊也如鼓瑟鼓琴之鼓水訓塗之也聲出於鼓而鼓非聲色出於水而水無色以況學非五官之事而五官以之治師非五服之屬而五服以之親此比物醜類法也五官治身修也五服親家齊也身修而家齊化民成俗之學也

古者君即兼師爲君服即爲師服也自孔子始創教統別於君之治統而自立其法不足以權勢強人之信從而又非以形氣聯合故其服不能以名分恩情預爲定

制而任人之以義情自制然師由君分其服卽當準君
以爲之制典言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其服重則百
官之服如聖門之七十子也四海之民僅遏入音而已
其服輕則民之服如聖門之三千徒也故師之服可準
君服以義自制聖人不能預爲制也

右第十五章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王船山曰大德者人官之本涵於未發以爲視聽言動
之則不倚於官也大道者事物之本爲事物之所共繇
散於百形而爲器而不滯於一器也按此承上章學師

說入學成於己之謂德傳教於人之謂道上章由鼓水
遞入學師學爲君者也師爲教者也以收束教學爲先
之意故鄭訓大德曰謂君也朱子非之然身之君與官
本以國之君與官爲喻其理原可互通而上文五官在
五服之先此大德在大道之先似專言師而未及君蓋
統君於師言師卽言君不以後世之君師分峙爲然也

則船山說優矣今從之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不官之大德不器之大道其體之立也以信其用之行
也以時信爲大信則至誠無妄之謂而非要結之信也
時爲大時則與世升降之謂而非執一之時也故湯武
之隆不爲揖讓孔孟之聖不爲伊周大時不齊也

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

官器以道德爲本道德之體用又以信時爲本察於此
四者又可恍然于教學之尤有其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本

河爲海之本海爲河之委必先之重本也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政夫子承之以學以政治視教學教學源
也本也政治委也末也建國君民以教學爲政治得其

本矣而非興教立學之本也王船山曰此篇所言皆親
師講藝之事而終之以務本所以見古人爲學求之己
者但盡其下學之事而理明行篤則天德王道卽此而
上達焉蓋與大學至善知本之旨相爲符合而後世竊
佛老之說以文其虛枵狂誕之惡者亦鑒於此而可知
其妄矣船山之說是謂教學以親師講藝爲務本而以
語及心性者爲虛枵狂誕蓋鑒於王學末流之失遂憤
而爲此論見王學言心遂不敢言及心見王學語有近
佛老之玄虛者遂不敢及玄虛其時天主之說已漸入
中國則又不顧吾道之大源而亦不敢言及天國初諸

遺老倡之而後者愈甚雖有孫夏峯黃黎洲李二曲湯文正確守薪傳而不敵後起者之力以至於嘉道之間聖教遂第爲訓詁考據而攻陸王者乃並程朱而亦攻之而中國幾無敢言宋明理義之學者矣其一二有志好修亦第拾攻陸王之唾餘而不審時勢之所趨以求挽救第以攻人之異己爲守先聖之道而吾國乃日疲弱不振耶教遂盡收吾教之說以爲己有而以教於吾國以收吾民及今憤見勢絀不能勝一日本而反挑釁各國以貽庚子之辱欲爲補救以收效桑榆豈惟不得其本然問其所以爲學則爲西法之是效西人之是師若吾中國固無所謂學者夫吾國今日之學固不西人若矣吾先聖孔孟之說亦豈遜於西人乎苟取吾中國近儒所劄棄者而盡復之則西人之精者早見於吾聖人之書即其技藝爲中外前所未有者吾中國諸儒亦早發其端而其駁而不純之說則吾聖人早已見其弊而預爲之防故今日欲救中國之弊莫若復吾孔孟之學而用孔孟之教法孔孟之教法此記是也此記歷言學教遞入比物醜類比之類之而得教學之爲重由教學而得大德大道由大德大道而得大信大時大信誠其心也大時當時之務也誠心以審當時之務而其本

不待他求矣蓋今之中國古所謂天下也今則退處爲列國之一矣而民則仍視爲天下不知爲何國之民故急宜建之君之去其隔閡之勢使一國之氣機靈萃其渙散之情使萬民之精神聚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國以民爲本得民以心爲本然則此建國君民之教學其必務此本也明矣務本二字見於論語次章指爲孝弟而孝弟所以能爲本者以不犯上作亂也不知子之必統於父必不知下之必統於上則犯上矣各處之會匪亂民是也不知兄之同生於父必不知人皆同生於天則作亂矣前此之拳匪及各省教案是也欲建今日之中國君今日中國之民不使由孝以識天下一家之仁而重宗子則人皆無君無君而國可建乎故孝者建國之本也不使由弟以知四海皆兄弟之恕則皆自私而思亂自私思亂其民尚可君乎故弟者君民之本也故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洋即今日中國之教學不必急效外洋而當急去吾君民之隔閡而使之通急聯吾民之渙散而使之聚興教立學不在生數十才智之士而在得數萬億兆之民心使人人自出其本心自精其生業則兵練於伍農勸於野工精於室商智於市而於此四民之中擇其尤異者各省有一二十人足以供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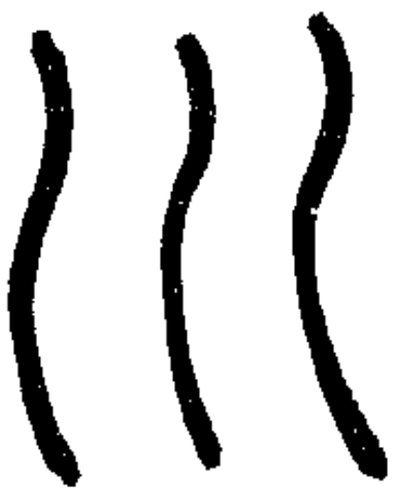
用矣故今日之教民當注意在化民成俗不當在育材興藝此所謂務本也此今日之本今日之務若船山氏蓋講經家塾用以訓子之書也解立政則通諸今之立憲解學記則通諸今之學校法意在融貫中西不拘常解化裁通變期以濟時昔董江都爲春秋繁露變法者宗之王荆公爲周官新義理財者右之大學一書本古者教人法也眞西山先生著爲衍義明清以來宸極之學率根乎此先生處前清之季憤外邦侵陵慨然思以經義濟世故爲尚書微以示生徒復釋此二篇詔告其子或舉舊說而擴充之或據新義而融會之亦猶董王眞三君子之志也漢儒多援經術以飾吏治近人有注解四書舉新學說貫入經疏佇見中外貫通亦何有江陵道盡之歎先生是二篇即其嚆矢也可勿念哉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校跋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江寧吳廷錫

學記臆解終



湯盧氏慎始基齋刊行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同治十三年四月興文辟俾郎備通省鴈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光緒元年春書院成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督部畀聆吳公與藩侍郎使之洞識其章程事扁章創未能盡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將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推定議諸生屢以記爲請曰蕞石三年矣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奚以記爲哉諸鴈紳之公牒吳公之奏牘緣起備具是卽記矣不勞複出也若夫建書院之本義興學術教條之大端願得與諸生說之

諸生問曰先生之興臺司諸公及諸鄉先生揔爲此舉何意也曰若意謂何或對曰振邮寒士曰噫何兒之左也使者教士之官非振貧之官也金蜀學生三萬人院額百人遺三萬何益月費減止數十金卽益以膏火求見振百人勿蒙昧鈔撮假借僥倖以自欺時不再至師不常得何所能起其貧也如爲振貧則籌鉅款增廣額足矣然則何爲曰爲江書院膏火數百名讀書讀書何用曰成人材蜀材之盛稽於漢之郭舍張馬揚經之宗也宋之二王當作二李心傳史范史之良也其餘唐之陳李宋之五蘇范虞元之虞明之楊氣節經濟詩古文章之淵藪也方今

聖上敦崇經學祀漢太尉南閤祭酒許公於學宮試卷經

所近志有所存擇而爲之期於必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

說擇術第三

或謂宜分經學小學輿地學史學算學天算學諸生問曰術聽人擇何爲必通經乎曰有本大學曰物有本末論語曰本立而道生聖賢通天下事理言之謂之本學人因謂之根柢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羣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或曰史輿經何輿不知史學要領在三史不通經學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

不通小學其解經皆臆說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志也不通經史其詞章之訓詁多不安事實多不審雖富於詞必儉於理不通小學亦未有能盡通文選者也故凡爲士必知經學小學綜此兩端其在篤嗜神悟欲以此名家箸述者終身由之而不盡若夫約而求之治說文者知六書義例之區分象隸遞變之次弟經傳文字通借之常例古今音韻之異同足以治經矣治經學者知訓詁之本議羣經之要指經師授受之源流儒先傳注異同長短之大端足以折中羣籍矣即此數要先正老師其說已備其書俱存猶軒語書目答問舉之已稍求之深者治說文三年治經學七年通計十年不

爲多也求之捷者治說文一年治經三年通計四年益不難也苟有其本以爲一切學術沛然誰能禦之要其終也歸於有用天下人材出於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諸漢學其勢然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性各有近有不近如謂強人人爲經生博士而盡廢此外之學術何爲更以史論詩文課之哉說務本弟四

諸生問曰經學小學之書繁而難紀異同蠭起爲之奈何曰有要使者所撰輶軒語書目答問言之矣猶恐其繁更約言之經學必先求之學海堂經解小學必先求諸段注說文史學必先求諸三史總計一切學術必先求諸四庫提要以此爲主以餘爲輔不由此入必無所得說知要弟一冊記每日看書之數某書弟幾卷起弟幾卷止記其所五督部吳公初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記一文選一史記合評一如經費能辦可著爲法更有圖語圖策兩漢三國說文疑字兼歷代帝王年表簡明目錄皆成都有版價直亦廉諸生節衣縮食亦須置之

諸生問曰既知要矣如何而得有效曰在定課人立日記疑記其所得無疑無得不可強書不貴多貴眞過目不貴猛貴有恆不貴涉獵貴探思不貴議論貴校勘考訂不貴強記貴能解能解方能記不解自不記不貴掷新解貴通舊說不貴更端貴終卷大略書三種說文一提要一其餘或經或史一各看若干葉使者置有提要三部猶恐不能周各擇一類分看可也監院督之山長旬而問之叩詰而考驗之一課

不中程者罰月貲二課戒飭三課屏之院外說定課弟六
諸生問曰有依課計功而無所得者何也曰不用心之咎
也平日嬉娛臨課而搜索枵腹曰日課試無益也繙書鈔
撮姑以塞責檢之不能得讀之不能句摘之不得其起止
鈔考據之書不能辨其孰爲引證語孰爲自下語也鈔記
事之書不能瞭然此事之原委也如此則鈔之而仍忘引
之而不解雖日日鈔書無益也作爲文章以勦襲爲逸以
儲材爲勞讀近人淺俗之文則喜古集聱神思則厭甘仰
屋以課虛不肯學古而乞靈雖日日爲詞章無益也用心
之狀古書雖奧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羣書勿病其繁
疏茂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

問之同學不以爲恥文章縱苦盭勿因人縱蹈摹古之譏
勿染時俗之習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說用心弟七
諸生問曰用心而以爲苦何也曰信之不堅中作而輟古
書多簡古訓多迂古事多隱陋則多怪厭則生疑畏難則
思遁已不信矣凡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爲古學爲高
文忌者謗之俗淺者譏之專利祿求捷獲者笑之挾私見
者攻之不爲搖奪者尠矣夫使者亦何爲焦心勞力而設
爲難行難效有害無益之事以困蜀人哉野人食芹而甘
遂欲公之眾人同嗜者試之異趣者聽之必能行古書信
師說信使者之不欺雖或猶豫姑降心抑志勉而行之行
之三年果無可好棄去未爲晚也使者誠謖陋顧所撰輔
軒語書目答問兩編開發初學論卑易行如能篤信而摛
用之雖暫無師必有所得矣如弁此淺易者百言而百不
信雖許鄭在左程朱在右將益駭而苦之矣亦何益哉說
篤信弟八
諸生問曰可以祛不學之病矣近世學者多生門戶之弊
奈何曰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
經撝詞章以下皆學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輔軒語言大
要謂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
疏茂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

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學人貴通其論事理也貴
心安爭之而於己無益排之而究不能勝不如其已也諸
生問曰然則何以不課性理曰宋學貴躬行不貴虛談在
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後所說漢習尊師云云即宋學也使者
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不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
切學術亦不可廢若入院者抱一而自足是此而非彼誤
矣不入院者執一以相攻更大誤矣說息爭弟九用漢學之師法
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義利無
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雖不談性理準繩止於嚴辨
探談也
諸生問曰爭端息矣猶有慮乎曰慮在不尊師無師功半

有師功倍既來主講必有所畏虛心請業聽言則記勿容
其疏勿抵其踈勿妄生辨難勿以教督下考而不悅同舍
諸生復加切磋學優勿吝考下勿妬勿嬉談廢日勿狎侮
經史繁重者一人繙之則畏難而自廢同力檢之則易得
疑義難解者獨坐冥思則窒詰難推求談諧趣妙則通此
友之益亦師之亞說尊師弟十

諸生問曰學如是足矣曰不然不求進功先求寡過今天
下之書院不濶於積習者罕矣人多則陋謀無定程則逸
師不能用官法則玩嬉遊博簺結黨造言平與訟事訕謗
主講品既敗矣學廊有成乎有蹈此者監院以聞屏懲不

肯齋長與有責焉昔者溯學弟子行路皆識令人敬愛不
亦美乎說愼習第十一

諸生問曰爲弟子之道敬聞命矣然山長之教法不可知
也柰何曰有良師來其道可擬議而孰知也書院非試場
月課非考試此教未成者非考已成者非善誘不可初學
窮經未知所從憑臆妄說無益不辨純駁任意鈔撮亦無
益無課發題經解題必出先儒已有確解定論者使之疏
證以覘其悟疏證者比類引書以徵實或舊解兩歧者使之自決以覘
其斷先檢元書宣示諸生使其領解然後下筆總須其書爲庋入外省人者責監院投考多空名積習如此收錄須少嚴宜由
山長面試一次以備參檢其文理字蹟也三課不入二百

者主講既評其卷指其乖合通塞必爲書一確解張於講

堂史論發題論史事勿論一人重考辨不重空論發題取
各志及通鑑紀事本諸正史
未通典通考之屬 詩賦雜文多令擬古示以元作使之
考其義法摹其氣格如是則課一解即通一經義也課一

論即知一史案也課一詩文即熟古人一詩文也此非如
科目有去取不可令其射覆以窘之也說善誘第十二今年

使者限諸生將說文偏旁類欲其將說文通閱一遍
也令將歸方合許史記以五色筆照臨欲將其史記通閱
五遍也令其先將四庫提要細部爲其中或考核著書人
之本末或校勘版本或議論他事不專詁經可以開發性
靈也此亦誘之而已其法未必
盡於此其意或可采而用之

山長與諸生五日一會於講堂監院是日記山長摘其所
習之書而問之以驗其有得與否閱日記畢與之講說問

難不禁所記不實者罰之前所講授不能覆答者罰之甚
者夏楚之假歸視遠近爲限逾限不至者除其名到日候
開再補說程功第十三 每月官課後始到者不得領月費

既懲其隋又惜其力月止二課官課一齋課一課止四題經解一
雜文與賦爲一詩一賦與雜文史論一
不并出雜文或駢或散惟宜 可減不可增四日繳卷必
有餘力乃可讀書若思而不學精力勞憊無益而有害非
教士之本意也說惜力第十四

調院之外投考者不禁核其籍貫學冊其人之有無及眞
僞屏入外省人者責監院投考多空名積習如此收錄須少嚴宜由
山長面試一次以備參檢其文理字蹟也三課不入二百

名內者除其名每課膏火百名住院者常居十之七投考者無過十之三若投考過眾佳卷過多亦無過十之五不使奪其膏火以給其用說恤私弟十五凡給月費膏火監圖記乃以請於監道監道亦書其名舉其數揭示於院門外凡爲山長者不可懦也牖導必寬約束必嚴山長主之監院佐之齋長承之各衙門督之敗習者邪說謬論者名雖著錄而不奉課程者罰月費重者夏楚再重者屏逐再重者既逐出監院仍稟提學注劣甚至視塾門至戌則鍵閉無名籍者不得容一人居院院設齋長四人以助鈐束稽程課增其月費以學優年長者充之由學院

選用無過不更易閱則請命而更補之監院不得私派不得以錢物瑣俗事委齋長有犯教條者監院齋長不以聞輕則記過甚則更易說約束弟十六

書院所儲之書監院有籍除官發外使者捕置二百餘部二人掌之增其月費凡書必責掌書者題其前額違者罰不如此不能檢不能讀也歲一更不得留不得用本城人爲其居於外也不得借出院掌書須擇曉事者不可濫尤不可吝也若遺失勒限領書者借覓鈔補不能補者罰掌書者無罪其罰卷多者每函一月月費卷少者每部皆以一函論尤精秘者酌增若罪掌書則固閉不出罰過重則不敢領失書猶

文有相資也無相害也或自爲之可也或應他書院課爲之可也豈禁之哉況乎策論詩賦便考古也課卷用白摺矣工一切詩古文辭而不能爲舉業者抑又希矣其於時習書法也由選拔以至廷試未有不視古學楷法爲進退者也時文固所習又益之以諸條其爲科名計抑亦周矣說釋疑弟十八

凡十八條使者所以爲蜀士計者如此後有山長與夫大吏舉使主持此事者視可用者采之未備者補之若遽不行法雖善久而亦變先王不能得之於後賢況官師乎能得師師或怠於教諸生自爲之莫余禁也法不善雖立其行之而堅與不堅效與不效非所敢知也夫蜀之當務

不獨學也學之宜修不獨蜀也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使者之職也揖諸生而退遂書問答之語以爲記

光緒二年十一月提督四川學政侍讀銜翰林院編修張之洞撰

河陽盧靖校字

學灑掃職

杭府仁錢二

光緒丙戌之冬郡庠襄理釋奠
署慈谿縣學教諭仁和許郊題

公文

杭郡紳士公呈稿　紳士梁同書葉藩潘庭筠謝
廷燮沈颺沈學厚許乃大汪家禧計萬年楊曰禮
邵志錕孫邦治汪鴻禧許宗瀚等爲謹據成規請
時展學宮以勤灑埽事竊以大成萬世之師郡學
四方之表維歲久或防夫傾圮幸　憲忱加意於
修除絲竹誰聞旁無壞壁軒楹可仰勢異頹山數
仞牆高雙觚闕煥然守成匪易漸圮可虞樹韓勑
之碑時爲永壽上史晨之奏年紀建寧星甫一終

材寧速朽而已功煩塗色葺費俸錢蓋時和無別
風淮雨之災而地大多雀角鼠牙之患窗馳野馬
壁絡垂蛛不有鐲除曷昭肅敬所以定制歲頒營
修之費校官時效灑浩之勤然一甓一甎動需官
帑則屢請者煩兩楹兩廡專責師儒則獨承者瘁
前淮南阮緩堂太史倡議一鄉偏諏同志謂捐除
爲弟子服勞之分以展謁佐公家視學之處聚章
縫輩日選一錢至朔望舉來三舍拭几席如戶
曹孔訢除草萊命男子張伯又子肅拜階除之後
立周觀屋宇之規蟻孔之漏亟爲補苴蝸涎之污
即事粉飾若營葺數夫成難刻日則必承於長吏
非徒給以私財積小可大出家穀者力終拘順情
斯安斂民財者功不久規爲誠當畏法可稽茲當
土木告成遂爾觀摩意切但事本涉公斷難憑臆
案闕守文之吏謀同越俎之迂且學宮地重闌入
禁嚴弗草傭工操墁匠作時遠亭丁之候往干令
甲之誅凡茲鎌鎗職有專司　同書等既主善爲型
敢憑情上訴伏願　憲臺大人飭下學官之長俾
仲慕義之私庭草胥芟生意不存荒穢游塵盡滌
升堂共仰光明勤塗墍之功有基勿壞拭丹青之

染歷久無渝　同書等雖效誠贊序之間實戴　德
庭階之下至或宇將傾者一木難支瓦既毀者千
棱莫補仍準前人成例專期官匠加修非敢後也
惟慚力與心違似望歲焉竊願工隨請至明知徵
塵無補泰山之大亦如獻曝聊抒野老之忱齋宿
上陳仰祗　鴻鑒謹呈　浙江巡撫部院憲臺大
人施行

嘉慶七年九月十八日呈即日

浙江巡撫部院阮　批據呈灑埽規條甚屬妥協
此事淮安及江南各府縣多有行之者但以會立

名雖沿淮陰舊例究有未當查灑掃之法莫詳於管子弟子職是弟子之職也非會也今改爲灑掃職名目其辦事之地宜在學中擇屋一間用杉木素板高八寸寬數尺每季一塊書捐收姓名及支存四柱清數釘於壁間以便人人共見仍須另存紙帳司事者收貯仰布政司將此事宜轉飭遵照辦理幷行該學知照可也規條幷發

洗祭器論

浙江巡撫部院阮　諭杭州府教授知悉現在春

聖廟內祭樂二器及各殿宇傳令灑掃職董事洗刷整理務須潔淨以昭誠敬以後永以爲例並將此

鈔論董事毋違特諭

嘉慶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諭學師

規條

一是職創於淮南阮緩堂太史人釀一錢以給用復取其贏餘購田號一錢莊事詳條約及置田本末蓋數約則力易繼事專則功可久因師其意而參酌之期于法良不廢而已

一是職創始諸人每司總各集十友每友歲納錢

三百六十文公舉董事四人司總六十人司總按季收錢彙交董事處以備支取如有贏餘置產生息歲終彙議今三學董事公舉邵志錕孫邦治汪鴻禧許宗瀚又公舉高日觀張萬年爲府仁二庠司事趙坡汪中熙爲錢庠司事

一每月朔望前一日司事率備力人及書斗自大成殿

東廡西廡

崇聖祠暨

文昌閣鄉賢名宦祠芟草滌塵其有甎瓦錯亂牆垣剝落者隨見整修及朔望

長官展謁後董事諸君子以次行禮禮畢復周視腦宇倘有傾圮集同人酌議修葺支用之數詳載簿籍以憑核計費繁公請長官修葺一切出入用帳董事邵志錕汪鴻禧許宗瀚收存

一春秋仲丁先一日董事赴郡學率工人書斗洗滌祭器以昭誠潔仁錢二庠司事司總遵行

一每歲八月二十七日

至聖先師誕辰謹集同人于辰刻赴郡庠展謁核帳

後董事司事分詣仁錢二邑庠展禮
一季首朔日辰刻鄉先達率同人赴郡學叩謁餘
月董事與司事司總共事仁錢二庠專責司事
司總展謁正月改期上元日
一是職原所以安
先聖先賢之神至學師公署及明倫堂齋房學外捐
修公派等事概不旁及不得倡議挪支即數十
年後或遇重修學宮經費自有官帑此係同人
累銖積寸亦不充公
一學中舊例每月有書斗值事今另擇書斗司

大成殿及各祠管鑰其敬閉專責值事者無事謹關
有事預啟每名按月酌給郡庠書斗獎勸銀三
錢仁錢二庠書斗獎勸銀二錢至瀕塘芟草工
人隨時傭給
一郡庠瀕塘職始于嘉慶七年十月朔日仁錢二
邑庠瀕塘職始于八年十月朔日

杭府仁錢三學瀕塘職終

募復修學宮瀕塘職啟
蓋聞爾雅垂訓勤智趨隅后倉述儀扳賓加帚凡
爲長者糞之禮皆屬弟子職之司矧萬仞宮牆兩
楹筵几碑樹扈贔韓勒之柤桓詳稽壁衊聖塗魯
宮之絲竹斯潔是以沃分瓶水嚴懲廷閽享重帚
金藉警胥吏非無時雨之灑潛願趨檐星以埽除
春秋雖祭以仲丁有事已越乎寒暑朔望將課夫
諸子修儀宜勉其晨昏此所以當嘉慶之八年倣
淮陰之舊例虔申要約創議規條也迺者樟驛塵
清首舍鐸振燧烽久靖懼不潔之或蒙禮樂俱興

期有廢之必復蓬蒿既翦薪木無傷坐視塵汚究
荒職守堂廡聽其狼藉戶牖棲之蠨蛸匪惟都人
士之羞抑亦弟子員之責爰集同志載遵前光告
我上庠助茲盛舉從風設籍本猶周禮之醪計日
出泉舊效劉寵之選會期雲集肇始數人權酌月
支請輸葩字爲取諸水亦監於心維我有箕載翕
其舌庶幾室祥生白鷹瀡不緇修應對進退之儀
履賢關而如砥訂籌汜畫塗之約願淡墨以書名
光緒十有五年陬月試鐙節同人公啟

重舉瀕塘職規條

一是職創于梁山舟學士今循其約而行或須更改會合同人參酌辦理以期盡善

一本年正月十四日爲始重舉是職府學爲首仁庠次之錢庠又次之

一是職公議陸家驤丁立本爲首事收支錢洋添置器用歸家驤經理僱工埽塵芟草及零星修整歸立本經管約王鼎祺王掄奎楊寶銓顧浩黃維嶽丁立中爲兼理凡供職者三年內除遠行疾病外不得告退以期永久每次二人率傭工灑埽其臨時有事者與下次之人互相易換不得推諉

一現在創始經費支絀同人中有境遇稍豐者每月輸錢二百文或四百文一百文不等其餘仍照舊章每歲輸錢三百六十文歸八人分募分收彙交陸家驤處以便支付歲終不敷由首事暫墊

一春秋丁祭先一日拂拭神座洗滌祭器現歸丁祭局董事承值屆期仍率傭工隨同襄理

一歲修等事現歸丁祭局董事管理隨時目擊即當知照局董以便修整

丁祭局董許郊張景雲楊振鎬盛起童如淮姚
已元黃蕃洪錫承瀧掃職董陛家驤丁立中
呈爲
至聖誕辰籲請申明典禮以昭誠慶事恭讀
皇朝文獻通考內載雍正五年　內閣奉
上諭三月十八日爲
皇考聖祖仁皇帝萬壽聖節舊例於是日虔誠齊肅
禁止屠宰今應永遠遵行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
世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
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
而於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
誕爲比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尋議准
先師聖誕應致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永著
爲例又讀　前浙江巡撫趙公申喬文稿中載
仰體
聖主崇儒至意請頒
先師誕辰隆儀疏云竊惟
　覆載者天地終古如斯
生成者聖人萬世不敝然而天地之生莫考祇
對越於圜丘方澤之間聖人之生有期宜推廣
於秋藻春芹之外布昭大典必自
皇朝崇惟我
皇上道隆往聖治越前王宗洙泗之微傳致中和而
位育闡經書之奧旨數教化於臣民誠謂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故內而　國學外而都
邑俱奉
旨建立　文廟
命有司朔望行香春秋致祭又特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頒行天下懸之學宮是我
皇上崇禮孔子之盛典固蔑以加而孔子之爲萬世

師表永立人極者亦不待臣之煩稱侈述也惟
是臣一介豎儒荷蒙
皇上不次隆恩
簡命撫浙壬午鄉試忝任監臨目睹多士濟濟文風
丕振感斯文之未墜念聖學之淵源伏查闕里
祀典於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生之辰曲
阜縣官祭享洙泗書院而直省郡邑學宮不聞
各官詣廟士子展拜緣未奉有定例以致典禮
闕焉臣前任藩司時曾援照江南之例具詳督
撫通飭闔屬儒學曉諭士民於每年八月二十

七日孔子誕辰各詣　文廟虔誠拜禮遵行在
案但修舉止於浙江而通行未及各省且未經
題請奉有
俞旨猶恐僅行於一時不克永垂之久遠臣愚以爲
春秋俎豆已邀祀典之長馨而誕降祝釐更望
隆儀之兼及仰祈
敕下該部通行直隸各省於每歲孔子誕辰各官先
期齋戒二日不理刑名至期親詣　文廟率領
文武諸生行香拜賀永爲定例俾薄海內外咸
知

聖朝尊崇孔子典禮有加無已行見文治益隆人才
蔚起共佐理於昇平肇
皇圖於億萬矣　董等職襄府學丁祭並司三學灑掃
事宜恭讀
憲皇帝諭旨暨　趙前撫疏文謹隨同學官虔誠展
拜外謹具呈詞仰祈　察照行文　仁錢兩縣遵
奉施行以符舊典須至呈者
光緒拾捌年玖月初六日呈十三日
杭州府正堂陳　批候行仁錢二縣遵照

62.4H 7/2E版 4H2.9

讀書

書

社約

30A

光緒丙戌十有二月

平湖徐惟琨署檢

武林丁奇遇著

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讀書命子與氏所稱文會正謨者也今人止以操觚爲會是猶獵社田而忘簡賦食社飯而忘粢盛本之不治其能興乎吾黨二三士既有社以示眾矣苟美賦不興將於吾黨問焉其何辭之有蓮子讀書不窺園幼安讀書席藤穿二于者一爲兩漢之精兵一爲偷歲之嘉穀願吾黨效之有以應世也故特結爲讀書之社今當申約二三士其明聽焉約曰一定讀書之志記曰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貪慕非爲有志今須如求赍飡毋或暫忘如守菑畬毋爲虛望朋月築聲溪璜自出中有潛通之者吾黨勗之二嚴讀書之功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宛如業正授數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義事辭三者應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託言大意徒存恍惚日須有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遥散亂無帙三徵讀書之言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澁漫言長卿制作語艱意僻自待桓譚賞鑒二者不獨違時於已何當卽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簷開適卽不必諧聲俳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載酒之筆當共策成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立世路維莠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濟節高神表古人來儀欲澹意明心珠自現此羣書之府文采之源也故願吾黨爲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可令世口一點涴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節氣審心地凡在社中互相攻治二三士其旣聽矣乃更申曰自盟之後守此四章羣居索處毋異其心始於今日終於終身

敬

敬敬吾黨以文章之業媚茲山川不能隔入耳目矣光華相起氣若吹蘭歲月漸深味如食蔗然同聲之應雖親麗澤之功未至品目徒高恐成馳騖形神自顧懼就蹉跎不惟德業可慚亦復因緣可惜茲特結爲讀書之社志在同升功期合砥月相計口歲各觀成一篇落紙必共披吟一書發笈必遍譚論蓋力以眾而愈盛意以競而日新精神所聚定生異寶則山川當護此社矣若此庶幾生不虛同想亦世所藉慰敢請斯盟幸報使者

讀書社約終

蕭伯玉文集一則

秦和蕭伯玉士瑋讀書社文序略云山之致在煙嵐無嵐則枯水之致在淪漪無漪則腐文之致在氣韻無韻則死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波舉吾之所挾以爲至貴至妙一無所託而後自然之韻乃出焉故爲文而託之情託之理託之才託之識與學自詫以爲奇而人亦爭以奇歸之吾未嘗過而問焉何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五者有一於此此皆不及之言也蘇子瞻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

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天韻獨出正可鼻參不容目飽廣陵散於今絕矣予至武林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予視之脫口落墨不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幾罹黨禍而數君子蟬蛻自全龍潛不見多以山水往來樸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煙出入年來文章之譴喜爲託比之中屠蠙郭林宗有足多者焉碑有不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爲士師者良亦獨難予將以一世沈濁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游於獨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子將固善移

諸君之情矣

東城雜記一則

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聞孝廉子將啟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暨嚴印持調御忽公武順無敕敕後乃合於吳中復社子將中萬歷壬子鄉試天啟壬戌與嘉定李長蘅流芳同上公車聞警報踵至未及國門而返著有自娛齋集千秋爲具區祭酒之孫祭酒秀水人娶於武林沈氏遂家焉愛西湖之勝築快雪堂湖上千秋因入籍錢塘中崇禎己卯副榜貢入太學歸隱秋月庵棄三

嚴自餘杭家錢塘高隱不出兄弟有作朋集天生工書法遺文多散逸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廨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云余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中即讀書社舊地也復社名流數丁陽九標榜太盛嬰馬阮之怒幾罹黨禍而數君子蟬蛻自全龍潛不見多以山水禪喜爲託比之中屠蠙郭林宗有足多者焉碑有不野而望超不山而閒寂二語狀境殊勝

郭西小志一則

丁奇遇字孟嘉仁和人明季諸生家吳山竹林堂與

三嚴二馮結讀書社以奇遇爲祭酒其爲詩喜太白長吉嘗云太白詩豪也學者易入於惟詭亦詩病也聞者以爲知言一日乘舟過餘杭忽聞震霆聲問左右無聞者視其耳已裂血殷白衣矣遂卒族弟國元字幼筠處士也言其兄苦吟事每爲之流涕云

塾

講

規

約

塾講規約小引

講者何講學也曷講乎爾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知學之不可不講也塾者何講之地也曷取乎塾曰講學者多塾師故即其地而講之也規者何法也約者何期之也曷期乎爾期守其法也曷言乎守其法也曰講必有規懼其久而渝焉故必與之期之也是規也其將約之塾中之人歟抑不僅塾中之人歟曰既曰塾講蓋約乎塾中人也塾之外苟能奉斯約焉斯亦講學者之至樂然而不敢必也夫約之果

能守吾規歟曰是未可知也未可知則曷爲約之曰未可知是以約之也其人而爲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能守吾規焉吾即不與之約之彼亦未嘗不守吾規焉則斯講之幸也其人而非純乎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懼人之議其後也而守吾規焉吾或不與之約之彼亦竟無所懼而遂佚吾規焉則是約之不可以已也其人而非君子也者吾亦曷嘗日討其人而申訓之以吾塾之規吾與爾約之乎哉君子曰若斯約者斯無媿乎塾講也矣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塾講規約

歙縣施璜虹玉著

梁溪高景逸先生云眞有志向學者平日讀書靜坐獨自做工夫不得力須從講會中鍛鍊如馮少墟先生所說朋友會聚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義理開發一番方爲有益然則同人立志爲學豈可離羣索居不與朋友講習哉但朋友講習又當各盡其道而一無所苟方爲眞實有益魏莊渠先生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字代習字錢啓新先生曰天地間至尊至貴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然則今日聯會講學舍道德復何求哉且孔門求仁之學無非教人爲人也羅一峯先生曰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

其進益豈淺鮮哉故今與同人共商至要講約九條以明聯會講學之意會日講其所習散會習其所講責善取善又各盡朋友之道而一無所苟斯可謂之眞有志向學者矣其嚴始進愼晚節諸約悉遵紫陽舊規茲不敢贅也

一曰尚道德

今日同人聯會講學須認是何意思謂專以詩文相砥礪以科第相期待則猶是習俗作會與會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甚相遠也朱夫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明明提出道德二字則知君子會友要以明道相砥礪以進德相期待方是孔門求仁之學周濂溪先生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然則今日聯會講學舍道德復何求哉且孔門求仁之學無非教人爲人也羅一峯先生曰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

官人而已若學道德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舍聖人賢人不爲而徒爲詩人文人官人是豈有志之士乎哉故願同人立志發憤一意從事聖賢之學以仁爲己任以明道相砥礪以進德相期待苟道明德立未嘗不可以爲詩爲文爲公卿大夫卽布衣不仕亦可以爲後學師表前輩倪道川胡敬齋陳剩夫諸先生可法也如道不能明德不能立則雖做了揚雄李白未聞可以爲聖人雖做了狀元宰相未見可以稱理學又況科第未必得詩文未必工其與聖賢相去不大相遠矣乎若能擺脫習俗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則又未有道不能明德不能立者也是在同人立志之專篤耳志定而後可與共學故講約以尚道德爲第一

二曰定宗派

同人若志於道德則功名富貴皆不足以累其心然不先定宗派立箇學的何繇至於聖賢之域胡敬齋先生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處又怕偏將來偏到底故學者審宗定派不可不急早商量程朱宗派只有孔孟後學宗派只有程朱宗程朱卽所以宗孔孟宗孔孟卽所以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蓋孔孟道統惟程朱接續不差孔孟宗派惟程朱指示親切舍程朱而欲學孔孟是猶舍階級而欲登泰岱也難矣向來學術之壞其病在不宗程朱或課虛談寂人於仙佛或陽儒陰釋偏於陸王今幸紫陽大會六邑諸道長同心戮力闡明程朱之學又幸朝廷功令森嚴天下翕然宗朱則茲塾講審宗定派斷當以程朱爲學的庶幾大中至正不至於差亦不至於偏也而朱夫子又集諸儒之大成同人又幸生朱子桑梓之邦則熟讀朱子之書熟講朱子之學自是同人本分內事故講約以定宗派爲第二

三曰持敬

宗派既定當思何以用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和朱夫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程朱教人用功之要也而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依據則持敬工夫又學者用功

之最緊要者也故曰敬之一字乃聖門第一義聖學之綱領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要莫切於此紫陽諸道長闢明朱子之學自淑淑人無非持敬之心法則今日塾講遵紫陽之規崇朱子之教安得不以持敬爲首務乎至於持敬之方朱子於大學或問補小學處引伊川之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又引謝上蔡之常惺惺與尹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四樣方法總是一樣工夫無非要人主一無適而已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說敬字工夫可謂極其親切同

人果能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以之窮理則理亦易明以之反躬則身無不恪聖賢之道庶乎其可學矣故講約以持敬爲第三

四曰繹註

持敬工夫既知用力則此心常存可以窮理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人之書故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是而兼讀小學近思錄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諸書繹註義莫逆於心然後孔曾思孟之微言始有入路繹註之論然則同人鄉塾講書必要闡明朱註使朱子聖學不明人心日壞紫陽諸道長深以爲憂故有繹註之書而梁谿高景旂先生亦有講書只消講得而明也宋元以來諸儒無一不潛心朱註慨自德

虛心平氣熟讀朱註而精思之庶幾四書精蘊始可

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同人其相與其勉之哉故講約以繹註爲第四

五曰力行

薛文清有云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得一字知一句行得一句若只知得行不得則雖讀聖賢之書於我毫無益也故大學做格物致知工夫卽做誠意正心修身工夫論語言博文卽繼之以約禮孟子言盡心知性卽繼之以存心養性中庸言擇善卽繼之以固執此知行並進之工夫也今同人既讀聖賢經書講究義理則當字字句句體貼到身上來著實做踐履工夫踐履亦無別法只是依古聖賢成法做去自念慮之微達事爲之著無一不求合乎聖賢之成法則所踐履者自然步步皆在規矩中所讀經書方有著落所講義理方得親切而道德之歸也有日矣然在今日最切要者義利二字要辨得分明同人果能於義利關頭辨別得清而於日用彝倫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必求事事合義而無一毫利心則其踐履方見眞實無僞苟或不然其心中必有歉然不自安之處則要自責自訟必求改之而後已此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憂夫德之不修又憂夫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其意正爲此耳故講約以力行爲第

五

六曰習六藝

學者旣明義理厲德行又當兼習六藝時務以適於用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若非平日習其事通之一字亦甚難言胡文定公教蘇湖二州之士必兼時務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故士皆有實用今之學者大槩虛談理道專事雕鏤之文而置六藝時務於不講及臨事應變茫然不知不能此朝廷所以有不得人之歎而世俗視讀書爲迂者此也茲願同人於窮經之暇各隨自家聰明材質專習一藝或能兼通諸藝更佳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厤象兵刑錢糧治河之類必精研習鍊實實可以措諸事業不徒空談其影響而已也此皆經濟實學凡我同人已習者精而愈求其精未習者宜及暇時研究亦藏器待用之切務也故講約以習六藝爲第六

七曰育英才

從來文行兼修才德並懋之士隨其所居之時位皆可以維世道正人心而最有補於世道人心者莫如育英才一事孟子曰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張橫渠先生曰育英才顙封人之錫類聖賢之用心何如是之遠大乎蓋一家之政非得英才之子弟不能繼志而述事國與天下非得英才之臣不能安上而養民道統學脈非得英才之弟子不能承先而傳後故聖賢之生無論出處皆以教育英才爲心雖人之氣稟不齊英才難得然隨在教育亦可以因材而成就即至暴戾欺詐之人聞吾孝弟忠信之說畢竟有所畏懼而不至於大爲奸惡自私自利之人聞吾安貧樂道有天下不與之說畢竟有所感悟而不至於利己害人但患在我無實心以化導之耳

今同人相與講求聖人之學或在家塾受徒或就他鄉西席皆當以教育英才爲己任教育之法聖賢經書甚詳莫要於小學大學二書朱子曰小學書乃做人底樣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同人若能勇革世習不爲俗學奪志悉遵小學大學之法教訓童蒙培植後進其所以誘掖激厲又能循循有序如此功深日久必能養就一番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張可以傳聖人之學而爲當世之大用者善乎周子之言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實維持世道人心之切務同人不可不相規相勉以底於有成者也故講約以育英才爲第七

八曰務謙虛

朋友相聚講學無非各求進益絕不可矜悻自高各事業做到參贊天地其心猶歉然未能也今人不及古人仔細想來病痛總在不謙虛故朋友彼此爭勝德業俱涉矜誇何能相與以有成同人篤志聖賢之學必要以驕矜爲切戒以謙虛相勉厲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故謙卦六爻皆吉咸卦虛以受人明乎謙爲入道之所好而虛爲人心和平之極也孔門惟顏子善學聖人曾子稱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非謙虛之至而能若是乎曾子深慕其爲人故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同人學顏子之學安得謙虛之友如顏子者而與之言身心性命之事乎故講約以務謙虛爲第八

九曰防間斷

今日大家發憤爲聖人之學則必求至於聖人之域顧聖人之域不能以遽至則日用工夫不可頃刻間斷胡敬齋先生曰第一怕見道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間斷則或作或輟若存若亡何能至於聖人之域然間斷之病繇於學道之心不真苟有必爲聖人之志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故朱子於至誠無息章註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大家常把虛假二字時時儆省則雖欲間斷而不可得此則顏子欲罷不能之候矣且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只是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倦非無間斷而何大家又把厭倦二字時時振奮以求無一毫之間斷則何患聖人之不可及哉然則今日聯會之初先期有終有終在於無間斷故吾不以講會間斷爲慮而以工夫間斷

爲憂同人萬不可悠悠忽忽半途而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人其夙興夜寐自強不息哉故講約以防間斷爲第九

橫不敏幸承師友不棄侍講於紫陽還古諸書院者已二十年凡朱子所以教人爲學之方進德之序得聞於師友者似略知其一二但愧未能反躬實踐耳今居家塾授徒又承鄉鄰諸君子不我鄙棄聯茲塾講研求聖賢之學故不揣愚陋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述爲講約九條與塾講諸同志共商雖於聖賢之學無所發明然能信此約而共勉焉則亦庶乎進德修業之一助云康熙癸丑夏六月己亥施璜謹識

附塾講事宜

紫陽大會閤郡有道先生在焉今聯塾講不過鄉黨同志或近地塾師或遠方朋友皆是開風戾止不敢邀請一人蓋以有志共學者不邀自來而聲氣不相應求之人雖邀之不至也然虛心求益賢友惟恐其不多故同人既商塾講規約以貞其志又訂塾講事宜以定其則庶幾求友有本會友有益則因相知以及未相知諸友又不妨轉邀以廣通聲氣也至於崇德俱尊學問醇正者則當敬請以爲師表不在此例總之講會之盛在品眞學正不在人多但願同人勉力做實落工夫則不負茲塾講一舉而紫陽大會亦藉以有光矣

一同人樂聚必得主人以爲領袖則一應會務方有歸聚然使每會惟此一人賢勞衆心實覺不安不如諸友輪司方爲各盡其道但每會數十人只一人司會亦難支應且僮僕器皿俱有不得如願者必二三人商量贊助方不覺勞木家亦不生厭斯會庶幾可久

一講學必擇講堂布講席大會齋集紫陽書院月會則宜在各鄉或家塾或祠堂或衆廳或山館皆可必要灑掃潔淨無閒穢人往來混擾則善在司會者擇便先期預達以俟諸友賁臨

一講期每年七次俱以解館暇日爲定蓋同人多塾師也頻會恐妨館課乘解館之暇爲講期則不相礙正月初七日爲期三月清明節後四日爲期五月初六七月十八八月十六十月十五十二月二十爲期後會之期前會別時預訂屆期不必再約或各以其便互約其有他故不得赴者預間司會會只一日遠則先一日集後一日散近則卯刻集酉刻散風雨不移其有他故不克講者擇日補之毋令遂缺一會

一會日一日司會者齋戒設香案安奉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在講堂之上會之日辰刻會友到齊行釋菜禮畢陳設經案諸友齊集堂上謁朱子行一揖一躬禮分班東西相向一揖就坐位以齒序或

聖經一章諸友靜坐片時然後質疑問難虛懷明辨講畢命童子歌詩一章以爲開暢性靈之助歌訖撤書案復向朱子行一揖一躬禮分班班揖少退午後復講禮亦如之

一先儒工夫皆有日錄所以兢兢業業簡點自己過失也同人應事多過暗室多欺若不逐日錄簡點則自己過失常苦不知又只喜人稱獎不喜人規諫不惟不能改過且多掩飾欺人何繇得有進益今願同人各置日錄一編每日行何事接何人存何念讀何書善與不善皆備書之以自簡點大抵到下筆書時有不敢下筆者皆爲人欲之私必遏絕之此日用第一切實工夫不可畏難而生退避之心也

一每講必有課業或講錄或制藝或同人問答或詩歌或策論無所不可總以發明平日所得臨會呈案就正辨別所學之是非其與工詞章以取利祿者亦異趣矣

一一備書以驗勤惰并可論會後之操履爲將來之勸懲

以上講會事宜省浮費以養廉省繁文以務實易知易行可久可大願諸同人相與參酌而恪遵之

跋

吾鄉故有紫陽書院舊歲于朱子壽日六邑之士咸
聚拜祝之餘講學而退諸君子以是爲疎子是更聯
塾講法誠善也憶先子于會日作塾講詩九章後以
乙卯來邦遂不獲復與斯講時猶與施君虹玉往復
辨論西銘太極之旨焉夫吾鄉爲程朱闕里宏其講
席之盛如此

聖天子重道崇儒御書扁額頒賜天下書院吾鄉紫
陽山亦其一也諸君子際此昌時咸能不負所學不
昭代叢書　甲集　塾講規約跋　七　世楷堂藏板

誠爲吾里之光哉心齋張潮題

鍾山書院規約

鍾山書院規約

吳縣楊繩武文杖著

一 先勵志

士莫先於立志宋王孝先曰平生志不在溫飽而范希文自爲秀才時卽以天下憂樂爲已任志先定也士君子束髮受書當以此等古人爲師法使志識堅定氣量宏遠立朝必能建豎居鄉亦足模楷若立志不高委瑣齷齪之見纏繞於胷中他日卽有造就亦自卑陋否則庸庸碌碌無當有無之數豈不辜負一

生

一 務立品

禮記儒行曰近文章砥礪廉隅則知廉隅不立未可特文章爲能事也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故其時王楊盧駱號稱四傑不一見許況其才達不遠此者乎且四子猶是文士浮華之習若等而下之平時不知植品臨事必至貶節青史所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甚衆大可懼也愼之愼之

一 愼交游

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又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書院中不可謂獨學無友矣正恐不務敬業而漫言樂羣卑者徵逐於游戲酒食高者奔競於聲氣勢利則燕辟之患又有甚焉異時居官入世或至失足比匪不能自拔身名俱喪推究病根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戒哉

一 勤學業

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陶士行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輩愚人當惜分陰古人艱苦讀書尙有囊螢

抱火斷齏磨鐵者況安坐書院廩餼日給而玩時愒日業不加進不惟上負 朝廷養士之恩而自待居於何等韓子又曰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果能奮迅力學三年五年之間必有以報其勤苦者勿謂余言不驗也

一 窮經學

經之名起於禮記經解易詩書春秋禮樂所謂六經之也亦曰六藝史記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五經之名則自漢武置五經博士始合易詩書三禮三春秋

爲九經益以爾雅論語孝經孟子爲十三經唐開成中有九經之刻宋李至劉敞各有七經之說其後或爲十經或爲十一經至十三經而大備說經者或爲傳或爲學或爲箋注或爲疏解或爲章句十三經有注疏五經有大全而外又有歷代經解其書具在都未失傳眞經學之淵海也大抵漢儒之學主訓詁宋儒之學主義理晉唐以來都承漢學元明以後尤尊宋學博綜歷代諸家之說而以宋程朱諸大儒所嘗論定者折衷之庶不圖乎一隅亦無疑於歧路古人窮經不專爲文章而文章之道亦非經不可韓子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柳子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變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合二子之論文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於經不可矣

一通史學

史之體有二一曰紀事一曰編年史記以後二十一史皆紀事也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皆編年也紀事之體又有二一曰紀傳一曰表志紀傳之學通鑑綱目集其成表志之學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彙其萃正史而外又有旁史舊史如荀悅漢紀劉昫舊唐書之屬通典通考通鑑綱目俱有續者而前如劉知幾史通後如胡寅讀史管見皆史學之科律也要而論之文筆之高莫過於史漢學問之博莫過於鄭漁仲馬貴與而褒貶是非之正莫過於朱子綱目師子長孟堅之筆綜漁仲貴與之學而折衷於朱子之論則史家才學識三長無以復易矣

一論古文源流

今人言古文者動稱八家不知八家之於古文委也非原也古文之原當溯諸經尤溯諸經之最先者經莫古於尚書亦莫高於尚書伏羲畫卦未有文字易經之文多出尚書後尚書千古文字之祖也典謨紀傳之祖禹貢志乘之祖誓誥詔令之祖伊訓說命章疏之祖他可類推諸經各專一體不能盡古今之體勢尚書諸體皆備而文又最高故曰祖也尚書以後能以文章繼其傳者左國得左國之傳者八家尚書

宿海也左國史漢龍門積石以下入家則九河入海之處也其餘諸子百家亦無能出尚書之範圍譬如淮濟渭洛必達於河而後可入於海也今人讀尚書者知尊之爲經而不敢目之爲文愚恐數典而忘祖故爲淮原其所自其詳則俟與諸生細論焉

一論詩賦派別

詩原於三百篇猶古文之原於尚書也雅變而爲風風變而爲騷騷變而爲漢魏樂府古詩實出於一原者也漢魏以後子建爲建安之傑士衡爲太康之英靈運爲永嘉之傷此鍾嶸詩品之說而前有嗣宗後有淵明皆未之及其實陶之與阮足爲魏晉弁冕永明以後江左浮豔而元暉爲太白所宗子山爲子美所出未可輕訾也唐初承六朝餘習陳伯玉始變爲古風至開元天寶之間而李杜王孟高岑傑然並出極盛一時要以盡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獨專則元微之所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嗣是而爲大歷爲元和爲長慶爲開成各名其家過此以往自家大家之目虞山錢受之極詆之要其源流升降次第井然不可沒也賦者班固以爲古詩之流宋玉景差立其體司馬相如揚雄之徒暢其風至二京三都而鉅麗極矣然論者或有疊牀架屋之譏自唐以前皆古賦唐以後乃有律賦而庾子山哀江南一賦以古賦之氣體擅律賦之聲情且一代之興廢盛衰具備於是兼有詩史之義嘗竊論之屈子之離騷一變而爲庾子山之哀江南賦庾子山之哀江南賦一變而爲杜少陵之新樂府此如鯤鵬之化身二而實一者也又少陵之新樂府詩之變大雅也白香山諷諭詩詩之變小雅也張文昌王仲初之樂府詩之變國風也此皆愚之蠡見俟暇日與諸生細質之

一論制義得失

制義之體起於宋而明代用爲取士之制　本朝因之洪永之時規模草創元氣渾淪至成宏而稱盛成宏正嘉之文理勝而法具隆萬之文法密而才寓天崇之文才盛而法變　國初之文與天崇相上下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故其時爲極盛後此風氣遞變

世楷堂藏板

作者代興要未有能駕乎其上者也近二十年來文章之病有二枯槁其面目鈍置其心思開卷索然了無意味假先輩之病也擁腫其支體癡肥其腸胃掩卷茫然不知何語爛時文之病也有起而矯之者又或貌新奇而實庸腐外崛強而內空疎牛鬼蛇神虎皮羊質是爲假西江假　國初蓋不培其本而澄其原故無以起其靡而矯其陋夫所謂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讀書之謂也多讀書以爲根柢則熟於古人之義理媚於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議

論識見氣味骨力才亦因之日出發爲文章有平淡不層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即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一戒矜誇忌毀

學者須虛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內事且學業無盡進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誇若文字未到便卽爲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諸生名知自好必不屑涵此弊倘一犯之當特置劣等月懲若有在院人役作弊傳遞察出卽將傳遞之人送監院官懲責

那公郡公武陵楊公宗室德公亦以爲不可復易及今制府尹公來尤相卽可又漸摩日久待士之隆養士之厚鼓舞振作更倍徃時今以書院會課付刊尹公已爲之序余卽錄此以引其端可不更贅一辭也

秉道迪德本本原原開　先聖之堂奠翼後學以追趨凡有志之士當無不踴躍奮興日漸月摩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昔陸子靜會講義利之辨以爲所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而反覆於科舉之學令反覩而端其趨當日聞者無不竦息動心至於泣下朱子亦謂其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啟而識之至朱子學規則自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之要以至於處事接物之方皆聖賢學問之綱領後學由賢入聖之階梯彼此非有異同也先生條列勵志立品以端其趨慎交以樂其羣勤學通經通史以攷其業論詩古文制義之源流以修其藝戒抄襲矜夸忌毀以警其惰本末兼該鉅細備舉井井班班已合前賢書院之所以教者而觀其備又復由今入古而易於從斯誠至教之典則聖朝作人之隆規也繹思佩服爲敬識之西吳晏斯盛跋

鍾山書院規約跋

皐里先生主講敷文書院著有論文四則語皆揅覈實爲制藝之津梁業鈔入廣編今於鍾山書院會課中得此規約屬志勗學備見誘掖後進之心非好爲人師趨利若鶩之流所可同年語也嗟乎先生去今五十年耳流風餘韻可復見乎癸酉季秋同郡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讀書法彙

6 1/2 x 11 R

先師杜仲丹夫子讀書法彙一卷皆采輯先賢論學要指用以自課未嘗輕以示人然先師以儒林耆宿屢主湖南北講席而主湘水校經堂者近二十年遊其門以學行著於時者踵相接則是本所學以教人與夫因材而異其教者雖非可以形迹求要必徵諸古而信於今無疑也余從遊校經先後凡五載師不以爲不可教每誘而進之或相告語至夜深不倦余困於學而多病因詔余曰古之學者積小以高大非一旦夕之爲力也且士以守身爲先苟身不能守更何有於學余謹誌之不敢忘嗚乎余學未有所益而師不可見矣今出是書校而刋之獨坐書齋然鐙夜讀猶恍惚執經問難時師若弟坡帷相對習習然春風之

風人也光緒癸卯季冬月立春前三日弟子劉肇隅記

黃庭堅書贈韓瓊秀才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囲學紀聞）

朱人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

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歷城葉奕繩常爲懷麓明言强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誦十餘遍黏之壁間（唐太宗實錄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朕粘之屏壁出入觀省）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閉步卽號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呂覽博志篇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一字不遺黏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蒿菴閒話）

宋陳善捫蝨新話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一百二十字況一日乎子少時實有貪多之癖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邢懋循常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幷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幷次日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卽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千道書簽上貯之筒中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蒿菴閒話）

陸放翁萬卷樓記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麤相與發明其所闕涉已不勝其眾矣一編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

益人神智信冥如書所謂書指經史傳記之屬（拔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愼也（筏文貞崇簡冬夜箋記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捌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有怪世人極贊某書學書人情有似史記果

溺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可以不愼　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之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窮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葛庵）

順治初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繙繹阿什坦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爲期經史爲導此外雜書當屏絕（陳康祺郎潛紀聞）淄川唐豹嵓夢賚以順治八年授祕書檢討會　命翰林院譯文昌化書唐曰非聖之書豈可塵　乙夜之　覽具疏畧言曲說不典無裨聖化請移此以輯聖賢經世大典

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去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訖功（毛奇齡撰）

國朝開百詩爲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資實奇鈍幼受書讀百徧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閣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陳康祺郎潛紀聞）

華陽國志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徧乃得終成學儒（北堂書鈔九十八）

山陰徐伯調緘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注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韋註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

楊天祥字休徵正德丁丑進士遺友人書曰古人讀書破萬卷予自弱冠勵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爲多而場屋之中所取甚約何者七篇之文如其黍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難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騁至大廷之對檢點敬愼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珍羞錯陳屬饜

以佐平明之治（王士禎撰）

呂氏童蒙訓云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又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又云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又云榮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則止巨木輪囷就墨則削其餘酬應不能踰於人情物理
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豈盡可用哉古人云精兵
三千足敵羸卒百萬蓋以此也昔向子平敕斷家事徧游
五嶽豈圖喻人哉亦求自喻而已然游五嶽則有跋涉之
苦離曠之憂踰年閱歲僅乃徧之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
此五嶽也子史百家亦洞天福地也予徧歷之豈直臥游
雖不足喻人亦足以自喻矣 廣東通志

錢泰吉輯嘉興錢文端公陳羣遺事公嘗請益於孫華隱
先生曰何以博耶先生曰讀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
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
有過目一字不忘者耶公嘗舉以爲讀書法

讀書法纂

包世臣撰江都淩曙傳君問余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
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
則機窒樂則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
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
則疾讀貪徧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
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法 按元人楊
璃山居新話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
緊讀貪徧數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宋周益公必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
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學者誦此
數語不可不知儆懼一知半解囿於閒見但以文人才士
互相誇詡 隋書柳莊傳蘇威重莊器識嘗奏云江南人有
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
之者不過柳莊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

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心可勝慨哉以上四條見漢陽葉名澧橋西雜記

上海陸文裕深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衆終爲俗學海昌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呂紫微居仁云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者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又云作文不可强爲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宋人陳鵠耆舊續聞

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治亂興亡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取此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孫公談圃云梅聖俞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舊筆書一小紙內笋袋中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

喻元德云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元遺山云書須句句讀文須字字做元德又云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錢塘與王無言書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面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謨畧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湖海文傳

南軒先生曰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卻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實挺才先生記史法也辭之內不

可減減之則爲鑿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鑿則失本意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二條見俞弁逸老堂雪漫叢說

杜蔭棠明人詩品王淑士志堅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史先史而後子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後發明按朱子語類云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處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卻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作精神只管向後看去卻記不得不如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

讀子則唐以後無子當取說家之有稗於經史者以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文爲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據史傳廣采小說以參覈其事之異同文之純駁其所著篇章甚富願自定詩才七十餘首

國朝吳縣惠氏周惕元龍論學云學有偶有迂有曲有俗有雜有博有醇有通貫達傳會圖

戴剡欵頭倒五經是爲倭王夷甫談黃老房次律說春秋是爲迂公孫希世用事孔光與俗浮湛非曲歟朔皋持論不根張王淫靡不急非俗歟夏侯破碎大道賈山涉獵爲儒非雜歟如康成辭訓質而繁顗達正義詳而允博矣未暇也楊雄覃思渾天張衡候風地動醇矣未通也賈長沙之匡建劉中壘之忠精魏元成之剴切帝心陸敬輿之讜陳時病其言足以救世其道足以輔君斯可謂之通矣按學貴適用此尤讀書者所當知也

太谷溫少華給事常稷常舉王融言少好讀書老而彌篤雖偶見警覽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歎興彌深又舉張參言讀書不如寫書余竟寫書又不如評書寫之功字句而已評則義蘊從此而出龔景瀚代撰墓志銘

焦氏類林余少嗜書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極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似憶眞朋眞余意中事也

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忘書久覩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

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葛稚川云抄掇衆書掇其精要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

黃則士龍之爲也五代詩話

梁書袁峻傳早孤篤志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峻字季高陳郡陽夏人

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

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眞無行字魏鞏傳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

東坡謫黃州日課手鈔漢書自言讀漢書凡三鈔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朱司農載上謁坡乞觀其書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他日以語其子新仲

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暘云見南陽陳鵠耆舊續聞耆舊續聞又一條云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

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爲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送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耶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

杜岐公邠少時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正此類耶宋雕陽徐度敦立卿墀編

司馬溫公在相位時年六十八手鈔諸子自國語而下六

秦少游觀精騎集目序曰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朔之閒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東陽杜惟熙以克已爲要當曰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欠缺見明史儒林錢德洪傳顧甯人云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見日知錄甯化雲貫一鉉云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驚湯便墮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見唐鑑學案韓孫文定公嘉浩疏言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人語耳聖人有聖人之過惟聖人知之賢者不知也賢者有賢者之過惟賢者知之庸人不知也施愚山先生閻章每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辰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終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見國史本傳

比數年來頗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不如曩時用意所起故也

十二二每閱一書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幾以此補之淮海集年譜按精騎集成於三十五歲時

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當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勒爲若干卷題爲精騎集云

唐子西言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淮海集成於三十五歲時

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意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纍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

偶用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不自知孰爲古孰爲今也

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尤文簡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鈔若干古書其

橫棚知非屋非諸集其詩將及萬首屢非爲最後定之本
其改詩五言云夏日永多閒就松恣午睡鳥驚殘夢醒起
受輕風吹偶見昔吟詩虛心一檢視讀未及篇終慙怖幾
無地蕪荒略能刊深奧殊未至不知當時心何以亦得意
間有心所會至今不可易此帶性靈來百中無一二恨少
同調人披肝勤指示從今誓改絃誤期力捐棄不敢恕微
長雖賢猶責備點竄盡全篇不留初一字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稟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
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
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
藉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
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若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
其不幸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前苛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
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
用兵而賛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
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
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
改作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
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
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
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
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

恥郄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
來遠（貴補之袞梁谿漫志卷六）
錢塘張道少南蘇亭詩話何薳春渚紀聞云薳嘗得東坡
先生詩稿其和叔彌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圉去爲字改作
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二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
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至八百斛
若如初語未免後人譏議又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翁
覃溪云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眞蹟在富春董誥侍郎家
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
在年年謝之下以墨筆鉤轉從今本也江雲句塗抱嶺二
字改有熊不惜句惜字塗改辭字後篇十五年前眞一夢

句全塗去改云憶昔扁舟浙巴峽長桅亞長字未塗旁寫
高字白髮句塗莫吾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全塗
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閒如食蔗塗向字改安
字又塗去改淸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口口已心甘
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句塗往事二
字改憂患又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滾
滾空自流作長江袞袞流不盡

東坡爲富韓公神道碑首敍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
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
之葢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
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

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眞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
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
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庇一躬曰生能
舊喑啞叱咤之王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
後喑嗚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三
十三字書亦遒勁宋袁褧楓窗小牘

歐陽公爲韓魏公晝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
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
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
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謹爲文不易如此高士奇天祿識餘

泰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楊朱曰百年壽之
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
其半矣夜里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
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
樂哉其言可謂痛切利瑪竇答人壽既過誤猶爲有書云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紡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
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有人於
此以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橐中則可
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虛橐費之猶有乎
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旣入地則年

與月與吾壽悉滅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期無
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元人伊世珍瑯嬛記九天
遺說女曰後漢以來月輪馬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
復還本處半自努力方平間故先生對月指曰自垂象
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虞又減以至於
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
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皆然如人自少
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余
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
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
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
以勤可禪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
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

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至人者惟寸景是竇而恆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滅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道者視己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愼乎天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寧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月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恆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恆自惜日嗚乎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轉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吾盡善可免無量愆尤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蝱而數爲風所敗壞也人有終身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誤焉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身脩行事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及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卻尤再三食以養也未聞日不暇矣以養身必卻尤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來汝卻尤於事隙亦足靦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歟痛哉痛哉明皇文徵管子乘馬篇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貲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呂覽達鬱篇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管仲語博志篇帝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帝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說山訓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學矣

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也不遠矣

梁徐勉爲書誡子崧云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張清恪公伯行云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枉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既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功名富貴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唐鑑學案輯

宋徐度卻埽編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烏程潘東暘開甲嘗論學於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愼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朱舜尊撰墓志銘

晝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耳注傳子曰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余於胡徵君見之矣徵君名昭字孔明潁川人卷二十中山王袁傳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蜀志向朗傳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以吏能見博自去長史亟三十年乃更潛心校書刊定謬誤積聚衆篇卷於時最多三國時之老而能學者不獨孟德與伯業也

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雖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賈補之言如此見所著梁谿漫志李昭玘則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耄學之苦又古今有同歎矣秉燭夜遊何如及時行樂之文乎

黃鵬鴒先生宗炎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

老戚戚窮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詩全祖望跋道表

荊溪任謨聖敬運官翰詹感　世宗特達之知自以年齒就衰恐不克報稱益刻苦研窮嘗書自警語曰疇孝疇弟汝亦喜之匪忠匪信汝亦詆之上古下今言之亹亹躬之不逮曾不自恥孔曾思孟實惟汝師日面命汝汝頑不知既頑且鈍朴敎宜施痛自懲責涕泗連洏嗚乎老矣瞑以爲期時年七十有二吳德旋撰傳

新安程魚門編修晉芳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或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冊以小盂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徐受書撰墓表

東坡集卷六十三記歐陽公論文云無它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司馬溫公答孔司戶文仲書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

眞西山日湖文集序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

宋景文祁筆記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

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詞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厲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涯略因取試五十以前所爲文

輒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欲焚之以絕吹劍錄宋景公文曰每見舊作文憎之欲焚棄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年）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位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刊之書也而其文各異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理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杭世駿撰閻若璩傳云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本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鑑興衰通治體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宋太祖德後得蜀宮人舊鑑其背有乾德四年鑄字問之學士竇儀乃知蜀王衍先有此號畢尚書沆續資治通鑑考異引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合諸人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然則竇儀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古人謂書至死讀不盡卽使有年亦未必能無恨也

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歷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眞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史本傳

宣城施愚山閩章謂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往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錮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愼

前明楊東里自序其詩云古人之善詩者一出於正用之鄉閭邦國有裨世道夫詩之所發也三代公卿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志而其詩可傳余早未聞道既溺於俗又往往不得已又應人之求卽其志之所存者無幾矣華

容嚴首昇平子序劉長卿詩曰吾代爲詩者視前代益多而詩益衰蓋國家功令初不繇此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於詩非眞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於干祿之學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於王事志於此以爲余舊舊五代史晉書李懌傳時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懌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卻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文與可墨竹揮灑不能自已後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求之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答曰吾向於此道概乎未有聞也越卓凡其然山水移序云古今爲詩者自漢魏而下唐人以全力宋人以半力我明人只以餘力葢士自束髮攻制藝卽凜凜功令罔敢措片語於格

時有所懾而不暇也迨通籍以後高者翔翔木天粉署次者分理劇邑陷邊朝考夕糾顧其職業時有所分而不給也高才之士非不抽元抉奧豎幟詞壇終是奔走風塵所應酬者率皆金門紫陌遷除祝頌之詞安所得佳句而稱之又其甚也每見皓首窮經反以衡泌爲苦卽或終南借徑原未領略川巖下至朝燕暮楚之跋涉閒關徒增浩歎傍人門戶聊取救飢恐於山水之趣概未知也夫詩之爲道不苦心不深不積學不厚不闢智借慧於山水不靈云云山水移楊龍友文驄所著盧見曾顏師古匡謬正俗序唐人尙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於經史近代探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

門不尙兼長觀數公之論吾輩之詩其亦可以已矣吾鄉方菊人丈嘗以作詩妨學爲余誡桃源向梅修大令謂余年壽已迫於詩文二者宜擇一自綸不可兼涉亡友平江鍾亦皐云吾輩若止辦作詩人可恥之甚皆藥石之言附志於此以爲余舊舊五代史晉書李懌傳時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懌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卻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文與可墨竹揮灑不能自已後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求之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答曰吾向於此道概乎未有聞也越卓凡其然山水移序云古今爲詩者自漢魏而下唐人以全力宋人以半力我明人只以餘力葢士自束髮攻制藝卽凜凜功令罔敢措片語於格

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余詩不如與可墨竹之工而不敢與人爭能且力求病之速已則其志也雖然此豈易哉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册府元龜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時愛自作詞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

北夢瑣言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云只將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國朝晉江丁雁水煒著有問山詩集十卷嘗曰天下莫不爲詩連篇累牘雲馳泉湧可謂大盛顧唐家音律與晉室清談士大夫靡然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句之工又余之所懼矣

蔡汝楠字子木始好爲詩有重名中年好經學及官江西與鄒守一羅洪先游學益進然詩由此不工云

朱子曰作詩問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呂氏童蒙訓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吝損心氣

宋王邁敬滄州塵缶編程公許撰西山眞先生文忠公不喜作詩嘗語門人曰予每不滅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公且作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爲一表以傳道者爲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明學術之儒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將相曰循吏曰遜民皆品列臚分之若文藝則在數等之下詩又其下矣陸心源宋樓藏書志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相傳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詩質於秋谷佐以土儀秋谷復之云土儀拜登詩集璧謝其人銜之於是有糾劾之事又馮協一者文毅公之子也沒後檢遺稾求正於秋谷秋谷爲之序嘲誚百端夫詩一藝耳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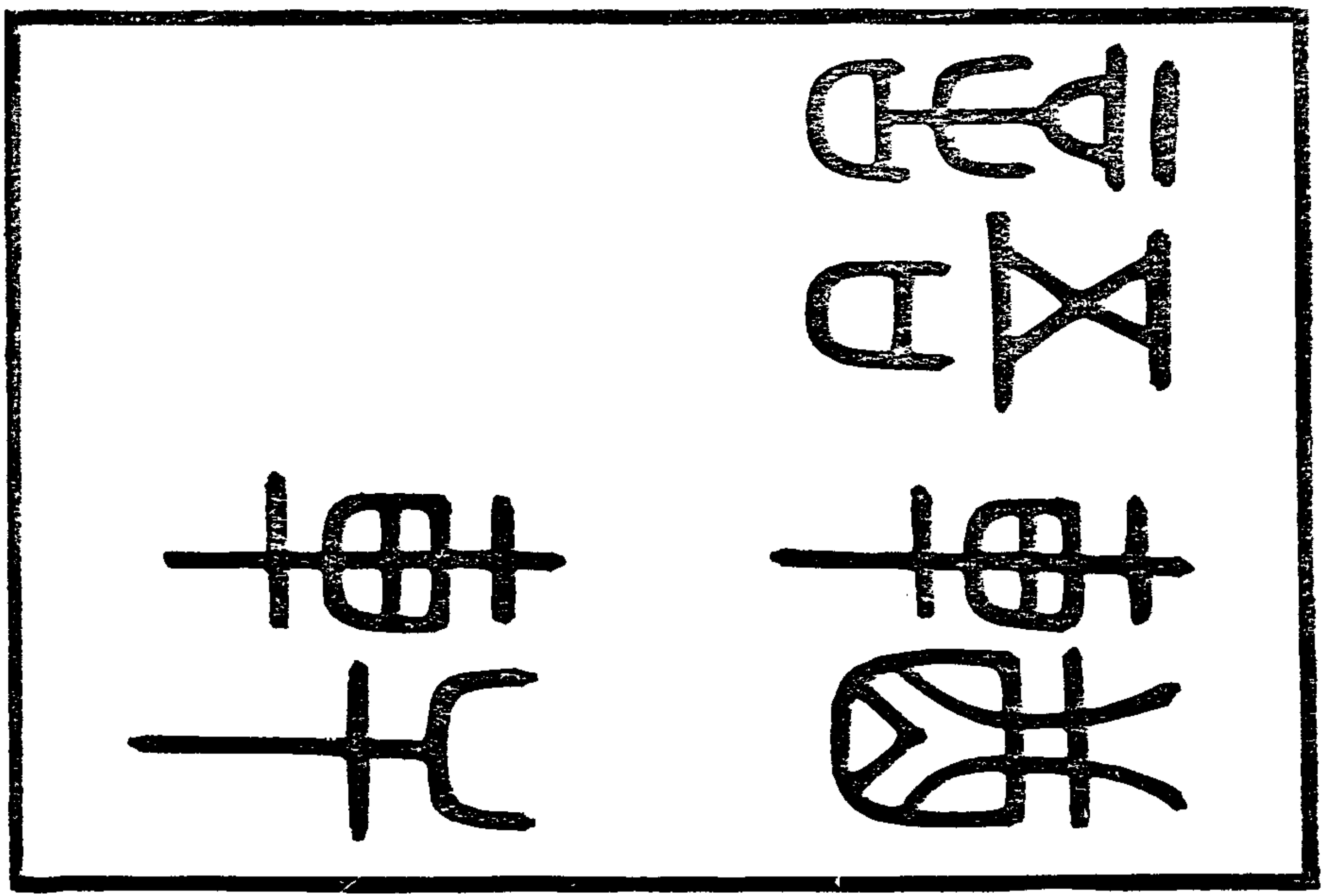
能之固無可驕人不能亦無可誚如驕而加之以薄無乃於溫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秋谷者山東益都趙編修執信

元人楊瑀山居新話巎巎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巎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輟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遠乎

姜白石詩說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做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

措辭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辭不盡劉溪歸棹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溫伯雪子目擊而道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存見莊子田子方篇一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撫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見王漁洋香祖筆記

宋人盛庶齋老學叢談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姿爲增減佩觿集點畫之間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敘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册何嘗用此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宦國路學正教之意深矣



汤漪盦
姑苏
基斋
氏慎
刊行

輶軒語
律令學政按試畢集諸生於堂行賞罰申以誡戒名曰警
落使者行部之處凡士習得失文學利病不惜竭知詳說
然漏刻有限不能盡言且子衿如林到者不能共聞聞者
不能悉記故皋當爲諸生言者條分約說筆之於書以代
喉舌分爲三篇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其間頗甚
淺近間及精深緣質學非一深者爲高材生勉勉淺者爲
學僮告戒要皆審切時勢分析條理明白易行不爲大言
空論稱心而談一無勦說使者嘗謂學中士人聰明解悟
嚮善好勝不勝己見易於鼓動遠勝他省所望不以此言
不適中人益之荒落豈謂一人之知綜括無闕特在官言
官誼無多讓云爾光緒元年月日提督四川學政侍讀衡
翰林院編修南皮張之洞書本名發落語或病其質因取
揚子雲書輶軒使者絕代語
釋之義請與蜀使者
有台命曰輶軒語
語行第一
語學第二
語文第三
學究語第四
敬避字第五
磨勘條例第六
勸置學田說第七

世祖皇帝臥碑八條

聖祖皇帝聖諭十六條盡之凡屬士林恭敬遵守此外儒先教條學規具有成書無待演說茲擇其切於今日世風本省士習者言之

一德行謹厚

德行不必說到精深微渺處心術慈良不險刻言行誠實不巧詐與動安靜不輕浮不爲家庭事興訟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訐不謀人良田美產住書院者不結黨

妄爲無論大場小場守規矩不生事貧者教授盡心富者樂善好施廣興義學捐錢多買書籍置於本處書院即爲有德

一人品高峻

不涉訟不出入衙門不結交吏胥不參預本州縣局事近今風俗人心日益澆漓厚之一字尤宜加意

一講求經濟

扶持世教利　國利民正是士人分所應爲宋范文正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滿立志希古不隨流俗無論學行兩端常與古人比較不以今人自寬是謂遠大常讀書常對古人即是與古人比較法常看史事胸襟自然闊大常覽古人言行志氣自然增長志在聖賢固是遠大即思立功名圖進取亦是立志若得一青衿視同極品自雄鄉里營營錙銖陋哉

一砥厲氣節

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須具有氣節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持正不阿方可無愧爲士鄉愿一途世俗所喜聖人所惡然氣節非可猝辦必須養之於平日惟寒微時即與正士益友以名節廉恥互相激發則積久而益堅定矣

一出門求師

伏處鄉僻不見勝己不惟無師抑且無書見聞何由廣博志氣何由激發古人千里負笈豈得畏難辭勞若守一先生之言必致俗陋相承愈傳愈謬名師固難益友不少果能虛心廣益友即師也

一講求經濟

扶持世教利　國利民正是士人分所應爲宋范文正明孫文正並皆身爲諸生志在天下　國家養士豈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曉經術明於大義博考史傳周悉

利病此爲根柢尤宜討論　本朝掌故明悉當時事勢
方爲切實經濟誼不讀書者爲俗吏見近不見遠不知
時務者爲陋儒可言不可行卽有大言正論皆蹈唐史
所譏高而不切之病　本朝書必宜讀者甚多但
士不易得見若　聖武記滿漢名臣傳　皇朝經
世文編　國朝先正事畧之類寒
志經世者　大清會典之類
不厭求詳

一習尙儉樸

川省戶口最繁民生日窘大爲可慮在長吏表率固自
別有設施卽以士林而論補救之道惟有力行節儉一
策嘗謂一鄉風俗視乎士類果能相率崇儉鄉里必有

觀感浮華漸除生計自然漸裕城市讀書人尤戒專講
酬酢世故卽異日顯達仕宦亦望以此自持則廉正無
欲必有政績可觀

一讀書期於有成

古人爲士期於博通今古德成名立卽使不遇講學著
書安貧樂道足以樂飢慊惟其有道所以可樂今人入塾
應考者雖多名則爲士而師承固陋作輟無恆帖括之
外固無所知應試文亦不及格勉强覩場妄思弋獲
至於困頓垂老變計無及農工商賈皆所不曉貧窘顚
踣計無復之遂至喪行敗檢竊願讀書者務須專精奮

發學必求成如自揣志向不堅不如及早棄去自占
業尙可有資事畜愼無冒士之名無士之實悠悠泄泄
自誤平生也

一戒早開筆爲文

枵腹搜枯苦而無益破承起講枝節成篇終身不能佳
矣近今風氣年方幼學五經未畢卽令强爲時文其胸
中尙無千許字何論文辭更何論義理哉常見有開筆

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順者豈非欲速反遲多讀書多讀
古文多讀時文沛然有餘再使操觚自然可觀稍加繩
削期年卽已入篋豈不甘苦懸絕哉

一戒早出考

消沮英華增長習氣最爲大忌俗師爲見功計以愚其
居停子弟爲嬉游計以欺其長老叩其說則曰學規矩
夫場屋規矩皆爲防弊而設果使自出心裁則聚筆而
入納卷而出自無從觸犯規矩何必學哉不學文藝而
學其僕僕風塵乎此與早開筆一條皆論語所謂城夫
人之子者近今學人天資高明者小就質稟魯鈍者無
成正坐此病不知斲喪幾許人材矣今爲疾呼痛誡慈
父良師各宜亟爲厲禁者也

一戒傲倖

功名得失自有命存幸而得之鄉里詬病不足爲榮揆
持誅求毀家破產亦不償失不幸而敗荷校罹刑辱莫
甚焉應試求榮何爲出此使者於此輩深惡其關尤閔
其愚如志在表異齊民則援例納粟一階一命亦邀章
服之榮尚覺光明坦蕩何必冒法網與貧士爭一青衿
哉因歧冒而借人三代詐偽出繼者實爲悖理忘本之
尤蜀中此弊頗熾試童尤多此輩不可教訓摧當以
官法治之耳又童試名多有年才五六十而頒泮八九十
者希圖倖進便可盤剝恩榜坐致詞林以騃愚蒙爲
患鄉里近年已事載然可覩此尤巧詐無
賴與舞弊作奸無異保結者不得辭其責

一戒濫保

顧槍之弊川省爲最保結廩生實爲罪魁發覺懲辦漸
利有限功名不貲不待言矣假如通縣廩生十二人八
保三槍槍作三卷則捉刀之作已及百篇況此間槍替
一場尚不止數十人學額能有幾何童生有何幾望如
此十年膠庠盡是富兒寒士無一家一人讀書者矣爲
廩保者獨不爲己之子弟應試計乎不特此也人人皆
不讀書則已欲求貨館地亦不可得豈非自貽伊戚哉
敬告爲廩生者不保槍冒即是修德積善爲己身及子
孫造福也提學主覽政者往往於報政受代之日將
濫保禁懸轅者通行開復以致視禁令爲具文
便者目擊蜀事意在救時閱此
孤寒無路不懼身爲總府也

一戒好訟

士生今日典籍詳備但當讀書耳讀且不能盡名且不

川省士林訟風甚熾頊頊瀆告已爲非理甚者牟利居
閒爲輔爲坐最玷儒冠或有本無所爲負氣忿爭株連
以結尤爲無謂不思敗者固辱勝者僕僕對簿徒隸雜
處亦有何榮藍百戰百勝不如偃兵而民安百訟百直
不如無爭而人服且訟則終凶未聞以此致富者州縣
到官之初往往訪求訟師多方捕治積成冤對終羅網
羅何苦爲此

一戒孳孳爲利

此乃天下通病然須立志戒之先除此病然後可言品
學經濟墮行干禁多由於此犯此者所以自解或曰家
貧或曰親老不知渴死不飲盜泉祀親必求仁粟何乃
以此藉口耶寒士謀生自有正道止可擇其不傷義者
爲之耳薛文清有言爲學必先治生或疑治生語非爲
利要知不然學者治生之道修德勤儉博學多能而已
有此數善理無餓莩即如教授館口者苟能學優文美
訓課誠篤成就後進不較錙銖自然履軍迎羔雁踵
至推此以求凡執他業者何獨不然豈必損人自利作
奸犯科乃可生於人世哉

一戒輕言著書刻集

士生今日典籍詳備但當讀書耳讀且不能盡名且不

悉知何暇言著書哉四部九流各種學問專家成書已如煙海卽以　國朝人而論已難殫述今人偶有所得早爲前人道及甚至久爲前人唾棄而駁正之矣尙津津然筆之於書乎經學尤不可輕言著述徒爲通人所訶而已必能精通專門之學讀盡專門之書眞有所見出乎其外方可下筆至如詩文集古人名家太多當世識者亦不少末學下士既無根柢又鮮功力學作之則可勿輕言刻集行世也

一戒講學誤入迷途

近年川省陋習扶箕之風大盛說文引尙書稽疑字作卜然非今日扶箕字

爲其術者將理學釋老方伎合而爲一咋在省會有一士以所著書來上將陰陽文感應篇世俗道流所謂九皇經覺世經與大學中庸雜糅牽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靈果報忽言丹鼎符籙鄙俚拉雜有如病狂此大爲人心風俗之害當卽痛詞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語所謂魔道卽與二氏亦無涉也

一戒好名士

葛名士果是何等人物乃以織人冒居致令世俗詬病視才子名士爲一等極可憎之人累及嘉名深可疾也說文才草木之初也與材通本就草木之質言舜所舉十六族有德有用如良材美器故謂之才子舜流四族敗類害物如惡木毒草故謂之不才子後世但以能文者爲才子失之遠矣月令聘名士禮賢者正義引蔡中郎說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賢者名士之次其推崇如此近世直視爲江湖游客而已

一戒吸食洋煙

世間害人之物無烈於此此事乃古今奇變不可以常情常理論者也傷生耗財廢事損志種種流弊不忍盡言然而食之不煖不飽不甘不芳與世遺之眞如蓼蟲食苦尤足異者人爲他邪僻事所累縱不憐然亦有作

輟獨至此事一隕其中沈溺不返骨肉知交不能勸沮
良方上藥不肯嘗試日有孽孽斃而後已嗟乎擲春華
於九幽變白晝爲長夜富庶轉爲溝瘠志士廢爲尸居
君子愼始勿待噬臍可也此固非特士人所當戒然士
人爲此更何望大成遠到乎定例職官有功名人及營
兵不准吸食讀書明理之士當上遵　朝章下愛生命
至於志士仁人務其遠者大者無待告誡矣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爲學之道豈勝條舉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數行所能宣罄此爲初學有志者約言之乃階梯之階梯門徑之門徑也

一通經

讀經宜讀全本

周禮禮記左傳斷不可刪卽魯鈍者亦須買全本就其上鉤乙選讀日後尙可尋檢寓目不然終身不知此經有幾卷矣

解經宜先識字下筆宜用今字而讀古書必識古字詩文宜用今韻而讀古書必識古韻語言

筆札可用今義而解古書必用古義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 國朝諸老師之言也字有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六眞書相因遞變字有聲聲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漢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義義不一有本義有引申義有通借義形聲不審訓詁不明豈知經典爲何語耶如何而後能審定音義必須識小篆通說文熟爾雅五雅玉篇廣韻並宜參究俗師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本經典釋文皆用反切反切者何反翻也猶言翻譯也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卽可爲有本之學釋文舊有兩本今武昌成都局刻乃用盧校本翻雕清朗可看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其中皆采集魏晉南北朝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卽可爲有本之學釋文舊有兩本今武昌成都局刻乃用盧校本翻雕清朗可看

反切之反平聲讀如平反之反與翻同字通鑑注音卽書作翻宋人有翻譯名義集忌反字改稱切反者一字翻成兩聲切者兩字合成一聲其實一也緩讀則是反切之兩字急讀便成所求之一音如經傳所載不可爲叵之乎爲諸奈何爲那勃鞮爲披邪婁爲翍終葵爲椎鞠窮爲芎不律爲筆須臾

經傳元是篆書古韻自有部分識古篆則古韻之聲方能得古字之義大率字類定於形字義生於聲知篆形則可覺今音之非知古音則可訂今形之誤故形聲爲識字之本

讀經宜正音讀論音韻原流詳語文篇忌誤押通韻條下

古時九州語言不同而誦詩讀書同歸正讀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班孟堅曰讀應爾雅古語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於方音一誤於俗師至於句讀離合文義所繫尤宜講明音讀雅正可據者有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

爲菆三代語如此者不可毛舉魏孫炎因創爲反語之法以兩字定一音爲直音一字易差字下注音某者名直音一形容有寫譌一聲亦恐小變反切兩音難捉也有兩字互相參檢不至兩字形聲一時俱誤也反切之義不過如此法甚簡理甚淺婦孺可曉初製反切之時不過取其合聲就此兩字推測之則上一字必同韻此乃自然之理不勞求索而合乃宋以後人不信古經而好佛書遂以爲反切字紐出於西域牽合華嚴字母等攝煩碎令人迷罔宋人始以唐僧神珙反紐圖附玉篇後等韻亦宋人作其實與三代秦漢六朝以來之聲韻絲毫無關夫經字須用反切者所以教不識字之童子也如後世紐舌等韻之說文士老儒且多眥惑古人何苦造此難事以困童蒙哉辨字母之非古詳藏因近世學人每每以反切爲微眇難窮之事故爲淺說之或將反切兩音合讀之而不能得聲者不曉古音故耳如亨字許庚反古讀如許斯也長幼之長丁丈反射中之中丁仲反古讀丁如爭也德行之行下孟反古讀下爲胡孟爲莊讀孟爲芒去聲讀行爲杭去聲也霸王之王于況反古讀于如汙也殷監之監工暫反古讀監如涔也褒私列反古讀私如犀也○靖按音韻闡微與通志七音畧等書遵國書十二字頭合聲切法如姑鸞切宮枯鸞切規因切親梯煙切天卑煙切邊卑乙切箄普蔑切匹支俞切請用今音以作切上一字取支微魚虞歌麻數韻能生本音者下一字取本韻影喻二母中能收本韻者如鸞字爲語餘音緩讀爲二字急讀即成一音較上說一字爲發語音下須通古音者淺明易曉緩讀急讀二語懷疑於中者幾二十年近玩索音韻諸書始釋然附識於此以爲

講音韻者導焉

經傳中語同此一字而區分平仄音讀多門以致韻書數部並收異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時學究不達本原不詳通變者所爲本原者形聲變者轉注假借揆之六書之義實多難通故顏氏家訓已發其端經典釋文敘錄頗沿其失近代通儒糾摘尤備特初學諷誦不示區分將各騁方言無從畫一且義隨音別解識也爲易徘體詩賦一出更難通融此乃因時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點畫無差而訓釋各別訓因師異事隨訓改各尊所受故說滋多然正賴此經本異文異讀異義參差抵捂得以鉤考古義學者博通以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自曉通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蹴等也此二條雖足該小學家字書韻譜大指畧具通材詳焉

讀經宜明訓詁

詁者古言也謂以今語解古語此逐字解釋者也訓者順也謂順其語氣解之或全句或兩三字此逐句解釋者也時俗講義何嘗不逐字逐句解釋但字義多杜撰語意多影響耳

訓詁有四忌一望文生義古書多有一字數義之字觸類旁通假借字約例亦爾

解有譌脫字斟酌補訂若不加詳考一嚮壁虛造無論實
據就本文串之此名望文生義一字虛字
解說皆須有本證據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
法行之則依稀髣髴似是而非此名嚮壁虛造一鹵
莽滅裂古事自有當時文體亦有本書義例凡
制度古書自有當時文體亦有本書義例凡
精微創體之語必若任意武斷合一自欺欺人凡解經
於此而背於彼此名鹵莽滅裂一自欺欺人者也地名
須實指何地人名須實指何人器物草木須實指何
器物草木若囫圇胡塗依衍但以地名器物名草木名了
之事既不詳理即不
確此名自欺欺人

總之解經要決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虛字而
文從字順者必合若須添數虛字補綴斡旋方能成
語者定非

宜講漢學欲識字欲正音欲通訓詁

輶軒語語學

漢學者何漢人注經講經之說是也經是漢人所傳
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
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爲本而推闡
之乃能有合以後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
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
發明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之說各立家
法而皆以注疏爲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學家如
魏鶴山詞章家如葉石林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
皆爛熟注疏其他可知

亦不解也方今學官所頒十三經注疏雖不皆爲漢
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漢學也

說豈無爲漏漢學者用漢人
之法得漢人之意之端也

國朝江藩有漢學
師承記當看

漢學所要者二一音讀訓詁一考據事實音訓明方
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
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
談臆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於
經旨無與也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
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
何如耶阮元經籍籑詁王念孫廣雅疏證爲訓詁最要之書

十三經注疏及相臺岳氏本五經江蘇貴州曾依
刻本再翻成柳新
皆古注易王弼韓康伯注書孔安國傳詩鄭康成
注春秋左傳杜預集解禮記鄭康成注易朱子本義程傳書
蔡沈傳詩朱子集傳

春秋舊用胡傳今廢仍用
左傳杜注禮記陳澔集說此爲正經正注

七經乃薈萃歷代傳說裁定

宜讀國朝人經學書

經語惟漢人能解漢儒語惟

國朝通儒能徧解何
也 國朝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眞校書細好看古書
不敢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說善思善悟善參校善
比例善分別眞僞故經學爲千古之冠書多矣以

御纂

皇清經解爲大宗雖未全錄已得大概此書一千
餘卷當從何種看起先看郝疏爾雅段注說文經義
述聞三種此書書精價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
無便於此矣

作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

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通志堂刻經解卷軸雖富薈萃無多（其中上駟多有別刻本）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無別刻本）何義門議之方望溪删之甚有微詞其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遠甚若治經從此下手窮年莫殫所得有限不惟徒勞且茫無師法轉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再取讀之未爲晚也

宜專治一經

十三經豈能盡通專精其一即已不易歷代經師大輶軒語語學　七　續皇清經解

儒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兼通羣經古今止有數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經其說至精請申其義蓋詩禮兼明他經方可能解難記易曉注家最少異說無多好在禮記一書即是外傳（禮記難於儀禮儀禮止十七件事禮記之事多矣特其文條達耳）周禮門類較多事理更爲博大漢人說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較難）然鄭注及　國朝人零星解說亦已明白尚書辭義既古聱牙通借譌誤自漢初即有今古文兩家異文歧讀（此謂眞古文非蔡傳所云今文無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晉梅氏古文晚出（盛而漢代今文反微）唐初僞孔傳專行（六朝江左即行未定一尊耳）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絕故尤難通春秋乃聖人治世大權（微文隱義本非同家人言語史記明言之）三傳並立旨趣各異公羊家師說雖多末流頗涉附會何注又復奧樸左傳立學最晚（漢人師說寥寥惟杜注

行世人以其事博辭富求傳而不求經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疎左傳家事詳而理畧（非謂左氏謂治左氏者耳）穀梁師說久微（見隋書經籍志）　國朝人治者亦少學者於春秋若謂事事能得聖心談何容易至於周易統貫天人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洞曉京孟虞鄭諸大師以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見仁見知從無一人能爲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即使繆悌妄說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注者最多演圖比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總之詩禮可解尚書之文春秋之義不能盡解周易則通

儒畢生探索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經次第自近及遠由顯通微如此爲便輶有實獲（勉士好談易動輒著書大不可也）切宜戒之　尹吉甫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詩學也威儀禮學也此古人爲學之方也（試考春秋時幾無人不誦詩學禮倘道尚書者已輶少至於周易陰卜筮外談者無多意亦可知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僅傳或可窺見一斑耳）

非謂此經精通方讀彼經謂淺顯者未明則深奧者不必妄加穿鑿橫生臆見津梁既得則各視性之所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詩禮可不兼三經治三經必涉詩禮

治經貫通大義通經所以致用俗解臆測執此忘彼施諸世事必至迂謬敗績若通古義究原委貫羣籍則政事文章處處有用

每一經中皆有大義數十百條宜研究詳明會通貫串方爲有益若僅隨文訓解一無心得仍不得爲通也

考據自是要義但關繫義理者必應博考詳辨弗明弗措若細碎事體猝不能定姑仍舊說不必徒耗日力

讀史

宜讀正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此廿四部爲正史凡引據古人事實先以正史爲憑再及別史雜史僅看坊本刪削綱鑑不得言史學

唐劉知幾史通最爲史學樞要必當先讀　國朝萬斯同歷代史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譜李兆洛紀元編歷代地理今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皆讀史者不可少之書

正史中宜先讀四史

全史浩繁從何說起四史爲最要史說漢書後漢國志四者之中史記前漢爲尤要其要如何語其高則證經義多古典古言古字通史法諸史義例皆本馬班語其卑則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於言

諸史中體例文筆雖有高下而其有益實用處並無輕重之別蓋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蹟一朝之典制撫可軒輊且時代愈近者愈切於用非謂四史之外可束高閣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義例正大文辭和雅其疎處前人已言之新唐書志亦歐作

欽定明史體例最精

宜讀通鑑

史學須漸次爲之亦須窮年累月若欲通知歷朝大勢莫如資治通鑑及續通鑑乃國朝畢沅撰非指宋元明人所續者通鑑猶恐未能貫串宜兼讀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溫公自作通鑑目錄簡便易尋蘇州局刻

宜讀通考

三通並佩然通志除二十畧外皆可不讀二十畧中亦多不可據通典甚精多存古書古禮於經學甚有益若意在經濟莫如文獻通考詳博綜貫尤便於用中資者儻苦其卷帙繁重則坊刻有文獻通考詳節一書亦可先一瀏覽畧得頭緒然後從此問津

史學亦宜專精一種

覽雖宜博欲求精熟則亦貴專攻但能精熟一二種足矣隋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漢聖宋范祖禹熟唐事著唐鑑人稱唐鑑公國初馬驌熟三代事撰繹史人稱馬三代此古人爲史學之法也蘇文忠讀史有八面受敵法謂事蹟典制文章諸門每讀一次專尋一端亦可則效

讀史宜讀表志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讀此三史者最要作史以作志爲最難讀史以讀志爲最要一代典章制度皆在其中止看列傳數篇於史學無當也除三史外隋書經籍志新唐地理志明史歷志皆要表亦史家要領可訂歲月之誤簡質無情人所厭觀兼補紀傳之闕先覽大槩用時檢之

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

事實詳確善惡自分首尾貫通得失乃見若不詳年月不考地理不明制度不揣時勢妄論苟求橫生褒貶則舛誤顛倒徒供後人訕笑耳讀史者貴能詳考事蹟古人作用言論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時勢之輕重風氣之變遷爲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見諸設施耳古人往矣豈勞後人爲之讞獄注考哉

胡致堂論史不可爲法

讀史忌批評文章

明人惡習不惟史漢但論其文即周禮三傳孟子亦以評點時文之法批之鄙陋侮經莫甚於此切宜痛戒史漢之文法文筆原當討究效法然以後生俗士管見俚語公然標之簡端大不可也（卷端止可著校勘考證語若有討論文法處止可別紙記之讀諸子同）

讀諸子

讀子爲通經以子證經漢王仲任已發此義

子有益於經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諸經譌文佚

文二兼通古訓古音韻然此爲周秦諸子言也漢魏亦頗有之至其義理雖不免偏駁亦多有合於經義可相發明者宜辨其眞僞別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後子部書最雜不可同年而語

讀子宜求訓詁看古注

諸子道術不同體製各別然讀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訓詁務使確實可解切不可空論其文臆度其理（如俗本莊子因楚辭燈管子評注之類最害事）即如莊子寓言謂其事多烏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鑿鑿可解文從字順豈有著書傳後故令其語在可曉不可曉之間者乎以經學家實事求是之法讀子其益無限大抵天地間人情物理下至猥瑣纖末之事經史所不能盡者子部無不有之其趣妙處較之經史尤易引人入勝故不讀子不知瓦礫稊稗秕無非至道不讀子不知文章之面目變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學古文以爲古文家秘奧此其益人又有在於表裏經史之外者矣）

讀子宜買叢書

諸子切要者　國朝人多有校刻善本多在叢書中其未及者明人亦多有仿宋重刻單行本但校節求之即五都之市亦須積年累月始能完備將何日讀之耶

爲學者計止有多買叢書一法購得一書即具數種或數十種其單行精本徐圖可也明刻叢書極爲荒率脫誤固然其專輒刪改最爲大害然不聞陶淵明語云愛情聊勝無耶

明刻若漢魏叢書（凡四刻後出愈多刻不精然易得）多爲子部大輳（津逮秘書古傳記甚多力能購者不可不蓄）其餘有四子六子十一子二十子之屬皆坊間所有此外甚繁雜（黨說郛刪本不好）近時刻本有十子全書（此刻不好且皆舊注惟批語不雅）善本（荀子楊倞注惟批語不雅）謝校淮南莊校莊子附釋文皆好）通行易得至　國朝人叢書率皆精好二孫（星衍馮翼）二盧（見曾文弨）孔（繼涵）畢（沅）

黃不烈錢祕諸家尤勝聚珍版書亦叢書類間有古子惟其書體例不一不專子部或止一兩種藏氏遺書郝氏遺書孔撝而中有注解古傳記然其中有精校本精注本足本孤本學者一讀古人文集

讀古集宜知體要能知體要則讀文集有益於經子史

凡集中有奏議考辨記傳文字中有實事者須詳覽之社來書牘中有實事者刻書序詳載緣起者同其餘鑿空立論流連風景之作不必措意

輶軒語語學 十五 續修基齋叢書

讀 國朝人文集有實用勝於古集

方苞全祖望杭世駿袁枚彭紹升李兆洛包世臣曾國藩集中多碑傳志狀可考當代掌故前哲事實朱彝尊盧文弨戴震錢大昕孫星衍顧廣圻阮元錢泰吉集中多刻書序跋可考學術流別羣籍義例朱彝尊錢大昕方東樹錢儀吉編孫星衍嚴可均張澍洪頤煊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傳差誤此類甚多可以隅反後兩體國朝人開之古集所無

詞章家宜讀專集

古人名別集俗儷專集須取全集觀之方能得其面目一集數十百卷不能皆精美然必見其疵病處方知其獨到處也中材下學古集豈可勝讀止擇最有名諸大家瀏覽之取性所嗜者三兩家熟玩之可矣

輶軒語語學 十六 續修基齋叢書

唐以前專集有數明張溥彙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如力能購之亦省尋求詩之名家最煊赫者六朝之陸陶謝鮑庾唐之李杜韓白宋之蘇黃陸金之元好問明之高啓之吳偉業文如唐之四傑王孟韋柳高岑錢劉孟郊張籍李商隱杜牧宋之歐梅王安石范元之虞楊吳明之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徐禎卿楊慎國初之施閏章王士禎宋犖查慎行亦甚表表詩家太多此約言之

古文除世俚八家外唐之元結陸贄得限以四六之名雖多排偶不

輶軒語語學 十七 續修基齋叢書

劉禹錫孫樵李翺宋之宋祁張耒葉適元之姚燧明之王守仁歸有光國朝之方苞姚鼐惲敬包世臣曾國藩諸家皆宜一覽此專論散文故畧舉數家餘詳前條

詩文一道各有面目各有意境大家者氣體較大所造較深所能較多耳若謂大家兼有古今之長此目未見衆集之謬說也雖杜與韓豈能盡詩文之能事哉

讀昭明文選宜看注

李善注最精博所引多古書不獨多記典故於考訂經史小學皆可取資不知選注之用者不得爲選學

胡刻糊葉　五臣注不善
刻亦好
學選體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
試看選中詩文前人評論激賞多在空靈波瀾處至
其臚陳物類佶屈聱牙未聞俑道之者可悟
選學有徵實課虛兩義考典實求訓詁校古書此爲
學詩摹高格獵奇采此爲文詩生典奇句可用僻字
不可用
淺學讀文選亦宜看全本
即擇尤而讀亦宜視其原書若坊刻文選集腋謬脫
璅碎首尾不具掇拾入文無益有害　文選詞句宜
於五經文詩古駢體於八股不盡相宜時文用文選
題摘用或一半句或三數字或段落文摹其調此閒
生童試卷喜填文選泛詞動輒數十句並不切合此
於文體既乖亦
於試場有礙
讀後世詩文選本宜擇善者
選本以　御選唐宋詩醇文醇爲最精粹且其書
簡約易賅能得　殿本五色
評點者尤鮮　此外文以　國朝姚鼐
古文辭類纂最爲善本其體例分明評點精妙校
讐詳審於此道求深者古文苑唐文粹宜讀宋元明
至　國朝似此名目選本各有一部餘力博
涉可也　詩選自唐及今或各標一派或各選一體或求
多取備名目實繁未爲定衡道義惟郭茂倩樂府詩

集源流具在全唐詩錄宋詩鈔尚不繁重亦無偏畸
再思其次則宋荄堂古詩選坊行五詩別裁雖有科
臼然平正不入惡道　唐明　國朝沈選且寒士易購
宋元張選
可爲學詩津梁若欲以詩文名家總宜博覽徒恃選
本無益也
姚選版本見存京師江南繙刻若不易得亦宜就各選本
中視其篇幅稍多而又多有搏大文字者讀之　如古文雅
正續古文雅正唐宋十大家元明十大家儲
選七種古文眉詮之類　林西仲選本不好若觀止

一通論讀書
讀書宜求善本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
本精校細勘付梓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
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　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
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
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　無闕卷
未刪削二精本一精校
本一舊刻　精注三舊
鈔
讀書先宜校書
校者以善本與俗本對勘正其譌脫也異同之間常
得妙悟且校過一次繁難處亦易記得但校後宜讀

若校而不讀便成笑柄

魏邢子才云誤書思之恒是一適若思而不得則亦不勞讀書矣此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訓必如子才之博學殊資始有思而得之之理若淺學讀古書不誤尙不能盡解況既誤而能億知耶

讀書宜博

先博後約語孟通義無論何種學問先須多見多聞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講章一部菟園册子數帙而云致知窮理好學能文世無其理

天下書老死讀不可偏四庫有未收者有四庫書成後訪出者有近人作者博之爲道將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太史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古事不可不解眞者不多眞古不限古今書無用者有用之書不可不見

專門之書不可不詳考貫通立志爲何等學問此類書卽是專門如是則有涯涘可窮矣若治經者雜覽苦思而所據多僞書俗本讀史者記其詞語而不曉史法多蒐異聞而本事始末未嘗通考爲詞章者頗有僻典難字而流別不明華藻富豔而字義不合雅訓引用但憑類書而不求本源講經濟者不通當代掌故雖口如懸河下筆萬言猶之陋也能祛數蔽斯爲博矣雖目有未見之書文無希見之語不害爲博

讀書宜有門徑

汎濫無歸終身無得雖多用無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目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疎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決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卽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書名省文可倆四庫提要讀一過卽畧知學問門徑矣

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爲讀羣書之門徑提要較多未必人人能置一編別有四庫簡明目錄乃將提要約撮而成書止一帙大抵初學須先將經史子集四種分清何書應入何類於此憭然則購書讀書皆有頭緒然簡明目錄太畧書之得失亦未詳說且四庫未收者提要尙列存目於後簡明目錄無之不得誤認爲世間所無也畧一繙閱然後可讀提要

記爲經學之門徑　國朝人著小學考爲小學之門徑說文通檢頗可謂初學繙檢說文之門徑顧炎武音學五書爲韻學之門徑史通爲史學之門徑　國朝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爲讀史之門徑古今僞書考爲讀諸子之門徑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爲詩文之門徑　國朝趙執信聲調譜沈德潛說詩晬語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孫梅

四六叢話近人歷代賦話爲初學詩賦西六之門徑
孫過庭書譜姜夔續書譜　國朝包世臣所著安吳四種內藝舟雙楫一種爲學書之門徑
讀書貴博貴精尤貴通
該貫六藝群酌百家既不少見而多怪亦不非今而泥古從善弃瑕是名之謂通若夫偏袒一家得此失彼
所謂是丹非素一孔之論者也然必先求博則不至以臆說俗見爲通先須求精則不至以捉亂無主爲通不博不精通字難言初學愼勿藉口
國朝學人極博者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俞樾極精者閻若璩戴震極博而又極精者顧炎武錢大昕極博極精而又極通者王氏父子念孫引之

讀書宜多讀古書
除史傳外唐以前書宜多讀爲其少空言其大約秦以上書一字千金由漢至隋往往見竇奠其遺也無亦存乎唐至北宋去牟留牟南宋迄明擇善而從茲將先秦以上傳記子史及解經之書古人通名傳記　眞出古人手者集者
以上漢至隋說經之書唐至多俊他日擇要標目　國朝經學書太
及漢魏箸述中理切用者約舉其名於後
急就篇　說文　字林書久佚國朝任大椿集成書名字林攷逸三篇
方言　釋名　廣雅　廣韻廣韻晉有增修故列隋
此後唐人一切經音義最勝尚有汗簡集韻韻補
會薛尚功鼎款識之屬亦資考證但可少緩耳倉頡訓纂
說經通例　國朝人集
補遺周書　竹書紀年　穆天子傳三書雖有假託皆秦以前人所爲
周髀　算經　司馬法　現志列入禮家其書皆考證經義之用
以上三代古傳記其餘皆是漢後僞書斷不可信國語國策大戴最要
老子　管子　晏子春秋
文子　吳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鶡冠子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楚辭此集證經故附此
此外尚有尸子尚子尹文子關尹子燕丹子國朝人均有采集校刻本
以上周秦間諸子其餘尚多或僞作或佚存無幾悠諗可諮經文者極多
荀管呂最要莊墨之屬理雖

讀凡將諸書久已佚任大
椿蒐集之名小學鉤沈最好

以上漢至隋小學之書說文玉篇廣雅廣韻尤要

新序　說苑　列女傳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家語王肅所集　故列此　漢官六種　三輔黃圖　水經注　華陽國志　淮南子　法言　鹽鐵論　新論　潛夫論　論衡　獨斷　風俗通　申鑒　齊民要術

文中子中說雖門人所作體制未善詞理頗精不可廢顏氏家訓九章算術此外如太元經易林物用自唐至明算書不少後出愈精至　國朝而極精此取其古爲通經之用

以上漢後隋前傳記諸子此外如太元經易林物理論中論人物志高士傳博物志古今注南方草木狀洛陽伽藍記荊楚歲時記世說抱朴子金樓子之屬雖頗翔實雅馴僅資詞章談助非其所急難經參同無關儒術惑抬遺違正害理其餘多是偽作宜辨　新序說苑列女傳水經注最要

讀古書宜分眞僞

此事　本朝諸老論之最詳辨之最精即四庫提要中已具大略試取觀之自然昭若發蒙　國朝姚際恒古今僞書考簡便易看有單行本又收知不足齋叢書中

讀書宜讀有用書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經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尚詞章多撰瑣碎虛誕無理之書宋人筆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論明人好作應酬文字喜談賞鑒清供又好藍本陳編改換數衍便成著作以致累車連屋貶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專意要籍唐以後書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凡記典章風俗軼事地理之屬皆史類明人地志最劣　其餘陳陳相因之經注無關要道之譜錄唐猥應酬之詩文集　明人書尤無根之方志書帕饋贈之小品變名射利之評本程試湊集之類書　皆宜屏絕廓清庶幾得有日力以讀有用之書耳近代文集翻者無論無妨多讀經子史乃能工文但讀集不能工文也詩亦同若論其深邃須人有餘於詩文者作詩文餘於人者必不佳

宋學書宜讀近思錄

宋儒以後理學家書推明性理洵發前代未發然理無盡藏師無定法涯涘難窮其高深微眇下學未能猝解朱子近思錄一書言約而達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編其餘俟積久基成自宜廣覽　國朝江永有梭注本極精近湖北局刻亦好

王陽明學術宗旨雖與程朱不同然王出於陸亦宋學也猶如繼別之後更分大宗小宗不必強立門戶互相訾警

講宋學者必先將二程遺書朱子語類明儒學案三

書讀過字字寓目方可幾望入門耳國朝王懋竑最深於朱子之學所著白田雜著必當看

為學忌分門戶

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遂末忘源遂相詆病大為惡習夫聖人之道讀書洽心詣無偏廢理取相資詆諆求勝未為通儒甚者或言必許鄭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則號為漢學者不免為貪鄙邪刻之徒號為宋學者徒便其庸劣巧詐之計是則無論漢宋雖學奚為要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漢宋兩門皆期於有品有用使行誼不修

性道中和然則性理之學源出漢儒強生分別不知學者也考證校勘之學乃劉敞宋祁曾鞏沈括洪邁鄭樵王楙王應麟開其端實亦宋學也

愚性惡聞人詆宋學亦惡聞人詆漢學意謂好學者即是佳士無論眞漢學未嘗不窮理眞宋學亦未嘗不讀書即使偏勝要是誦法聖賢各適其用豈不勝於不學者乃近人著書入主出奴互相醜詆一若有大不得已者而於不學者則絕不訾議是誠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漢學讀書太苦又嫌宋學徒身太拘五經幾於廢閣名文亦厭披覽但患其不學耳何暇慮及學之流弊哉洛蜀交訌章蔡快意於是世之不學者襲兩家之賸言無論漢宋一律謗毀必欲天下同歸於不學而後快此亦如恥獨為君子者耳好學之人為漢儒之奴隸而實不能通其義為宋儒之佞臣而並未嘗讀其書尤為大謬無足深責者矣經典義理舍文字訓詁何從知之此事恐難析離

宋儒表章學庸然禮記乃二戴所傳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見漢書藝文志大云七十子後學者非秦漢以來經師而何是眞漢學也漢志有中庸說二篇在戴記後隋志有中庸義有所昉況樂記一篇漢人所撰別錄有實公一篇知之實括論性主靜諸義蓋子韓嬰備言

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宋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專尊中庸義有所昉況樂記一篇漢人所

此時讀書方能尋其要領採其精微乃以惡濫時文奪其本務抑何謬哉蓋惟入學後正宜讀書通籍後更好讀書耳袁伯業長大而能勤學吾願諸生效之

讀書不必畏難

以上所言當讀之書如此其繁讀書之道如此其密似乎莫殫莫究何暇省身致用耶是又不然一經一史古集一家詞章一體可以涵養性靈兼資筆札經濟一門經濟存乎其人生性亦可專精採訂果能精通經大旨要義皆已燎然矣通鑑古子觀其大畧知其要領又其次涉獵而已如此爲之不過十年卓然自立聽強而得止此得尙不自茲以往左右逢源兼精籍友者所用之主以餘爲輔已可終身用之不盡才力有餘者任自爲之夫航斷港而求至海驅北轅而求至越則難矣若津渡顯然定向有自循途而行計日而到何難之有盡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不爲耳朱竹垞有言世豈有一覽不忘一字不遺卷矣非不能實但須擇出切要處記之耳竹垞爲一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說如此以告學者

論何門學問

國朝先正皆有極精之書前人是者證明之誤者辯析之難考者考出之參校旁證不可見之書采集之二分眞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諸公最好著爲後人省精力之書一蒐補或從羣書中蒐出一校訂譌脫或補完或纘緝一考證據本書據他書一譜錄提要及紀元地理各種表譜此皆積聖生之精力躡聖代之成書而後成者故同此一書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在前人卻於已注古集後人甚樂諸公作室我輩居之諸公製器我輩用之今日此須善買書讀書便省力易見效士生今日若肯讀書眞可不費無益之精神若脈諸公自考之則多獲而取益身心坐收實用據漢學之成書玩宋學之義理此時不再考證經濟一門開弱者不講亦可專精採訂果能精通經大旨要義皆已燎然矣通鑑古子觀其大畧知其要領又其次涉獵而已如此爲之不過十年卓然自立聽強而得止此得尙不自茲以往左右逢源兼精籍友者所用之主以餘爲輔已可終身用之不盡才力有餘者任自爲之夫航斷港而求至海驅北轅而求至越則難矣若津渡顯然定向有自循途而行計日而到何難之有盡讀書一事古難今易無不爲耳朱竹垞有言世豈有一覽不忘一字不遺卷矣非不能實但須擇出切要處記之耳竹垞爲一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說如此以告學者

讀書勿誣撫書無暇

能購購之不能借之隨得隨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架三萬然後議讀終身無此日矣即使四部駢羅豈能一日讀盡何如姑盡所有再謀其他更有一弊勘人讀書多謂無暇不思嬉遊晝寢爲暇多矣一棄數行偶然翻目他日遇事或即恰收其用自非幼學眞讀書者斷無終日整襟危坐限定讀書時刻之事也

買書勿吝

田穀之利不及什一商賈之利止於三倍典籍之利淑身興宗化愚爲賢子孫永保酌之不竭一卷之書

有益天下此其爲利不可勝言節衣縮食猶當爲之
惟買書須得其門若無通人可訪則常過書肆流覽
架上名近雅馴者索取繙檢要籍精本必時遇之即
使買施不讀果於此道篤好子孫亦必有能讀之者
蜀人倘義好施書院社學所至葺葺義卷賓興色目
非一今有一義更爲進之仰屋冥搜專攻帖括澤竭
壁枯終鮮宏益以云振救孤寒則有之如謂興起人
文則未也儻有好禮者廣買典籍置之書院計最要
各部所費不過千餘金而已千金之書百年以內不
至壞爛三十年內不即散亡一縣高材咸得肄習展

轉授受流澤無窮一鄉之中通人接踵何憂不成爲
矩蓋里乎輳之募集多金爲文昌魁星修造樓閣號
稱培植文風者有實效多矣文昌六星雖有司祿何
俗以奎壁書肩傳誤作魁與學校魁乃斗宿之一
辰責效於士未不如求諸人事之爲愈也

讀書期於明理歸於致用

書猶穀也種穫舂揄炊之成飯佐以庶羞食之而飽
飢膚充悅筋骸彊固此穀之效也若終歲勤勤僕僕
田間勞勞擾擾並不一嘗其味詩穀何爲近人往往
以讀書明理判爲兩事通經致用視爲迂談淺者爲
科舉博洽者箸述取名耳於己無與也於世無與也

亦猶之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即如說文小學誠爲
窾膠柱不化是等此莞鑰以終其身仍不免爲門外
人何由望見美富此豈通六書之本意哉其他考據
家流弊亦多此類使世人隨時讀書隨時窮理譬諸
農漢學者此輩爲之也

年耕年食不聞必待徧嘗百穀富積千倉然後謀一飽也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
直從此貫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講求無論才
識長短終仕登朝大小必有實用易大畜之象曰君
子以多識識釋文劉作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識畜德再
本相因若讀書者既不明理又復無用則亦不勞讀
書矣使者諄諄勸諸生讀書志在使全蜀士林美質
悉造成材上者效用於 國家其次亦不失爲端人
雅士非欲驅引人才盡作書蠹也此條特爲能讀書
者發之

西陽 黃樹楨棱宇
盧 靖襲棱

舉其有關程試及時俗易犯者免致貢材因學談蹈覆
車徒遭擯棄而不知也此篇論多平淺所言皆切於川
贅言 省者先輩論時文之語極多不
一時文

宜清書理透露有意義明白曉暢眞有書卷無副詞冗
不繳繞不襲雅有正氣息無油腔濫調正
偏鋒無奇格

四字人人皆知然時俗多誤解今特爲疏明之不惟
制義卽詩古文辭豈能有外於此今人誤以庸腐空
疎者當之所謂謬以千里者也俗論每云某文尙理
法某文尙才氣某文尙書卷夫無理無法尙何得爲
才氣若無才氣無書卷又安能闡出義理乎文字之
性靈雖一不可有根柢則雅正有性靈則清眞文無
苦功不脫庸俗兩者俱無不得爲文

宜多讀書此下二條爲根柢

讀書多則積理富不看講章自能解題題理瞭亮文
法自合至於意義精深詞華宏富因源得流不勉而
能多讀古文亦
讀書之一端

宜學先正

經史爲文章根柢名大家爲墨卷根柢 欽定四

之難矣

舉業家每謂經史子集無關時文方家文字不宜場
屋但讀浮濫時墨展轉摹效此時文體卽已甚敝愈
趨愈下將來必致一書不知文亦不可爲文人人皆
沒字碑矣大爲學校之憂也諸生此時爲學爲教異
日身執文柄普望努力挽回卽是有功世教文題割裂經語
令甲所禁試場間有出此等題者應試
能不學諸生身爲試官日幸勿以此發題

宜學好墨卷

墨卷者有意有詞有氣有勢有聲有色之謂也俗濫
房行亦有一瑕有何可學乎無論生童凡脈理未
清者斷不可遽學墨

卷一遭汨沒終身迷罔

宜講用意用筆此下三條爲性靈大凡文字有清氣靈光者易成就無清氣靈光者難長進

掇發名理羽翼經傳本也作手始能之機調諧熟末也俗工亦解之通乎上下意筆爲先若意筆俱無我與人共此濫調泛語浩浩一萬四千卷何以制勝哉

意者不泥濫不發積之謂筆者不平塌不駁鈍之謂

時文出落處宜用意

其承注點逗處則爲文之眉目其轉捩提挈處則爲文之筋節其要在上下連貫與有勢不平而已文之佳惡看此處數語卽已瞭然童卷於此太不講求故

爲標出

舉業家宜讀小題文作小題文

此先輩之言欲藥膚濫無過於此蓋斂游思而入理法掃浮詞而見意筆此良方也施之今日尤要

初學作時文宜先作論

欲學作時文先學作論有兩書最可讀一宋呂祖謙左氏博議　文格不甚高古而詞意顯豁段落反正分明有波瀾有斷制學之可期理明詞達唐以後論說變動不居無一定科自宋人論則確有規矩亦如時文前名家集中論說多長此東萊少作故淺顯易尋一明張溥歷代史論自漢迄元每一帝作一論又取通鑑紀事本末每一事作一論大率每首三百餘字簡練涵蓄詞采斐然而邊幅迮小筆勢整齊論中將本書本事檃括約舉隨讀隨解便可知史事大段此書本爲初學熟史而設學僮於經畢讀古文時他史事子史語命題使作文之外將此二論讀熟再以史事子史語命題使作論自然汩汩其來下筆不能自休一二年後卽兼取時文讀之雖大家名稿不至眩駭至於淺薄塾課考卷更將俯視之矣又一年後試爲四書文竟作全篇下筆必已可觀半年入格一年卽工豈不勝於鑽仰明文傳薪咀嚼小題折字者哉此似迂緩法實簡捷

法也爲塾師者蓋以此法試之先學論而後爲時文先學維體詩而後作試律詩其致一也不惟此也弱冠以前未嘗學作古文弄翰屬辭止從兩句破題三行起講搜索而起異日成就後卽欲放筆爲直幹求絕終難解脫前明及近世古文名家實盡學力似仍不脫時文氣格少成習貫之言買生豈欺我哉

忌墨守高頭講章

四書朱註最精最顯澄懷觀之何語不愜合講體註之屬腐陋可惡令人汩沒性靈世斷無通經博覽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爲時文計止有四書匯參兎引

頗多可看然必埋頭鑽研亦可不必盡不通羣經決
不能通四書不料匯參雖讀盡宋人語錄無益也四
書釋地 國朝閻若璩著 鄉黨圖考 江永著二書宜看近人
四書經注集證亦好
四書一編爲羣經之綱維萬理之淵海今世學人其
識解趣向大率皆自講四書學時文時開之先入爲
主則終身不能自拔夫專抱講章作制義不過終身
無佳文若誤認講章之理爲即四書之理將使天下
無人材矣

忌濫調此類近年場屋久已厭棄不用此
問卿僻不知尚以爲入時花樣耳

習俗濫調令人憎惡大爲全卷之累茲舉首二理之所□□也一理之所
見數條懸爲厲禁講首□□也 誤矣又述矣 講尾□

□其□□乎□不得謂云 起講資主兩扇 講
下不然何則 夫人必明乎云 理有淺亦有深
其淺也歟戕其深也 凡事論之以情不如論之以
理 後比惜也幸也 會心之下別具深心 開嘗
觀一鄉一邑之間 洋洋有鶩其格之 萬不至情亦
知雖然猶有說 我儕圖之 三排四排空話

忌排偶此外類推 童場無論何題多不入口氣大非即
轉述他人語亦不宜通篇對作有語氣者更不可

忌奇格偏鋒如無故分兩大比三大比或
前後四比之類及不守正解

忌以雙字湊合成篇如操修請力毗皇圖維紲虔刻厲
厭爲念慮之類通篇並無眞意止

此等字面湊成此
近二十年來陋習

忌不可解

一試律詩

宜工不率切不泛非佻不雅不腐詩之上乘自以雄渾超妙爲善然初學豈易語此且場屋試律自有體裁先求動中規矩方可言神而明之

宜讀古人詩

初學宜先讀唐宋古今體詩且學作之再爲試帖事半功倍但就詩常景物令作五言短古七言絕句令其胸中稍有詩情則不以試帖爲苦此本務而實捷訣也

杜詩云詞林有根柢時文試律何獨不然唐試律外兼取氣韻此皆博通名手所爲故典核樸雅時議共拙非也自不解其典實不知其用字所出耳知者但覺其妍雅覩爲先進禮樂然不可不一覽

七家詩宜善學

川省此詩盛行無人不讀無人不學此詩才調誠佳海有老手頹唐之作不善學之者粗獷叫囂之弊此病甚深亟宜戒之凡學古者取長棄短爲要

宜看館閣詩謂近二十年中館閣人所作或專集或匯本如同館詩鈔之類

體格未必甚高氣息卻甚平順字句必求妥帖此爲應試正宗試律一體其源出於唐人試律創此體時即是如此體裁也

忌用語助語詞

此病川省最甚從古試律無此體式雜體詩亦罕用或有之不可以訓詁焉哉乎也及而字其字之類而其等字爲語詞

忌輕佻不莊

迂腐固不佳纖佻狎媟語尤忌校文者見之最爲刺目

忌用疊字

如重重點點上句花月下句月花之類

忌不對

虛實輕重字面門類務宜銖兩各稱此所謂律不可畧觀大意便謂支對停妥纖巧假借則亦不可

忌破題太緩

近今詩律題字宜起二聯點畢一句五字中不宜全用題字俗名爲題

忌用古人全句入詩

犯此病者最多不知何人作俑古無此體

一賦

宜相題製體

或古或律須視其題擬古者宜用古人元賦體平正板重題宜律賦纖小詠物題可律體或擬六朝體博大頌贊題及詠古有大議論題可古可律

試場賦於法得用古體然古賦竟是博學人著作之事應試者先求工於律賦可耳卽間有合用古賦者止可如作楷臨摹法帖上者取其氣韻而合以規矩下者摹其形模而去其骸俗較於應試爲宜然此爲考試言乃萬不得已之論非爲著作學古者言

宜讀古賦

選賦六朝唐賦皆必宜讀律賦之有唐賦猶時文之有明文也

導初學立基址者讀律賦必以集最平正賦則亦同學古體究源流者宜七十家賦鈔最高雅張惠言編題注典頗爲詳核亦好

名家賦宜善學

國朝賦家大手筆最多才力實勝唐人不善學者恐致堆垛氾濫之病吳祭酒錫麒賦及鮑桂星顧元熙陳沆三家賦皆爲近時名家京師有合刻本可學此外選本不拘一格但看其有書卷而不笨滯格調整齊而押官韻

稳者卽可學如坊刻掇花窗少嚴賦之類不必學

忌篇尾作歌

六朝小賦間有之場屋效顰既爲不莊又嫌率爾選賦篇尾或曰亂或曰頌各有體裁不得藉口

忌通篇四字句

古人間有然施之律賦短促傷氣宋廣平梅花賦乃宋人僞作耳前人已辨之舒元輿牡丹賦中六字句仍不少

忌濫效騈體

此間試場此體實多無病而呻最爲無謂

忌每段四六聯太多

多則重腿滯塞若以唐法論之每韻中四六隔對止宜用一聯今雖如此深論但不必過多耳

近代名家賦中一段往往有三四聯四六者實皆非法讀書嗜古洞悉文章流別者自能知之

凡擬古詩賦及論皆宜頂格書寫蓋試卷低兩格寫者爲頌贊擡頭而設既代古人言語自無擡頭何低格爲至於擬古題竟有末段頌贊者太迷謬不足論

坿舉詩賦中習見易誤字五方所同者不備論　抒仄無平　跳平無仄　禪平無仄　酩酊仄無平

平仄舛誤字如賞仄賞罰償平還頃仄頃刻傾平覆訊仄訊詢平咨詢具仄具備俱平稱俱聆平應平當也教平虛誰何政令平虛能令公責教仄實發號施令倚平虛騎馬騎虎量平虛揣量仄實器量漫漫漫平仄兩音漫漫道水漫讀仄紹仄占平仄侵占卜攘平仄擾攘奪攘除不敬嗣仄

意義相混字如尤過也寡猶尚也猶且蓋何也不何詰問郤同隙晉郤退也却順承直大夫姓郤正字也斷辭耶疑惑不定辭慕讀模虞韻摩讀磨濫摩揣摩歌韻束結束束縛也從仄從刺從此堂簾旅從佳非忍牛上從日非惟從佳

譌作訛不從正作易

一經解

此非可以文字論者通小學通漢學以後再言得失若僅讀坊本五經者應試時不必自占此科小學謂六書非小學集註之小學也

一經文

以能發揮經義爲第一必能原本注疏多搜古義淵奧

博洽訓詁爾雅方爲入格若止墨守體註諸書其工拙可不論矣必不得已僅以文勝亦必有古藻宏辭爲佳

一策

沈約受策僅知其半朱買臣難公孫宏十不得一對策經文雖當恪遵御纂經解異聞不妨蒐羅駁義以爲敷佐

一策

所注困學紀聞黃汝成日知錄箋釋之類亦好二書用處甚大即爲對策計常看亦妙總之經文或可欺漢對策除平日多讀書外別無捷徑也

一古今體詩

此乃專門名家之學豈能數語盡之然試場考古必有近今久不行用有千磨拗凡皆是欽定先朝編撰近三十年來並無編輯之書場內策尾多好引用此類書竟以屬之今日謬極以此誤事者多矣

一古今體詩

此體姑言其畧第一博覽爲先畧知列朝詩家源流派別方可言入門規橅一家稍有所得方能有佳處至其法律門徑前人古題之解聲調之譜談藝說詩之作玉

屑金粉之編言之已詳此止可粗言其禁忌耳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雖有升降厚薄之判然自各有佳處撰其性之所近學之不必是已非人忌無理無情無事

有理有情有事三者具備乃能有味詩至有味乃臻極品數語雖約頗能該括前人衆論學詩者試體會之新城王文簡論詩主神韻竊謂言神韻不如言神味也有事一條尤爲切要特爲標出

忌音調不諧

古詩自有音節平仄多諧自勿之俗師於律詩行一三五不論之說大謬古人五七律自有拗救法旣目爲律豈有不論之理拗救之說亦甚繁如不能遽曉照試律平仄爲之尚不致過差耳古詩尤忌多有律句學詩傑長慶體者不與

忌誤押通韻

古體詩可押通韻律絕之外皆爲古體但俗本詩韻動曰古通某古轉某强分兩門已爲無理且所謂通者並不可通此參用顧江段茆四家說有決不可通者如江與陽也眞文與庚青蒸侵也庚青與侵蒸也蒸與庚青侵也元寒刪先與覃鹽咸也此類俗讀似近正音迴別卽使前人偶一有之或是方音或本非韻或是錯誤皆不可藉口

如欲求通而不濫之理須知通韻有半部全部之別半通質因初學恐難細剖今質獨用較多藥獨陌錫通職獨緝獨合葉洽通此參用顧江段茆四家說有決不可通者如江與陽也眞文與庚青蒸侵也庚青與侵蒸也蒸與庚青侵也元寒刪先與覃鹽咸也此類俗讀似近正音迴別卽使前人偶一有之或是方音或本非韻或是

今本之支韻半通微齊佳灰半通歌虞半通魚半通尤元半通寒刪先文半通真文半通元寒刪先先半通真文半通文元半通寒刪先先半通真文半通元寒刪歌少半通麻大半通支麻少半通遮歌少半通麻大半通支庚半通陽大半通青有數字通蒸尤半通侯半通幽蕭肴豪半通宵豪半通虞有數字通支尤半通侯半通幽咸此就經傳子史韻語唐以前詩文諸證推驗而得此由今韻一部中併有古韻兩三部在內故一韻之聲不盡同類如元魂痕三部今併爲十三元灰咍叶故元可通寒刪先魂痕三部今併爲十三元灰咍今併爲十灰就本韻讀之已不能調和從辨析此一韻中之字就可通某就不可通耶讀說文廣韻及顧江段諸之書則自能辨析之若徒向唐宋人集中求其就通就否以爲準式皆茫昧拘墟之論所謂銖銖而稱寸寸而度抵之必差者也

以上爲作今日之古體詩言之也今之五言古乃六朝以後體七言古乃唐人七言歌行體若作學漢人五言詩古樂府古賦此部著作之古賦非試場擬騷碑銘讚頌之屬則又宜知古韻謂上至泰漢之韻廣韻尚未盡也漢以前雖無韻書而有韻譜前人所謂取經傳子史推驗而得者顧江段諸家說之確有部分但較廣韻則寬矣

已詳凡撫擬漢以前有韻之文宜知之宜用古韻方爲入格且更覺妍雅往往古韻同部今讀殊音作今日之古體詩押之不叶仍不可用蓋音有古今在古人讀之本是一韻故可用之詩歌即如詩經自有本音如以古音讀之自成一韻並非強叶叶韻之說自梁沈重始今語音既變詩格亦殊若強用之豈能成調徒致駭俗名雖好古實非通人也如東與江支與尤蕭與尤歌與麻陽與庚侵與覃皆古同部今異音古

書所以列入小學家者職是故也若韻府羣玉之類則止可謂之剳韻謂之類書與韻學無關矣

審音辨韻其要不過兩語一曰以聲類相從之字爲別看此兩三韻中字偏旁多同音必相近即可通押如東之烘蓬冬之供縫寒之縫殘先之鸞箋皆半體相同之類蓋古人製此字時其音即從偏旁而得此語極淺而極確乃韻書未原也但今韻合併過寬須將不可通之半韻別出之耳如偏旁雖同今讀殊音不近者乃古今音遞轉遞變古人仍同讀同押也如支之儀陂詭之俄波虞之愉樞尤之倫論今異聲古同讀一曰以經傳子史韻語爲證大率今韻寬於古韻而狹於古韻若以古韻求古韻止有不必分而分偏於過嚴者斷無不應合而合失之過濫者有數韻實是一類者無一韻而雜隔類者若以今韻求

古韻則有可通者有當析者如東江寒剛古音本通此一韻中之字古人卻分爲兩三韻並不讀爲一類不知古韻不能讀詩經易彖先秦兩漢之書也

忌體製雜糅

古藻時調羼列同篇法語情言合居一節是爲出言無章

忌好步韻

宋人此風最盛今人亦然此作韻非作詩也即使名家爲之亦無好詩止有一用試場限此體可以覘腹笥心思避襲蓧耳

忌多用宋以後事宋以後語

此自修辭要訣何大復諸人持此說後人誚之非也

論史事者不與

忌以俗爲眞以粗爲豪

俗乃偏主性靈之流弊粗乃好使議論之流弊下一病字

忌狎褻亦忌迂腐

一爲玉臺之流失一爲擊壤之頹波左右佩劍其失中詩派側涉此風試檢點之

忌纖巧

相等

忌駢體文

製題猥瑣屬詞尖碎爲纖對仗假借比附細密爲

皆非大方所有如韓合格門文體全平全从人名藥名之類尤爲惡道

忌險怪苦澀

李昌谷詩乃零句湊合者賈長江詩乃散聯足成者其去詩教遠矣古來大家無此作法其險怪不平易苦澀不條達正其才短非其格高

忌陳熟落套

古人名手每傷生硬今世當家但患陳熟耳生硬猶愈於陳熟

性靈變本加厲尤非性靈斷不可少但須出以雅飾蘊藉耳

忌自譽譽人

如酬應詩譽公卿必曰韓范守令必曰龔黃將帥必曰衛霍詩則李杜文則韓蘇之類受者滋愧作者失言至於述懷自敘藉口杜詩自比穆契之語信口夸誕尤爲惡習

忌散緩堆積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節旬餘絕句忌剽滑各體之通忌也

一古文駢體文散文忌多虛字忌多長句忌一定間架忌首段裹冒子忌腐語駢文忌介掌忌碎狹浮豔語忌太熟尤忌太生忌輕剽亦忌蓼石駢散通忌曰時文調

試場策論用散文今通謂之古文對策問有用駢文者但不常有惟詞館應奉文字用之耳然駢散兩體不能離析今爲併說之周秦以至六朝文章無駢散之別中唐迄今分爲兩體各爲專家之長然其實一也義例繁多殊難備舉試言其畧古文之要曰實駢文之要曰雅實由於有事雅由於有理散文多虛字故尤患事不足駢文多詞華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爲盡美更有扼要一義曰不能爲古文者其駢文可知不能爲駢文者其古文亦可知　國朝古文專家倡於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雖亦云學史漢昌黎實則遠宗歐曾近法震川雖未必盡古文之變

然初學者由此入手甚好（侯派近小說魏派近時文未盡善）近人刻歸方評點史記可看先求法度可觀再議神明變化亦猶書家九宮法也　國朝講駢文者名家如林雖無標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學晉宋體此派較齊梁派唐派宋派爲勝爲其樸雅遒逸耳取明王志堅四六法海　國朝李兆洛駢體文鈔曾燠選駢體正宗讀之可知駢文指歸總之文學兩字從古相因欲期文工先求學博空疏淺陋嘔心鑽紙無益也

國朝汪中張惠言元薄鎧諸家合駢散爲一體實爲高義雅言

梁劉勰文心雕龍操觚家之圭臬也必應討究

一字體

字體宜正

惡俗字體萬不可令犯筆端扔刻正字畧字學與組之類可得大畧然必求其本則心知其意自能觸類引申畧筆無說本者讀說文識小篆之謂也

字典古字斷不可寫

字典一書其體例在網羅無遺不問正僞雅俗一概收入多存而詳辨之非謂所收之字皆可行用所出來古篆半出俗師譌傳半出羽流僞造愚者不知古學之字典所存別體聚斂不遵書之試卷意在欺人其違乎格式無論矣俗人所駭通人所哂非惟不雅俗又甚焉

近世通曉說文者又欲將篆書之筆勢改眞書之點畫豈知源流相因而體製各別（中間尚隔隸書一關全改合六書本義即如之也兩字即何改耶）學者貫心知其意此亦賢於唐以前碑刻博觀之過也

書法宜學碑版

書法止是藝術內事（凡庶於論書者應試之院體書收入藝術部）士人自解求工蜀士擅長者尤多無勞勸導惟凡事具有根柢書法不知碑版未能免俗唐碑爲楷法埠的所宜步趨如多才好學者能於唐以前碑刻博觀得悟洞悉書法源流從此貫徹篆隸大可爲詁經考

史之資　國朝金石家最多最精皆爲此事有益經
史耳大約漢以前之款識碑刻其文字可以證經例
朝之官私石刻其事實年月地名官制姓字可
以補史繆此指當時所立之碑非謂法帖帖與碑有別文人嗜好不同各能由
博求深皆可歸於有用因書法而考碑版由碑版而
通小學考史事韓昌黎所謂因文見道政此意也
蜀中古刻頗多石質易朽著錄者多亡續訪者未聞
此邦學人若肯留意亦有功文獻之事也
好學者如肯學書小篆極佳此經學內事非游藝事
也惟止宜寫小篆說文所載斯冰所書即是不可寫鍾鼎古文彼
非豪素間物不能仿爲爲之者謬也唯見書院諸生篆書多不解筆

法形若枯荄此事須臨秦漢碑刻碑不易得先學近人鄧石如篆書法帖屏幅亦可用楚皆有摹刻售賣者

書法忌狂怪
凡事皆貴平正通達書法亦然惟不學人始以此相
詫揑書者乃藉此匿瑕耳即如李斯爲小篆之祖而
遺刻兩石中規合度蔡中郎爲八分之宗其所書石
經雖再經摹刻規模終在而謹嚴工整篆隸如此楷
書可知其身心之放縱與否即此可見不惟眞書草
隸變倘在眞書之先若遂放蕩便爲
失體張素所爲蘇文忠已譏之矣
避諱字斷不可忽
前代諱忌繁多嫌名動輒改寫　國朝法令寬大應
避之字並不難記今見鄉曲諸生屢屢觸犯大不可
也至　至聖先師諱動輒用大尤可怪詫不特違式
自誤且身在學校此而不曉可謂不知禮矣別紙條
舉於後

黃樹楨校字
河陽盧靖覆校

學究語第四 前三篇中人以下及鄉塾童蒙未能遽領別說二十四條告教授初學者

五經四書宜讀官本 左傳讀左纂注中坊有補正宜看不可讀句解

學生讀五經時宜隨時照註講解

坊間編造之書萬不可讀 村塾有此等書采摘五經編造成句以代讀經謬妄可惡師以此授弟子者東家知之立卽辭退

讀四書時可連朱註讀 免後日重讀大字與小註相間然爲作時文計不得不然

講四書宜用白話指實事道俗情斷不可用空言腐語連類而及可兼說故典數條

讀周禮節訓儀禮約編亦勝於不讀

識字宜察字典不可憑字彙 既以訓蒙棚口字典必宜置一部猶農夫之耒耜也字彙太陋不可據

小字默經大字臨帖

宜常與學生講朱子小學 湖北有局刻本

典故宜講蒙求集注 後唐李瀚撰有韻易記且書亦近古置之案頭較雅川省有版宋王令十七史蒙求亦同

唐詩宜讀三百首兼古詩源三百首約而精宜爛熟古詩源多歌謠童子所喜兩本宜全讀坊行古唐詩合解不善

詩文無論詩韻看此一部斷不至出韻前任提學夏路門翰林所刻校讐集成合璧之屬雖有類典翻刻多誤

古文宜讀史記菁華錄 書止四本訂點醒目古文翼古文善本卿高下皆宜川省坊閒多有

論宜讀東萊博議 開筆亦宜先作論

試帖詩宜看養雲山館試帖 詩不高然無流弊學此者應試不至以詩談事七家詩選共無拗體無粗語俗語者讀之

時文不可讀近時淺陋考卷糊塗墨卷 明文必宜擇讀文制藝約選考卷約選百篇彙選制藝靈樞皆好末兩種川省有版八銘仁在堂時佳亦不可

勿令弟子讀塾師文 無論不佳

初學作文須令自己講並將層次杜意自批於上 如此則無糊塗種種之病

勿令弟子讀坊選 但不許鈔錄耳窗下楞場中亦然文何由佳

課期作文不可禁繙書繙陳文 作課日所看之書更易記得

賦可讀律賦新機 中有名家賦不可讀數十首關中課士賦濤醒東湖草堂賦有才氣

戒破體字宜看字學舉隅 案頭必須常置一編兼可看其楷法勿謂幼小先入爲主

勿常解館一年作館總須有三百日 卷首辦似卷尾摘誤最要宜看

勿以束脩多少爲功之勤惰 孤寒不肯慶書者日後或竟有大成且更爲可閔不可存此鄙淺心

學生不率教止可戒飭罰跪勿重辱所以養其廉恥愚者尤不可過迫促

萬不可早開筆早出考有似此者東家勿喜前篇已詳再申言之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敬避字第五

聖祖仁皇帝廟諱上一字書曰德升聞用元字恭代溟元癘元

黃元鳥等字皆不可用　弦絃炫眩衒等字敬缺末筆

率字亦缺點惟慮蓄翀畜等字不缺點　今茲之茲

从艸上半不得寫作厶其上从厶下从玆者別是一字

卽雨諱字相並義同黑也今音滋古音與諱字同不可

用　率字上寫作兩亠

下一字韓愈文其膏沃者其光口用煜字恭代　又从

火从畢之字詩口口震電字典作爓从日从華之字後

漢書張衡傳列缺口其照夜字典作曄三體本是一字

一律敬避

世宗憲皇帝廟諱上一字詩永錫祚口用允字恭代然祚允

征等字皆不可用　酬字亦不可用消字敬缺匕旁亦

不可用

下一字左从宗右从真用禎字恭代　禎祥之禎別是

一字音義皆別不避　真字不可書作眞

高宗純皇帝廟諱上一字論語人能口道用宏字恭代然宏道

宏毅等字皆不可用　泓紘鞏字敬缺末點揚屋不用

強弱字上寫作口不可作厶上半本是諱字　亦肱

紘宏閎等字不得缺末點

仁宗睿皇帝廟諱上一字詩口口卬卬無恭代之字欽奉

下一字書天之口數在爾躬用歷字恭代溟元癘元

从林从止今从厂从林从心然歷象歷數治歷等字皆

不可用試策公牘如有言及歷象者以衛字或

憲字代之列朝史律歷志可但倜律志　閱歷

遞誠等字不避

宣宗成皇帝廟諱上一字爾雅秋爲口天敬缺中點作旻

末兩筆然口若周口等字皆不可用

下一字書宏璧琬口無恭代之字欽奉

諭旨改右下火字作夂然琬口睪口等字皆不可用　單川炎

字及談淡偏旁音義各別不得改炎作炎

諭旨然上字如蒼口高口下字如咸口康口等字以及加偏旁

者究不敢用　下字寫刻舊書有用帝字代者或敬缺

末筆从心从皿行文改寫亦不可用

文宗顯皇帝廟諱上一字詩口口梁山　孟子弈秋之弈下从

廾別是一字不避

下一字左从言右从宇無恭代之字敬缺末筆　當字

絺紓積貯延佇等字形近音同寫刻舊書缺筆作亡場

屋雖缺筆亦不可用

穆宗毅皇帝廟諱上一字爾雅唐虞曰口

下一字左从氵右从隸書之享後漢書及文選張衡思
元賦何道真之口粹兮無恭代之字右旁敬避作亶
从酉从享之字音同義近場屋不用　單用享字不得
寫作亯緣諱字篆文非从享故也敦惇錞等偏旁皆然
孰熟等字不得寫作訷　郭字左畔篆文本非享字
更不可寫作鄚
上御名上一字爾雅唐虞曰昌
下一字左从氵右从書引養引曰無恭代之字敬缺末
筆　恬愉神恬等字形全音同義近皆不可用　若止
用舌字者不宜缺

端慧太子諱上一字永不諱下一字左玉右連
仁宗睿皇帝面諭臣工避書作運然瑚連字仍不可用
至聖先師孔子諱加偏旁作邱古書有缺筆作丘者　公牘中
言及
圜丘大祀則不避並不必改寫然行文斷不可用此二字可以
郊壇南郊等語代之
孟子諱一體敬避
凡恭代缺筆及加偏旁者皆指寫刻舊書而言然奏
疏文移道及今日地名人姓者不便改字止可代寫
或缺筆

應試命名及一應公牘私書非言地名人姓概不得
用若私家著述中有考辨偶引古書涉及諱字者代
寫缺筆或作一方空如上式至聖諱加偏旁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磨勘條例摘要第六

鄉會試

一試卷文理悖謬文體不正不遵小註章旨者黜革

一不請禁例直書

先師孔子諱者均罰停四科凡停科者舉人停會試貢士停殿試

一應擡不擡及擡寫不合或擡寫後塗改者照違式貼出

中式者罰停三科

一題目錯落未經改寫或遺漏全題於夾縫添註或眞草

篇數不全或顚倒或全然不對或五策誤寫全題凡曳白越幅及添註塗改全行漏寫並添註塗改過百字犯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三科

一卷中有空白犯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脫寫題目改寫跳行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兩科

一草稿未寫全題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草稿越幅貼出已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草稿模糊辨認不清者罰停一科

一草稿非全然不符而脫落太多者罰停兩科

一添註塗改字數添改者罰停兩科或漏一二處者貼出

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塗改字數不符在十字以外者罰停一科

一重寫添註塗改字數者罰停一科

一二三場均係改寫添註塗改字數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三科

一四書文不得過七百字違者貼出

一試卷剿襲雷同者罰停兩科全篇鈔錄舊文倖中者黜革

一文中字句疵謬重字書作兩點及引用後世事蹟暨書名並文內遺漏對策不滿三百字者俱罰停一科

一詩內平仄失黏者罰停一科

一試卷內有書寫卦畫及篆體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墨卷膳眞用行草書者罰停一科

一卷內挖補數字及挖補擡頭者貼出中式者罰停一科

一試卷反寫及倒寫對策頂格及策題用大寫壹貳叁肆伍者均干貼例

科歲考按禮部則例科場條例增入

一試卷內不敬避

停鄉試一科仍發學戒飭

一試卷內詩少一聯者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罰停廩餼一年多一聯者同

一試卷內鈔襲舊文已補廩增者均革去廩增仍留附生如係附生隨棚覆考仍均發學戒飭

一試卷內詩出韻失黏及字句欠妥者如考列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覆韻者同

一對策不合口氣者如考列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

一經文不滿三百字經文犯下者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餼一年

一詩策中應搨不搨策頂格者詩低三格者均罰停鄉試一科係廩生仍停廩餼一年

一命題誤寫一字詩題漏寫賦得及限韻字策題書寫違式者均罰停鄉試一科係廩生仍罰停廩餼一年

一草稿不全草稿曳白者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停廩餼一年

一鈔錄非全題文亦非全篇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多一聯者同

一試卷內鈔襲舊文已補廩增者均革去廩增仍留附生如係附生隨棚覆考仍均發學戒飭

一試卷內詩出韻失黏及字句欠妥者如考列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覆韻者同

一對策不合口氣者如考列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生罰停廩餼一年增附由本案補廩者亦罰停廩餼一年

一經文不滿三百字經文犯下者三名以前罰停鄉試一科四名以後廩餼一年

一詩策中應搨不搨策頂格者詩低三格者均罰停鄉試一科係廩生仍停廩餼一年

一命題誤寫一字詩題漏寫賦得及限韻字策題書寫違式者均罰停鄉試一科係廩生仍罰停廩餼一年

一草稿不全草稿曳白者罰停鄉試一科廩生仍停廩餼一年

沔陽 黃樹楨校字
盧 靖覆校

勸置學田說第七

養民養士經傳恆言不養而教未之前聞夫養民之道豈
能衆濟人恍惟在上者不奪其生理不擾其生計斯即養
之之術也養民固爾養士亦然今日士多而貧即使書院
義學賓興之廩百計培植猶懼不濟況忍亟剝削之乎川
省學校事體使者於所當爲所得爲者勠力圖之獨有一
端蒿目疚心寢儻不適莫如新生覆試計簿束脩一事曩
年川省風氣新進謁師贄儀豐腆實緣生理富饒學額矜
貴浩爲成例動必取盈常有一朝進學毀家大半負債終
身雖甚孤寒亦索常例結貲之後未削扣除之牌已懸通

省習貴而視爲固然使者少見而駭爲怪事每至覆試之
日終日旁皇如芒在背若操之過蹙則恐狡黠生童藉詞
挾制若聽其遲緩更恐貪惡書斗逼勒孤寒操縱皆非無
從亭決故使者不以晝夜考校不寢不食爲勞而以覆試
日爲苦由衷之言有如皦日試思童生應試躡屩擔簦三
旬九食欲謀一館艱如移山終歲脩羊不供事齋甚者寄
食孤門倣屣孤下倖而獲雋安得多金即或儳粥粗給而
博一青衿遽責其破家棄產亦可謂忍情拂理傷心慘目
者矣特是廣文一席自唐代以來即號冷官東脩自行尚
非在禮法之外若必并此禁絕何以自存送考辦公資糧

用度於何取之其富而好禮者自願致敬亦將不諧乎且
將令其藉案訛詐句結劣生屬託公事因以爲利乎夫校
官子弟亦望遊庠諸生之家甚無司鐸何乃不平不恕惟
務責人使者接部所到不憚嚴切禁戢多方督儆今日諸
校官固多能低屈廉隅自甘刻苦然不肖書斗造言剔撇
設謀串陷變怪百出又豈人意料所及尤可患者由今之
道書斗利獘獘倖進者之一切從豐必致包苴合無所
不爲而陞繼送迎隨棚帶覆單身補獲下屆補覆諸弊終
亦不能禁絕頂替鬻販百弊伏焉試事安望澄清員才安
望吐氣此川省積年之痼疾已然之明軌皆士類所目擊

之身受之搤腕拊心而歷歷言之者也若不思一兩利經
久之方仍爲本省師生終古之累今日止有一策汝等可
自爲之川省向稱殷實各州縣公局議舉款目甚多士民
樂善急公捐施恐後夫四民以諸生爲翹楚地方以讀書
人爲元氣此之不講好善何爲若得各處紳宦糧民感發
集議公捐一款置買學田計其三年收穫之租足敵兩考
束脩之數各學豐歉不同須就本處歷屆情形酌議之分年勻給送考時酌加
資斧如此則道郵署事者即不至因路難逼取進後限定止以千錢爲
贊一切書斗小費認號轉案補廩增出貢舉優報了起
復緣遺諸弊取辦於此陋款概爲滌除士民定議於百孫

後稟請長吏督率行之官吏勸捐則滋弊
立案立石永永不得變革若不能籌此買田巨款者或每
年仿照他項公事之例酌議定數按年捐助或別籌他款
取息給用惟地所宜不必一轍其將士狹鄉不能辦者聽
之不願辦者聽之倉卒不能辦者徐圖之通省辦則通省
之士林利一縣辦則一縣之士林利斯則貧士不病冷官
不饑諸生寬然無累然後可壹心而讀書學師廉介無求
然後可抗顏而訓士豈惟岸序之樂抑亦化導風俗之源
也夫川省公舉之費亦多矣然飽矜棍飽衙蠹不如飽寒
畯之為得也三費大是善政不可拘彼泚茲如或吝財惜費則更
有說以喻之要知富室大戶孰無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
有公款則異日子弟入學不致受無名之抑勒費無益之
膏吻就云自謀亦復甚善縱使家無儒士可決其後必昌
既擅樂施之令名兼獲濟物之美報況此日之孝秀即他
日之搢紳此日獲助於鄉人他日必思造福於桑梓無往
不復更非他項損資所可同年而語者也如校官者雖非
本縣人士要是同省寒儒即云於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
並非波及局外此舉在他省則甚難在川省則甚易在他
省則可緩在川省則甚切比者南川縣令文昌黃君際飛
即持此議設法勸捐有志竟成置買學田千有餘石計其
所入足與往歲相當章程皆與右所說同前年歲試招覆
時師生同歡確有成效黃君之賢能愛士南川士民之好
義知本使者敬之獎之願通省百六十州縣效之若欲查
照辦法者准赴本衙門鈔案語云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使者
庶憑不能別置一養士之策敢以此一隅小補之言進可
乎

海陽 黃樹楨校字
虞 靖邊校

文房約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文房約

新安江之關含徽蓄約者檢束也有誡之之義焉用誡蓋窗明几淨筆墨精良中有幽人探賾索隱含英咀華或師友數學或獨寐嘯歌頤生則閉息反觀遣懷則解衣磅礴安可有不韻之實敗意之事耶作文房約

談市井

居閭閻之中爭錐刀之末五都駔儈捭其三寸來吉招致衆傖喋喋利口固其宜也文房何地語亦如之則所謂敬業樂羣爲何事乎凡我同人先須革此

競綺靡

衣褐不完捉襟時見主忘道頗能安之彼衣輕裘肥中紈而表素者對之反有慚色又何必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乎

狼藉文史

牙籤錦軸充架盈箱誰甲誰乙信手拈來雖李清照敏慧過人當亦置放有序也何物沒字碑強稱檢閱未及終篇拋擲而去頃俗不可醫耳

雜器位置無次

諺曰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蔽履言其有倫次而遠戚也一室之中則有竹几繩牀藥爐茶竈一案之上則有子盤楮墨脂瓶雀硯務令頓措得宜拂拭精潔不然則龍池生壁蠹虎子養溪魚之詬所不免矣

基畢不斂手人奩

中郎以圍碁爲坐隱所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稽古之餘偶一及此亦非文房之所屏禁獨是對壘不終局或基畢不斂手此皆呼盧博簺惡負喜勝者之所爲吾無取焉

對花不煮茗

詩書滌聖脉草木棲神明一草一木當其含吐來賓主之間而以湯火蹙之其何以堪

艷倚砌臨窗眞足賞心悅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茶
項石花悠然飲啜反此者非
鼓琴不焚香
刺船入海吾師怡情動操揮絃文王在目琴固聖
人之樂也爐香馥郁則縹緲餘音隨篆烟而回泉
若草率從事是王門伶人矣
不濯硯
端溪龍尾石多瑩澗若不勤加洗滌是西子蒙不
潔也以之作書則春蚓秋蛇動成澀滯以之作畫

則薄霧輕烟未由蒸染矣
倣佳茗不盡及漱
扶輿流瀣往來于奇峰怪石間結成佳茗故幽人
逸士紗帽籠頭自煎自喫車聲羊腸無非失候苟
飲不盡且漱棄之是又呼陸羽爲茶博士之流也
飲酒至吐
酬酒罰座已是可憎若狂飲至吐則胸中奇文俱
卒其人其技直當與擔糞比肩而數也
黏物不拭案
不拭案則觸污經史且招青蠅斷不可也
用字紙包裹除穢
六法既備體象無遺莫尊乎字視等音反切諸義
悉本天地自然聖人因而指示倘不加珍惜是不
畏天命也況用之包裹除穢乎
喫烟噴人面紙煤四撒
烟之性味木草所不載不知肪于何年今則遍滿

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實朋醾會雲霧塞
空。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名集女客。不設簾緒。觀
劇飛觴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姣童
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
之。無所顧忌。噫。溷達大廈。世幾同歸。熙載矣。夫
衆醉獨醒。爲千夫所指。亦殊不必然。文房雅地。喫
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撒。則又褻褻不滅。炎
炎奈何矣

掛丁畵

五日一石。十日一水。非工于畵。工于畵。工于神也。今人求
工于畵。則金碧輝煌。燦然奪目。不曰十洲。即曰小
李。售贋鼎者。接踵共門。此豫人之技。于文房奚宜。

捫爐

赤手捫爐。則生螺紋。且損精采。

畵棹

無紙可書。不難多種蕉葉。何必塗鴉在案。豈欲如
右軍之興到筆隨。龍蛇滿几耶。

折花

芝蘭玉樹。生于庭堦。不知費幾許栽培。折而傷之。
定非韻士。昔折花詞云。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琴
邊。斜倚花及人。非眞情花者。

鼾聲書聲

善讀書者。聲調抑揚。紙窗竹屋。風雨凄然之際。聞
之心形俱寂。躁氣全銷。若鼾氣不利而強效顰。即
謝東山作洛生咏。所不取也

文士習氣

不出齋主人管賓友詩云。可怪讀書牀。滿面之乎
字。不若商賈人。滿腹江湖事。習氣可乎。

足恭

雖抱鼓折磬。有似於迂。至于脅下屈高。而爲肅觀
所恥。則又大不可也。

葱

近憂遠慮。在集木臨谷者之所不可無。然窘若拘
囚。無瀟灑趣。雖天機開發。文興勃然。亦因之而中
阻。孰能怡情恍性。探元珠于赤水乎。終當戒此。

大元海運記

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入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然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世祖皇帝至元十九年初命上海總管羅璧張瑄朱清造海船六十艘募水工同官軍自海道漕運江南糧四萬六千餘石明年三月至直沽從丞相伯顏所言也伯顏丞相奉旨取宋既得江南而淮東之地猶爲宋守乃令張瑄朱清等自崇明州募船裝載亡宋庫藏圖籍貨物經涉海道運入京師又命造鼓兒船運浙西糧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般至淇門入御河接運赴都次後般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接運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及般開膠萊河道通海儹運至元十九年太傅丞相伯顏見裹河之儹運糧斛前後勞費不貲而未見成效追思至元十二年海中般運亡宋庫藏圖籍物貨之道奏命江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隻聽候調用於是行省委上海總管羅璧張瑄朱清等依限打造當年八月有旨令海道運糧至揚州羅璧等就用官船軍人仍令有司召顧梢碇水手裝載官糧四萬六千餘石尋求海道水路般行海洋沿山求嶼行使爲開洋風汎失時當年不能抵岸在山東劉家島壓冬至二十年三月經由登州放萊州洋方到直沽因內河淺澁就於直沽交卸十九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漕運江南糧仍各置分司催督綱運以運糧多寡爲運官殿最中書省契勘南北糧餉國之大計前雖曾儹運慮費財力終無成功蓋措置乖方用人不當以致如是今大都漕運司止管淇門運至通州河西務其中灤至淇門通州河西務至大都陸運車站別設提舉司不隸漕運司管領揚州漕運司止管江南運至瓜州至中灤水路綱運副之押運人員不隸漕運司管領南北相去數千里中間氣力斷絕不相接濟所以糧道遲滯官物虧陷失誤支持所係非淺比以省臣奏奉旨京畿江淮設立都漕運司二舊官盡行革去其江淮漕運司除江南運至瓜州依舊管領外將漕運司官一半於瓜州置司一半於中灤荊山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運糧二百萬石到於中灤取京畿漕運司通關收附申呈揚州行省爲照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仍將中灤至淇門河西務至大都車站撥隸本司管領其漕運司官一半於大都置司一半於中灤淇門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

歲須要運糧二百萬石到都取省倉足數抄憑申呈戶部爲照
每歲十二月終省部考較運及額數者爲最不及額數者爲殿
當該運司一最陞一等三歲任滿別行遷轉一殿降一等次年
又殿則黜之都省移咨揚州行省欽依施行
二十年六月王積翁議開挑河道漕運江南糧右丞麥朮丁等
奏王積翁言亡宋都南京時每年運糧六百萬石如今江南糧
多若運至京師米價自賤以其說奏有旨命臣等議蓋運糧之
事惟廣輸運之途今止是中濼一處漕運儘力一年惟可運三
十萬石近者阿八赤新開一河又前奏准令奧魯赤經由濟州
開挑一河又黃河迤上有沁河可以開挑一河遣人相視具見

畫圖今脫忽思進呈如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則所運糧數自多
上曰朕覽圖宜如卿所奏　是年八月以去歲初試海運暨諸
河運總計所至者糧二十八萬石丞相火魯火孫參議禿魯花
等奏去年伯顏會言海道運糧火魯火孫省官令試驗今日揚
州以船一百四十六運糧五萬石四萬六千石已到其餘六船
尙未到必是遭風來者又言此海道初行多不曉會沿海來去
紆繞遂遠今海中間有徑直之道乞遣人試驗又奏阿八赤新
所開河道二萬石有餘糧又東平府南奧魯赤新修河道三萬
二千石糧過濟州內五千餘石暨御河常川儹運河道糧總二
十八萬石俱已到餘糧逐次將至奏旨稱善　是年十月禁運

糧軍人及網運船戶擾民不便條制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北
淮東道提刑按察司言切見漕運司運糧軍人幷網運人戶牽
駕糧船於揚州淮安運河要路故意阻塞河道將脚板兩邊探
出不通客旅往來間有客船欲於糧船兩邊經過或是船梢誤
衝探出脚道板或客船桅篷高低牽繩長短誤相牽挽不曾挽
動分毫浮動物件運糧軍人分布用篙將客船搠打或將客船
篙棹蘆席桅繩等物搶奪但去遮護便將客人行打及於兩岸
居住村坊店舍人家處取要酒食强打猪雞但有推阻衆人便
將百姓毆打百端騷擾爲此令淮安運漕分司講究得運糧軍
人俱係江北兩淮撥到漢軍幷新附軍人諸翼輳集撥成一運
或船戶擾動行船客旅及岸上居民除將散軍船戶對證是實
取訖招伏痛行斷罪外將押運正官取勒約束不嚴招伏斷罪
似望易除民害本司參詳如准淮安漕運分司所言事理禁治
實與民除害若不嚴行禁約切恐當路人民不能居止道路蕭
條深爲不便除已移牒江淮都漕運司遍歷經行漕運分司去
處榜諭依上禁約外本臺參詳行御史臺咨到約束運糧軍人
幷船戶不得阻塞路道擾民事理是爲允當又擬本臺呈山東
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照得本司於至元二十一年月日不等

十次常海州幷淮萊路牒呈海州運糧過往行船梢水變軍計
一十五起動經聚衆百十餘人各持兵刃劫掠良民打奪財物
及將所運官糧自相般奪等事除已行下合屬行移捉賊外本
司切詳山東瀕海地面土廣人稀地形險惡未曾收復亡宋時
其瀕海去處在前有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也速解兒管領軍
馬行營種田幷有守把海口壯丁軍人屯駐以備不虞削平亡
宋之後前項軍民遷南卽今前項海道與迤南諸蠻相通其間
遞軍貢物過往行船梢水軍人不時聚衆下船侵害良民劫掠
人口財物卽便上船開洋去訖陸路不能跟捉又巡防弓兵數
少難以禦備衆瀕海去處田野寬廣合無量移軍人置立屯田

以備不虞實爲長便於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本臺官
大夫玉速帖木兒中丞阿剌帖木兒崔彧侍御禿剌帖木兒啓
海道運糧軍人來往經過海邊郡邑居民多被騷擾今與省院
官一同商量如何鎭壓從便擧行啓奉皇太子令旨允其所請
送戶部就與刑部一同講究得如准臺呈似爲便當所有運官
押網官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致擾民者緣係職分當然難議
優賞外據量移軍人於瀕海去處置立屯田鎭壓事理合從樞
密院定奪都省准擬移咨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及下戶部行下
合屬依上禁治箚副御史臺照會去訖軍船短般前來淮合路
交割網運自江南呂城軍船運至瓜州一節令江淮都轉運使

司別無約束外據瓜州運至淮安路短般糧船係是隨路撥到
漢軍新附軍人使駕官船往來般運今議得自瓜州裝起重船
三運兩運三四運前後相序行程專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往
來催督及監視有無擾民之事每運頭船幷末尾船上各插白
旂一面書寫運官姓氏庶望被擾人民易認是何運次運官既
立名旂亦懼連累知所警戒瓜州總司先取奏差人等須管往
來催督運糧疾早到來淮安不致運滯及監視運官約束軍人
毋得阻塞河道如遇客船兩相趕過不致阻當客旅行程及不
致軍人毆打客船搶奪諸物不得於岸上村坊店舍百姓之家
取要酒食强打猪雞毆擊良民如但有違犯軍人差來奏差親
見者奏差隨卽約會運官卽將擾民軍人捉拿痛行斷訖別取
運官鈐束不嚴招伏先行入遞申來淮安分司如運官私下不
伏招取仰奏差人具由申來奏差前後催網如不親見擾民者
但有客船或到村坊店舍須管詢問百姓如但曾擾民者奏差
等抄寫百姓某人被那軍人或奪訖物件或取訖酒食或打訖
猪雞或打傷某人卽令百姓當地官司呈告申覆本官上司移
關淮安分司奏差隨時前來運官處說知挨問擾民軍人隨時
依例斷罪如運官不肯依例斷治仰奏差一一申呈淮安分司
等候糧運到來淮安隨時挨舉除運官已將擾民軍人船戶痛
行斷治約束不嚴招伏隨時依例斷治外據奏差察知或各路

官司移文前來擾民公事將擾民人鎖索監收回到擾民處所對證是實量情斷罪訖仰奏差人等備細申覆瓜州總司等候把總運官幷各翼軍官到於瓜州取勒運官幷各翼官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行究治招伏依例斷遣施行如綱運到來並無申到擾民公事取要奏差運官重甘執結以後却有事發擾民者依下項條欵斷罪今約量定到各罪名於後　受宣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轄軍人因毆傷致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雖將軍人嚴行斷訖本官取訖招伏初犯笞七下再犯一十七下三犯呈省定罪如親見軍人擾民不爲斷治者與部領軍人擾民同如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不行斷治或因事發露者初犯笞一十七再犯二十七三犯呈省別議　受勅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管軍人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或縱令軍人擾民者不爲用心體究不行究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宣官員凡罪加一等　受省院箚付帥府諸衙門箚付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船戶不嚴致令擾民者不爲斷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勅官員凡罪加一等　本司奏差但有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因事發露者除軍人軍官依例斷罪外據奏差人等初犯二十七再犯三十七三犯罷去知而不舉或看覷面情受錢物酒食不舉者量其取受輕重斷罪追錢並行罷去　受淮安路卸訖空船回去時淮安分司先取訖運官不致違犯執結亦差奏差一名取不致看循須管盡心執結乘坐站船隨船催督疾早到瓜州復運及監視運官鈐束軍人亦如重船一體行事但有違犯並令瓜州總司斷遣

和顧民船長運直到中灤幷利津交割綱運

瓜州裝起中灤濟州長運綱船俱係和顧民船三綱兩綱或三四綱船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前後往來催督綱運監視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依前例取訖押綱官鈐束船戶不致擾民擾民同及船戶毆傷百姓因傷致命或毆死者俱犯罷職如過河道淺澁去處若有賫奉都省行省明文許令各處添力盤剝牽拽者押綱官親賫省府文字更行移當地官司取索與本處官司一同斟酌可用車牛或船隻人夫盤剝者如當地官不行着緊應付雖應付不及用度者押綱官即申附近漕運司照依奉到都省割付取本路首領官縣達魯花赤已下官員招伏就便的決無得多餘取要車船人夫亦不得經直拖拽車人船隻如押綱官不經由當地官司徑直拖拽民夫車船者或無賞執

省府許令應付車船人夫文字不得騷擾官司取要如無文字取要人夫拖拽車船者此二項與親領船戶擾民同或多餘取要氣力者與約束軍人不嚴致令擾民同如約束不嚴致令船戶擾民者凡犯並與上項受省箚諸衙門文字軍官同罪奏差約束亦同上例淮安分司開閘將重船放入淮河分爲中濼濟州兩路隨即差奏差二員各隨本綱催督前去　中濼糧船淮安分司催到臨濠府已上係荊山分司各管催督自淮安臨濠府沿路但有擾民事理仰奏差人等並申荊山分司等候糧船到彼依上斷治奏差到臨濠府回來還司如但有不用心體究或受錢物酒食買告不舉者隨處官司行移淮安分司一例斷遣施行　荊山分司交割得上項糧綱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催督前去及監視押綱官鈐束軍人毋令騷擾百姓直到杞縣中間如有違犯即與上項短船軍人罪同奏差等直申中濼行司候綱船到中濼時行司依上斷遣如有爭差不伏行移取發元委奏差前去對證依上施行　杞縣上流係中濼行司差委奏差催督綱船監視押綱官鈐束船戶無令騷擾百姓如有違犯直到中濼行司斷遣　中濼回綱空船三五運差奏差一員押回直到荊山交割荊山差人直到淮安分司交割淮安差人直赴瓜州交割如有擾民依例各處斷治　濟州利津糧船淮安分司差委奏差一員催督監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直到濟州漕運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仰奏差申覆濟州漕運司依上斷遣　利津回來空船利津分司差人押來濟州交割濟州差人押來淮安交割淮安分司差人前去瓜州交割如有擾民隨處依上斷遣　濟州漕運司交割到上項糧綱別差奏差催督監視仰綱官前去利津縣行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申覆利津行司依上斷遣　議得合於應干糧船經行河道兩岸但有三家五家村店照依此條令瓜州漕運司盡行出榜曉諭百姓幷軍人船戶通知及行移瀕河州郡如遇糧船到界更爲差官巡視　議得運官押綱官年終考較如有用心押束軍人船戶不曾擾民者合無量加優賞　是年十一月以海運可行議罷阿八赤新開河道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阿八赤新挑河道迤南用船一百九十四隻運糧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四隻內損壞乾糧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隻該糧二萬三千九百九石凡糧之到者與已損者其數以聞有旨以問阿八赤阿八赤言比前者揚州所運其船不堅又沿海邊而行故多損壞非預臣事臣所將船五十艘失其四其餘當以風信未至耳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口候潮以入所損甚多民亦苦之今欲造小船五百隻建倉三處上曰伯顏運糧之道與阿八赤所開河相通否對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實今春試行海道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矣其不至者七舟而已前有旨以其

事嘱忙兀觧今忙兀觧使來言今用此道運糧爲船二百七十
所失者十有九舟今皆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
兀觧好人也俟其來使遵所用海道以行阿八赤新挑河可勿
用　是年十二月以朱清爲中萬戶易金符爲虎符張瑄爲千
戶仍佩金符以忙兀觧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
軍有牌者除充丞相伯顏平章札散右丞麥朮丁等奏海運之
事兩南人言朝廷若支脚錢請用己力歲各運糧十萬石至京
師乞與職名臣等議朱清元有金牌今授中萬戶換虎符張招
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忙兀觧見帶虎符今爲一府
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而帶虎符者爲達魯花赤上

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罷阿八赤河道以其軍人水手及船分與揚州
平灤兩處運糧右丞麥朮丁等奏斡奴魯忙兀觧三次文書言
阿八赤新挑河道損多益少漕運勿濟其水手軍人等二萬船
千艘俱閑不用乞付臣等歲運糧一百萬石臣等前奉旨與忙
兀觧議用海道今已送糧回訖又朱清等各願送糧十萬又囊
家觧孫萬戶請得此船與軍以充海運臣與伯顏丞相等議以
阿八赤河道所有水手五千軍五千船一千付揚州省教習水
手運糧餘軍五千水手五千就駕平灤船從利津海道運糧上
從之罷阿八赤所開河　是年十一月約束運糧回船軍人不

使擾民都省據臺呈爲約束運糧軍人船戶梢水擾民事理送
戶部與刑部一同講究准臺呈禁治運糧船隻總押送官到河
西務等處下卸糧觧畢往往赴都求仕別無理會勾當却令梢
水人等不成宗伴縱意畸零迴還因而伺隙作過今後交割糧
觧畢却將應管船隻令已押糧官總行押運迴還遇夜聚集一
處停纜鈐束梢水不致下岸似望易爲關防　每宗糧船各用
顏色標記及大字書寫押運官職名容易辨認　如遇下船般
柴取水摘委有職官員新行管押梢水人等下岸事畢押還似
望不致違犯　令押運官拘收禁梢水人等船上夾帶隱藏槍
刀弓箭

二十二年二月以濟州運糧船數闕命三省續造三千艘參政
不魯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歲運糧一百萬石從海道來者
十萬石阿八赤樂實二人新挑河道運者六十萬石濟州奧魯
赤所挑河道運者三十萬石今闕闕你敦等言濟州河道缺少
船隻臣等議令三省造船三千艘准奏　是年七月支運糧梢
水口糧省准戶部呈利津海道萬戶府自江淮省起遣到新附
梢水二千名合照運糧梢水例每名月支粳米四斗行下濟州
漕運司放支
二十三年二月以征日本所造船給海邊民戶運糧平章阿必
失哈參政禿魯花等奏忙兀觧言修造征日本國船已完去歲

無人看守有沿爛者令阿八赤忙兀觧同議分付海邊民戶運糧上是之　是年十一月海運船擄壞粟米者運官償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糧於下年帶運平章薛徹干等奏海運糧四年凡一百一萬石至京師者八十四萬石不至者一十七萬石運者言江南斗小至此斗大以此折耗者有之又以船壞恐其沈溺因棄其米者有之固當賠償其人船俱沒者不知合賠否上曰沒於水何可使之賠又奏其合賠者差好人與忙兀觧等一同教賠與明年糧一處運米上從之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專領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萬戶府都漕運海船上萬戶府亦速爲頭與張文龍等勾當　平江等處運糧萬戶府忙兀觧爲頭與費拱辰張文彪等勾當　孛蘭奚等海道運糧萬戶府與張武等勾當　徹徹都等海道運糧萬戶府與朱虎等勾當　二十四年正月始罷東平河運糧平章薛徹干等奏自江南海道經山東平新開河道所運糧船往來艱辛官未得濟乞罷之制可

二十五年增海運糧一百萬石丞相桑哥平章帖木兒阿魯渾徹里等奏往者奏奉旨每歲運江南糧一百萬石在後未足其數止運七十萬石今養濟百姓食用糧數多宜增運一百萬石制可　是年二月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丞相桑哥等奏以漕運糧斛舊設運司一兼管內外欺詐者多亦稽誤公事比奉旨分置漕運司二在內者爲京畿都漕運使司在外者爲都漕運使司內欽奉旨命者一十一員祇受勅牒者七員從之　是年十月內外漕運分掌稅糧房照得兩分司掌事務　京畿都漕運使司於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爲頭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壩河等處水陸遞運接運海道糧斛及各倉收支一切公事並隸本司管領　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馬頭倉般運糧斛仰本司先將半印勘合支簿開發都漕運使司收管然後押印勘合關文開坐所運糧數分付押運官賫擎前去都漕運使司投下比對元發半印號簿相同都漕運使司亦同勘合下倉支撥交裝毋致刁蹬停滯就取押運官明白收管隨卽具交裝訖糧數行移京畿都漕運司使照會行下省倉依數收受仍螯勒押運官須要用心關防車戶般運交納如有短少隨卽追賠數足及取押運官招伏治罪每十日一次各司具實交裝并到倉收訖數目申部呈省　都漕運使司凡支糧斛并船人糧馬料須要依例置立勘合號簿明白書塡押印勘合文貼下倉放支非奉省部許准明文毋得擅自動支　京畿都漕運使司應管各倉分收支見在并趲運糧斛旬申月數目及應覈各倉挑倒糧斛關防事理仰戶部照例行下本司須要依例申部呈省仍令各倉每月一次結轉赤歷呈押毋致作弊違錯　若有該載不盡事理仰都漕運使從長講究申部擬

二十七年十月賜海漕運糧官毳衣段各一丞相桑哥等奏自江南海運來者薛徹禿字蘭奚朱張萬戶等萬戶及千戶百戶今歲多用心力乞每人賜衣一領上曰南人愛毳段各賜毳段一端令還

二十八年八月罷泉府司所隸運糧二萬戶府從朱清張瑄所請也平章不忽木等奏海道運糧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糧止以臣等二萬戶府自去年隸泉府司沙不丁再添二府運糧百姓艱辛所有折耗俱責臣等乞見憐宜罷二府或委他人上曰彼所言是止令二府運之又奏朱張二萬戶言或有疑臣等

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運上曰安用如此言止以朱張二人運之是月併海道都漕運爲二萬戶府張瑄以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以驃騎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中書省奏淮合併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二處　一海道都漕運都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六分本府　正官六員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員　首領官四員　經歷一員　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　令史六名　通事一名　譯使一名　奏差六名　合屬鎭撫二員　千戶二十七員　至元二十九年作七翼　殷武翼　朱清翼　慶元浙江翼　江灣上海翼　青浦翼　崇明翼　許浦翼　沿江翼　大場仁浦翼　青龍翼　顧逕下沖翼　元貞元年併爲四翼　青浦江灣翼　青龍顧逕翼　許浦崇明翼　大場慶元翼　大德七年再設六翼取知仁聖義忠和爲名　崇明知字翼青號　青浦仁字翼紅號　許浦聖字翼花號　青龍義字翼白號　大場忠字翼黃號　江灣和字翼黑號　百戶三十三員　一海運都漕運使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每年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四分本府　正官五員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首領官四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　令史六名　通事一名　譯使一名　奏差六名　合屬鎭撫二員　千戶二十七員　至元二十九年作八翼　忠顯翼　陳承務翼　蔡忠武翼　朱承信翼　丁忠武翼　趙國顯翼　至元三十年併爲二翼　殷武德陳承務翼　蔡忠武揚忠顯翼　百戶二十七員

二十九年二月海運水工每戶月給家屬五口糧免其差徭平章不忽木平章閻里等奏淮海運梢工水手人等選擇堪用者顧傭錢價如例給之每戶妻子以五口爲則與之糧免其雜泛

差役

三十年十月以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中書省奏以朱虞龍降虎符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別降印信設千戶一百戶三制可

三十一年六月以軍四百守護河西務十二倉又調軍一千接江南新運　參政諳都剌等奏河西務沿河等處收貯米糧倉厥一十二處看守軍人四百名如米糧發熱令軍人及斗脚人等挑到曝曬又奏海運朱張船隻自江南到時乞依去歲例調軍一千迎接鎮遏並從之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以歲豐海運止運三十萬石每石水運脚價減爲六兩五錢丞相完澤平章賽典赤等奏朱張海運往歲一百萬石或增其數亦常運之如值禾稼不收人民艱食海運多得濟亳懿州一帶迤東貧民多聚集時幷高麗地數歲缺食亦仰此海運賑救今歲豐米賤若即海運切恐未宜去歲會計見在糧數只運三十萬石今年如上年例亦運三十萬石在先每石脚價鈔八兩五錢後減去一兩今糧食諸物比往歲尤賤脚價內再宜減一兩每石作六兩五錢又奏每年斟酌海運糧米數以十分爲率張萬戶運六分朱萬戶運四分今朱萬戶言乞均分停運並從之

二年三月諭行省行臺諸司毋阻壞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聖旨諭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政院通政院行泉府司宣慰司蒲政廉訪司轉運司管軍官管民官應管公事官吏軍民站赤諸色人等據中書省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告說漕運糧斛恐有阻壞乞降添力聖旨事准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運糧其間諸衙門官吏人等不得擾攪沮壞如此曉諭之後沮壞者罪之運糧官吏等不依體例行事常不知懼

大德二年五月以海運所頓香糯布囊完好者於下年復用中書省據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朱虞龍呈每歲海運上用細白粳糯幷鼠耗附帶該一十一萬六千五百石合用夾布袋一十一萬六千五百條每條該布一疋每疋官價不下五兩計該中統鈔六千餘定針線不在其中和買布疋之時府司州縣無過分派鄉村動搖百姓是雖和買布疋須每家俵散成造如此動搖十萬餘戶方得完備裝運到都止將糧米支持其上項布袋仍於醴源倉八作司太倉收頓別無用度日漸不無損壞今卑職參詳每歲起運上項白粳糯米糧船戶每石破耗三升明該是貼補折耗米數合於正糧布袋內添搭盛貯一體裝運不須別給布袋外據正附糧米合用布袋若於醴源倉八作司太倉等處累年積下數內分揀勘好數目差官比及二三月間迤南裝糧之時先於裹河裝載前去江浙行省交割於內間有損壞去處官爲補洗不致虧官損民實爲兩便今宣徽院京畿都漕運

司八作司見在勘中夾布袋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單七條其大德二年白粳米五萬石香莎糯米五萬石今依朱懷遠所言擬發夾布袋一十萬條除就用京畿運司見收勘中夾布袋六萬六千五百一十五條外不敷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條於八作司見收堪中布袋內令京畿運司委官選揀給付仍令都漕運司押綱官管領收貯俟海道運糧朱張萬戶至驗數交割令本府收管順帶前去用度　咨江浙省都省准擬起運夾布袋二十萬條　箚付戶部都省准擬於現在夾布袋內通起二十萬條就便行移合屬早爲依數運赴直沽令都漕運收貯伺候海運到來交割順帶前去

海上

六年以海道運糧萬戶府官員本府自行舉保從張文彪言也十九年以來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開海道漕運糧斛今將二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文彪會驗卑職父子於至元十餘年先行泉府司所設衙門四處運糧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五百餘員至甚冗濫卑職於二十八年親赴都省陳說減併止設都漕運萬戶府二員在先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或一百五十萬石數目浩大本萬戶府以十分中合運六分除別蒙銓注都副達魯花赤二員外所用頭目依奉都臺定例從卑職驗數舉保諸知海道萬戶五父子聆數舉保諸知海道萬戶五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首領官四員押運糧斛近年以來本府所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其實太冗虛受俸祿中間多有衰老不任風水人員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文字至甚不便以此卑職參詳既是每年額運糧米數少擬合除減本府止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嘉定州置司所管頭目設立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二十員非惟少裁冗濫實可省費俸鈔以後倘有增運糧數足能辦事亦不添設卑職在先建言創開海道若不舉明伏慮因而廢弛具呈都省已蒙准呈令通行選舉到後項諳知海道慣識風水官員開坐於后如蒙都省早賜定奪聞奏不致失誤來春裝運外據其餘欵下人員擬合依例給由到省求敘從優區用似望激勵後人又據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瑄呈切惟儹運糧儲始因諸河勞民費財儹運無成至元十九年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行海道般運經今二十餘年已是成效在先行泉府司設立衙門四處該設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人等五百餘員官冗人濫不便多端至元二十八年男張文彪親赴都省陳言便利革罷減併止設海道都漕運萬戶二處此時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石或一百五十萬石本萬戶府以十分中運六分除通行提調兩府都副達魯花赤二員本府達魯花赤一員別蒙都省銓注外其餘所用頭目依奉都堂定例從卑職驗數舉保諸知海道萬戶五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鎮撫二員首領官四員責付運糧勾

當近年以來所運糧斛本府與朱萬戶府停半分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實爲太冗非惟多費俸祿中間亦有衰老不受風水之人又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事務甚不便當況近欽奉詔書釐政令未便等事以此大德四年有男張文彪究思元言與今事異擬除減外本府只設達魯花赤一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足可辦事如此具呈都省已蒙准擬繼舉諳知海道慣熟風水員名開具合受職役保呈都省定奪聞奏未奉明降卑職恭詳運糧人員起自卑職與朱參政創行海道由此都省從准所舉久而爲例蓋航海冒險輕生非歷練風濤壯年精健不能應當職名難同常政却緣初行海道創始艱難不易成就安忍坐視其廢卽日已是春暮裝糧時分在邇若不蒙早賜定奪誠致失誤今歲糧儲將來漸至敗壞爲此今重將已保員數職名開坐於后保結具呈照詳　本府元設官七十員　存設保陞四十九員　保陞散官一員達魯花赤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經歷知事二員　鎮撫二員　千戶一十二員　就用二十員　千戶一員　照磨一員　千戶一十三員　百戶一十三員

調求備所歷今男張文彪所保官員的係諳知海道及自幼根逐父祖下海精練風水熟諳公務之人卑職衰老坐疾不任輔政却緣初行海道創始艱難不易成就安忍坐視其廢卽日已是春暮裝糧時分在邇若不蒙早賜定奪誠致失誤今歲糧儲將來漸至敗壞爲此今重將已保員數職名開坐於后保結具呈照詳　本府元設官七十員　存設保陞四十九員　保陞散官一員達魯花赤　萬戶二員　副萬戶二員　經歷知事二員　鎮撫二員　千戶一十二員　就用二十員　千戶一員　照磨一員　千戶一十三員　百戶一十三員

七年十二月併海道糧運三萬戶府爲一設萬戶六員其屬鎮撫所一官二員海運千戶所十一每所官三員　中書省奏前者海道運糧立萬戶府三復併爲一宜委付萬戶六員前孛可孫札剌兒解沙的爲之長建康路達魯花赤阿里之子曰忽都魯撒剌兒次之餘萬戶四員以先所委色目漢人南人內謹愼幷年月未滿及於內有才者四人如舊仍帶虎符乞創降虎符四又奏萬戶之下合委千戶鎮撫首領七十員內欽受宣命金牌六十七員就帶金牌者三十九創降牌面者二十八受勅牌者三員並從之

大德八年平江路開司署事當年交割前萬戶舊有海船一百二十五萬料運糧　本府正官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員　首領官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提領案牘照磨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二十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奏差一十名　合屬一十二處每處設司吏二名　鎮撫所官二員　海運千戶所一十一處　平江等處香莎糯米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二員　嘉定等處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二員　嘉定常熟所　崑山所　溫台所　崇明所　上海所　松江所　杭州所　江陰所　已上九所官員並如嘉定所之數

武宗皇帝至大四年十月海道運糧萬戶府舊設官六員尙書省增爲八員今復如舊數千戶所十一今併爲七鎭撫所仍舊設置　中書省奏運糧萬戶府官往歲六員尙書省添爲八員乞依舊六員又奏千戶所舊一十一處乞罷其四宜併崑山崇明爲一松江嘉定爲一杭州嘉興爲一常熟江陰爲一創設溫台慶紹所二幷平江香糯所而爲七鎭撫所依舊設置並從之

本府官六員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一員　副萬戶四員　千戶所一十一處併作七處　常熟江陰所　崑山崇明所　松江嘉定所　杭州嘉興所　已上四所平江路置司　溫台所　溫州路置司　慶紹所　慶元路置司　平江香糯所　鎭撫所　是年遣官同江浙行省提調運糧官講究海運久行良法中書啓奉皇太子令旨以爲講議海運差委刑部田侍郎仍委高參政等提調督責萬戶府官同講究久行良法今講究到船戶利病之由海運興廢之故議擬減運糧額去福建召顧擾民之弊增脚價充船戶應用不敷之資除免一切差徭少蘇民力棄遠就近裝糧以圖民便選重望長官提振大綱汰冗員千戶去除民蠹太倉蓋倉移府就彼置司易爲辦事各項便宜事理開具申覆都省除准擬減運糧額併去千戶所四處選官分職外其餘元議船戶免役等事未奉明降府司參詳海運利病如蒙照依本府官萬戶王少中與中書省差來官幷提調官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高中奉講議已後運糧可以久行良法內除免船戶里正主首差徭改撥上江眞州等處糧斛浙西嘉興松江等處位下併各投下田糧收納本色裝發海運却將上江等處糧米易鈔撥還投下及於太倉蓋倉收糧海運移府就彼署事各所添設都目司吏辦事實爲官民便益開坐各項元擬事件省府送戶部議擬到下項事理　船戶增添脚價據溫台等處海運千戶所狀申溫台兩路船戶夏吉甫等狀告各有梯已海船於至大二年以來蒙官司召顧遞年承運官糧別無短少又吉甫等住居瀕海捕魚爲生接連福建之地至大四年十一月蒙官司召顧船隻見數聽候運糧此時吉甫等未曾支給脚價先蒙官司督併修理船隻以此吉甫等貸錢預爲收買桐油麻筋石灰木植等物顧匠修理船隻至皇慶元年正月內纔蒙官司放支一半脚價合用物料價值湧貴幷本船合用梢水比之太倉加倍顧覓及置辦貢具梢水口糧又且盤費浩大況本處水程約有三千餘里纔到起程至卸糧梢水合用口糧計該九月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月所有官司召顧福建船隻裝糧到於直沽之時尙然優恤每石添支脚鈔二兩據吉甫等裝糧船隻內多有捕魚小船今來官司若照浙西船戶般運支給脚價似爲偏負近承奉都府指揮備奉江浙省劄付減幷改立千戶所往歲不照船戶住居駕遠隔越參雜

管領今既從新理當隨宜更改數內慶紹溫台所即係創改運糧一切事務令各官前去規辦擬於溫州開置治所取勘船隻給散脚鈔催督起發除另行外今據見告卑所參詳夏吉甫等俱係捕魚爲生遞年官司自十月間召顧拘留船隻不能生理攀僱收買物件修理船隻至次年正月纔方支給一半脚價收糧了畢隨處開洋運赴直沽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糧四月所得脚錢已用不敷若照依浙西船戶一體支給脚價實爲偏負至大元年溫台等處荒歉之時官司於太倉和顧船隻賑濟亦與脚價鈔四兩五錢至大四年浙西船戶到於福建經營本處召顧運糧亦行每石添支脚錢二兩議得夏吉甫等住居瀕海接連福建遞年官司召顧船戶與妻賣女承運畧舉溫州路船戶陳孟四將一十三歲親女賣與溫州樂清縣傅縣尉得中統鈔五錠起發船夫此等船戶到此極矣至大四年溫台兩路運糧回還在海遭風幷直沽卸欠官糧出賣等船五十六隻二萬六千二百三十料又兼物料比之舊日色色增添有至十倍之上如蒙添給脚價庶幾船料日漸增加若勿添支轉見船戶消乏船隻事故理宜優恤既脚錢不虧則船戶無損申乞照詳至大四年奉江浙省符文備都咨省爲至大四年海運正糧二百五十七萬五千石除委刑部田侍郎馳驛前去咨請

敬依委請本省官烏馬兒平章高參政提調督責元委官萬戶府官照依作去春夏合起糧料趁時裝發起運毋致躭悞仍與差去官刑部田侍郎萬戶王仲溫等一同從長講究已後可以久行良法擬定咨申奉此除春夏二運糧斛別行裝運所講究到海運利病數內一項運糧必合添支脚價資給船戶修造船隻以國家辦事齊成先濟海運脚錢三十年前創始之初鈔法貴重百物價平此時江南米價每石中統鈔三兩運糧一石支脚鈔八兩五錢幾及米價三倍又於舊年九月十月之間撥降好鈔船戶得此趁時買物修造海船如造船一千料所用工料價錢不過一百定運糧一千石隨得脚錢一百七十定爲有餘利爭趨造船專心運料今則物重鈔輕造船物料十倍價高每年船隻必須修粘浮動貢具必合添辦所得不償所費船戶艱辛雖蒙每石添作至元鈔二兩其物價愈翔不敷其用況浙東溫台慶元海船水程爲遠比到太倉裝糧處所海洋水程不下二千餘里難與附近船戶一體支給脚價今量擬遠者溫台慶元船隻運糧每石帶耗添至元鈔一兩通作三兩其餘船隻裝運糙白粳米香糧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六錢稻穀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於九月十月之間俵散脚價以資給船戶修理船隻庶使船身貢具得以堅壯不致損失作弊虧損官糧照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必合添支脚價已經移咨中

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溫台慶元願到船戶經涉海洋既比兩浙程遠每石帶耗量添脚價至元鈔二錢通作至元鈔二兩二錢外據香糯糙白香糧稻穀近年以來已曾量添別雖再議如遇給散脚價行移本道廉訪司體察相應具呈照詳元講議恤運糧船戶與免雜泛差役使之專心運糧庶得易爲成就照得至元三年十二月內欽奉聖旨節文但是運糧之戶除免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及蒙省擬曉諭即有船戶樂從造船有三十萬料裝運之際欽奉詔書內一欵節文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欽此其各路有司將運糧船戶復者除免本戶梯已苗糧四十石里正主首雜泛差使其餘多寡一體除免若有運糧一萬石之上者役免不過四百石餘苗依例應當外據無田船戶依例優恤開申省府未奉明降講議之後其平江路合屬崑山州將溫台千戶所副千戶劉居仁充本州里正着落催辦差稅將無催人戶所欠稅糧勒令劉居仁閉納過四千一十餘石俱有納獲倉鈔存照似此將船戶差充里正主首甚多俱有賠償糧斛若不將船戶免役切恐船戶將船出賣或詭寄他人不肯運糧所繫非輕謂財賦承佃戶討正是管領佃種賦財糧米甚爲優輕官司尚且與免里正主首差徭

行差充里正主首生受已經講議有曰運糧船戶運官糧千石者除免本戶梯已苗糧四十石里正主首雜泛差使其餘多寡一體除免若有運糧一萬石之上者役免不過四百石餘苗依例應當外據無田船戶依例優恤開申省府未奉明降講議之後其平江路合屬崑山州將溫台千戶所副千戶劉居仁充本州里正着落催辦差稅將無催人戶所欠稅糧勒令劉居仁閉納過四千一十餘石俱有納獲倉鈔存照似此將船戶差充里正主首甚多俱有賠償糧斛若不將船戶免役切恐船戶將船出賣或詭寄他人不肯運糧所繫非輕謂財賦承佃戶討正是管領佃種賦財糧米甚爲優輕官司尚且與免里正主首差徭

白雲宗僧人種田不納稅糧亦除里正主首其海運船戶自備己錢造船若以創造一千料船一隻工價油灰桅杙釘線板木等物價錢少者八百餘定裝糧一千石官給脚價二百定召顧梢水往迴口糧短般脚價除銷用外有不敷陪錢貼補起糧所給不及所費然後又令親身下海運至直沽交卸糧儲經涉海洋數萬餘里晝夜風濤棄生就死其落後家屬復被有司提挈勒令應當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又將詭戶逃亡無徵糧斛監督賠納即與財賦佃戶并白雲宗僧人實爲優劣不同將來船戶避重就輕海運廢弛深繫利害宜從省府移咨都省聞奏欽依先降聖旨除免里正主首差役或照已講議定驗糧免徵庶使船戶得以安養氣力專心運糧辦事可爲久長便益乞照詳照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自備船隻裝糧一千石爲則今各戶依舊輸納官糧止免四十石苗糧里正主首雜泛差役運至一萬石者止許免四百石差役餘糧依驗多寡與民一體均當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照得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除邊遠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各驗丁產先儘富實次及下戶諸役下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應有就把除差聖旨懿旨所在官司就使拘收本部議得所言詭名稅糧合依已行歸併田主糧數着落佃地之人徵納毋得

似前勒令里正主首追賠除免雜泛差役一節擬合依例均當
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船上江東甯國池饒太平等處裝糧
不便又將湖廣江西等處起運糧米至眞州泊水灣與海船對
裝其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內行使近年以來海運糧額添增
坐下江東甯國池饒太平建康等路及眞州對裝糧斛勒令海
船從揚子江逆流駕使前去裝發緣江內水勢湍急不常走沙
漲淺山磯數多常於口內着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實爲不便
切照浙西各路多有各投下財賦及嘉興松江府位下糧米約
有百萬餘石遞年折收輕資變糶價錢若將財賦等糧收納本
色裝發海運却將江南湖廣糧米令各路變鈔或折價錢撥完
投下雖復官爲支付非唯船戶支裝快順不誤風汎亦免江河
沙淺損失官糧之患官民兩便外有起運香糯米糧舊例亦在
直沽交卸在後朱虎龍害衆利已要功同職將香糯直赴大都
醴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經過閘壩河船戶偷盜夾雜虧折
官糧交割短少揭借重債閉納稽留日久歲終方回船戶消乏
如蒙將上項香糯照依舊例與糙糧止於直沽交卸實爲良便
已經備申未奉明降如將裝糧止於浙西起運香糯亦於直沽
交卸實爲官民兩有便益照得先爲講議各項事理數內本省
先擬嘉興松江歲科秋糧六十餘萬石幷江淮財賦府年辦稅

糧一百餘萬石江浙財賦府歲辦糧二十四萬餘石照依時估
於係官錢內先行提撥却將前項糧數以充海運已經移咨中
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嘉興松江兩路財賦田糧啓准
充爲海運江浙等處財賦府稅糧約二十四萬餘石奏啓一體
免羅海運相應外據香莎糯米既已醴源倉下卸行之已久別
難更改具呈照詳　元講議太倉創蓋倉厫收納浙西等路稅
糧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幷崑山州於太倉置司
似此却將十處千戶所裁減每所額設司吏四名都目一員照
署案牘辦事照得本府既管運糧海船多於太倉劉家港等處
灣泊在先年分運糧數少就浙西各路支裝海運近歲以來糧
額增添督責海船直抵江東太平甯國池饒建康等處支裝緣
海船多係大料眞州以上江面窄狹水勢湍急山磯數多泝流
而上損壞船糧年年有之浙西諸路相離太倉遠者不過三二
百里近者百里之上裝糧之際顧覓裹河民船剝至太倉裝海
船其間東量西折公私擾害不便況太倉正係灣泊海船人煙
輳集去處每年糧船俱於此處裝集整點起發開洋若於此處
置倉收納浙西各路稅糧就移萬戶府於太倉置司裝發海糧
却將十處千戶所裁減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所依舊存
設已經照勘得千戶所六處合該司吏四名計二十四名除見
存應設司吏二十名外合添設四名都目八員照署案牘實爲
公便及有本府達魯花赤阿散忽都魯與都省差來官刑部田

侍郎親詣太倉劉家港起發至大四年夏運船畢行踏視得太倉朱辛一房屋東北朱家莊舊有房舍週圍空閑地基可以起蓋倉厰收頓官糧兼有萬戶府於此鎮守關防已經采畫圖本開坐申蒙省府移准中書省咨減併訖千戶所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糧所依舊存設革去千戶二十四員其元議蓋倉移府州於太倉置司添設各所都目司吏未蒙准擬今歲皇慶元年海運糧斛一百八十萬石跨涉一十七處裝發實是關官辦事幸而完備今來府司參詳如蒙照依元議移咨都省擬於太倉起蓋倉厰收納浙西各路稅糧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幷崑山州移於彼處置司每千戶所一處添作司吏四名都目各一員照署案牘一則革去冗員千戶鎮政害民之弊二則削除船戶舍近趨遠裝糧之勞實爲官民兩益已經申覆省府照詳未奉明降如准海道萬戶府所擬戶部議得崑山州太倉劉家港起蓋倉厰囤貯糧儲瀕靠大海中間恐有不測況兼運糧已久似難更張據運糧千戶所難同有司不須添設司吏都目具呈照詳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十月增海運糧腳價浙東每石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處所每石添一兩奏可

大元海運記卷上

歲運糧數

至元二十年該運糧四萬六千五十石運到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事故糧八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合　至元二十一年該運糧二十七萬五千六百石運到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七石五斗二升　至元二十二年運到糧八十一萬九千石　至元二十三年運糧五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已運到糧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九十石　至元二十四年運糧三十四萬五百石已運到糧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六斗　至元二十五年運糧四十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六石七斗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　至元二十六年運糧五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已運到糧四十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四石五斗　至元二十七年該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五斗五升事故糧一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　大德元年該運糧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已運到糧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事故糧一萬一百六十三石五斗　大德二年該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運到糧七十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七斗五升事故糧二千四百五十三石三斗　至元二十五年運糧四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七斗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　至元二十六年該運糧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運到糧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已運到糧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事故糧三千四百一十六石五斗　大德三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俱到　大德四年該運糧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已運到糧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十八石二斗七升事故糧六千五百八十一石七斗三升　大德五年該運糧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已運到糧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事故糧二千一百四十八石　大德六年該運糧七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三升已運到糧七十五萬四千一百八十石一斗事故糧五萬四

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三升　大德七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五
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三斗二升已運到糧一百六十二萬八
千五百八石八斗七升事故糧三萬九百八十二石四斗五升
　大德八年該運糧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八斗六升
四合已運到糧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五斗九合
事故糧九千五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五合　大德九年該運
糧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九石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五
千三百四十七石一斗一升六合二勺事故糧四萬七千六百
五十六石七斗八升三合八勺　大德十年該運糧一百八十
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五斗已運到糧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

十八石三斗七升五合二勺事故糧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石
一斗二升二合八勺　大德十一年該運糧一百六十六萬五
千四百二十二石八斗五升五合三勺已運到糧一百六十四
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七升八勺事故糧二萬七百四十
三石六斗七升七合五勺　至大元年該運糧一百二十四萬
一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八合七勺已運到糧一百二十萬二
千五百三石四斗七升三合九勺事故糧三萬七千六百四十
五石一升四合八勺　至大二年該運糧二百四十六萬四千
二百四石八斗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四斗八
升一合事故糧七萬七千九百四石三斗一升九合　至大三

年該運糧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九合
已運到糧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九升五合
事故糧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四勺　至
大四年該運糧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十二石一斗已運到
糧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事故糧
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九斗四合　皇慶元年該運糧二百
八萬三千五百五石四斗七合已運到糧二百六萬七千六百
七十二石八斗六升七合事故糧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石五
斗四升　皇慶二年該運糧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
石八升四合已運到糧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事
故糧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一合　食貨志至者二
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該運糧二百四
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四斗三升四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
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一斗二升二合事故糧四萬六千六百五
十八石三斗一升二合　延祐二年該運到糧二百四十三萬
五千六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八合運到糧二百四十二萬二
千五百五石一斗九升二合事故糧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八
斗六合　延祐三年該運糧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十四石
一斗八升五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四斗八
一斗八升五合事故糧一萬七百七十三石　延祐四年該運

糧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三合已運到糧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四升二合事故糧七千二百二十五石七斗六升一合　延祐五年該運糧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三斗一合已運到糧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一合事故糧一萬一百二石七斗六升　延祐六年該運糧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八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糧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九斗七升八合事故糧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九斗一升一合

延祐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五斗六升七合已運到糧三百一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事故糧一萬六千七十八石四斗八升八勺　至治元年該運糧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糧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一升九合八抄五撮事故糧三萬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四升四合九勺一抄五撮

至治二年該運糧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及帶起附餘香白糯米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二石六斗一升二合已運到糧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五升七合事故糧一十八萬一千一百七十九石八斗九升　天厤元年該運糧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一斗已運到糧三百四十四萬三百六石二斗事故糧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

收江南糧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中書戶部呈依奉省劄照依江南民田稅石擬合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內除養贍食官斗脚一

升外六升與正糧一體收貯如有短折數目擬依腹裏折耗例以五年爲則準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三年二升四年三升四合五年共報四升餘上不盡數目追徵完官若有不及所破折耗從實準算無得因而作弊多破官糧外據官田帶收鼠耗分例若依行省所擬比民田減半每石止收三升五合却緣前項所破正糧擬合每石帶鼠耗分例五升似爲允當呈乞照詳議得除民田稅石依準戶部所擬外據官田擬依行省所咨減半收受都省移文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驗定擬南北二糧耗例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省臣奏准南糧每石帶耗一斗四升北糧七升定到省倉馬頭倉站車壩河船運各合該數目箚付戶部去訖近據省倉官人等告稱見定破耗委實不敷不惟倉官破家艱辛官司積累懸欠數多公私不便令都堂再行圓議聞奏過下項各合添耗糧例開例於后

南糧元破每石帶耗一斗四升　海運至直沽每石四斗　直沽每石一升三合　船運至河西務每石七合　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　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　通州每石一升三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一升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三升　今議每石帶耗一斗七升五合除元破外添三升五合　依舊破耗　海運至直沽每石破四升直沽一升三合添破耗糧搬運直沽至河西務每石一升二合　元破七合　添破五合　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　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　通州每石一升三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耗米七升河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五合　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　盤船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破耗二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三合　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五合　壩河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二升五合　合議每石帶耗八升二合內除元破外添一升二合船運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七合　元破五合　添破二合　河西務倉每石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三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五合　元破三合　添破二合　通州倉每石一升五合　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　元破七合　添破三合　省倉每石破三升　元破二升五合　添破五合　南北倉添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省臣奏各倉官員告稱往歲定到鼠耗分例數少倉官賠償破其家產鬻其妻小者有之因此多欠糧數臣等圓議去年奏添南糧自直沽裏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五合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七合今添八合河西務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

添七合通州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一升今添五合省倉內每石元破三升今添一升北糧內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五合今添二合河西務倉每石元破一升二合今添三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二合今添二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三合省倉每石元破二升五合今添五合奏可

省臣奏准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完澤丞相等奏通州河西務倉官告說各倉收糧前省官定擬鼠耗分例數少至有鬻其妻子家產尙賠

納不完至今辛苦臣等議得前省官所定鼠耗分例不勻如今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卿所奏雖然亦合用心雀鼠待食用多少休因此敎觧人作弊爲盜欺詐依舊

聽耗唐村等處船運至河西務北糧每石破七合直沽船運至河西務南糧每石破一升二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李二寺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五合壩河站車運至大都省倉南糧每石一升五合北糧每石一升今議擬聽耗例大都省倉元定破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今議擬限年聽耗初年依元定破耗南糧每石二升北糧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聽耗南糧每石四升北糧每石三升直沽倉除對船交裝不須破耗外今擬一年須要支運盡絕南糧每石聽耗二升元定破耗一升三合今擬添七合香糯白粳破耗大德三年中書省准戶部呈若依糙米例定奪緣糙粳米俱各散裝白粳香莎糯米終用夾布袋盛以此參詳擬合比附散裝糙米破耗定例三分中量減一分海運至直沽每石破耗八合河西務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如直沽裝船經由通惠河徑赴大都交卸止依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八合

排年海運水脚價鈔

至元十九年欽奉聖旨瓜開海運不給脚鈔就用係官海船官司召顧水手起運糧儲至楊村馬頭交卸講究水程自開洋上海等處至楊村馬頭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一年依驗千斤百里脚價每石該支脚錢中統鈔八兩五錢九分今近海有力人戶自行造船顧募梢水依已定擬每石支鈔八兩五錢　至元二十九年減作每石七兩五錢　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朱張海運糧在先每石脚錢八兩五錢減爲三升北糧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以上依元定聽耗南糧每

七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比之在先甚賤脚價亦合減若不減
恐虧官臣等議每石宜減去一兩爲六兩五錢奏可本年爲頭
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每石支中統鈔六兩五錢香糯直赴大
都醴源倉交納每石增鈔五錢計七兩　大德七年起運稻穀
二十萬石每石脚錢中統鈔五兩　至大元年四月初十日奏
過海運糧脚價每石六兩五錢如今糧食諸物湧貴量添五錢
爲七兩已後不與照依先體例與六兩五錢　至大三年准尙
書省咨該本省咨至大三年海運糧斛差官召顧海船卽日諸
物湧貴春運脚價每石添作至元鈔一兩六錢必是海道府先
令本管船隻裝運所據召顧海船俱係福建浙東等處召顧至

平江太倉劉家港裝運處所比附海道舊管船戶先去一二千
里之遠日用口糧盤費偏負生受量添脚價官民兩便照得先
咨運糧脚價費用不敷春運糧米每石量添至元鈔三錢通該
至元鈔一兩六錢夏運糧斛止依舊例不須添支移咨依上施
行今夏運糧船戶依准所擬照依春運例每石添支至元鈔三
錢咨請照驗本年脚價糙白粳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每
石至元鈔一兩七錢　至大四年准中書省咨該尙書省准本
省咨講究拯治海運至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准運糧脚價
每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六錢如今添爲二兩稻穀一石元支至
元鈔一兩如今添爲一兩四錢至元鈔本年爲頭脚價糙白糧

數委定提調省官職名或十月十一月內海道府差官禀請省
官親臨平江路提調給散除慶紹溫台兩浙合該脚價海道府
差官前去與各路所委官一同給散外本省提調官或有事故
改委左右司官前去僅及一月散訖還省海道府分派定春夏
二運糧數差官赴省關撥貼支四分脚價次年正月間咨請提
調官親詣海道府裝發糧斛給散貼支脚價直至五六月間夏
運開洋了畢還省據天麻二年海運正糧三百萬石脚價不等
散過中統鈔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八定二十八兩五錢幷
增運附餘香白糯正糧三千四百七石三斗六升九合鈔七百
三十八定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三釐通計支散脚價鈔六十五

萬五百一十二定一十三兩二錢四分三釐

漕運水程

至元十九年創開海運每歲糧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綜經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魆使於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餘才抵成山羅璧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州村馬頭下卸處經過地名山川經直多少迂回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水疾一日可至撐脚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泊守伺西南便

風轉過沙嘴一日到於三沙洋子江再遇西南風色一日至匾擔沙大洪拋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劉島又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前後俱係便風經直水程約半月可達如風水不便迂回盤桓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倘值非常風阻難度程限

明年又以糧船自劉家港開洋過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亦爲不便繼委千戶殷明略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東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聚綜取薪水畢到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爲便皆行北道風水險惡　至元十九年爲始年例糧船聚於劉家港入海由黃大郎觜白菇撐脚唐浦等處一帶率皆沙淺其洪道闊却無千丈長之潮兩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風順過匾擔沙東南大洪過萬里長灘透深開放大洋至青水洋內經陸家等沙下接長山幷西南鹽城一帶趙鐵沙觜及半洋沙嶺沙匾擔等沙淺及至蘇州洋又有三沽洋山下八山補陀山到於黑水大洋過成山北面一帶幷芝罘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

又有三山茅頭觜大姑河小姑河兩頭河等灘及北有曹婆沙梁河沙南有劉姑蒲灘至界河海口復有灘淺狹洪沙硬潮汎長落不常但遇東南風本處船聚稠密則有妨礙之虞上項所由各各險惡去處設遇風濤不甚猛惡可以預爲轉調躲閃成收入山島藏避守伺風平浪少然後行使若值不測驟風急雨巨颶湧浪危險之時或白晝迷霧昏夜昏黑皆賴聖朝洪福天地神明護祐非人力所及　延祐三年正月海道都府據慶元紹興所申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沙淺一百餘里名鐵板沙潮汎猛惡溫台船隻尖底食水深淺船戶梢水不識三江水脈避怕險惡直至四月中旬尙於烈港等處停泊不敢前

來差人搜究斷罪催赶顧覓剝船般剝緣剝船數少卒急不能
尋顧倘於海岸屯貯委實靠損船戶不便據紹興六路下年海
運糧斛如蒙照依皇慶二年例就用本路船料裝發若有不敷
於慶元路標撥小料海運貼裝其溫台福建船隻起發劉家港
交割依舊於平江路倉裝糧官民兩便又準本府副萬戶抄兒
赤目擊艱難必須改擬若台州有裝官糧先儘本路船隻不敷
於溫州船內貼撥紹興路糧亦用本路船隻裝發不敷用慶元
路小料海船貼裝其慶元府港深闊臨近路倉脚夫徑直擔米
上船就將舶船幷溫台所用不盡船料支裝倘有剩下船料及
慶元路船隻差官押發劉家港交割裝糧兩便已經準擬標撥
外據福建舶船依已行於慶元路支裝

記標指淺
至大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據常熟州船戶蘇顯陳言立標指淺
事再行會集老僧運糧千戶殷忠顯黃忠翊等講究得每歲糧
船到於劉家港聚齊起發甘草等沙淺水暗素於糧船爲害不
知水脈之人多於此上湊閣拼年損壞船糧淹死人命爲數不
少今蘇顯備已船二隻拋泊西暗沙觜二處竪立旗纓指領糧
船出淺誠爲可采今盡到圖本備榜太倉周涇橋路漕宮前衆
船處所曉諭運糧船戶起發糧船務要於暗沙東蘇顯魚船偏
南正西行使於所立號船西邊經過往北轉東落水行使至黃
連沙觜拋泊候風開洋如是潮退號上桅上不立旗纓糧船只
許拋住不許行使若有不依指約因而湊淺損失官糧之人船
主判院痛行斷罪所陷官糧臨事斟酌着落賠還以蘇顯所言
於官有益於民有便例應陞擢申奉省府出給劄付令蘇顯祇
受充指淺提領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七月據常熟江陰千戶
所申爲江陰州界揚子江內巫子門等處沙淺損壞糧船喚到
本處住坐船戶袁源湯嶼講究得江陰州管下夏港至君山直
開沙淺至馬駃沙南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山浮山巫子門鎮山
石頭港雷溝陳溝九處約有一百餘里俱有沙淺晤焦江潮衝
流陰惡潮長則一概俱沒潮落微露沙脊遞年支裝上江寄國
等處糧船爲不知淺沙暗焦中間多有損壞宜從官司差撥附
近小料船隻設立諳知水勢之人於每歲裝糧之際駕船於沙
淺處立標常川在彼指引糧船過淺不致疎虞爲是江東各路
船戶顧文寬林德明等糧船俱於巫子門等處着落淺涂沒其
餘不及枚數據袁源等所言實爲官民便益申奉省府給降劄
付令袁源等充指淺提領照依議到事理預備船隻旗纓依上
指淺施行　延祐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承奉江浙行省劄付准
中書省咨送戶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備監察御史呈每年春夏
二次海運糧儲萬里海程渺無邊際皆以成山爲標准俱各定
北行使得至成山轉放沙門島萊州等洋約量可到直沽海口

爲無卓望不能入河多有沙湧淤泥去處損壞船隻合准所言設立標望於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四傍石砌以布爲旛每年四月十五日爲始有司差夫添力豎起日間於上懸掛布旛夜則懸點火燈庶幾運糧海船得以瞻望部議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令江浙行省計料成造旛竿繩索布旛燈籠蠟燭趁迭來春運糧時月發付海道萬戶府順帶至直沽交付有司收管於海門龍山廟前豎立畫則懸旛夜則掛燈伺候春夏二運糧船齊足方許倒卸責付看廟僧人如法收掌次年趁時復立依上懸點如有損壞多少預爲申索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測候潮汛應驗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經下海押糧赴北交卸本官紀錄切見萬里海洋渺無涯際陰晴風雨出於不測惟憑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價召募慣熟梢工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糧人命皆所繫焉少有差失爲害甚大泰亨因而詢訪得潮汛風信觀象畧節次第雖是俗說屢驗皆應不避譏哂綴成口訣以期便記誦爾

潮汛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乍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還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環爾

風信　春後雪花落不止四個月日有風水二月十八潘婆颶三月十八一般起四月十八打麻風六月十九彭祖忌秋前十日風水生秋後十日亦須至八月十八潮誕生次日須宜預防避白露前後風水生白露後頭亦未已霜降時候須作信此是陰陽一定理九月二十七無風十月初五決有矣每月初三颶若無初四行船難指擬如遇庚日不變更來到壬癸亦須避

觀象　日落生耳於南北必起風雨莫疑惑落日猶如糖餅紅無雨必須忌風伯日沒觀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風作厄若還接日有烏雲隔日必然風雨遮烏雲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對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巳申要盈尺雨餘晚垢橫在空來日晴明須可尅北辰之下閃電光三日之間事難測大雨若無風然無雨不爲奇必作風水大便息東北海門閃電光五日之內雲發黑縱雲如織否則風水必爲憂屢嘗試驗無差忒

行船　遲了一朝搭一汎挫了一綫隔一山十日灘頭坐一日

過九灘

艘數裝泊

艘數泊所年例以船料多少數目灣泊何處自何處開洋合用船隻依驗歲運糧數灣泊去處隨戶所居家步緣戶計消長遷移不常糧額增減無定況船有損舊必須修拆或以小船三五隻拆卸幷造改作一二隻或因大料一船不堪却將三二小船

抵運因此艘數泊所俱撫定籍今以至順元年爲率用船總計
一千八百隻　崑山州太倉劉家港一帶六百一十三隻崇明
州東西三沙一百八十六隻海鹽澉浦一十二隻杭州江岸一
帶五十一隻嘉定州沙頭浦官橋等處一百七十三隻上海浦
等處一十九隻常熟白茅港一帶一百七十三隻江陰通州蔡
港等處七隻平陽瑞安州飛雲渡等港七十四隻永嘉縣外沙
港一十四隻樂清白溪沙嶼等處二百四十二隻黃岩州石塘
等處一十一隻烈港一帶三十四隻紹興三江陡門三十九隻
慈溪定海象山鄞縣桃花等渡大高山堰頭慈嶼等處一百四
隻臨海寧海嚴嶼鐵場等港二十三隻奉化揭崎昌國秀山等

劉付爲慶紹千戶所官集衆講究得慶元地居東南既於本處
裝訖糧米再入劉家港取齊多有沙險去處若就定海港口放
洋經赴直沽交卸實爲便益省府照得海運糧儲最爲重事浙
東慶元紹興路糧斛既已講究定就於定海開洋本府正官理
合親臨督併起發仰卽便摘委廉幹府官一員速詣彼中點視
完備趁時送風汎開洋毋致失誤具差定官職名起程日期飛
申　延祐元年六月慶元紹興千戶范承直呈溫台慶紹兩浙
糧數前來劉家港交割裝糧今歲二月使至匯上港口多爲春
運重載相妨踏逐得常熟州白茅港水深內外塘可灣泊都府
行據常熟江陰所申移准千戶忽林失奉議將帶指淺提領蘇
顯相視得白茅港合依年例令松江糧船自本港口上墩南至
包橋一帶拋泊却令溫台慶紹兩所糧船於包橋上塘一帶着
泊開洋時分先令本處沿江船隻領鯨出港照依指淺船隻開
洋順便　浙西平江路劉家港開洋一千六百五十三隻浙東
慶元路烈港開洋一百四十七隻支裝糧船淺海皆知險惡其
餘裝糧江河多有艱危去處亦不爲易今挨開到上江裏河支
裝糧斛遠近里路安危地向如后　上海裝糧海船自平江路
嘉定州劉家港開船經由揚子江逆行使經行各處沙淺常損
糧船平江路常熟州地面甘草等沙水淺委蘇顯指引江陰州
地面淺沙暗焦九處約一百餘里夏港至君山直開馬駃沙面
一帶至彭公山石碑山浮山巫子門鐵積沙鎮山石頭港雷溝
陳溝委袁源湯嶼指引眞州泊水灣交裝江西湖廣糧自劉家
港至彼約六百六十五里江東各路自眞州以上江西狹窄水
勢緊急及蕪湖采石一帶山磯峽險每船一隻小者亦用三五
十人登山入水攀緣石木打號儘力一聲方牽一步延祐二年
爲始申覆省府幷提調官劉付各路如遇江狹磯淺湍急去處
差倩人夫添力牽運船隻集慶路倉自劉家港至彼約九百四
十里至太平路一百八十里共一千一百二十里至寧國路水
陽倉三百六十里共一千四百八十里以上三路每歲海船可

以抵岸支裝　延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據崑山崇明所千戶郭奉議申船戶駕使海船至黃池蕪湖港口爲是各船料大溪河淺澁不敢抵倉約離三五十里移準寄國路提調官總管宋中大夫等牒差官前去本路河岸及溧水州建平縣地面將應有船隻作急前來短般外合支水脚錢鈔令船戶就便支給本府移牒寄國路添力剗載池州路倉一百八十里共一千六百六十里在前年分本處短剗官糧至太平蕪湖江口交割水程三百五十里延祐四年奉省劄海船徑抵倉門　滿浦裝糧海船自揚州崇明州三沙黃連沙投西過地名料角等處一帶沙淺連屬千里潮長則海水瀰漫淺深莫測潮落則僅存一溝寸步

萬險若船料稍大必致蓋損難計里路　浙西裝糧路分皆是船戶顧覓河船短剗糧斛般上海船今以崑山州太倉裝船去處至九路倉分平江路一百八里無錫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路二百八十八里內三倉係在城置立河道淺狹用小料河船逐旋般至城外裝入剗船海鹽州三百四十里湖州路三百十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海船至花涇塘灣泊離倉約一十二里小船般剗烏泥涇四百八十六里海船於黃浦口灣泊離倉約七里用小船般剗江陰州四百五十里海船於黃田港灣泊離倉約三里用小船般剗鎮江路六百八十里糙米倉在香糯船香糯倉之南用小車運至河船約三二里到鰣魚港壩頭用小船剗上海船轉摺生受　浙東裝糧路分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河淺一百餘里名爲鐵板沙必用本路諳知地勢海船幷慶元路小料船隻裝運本路官倉至海船灣泊處三江陡門有小河水程一百八十里顧覓河船短剗台州路長田港沙淺用本路海船支裝官倉至南門外泊船處約離三里脚夫挑擔上船慶元路府港深闊臨近路約一里脚夫挑擔上船

大元海運記卷下

大元海運記二卷胡書農學士輯自永樂大典本蓋卽經世大典之海運一門也按天厤二年九月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世大典八十卷今已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元史食貨志依據經世大典爲目十有九是編上卷分年紀事多錄案牘之文自至元十九年迄皇慶二年止不解延祐至治泰定天厤間事何以不載下卷分類紀事曰歲運糧數曰收江南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再定南北糧鼠耗則例曰南北倉鼠耗則例曰排年海運水脚價鈔曰漕運水程曰記標指淺曰測候潮汎應驗曰艘數裝泊（按經世大典至順三年二月進呈故是條艘數以至順元年爲準）海運爲有元一朝規制初則江浙以外兼之江

西湖廣大德以後專運江浙春夏兩運自四萬六千餘石增至三百餘萬石考元時江浙省財賦府歲入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則江浙全漕亦不盡充海運耳按元史百官志海運千戶凡五所平江又有糧米所是編載千戶初設十有一後併爲七尙有松江嘉定所志文遺漏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七年四月書罷海道運糧萬戶府是編載二十八年八月罷行泉府司所隸運糧二萬戶府併設二處先是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增置萬戶府二至是罷之紀不書明竟似全罷矣且相差一年又本紀至元二十年十二月以海道運糧招討使朱清爲中萬戶賜虎符張瑄子文虎爲千戶賜金符是編先載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復言張招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而不載其名後屢言張瑄之男爲張文彪而無張文虎又本紀至大三年十二月以朱清子文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一頃給之是編未載及當至元二十四年時有張文龍朱虎勾當之名朱清張瑄元史無傳按朱清崇明人張瑄嘉定人少曾爲盜既入元致位通顯宗戚皆累大官厮養佩虎符金銀符者百數田園館舍徧東南一時貴盛人莫與比大德七年樞密斷事官曹拾得江南僧石祖先後搆之皆逮獄論死創行海運之功自不可沒其事蹟詳見元史類編及兩縣舊志文虎瑄中子從管軍總把擢至江浙參政被家難亦誅於西市其事蹟詳見王梧溪集又本紀至元十九年賞朱雲龍漕運功授七品總押是編載至元三十年以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是否一人俟考歲運糧數自至元二十年迄天厤二年凡四十七年全采入食貨志但不載斗升以下數及事故糧數其皇慶二年運到之數是編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食貨志則云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以事故糧數核之食貨志之數爲是編又有運到事故兩數不符及與食貨志小有不符之處必爲是編傳寫之譌參以元史類編傳寫之紀不書明竟似全罷矣且相差一編悉爲校正

（至元二十年事故糧數應增三千至元二十三年該運糧數三十石三勺之誤元史類編運到糧數十五石作五十石誤大德元年事故糧數五斗爲升之誤大德十一年該運糧數八斗五升五合三勺運到糧數一斗七升）

八勺事故糧數六斗七升七合五勺必有一誤至大三年事故糧數三石作二石誤
糧數三石作四石合元史類編該運糧數一百一萬一萬二之誤延祐三年運到糧數五十五萬四四之誤延祐六年事故糧數九十一石應作六十七石貨志運到糧數脫去七百延祐七年事故糧數四升八勺應作五勺至治二年該運糧數食貨志運到糧數脫去七百每年志不載帶起附餘香白糯米數泰定二年事故糧數七斗五升應作一斗六升六合食貨

該運糧數浮於定額迺事故糧內例應賠償者入下年帶運之故唯天麻二年已運到糧有三百三十四萬餘石事故糧祇有一十八萬餘石本紀是年九月書海運糧至京師凡一百四十萬九千一百二十石紀志歧異虞道園學古錄中亦云是年不至者蓋七十萬不解何以不相符合是編下卷內作潮汎風信觀象口訣之徐泰亭其人爲餘杭人曾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

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有海運紀原七卷惜其書不得見幸學士輯存是編俾傳抄行世尙可參攷而得其崖略云爾

咸豐壬子七月十有一日羅以智鏡泉氏跋於恬養齋

禹海運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昔者先王建國。造都鄙。經田野。制爲五畿七道。畿內租入。以供宗廟百官之用焉。在外諸國。則仕士作貢。以實王府之儲蓄焉。考之典籍。七道輸送。由海路而達京者。三十餘國。風候有時。爲漕有程。則海運之政。亦有從來久矣。第世淳事簡。不待轉漕遠運之衆。而國用自足焉。降逮文治。皇綱紀解。民之謳歌者。漸轉向東。而關左之地。日以隆盛。農兵既分。用費多端。當是時。自非四方之轉輸。則烏能得人給家贍哉。但漕運之法。求之記傳。不少槩見矣。莫得而考耳。及鎌倉之政浸衰。天下瓜分。列國競爭。各據險閉糴。以養士強兵爲務。三百餘年矣。其安遑策漕運通有無哉。及吾 東照大神君撥亂致治。定鼎江城。四海星拱。萬國輻湊。自宗藩戚里。通侯列卿。皆在邸第。相與嫁娶。而況將士工賈。雜民浮客。聚住都城。生齒蕃毓。巧僞莫之能計。則官民糧餉。不能不仰給於殊方。故水陸漕運之政。實爲今日之要務矣。江都形勝。東南瀕海。沃野瀰望。關塞之固。河渠之利。天造地設。故西南諸道。漕轉絡繹。舳艫相銜。未曾有阻滯之患矣。第奧羽二州。在東北邊要。稅粟之薮。爲天下饒。而陸路脩曠。已不可轉輸。海運亦迂遠。不能徑達于江都。蓋海路未習。漕粟乏運。故功力雖勞。倉儲無益。奧州形勢。接與朝鮮與。故奧州運道。經東海。羽州運道。涉北海。其經界常野。運運北夫。以面東洋。羽州接其背。以抱北海。遶東海者。漕下總州銚子口。自銚子口。用河船。裝運入利根河。抵關宿。下行德漕渠。以達于江都。其涉北海者。漕至越前州敦賀津。自敦賀。駄運山中七十里。由江州鹽津海津。又舟運湖上。以至大津。然而河漕陸運。備極艱辛。勞費最多。而漕利未廣。近世運道。奧船經上下總邊海。折而抵房海。以達于江都。羽船涉北陸山陰山陽等道遶海。至長州。折轉經淡路迫門。或阿波鳴門。又出南海。抵伊豆。以達于江都。放洋萬里。波濤險惡。石礁島嶼。曲折極多。習熟經涉者蓋鮮矣。雲氣風候。一失占視。覆敗隨之。人穀俱沒。或雖船僅存。穀已朽弊。其所亡失固多矣。或廻避風濤之險。所在淹泊。幷延經年而始達者。上漏下濕。穀已浥爛。不堪以充官倉之儲蓄。此不啻闕

取給於東北之便。傷人敗船。累年沈沒之費。不可勝筭。深爲國家之患。寬文十年庚戌之冬。募求能習海運。堪使掌漕事者。郡下有河村瑞賢。以智畧明敏。爲衆所推。國家簡命瑞賢。掌海運事。先令漕奧州信夫郡桑折柳川及福島等處官糧數萬石。以試其方畧如何。瑞賢受命。以爲漕運事固難矣。雖然。夏艘變舶泛海舊者。雖僻壤遐陬。片帆直指。無所不至。則我東北海運。亦無不可通之理。但便利未覆。而宿弊罔除。漕運不廣。意坐此故耳。因周詢博謀。便知其緐。在不擇舩隻。領駕非人。風汛萬全。而無沈溺之患焉。瑞賢先進手下一有才幹者。起自江都。踏視通運海道。泊舟港灣。至于荒濱。而巡檢官舍所在。水次遠近。逐一畫圖貼說。具册報知。於是地域體勢。漕道便要。及轉搬發運之方畧。坐而得之。遂條上建議曰。凡漕運舩隻。須選健商舩。各給官憑表之。不必造官舩。運夫須雇强幹精練。能慣漕道者。不必差發官丁。如信夫郡官擾。自阿武隈河。以河舩裝運百八十里。至于荒濱。此係松平陸奥守封内。自荒濱接兌海舩起運。向西南。往抵房州。自房州不山故道。折轉直南。趨相州三崎。豆州下田等港。又候西南風。然後囘舩首。以入江都海灣。其途程有奧州平形。常州中湊。下總州銚子口。房州古湊等處。爲運舩必經之港次。此等處所。並置

不得候而已。先是。漕運奧州官糧。皆雇募商舩。送納江都。官司將就運舩。先設飾令衆商投書。告各欲得脚價若干。官吏公同發飾檢視。而擇價最下者。取其甘結。委令裝運。如商貪利。賤價轉雇舩隻。召募水夫。故應雇募者。率貧乏舩戶。舩隻脆薄。什物不完。運夫亦烏合無賴之徒。僥倖牟利。不憂事之濟否。無量舩之勝載而重裝以貪。一遇風濤。輒不免沈溺。海運自有風汛。乘之則去來無虞。彼汲汲貪利。舩戶運夫。徒欲往復數回。多得脚價。而不知天時之不可逆。風潮之不可冒。動輒遭暴風

立務場。令查驗各船駕運遲速。漕夫勤怠。倘或覆溺破損等船。及急行驗撿。勘窮情僞。或奸徒在停泊處所。私買攬米貨物。搭載以圖交易之利者。拏問痛懲。運船若在中途。暴遇風濤。沈沒官糧。就告鄰近務場者。火速徵發本地丁男。共可撈而出者。悉力出之。當溼浥霉者。即就地驟晒。具數逃報。各船所歷幅幀。海隅僻遠之民。恐不邀得識認。乞下行諭告河道幷沿海地方官民遍知。若有緩急。令速來戮力救護。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劉付傍海郡縣有司云。東海官運。命

河村瑞賢掌之。令沿途港次。各設務場。聽瑞賢自置手下人役盤查。凡遇有運船漂溺者。所在官民。速發丁夫救護。而便泰如隨近地方務場。扨恐無由辨認。爲此頒給運船所竪幟標一箇。令官民照樣爲記。其傍海商民。勿將穀麥。與運船私自貿易。凡運船所到。沿海一帶居民。及漁戶竈丁。宜務看護。勿致衛犯。既而瑞賢差手下人役于平形中湊銚子口古湊等處。雇募伊勢尾張紀伊等州商船。以充公用。此等商船。皆載私貨。往來貿易。故打造不惜工費。堅完甚川。其船夫慣知海道。能諳風

候。駕使精練。不敢侵險行。危船與人。皆非佗州之所能比矣。故另厚直僱應雇者。令上緊漕運。要以萬全而無疎失。蓋船夫家有妻孥。行有食糧。程途往來。爲日已多。倘脚價太薄。則生計不贍。非爲之心。由是以生。令優給脚價。使之私用無窮。則人心鼓舞。樂趨差役。爭自効力。愼守約束。而無欺蹋爲。此所謂論大計者。不惜小費而不欲速而自速者也。既而將應募船隻。逐一點撿。因與之約束曰。凡海船。國家已有一定法令。汝輩固所遵守。今另設立法制。汝輩要緊依行。勿有犯違。一各船量定勝

戧石數。除備救礁擱撈等什具。并程途該用食糧薪水等物件。在內之外。裝載官糧。以探頭下去水面六寸爲率。裝完而後請所在該管官吏。撿視。一各船該自備食糧。聽就水次務場買辦。須計算程途應用糧米。務加贏餘。具數告請照時估買取。一各船須先將官糧裝完。却將私糧搭載。一各船若遇暴風勢已危急。不能不剝減糧米。則須先將上面所載私糧投棄。務使可免。則再將官糧。漸次投棄。風定之後。要將剝減訖糧米。明白具數開寫。告稟所在官司。請給保票。一各船若有守風潮

停泊港灣。不許纖介。自岸搭載自船下卸。一各船滯到江都。未完卸船官攔。不許擅將淺餘私糧先卸及糶賣。一各船在洋中及港灣。須專心慎火燭。切禁諸色賭博。愼之。法既布行。各船皆欣然有喜色。盍使食糧有餘剩。到于江都。愛貴則得脚價外。更收餘利。故也。明年辛亥春。差發各船。駕至奧州荒濱三月。瑞賢去荒濱。躬自董督。將信夫郡粮米起發下河道。停積荒濱水次。海船亦會集荒濱。不敢後期。乃節級裝載海船。而候風汛頃刻出洋發運五月。瑞賢發荒濱。按視運船該經沿海一區畫措置。宜預講之處也。因將各處逓報。參伍料理。而經畧處分。悉有條理。遂呈議曰。北運海路窎遠。潮汐險惡。亦非東海一帶之比。船隻須要雇募習慣北海風潮者。若讃州鹽飽直島。備前州日比浦。播州傳法河邊脇濱等處船隻。皆可充用。鹽飽船隻。特完堅精好。非佗州可視。其駕使鄉民。亦淳朴不譎。宜特多取焉。如尾勢等州船隻。則雜麁以取足數可也。先是。最上郡官糧。以河船滯最上河。至酒田。僦商民場屋收貯。再分載小舟。撐出河口。接裝海船。其河船脚價。汎微所在納戸。民苦重課。乞一切免之。自今而後。官給河運脚費。官倉多在河之上流。故上流船戸。應募者常多。而下流船戸。不得與

北運之命。壬子之歲。又起羽州漕事。瑞賢謂羽州在東北隅。最爲逸遠。其漕道涉北海。轉過迫門裏。經南海逆于江都。迂回遥遠。八千餘里。環六十州邊海。殆一周矣。共間歷險冒危。不知幾所。濟運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乃遣人備讃等州。訪問傍海居民。至漁戸鹽丁。其漕道利害。島嶼險艱。港灣便要。備探窮搜。逐一開寫回報。又遣人羽州酒田。驗袖浦形勢。是乃海船始發之港口。而區畫措置。宜預講之處也。因將各處逓報。參伍料理。而經畧處分。悉有條理。遂呈議曰。北運海路窎遠。潮汐險惡。亦非東海一帶之比。船隻須要雇募習慣北海風潮者。若讃州鹽飽直島。備前州日比浦。播州傳法河邊脇濱等處船隻。皆可充用。鹽飽船隻。特完堅精好。非佗州可視。其駕使鄉民。亦淳朴不譎。宜特多取焉。如尾勢等州船隻。則雜麁以取足數可也。先是。最上郡官糧。以河船滯最上河。至酒田。僦商民場屋收貯。再分載小舟。撐出河口。接裝海船。其河船脚價。汎微所在納戸。民苦重課。乞一切免之。自今而後。官給河運脚費。官倉多在河之上流。故上流船戸。應募者常多。而下流船戸。不得與

備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宜令下流船隻遡至官倉所在水次與上流船隻平分載運便沿河一帶船戶均得雇價之利不特爲郵船戶船戶均富則造船完堅且多皆足以充公用也運船所經沿河縣邑乞下行該轄各官民令用意護無得停滯其官攵運到酒田者已係官物不令收貯小民之私場且或不慮之災不可不備宜擇海涯便要處起蓋倉圖以收貯酒田是係酒非左衛門尉領內故將官攵嘗頻起發於此之間官命左衛門尉管護及分載出河口又令發丁夫船隻挽引護送

（運船三字有塗下）柴山石州湯津長州下關攝州大阪紀州大島勢州萬坐志州畔乘豆州下田等處乞置務所察撮船一如從而得區畫周密哉臣乞衰弊之餘致胃風濤巡察必經之地方各因便宜委曲設法使無滯凝若肥前州長崎雖非運船經由之地而葦夷商舶屢舶之處西海一都會也若去訪問必有裨於吾漕運之哉乞得一巡歷閱視物情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

其勞費居多領內吏民甚困乞自今而後官給脚價海船自秋浦開洋各給官憑等項並如東海運船事例先是北陸海道諸港有稅運船去處船夫無知唯免稅之計不泊此等港次併程兼行不遑占視風候以進止動輒中途遇風覆敗自今而後令所在港次莫得稅官運船隻志州鳥羽港口嘗島附近數十里之間巨石盤結于波底運船常於風雨昏黑時候往往抵觸破碎乞就島上山崖每夜舉烽火使航海者辨認方所以得迴避焉酒田秋浦及松途澳港如佐州小木能州福浦但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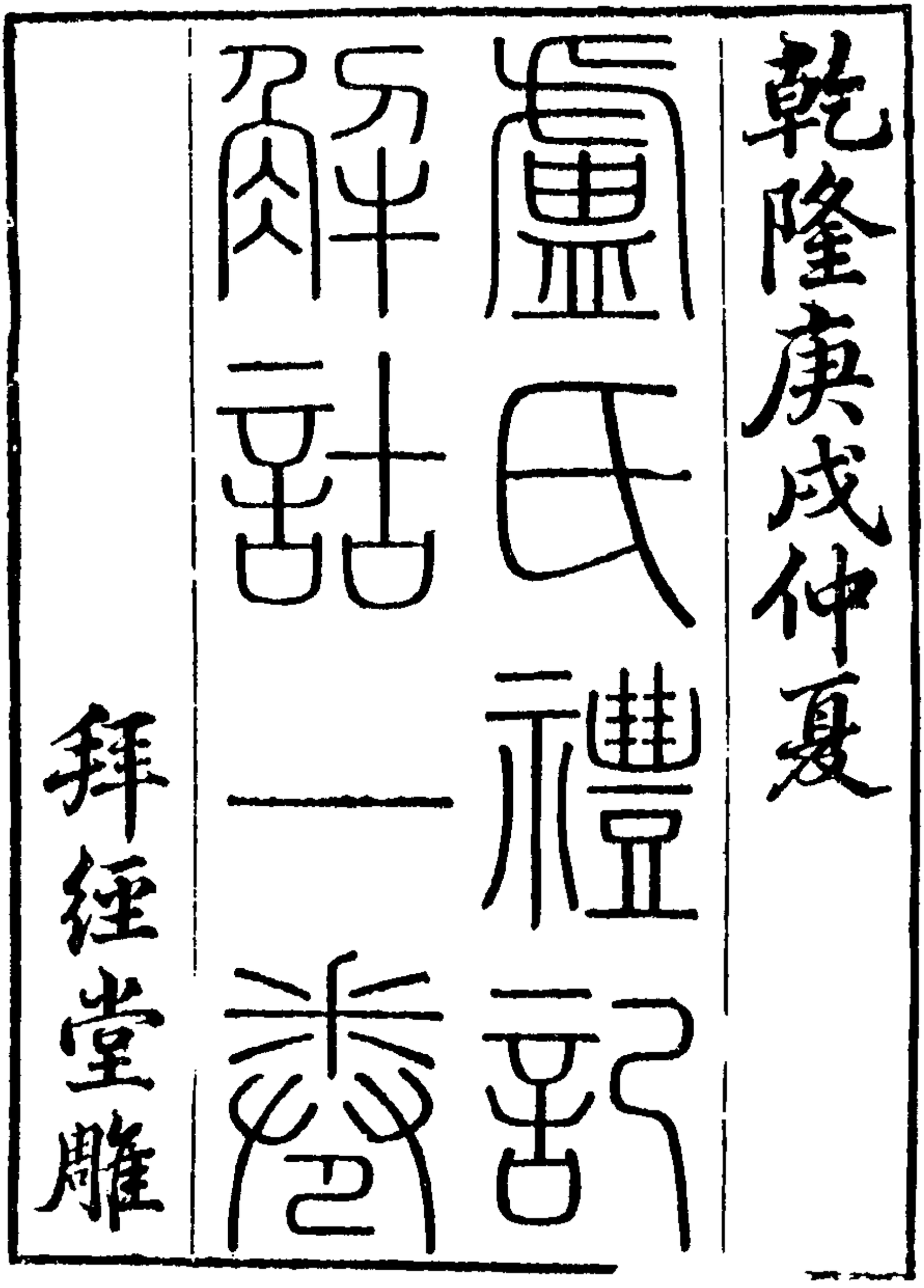
劄付豆州下田相州走水三崎等處海關泉州堺勢州山田等處有司及東海南海北陸山陰山陽等道瀕海諸國該管列侯有司令漕船所至務加保護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又移行大坂町奉行官運船隻行經各處澳港不許稅官糧或恐港口吏民以其無利於己慢不經心使漕舶致遲滯不便須要切緊瞭望遇有官船來到盡力看護不可敢忽其不干漕道地方瀕海各國亦須常戒轄內吏民若遇有官船被暴風漂到者須要務加拯護乞瀕海列國之邸舍在大坂者宜召管邸官領行

新令轉行各國官民。遵照奉行。於是瑞賢分遣手下人役於沿途港次。置立務場一十四所。令相聯接聲應。點勘運船。志州菅島。蓋造土屋於白崎山半腹。就山採薪柴。積于屋下。每夜舉烽。以示方所。其置烽依于山半。則火氣掩映青壁。光焰不散漫。能使遠瞭望。比舉之峰頭者。勝遠矣。其蓋土屋以避風雨也。長州下關海中有石礁。海船觸之。便致敗毀。故委務場人役。常備鄉導小舟。指引運船。以避危礁。既而募雇讚備播等邪商民私船。完堅堪用者若干。布行法令。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因給於一時。後將游國計於無窮。瑞賢雨沐風梳。足迹殆遍四畿。爲國家盡赤心以建大計。可謂忠於國家特慰勞之。賜以三千金。嗣是之後。奥羽二州運糧。分委官吏管掌。一皆照依瑞賢置立法制。永爲定規。瑞賢白官曰。奥羽二州漕運沿途港次。該依泊處所。合設務場者一十四。宜各就其地。勾選吏役。量給月糧。常州在務場管攝漕事。不啻撿監官運。凡四方商舶。亦有所畏憚。不得敢恣奸詐。官從之。各港務場。並置大役。隸該干地方。各刺史統轄。若下關備設鄉導小舟。命毛利甲斐守。自崎山烽燧丹藤飛囉守令。永遠莫有廢歇。志州海爲自大酒田。運船亦不後期。悉會袖浦。乃督發人役。時最上郡官糧。飾次河運出積酒田。轉搬袖浦。裝載海船。凡若干船。愼勿以其捷徑。僥倖涉瀨上。若三月。瑞賢發江都到

坂趨江都。船隻必經之要衝。故烽燧之設。匪翅爲官運便利。凡諸道商船往來。皆得由是取途。其利澤所逮實廣矣。夫漕道修阻。風潮險惡。自古未有如此之甚。經涉日久。水火隱盜之患。不能保其必無焉。而今數萬米糧。無外令之沈。無欠耗之弊。三餘月而達者何也。區畫已晰。宿弊盡除。而明法令體人情。郵下民防奸僞。委曲設法。寬節易從。順民丁水夫霑濡優給。均被實惠。人思自效。不待督責。而能竭其力。不敢欺妄。故向之曠年。猶不能濟運者。時月而至矣。漕運之策。可不熟爲之講哉。大抵奧羽等州。僻在東北。土曠而民稀。稻粱常有餘而糶賤。貨財或未贍而價貴。如西南諸國。人衆而地不廣。都會城邑。相望星羅。四民輻湊。浮食者多。土地之出。不足以給其人。則不免必資轉運之給。以爲養也。如今奧羽漕運一定。則不但行之官糧。凡東北藩府侯國。欲以有餘之粟。轉鬻於他邦者。皆由官運程途。照依見行成規。給緯運送。以得易貨賄。而國以周贍。有無相濟。彼此相資。國家之利莫善焉。況瀕海諸國。商舶市舶。涉海販鬻者。有所準式。往來不阻。雖窮邦稅城。莫所不至焉。嘗貽

優瞻於上。交易博通於下。能使天下食貨。無甚賤甚貴之地。獨漕運之功爲多矣。是國家修舉漕政。以安萬民之意也。儻天其人存則其政舉。上有憂民濟衆之盛德。下必有陳力贊治之臣。而能得整飾泰平之海域也。國家昇平日久。良法善政。相襲而興。獨漕運之籌闕焉。方今廣募求及。問海運之策。既而擇衆舉人。則專委以責成功。而弗自上卿肘。故承命者。能得專施智計。以開無窮之利。福祚億萬年之基本於是乎益固矣。謹千載一時。而天下幸甚。嗚呼盛哉。

奧羽海運記　終


乾隆庚戌仲夏
禮記一卷
拜經堂雕

余壯歲見朱子之言曰後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於吾家子榦且獨舉其名意竊慕之攷後漢書本傳載其作禮記解詁而隋唐志皆云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其卷則二十諸書略同後世無傳者余思就所見纂輯而服官少暇繼又奔馳道塗終於不果歲月空擲念之未嘗不內熱也武進臧生在東研求遺經志甚銳力甚勤慨然補余之闕日度不盈六十而所輯已裒然成卷錄以遺余余得之喜甚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捃拾即眾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罔有遺棄而所

可見者乃不及十之一耸不甚可惜哉當日子榦與鄭康成同事馬融今鄭氏三禮注毛詩箋得唐孔氏諸儒為之條疏而書大顯餘若周易尚書及尚書大傳雖已散失而後人為之掇拾其卷軸猶不甚約乃於子榦後世至不能舉其書之名莫為之後雖美不傳猶幸今有在東其人以英敏之資乘精銳之力不為則已為則必成余為盧氏後人乃悠悠忽忽以迄於今而得安享其成幸之甚愧亦甚焉夫子榦有功聖經一生言行無玷大節炳炳著史策乃明人張璁輩欲為軒輊黜其聖廟從祀而改祀於鄉吾杭杭蓋浦氏有請復從祀議在

釋文毛詩音義上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並大題在下案下放此今不具著

放不可長　釋文長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釋文俞臧盧本作走獸

三十曰壯有室

三十盛壯可以取女經有夫妨之長殤衰世之禮也　周禮疏十四　鴻昭雜王義

毋固獲

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正義

盧氏禮記解詁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饒多也　正義約盧義

君所無私諱

但爲公家諱不得爲私家諱也　通典一百四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　同上

廟中不諱

不諱新君厭於祖禰也　同上

入門而問諱

鄉國之君猶吾君也　同上

僕展輪效駕

輪車轅頭也　正義　釋文　續漢志廿九注　案正義作轅頭轙也釋文作車轅頭也疑誤今從劉昭所引

爲其拜而屈拜　釋文屈盧本作撓

國君不乘奇車

奇車不如御者之車也　正義

曲禮下第二

去國三世

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釋文

盧氏禮記解詁　一　拜經堂本

檀弓第三

周人牆置翣

牆載棺車箱也　後漢書卅九注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畏者兵刃所殺也　通典八十三

師吾哭諸寢

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　通典一百

填池推柩而反之　釋文填池注音鎮徽盧王並如字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正義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
子游爲近是也通典九十一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
未聞有服也齊衰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
禮家推之以爲當在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同上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

遣車亦中從下正義
夫入門右正義禮本多將鄉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曲禮上正義
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襲鄭注
母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之則善矣有何反服之有通典九十九
王制第五
王制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所錄正義及釋文皆引爲王制令博士諸生作今從曲禮正義引定爲錄字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
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

盧本亦有舞斯慍句

舞斯慍慍斯戚釋文慍斯戚此句止有舞斯慍句并注皆衍文正義此喜慍哀樂相對本或於

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正義

天子七廟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皆據周言也正義馬昭難王義

三昭三穆

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魏書一百八之二盧辨注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正義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簭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

大常鄉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于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續漢志太子盧辨注案大于舊本譌作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東觀漢紀校正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以迎春於東郊

東郊八里之郊也魏書五十五北史卅二

載青旂

有鈴曰旂續漢志卅九注

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地陰也故以辰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正義齊書九南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然後制刑

帝天也藉耕也春秋傳曰鄀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

續漢志四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天子耕藉一發三推耒周禮二耦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同上案舊本三推耒作九推天子之字作九天子之字

作及今改正

孚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

孚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

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

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續漢志四注通典五十五

以迎夏於南郊

南郊七里郊也魏書五十五北史卅二

天子居明堂大廟

明堂卽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

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大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詩正義十六之五

春秋正義十八

中央土

中郊五里之郊也魏書五十五北史卅二

以迎秋於西郊

西郊九里郊同上

以迎冬於北郊

北郊六里郊也同上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天宗六宗之神續漢志八注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蹄之屬也續漢志五注

命有司大難

所以逐衰而迎新也續漢志五注通典七十八太平御覽卅六作逐疫

曾子問第七

小宰升棄幣

太尉長史如周小宰續漢志廿四注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

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若成之矣通典五十六

而後饗冠者

飲賓也同上

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而反于

君所
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
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
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正義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殤無爲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通典
七十
三
文王世子第八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正義
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正義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通典一百一
公族諸侯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
里內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同上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也同上
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
五之也續漢志四注案也上疑當有議字
禮運第九
五帝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十二月之管流轉用事當事者爲宮宮君也隋書十
府元龜五百六十八案之字隋志作三元龜作五今改正五補
禮器第十
德產之致也精微
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正義
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正義盧王本莊定本及諸本並作匹字今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
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
否矣泰山廟在博縣續漢志七注

封泰山告大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同上
因名山升中于天
郊特牲第十一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謂無屋續漢志九注
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雷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
祀子社又祀中雷同上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於冬至後傳曰啟蟄

而郊此之謂也南齊書九 案鄭注先引易說夫言引虞翻者蓋王儉以其文上同欲省兩引之其實虞鄭並引易說也

郊之用辛也

辛之爲言自新絜也同上

變合體

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釀合釀之必成爲體也正義

案芳字鄭字必字皆係衍文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

后王后也謂天子之妃王天子也正義釋文

虞氏禮記解詁 十二 拜經堂本

櫛縰

縰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壺而用之正義

夏宜腶鰤

腶雉腊也擇文

芝

芝木芝也正義案舊本字譌水今從宋本

玉藻第十三

乎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朝日以立春之日也南齊書九

大夫以魚須文竹

以魚須及文竹爲笏正義

明堂位第十四

背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前梁揖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圜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共作曹約准而別各餘丈一尺內室別四圜八應通典卌四

喪服小記第十五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

也通典八十九

虞氏禮記解詁 十二 拜經堂本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

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處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通典一百三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通典九十八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通典八十九

婦人弁而不爲殤

女年十五弁通典九十一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其餘宗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正義通典一百三

大傳第十六

殊徽號

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綏若夏則書其號爲夏也 通典五十五

少儀第十七

不畫地

不敢無故畫地也 正義

手無容

不弄手也 同上

不翼也

翼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 正義釋文

學記第十八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扑作教刑 正義

雜記第二十

問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周降服大功者也 同上

喪統一

布上素下皮弁服 同上

喪大記第二十二

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賤之衣受之不以卽陳

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 同上

君於臣撫之

賤者略也 同上

父母於子執之

婦於舅姑奉之

尊故捧當心上衣也 同上

妻於夫拘之

拘輕於馮重於執也 同上

君卽位于阼

上言卽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薛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也 同上

君松惇

以松貢脯爲稕同上

君裏稕槨筐正義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畧盧氏不錄也

祭法第二十三

王宮祭曰也夜明祭月也

用立春之日酌許謙書九通典禘四

遠廟爲祧有二祧

二祧謂文武王制正義

大夫立三廟二壇

天子之大夫也通典禘八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

大饗有九舊据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舞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正義

坊記第三十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禦夫人定姜之詩也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以弊於京人擇文云出君定公以弊於京人擇文云出見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案盧氏此注當與鄭同亦從魯詩說正義引鄭志答

儒行第四十一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正義侍字疑衍案

輯禮記解詁甫脫葉先師盧學士遂取以付梓

後見仁和杭太宗本復參考羣書重爲補訂綴於卷末時嘉慶五年春三月鏞堂錄於譔詁齋

王制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大行郎亦如謁者兼舉形貌續漢志廿五注

曾子問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正義

喪服小記

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

不同時日通典一百三云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案當作不同時月鄭注云閒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通典引工虞注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

大傳

禮不王不禘

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帝故曰禘舊唐書廿一將元冕五百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大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

後漢書本傳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禮記解詁釋文及隋唐志俱單有禮記解注此言三禮蓋范氏傳聞之誤時始立太學石經已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阿穴臣前已周禮諸經發起粗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

後周書盧辯傳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舊唐書元行沖傳小戴之禮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案據本傳與此說則盧于戴禮記本與戚本同曲禮正義謂鄭附盧馬之本而爲之注恐未然也

經義雜記鏡堂高祖王林先生所撰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亾漢唐人偶有傳述尚可得其畧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鞻今攷詩白駒之縶伝則縶之維之毛傳縶絆也禮記月令則

縶騏駒是縶者維絆之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㬎聲與縶義無涉又革部鞻著掖鞅也从革顯聲釋名釋車鞻經也橫經其腹下也是鞻爲總革橫經馬腹下而著於兩掖者案杜預注左氏僖廿八年傳云在背曰鞻非是與維絆義合故名縶則字爲子鞻也鞻依說文當作顯盧云當作鞻者此漢人隸省又顯從顯得聲故覓有假借作顯者然顯鞅與顯飾之別全爭偏旁革字之有無所以寧省其頁而不當遺其革此校之盡善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陸德明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孔氏正義曰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

毛謂之獸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

小歌可摘故得通名禽也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矣舊本禽獸盧氏必改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未免太拘此

校之未盡善者鄭氏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

隋書經籍志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案十七脫二字

唐書藝文志盧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

經典釋文序錄盧植禮記注二十卷

盧氏禮記解詁附錄

江寧劉文奎楷鐫字

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正義案此條後鄭注後當在曾子問而

禮不王不禘

禘祭名禘者諦也事尊明諦故曰禘舊唐書廿一九十案此條當在大傳首諦也庶志作帝也今從而通所引下明諦字兩書皆誤作禘

盧氏禮記解詁補遺

禮記

南孫德輝敬著

綱領

宣統元年秋九月

葉氏觀古堂校刊

石林葉　氏夢得字少蘊

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　模過庭錄時有論說備混禮記集說卷首名氏

序

六世祖少保公生平著作等身說經之書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經籍考者如石林書傳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春秋指要總例論語釋言孟子通義多佚而不傳傳者唯春秋傳考讞三書而已春秋之外有禮記解引見宋衞湜禮記集說中然其名不見于宋以後官私書目康熙時朱彝尊撰經義考始列於三禮類而注云未見此由朱氏不知當日本無原書徒從衞說所引率爾孱入耳據衞氏敘列諸家姓名下稱公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是衞氏亦未見公原書余謂公本無解禮記專書不過庭訓時論說及之仲子爲之存錄此諸家書

目所以不載其名也但衞氏稱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而書中所引多月令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雜記祭法經解中庸深衣冠義十二篇不知衞氏何以敘說矛盾如此吾家調笙先生廷琯曾輯是書謂衞敘有脫文理或然也原輯云綜計二百三十七條分爲二卷以余所輯凡二百三十三條較彼所輯少四條益衞氏敘列葉氏凡三家一稱石林葉氏少保公也其二一稱龍泉葉氏一但稱葉氏彼因誤以葉氏他條孱入未之審也其書輯而未刊兵燹後又無傳本余亟爲輯錄約分四卷付之梓人庶以見公

說禮之厓略云宣統元年己酉九月望後二日裔孫德輝

序

序

曲禮上第一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或讀之以喻眾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

禮記一

禮今禮記首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爾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歠孟子亦云則孟子猶及見其略歟所謂經傳者無復聞矣衛湜禮記集說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主於敬敬者所以直內也內既直則儼若思者德威也安定辭者德威惟畏德言惟信非安民哉同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同上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說人不以其道則其言多而煩也故不妄說人則無辭費處非其分則必至於凌物也故不踰節則無狎侮於人無狎侮於人故能修身無辭費故能踐言而行之則行可久言可道此禮之本所以立也同上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道德有禮所以體之仁義有禮所以節之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禮記集說二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以不及爲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爲之是己爲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何以知其然黨正飲酒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此以齒爲重也三命不齒此以爵爲重也再命齒於父族則父兄在其間矣三命不齒則雖父兄不敢以齒加焉故別位於賓之南鄉黨莫如齒朝廷莫如爵鄉黨父兄不敢以齒加爵則朝廷豈可以爵而踰父兄乎左氏記叔孫婼叔孫豹再命爲卿因季平子伐莒之功例更受三命婼之子時豹已死而季平子其四從兄也尙未三命而婼先之叔仲子欲聞三家謂平子曰婼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於是使婼辭位而弗從夫從兄猶以爲言則先王之時大夫不可踰其父兄審矣婼之不從豈以平子爲其族非其親父兄歟 同上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不過三則無瀆禮不相襲則無廢事先王是以稽諸天而信時日畏鬼神雖疑而筮之不敢以非考諸人而使民決嫌疑定猶與雖日而行事則必踐其言也 禮記集說九

曲禮下第二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自夫人以下至草工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爲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莫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王者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特先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道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以司馬司馬所掌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恥於犯法也故次之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

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眾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宰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道人君於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草也器也貨也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草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故後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治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在九門之外故不言入天子之國於內曰不穀示不足以養人也其反而歸國出於四夷之外則曰王老示有所歸往而親也內稱不穀屈四夷之德於中國外稱王老大中國之德於四夷也同上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庶方小侯乃所謂附庸之君也其地處乎中國而其朝異乎四夷故得入天子之國以其道止足以自爲故曰某人能自爲矣亦可推而養人故於外亦得稱子不足以養民則民將去而無輔矣故自稱曰孤孤則甚於不穀也先王正名號如此而後世稱謂猶失其眞又況謙德以自遜也同上

制人而已雖爲長於九州而入天子之國則止稱牧者以其長人之道未足也惟其未足故擯於天子自稱於諸侯則無異辭惟其足也故擯則屈而言吏言天子之所使也自稱則伸而曰老言天子之所親也至於在外曰侯在國皆曰君者以其受爵雖異而南面以臨臣民所自稱曰王老

四海之外先王所主者略故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使之自長其類而已夷蠻戎狄能自養其類則皆通曰子子言其道足以養人此吳楚雖大亦稱子也至其朝則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伯則其道足以長人雖五官莫尊於大宰而亦無以先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始不顯諫以爲禮終諫而不從則去所以爲義也禮記集說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國君之有土地人民其道主於忠孝故以宗廟社稷爲重大夫非有土地人民而其職則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爲對士則無往而不事人故言主典謁庶人則無時而不爲人役故言主負薪此禮意存於稱謂之間也同上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數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言不及義古人恥之問富奚宜至哉此所以爲曲禮也

祭器衣服不假大夫之通禮而言其富則及之豈其命有不同或假或備亦異矣乎同上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苟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鄭註是矣然未盡也先王之制祭祀如柳下惠所言益甚嚴矣故禮有祭法有祭義若舉廢皆當於法與義後固不可改使有不當其可姑仍其失而不之正乎棄之與農農之功必有不若棄者則農固不得不廢若柱之爲社世未有能過之者則雖欲遷而不可改湯特爲之作夏社以曉天下此禮所以言有其舉之有其廢之者謂各有名而非苟作者也不然如魯人之祀爰居臧僖公何以書於春秋使後有作者能以禮正之孔子豈不許乎禮記集說十四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季秋大饗於明堂牲也日也莫不卜之特言不問者恐瀆神也同上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栗

玉有璧有圭圭則銳而象天用璧則圓而象天體子男亦君人者也有君之體而不足於用故執璧公侯則德位盛大非不足於用也故執圭獨言圭而不及璧者以諸侯不嫌於無體也羔雁則物而已矣不可以無飾故飾之以繢布布言其道有以被人而繢言居位之有文章也雉則文明之物故無所用飾庶人質野則無所事於文也童子則始學者也束修以見師長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則無所行也纓拾矢而相見不爲之簡委

之而退辟與成人爲禮也不爲之簡禮以趨時爲大也
若夫婦人則其道主於事人其職專於中饋故摯以棋
榛脯修棗栗棋榛取其循法度以至於禮也脯修取其
治己齊家以治正也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肅謹也同上

檀弓上第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
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
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汙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

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汙故
父沒而爲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汙而不爲服
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
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異父禮亦謂之繼父繼父同
居則服期不同居則不服自其母推之也此亦服者其
隆而不服者其汙也異父既服期則其昆弟死視異父
以爲差而服大功子游之言是矣而子夏不及知乃自
以未之前聞而從魯人齊衰以答狄儀之問所以記今
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出母之無服非所汙而汙異父昆
弟之齊衰非所隆而隆君子是以謹之近世士大夫多
疑於出母與異父之喪服不服率自其意而莫能一殆

未嘗學禮之過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鄭氏謂大功以上則追服小功則不追服此所謂以義
斷恩者而曾子以終無服疑焉古者三年之喪不弔大
功未葬不弔而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謂弔也
緦服之至輕者也然苟可及弔猶服之輕者必往則不
及弔而稅豈先王之得已哉殯當謂大功以下所識雖
兄弟之不同居者皆弔非兄弟雖鄰不往則固無嫌薄
於遠兄弟是以斷而不疑曾子蓋察於恩不察於義信
乎禮之難知也其每事必請於夫子有以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
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
行之

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
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
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朝非特人
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
也禮固自有次第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
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
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
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
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

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　又曰幼名冠字爲眾人言也五十以伯仲爲大夫言也又有稱甫與子則不知其何施或者謂爵有尊於大夫者則稱甫如仲山甫尹吉甫之類故孔子卒魯哀公誄不稱仲尼而稱尼父而孟子稱孔子皆謂之仲尼而不曰尼父然既尊字以伯仲矣不應復以字見又有稱家父孔父者則不斥其字

矣然冠禮字辭已稱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則甫固不以尊見也至於子則孔子諸弟子如子游子夏之類皆以通稱則不繫其爵意子與甫皆字與伯仲同爵非大夫而有德者則但稱子如孔子孟子之類而爵高於大夫則但稱父如家父孔父之類故孔子弟子惟曾參有若不兼字但曰曾子有子以孔子死二人皆嘗爲師尊之也 禮記集說十八

檀弓下第四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王姬之服檀弓所不能決審主王姬嫁者當爲之服姊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帷蓋之近於身以爲障蔽者也犬馬之畜於家以爲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禮記集說二十三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魄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魄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介夫至哉子舉一哭之哀而晉國舉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同上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略於喪歌者夷俟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

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歟 同上

王制第五

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祿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爲御其分田制祿爲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爲祿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

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則無以專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述職內不巡狩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於天子皆巡狩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狩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狩也有罪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妖天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家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庶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於生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家宰所職者邦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

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
司馬辨論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
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
也君子恕己以愼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
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
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
正其未然刑以倘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
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以次刑
也爲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於是
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
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
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

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
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
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
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
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誕誕朝聘
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也 禮記集說 二十四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王制之也祿以
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
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祿之

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爲德故稱公遠天
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
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二國亦
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
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
志有所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譬則天也其臣之數
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譬則地也其臣
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
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
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

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爲君亦必純臣於
天子 同上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
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爲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
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爲五等以其異同
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
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
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
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

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有五等

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爲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爲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爲諸侯周官雖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其離也不言諸男爲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唯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禮記集說卷二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方千里者九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末既衰中國之地爲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攷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爲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

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爲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采衞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適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之所謂要荒卽周官所謂蠻夷鎭蕃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鎭蕃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彊纔五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

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國者槩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旣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開方約之爲千里者九其一爲畿內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爲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

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當而後教教

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 禮記集說二十七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

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

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祿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同上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莫非制也於衮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爲之運星辰爲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爲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者虎蜼之彝也何以知其然以禮謂之鬱而鄭氏謂之虎蜼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也虎者義也蜼者智也蜼能以尾窒鼻而禦雨患是能達於體用趨時能變此所以爲智也爲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奉宗廟爲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爲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爲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黼者辨物之謂也其位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象人德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具乎天德故三辰爲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王之德應乎人則具乎人德日月星辰既登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內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衮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如王之服卿在內則六命其出爲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爲諸侯伯則其仁亦足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

驚冕自蜼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爲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義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爲主若大國之卿三命而已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已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已而仕故玄冕自黼而下如卿之服凡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爲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黃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地道在南則有爲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爲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爲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道而體天唯其在內嫌於外逼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故在內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疑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卑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與此異同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大夫爲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爲詳不害其意同也國上同庸而言之其制爲詳不害其意同也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人之材或成其爲賢或成其爲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別矣入而使之長民而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既定而後祿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同上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身親惡也禮記集說二十八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
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攷之固如其說豈當
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
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
而未備則修五禮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
既悉則修法則而巡守歲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
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上同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
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
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攷時月定日同
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祀於山川告於
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與此不同
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
時爲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
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則修之王制所言治世
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攷以成之日無不
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
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
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
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同上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異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王者所述多三代之制以三代方堯舜雖治天下無異道而教亦有不同者矣是以衣服制度上所以造治本也敢以其故而專革之是畔其君則征伐之有辭矣是故其罪討禮樂自天子出所以飭治具也敢以禮爲常而變之以樂爲久而異之是不從其君不從其

君則無以別於要荒之遠故其罪流至於宗廟之在其國以封爵而得立不能祀則不順乎親也故因其爵而絀之山川之在其地而得爲之主不能舉則不恭其祀也故因其地而削之絀也削也皆無功德於民其罪雖不均合而言之皆爲黜幽言也及夫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則所謂陟明也加地所以爲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爲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修而進之故曰進律先王一出省方而風俗厚薄周於人諸侯黜陟詳於上此三代盛時天子視聽不出於旒纊而四海見於一堂之上者得其操術也同上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其出必告故皆造乎禰其反必而故皆假於禰造者告其行也格者告其至也舜所以攝政此一巡守而告於天皆言類者蓋舜之受禪天命也此巡守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爲亂相承也地理有宜而巡守所出皆理所宜行故於社皆言宜也周官太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獨不及宜意猶類也書亦曰類乎上帝宜乎冢土則是其祭同於類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疑眾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進修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祝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爲卑以鼗將之亦必有鼗至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爲尊以柷將之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覲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爲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慝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疑眾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進修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何也蓋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舜所以治神人作於堂上者也鼗鼓祝敔笙鏞以間所以治鳥獸作於堂下者也堂下之樂爲卑以鼗將之亦必有鼗至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將之未必有柷堂上之樂爲尊以柷將之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鈇鉞使之得征殺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賜圭瓚使之得爲鬯也葢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爲周制而爲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葢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考曰祖考廟者大祖廟也故謂之祧稱二祧焉合而言之爲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

見祭法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先王興滅繼絕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天子犆祫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則不礿諸侯礿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古者祫主於廟則合羣主而祫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祫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爲常所謂三年之祫天子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爲備故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於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祫唯其物備而先祫故三時得以徧行止犆礿

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祫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祫嘗祫烝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異於天子也同上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饈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同上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稅者說取於民征者正取於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於布帛粟米而征則兼於力役者矣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於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田既取其稅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葢紂方虐民而文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鄉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於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于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葢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禮記集說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
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甯其親此三代盛時仁行
于天下如此同上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
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寒煖燥溼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
生有豐殗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
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
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

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
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
禮其教成於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
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
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爲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
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
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
爲詳同上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細惡

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內故以節民性
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己故以興民德政者
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道出于命德出于性
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
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
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
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僞齊之而後奇器
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
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
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
廷正鄉黨和庠序勸而後教化被乎天下教化行而民

德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
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於鄉相見而齒
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
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
後教則疑於侵官楊子言道以道之而終至於禮以體
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於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者禮
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而施十
有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
以趨時之緩急以爲詳略不同也同上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爲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於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于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絕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爲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人於爲惡禮記集說三十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訟其可殺可刑則爲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聽爲其僞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同上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其罪也人以爲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其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同上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

知長幼卑尊之爲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爲善而不肖懲於爲惡禮記集說三十三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訟其可殺可刑則爲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聽爲其僞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同上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其罪也人以爲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其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同上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

爲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愼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聽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聽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衆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眾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僞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人造言之刑疑眾則

人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同上

異服識異言

以令示於眾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議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爲治天下之終也同上

月令第六

其帝太皞其神勾芒

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修唯后土祭於社而勾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禮記集說三十七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爾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爲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爲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禮記集說五十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爲動而聲爲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爲動而事爲靜故春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子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

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爲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爲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師皆學於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共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弦誦之

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
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
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
成治定與已爲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
之以典禮庠也辟廱也序也瞽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
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
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
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廱歟詩禮傳
記於辟廱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同上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
未盡不問
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論說東序有論說則有問
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
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禮記集說
故間三席同上 五十一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
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
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
道素行也同上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曲藝皆譽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進者
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遂而升者由於
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而以德進言
揚斂才而以事舉藝譽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
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考實則爲取賢事藝者多則爲
斂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
謬於事雖並譽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
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
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
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人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
而德成也
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
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大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大
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
以觀之使觀而化也禮記集說
五十二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爲子而敎則易以恩廢於爲臣而敎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道敎之德使自得於己而不以義傷恩也 同上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

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德而民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同上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則觀禮樂於其中故典禮則言秩典樂則言節書曰天秩有禮則凡見於度數者皆出乎天也傳曰干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於舞者皆存乎人也出乎天

禮器第十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三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蓋郊特牲紀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歷卒伍鹽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嘗並云戰每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卽云祭祀不祈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牲似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禮記集說六十

郊特牲第十一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禓讀如陽儺有二名儺猶讓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儺禓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禓爲名鄭氏以爲强鬼之名誤也禮記集說六十四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

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爲啟蟄而郊鄭註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也鄭又誤爲月鄭誤以爲建子季夏六月乃建未之月建己之月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爲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所引易說亦無據禮記集說六十五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爲士冠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爲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卽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

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卽位固以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卽位則既爲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末造也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諸侯天子乎此禮之必不然者也禮記集說六十七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贊祭祀凡大宗之統其口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故焉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繼言司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鰥寡者衞世子共伯薨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異位學者由是紛紛至于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禮記集說六十九

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亦通之也同上

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壻士有誄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于誣若然胡爲列之記乎禮記云出漢儒其言未必盡篤然桓宣之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其說尤可信其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于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

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禮記集說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于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于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禮記集說 八十四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禮記集說 九十五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綏淫也

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同上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有能以身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于衛荷蕢聞之此禮記集說 九十八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

夏后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爲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

同禮記集說 九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答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乎仲而禮畧之也禮記集說 一百一

祭法第二十三

天子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禰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稱祧兆也廟親而祧遠則其兆而已而鄭氏以祧爲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毀之謂若是祧爲毀則自大祖而降凡無功德者皆當祧何獨此二廟乎禮記集說 一百九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之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能賞均

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自夏而上監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氏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不敢盡其私也

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還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同上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愛存以仁慤著以信主於內而已矣夫安得不敬乎同上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乎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享也弗辱身也

止稱君子同上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

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薦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同上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以數已祭子讀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

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修容也故其進也慤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既備可以修容矣故濟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慤也漆漆者自反也非行而趨數也同上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

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同上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爲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己親而事親而達其敎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敎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親長而達其敎以敬長而民貴凡有土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敎以敬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同上

祭之日君牽牲穆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脾脅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牽牲而入廟門麗於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刲取脾脅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同上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別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險而在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爲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爲入出爲外入爲內此內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爲精月生而陰爲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同上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

下以別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日沒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遡於月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於東則二也故有遡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爲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爲入出爲外入爲內此內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爲精月生而陰爲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同上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

畏萬民者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爲黔首則禮記集說一百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修身愼行不服闇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啜菽飲水不爲薄此能養也同上

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者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爲子道唯有命以舜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爲人道唯有義爲聖人猶以瞽瞍底豫爲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愼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愼終追遠所謂能之此之謂禮經

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爲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理則安之仁義而已勤行而不懈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爲中孝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爲大孝

同上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乎朝廷矣同上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禮記集說一百十三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

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
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辟愛之則班白不
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强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
者獨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
州巷同上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獀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
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同上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

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
讓而後及爵者
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
行而不相悖者如此同上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
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尊由庶人而上事其祖考
皆有宗廟故祿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
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
成也同上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
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
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
也斷其志則謀於己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
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己則
能卑己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
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己則不足以爲賢舜稱禹之
賢亦曰不矜不伐同上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

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
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
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焉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
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顏色温者有愉色也容貌温者有婉容也卑靜以正者
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
若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
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慤善於內而言不違
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
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爲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

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同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怵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禮記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禱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如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爲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己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爲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竈神之大者歟同上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嚴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同上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宜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

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薦盎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鄉大夫相之夫人治內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內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爲徒物故曰內之爲

尊外之爲樂同上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爲也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爲也唯其有思故齊唯其有爲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爲出於思故也君子嚴於事鬼神其

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嗜欲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十率其羣臣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同上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僭豈魯之得用者歟禮記集說一百十五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餕雖爲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

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眾則眾所飲食者乃餕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餕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爲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同上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

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己者無不盡是之謂備內順謂順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在是之謂備內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爲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而已矣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强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同上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祭祀以祭鬼神爲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爲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爲獻酬者以五七而終久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其獻異位也薦獻至於敬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昭穆爲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族姓而惠未廣達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餕而食則上下交矣故次之以上下之際同上

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

道也
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
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爲祊則在門外
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凡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
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同上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
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
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
人倫明矣同上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

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
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
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
此四守者吏之亟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
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
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
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
至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
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薦獻酬酢有所
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禮記集說一百十六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
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
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爲
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
冬爲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
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以退藏故古之君子
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爵以詔德服
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爲秋政義之

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仁爲主義用於
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爲主仁義備矣止曰禘嘗
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同上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
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
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
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
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
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
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內不得與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爲敬乎同上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紀其先祖者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唯忠唯孝忠孝之道唯賢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勳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烝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名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其親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下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

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爲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爲序禮與春秋以治人修身之事而爲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禮記集說一百十七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

四海之內一微塵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朝廷而至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同上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圓輕重不能無欺姦者詖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不審故其譬則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同上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

五者天下之大經傳百世而爲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所以爲異也同上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亡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朝聘覲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婚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婚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

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婚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偪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同上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做

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同上

哀公問第二十七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再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禮記集說一百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爲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同上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反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

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爲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婚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同上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倣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同上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敎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成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同上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具人道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

間命矣故以天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化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同上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蹙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爲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爲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

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同上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同一百十九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鼐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

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遇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義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義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

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爲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眾動無不當於理亦禮之達者歟同上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升堂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閒於畎畝之中要其德大而能
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爲物叩之則
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鍾磬既升堂閒鍾磬情
已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
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
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
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饗饔以薦諸俎擯介詔相以備百
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爲荅仁以禮立禮
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

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示慈惠也不敢飲食
者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爲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
終故行則鳴玉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
和鸞中采齊者不失節也既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
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荅
雍徹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皆大饗先王之時之
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則其訓恭儉
者可知已同
上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
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
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
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爲素偏而不中故達樂
而不達禮則爲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
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荅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
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
禮而爲窮則伯夷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幾則幾
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幾則幾
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
非也同
上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
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
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
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
官莫敢不承事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
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
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
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
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
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

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
答子張以及此豈因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
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
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
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
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面立而天下太平萬
物之在天下凡具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廢興主乎人
則衆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
明上下皆有所辨況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天理所具有
哉同上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記解三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凱則强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乎禮弟則說安
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
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禮記集說一百二十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
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
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
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
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
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記解三

樂以志爲體以氣爲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
氣志從矣氣志從則有主於內日聞四方則有動於外
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爲樂之終禮之緩則遲
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間無間則
日就月將而不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爲禮之終也喪
以仁爲主內恕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
可施於無窮故施於孫子所以爲喪之終也同上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
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
之德也

所謂參者卽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
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
至於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
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

不違也故上帝是祇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同上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
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者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爲文武之德則先王慶
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同上

坊記第三十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則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
而已矣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一
子云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則處眾之至以樂處禮處富則甯眾者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
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極而其爲國千乘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
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爲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同上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
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別
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

所讓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篡者同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亦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祫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

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甯使人浮於食同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務先以言同上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言而後行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亦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謀忘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篡者同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亦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祫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

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甯使人浮於食同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務先以言同上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言而後行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亦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謀忘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篡者同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亦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祫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

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甯使人浮於食同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務先以言同上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言而後行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亦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謀忘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弒篡者同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亦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祫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

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甯使人浮於食同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務先以言同上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言而後行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亦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謀忘親也

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讙讙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可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同上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父之位不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致憂目君子約言至眞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

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同上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爲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故不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以美沒禮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酳酳而飽以德

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薦君子無異於

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亡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同上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齊濁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醍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酸在戶

此言在室者蓋室以戶爲啟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戶尸象神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祭

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酳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同上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

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
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同上）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爲主也不敢代
父而爲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
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
故未終喪止稱曰子（同上）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
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

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
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
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長忠孝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
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
父爲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
則爲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亡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
愛物也（同上）

中庸第三十一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
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
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
以衆聯方一而已（禮記集說一百三十）

表記第三十二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禮有以裼爲貴者文也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爲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事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禮之體無不敬而極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日中而退非繼以倦也禮記集說一百三十七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愼以避禍者仁也篤而不揜者信也恭以遠恥者禮也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齋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同上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同上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

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言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言長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憯怛以愛人則自然者也率法以資仁則使然者也同上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于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修身以仁爲守其譬則器也用爲己任則器重行己以仁爲達其譬則道也死而後已則其道遠雖重而莫能勝也亦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雖遠而莫能致也亦曰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人盡仁道則取數常多也勉於仁者爲難亦非難也君子以其難故不以義度人以其不難故以人望人義則能斷斷以義則責人也詳人則中人而已矣以中人待天下則責人也略唯其詳略不同故賢者可知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八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所能病于人不以所不能愧人要之成人道而已故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知周乎萬物者極高明也道濟乎天下者道中庸也極高明則已之所能人有所不能道中庸則能者知所勸勉不能者知所愧恥此人道所以成也然非禮則中庸無以立非信則言有時而窮故禮以節之信以結之然後人知恥有其德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正德以禮而人無怪行矣修辭以信而人無異言矣然而容貌不飾則行或至於怪衣服不禁則言或至於異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而後人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此民所以不貳其行而道德所以一也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故以處其終禮者君子小人所共由故以處其始子思言中庸而斷之以崇禮周官本俗安萬民而繼之以聯朋友亦此意也同上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君子之於喪無不哀非特衰絰而後有哀色於事無不敬非特端冕而後有敬色於身未嘗可辱非特甲胄而

後有不可辱之色其所以制爲之服者道中庸也故自
服其服而下皆稱君子然則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
以文之皆中庸之事而衣服乃爲之始終何也蓋道德
之所以一者未嘗不在於衣服王制識異服周官同衣
服皆在於此故以成始亦以成終也同上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
民敬尊之

謚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
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而節則
善惡可以謚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懼則
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
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仁過乎恭用過乎儉非以求仁求所以役仁者也故不
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爲之本
讓爲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也故不自尊其
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
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
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
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
蓋爲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爲
有命爲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唯文王
周公爲有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命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
以不及言也同上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
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
民敬尊之

謚者行之迹迹其行以分善惡則小大曲直無不盡故
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上之惠賜既已均一而節則
善惡可以謚見名亦不浮於行者也君子臨事而懼則
無自大成功不居則無自尚所以篤其情而已矣故曰
以求處情用過乎儉喪過乎哀非以率人亦躬自厚而

己矣故曰以求處厚善在內則彰之功在外則美之以
卑己尊人而已矣故曰求以下賢同上

子言之君子之所以謂仁者其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
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
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凱弟者人之術也凱言其樂弟言其順樂以強而教之
父道也順以說而安之母道也父道雖以愛爲主然樂
而無荒則亦有禮而親之也母道雖以愛爲主然樂
而安則亦孝慈而敬之也有禮而親故其尊之如父孝
慈而敬故其親之猶母敬愛者人道而已矣故始曰仁

而終名之曰至德孝經言孝弟而終以至德順民亦此意也禮記集說一百三十九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慎始而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之故易退進以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此則容悅者也以容爲悅則必至於亂古人於賓主之間猶患之況君臣之際乎諫君有至於三而不出竟孟子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記解四 七 禮記集說一百四十

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者師賓之位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後從者義也得志而孰慮所以謂義故其

故曰甘以壞同上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

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與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順也唯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其逆順者自人爲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同上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贊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記解四 八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孔子不能辭命則能之者固德行而已唯其能於德行故盡人不以辭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

貌親在小人則窮竊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口惠而不以實應則爲誣唯君子反此然而稱人之美
則爵之此在上者之事也在下而無與共天位治天職
其於國也亦必用筮至於太廟之位其與社稷爲左右
皆有常所也故不用卜卜其吉凶可也同上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
者簡故不煩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一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瀆巷伯惡
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季康子所問者民服
而已此別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于內也同上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
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
世也
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
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强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

心藏于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敎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同上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

王者必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

遂於仁乎同上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厲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已不可違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敝則民亦愼於行同上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

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

善者蔽惡者進則民疑故有國以示民厚者異於此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同上

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以行爲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同上

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政以養民者也敎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敎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敎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同上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言以開示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已不可違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敝則民亦愼於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爲亦不可以遠

言問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問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逆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二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憯怛同上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七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爲寶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爲土地多積必厚亡而詩書禮樂之文則旹其德者故以爲富同上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爲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爲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乃所以應時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同上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

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禮記集說一百四十八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之法遜接於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衆而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其容德也 同上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誤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鄉原也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同上

大學第四十二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物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在獨而能愼則其在見不必愼之也小人在獨不能愼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亦將何益乎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則隱而微形於外則顯而見此君子之謹其獨與小人之揜其不善雖所主不同而形於外一也人之富則能潤屋而已德之修則非特潤身而已充實在內則其心也廣輝光在外則其體也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禮記集說百五十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道學求諸人自修求諸己恡慄者誠於內威儀者文於外求諸人求諸己所以有至善也故曰發慮憲求善良誠於內文於外所以有盛德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善則民歸之不忘也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有盛德至善則民無間於君子小人皆在所不忘也然而君子懷德故賢其所賢者義也親其所親者仁也小人懷惠故樂其所樂者亦義也利其所利者亦仁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新之至於又新者德之在己也作新民德之在人也其命新者德之在天也蓋君子之德至於受天下之命而後極其明德也同上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交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居而止之也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擇而止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安而止之也同上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心有所係矣故不得其正有係而不得正則其視也必不見聽也必不聞食也必不知其味以心不在焉故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蓋能正心則能存而不失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無所係此所以養性事天而修身之道也同上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故齊家在乎用恕孔子言仁之方則所謂恕也蓋好己之好而不知人之所惡惡己之惡而不知人之所好此其失在於不恕不能近譬者也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好惡同於人則己之所親愛必思以反人之所親愛已之所敖惰必思以反人之所敖惰是之謂恕也雖然子者人所殖蔽於子而不知其惡苗者人所殖蔽於苗而不知其大此天下常多也以其恕己而譬諸人則無蔽雖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上行之下效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得道則多助故有德此有人得衆則得國故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亦不得而足矣蓋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修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猶之言出於身既悖於道而召禍乎外亦悖而入此必至之理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其此之謂乎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記解四 三四

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爲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臣蓋盜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掊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爲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欲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欲其聚財之富也上能好仁則下不敢不好義下能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同上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人故以義爲主勞力者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爲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臣蓋盜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掊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爲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同上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非其財者也

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菑害所以並至也蓋再求嘗問於孔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鳴鼓而攻之可也夫子則有君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母兄弟雖在始告之以富者欲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爲其不義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同上

聖人之意蓋可知也同上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禮義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修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四

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

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務在於聚財此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所以爲國本者何也蓋冠以成之則責其爲子爲子將至於爲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母兄弟雖在大於是字所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爲其不義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爲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鄉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則先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也同上

人道備故可以爲人人道備於己則推以治國家故可以治人古之聖帝明王欲責人如此故筮日筮賓以敬之乃所以重責之五禮而嘉處其終嘉禮而冠居其首言冠者禮之始則知其爲嘉事之重也蓋在冠則謂之禮在禮則謂之事重其事故行之於廟同上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賤而至於庶人貴而至於天子雖用幣不同而皆用儷

皮者不忘本也同上

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納采用鴈而擇所昏敬之也問名而卜之吉然後昏謹之也納幣而後親之禮重之也請期而後交合正之也

既至而後同尊卑親之也自納采至於請期未成其爲婦也故以成男女之別既受之父母而至於合巹而飲則非特男女之交而已故以立夫婦之義夫婦有義則內足以事親故父子有親則家齊矣推而治國故君臣有正齊家本也治國末也故昏禮所以爲禮之至也禮記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蓋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垂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爲序也同上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之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冠禮則責其爲人父昏禮則責其爲人母皆降自阼階

以著代也同上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舅姑在所尊也故言順室人在所親也故言和不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則爲之夫者其能安之乎同上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公宮宗室尊者之居也教自尊者出明其有所受也於

敎成之際則曰成婦順於饋舅姑則曰明婦順者成言其始則於婦順不虧也明言其終則於婦順可見也同上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敎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陰以柔靜爲德其譬則地也地有成形故言治陰德治者順其理以行也陽以剛動爲體其譬則天也天有成象故言理陽道理則無事乎治也唯其爲地道故婦貴有所勉在外者也國所以治雖然於家理而後言天下於男敎則不及焉何也蓋明婦順者自內始其漸及於天下故天下內和而家理若男事則在外可見者也故章明天下之男敎而後曰外和而國治內外和順國家理治則其德崇矣同上

是故男敎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敎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聖人非求知天亦非不求知天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故反之陰陽之事者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敎勉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則天下爲之斬衰以女順代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則天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爲之服者報其義也同上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至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禮記集說百五十六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四時也天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致敬於賓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養賓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僎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賓以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陽之盛地而僎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爲可以類推大抵讀書不可執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嘗不顯但學者鹵莽耳同上

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俎豆有數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同上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實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同上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

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卿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爲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七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以示慈惠爲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大夫爲賓有事則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同上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禮記集說一百五十八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離而言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爲大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子所治仁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

所以學舂而合樂於學宮順陰陽之動也秋而合聲於射宮順陰陽之靜也射宮所以擇其賢否故曰考其藝而進退之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序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言君南鄉則卿大夫少進而定位必北鄉也同上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苔拜之禮無不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甯禮無不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親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君臣之義者君臣之義也同上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賕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順所以致謙故傳命而後入門入門而後升階三辭三揖三讓者謙也蓋所以致勤故主愈近則禮愈加士迎之

大夫勞之君親拜之勤也謙則能相下故不相陵勤則能相敬故不相侵諸侯所以兵不用也同上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饔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饔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敬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

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禮記集說 一百六十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勿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以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謂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者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同上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碔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碔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碔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

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同上

禮記

篇目

禮記篇目

溧陽芮　城巖尹著

冠義第一

冠者禮之始也既冠而後服備服備則將責以成人之道焉凡五禮皆成人之禮也故視冠者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成人而後能行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緇布冠而下至篇終本士冠禮之記而雜郊特牲冬故以類取之而復歸之冠義

昏義第二

世楷堂藏板

昏禮者禮之本也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以尊言則先君臣先父子以本言則先夫婦夫婦之重如此其禮可不慎歟故慎昏禮所以重夫婦重夫婦所以重本也昏禮有散在他記者而郊特牲爲多今悉取以附焉

鄉飲酒義第三

參考鄭註知斯禮之用凡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春秋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總而言之皆曰鄉飲酒禮鄉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州則一年一飲也然鄭又分迎賓庠門之外以下數節爲賓賢能之禮已耳正齒位之禮今坐以下一節爲蜡祭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儀禮之所不載而鄉飲酒義兼及之何也曰冠者禮之始也緇布冠而下至篇終本士冠禮之記而雜亦必序齒位正齒位亦必重賢能賢能則互見而禮或通行乎此又不可得而詳矣

射義第四

世楷堂藏板

禮有鄉射大射引經問禮義斯著焉此篇雖以射義爲名而詞無適指既不分傳又非兼釋畧去本經章句不過泛陳大意而已古者射以觀德蓋有之人其於射必無內志不正外體不直容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者就射之一節亦可見德之全體非謂專取於射而後德可觀也明乎此則射者射爲諸侯與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皆可不以辭害意矣

投壺第五

先儒以此篇爲儀禮正經詳其文體與通記諸篇迥別斷爲逸經無疑攷者以其兼稱魯令薛令疑其爲傳非也記者蓋見於記之者仍襲不同如魯薛泰哭之節與令弟子之辭各依國俗如彼因志之篇末以博異義亦如儀禮諸篇之末皆有記曰是也

燕義第六

吾讀燕禮而知古君臣之交也其始小臣戒與者宰具饌樂人縣有君命也君立阼階東南射人請賓公升席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臣也而賓之矣賓升堂主人拜至酌膳尊主人拜送既獻賓次乃獻君君也而後賓矣主人西階上獻賓公就西階酬賓君雖不爲主而爲主之意申矣辨獻卿獻大夫而後樂作樂作而後立司正請徹俎說屨升就席君命曰以我安皆對曰諾敢不安君命曰無不醉皆對曰諾敢不醉此雖君臣之辭歟蓋純乎賓主之辭矣於是獻士獻庶子於是無算爵無算樂日不足繼之以燭賓入以辟夏賓出

以陔夏節文遂終焉君之於臣敬愛備至如此燕義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愚則曰燕禮者所以達君臣之情也

聘義第七

聘之爲禮繁矣然其要不過曰相接以敬讓相厲以輕財重禮而已故聘禮雖繁而爲之義者鄰其畧蓋舉其要也後復兼射言之者射爲嘉禮聘爲賓禮二者皆禮之難行者故並言之以爲勇敢

喪大記第八

此爲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蓋自疾病徹縣至始死而正尸而沐浴含襲而小斂而大斂而殯而葬皆有節序以及當時入弔之賓拜賓之位以及居喪之人所食所飲所廬所次輯杖去杖之類事應其會儀稱其情雖曲折尚未盡備而大體具矣

喪服小記第九

儀禮喪服篇其後既有記矣茲復有喪服小記云者以其疑於經未之說故特加小以別之也經之

有記以補經之所未備禮記之有小記又以補禮記之所未備也以其廣言服義故卽以服問篇合之而他篇之言及於服者亦取以附焉

奔喪第十

鄭目錄云曰奔喪者以其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焉按漢書藝文志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後於魯壁中得古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所傳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投壺禮亦此類也吾獨怪當時記者既得親見古經曷不取三十九篇并錄之而惟取投壺奔喪兩篇豈他篇之說故無可貪者而聽其散逸歟世遠無徵大禮不備因推士禮以致於天子傳會者衆言人人殊仍陋就簡漢儒當有任其咎者矣

雜記第十一

此篇於喪事無所不記蓋不分人之貴賤不論物之重輕不序事之先後雜然記之不純一義故曰雜記雜則幾於厭矣爲之詮次以便討論有附入者亦就理焉篇末十數節又與喪禮無涉故比事連類別出以附於他篇

問喪第十二

問喪一三年問二喪服四制三間傳四今合爲一篇皆言喪義也不曰喪義而總稱問喪者因問而義見且仍舊目也前三篇專論三年喪間傳一篇兼及期功緦服而麻葛之變更亦頗詳焉

祭法第十三

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禘然祭法之所謂郊蓋指配郊之人言非直云郊天也故以郊祭先之而社祭蜡祭大烝內祭自禘而下廟祧之數王制與祭法不同鄭康成以五廟爲虞夏殷之禮七廟爲周禮又以二祧爲文武廟祖緯說也至以禘爲圜丘配天之祭以郊爲配祭感生帝以祖宗並配大微五帝於明堂爲大饗之禮信緯亂經蔽尤甚矣王子雍難鄭之論理據有端而後世之學鄭者又多爲之申解此殆難以口舌爭也今姑依經引

義釐爲一篇而其同異得失則聽博雅君子之自擇云

祭義第十四

吳氏纂郊特牲祭統等篇爲祭義以今考之三篇實未可以一義盡也三者之中惟祭統專言祭刻及者鼎銘一章耳郊特牲則已雜矣如冠義昏禮及諸侯大夫借禮之變皆載焉祭義本篇則其尤雜者耑溢多端幾於過半以此定爲祭義豈能盡當其實乎今故剗其不言祭者以類附於此篇而存其言祭者差次先後合爲一篇然後祭之爲義可得而繹思焉

曾子問第十五

吳氏纂此篇爲記喪反覆究之似是一偏之說此蓋通論冠昏喪葬祭祀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義無從然際會雖不可知而典禮必不容闕曾子圖其間而悉有以處之易其變而豫爲設問夫子因其問而不可亂其斯之謂歟曾曰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其斯之謂歟曾子所問或事之所有或事之所必不有但考求既

備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荅或爲禮之所本有或禮未之有而以義起故泛應無窮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夫子不能荅此可以觀格物之學矣

禮弓上第十六

禮弓下第十七

篇中記喪者十之八其事或出於孔氏或出於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士紛然間見條貫不倫今故別而記之凡屬孔氏及諸弟子者爲上篇屬君大夫者爲下篇若夫春秋時事於禮度或有中有不中是非者於孔氏之門則亦因事而類記焉亦折衷於孔子之旨也其有不關喪事者皆分以總附焉

末

喪記十餘篇居禮書三之一今之習禮家棄之如敝帚矣以其言死喪之事故惡之而欲棄之也雖然亦愚矣古人重死故敎人愼終其儀節之繁多情文之稠疊較之嘉賓諸禮有倍勝者聖人豈不知有易簡之理而故爲是以強世哉蓋仁人之全

歸孝子之深愛于是徵焉不如是不謂之盡道不
如是不謂之盡志也鄭氏註禮後世多議其用緯
書然於祭誠有之非所以論喪也孔氏疏義推前
引後鄭學由以大明此兩家者於喪禮一經眞如
寢食開端而末見觸此而彼應章句之外游刃有
餘時當具慶固不樂聞若夫背其怙恃身爲鮮民
嘗試取此而講求焉知必有怛然悼歎疾痛傷心
負罪于所天而赧顏于稽古者矣

內則第十八

內則者百禮之根荄也其爲教備於男女之始生
而孩提稍長以至於能食能言以至於就傅聽姆
無一日而非禮也以至於能事父母能事舅姑凡
起居動息衣服飲食周旋應對無一處而非禮也
若是者庶可以稱孝子乎曾子曰孝子之身終非
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人之生而能終身爲孝
子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立可矣若夫內行不足而
外取色莊斤斤於辭讓溫恭習儀以亟而曰我能
隆禮我能由禮謂之不知禮可也

曲禮第十九

篇名曲禮非即禮器之所謂曲禮也曲禮與經禮
對言經禮之大者曲禮即經禮中之小者經禮
綱也曲禮目也非有二也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
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隨時隨處所學習而遵守
之者儀禮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盡載也成
周盛時禮教洋溢凡物昭明人無越思家無殊制
春秋以降綱維頹廢大者既壞小者隨之典籍缺
老成殂好禮君子憂其遂至於掃地也於是謹而

識之然不能得其大全依其倫次不過隨所聞見
得即錄之千百十一彙撰成篇亦名之曰曲禮者
示不敢比正經庶幾識其小者耳小者無不謹則
禮之大者從可識矣或以曲爲偏曲如曲成曲當
致曲之類或以爲委曲說禮義皆可通

少儀第二十

是篇亦曲禮之類而詞氣不同曲禮和而莊少儀
勁而厲知非一人所記明甘泉湛氏乃以是編參
於曲禮之閒而謂少儀爲曲禮中篇夫豈一定之

論歟

玉藻第二十一

古人飲食之制見於內則衣服之制見於玉藻此篇以玉藻發端而冠衣裳韠帶佩笏珽之制成在焉中間記及深衣而言之不詳故卽以深衣一篇附之他若士君子居處服食之宜容貌顏色之辨君大夫士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與曲禮互相備

王制第二十二

王者之制非徒制爵祿也司空度地居民司徒敎民樂正造士司馬論官司寇明刑冢宰歲杪制國用皆王制也養國老養庶老皆王制也王者與五等諸侯共治天下與六官共治其國爵則奉乎天子之命祿則取諸國中之田歸極之風井里之盛猶可想見也或以其與周官不盡同疑爲夏殷之禮然特宗伯一官耳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則亦宗伯之屬也觀篇後養老之制備稱四代則前此所述兼取夏殷夫亦理之可推者也虞夏殷周皆可師是在法古者善通之而已

文王世子第二十三

文王於世子之禮性焉安焉者也武王則效法而身之者也成王則敎而知之者也因敎世子及於齒學因齒學及於視學因視學及於立學而復繼之以正公族者何也世子者世爲君者也適子爲君其餘則皆公族也世無窮則公族亦無窮有庶子以正之而後惇敘之義行可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豈有公族不正而能正萬國者哉

吳草廬纂此篇入喪義且引儀禮喪服傳數節相爲證合以今通考兩書比次倫脊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一節喪服傳與大傳意義並同至於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喪服傳之意爲族人爲宗子齊衰三月而發大傳之意則爲大宗小宗而發詞雖不異而所指不謀又若其夫屬乎父道八句大傳正解異姓主名治際會以見名之不可不愼正名所以別男女非爲服也尤可疑者喪服傳曷爲後大宗以下有云會歟知母而不

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
祖之所自出又刪前四句而獨引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又改天子及三字爲王者
禘以傳於大傳既易三字則與本傳大意全乖而
不知文之本異者必不可强同義之本離者必不
可强合也他若絶族無施服八字此特斷簡漏言
何關正旨固其不辨而自明者耳今故不從吳說
而刪服術節八小記王者禘所自出節入祭法而
次第原篇以明人治之大宗法之嚴以見大傳之
所以命篇者在此而不在彼

學記第二十五

此記學非禮事也而禮固在焉家有塾黨有庠州
有序國有學立學之禮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宵
雅肄三入學之禮也大學之禮贊詔於天子無北
面嚴師之禮也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予朱
子輯儀禮經傳於家鄉禮之後邦國禮之前創補
學禮十一卷明乎學之於禮重矣今以學記列於
禮書益亦竊取朱子之意而用其成說焉爾

明堂位第二十六

此篇記諸侯朝於明堂陳列之位非說明堂也故
大戴篇名曰明堂而小戴曰明堂位其下攀援四
代以爲魯之觀美夸而不孫不自知其離於戾也
此於禮在所宜刪而或者猶增入焉天下固有非
禮之禮歟

月令第二十七

呂覽前十二卷卷首皆有紀一篇曰孟春紀曰仲
春紀曰季春紀夏秋冬亦如之凡十二篇紀王者
十二月所施行之政事也紀後諸篇與首章所指
陳殊無繫應不識當時泛然記此其意謂何後世
禮家抄合爲一篇名之曰月令小戴記中初未有
此或云馬融所增定也夫王者欽天授時因時布
令省歲省月必有緩急先後不容紛然雜施者三
代之盛或者有成規如夏小正周禮月吉讀法之
類世衰漸零落矣呂氏集諸文士捃拾舊章傳以
時政修合此篇其與先王輔相燮調之旨雖未必

盡當質諸洪範庶徵休咎之驗亦不至大相刺謬
乃後之論者或喜其精而畧其粗或摘其短而掩
其長如蔡邕王肅則以爲非周公不能作如柳宗
元則又以爲近於瞽史之語是二者皆過也

禮運第二十八

以運會之義言之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
其衰也爲杞宋爲幽厲爲山國蔑國窘君悖君汚
隆升降皆時會之所爲也以運行之義言之則自
分天地轉陰陽柄四時播五行乖而爲日星寒而
爲山川明則有制度幽則有鬼神變現流行皆太
一之所爲也一篇前後義兼兩端

禮器第二十九

以禮器名篇而承之曰大備盛德也此卽易傳所
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意而長樂陳氏乃曰禮
運言禮之道禮器言禮之器嚴陵方氏又曰道散
而爲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苟然則禮運爲形
而上禮器爲形而下矣以今考之禮運之言遠而
目先後無他深義而諸家紛紜不定何也今禮記
之行於世者乃孔氏本總合爲一而世之讀者亦
不復知有章分之舊故復從古斷爲十一篇而中

有謬誤頗取史記正之其先後次第則參取三家之善者至升賓牟賈一節於魏文侯之前則又兼用草廬吳氏之說云

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其學又增月令明堂位兩篇合四十九篇此杜氏通典之說而吳氏纂言乃曰樂記亦馬氏所增幼清博學細心其言不宜無據何爲與通典相戾也孔氏正義則云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斷取十一篇合爲樂記編入禮記第十九餘十二篇各名尙載在別錄則樂記似是劉向所定非繇馬氏所增正義之言殆與通典同兩家皆出吳氏之先而其爲說如此不知吳氏之說果何所本也且鄭氏之於馬融親承師受明堂月令既屬增定則鄭之註禮亦必有辨今目錄于明堂月令之下並無一言及於馬氏而但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云云則似劉向之前已有明堂月令者馬氏增入之說通典又不知何所本也源流未晰不敢斷其是非姑識於此以俟來哲

儀禮篇目大戴小戴及劉向別錄次第先後皆不同鄭氏擇於三家而斷從別錄尊卑不相越吉凶不相干世未有能易之者乃若禮記篇目又何其顚倒糾紛與儀禮相乖謬也此小戴之舊或別錄之舊歟抑註禮時鄭氏自爲之歟今亦不暇詳爲之辯而姑依約儀禮以取義而遞加釐正焉冠義爲首昏義次之皆士禮也鄉飲酒則鄉大夫在焉故又次之射則有鄉射大射之別而射義兼焉故又次之投壺一經初不與諸篇相倫敘以其爲射之類故以次於射義之後燕義聘義皆諸侯禮也故又次焉喪之以喪亦猶儀禮喪服經傳次于覲禮之後是也喪大記節次君大夫士遞喪之禮其體與經相近故以爲喪禮之首篇喪服小記則散記喪服傳之所未盡者故次焉奔喪喪禮之變故又次焉雜記上下瑣細紛雜蓋喪禮之拾遺故又次焉問喪推明喪禮之義故又次焉喪禮畢則次祭祭法篇名雖仍小戴而移其舊文蓋參取他篇之言祭者非謂補其不足固所以正其未

定也通言祭則天地山川社稷宗廟八蜡五祀皆
法之所有而祭義一篇獨致詳于宗廟宗廟之義
得而饗親饗帝內神外神一以貫之矣曾子問總
記冠昏喪祭之變禮故以次於諸篇之後檀弓一
篇泛記當喪之人而得失互見所謂不徒載之空
言而實著之行事者即其人論其世世之升降見
而禮之汙隆亦見矣記曰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
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以上十
七篇所關者朝事耳其於禮之大體不已畧備乎

曲禮一篇為四十九篇之首此誠士君子日用常
行所不可須臾離者以愚度之內則其尤急乎冏
后王降德之第一義也內則之教行則曲禮亦行
內則之敎廢則曲禮亦不能以獨存矣故先內則
而曲禮次之少儀又次之玉藻所記廣於曲禮大
於少儀故又次之王制則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禮
也故又次之敎世子所以正國本王朝之事莫重
於此故文王世子次之若大傳之治人道明宗法
則從正公族而推之者也若學記之化民成俗則

斷為詩書之卒章而次樂記於其後以為之殿嗚
呼禮書亡矣觀於樂記而知樂書之亡尤有甚於
禮者亡其制而僅記其義記其義而止于樂記數
篇之義此古樂之所以終於不可復也樂記以上
十二篇為通禮者十為通論者二內則而下詳於
治身王制而下舉以治人與前此十七篇條例雖
不同然其品節天良矩則人事殊途合轍猶之腑
臟榮衛視聽持行體有異名其實一體而已合之
凡三十篇古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淪胥幾盡矣

其幸存而未墜於地自儀禮十七篇而外可述而
識者不過如斯別有未詳亦非禮之所急也

表記第三十一

緇衣第三十二

坊記第三十三

哀公問第三十四

仲尼燕居第三十五

孔子閒居第三十六

經解第三十七

儒行第三十八

自此以上八篇漢儒目為通論吳草廬亦以為然
皆顓預之見也夫以入德之門而次之儒行之後
以傳心之法而置之坊表之間向非程朱為之表
章則大學中庸亦在通論之列矣豈惟諸篇云爾
哉今詳八篇之中精義格言表記為最而緇衣次
之當時記者似效論語而雜引經傳又倣學庸二
篇雖不言禮而學者固有取焉坊記哀公問燕居
經解四篇多禮家之說然不過並緣舊經綴其枝

更定禮記昉于元儒吳氏之纂言割裂壺奔喪以補儀禮經文取冠昏鄉射燕聘六篇以爲儀禮之傳餘所存三十六篇則分門類附殊覺耳目一新然科分節別要亦未能悉當溧陽岡氏病之創爲通識自序謂經始于崇禎甲戌至康熙辛亥而始卒業凡三十餘年用心不可爲不勤矣是書類次原文一無刪益而更定篇目則提綱挈領較若列眉故特錄之以誌厥梗概云己酉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世楷堂藏板

孫中梓愛琴校字

禮記古義

吳江　沈彬憲　翠嶺　輯

禮記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曲禮云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聽也棟案謝猶去位也說文謝辭去也楚辭大招云青春受謝王逸云謝去也謙一作謝史記蔡澤謂范雎云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今時有代謝之語蓋本于楚辭顯炎武訓謝爲序案招魂云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注亦云謝去也若訓爲序不合事理

戰國策云靖郭君七日謝病强辭不得三日而聽謝拾級聚足注云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案周書嘗麥云王涉階故讀从之陟階猶歷階也

毋勦說注云勦由擊也今本由作猶曹憲曰勦說之勦當从刀左傳焉用築城以勦民乃从力訓爲勞

毳而遷履注云遷或爲還公羊春秋云宋人遷宿傳云遷者何以地還之也還與還義得通故或爲還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注云離兩也離與麗俗作儷同故必有忠信如邱者焉是不誣十室棟案荀子大略篇云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十室之邑

訓爲兩說見儀禮周書武順曰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

戰國策犀首與張儀參坐於衛君之前

笑不至矧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倉頡篇云斷齒根也與鄭異釋文云矧本又作哂說文云笑不壞顏曰欥从欠引省聲張有復古編曰欥古哂字

禮不諱諱名注云嫁名謂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釋文云邱與區並去求反非也古邱字皆讀爲區故鄭云聲相近毛詩邱與詩協左傳邱與旗協戰國策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荀卿子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儒林傳作邱蓋顏籀匡謬正俗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邱亦古之遺音也

左右攘臂注云攘卻也或謂攘古讓字漢書禮樂志云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廣韻云攘文字指歸云揖攘

入里必式注云不誣十室正義云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是不誣十室棟案荀子大略篇云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

禮亦云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故云不誣十室

畛於鬼神注云畛致也畛或爲祇張揖埤蒼曰祇告也禮記曰祇於鬼神玉篇引是祇當作祇爾疋云畛告也

天子之五官云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乃貶戎狄之俗作五官有司故鄭據以爲說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力當爲加壞字也晉語曰庶人食力官宰食加加田也周禮司勳加田無國征劉敞以爲無國征者不征于國

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濊汙而死也公羊春秋云莊十七年齊人濊于遂傳云濊者何濊漬也鄭注本此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吳語曰越行成于吳曰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韋昭曰晐備也

姓庶姓也時越以王禮尊吳故云晐姓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从女从生生亦聲春秋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又昭四年傳云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漢書曰蚡傳跪起如子姓注姓生也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吾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棟案左傳誰居之居亦音基孝經及論語皆云居吾語女古人讀居爲姬讀吾爲魚皆聲之誤也易繫辭云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爲姬

如烏烏韋昭曰吾讀爲魚列子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之淮南子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也公羊春秋云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精翼翊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或疑俗名爲明愚案尔雅人之麥也以姑息注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案呂覽觀世篇云周武王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發近姑與息于酒德辟遠箕子發近姑與息

疋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名在眉目之閒失名者失其珠子也

池視重霤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漢書宣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甪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

我褻也斯佔注云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覘之此解非是斯此也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褻而使婦人從賓位斯取注之而爲是應說耶何嗣曰樂終則慍起則其誤已始于六朝陸氏所據當是晉宋古本

爲薄矣沾訓薄見張揖廣雅俗俺添非是曹憲云沾他緣反世人水傍著忝失之又以此沾字爲霑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恐未安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踊矣

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葽與樓通尒疋云樓聚也又與僂通莊子達生云佝僂丈人承蜩之上聚僂之中釋文云謂殭於蚔塗葽翌之中荀子禮論云無帷絲衾以象徘幬注云綫縫翌其領以象徘幬

設葽翌注云葽翌棺之牆飾周禮葽作柳縫人職云衣翌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故書翌柳作接櫜鄭司農云接讀爲婕櫜讀爲柳皆棺飾

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尒疋云繇喜也郭璞曰詠斯猶猶繇喜也文自相配不須增入人悲則斯慍五字古文文簡而意備非若後世之繁重也釋文具扡何不以

衛有大史曰柳莊案古今人表作柳壯師古曰壯讀
曰莊棟案晉語曰趙簡子問于壯馳茲義作莊嚴
訢碑云兆自楚壯卽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漢時
莊作壯盈作盈疑皆
爲避諱而作非正字
洿其宮而豬焉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尚書大
傳曰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
家豬其宮豬本與都通禹貢大野旣豬史記作旣
都又孟豬亦爲明都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云叔譽叔向也知叔譽
是叔向者晉語云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故知
叔譽是叔向周書大子晉云晉平公使叔譽予周
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孔晁云叔譽者
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一字
子美是也
文子其中追一作退然如不勝衣注云中身也鄉射記
曰弓二寸以爲侯中楚語左執鬼中韋昭曰中身
也禮曰其中遑然
王制西方曰棘注云棘當爲狄狄之言偏高誘呂覽

注云獘讀如匍匐之匐
王三又注云又當作宥古侑字作宥見儀禮注古宥
字作有見今文尚書論引衡古有字作又宥字作也
見周伯琦纂嬀堂古錄集又當爲宥壞字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曰左道謂邪道案古左與邪
通子虛賦云邪與肅愼爲鄰師古曰邪讀爲左漢
書引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皇侃以爲用金爲印章案此
則璋字古本作章令從玉旁者非也
月令其器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
而出也玉篇引云其器疏以達說文云疏通也从
爻从正正亦聲大元經有疏首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呂覽反作乃下同或云
反當依呂氏作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還返還返
連文月令是也
命相布德和令後漢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
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愼微動作從之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

者如故事劉昭曰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郎
此詔之謂也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
藉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俗本作吉辰正義曰知用
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
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
陰故用辰元者善也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
丑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志大學博士劉蔓議禮孟

春之日立春迎春又於是日祈穀又擇元
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
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
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
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
義也太常丞何諰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
也亥水辰也凡丑懇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
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
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爭鄭元以亥爲吉辰者陽
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

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天子乃鮮羔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今呂覽鮮作
獻故鄭讀从之獻有軒音故云聲之誤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蔡氏章句云此
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案春秋傳云祈以幣
更故蔡據爲說月令問荅曰問者曰仲春令不用
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
以大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
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
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
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
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
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
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
服虔左氏解詁云牝牡相誘謂之風
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衆雨案呂覽亦作淫雨說
文雨部云霖小雨也从雨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霖雨

職戎切鄭所云今月令皆明堂月令也

腐草爲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說文云馬蠲也時則訓作腐草化爲蚚高誘注曰蚚馬蛈一曰螢火

無或差貸案貸依字當作貣貣古或字呂覽正作式易豫彖云四時不忒京房本作貣尚書洪範衍忒史記作貣又管子書皆以貣爲忒今皆讀爲二者非張參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俗爲貣字是貸與貣通又漢張表碑荷忒字作荷悆此其證也

季夏行春令則蟄蟲鮮落案呂覽淮南鮮皆作解順彼遠方名號云迭彼遠方案巡當作循聲之誤也

儀禮注云古文循作順故月令作順循也是讀爲馴云順循也鄭氏云順猶服也是讀爲馴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惸令之八月此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後漢書江革傳云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扛轅中輓車此鄭氏所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是也

無不務內呂覽內作入內古文入

固封疆注云今月令疆或謂壟案呂覽亦作壟高誘讀爲移徙之徙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曰角力如漢家棄之引閎踢蹋之屬也

水泉咸竭呂覽咸作減春秋傳云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咸或作減是咸與減通

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案呂覽作復高誘曰復亦盛也復或作複棗重累也

文王世子問內豎之御者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外傳史黯謂趙簡子曰臣敢煩當日韋昭曰當日直日也戰國策云郎之登徒直使高誘曰直當日直使也

夢帝與我九齡釋文作聆云木或作齡案說文無齡字楚敎修華嶽碑云垂曜芮齡婁壽曰漢碑齡皆

俗齡齡亦俗用字下文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故字从齒未詳當攷廣雅曰齡年也九齡石經俗稌案漢石經禮記無攷未詳何據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案鄭氏論語云子之于也何晏本于俗迂蓋古字通

纖剡注云纖讀爲殲殲釋文云纖依注音鐵之林反徐于廉反注本或俗纖讀爲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案此則當云纖讀爲鐵故下注訓爲刺今本皆从昭代叢書依宇當作鞫正

甲集補禮記古義

徐音誤爲殲

告于甸人注云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作鞫世楷堂藏板

蓑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律平斷其罪案秋官小司寇讀書用法先鄭云如今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鞫謂劾囚之要辭讀已乃行刑漢書功臣表云新時侯趙弟坐鞫獄不實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張湯傳云訊鞫論報張晏曰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刑法志云遣廷史與郡鞫獄如淳曰吕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

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省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案三老五更諸儒之說各異朱均援神契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邵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

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禮記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蔡邕以更字爲叟云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案蔡集問荅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棟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閭之舍注云更當作叟

然則蔡說不爲無據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云志謂識古文之家是謂君臣爲誼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子大略曰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不之臣之家

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注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傳云三能文馬是也棟案古三台字作能古能字作耐又作而古耐字作耏說文云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或作耐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漢書注云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鬄說文曰而頰毛也象毛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故曰耏古耐字从彡髮肩之意也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耐意若能孔穎達曰不虧形體鄭猶備其事故謂之耐云則亦有今誤者正義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呂覽正月紀六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誘注云而能爲治又士容論云柔而堅虛而實注而能也淮南子曰轉化推移得之道而以少勝多高誘曰而能也能以算統衆是秦漢之書皆以而爲能

禮器次路繁纓七就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玉藻固誤爲之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注云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

大圭不琢注云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良玉不琢注云琢謂彫刻爲文也晉人朋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泰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不嶽大神亞駝卽惡池也亞與惡通詳易古讀配林注云配林林名盧植云配林大者也風俗通云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何休注公羊引作蓩非蓩聲近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郊特牲鄉人禓注云禓或爲儺或爲獻鄭氏論語曰鄉人儺注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聲

讀儭爲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儭酳
論語作鄉人獻故此注云或爲獻或爲儭禮家所
傳亦有異同也獻讀爲莎又讀爲
義羲音哉聲近儭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云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
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出也棟案古樂府有昔昔
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通
內則柔色以溫之注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以
謬正俗曰案文當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
不當改讀爲蘊此說非也古蘊藉字皆作溫其蘊
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斯說得之詩
云飲酒溫克易云藉用白茅皆取和柔之義詩小
克箋云飲酒雖醉猶能溫藉以持以勝正義云定
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藉自持含
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
用經籍志舒瑗撰毛詩義疏
三牲用薆注云薆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薯一斗从艸
漢律會稽獻薯一斗从艸類聲
接以大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
強氣也棟案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易晉卦

云晝日三接注云接勝也音捷是讀爲捷春秋經云
宋萬弒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
八曰取接給而廣中
者接給猶捷給也
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古祇振字通史記夏
本紀皋陶述其謀曰日嚴振敬六德今尚書振作
祇振文與震通魯世家周公作毋逸云治民震懼
今無逸作祇懼蔡邕石經殷庚云今爾惠朕曷祇
動萬民以遷今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祇與振義同而音異案詩云祇復之徐廣云祇一作振
玉藻諸侯茶前詘後直注云茶讀爲舒遲之舒舒懦
者所畏拄前也考工弓人云寬緩以茶注云茶古
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舒徐也
趨以采齊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案詩作楚茨王逸
楚辭章句引詩云楚楚者薺其字皆以齊次爲聲
同物同音故大戴禮保傅篇云行以采茨趨以肆
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鄭从周禮作薺又引
楚茨以證之明同物也
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

或作絲旁才絲當作糸周禮媒氏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貫公彥曰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留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絲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而後已鄭注云從容謂閒暇也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朱新仲云今人謂喉說曰暫蓋噴字也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嚮者即繫辭所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也二說可與善待問者如撞鐘相發明

樂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注云濫之意猶摯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古最聚通用管子禁藏篇曰冬收五藏最萬物注最聚也史記殷本紀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高誘曰鑄國名曲直繁痔庸肉節奏荀子脩作省捈案省與告通告猶捈也故字亦作脩脩文義繁省爲長

雜記計於適者依說文計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當作赴赴計也古文論語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休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

敵作適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代國
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睢不適徐
廣皆音征敵之敵是適爲古文敵也
注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桂袍襍重緝
矣正義云漢時有桂袍其袍下之襈以裏緝爲之
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
袍賈公彥曰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
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褎不單與袍制同桂袍
猶圭衣也鄭注內司服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
之遺俗釋名曰婦人上服曰桂其下垂者上廣下
狹如刀圭也江充傳云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
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
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亦舉漢法以明
之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續
漢志云諸古麗圭襜閑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
絕之麗圭襜閑緣卽圭衣之類袍所以苞內衣故
云加上之服皆重緝厚練永平初惟中宮皇大子
得服之蓋以儉化俗也釋名曰襜揲也青絳爲之
緣玉篇曰襜緣襴緣攜襴施緣也
諸侯出夫人有司官陳器皿注云器皿其本所齎物
也律棄妻畀所齎齎非子說林曰衛人嫁其子而
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
反者倍其所以嫁妻有三不去一曰有所取無所
歸
喪大記君大夫馨爪實于綠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
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讙當爲歡
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熊朋
來繹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
知其爲無逸之文妄指爲讙說之讙不如本文當
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棟
案鄭未嘗以此書爲兌命之篇此正義之誤鄭氏
尚書無佚篇云乃或梁闇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
乃雍注云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謂廬也其不言

世楷堂藏板

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鄭非不知無佚之篇謹作雍以記稱高宗書序又有高宗之訓此篇已亾何知不狂商書而猥舉無佚之篇改謹爲雍也且馬遷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其所作魯世家稱無逸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正與坊記所載同古今異文師徒異讀必欲執一說以繩之此井竈夏蟲之見也吳興張謙中復古編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之梁闇讀如鶉禮喪服四制李哭後翦屏杜楯謂之梁闇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別作庵非古義又烏紺切

中庸壹戎衣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案康誥云壹戎殷故鄭讀从之古依字作殷月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月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郤如夏高誘曰郤讀如依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扡掌中易爲如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梁引易云繼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案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

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

義而順文而靜注云靜或爲情古靜與情每相通周書官人云情忠而寬貌莊而安大戴禮官人情作靜周書又云飾貌者不靜大戴禮作不情

易坎之上六云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梁以涫之則民有孫心口

□□禮記孫心作緦棟謂緇衣孫心當作緦猶祭義見間當爲閒史記刺齒當爲齔孟子正心當爲忘皆一字誤爲二字也說文緦順也書云五品不忘今文尚書作訓史記魯世家云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庶者徐廣曰順一作訓張守節云順音訓古文尚書作緦今孔氏本作孫衛包又改作遜古文亾矣薛宣尚書作緦緇衣猶存古字毛居正作正誤又從而改之益歎識字之難訓讀爲馴順猶馴也義本不殊

葉公之顧命注云楚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以嬖御固莊后女無以小謀敗大作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祭公將殁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王伯厚已有是說余特表而出之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王氏以爲傳禮之誤非也釋文云寡音顧出注棟案寡當音鼓尚書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徐仙民云顧音鼓鼓商詩韋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顧有鼓音與寡聲近故鄭氏云聲之誤

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棟案焉於也呂氏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曰焉猶於此高注淮南云焉於也外傳晉語曰焉作轅田焉作虢田焉作虞田皆訓爲於言於是始作轅田虢兵也荀子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案移於梁矣今戰國策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與韓爲上交禍案作安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

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籌矢也輔四指曰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爲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鄭知扶與膚同者尚書大傳云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毛萇詩傳云扶一指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

用天下彼注云四指爲扶音膚書傳所載與公羊同而其字作扶故扶爲膚何休云側手爲膚案指爲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

儒行其飲食不溽注云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案歸藏易需卦之需作溽見胡氏啓蒙周易象云君子以飲食宴樂溽音辱春秋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服虔解詁云辱欲也

大學致知在格物文選注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量度事物致知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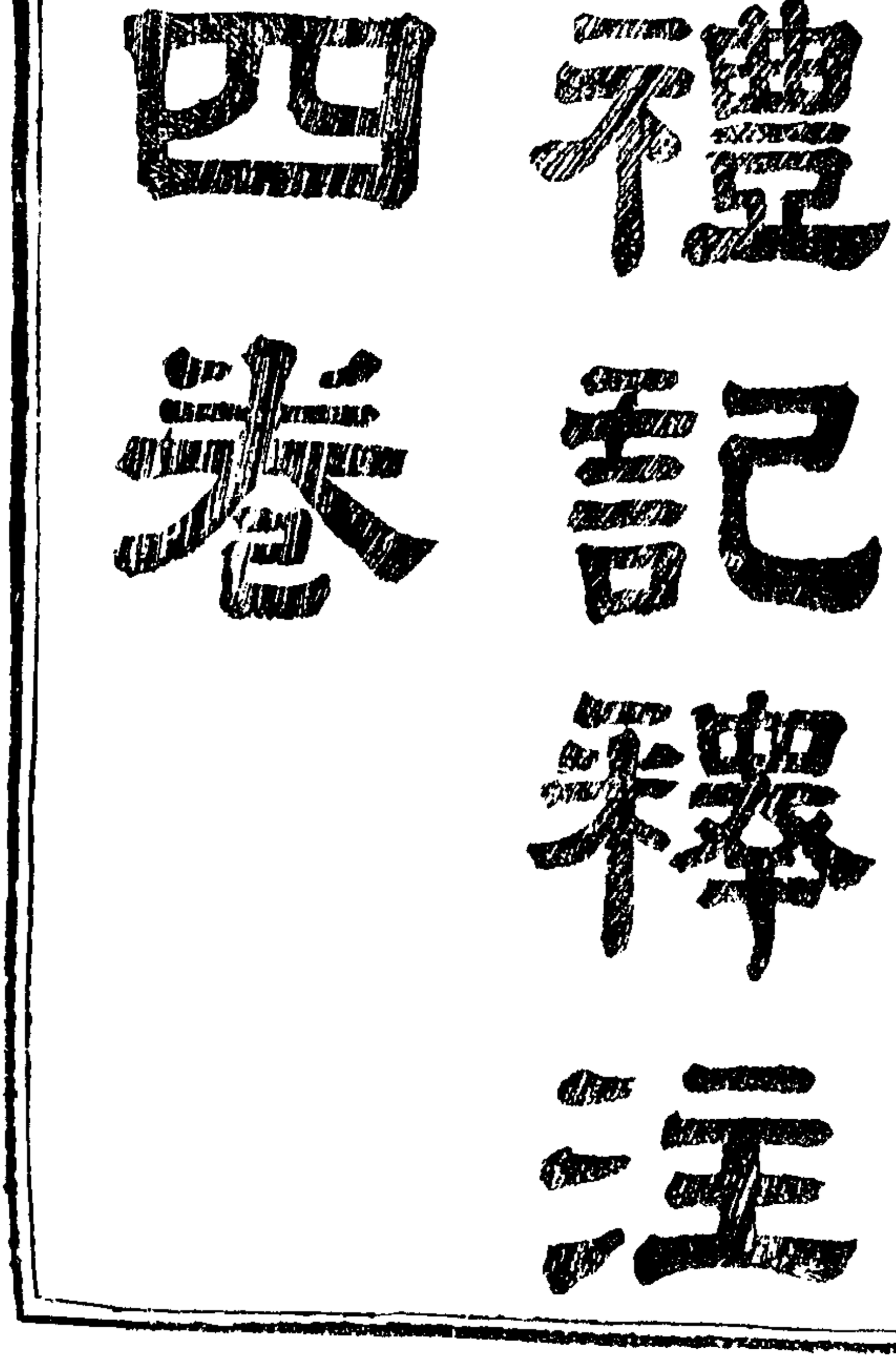
此之謂自謙注云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安靜之意故書本作謙鄭讀爲慊今集注本直作慊字非也鄭下注命也朱子从之仍依本字訓爲明此謙字亦當依本字訓爲慊之命讀爲慢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漢書元光四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署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蓋取法三代因歲獻而貢士之意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何休注公羊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跋

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韓昌黎患儀禮難讀而歐陽永叔亦自言平生何嘗讀儀禮至于禮記則文從字順人人以爲易讀矣然而拾當爲涉遷或爲還讀者知之乎攘古讓字貢古忒字讀者知之乎邱本音區居本音姬讀者知之乎借曰未知請讀此書翠嶺沈枏惠

世楷堂藏板



庚辰之秋自都還里杜門卻埽取禮記四十九篇紬繹讀之因據唐石經及衛正叔集說按正經注訂譌補脫古注質奧孔疏所不能詳者復旁攷諸書疏其疑滯自秋徂冬其積得若干條藏諸篋衍壬午夏齋居多閒始取舊藁編錄成帙其與前人闇合者刪之亦有先儒所已言而重著之者必其論辨加詳足以相舊說之所不及而后存之然皆標姓氏於前而以鄙案附於後郭象齊邱之爲蓋深恥之也錄既畢題曰禮記闡注劉君孟膺語余曰賈公彥儀禮周禮疏皆稱釋曰謂釋鄭注也今子亦解釋鄭意何不曰釋注余蹙其言遂易今名壬午夏四月二十五日淮安山陽丁晏自序

曲禮

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案說文手部扱收也从手及聲

奉席如橋衡注橋井上榦榦　案莊子天地篇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榦釋文榦本又作橋淮南子主術訓橋直桔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高誘注橋桔榦上衡也說苑反質篇云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御覽宗親部引說苑作

命曰桔榦是鄭氏以前並謂橋爲桔榦後人訓爲橋梁失之

斂髮毋髢注髢或作髭　案小宗伯注故書髭爲髢小子注後鄭注讀髭爲髢易與髢同古聲近之字多假借也不同椸枷　案釋文作柂衣架也說文無椸字新附有之蔥渫處末注渫烝蔥也　案釋文渫作漅是唐石經避世字諱改作渫字又作漅廣韻十三祭藥餘制切烝也又蔥葉也

毋咤食注嫌薄之正義曰謂以口舌中作聲也似若嫉主人之食也　案釋文咤叱吒也說文口部吒噴也叱怒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鐏注銳底曰鐏取其鐏也不底曰鐓取其鐓也　案說文金部鐏矛戟秘下銅鐏也从金尊聲鐓小戎毛傳鐏鐓也淮南子原道訓猶鐏之與刃刃難犯而鐏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　案周禮夏官繕人鄭注繕之言勁也宋楊伯嵓九經補韻繕吉政反

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案漢書禮樂志盛揖攘之容顏注攘古讓字說文言部讓責讓也攘推也古推讓字皆作攘廣韻攘文字指歸云揖攘

爲其拜而菱拜注菱猶詐也正義曰菱挫也一云詐也言著甲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案廣韻三十九過斐則臥反又詐也經典作菱陸氏釋文引盧本作躗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何休解詁云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躗與盧植本同

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　正義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轡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　案劉熙釋名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獵車所乘以畋獵也漢書宣帝紀太僕以輜獵車奉迎

龜孫文穎曰輜獵小車

立視五嶲注嶲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嶲或爲槼正義嶲規聲相近　案爾雅釋鳥嶲周郭注子嶲鳥邢疏今謂之子規是也釋文嶲音規孔謂嶲規聲近得之漢地理志越嶲郡師古曰嶲音先槥反

國中以策彗鄉勿釋文勿音沒　案古勿字讀如沒玉篇㣇古文沒字釋詁蠲沒勉也郭注猶黽勉漢書劉向傳引詩黽勉從事作密勿

大夫則紱之注紱讀曰祓　案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祓爲紱之釋文紱音士栗反集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雞曰翰音　案說文鳥部鶾字注魯郊禮以丹雞祝曰以

斯鶉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稷曰明粢正義曰隋秘書監王劭撰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禪雅以粢爲稷士虞禮曰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釋文稷曰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　惠氏棟周禮古義曰大祝注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稻曰嘉蔬無稷曰明粢句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

毛剛鬣商祭明晬香合嘉蔬雌豐本而不及明粢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　晏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丁孚漢儀有桓帝祠蒸懷皇后祝文曰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酸醎豐本明粢亦用明粢文王劭說未可盡信惠定宇謂大祝注無此句然禮運作其祝號疏引大祝釐號注若稷曰明粢則周禮注有此一句是孔賈所見本亦異通典吉禮七引棲曰明粢唐石經亦有此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鴈　案白虎通文質篇引曲

禮曰庶人之摯正疋謂鴈也士相見禮鄭注庶人之摯爲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庶人執鴈

檀弓

檀弓免焉釋文免音問　案記中袒免之免並音問字或作絻左傳哀二年使太子絻釋文音問喪冠也又內則免衰釋文音問新生曰免桓五年左傳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釋文免音問是免字古有問音程泰之謂免不當音問無乃夏蟲之見乎

何居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案易繫辭下則居可知矣釋文引鄭元王肅云居音基史記宋微

子世家裴駰注引鄭元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左傳哀二年誰居釋文居音基語辭也列子黃帝篇云姬魚語女張湛注姬音居魚當作吾陸佃謂居讀如字爲不識古音矣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之立武王權也　案淮南子氾論訓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注伯邑考武王之兄慶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

案淮南說山訓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

順乎其至也注順至也釋文順音愼側隱之貌　案攷工

記輈人注鄭司農讀頎爲懇
於是封之崇四尺注高四尺蓋周之士制　案周禮冢人
亦無續字案乘邱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
疏引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
尺鄭說本此
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　案漢
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曰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
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
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
修墓蓋非之也鄭氏謂修之而來本子攻語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　案淮

南子氾論訓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槨周
人牆置翣注瓦棺陶瓦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
以蔽土曰堲周周人兼用棺槨故牆置翣狀如要扇畫
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曰
殷通前蕤簟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
周謂堲木相周故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
用周人漸文牆置翣加巧飾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爲盍　案唐石經作盍
依鄭氏改孟子蓋祿萬鍾音義引張鎰音丁公著音並

一子康成此說最允皇氏謂原憲字子思無乃失之巧
乎
梁木其壞　困學紀聞曰家語終記云梁木其壞吾將安
杖檀弓無此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有則
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合　案家語僞書不足信王
肅竄改經文往往若此正義曰梁本哲人總云吾將安
放則唐本無此五字高麗本亦有則吾將安仗五字皆
出好事者傅會

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　案保章氏鄭注云志古文
識釋名言語識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漢書王莽傳旌

旗表識師古曰識讀與幟同說文無幟字新附有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

說苑修文篇亦載此文與毛公傳同孔頴達謂當以詩傳爲正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縱讀如摠領之摠　案漢書禮樂志

騎沓沓般縱縱孟康曰縱音總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注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味當作沫沫醧也正義謂竹器邊無滕緣也　案士喪禮兩

邊無滕鄭注滕緣也白虎通三教引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鄭氏改味作沫與班孟堅同　漢地理志

方以智通雅曰古泛亦通渢凡亦生風故泛駕造要字音捧呂后傳曰自起泛孝惠后徐廣音捧今欲別封則轉聲爲堋可也王安石謂封爲復土閉瘞之名何用改爲窆彼烏能識字乎　儀禮既夕注今文窆爲封

有鷹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爲之殷奠　案釋名釋喪制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眾也

衽每束一注衽今小要衽或作溼或作縟　案釋名釋喪制旁際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正義鄭注方相職云天惡者

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釋文題頭也湊聚也
案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
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
湊
爵弁絰紱衣注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間有
弁絰因云之耳　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天子哭諸
侯爵弁純衣班氏引無絰字鄭謂絰爲衍字是也古純
與紱多通用
蔑塗龍輴以椁正義曰蔑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
案揚子太元云鳥託巢於蔑人寄命於公蔑與叢同

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案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
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賈逵注有蟜
諸侯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魯之公族有蟜氏姬姓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顯
案白虎通姓名篇問名卽知其字問字卽知其名若
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盧子幹謂名字相配是也說
文顯本作顯顯卽顯之省文
謂爲俑者不仁注俑偶人也　案淮南子說山訓魯以偶
人葬而孔子歎
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羨道爲位釋文羨徐音延音義

案燕禮升媵觚於賓鄭注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

陳子車死於衞注齊大夫　案田陳古音同故知爲齊大夫亦此意也

、夫鄭注論語謂陳司敗爲齊大夫亦此意也

哀公欲設撥注撥可撥引輤車所謂紼　案釋名釋喪制

公室視豐碑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

從前引之曰紼紼者發也發車使前也古發撥聲近通

角樹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

用

後各重鹿盧也　案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

請庚之注庚償也　案廣韻十二庚賡償也更償也史記

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又釋喪制縣

平準書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注更償也玉篇庚猶

下壙曰紼紼埒也徐徐埒下之也

更也周禮司弓矢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管子國蓄

曾桓公卒於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

篇愚者有不賡本之事尹知章注賡猶償也

宣言桓聲之誤也　案左傳及史記曹世家俱作宣公

葬於贏博之間　案漢書劉向傳諫起昌陵疏夫贏博去

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

桓宣二字並從亘說文二部本作亘从二从回回古文

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

同孫愐韻音烏緣切與宣音同通雅地輿云烏亘卽烏

小顏以瓚說爲是

桓

齊莊公襲莒於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

廣輪捘坎注輪從也　案從卽從橫之從大司徒注云東

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

西爲廣南北爲輪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

說文敓强取也引周書敓攘矯虔今呂刑作奪宋婁機

曰橫

班馬字類云趙世家龍兌地名在易州音奪樊酈傳作

子思之母死於衞注姓庶氏　案史游急就篇庶霸遂顏

龍脫正義亦音奪又爾雅釋草活莽釋文字又作蔽徒

師古注庶氏之先本出衞之公族以非正嫡遂號庶氏

禮記曰子思之母死於衞庶氏之女也及春秋邾庶其

活反釋魚釋文鮵大活反音並與奪同奪兌亦聲相近

來奔其後亦爲庶氏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

孺子嬭之喪　案廣韻二十三魂嬭他昆切魯公子名呂

九原京葢字之誤當爲原　案晉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韋昭注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後漢書銚期傳更始將卓京章懷注京或爲原東觀漢記作原古京原字通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爲妥　案易繫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釋文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退妥聲相近

衣衰而縲絰注衣當爲齊壞字也　案說文齊緝也从衣齊聲徐鍇繫傳曰禮齊縗字本從衣故爲衣壞字

王制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注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案公羊桓十一年傳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解詁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疏云質家以下春秋說文白虎通爵引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此注亦本緯文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至君十卿祿　案王符潛夫論班祿云夏殷二國之政先聖籍田有制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葢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葢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案王符此篇言夏殷二國之政與鄭氏言殷制合

春曰祠注此蓋夏殷之祭名　案易萃卦孚乃利用禴釋文引馬融云禴殷春祭名鄭以春祠爲殷制亦本馬君非康成肊說也天保正義引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

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

名山大澤不以封注與民同財不得掌管亦賦稅之而已

案白虎通封公侯篇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

名山大澤不以胉注胉讀爲班　案聘禮胉肉及廋車鄭注胉猶賦也釋文胉音班

連有帥　案白虎通封公侯作運有率古字通用

制三公一命卷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　案王藻龍卷以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釋名釋首飾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字又作褕荀子富國篇天子祿褕衣冕

諸侯元袷衣麑裼注袾古朱字袷與裒同晝龍於衣謂之裒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案白虎通引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鬯於天子古暢與鬯通雜記上暢曰以椒正義暢謂鬱鬯也漢禮樂志注鬯古暢字

天子曰辟廱注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案靈臺正義引韓詩說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是鄭注所本鄭氏先通韓詩注禮時多據韓說未得毛傳故與箋詩不同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緌　案詩攻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釋文綏本亦作緌車作綏同說苑修文篇云天子殺則下大緌諸侯殺則下小緌釋文綏本亦作緌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羣佐羣止則百姓畋獵劉子政在康成前字亦作緌足徵鄭君改字確有據依矣

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僊　案攷工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鄭注有邸僊其本也賈疏亦一玉俱成兩圭尺相對爲僊也說文作舛對臥也从尺屮相背玉篇僊同舛相背也白虎通禮樂引作雕題交趾

西方曰狄鞮注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狄鞮之倡韋昭曰狄鞮地名在河內

之袞

韓口云淑旂綏章毛傳綏大綏也釋文綏本亦作緌車攻毛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釋文綏本亦作緌

作綏同說苑修文篇云天子殺則下大緌諸侯殺則下小緌注緌當爲綏　案詩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

月令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　案說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

其祀戶注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　案正義謂鄭據中霤禮蔡邕獨斷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亦本中霤禮文

獺祭魚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　案呂覽高

注瀕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鴻雁來注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　案呂氏春秋作候雁北淮南時則訓同

以迎春於東郊注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　案此篇鄭注又引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韣禮之祼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毋宿於國中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

說小人樂即漢志禮家明堂陰陽之文也又伏生鴻範五行傳曰季春之月出疫於郊以禳春氣仲秋之月乃令民畋醳庶毗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孟冬之月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季冬之月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　案呂覽鮮作王居明堂禮合伏生在秦時古逸禮猶未亡也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案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水經注引作遂有序左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及漢五行志並作遂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木方受六斗从木甬聲廣雅桶筩也方斛謂之桶史記商君傳平斗桶桶甬古通用

寢廟畢備　案呂氏畢作必同音假借攻工記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玉篇瑟古文作理之誤也　案呂覽鮮作

獻毛詩七月箋引月令亦作獻羔開冰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巘傳小山別於大山也鮮獻聲相近

田鼠化爲鴽注鴽毋無正義曰鴽鵪毋爾雅釋鳥文舍人云毋作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異牟字作毋

案郊特牲毋追釋文音牟釋名作牟追古牟無延反記
文作部怒牟毋也从作奴聲或从爲
田獵罝罘羅网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翳射者所以
自隱也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
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
翳爲弋　案呂覽作田獵畢弋置罘羅網餧獸之藥淮
南作畢弋罝罘羅罔俊毒之藥注俊啗之也九門與鄭
說同文選射雉賦徐爰注翳者所隱以射者也
戴勝降於桑注織紝之鳥　案呂覽作戴任淮南作戴鴈
注皆謂戴勝聲轉字異實一物也

毋或不良　案呂覽淮南或作有毋有斬伐呂有作或其
有失時呂淮有作或鄭注論語曰或之言有也書洪範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呂覽引並作無或
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今月令作爲爲詐僞　案呂
覽注一本作僞
其祀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
案蔡邕獨斷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
西東設主於竈陘也皆據中霤禮文與鄭氏合
命大尉贊桀俊正義曰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
俊萬人曰傑　案白虎通聖人引禮別名記曰十人曰
選百人曰俊萬人曰傑古牟追釋文音牟釋名作牟追古牟無延反記
文作部怒牟毋也从作奴聲或从爲
田獵罝罘羅网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翳射者所以
自隱也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
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
翳爲弋　案呂覽作田獵畢弋置罘羅網餧獸之藥淮
南作畢弋罝罘羅罔俊毒之藥注俊啗之也九門與鄭
說同文選射雉賦徐爰注翳者所隱以射者也
戴勝降於桑注織紝之鳥　案呂覽注

呂覽作升農乃登麥農乃登穀呂覽並作升

命漁師伐蛟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　案說文舟部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張揖注引月令命傍人即鄭所謂今月令也下文命澤人納材葦淮南作令滂人掌池澤官

其祀中霤注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　案蔡邕獨斷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皆據中霤禮文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與鄭據中霤禮同

其祀門注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案蔡邕獨斷

斷決獄訟必端平　案呂覽以斷屬下讀決獄訟爲句

角斗桶　案呂覽作角升桶文選新刻漏銘亦作角升桶

戰國策王斗漢古今人表作王升古文斗作升故二字

往往相亂漢祝睦後碑佐輔升樞即斗樞也

馮雁來賓注來賓言其容止來去也　案呂覽以賓字屬下讀注賓爲老爺也梗宿入於堂宇之間有似賓客也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注內謂收斂入之也　案呂覽淮南內作入說文內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

乘元路注今月令曰乘輜路似當爲輜字之誤也　案士冠禮注古文輜爲均服虔注左傳以均服爲黑色是與元同色也正義云輜是元色元輜義同

命太史數龜筮注今月令曰數祠祀衍字　案呂覽作禱

愼管籥　案呂覽管作關周有管叔鑒子耕注篇作關叔

祠龜策

古關管通用

固封彊注今月令疆或爲壟　案呂覽作壟注壟印封也

淮南作封壟

功有不當　案呂覽功作工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

湛熾必潔　案呂覽作湛饎必潔注饎讀熾火之熾淮南作湛嘻注嘻音熾

水泉咸竭　案呂覽作滅左傳咸蠲不端正義曰諸本或作滅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滅五葦昭說作咸

水澤腹堅注今月令無堅　案呂覽作水澤復注復亦盛也復或作複重也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案聘禮注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內宰注引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只鄭據此文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案白虎通謚篇云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又引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二卷引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

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

不綏祭注綏周禮作墮　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隋鄭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士虞禮不綏祭鄭注綏當爲墮

葬引至於壃注壃道也　案既夕禮唯君命止柩於壃鄭注亦云壃道也

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　案樂記注亦云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徐廣曰數速也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案白虎通喪服辟作避

文王世子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　案釋文作鮯云本或作齡九經古義作齡廣韻十五青秖字注引玉篇年也又假借作齡零漢樊毅修華嶽碑垂曜亶齡繁陽令楊君碑偉延億齡隸釋並云以齡爲齡又斥彰田君碑永載萬零隸釋云以零爲齡說文無齡字廣雅齡年也故學之爲父子焉注學教　案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从門门尚朦也臼聲爨文省作學

禮記釋注　卷二　一

終之以仁也注州里驗於邑釋文驗皇音冀翼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驗亦作驥正義曰孝經援神契文謂希驥仰慕行之於邑也　案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驥思歎卬

禮運

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　案論語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識作志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

黃杼而土鼓注黃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堀也　案說文土部凷墣也从土口口屈象形或从塊堀凷也从土屈聲集韻凷或作墣廣韻十六怪墣俗作土塊

以爲醴酪注酪酢載　案雜記下食鹽酪可也鄭注酪酢載周禮酒正三曰漿鄭注漿今之載漿也釋文載昨再反賈疏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从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載漿說文酉部載酢漿也从酉戈聲陳藩此注訓酪爲酷雜記注又訓爲乳漿誤爲酢酪之酷其謬甚矣

黍醴在堂注黍讀爲齊聲之誤也　案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士虞明齊溲酒注今文曰明粢古齊粢通說文粢本作齋穊也或从粢與其越席疏布以冪注越席蒻蒲也　案廣韻十三末越

禮記釋注　卷二　二

蒻蒲爲席或作趯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　案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稱荀爽作變古變辯通用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　案樂記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周禮大宗伯正義古者以耐字爲今之能字能字爲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爲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又小雅各奏爾能釋文徐奴代反大雅柔遠能邇釋文鄭奴代反載粱成七年鵙非人之所能也釋

文本亦作耐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釋文徐音乃代反漸漸之石變家之性能水釋文
能奴代反本又作耐檀弓注凡楛因能濕之物釋文能
乃代反北堂書鈔三公引春秋元命包云能之爲言耐
也注能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漢書高帝紀耐以
上請之應劭曰耐音若能鼏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
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耐飢渴師古並云能
謂毛詩車皆讀如居韋說非也

禮器

眾不匡懼注匡猶恐也　案釋文作恇音匡說文心部恇
怯也从心匡匡亦聲

廣韻四十七寢淰式任
故魚鮪不淰注淰之言閃也　案
切淰潤水動貌說文水部淰濕
義引埤蒼淰水無波也集韻淰或作澹淰濯以振踊徐爰注澹躍踊逸也李善音淰失冉反聲
與閃同

鳳以爲畜故鳥不獜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注獜狘飛走之
貌也　案釋文作禽周禮大司樂注引亦作禽玉篇禽
飛貌集韻獜驚遠貌說文犬部新附狘獸走貌从犬戉
聲廣韻十月狘走貌文選江賦鼓翅翻翮李善注翻與
獜同

燔柴於奧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　案應劭風俗
通引禮器記曰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正義曰案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太平御覽五

百二十九卷引異義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故鄭云或
作奧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頖宮郊之學也
字或爲郊宮　案公羊注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
於泮宮釋文泮本又作郊
溫之至也注皆爲溫藉重禮也　案內則注柔色以溫之
注溫藉也小宛飲酒溫克箋云猶能溫藉自持以勝釋

文溫鄭於運反蘊藉也蘊本从溫說文艸部蘊積也从艸溫聲廣韻二十三問薀俗作蘊漢書酷吏義縱傳云

少溫藉

而蒙縛之設注穗去實曰稃禹貢三百里納稃服　案今

禹貢作秸釋文馬云去其頴曰稃鄭氏所引與馬融本

同皆古文書也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注今漢亦四時迎氣　案續漢書祭

祀志有四時迎氣禮

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　案祭義注亦

云勿勿猶勉勉也勉與勿古字通用谷風云黽勉同心

文選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漢書劉向傳

引詩密勿從事今小雅作黽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

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辯注亦云勿勿猶勉勉也

郊特牲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注賓爲苟敬　案燕禮記賓爲

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

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今正義本亦引燕禮記誤作尊

敬明葛鄦注本作苟敬是衛氏集說及汲古閣本作尊

而食嘗無樂　方氏慤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晏案正義曰而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

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是唐人本有此五字

方說失之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案集

韻神古作禮郭忠恕汗簡古尚書作禮金石文字記北

嶽神廟碑亦作禮字从旦故誤爲旦莊子大宗師有旦

宅而無情死釋文引王云是神居也

朱干設錫注錫傅其背如龜也正義謂用金琢傅其盾背

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

案廣韻十陽錫兵名孔疏云見漢禮即漢禮器制度叔

孫通所撰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

以帷正義禮緯文　案公羊莊三十一年傳何休解詁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

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

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綃綃綵名也詩亦以爲綃韓詩

義曰案注皆禮引詩云素衣朱綃與詩云素衣朱襮同

屨　案特牲饋食禮宥衣注宥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

其綃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宥詩揚之水毛傳綃黼丹

朱中衣箋云繒當爲綃綃繒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飾爲
領丹朱爲純邊亦據曾詩說也古繒曾綃聲相近故綃
皆从肖聲故鄭讀繒爲綃

案論語鄉人儺釋文魯讀爲
鄉人禓注禓或爲獻或爲儺儺聲相近說文鬼部魑兒鬼
爲獻古獻字音素何反與儺聲相近說文鬼部弁作覍覍也周曰覍殷
驚譟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注鹽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
艷之覩其用命不也 惠棟曰案古樂府有昔昔鹽三
婦鹽亦作艷古字通晏案內則以灑諸上而鹽之釋文

鹽音艷廣韻五十五豔有鹽字

椹豆之菹 案毛詩既醉傳作葅豆之俎

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釋文沂魚巾反正義
曰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幾與畿字相涉畿限

炎从熱省或从炙廣韻二十四鹽燄焰爛並同徐鹽
切二十六緝熠直立切肉半生半熟義與爓同廣雅熠

夕廉反下文腥肆爓膮祭注爓或爲熠祭義爓祭祭腥
注或爲合祭腥泄熠熟也說文炎部燄於湯中爚肉从
爚也儀禮有司徹乃燅尸俎注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

焞疏引郊特牲此注云爓或爲焞與今注本不同古焞
爓亦通用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聲類爓焞
二形字詁古文燅爓二形今作燖同

然後柄蕭合羶薌注羶當爲聲聲之誤也

羶薌鄭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 案祭義燔燎

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間脂也 案說文膟本作鬱从肉

牽聲膘牛腸脂也从肉㚔聲詩曰取其血膘或作臕从
勞省聲
膮肥熠脥祭注脥孰也　案廣韻四十七寢脥如甚切咪
好廣雅脥美也聘禮記賜饔餼五牢注古文飪作脥說
文飪大熟也古文作肚或作恁
汁獻說於醯酒注謂沛秬鬯以醯酒也獻當讀爲莎齊語
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鬯齊摩莎沛之出其
香汁也又朝踐用兩獻
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免薨注免新生者薨乾也　案廣韻二十三問莞亡運切
新生艸也食醫注引內則作婉槁釋文婉音問賈疏引
鄭此注婉新生者槁乾也

敦牟卮匜注牟讀曰厽也　案釋文齊人呼土釜曰牟既
夕禮兩敦兩杅鄭注杅盛湯漿今文杅爲桮釋文桮音
牟縝漢書禮儀志下卮八牟八劉昭引鄭注既夕云牟
盛湯漿古牟厽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牟通作厽厽通作
厽之類可證也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於左股　案今易作夷于左股睇
睇與鄭本合古夷弟篆文相似多假借通用詳見周易
解故
煩潘請醧注潘米瀾也　案說文火部煩火熱也从火頁
聲水部潘淅米汁也从水番聲瀾潘也从水蕃聲

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　案攻工記匠人凡行奠水
鄭司農云奠讀爲停釋名奠停也
佩帨茝蘭　案釋文茝本又作芷說文艸部茝蓋也从艸
臣聲楚謂之蘺晉謂之茝廣韻六止茝香草
漢書夏侯嬰傳戰於藍田芷陽史記作茝陽荀子禮論
篇側載睪芷史記禮書作臯茝古茝芷通用
稰穊注孰穫曰稰生穫曰穊　案廣韻八語稰私呂切熟
穫說文穊作糦早取穀也从米焦聲一作稰大招有稰
麥王逸云擇麥中先孰者也古焦僬同音通用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　案酒正注先鄭引內則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同

飲重醴稻醴清薄黍醴清薄粱醴清薄糟音聲與薄相
似釋文薄音糟廣韻六豪糟蒲刀切
漿注酢蔵　案衛氏集說作蔵是毛本作蔵訛酒正鄭注
漿今之蔵漿案說文酉部蔵酢漿也从酉戔聲
醷注梅漿釋文醷本又作膬　案酒正注先鄭引作膬醫
與膬亦相似文字不同記者之各異耳此皆一物與後
生故卵之字一作攔也古卵字讀如管管關亦通釋文
攔本又作捾捾鯤亦聲近之誤
濫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
名諸爲濫　案釋文乾桃乾梅皆曰諸釋名釋飲食桃諸藏
濫水漬而藏之其味濫濫然酢是諸濫同名也集韻濫
儲待給冬月用之也

良宜腊鰽膳膏臊注犬膏臊　案說文臊豕膏臭也从肉
桑聲周禮庖人先鄭注亦謂豕膏鄭謂犬脊本杜子春
說
秋宜犢麛膳膏腥注雞膏腥　案說文胜犬膏臭也从肉
生聲庖人注杜子春云膏腥豕膏也鄭謂雞膏與干寶
注同
麋鹿田豕麷皆有軒注軒讀爲憲憲謂竈葉切也　案樂
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注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毛詩六月
以憲與軒閑言協揚雄河東賦麾城擲邑李奇曰擲音

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爲螻如螻蛄臭泉也　案內饗作
螻鄭司農云螻螻蛄臭也
禮記釋注　卷二　四
鴞奧注脾胖也正義奧謂脾胖謂藏之深奧處　案釋名
釋飲食腴奧也藏肉於奧內稍出用之也
麋鹿魚爲菹注今益州有鹿麋者正義今益州人有將鹿
肉畜之麋爛謂之鹿麋　案廣韻五寘麋於爲切益州
有鹿麋又五支麋於爲切鹿肉
兔爲宛脾注宛或作鬱　案古宛鬱通史記倉公傳寒溫
氣宛又宛篤不發並讀如鬱攷工記函人注慤讀爲宛
彼北林之宛今詩宛作鬱
大夫七十而有閣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　案廣雅閣
庖廚也玉篇庋閣也集韻庋閣藏食物
从艸未聲木部橛似葉莧出淮南从木殺聲

三王有乞言注有讀爲又　案衞氏集說本鄭注有此四字毛本無釋文云三王有音又出注則注本有此文刊本脫也古又有通詩長發箋有之言又也鄉射禮注古文有作又易繫辭又以尚賢也釋文引鄭本作有

取牛羊麋鹿麞之肉必胳注胳脅側肉也　案集韻胳或作脇易咸其脢子夏傳在脊曰脢虞翻曰脢夾脊肉也小切痕膚膏以與稻米爲酏注則似今膏糜矣　案攷工記玉人後鄭注瓚讀爲餐糜之糜賈疏醢人職有餐食漢時有膏糜說文食部饘以羹澆飯也从食詹聲釋名釋飲食肺膜膜饘也以米糝之如膏饘也膏饘卽鄭所傳會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孟子孩提之童趙岐章

指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漢淳于長夏承碑咳孤憤泣隸釋云以咳爲孩

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案曲禮注引俗語云隱疾難爲醫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　案易豐初九雖旬无咎王弼注旬均也釋文引荀爽本作均周禮均人注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古旬均通用

桓六年接以太牢釋文接鄭注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案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謂之接楊注接讀爲捷左傳九年教之歲日注朔望與六甲也　案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正義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　案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　案雜記注紃施諸縫中者若今時絛也說

文紃圜采也从糸川聲急就篇履舃鞜袁紱緞紃顏注
緣履之圜條也
玉藻
諸侯元端以祭注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　案上文元端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大戴禮諸
侯遷廟禮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稗冕以朝孫炎
云端當爲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稗冕矣是
孫注亦與鄭同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
也　案古踐翦通書序遂踐奄詩正義引鄭注踐讀曰
翦今記文作翦漢書文帝紀注引伏儼曰踐翦也

翦滅也周禮甸師注先鄭引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
不踐其類也釋文踐音翦今記文作翦漢書文帝紀注
引伏儼曰踐翦也
君羔幦虎犆注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　案
詩柏舟云實維我特釋文韓詩作直少儀云喪俟事不
犆弔釋文犆本又作特洪氏隸釋繁陽令楊君碑以犆
爲特集韻犆緣也或作
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注笏之言笏然無所屈也或謂
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抒上又廣其
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笏玉六
寸明自炤　案攷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鄭注或謂之笏荀子大略篇天子御笏諸侯
御荼大夫服笏禮也楊注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謂
刻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圜下方者也說
文玉部笏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从王廷聲木部椎
齊謂之終葵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五經要義天子
笏曰笏笏直無所諷也又釋文笏本又作珽音呈離騷
王逸章句引相玉書言珽大六寸其曜自照玉人鄭注
亦引相玉書與此注同玉篇王部珽美玉也理六寸光自輝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荼讀爲舒遲之舒　惠
棟曰弓人寬緩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先鄭云荼讀
爲舒晏案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荊荼是懲索隱曰
荼音舒
爲已係聿　案釋文作僕厭也唐石經避世字諱改作係
縮布冠繢綏注繢或作繪綏或作蕤　案論語繪事後素
考工記先鄭注引作繢事尚書益稷作會釋文馬鄭作
繪周禮司服注引書作繢古繢繪通雜記注綏讀蕤賓
之蕤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
當爲獮獮秋田也　案明堂位秋省注省讀爲獮獮秋

田名也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後鄭注玉藻所謂褒賈疏案彼文唯君有褒與此獻良裘同時言褒以誓獨獨是仲秋田獵之名黑羔合爲褒文初學記服色部裘類引五經要義曰諸侯褒以誓田雜羔狐爲褒文也與鄭氏改省爲獨合舊唐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是康成遠宗子政由來古矣嚴陵方氏長樂陳氏讀省爲如字失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

奉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注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譯結三齊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王后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一命禒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冀蘭其他則皆從男子

注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案以上據鄭注證次經文如此陳澔集說即據以改訂記文而不言本於鄭氏者記文原次本如是者疏忽甚矣

且鄭注移而素帶以下迄走則擁之於朱裏終辟之後下接王后褕衣云云注文甚明陳氏誤會鄭意反將天子素帶一節移於而素帶之前又以纚君朱一節一命緇敬一節間廁其間殊乖鄭氏之旨鄭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陳氏據鄭說即將素帶上增諸侯二字尤爲庸妄

韓敬二節本在天子素帶上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注率緌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緌積如今作幘頭爲之辟讀如褫冕之褫褫謂以繒采飾其側　案方言絡頭帕頭也紗縠貴帶緊帶袼幗幎幘頭也釋名釋首飾紺頭或謂之陌頭齊人謂之幗者取其續續古辟褫聲近通用以偏旁攷之若睥睨一作辟倪又作俾倪也　又案正義緌謂纏緝也左傳桓二年藻率鞞鞛張平子東京賦藻緌鞶厲以緌與鞶厲連文義當如帶率之率杜預合藻率爲一謂所以藉玉

一命縉敬幽衡再命赤敬黼衡三命赤敬葱衡注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案黑謂之黝二語爾雅釋器文周禮守祧則守祧黝堊之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色也閻也牧人陰祀用黝牲鄭司農云黝讀爲幽幽黑色也閻

桑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古幽黝通毛詩候人傳
一命縪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鄭讀幽
爲黝本於毛公故訓也芾敝珩衡古通用
王后褕衣夫人揄狄注褕讀如翟揄翟揄讀如摇翟摇皆翟雉
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
字異耳　案內司服褕衣揄狄後鄭注狄當爲翟翟雉
文鄭注周禮云若堕周禮喪祝先鄭注作桃厲釋文厲
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鞠江淮而南青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摇褕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釋名釋
衣服王后之上服曰褕衣畫翬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摇翟畫鷩雉之文於衣
者或用蒨穗或用黍穋是二者皆得爲之也說文梨黍

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鷩與鄭說同廣韻
四宵褕餘昭切褕狄后衣亦作揄說文衣部褕翟羽飾
衣从衣俞聲鄜風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狄羽飾衣毛公
許君在鄭之前亦與鄭合也古揄摇聲近通用漢書黯
布傳揄謞曰摇可證也
穫也穫黍梨已治者又正義曰桃桃枝也左傳疏菊是
蒂蔈桃爲棒也與此疏小異鄉黨釋文云葅本作或葷
同
而手足毋移注移之言靡匜也正義靡匜摇動也　案釋
文作靡迤說文迤邪行也逶迤邪夫皃通雅云古靡如
微微字中原讀如葦則靡匜亦逶迤之聲也
端行頤霤如矢注頤或爲遠也　案釋文遠音夷徐音追
廣韻六脂靃雷也與追音同
喪容纍纍注羸憊貌也　案釋名釋言語羸累也恆累於
人也易大壯羸其角釋文鄭虞作纍古纍羸通

色容顓顓釋文顓字又作顓
并州箴德岳俱顓靡不悴荒唐書李石傳贊君臣以喪
曠致顓覆虛刻釋文改顓作顓謬矣
立容辨卑毋謁注辨讀爲貶　案周禮士師若邦凶荒則
以荒辨之法治之後鄭注辨當爲貶聲之誤也說文謁
訣也从言閻聲或省从諂漢書劉輔傳朝廷無謁訣之
士師古曰謁古諂字
盛氣顓實揚休注顓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案書
君奭有若泰顓釋文顓又音田上文色容顓顓釋文顓
音田顓闐聲相近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詩

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引作方陽古陽揚通用
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　案古枿與蘖通釋詁
烈枿餘也郭注晉衛之間曰烈商頌苞
有三蘖叙傳注引詩作枿書若顓木之有由蘖釋文本
又作枿馬云顓木而肆生曰枿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庶
字注云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沒縣役
之而已得見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猶顓木之
有由蘖也母以子貴也故从子于文子薛爲孽薛者皋
也
必與公士爲賓也注謂作介也　案鄭讀賓爲儐舜典賓

於四門正義引鄭注賓讀爲儐秋官司儀注賓當爲儐
古賓儐通用
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　案釋名釋姿容負背也置
項背也
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庾氏云史記九侯有女入於
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　案寰宇記
引司馬彪云鄴西有九侯城葢鬼侯國是
疏屏注屏謂之樹今栺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
爲之矣正義曰疏屏疏刻也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

思念其事栺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　案匠人注
城隅謂角浮思漢書文帝紀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師古注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
罕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釋名釋宮室罘罳在門外罘
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
大路殷路也注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
案宋書禮志秦閥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
殷質也注著地無足　案鄭讀質爲儐舜典賓先鄭注著謂著地無足
質也或曰著地無足

夏后氏之紱注紱當爲綏讀如冠纓之纓有虞氏當言綏
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　案釋名釋兵綏有虞氏
之旌也注旄於首其形縈縈然也是有虞氏言綏也與
鄭說合
殷以斝注斝畫禾稼也　案說文斗部斝玉爵也夏曰醆
殷曰斝周曰爵从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斝受六升
周禮司尊彝斝彝鄭司農云斝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
注本先鄭
夏后氏以雞夷注夷讀爲彝　案詩烝民民之秉彝孟子
告子上引作秉夷夷彝古通尚書酒誥無彝酒周禮萍
禮記釋注　卷二　壹
氏注引作無夷酒魏元丕碑彝戎賓服古夷彝通用
拊搏注以韋爲之充之以穅形如小鼓　案大師擊拊後
鄭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賈疏白虎通引尚
書大傳拊革裝之以穅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是鄭說
本於伏生也拊搏即搏拊古文益稷傳亦與鄭說同
揩擊注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　案釋文揩居八反讀
如戛即戛擊也益稷云戛擊鳴球書古文傳云戛擊柷
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
鎛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白虎通馬融鄭元李巡其說
皆爲然也古戛揩聲近通用書康誥不率大戛正義曰
曼猶揩也禹貢三百里納秸服釋文秸本或作稭工八
反漢書地理志作憂服漢郊祀志如淳注稭讀如戛文選
長楊賦拮隔鳴球韋昭曰拮槩也古文隔爲擊荀子
禮論篇倚拊之膈楊倞注膈擊也倚所謂夏擊鳴球
周縣鼓注周頌曰應縣縣鼓　案毛詩作鷹田縣鼓箋云
田當作縣縣小鼓在大鼓旁應聲之屬也周禮大師注
亦引詩應縣縣鼓說文申部縣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
東聲
夏后氏以嶡注嶡之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
之距　案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爲介距
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賈疏明堂位注云周禮謂之
夏后氏以楊豆注楊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楊
禮記釋注　卷二　弍
案釋文楊音苦瞎反梓人鄭司農注椁讀爲鬠頭無
髮之鬠釋文鬠髮禿也或苦瞎反說文髮部鬠髮禿也
从髟間聲釋名釋疾病禿無髮沐禿也鬄頭生創也鬄
頭生創曰瘕鬄亦然也鬄與楊音義同儀禮士喪禮鬄
豆兩注鬄白也釋文鬄苦瞎反集韻鬄與楊同豆不飾
曰鬄是儀禮之鬄豆即禮記之楊豆也又廣韻十四點
鬠髮並蒲八反禿鬠也十五鎋鬢髮禿兒許瞎切聲與
楊近昌黎南山詩式赤若禿鬠用周禮注

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春秋時
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
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案漢
注往往糾正經文最爲近古後人作注阿附本文支離
傅會莫能是正是漢儒之所不取也
喪服小記
注文不縞冠元端　案釋文作文不縞疏謂文不繁縞作
縞字誤
大傳

殊徽號注徽號旌旗之名也徽或作褘　案徽依字當作
徽說文巾部徽幟也以絳徽帛著於背从巾微省聲春
秋傳曰揚徽者公徒今左氏昭二十一年傳作揚徽釋
文褘字从衣毛本誤从示褘古與徽通用爾雅釋器婦
人之褘謂之褖張平子思元賦注引作婦人之徽

少儀

毋拔來毋報往注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　案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又既葬而不報虞釋文報音赴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引禮記無趕往鄭元曰趕疾也說文兎部鼜疾也从三兎關廣韻十遇鼜芳遇切趕上同玉篇趕疾也亦作赴王肅不識古音務讀本字以悖鄭說改拔爲校斯失之矣禮記奮疾而不拔正義曰拔疾也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　案大司徒注故書儀或爲義肆師注古書儀但爲義古儀字作義與美形相近故云字之誤正義曰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

齊齊皇皇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　案詩信南山箋皇皇猶往也沖水云丞丞承皇皇當作晅晅晅晅猶往也爾雅釋詁晅晅皇皇美也說文日部晅光美也釋名釋言語往晅也歸往於彼也保氏注引齊齊皇皇釋文作劼劼梨之云本又作離

尊壺者面其鼻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案說文人部偭鄉也从人面聲禮少儀曰尊壺者偭其鼻玉藻唯君面

羊文三年傳其言救江何爲譏也何休注譏詐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譆之策

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騰　案鄉飲酒禮注今文遵爲僎釋文僎音遵鄉遵爲僎或爲全鄉射禮注今文遵爲僎僎皆作遵廣韻十八諄僎將倫切或作遵釋文輸本亦作輲正義謂僎或爲輲者是孔疏本作輲輲遵聲相近

夏右鰭注鰭脅也　案廣韻六脂鰭渠脂切魚脅上骨

祭膺注膺大臀謂刳魚腹也膺讀如噣　案有司徹注膺讀如噣之矣禮記奮疾而不拔正義曰拔疾也說文肉部臀髀也从肉殿聲周禮庖人掌六畜六獸六禽以供六膳六牲辨其名物而掌其政教以待邦用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六畜六獸六禽凡祭祀共其享牲辨其名物鄭注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也六禽雁鴨雉雁鶉鴽也

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案說文豕部豢以穀圈養豕也从豕失聲說文以圂爲廁當从豢爲正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刲離之才絕中央少者　案廣韻十二齊刲割刺又作刲同苦圭切釋文作刲犁之云本又作離

尊壺者面其鼻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案說文人部偭鄉也从人面聲禮少儀曰尊壺者偭其鼻玉藻唯君面

尊注面鄉也

聶而切之爲膾注聶之言牒也　案說文肉部牒薄切肉也从月葉聲

學記

足以謏聞注謏之言小也　案說文謏徐所穆反廣韻一屋謏小也所六切與徐邈音合二十九篠謏小也先鳥切

兌命曰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案鄭氏逸古文逸書二十四篇無說命三篇故云今亡

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釋文蛾本或作蟻　案爾雅釋蟲蚍蜉大蟻釋文蟻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檀弓蟻結於四隅釋文蟻本又作蛾左傳僖十五年蛾析釋文蛾魚綺反或作蟻周禮醢人蚔醢注蚔蛾子釋文蛾魚綺反楚辭天問鼇蛾微命力何固山海經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赤蟻若象作赤蛾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螫釋云經傳多書蟻作蛾列子末聚會獸蟲蛾黃帝紀淳化鳥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長楊賦扶服蛾伏皆讀爲蟻漢仲秋下旬碑有蛾付之句亦蟻省也廣韻四紙蟻蟻蛾並同古義字从羊从我我亦聲讀如俄與蛾音同故或作蟻或省从蛾窪一字也山陰陸氏謂蛾讀如字蛾之子蠶蜀耳可謂不識字矣

不學操縵注操縵雜弄　案周禮磬師教縵樂注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後鄭謂縵讀爲縵飾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引學記此文賈疏雜弄謂辭曲辭若今之謂辭不與其藝注與之言喜也歆也正義爾雅歆喜與也　案今釋詁厥熙與也釋文厥郭音歆鄭注周禮巾車云厥與也漢膠東令王君碑庶績咸喜今尚書作熙古喜熙亦通孔氏所據蓋爾雅舊文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　案衛氏集說反下有也字毛本脫正義曰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者則明有也字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則忘之易　案鄭注二語眞名言也學者佩之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　案說苑建本作時禁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磨不陵節而施之曰躐

馴孫聲相近古字通用

則扞格而不勝注格讀如柔洛之洛　案楚辭九思云氷凍兮洛雪玉篇洛舉氷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案白虎通王

者不臣引學記文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
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武王踐阼召師尙父
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
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
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
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正義曰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也
今檢大戴禮唯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
與今同或後人足黃字耳云師尙父亦端冕者按大戴

禮無此文鄭所加也云西折而南東面者按大戴禮唯
云折而東面此西折而南南字亦鄭所加　案今大戴
禮武王踐阼篇與鄭所引悉同與正義所言不合疑後
人據鄭注改竄故與孔疏不同

樂記

案漢志稱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其存者十一篇卽今
是樂禮與別錄正同又引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
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據熊所言次
第與鄭君合是鄭君依子政之本而熊安生又依鄭君
之本自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唐孔穎達依皇侃本以作
正義始改鄭君之舊孔疏謂樂施章本爲第三前既推
樂禮章第三此爲第四此顚倒竄易之證張守節謂樂
記篇次又不依鄭目是也今悉依鄭次條於左方樂本
第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至則王道備矣樂論第二
樂者爲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樂施第三昔者舜作

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至故先王著其教焉樂言第四夫
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樂禮第五王
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樂情第六樂也者情
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化第七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
矣樂象第八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至則所以贈諸
侯也賓牟賈第九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則夫武之遲
久不亦宜乎師乙第十子贛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
問樂魏文侯第十一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
合之也以上分章據孔疏及史記正義細心參校與近

本分章頗有不同考別錄之原次還康成之舊觀庶後之覽者鑒焉別有樂記敘錄詳見佚禮扶微

故禮以道其志　案史記樂書作導古字通用

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並作導

政以一其行　案樂書作壹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

文壹唱而三歎史記壹作一壹獻之禮史記作一獻又

表記節以壹惠注壹讀爲一

商亂則陂其官壞　案史記陂作撱作其臣壞

迭相陵謂之慢　案說苑修文篇迭作代後迭相爲經荀子樂論篇作代史記皆作級正義曰或作綴

音同

欣喜歡愛　案史記作驩愛荀子大畧篇夫婦不得不驩

注驩與歡同漢孔耽碑驩樂壽考李翊碑得殊俗驩心

皆以驩爲歡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案史記作辨宜上文其治辯者

其禮與史記徐廣注辯一作別下文男女無辨則亂升

鄭注辨別也史記作無別禮辨異史記及荀子樂論篇

作別異磬以立辨樂書作罄以立別周禮小宰聽稱責

以傅別故書作傅辯古辯別通用

地氣上齊注齊讀爲躋躋升也　案樂書作上隮即躋字

鄭讀本於史公也書微子告予顧隮說文躋字注引商

書作顧躋孔子開居引詩至子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爲

是

湯驟躋升也古音躋隮通用

鼓之以雷霆　案史記作靁古字說文雨部作靁

而百化興焉注百物化生也　案史記作而百物化興焉

鄭注本史公

男女無辨則亂升　案史記作無別則亂登喪服鄭注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其誤久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　案淮南子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亦不言南風詩辭應劭風俗通琴稱舜彈五絃之琴歌以爲樂名也又引樂緯注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卷四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皆不稱南風之辭王肅僞撰南風詩而著之家語托之尸子可謂肆無忌憚馬昭駁之當矣　又案疏稱熊氏以南風爲凱風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熊安生謂凱風義本雅訓與康成言長養之風高誘言愷樂之風正合孔疏誤會熊意謂指詩凱風之篇非也

且凱風周詩篇若謂虞舜作樂當歌周詩熊氏不應憒憒如是

其治民逸者　案史記作佚漢石經逸字皆作佚說文無逸字當作佚漢石經逸字皆作佚說文無

憤怒氣充實也　案左傳昭元年鳳淫末疾杜注末四支也四支下文而虎賁之士脫劍也注賁憤怒也射義賁軍之將鄭注賁讀爲憤荀子彊國篇如是下此周賁潰

以離上矣楊注賁讀爲憤

憾條暢之氣　案說苑作滌蕩史記樂書同古條滌通周

禮條氏註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滌蕩 滿頌肅
滌而雲消即肅條也
情慢邪辟之氣 案說苑作邪僻
周還象風雨 案史記荀子說苑作樂氣從之說苑同衞氏集說
然後樂器從之 案史記作樂氣從之說苑同衞氏集說
亦作氣引陳暘樂書曰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
之嚴陵方氏曰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

樂氣從之慶源輔氏曰樂之氣謂和氣也是宋以前本
皆作氣作器誤
天子之寶龜也 案樂書作葆龜史記留侯世家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葆音
世家毋墜天之降葆命今書金縢作寶命宣和博古圖
漢尚方鏡銘壽比金石國之保又以保爲寶
管乎人情矣 案史記作貫乎人情大射儀注古文貫作
關古關管通詳見月令
鋪筵席 案史記鋪作布廣韻十一模鋪布也大雅常武
云鋪敦淮濆釋文鋪音布毛詩作敷聘禮注今文布作敷
齊音敖辟喬志 案史記作驁辟驕志釋文引徐邈喬音
驕表記喬而野釋文亦音驕禹貢厥木惟喬釋文徐音
也衞集說引陳氏樂書曰鉞謂之揚武舞執焉正義引

去驕忿古喬驕聲近通用坊記富斯驕釋文作喬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注椌楬謂柷敔也　案說
文支部敔樂器椌楬也形如木虎从支吾聲木部柷樂
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从木祝省聲椌柷樂也从木空
聲毛詩有瞽傳柷木椌也周楬也毛許義並與鄭同荀
子樂論篇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廣韻十五鐸鶴枯鐸
切木虎止樂器亦名敔也楬同風俗通義聲音引禮樂

記柷漆棁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
柷止音爲節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樂器第十三應
劭所引當即樂器記文
號以立橫橫以立武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案釋文
古曠反依字當作桄說文木部桄充也从木光聲孫愐
韻古曠切正與陸氏音合孔子閒居注橫充也釋元應
義陸氏佃解應氏馬氏並依玉肅讀其從鄭氏讀者獨
橫渠張子而已甚矣肅之誤人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　案史記作
四伐盛下有振字鄭改爲四據史公書也古四駟通秦
風駟驖漢書作四載
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　案祭義反饋定
本作及字史記倉公傳藏氣相反者死又切之得腎反
肺徐廣曰反一作及古書二字往往相亂
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其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案後儒皆據僞古文武成謂商容爲人名以駁鄭氏然此記上文云商祝正義謂習商禮而爲祝者鄭氏謂視商禮樂之官正與前文一例于義爲允且商容人名雖見於史記周本紀及荀子大畧篇韓詩外傳漢書張良傳皆言表閭一事於此記復位無涉後人必據晉古文書沾沾動其喙倘亦所謂勞甚矣乎

牛散之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旁　案史記徐廣注在宏農郡今曰桃邱

車甲蔽而藏之府庫注蔽字也　案釋文蔽字又作斃

同廣韻二十一震蔽牲血塗祭器也斃上同韓詩外傳三作車甲劒疑字形之訛史記樂書又作弊徐廣曰音韜

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案史記說作稅古字通用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曰褒猶進也　案祭義禮有報而樂有反注報讀曰褒褒聲之誤大祝辨九擊八曰褒擊釋文褒音報褒報聲相近

曰褒擊鄭司農云褒讀爲報報讀如本字非也

史記注引孫炎讀如本字非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注耐能字也

古書能字也　案荀子樂論篇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史記耐字並作能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辨而不諰又作曲直繁省史記作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亦作繁省同古綸論通易屯彖君子以經綸鄭本作論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案荀子作繁省御覽人事部引釋名省瘦也臞瘦約少之言也省瘠義同

皆得其儕焉　案荀子儕作齊史記亦作齊白虎通禮樂亦作齊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注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注云商之遺聲也當居此衍字處也正義曰云鄭所大依史記樂書也　案樂書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鄭依史公改訂而仍存其原次漢儒之矜愼如此至陳澔直从鄭改顚倒經文並不言本於鄭氏武斷甚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案史記作累累

雜記

以其綏復注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　案玉藻注綏或作蕤大記注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程氏瑤田通藝錄有鄭那叔作綏賓編鐘即蕤賓也說文生部甡艸木實甡甡也从生㚔省聲讀若綏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楊倞注綏或爲蕤蕤之蕤其輴有槧注槧謂鑿甲邊緣緇布裳帷圖棺者也　案釋名釋喪制與棺之車曰輴其蓋曰柳亦曰鑿甲似鑿甲然也說文龜部龜龜也讀若撝音義同

載以輤車注輤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也纂文云古閫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說文戶部

凡訃於其君注訃或皆作赴　案士喪禮注今文赴作訃

名輇上同集韻槫柩車也輪同

作訃非是

褽甑箄衡注衡當爲桁所以庪甑甗之屬聲之誤也　案衡桁聲相近古佩珩之字亦借作衡也既夕禮皆木桁久之鄭注桁所以庪苞箄甕甑也續漢書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載以木桁是漢時作桁故鄭从之

朝夕哭不帷注既出則施其屋正義曰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則屋是褽舉之名初哭則褽舉事畢則施下之　案釋文屋字林尸臘反閉也纂文云古閫字玉篇羌據公答二反閉也說文戶部

厓閉也从尸刧省聲孫愐韻口耒切

繭衣裳與稅衣纊紵爲一　案釋名釋衣服褖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荆州謂褖衣曰布褖亦曰襜褕言其襜襜宏裕也玉篇褖長襦也連腰衣也

中路嬰兒失其母焉注嬰猶鶯彌也　案嬰彌卽孆娞也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或曰嬰娞嬰是也言是人也娞其嘐聲也故因以名之也說文嬰娞也从女殿聲娞嬰娞也从女兒聲廣韻十二齊人始生曰嬰娞司馬溫公類篇嬰彌嬰兒也

今釋文亦作鶯蓋假借字

門夾室皆用雞　案大戴禮諸侯釁廟禮作郯室注郯室門郯之室引雜記亦作郯室

喪大記

掘用浴衣注掘拭也　案釋詁掘拭刷清也釋文掘音震士與其執事則斂注執或爲槷　案釋文槷音執本亦作執五經文字槷與執同見禮記注

用雜金錯注錯所以琢著裏釋文錯子南反釘也　案說文錯可以綴著物者从金昔聲

君大夫鬠爪實於綠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　案古角字並音綠漢四皓角里先生荀悦漢紀作祿里漢書江

式傳宮商鰿徵羽鰿卽角也角綠聲相近故角誤爲綠

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注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　案漢書郊祀志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韋昭曰大折謂爲壇於昭晰地也與鄭注合古字折晳通大有彖曰明辨晳也虞翻作折王廙作晳說文晳昭明晰也顏監謂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此說失之

相近於坎壇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　案衞氏集說作攘祈小徐說文繫傳曰禳之爲言攘也釋文引王肅相近作祖迎孔叢子宰我問禘於六宗孔子答以祭法文作祖迎於坎壇正與肅說合晏嘗謂孔叢爲王肅所撰與家語及書僞孔傳相出入皆杜撰不足信此特其一端耳太平御覽引三禮義宗曰寒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禳御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崔靈恩仍用鄭禳新說得之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禁字之誤也幽

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宗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雩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案說文示部禜設縣蕝以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榮省聲禜禜傳从營省聲一曰禜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鄭引春秋傳昭元年傳也鄭引春秋傳昭元年傳文賈逵注禜營攢用幣杜預注同周禮大祝六祈四曰禜鄭注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作營社賈疏引祭法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大宗伯疏引祭法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皆與鄭同

引祭法並作禜書舜典正義引祭法幽禜雩禜續漢書祭祀志注亦引幽禜祭水旱也皆與鄭同

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案白虎通社稷篇引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大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案晉語菑作災捍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案晉語菑作災捍作扞釋文作扞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之子曰山氏　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貢逵云烈山炎帝之號劉炫曰蓋柱地名其官不同魯語亦作烈山氏古厲列通用都人士鄭箋云厲字當作裂旱麓烈假字也厲與此記正義謂名柱作農官者不同魯語亦作烈山氏韋昭注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漢古今人表作列山不瑕鄭作厲假莊子齊物論厲風濟則眾竅爲虛釋文引郭云烈風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注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　案漢書律志共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稟其行序故易不載此鄭注無錄所本也韋昭注魯語曰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亦與鄭合又魯語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律志引共工氏伯九域毛詩元鳥傳九有九州也韓詩作九域正域彼四方傳域有也域字本作或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有通用詳見月令

不在祀典　案祀典一語反結前文題上事也猶樂記言子貢問樂文王世子言文王之爲世子也故漢書引祭法文皆稱祀典漢書郊祀志引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

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韋元成傳引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漢西嶽華山廟碑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隸釋云禮記作瞻仰案荀子議兵篇注卬古仰字漢殽阬神君碑引祭法曰山林川谷有益於民口口祀典應劭風俗通祀典卷八云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又稱祭典漢書引祭典其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僞家

語廟制篇引祭典曰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王肅僞撰猶沿漢人稱也

祭義

濟濟漆漆然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釋文漆漆依注音切集韻漆七結切音切　案說文切字从刀七聲墨子貴義篇以漆爲七周公夕見漆十士古切漆聲相近其薦之也敬以欲注欲婉順貌　案婉順愛貌下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又云有深愛者必有婉容增韻欲愛也

錯諸天下　案釋文作措古字通用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爲豫　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豫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古字通用

陰爲野土注陰讀爲依蔭之蔭　案釋名釋天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桑梁云既之陰女箋云既往覆陰女釋文陰鄭音蔭

烹蒿悽愴注蒿或爲薧　案蒿薧聲相近柳宗元詩宣惟迫魑魅所懼齊著薧卽鄭注以爲黔首則注黔首謂民也正義曰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變改之耳　案升菴外集云內經祭法也僞家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祭統當作祭義此誤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矣衛正叔集說引嚴陵方氏曰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飲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則楊氏之前已有此說不始於升菴矣又案繹史卷五黃帝紀引莊子逸篇云游鼻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已有黔首之稱則民稱黔首不始於始皇二十六年矣

見以諸光　見間以俠甒注見及見間皆當爲覘字之訛

也案雜記上實見間而后折入釋文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讀字音古辯反

夫人繅三盆手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面手振之以出緒也　案釋文盆淹也三淹本亦作淹穆說文作繅云抽繭出絲也毛詩瞻卬傳繅三盆手釋文繅本亦作緲緲本音彩瞻卬正義引此注作三緲也類篇緲絲出緒也或作緲通

作淹

涖官不敬　案大戴禮曾子大孝涖作莅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注頃當爲跬聲之誤也　案

大戴禮曾子大孝篇亦作頃步盧辯注跬當聲誤爲頃

荀子勸學故不積頃步無以至千里楊倞注半步曰跬

踦與跬同大戴禮勸學作跬步漢書息夫躬傳京師雖有武驤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說文趌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方言曰半步爲跬

而術省之注術當爲述聲之誤也　案士喪禮鄭注古文述皆作術毛詩日月云報我不述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報我不術洪景伯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以歌術爲稱述

祭絺

莫不咸在注咸皆也　案集說作皆毛本誤作是疏云恐在祭用當作皆爲允說文咸皆也玉篇悉也

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　案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宿讀爲肅肅進也記作肅周禮亦作緲宿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肅戒不復御說文宿从宀佰聲佰古文夙

士執芻注芻或爲翳　案廣韻十虞翳仕于切稷穰是故尸謖　案釋言謖起也

鋪筵設同几注同之言調也正義曰古文字林皆訓調爲共　案說文言部調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調今顧命作侗釋文馬本作詷共也正義所稱古文謂馬鄭眞古文書東晉古文改作在后之侗妄矣

夫人薦豆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　案釋文校柄也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則几足亦謂之校

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　案說文金部鐙錠也从金登聲豆部籩禮器也从竹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廣韻四十六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公食大夫禮宰右執鐙鄭注瓦豆謂之鐙今爾雅釋器文作登

經解

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案大戴禮察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又保傅篇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盧辯注據易說言也買誼新書胎教篇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愼始劉向說苑建本篇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應劭風俗通正失篇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引易曰差毋豪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至於湯躋升也　案毛詩正義言謬目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也東方朔傳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

此文通卦驗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鄭注灋馬尾也程迥亦謂易緯通卦驗文孔疏謂繫辭文今繫辭並無此語正義誤也劉向列女傳貞順傳引傳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氂差

之千里

哀公問

然後言其喪算注算數也　案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作喪葬

午其眾以伐有道注逆其族類也正義曰午忤也忤違逆也　案衞湜集說引嚴陵方氏曰蓋旦卽月令所謂陽旦鬱

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此記慊亦或爲嫌

貴不慊於上注慊或爲嫌　案易坤文言爲其嫌于无陽也詩采薇正義引鄭本作濂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

說

坊記

後漢書鄭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多依韓

迕違也

妃以及妃　案大戴禮作配以及配古字通用

則愾乎天下矣注愾猶至也正義曰愾音近愆愆爲息是至之義釋文愾許乙反　案集韻愾許訖切與迄同爾雅釋詁迄至也古氣字本作气氣爲餼之本文

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爲識　案大戴禮作識故鄭讀从之

孔子閒居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　案毛詩正義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王伯厚詩攷引韓詩外傳至於湯躋今外傳作湯齊近人妄改然則鄭君所據蓋韓詩也

旦夜鳴求旦之鳥字又作鶾廣雅鶾鳴鴚鳴旦也又名渴旦說文鳥部鴚渴鳴也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釋文云此是魯詩　案列女傳母儀傳衞姑定姜者衞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思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本此魯詩出于申公楚元王與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劉子政元王之孫

所說蓋魯詩也

度是鎬京　案毛詩作宅古宅度二字往往相亂史記五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三危既度今書並作宅風俗通引禹貢乃降邱度土今書作宅土周禮內司服注引度西曰柳穀釋文度音宅古文宅與度字相似因此而誤今堯典作宅西曰昧谷王充論衡初稟篇引詩此維予度今大雅作宅說文山部宅古文作庢汗簡云古尚書宅作庢亦度字易乾坤鑿度云庖氏先文乾鑿庢注古度字唐崔鐇書北嶽神廟碑節庢副大使即節度也臣瓚漢書注云古文宅度同

言乃讙注讙當爲歡聲之誤也正義曰言乃讙在無逸之篇　案今無逸作言乃雍是晚出古文尚書存正義所據必眞古文舊本也史記魯世家無佚云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集解引鄭注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荀子大畧篇注讙與歡同史公本從安國問古文而鄭與之合則知古文本作讙也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　案詳見周易解故

陽侯酒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其國未聞　案淮南子氾論訓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高注陽侯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鄭注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正義曰小人將此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　案此則不必增反字文義自明王肅加反字妄甚集說引譬川倪氏曰王肅添反字非也朱子或問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

又作拂同大學是謂拂人之性注拂猶佹也荀子賦篇天下不治請陳佹詩楊注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鄭意以隱爲無道則隱之隱故云費猶佹也

廣韻四紙佹過委切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　案後文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載栽俱從戈聲詩小雅釆南畝箋載讀爲菑栗之菑古菑字亦與栽通載菑栽聲相近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　惠棟曰呂覽權勳篇云親鄰如夏高誘曰鄰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晏案說文鳦歸也从反身鄭燕之間謂乙鳥曰鳦郎衣字廣韻十九隱鳦與隱同音白虎通衣裳篇衣者隱也古殷字亦讀如隱康誥曰殪戎殷故鄭讀從之正義引僞古文武成非鄭君所見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存問之困學紀聞云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閻潛邱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

費而隱注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　案釋文費徐音弗本

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偶是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謂施以人恩也正義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恩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賈誼新書匈奴篇時人偶之注云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春秋說題辭云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又引宋均注云與他人相偶合也釋名人者仁也以心合

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　案聘禮鄭注古文既爲餼釋元應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音義餼古文既同說文皀部既小食也从皀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又米部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从槩或从餼

不考文注文書名也　案名即字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諭書名鄭注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萬民所望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案毛詩都人士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宮

昌氏反　案說文禾部移禾相倚移也从禾多聲一曰禾名古假移爲侈考工記注故書侈爲移鄭特牲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羨也羨亦侈大之意

縰衣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　案毛詩都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宮

文章書籍之名非鄭義也

肫肫其仁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貌誠貌也　案今詩作諄諄釋文字又作訰爾雅釋訓作訰訰訰與諄同集韻諄哀公篇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楊注肫與諄同集韻諄忳朱倫切古作諄通作訰肫

表記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怵於無敬心也　案左傳桓十三年狃於蒲騷之役杜注狃怵也後漢書馮異傳怵

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釋文移

怵小利注怵怵慣習也

古儀字本作義說文丰部義己之威儀也周禮大司徒注故書儀或爲義漢楊信碑追念義刑即儀型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寡當爲顧聲之誤也　案陳第毛詩古音考寡音古與鼓同音毛詩葦顧既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故鄭云聲之誤漢書陳湯傳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

恒其德偵注偵問也問正爲偵　案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廣韻四十五勁偵問丑鄭切唐碧落碑書貞字又作旃

問喪

雞斯注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案釋名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集韻邪巾袹頭始喪之服類篇幅邪巾也

間傳

苄翦不納注苄今之蒲苹也　案說文蒘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周禮車僕鄭注故書苹作平古字通用

三年問

創鉅者其日久　案荀字禮論篇作創巨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案荀子巡作鉌楊倞注鉌與沿同循也祭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古巡沿通用說文船从舟鉌省聲釋名釋船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古循巡亦通

蹡蹌焉　案荀子作蹌蹡

小者至於燕雀　案荀子作燕爵

然而從之　案荀子作縱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案荀子作安能又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亦作安又莫不更始焉焉始弗及也荀子焉並作案漢書吳王濞傳注安焉也荀子多言案案亦安也榮辱篇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王制篇案自進矣正論篇今子宋子案不然又逸周書武寤篇案用師旅趙策秦稱案移於梁矣

和壹之理盡矣　案荀子壹作一又古今之所壹也亦作一古壹一通用詳見前

深衣

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今小兒衣領正義曰古者方領似今摝帽　涑水司馬氏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頷正方學者之服也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

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晏案釋名釋衣服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交領以形名之也

負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裘與後幅相當之縫也　涑水司馬氏曰案衣之背縫謂之裘裘音督晏案廣韻一沃褖衣背縫也褖褲並同

投壺

一馬從二馬　案釋文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定本無此一句大戴禮投壺篇亦無此五字俗本有之涉下文而誤也

二算爲純釋文純音全　案鄉射禮注純全也釋文純如字字禮記音全

算多少視其坐正義曰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案朱子及草廬吳氏分算多少視其坐以下爲投壺之記本於唐孔氏也

毋踰言注踰或爲遙　案漢書趙充國傳兵難踰度師古曰踰讀曰遙後漢書馮衍傳陟隴山以踰望注踰猶遙也踰遙古通用並見玉藻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或作符　案春秋隱八年盟於浮來公穀作包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鹽鐵論作苞邱子史記律書萬物剖符甲而生即孚甲也浮與符亦聲

相近

大學

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　案古謙慊通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嗛於鼻楊注嗛當爲慊慊厭也嗛卽古謙字漢藝文志引易作嗛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碑地道變盈而流嗛又地中有山嗛皆六書之假借也

恆慊也注恆字或作峻　案史記李將軍傳悛悛如鄙人漢書李廣傳贊作恂恂慤釋祝穆碑鄉黨恣恣今論語作恂恂故恂字亦或作峻

昏義

合巹而酳　案說文豆部薆籀文从豆朁省聲孫愐韻居隱切廣韻十九隱巹以瓢爲酒器婚禮用之薆上同

和於室人注謂女妹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妹謂壻之姊也　案廣韻三鍾妹夫之兄也職容切釋名釋親屬夫之兄曰公又曰兄伯言是己所敬忌見之怔忪自肅齊也孔疏以鄭言女妹故謂夫之姊

爲后服資衰注資當爲齊聲之誤也　案荀子哀公篇資衰者不聽樂楊注資與齊同

賁軍之將　案毛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

射義

燕義

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案以上與周禮諸子文同彼文卒作倅率作帥法作濂古今字異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倅讀如有物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也尚書大傳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鶉鶉謂廬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遠在康成之前而已有梁闇凶廬之說足徵鄭義確有傳授非肊說也而僞孔傳改作諒陰訓爲信默杜預承用其說飾爲心喪之義遂爲短喪者作俑矣（漢衡方碑闇若出）

聘義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案荀子法行篇叩作扣楊注叩與扣同

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罦或爲扶　案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筍字或作笋从尹故鄭讀尹爲筍釋名浮孚也古字通用玉篇云玾筍玉采色集韻

鶉謂廬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遠在康成之前而已有梁闇凶廬之說足徵鄭義確有傳授非肊說也而僞孔傳改作諒陰訓爲信默杜預承用其說飾爲心喪之義遂爲短喪者作俑矣（漢衡方碑闇若出）

續錄

曲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釋文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　案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故陸氏又音刈

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爲旄勤　案毛詩行葦傳作耄勤稱道不亂者釋文勤音其百年曰期頤羣經

音辨勤耄稱也音期

檀弓華而晥注說者以晥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案考工記刮摩之工玉注故書刮作挩鄭司農云挩摩之工謂玉工也挩讀爲刮刮其事亦是也劉昌宗周禮音徐仙民禮記音晥並音刮

奔喪故制匐而哭之注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案檀弓引詩扶服救之釋文本又作匍匐音同漢書谷永傳亦引扶服救之

大學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　案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作榘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毋噬羹注噬爲不嚙菜　案說文舌部舐歠也从舌氏聲廣韻二十七合噬歠也舐與噬同並他合切

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此　案說文矢部矧笑不壞顏曰矧从矢引省聲廣韻十六軫矧余忍切笑不壞顏矧卽矧之段借大戴禮未嘗見齒庸注哂則齒見笑則矧見

進饑進羞注沐醴必進饑作樂盈氣也　案少儀飲酒者饑其既切沐酒也謂既沐飲酒說文無饑字當作饑爲俗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字當作饑音幾謂正口部嚽小食也从口幾聲

福祥也禮云進饑進羞此謂新醴沐體虛故更進飲食

古字聲近通用大學所云顧諟謂審顧詳諟正與顧字一貫自僞太甲孔傳訓諟爲是而古義晦矣

又續錄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案說文邑部鄭周封黃帝之後於鄭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鄭縣
日司命注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　案說文祇以脈祠司命也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
很毋求勝注很鬩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於牆　案毛詩常棣傳鬩很也二字轉相訓爾雅釋言鬩恨也郭注相怨恨釋文恨孫炎作很云相很戾也左傳疏亦引孫炎作很當从之郭本作恨非也說文鬥部鬩恒訟也从鬥从見
兒善訟者也

顙注警枕也　案蔡中郎集有警枕銘
毋摶飯　案說文手部摶圜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八摶食引通俗文手圜曰摶又引三蒼摶飯也
不爲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斗　案依字當作髑說文頁部髑大頭也从頁蜀聲讀若魁
朝元端　案說文衣部褖衣正幅从衣耑聲廣韻二十六桓褖衣長也又正幅也
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本又作蘊　案說文百部腝面和也从百肉讀若柔玉篇百部腝如由切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

冬溫而夏清　案管子宙合篇夏之就清冬之就溫

犧象辨

按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位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犧象周尊也正義曰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此鄭氏說也左傳定十年正義引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尊腹上畫牛象之形明堂位疏辨道禮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讀不同淮南子高誘注俶眞訓注犧尊酒器畫牛象與鄭讀不同淮南子高誘注俶眞訓注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高與阮俱後漢人

其說亦同莊子司馬彪注馬蹄篇釋文引犧尊畫犧牛以飾尊也亦用阮圖之說張昭謂經義考一百六十三引張昭阮諶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是阮說未可據依矣至魏王肅又因牛象之說而變其畫飾謂鑿牛象於其背明堂位正義引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尊魯頌正義引王肅詩注太平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左傳正義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僞家語相魯篇犧象不出門王肅注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尊方傳犧象正義引服虔注犧象饗禮也杜預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俱未明言其制然杜預多同王肅說梁書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元答張逸謂爲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得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疑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宣和博古圖曰周犧象二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

說以謂犧讀如婆娑之義方是時其器秘于潛壤未之或見則曲从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周彝尊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爲尊此作象形而出於冶鑄則鄭阮之謬槩可考矣紹興古器評曰周犧尊規模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以雲雷鑿鏤眞周物也漢儒釋犧爲莎今觀此器知漢儒爲陋矣晏謂王肅舉古器以爲證後人多駁鄭而从王蓋肅說近理而直捷又得諸目驗之古器故人皆信之而不知其似是而大亂眞也肅之詆排鄭學詭計勞心其術愈出而愈狡肅爲是說不過借古器以壓折鄭氏其誣俗儒究之此太和中古器誰與

見之而誰與知之所憑者肅一已之私言又適出於魏時而巧爲佐證其不可信亦明矣即使地中果出此器其上又無款識之文而漫然指之曰是周犧象也非瞽說而何又漢時不聞有此器而魏晉時忽有之魏晉時他處亦不聞有此器而魯郡青州獨有之安知非王肅輩僞造此器埋諸齊魯之地使他人發之以爲證驗肅之肆無忌憚則亦何所不至哉今考肅說之不合于古者有三犧尊周禮作獻尊鄭注亦云犧周禮作獻若司尊彝作獻尊禮器犧尊在西鄭注亦云犧周禮作獻如王說爲犧牛豈周禮从獻之字亦可訓爲牛乎如肅之說則獻尊爲不可通其不合於古一也說文牛部犧从牛

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古字本作羲尚書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文戲今字周禮釋文獻尊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然則犧尊本作羲後人加牛旁王肅望文生義因字从牛遂妄謂牛形可謂不識字之甚其不合於古二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古尊或用瓦或用木故尊一作罇又作樽玉篇樽酒器也易樽酒簋左傳樽以魯壺皆从木古犧尊當用木爲之淮南去古未遠必有所據劉杳亦謂樽用木見前而博古圖云出於冶鑄則斷非周之犧象其不合於古三也且鄭君讀犧爲

婆非一人之肌說也脅須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也釋文犧鄭素何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沙素何反刻鳳凰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毛公先秦古書而故訓傳先與鄭合鄭之說由來古矣周禮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鄭仲師在康成之先已有此說足徵犧讀如婆蓋兩漢經師相傳之古義也洪氏隸續司空殘碑婆娑尊俎謂尊形婆娑然也漢世金石之文多足以考證經典而碑言婆娑與鄭合夫有所受之也又詩閟宮四章以犧與多叶是周人讀犧如婆鄭注郊特牲云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先鄭注司尊彝獻酌云獻讀爲莎莎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先

王制非漢文博士作辨

案禮記王制釋文引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史記封禪書云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又曰使博士諸生剟六經作王制盧說本此然小司馬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禮記之王制子幹之說非也賈誼新書無蓋篇引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即今禮記王制文考封禪書作王制之明年遂改十七年爲元年則博士之作當文帝之十六年也賈誼傳稱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後歲此是王制與四十九篇同出一時故與他記文或同非出

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諸侯王表梁懷王薨當漢文之十一年齊文王薨當漢文之十五年則賈生之卒定在孝文十二年至十六年始作王制新書在博士未作之前已先引王制如此則今禮記中王制必非漢文時所作明矣

毛詩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對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資客之牛尺毛公董生皆西漢初大儒已援引王制文則王制由來古矣公羊宣三年傳何休解詁引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亦出王制

而邵公稱之曰禮蓋王制本古禮之舊文也漢書韋元成傳引禮記王制天子七廟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賈捐之傳引王制順非而澤王制疏引許慎異義禮戴說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蔡邕明堂論引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劉向說苑臣術篇引王制別錄有王制屬制度竊謂王制本后蒼所授故漢儒徵用其文內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至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百九十九字與王制文同鄭注亦云記王制有此是王制與四十九篇同出一時故與他記文或同非出於漢博士之手也禮記正義稱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又古者周尺下鄭注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記當作於六國時依鄭義爲允盧君謂漢文時誤矣白虎通多引禮王制崩薨篇引禮王制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千領是說禮服之事今小戴記無此文殆漢王制服制文與

禮記非漢儒作也蓋秦火未焚之前六國時人所撰集也
記引兌命尹吉太甲君陳皆百篇古尚書非漢人所見又
引君奭周田觀文王之德亦與漢博士讀異故知出於秦
火以前也曷以知爲六國時作也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
篇自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夫曰後學者則孔門之再傳
弟子今記中曾子有子皆稱子又記曾子子張之沒及曾
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子思之子子
上鄭注謂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孔疏謂公明儀子張弟子
又爲曾子弟子則爲七十子後學者無疑七十子當春秋
之間學者弗廢陳涉之王魯諸儒持禮器而歸之考之史

之季而其後學者則當六國時可知矣且樂記一篇史記
籍若駰臂子弓之易（史記儒林傳）孔鮒之書（漢記儒林傳）高子孟仲
子之詩（毛詩傳）公羊穀梁鐸椒虞卿之春秋（漢藝文志）魏文侯之孝
經傳（蔡邕明堂論）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劉向稱孫卿善爲詩禮
易春秋記之作于是時也蓋亦有由來矣鄭注雜記引逸
禮王度記別錄以爲齊宣王時人所說班志載王史氏記
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師古引別錄云六國時人
以他記考之則小戴記從可例推也惟其爲六國時作故
記載參互時與周禮不合而後人據其不合之處直以爲
之作當在其後又王制周尺注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正
雜出漢儒豈通論哉善夫朱子引許順之說曰人謂禮記
義引皇侃曰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曰萬億是王制亦六
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
國時作盧君謂漢博士所作非也以今考之月令呂不韋

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云云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
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以此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徒無
疑嗚呼可謂知言矣夫記禮者肇於六國而漢儒祖之世
反稱漢儒記禮而斥六國爲縱橫亦猶議禮者盛於六朝
而唐人祖之世反稱唐人議禮而斥六朝爲綺靡非戴與
而忘其祖乎豈知策士橫議而禮未亡詩賦侈興而禮不
墜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天之未喪斯文雖當仁詎淩遲之
際必有守道之儒以延一綫之傳獨禮記也歟哉

鞻纓字又作絣同弁竹器兩收於元韻線韻自同在線韻以下皆據廣韻皆彥盤通轉之例也又考說文頁部顏从頁彥聲廣韻二十七刪楩从木彥亦音顏顏與般同韻聲近顏从彥得聲盤从般得聲比例相求彥之或作盤也可以渙然氷釋矣

女子許嫁夫死弔孝服議

或有問於余曰里有女子已許嫁夫死而女往弔孝制服禮無余曰禮也禮記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方氏慤謂服齊衰非也通典載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白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未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答以禮曾子問謂斬衰也即據鄭君之說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封彝聘王顯據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曾子問注女服斬衰皆恪遵鄭義嚴陵方氏乃謂

齊衰此臆造之說也通典又引澄問荀啓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祓讌何也甯再答曰荀子海內名族庾氏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足見女子許嫁而夫死亦可不弔若弔則必斬衰矣要之女子弔孝守貞皆亡於禮至程朱益加尊信始暢發其義別出而表章之爾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義朱子亦依鄭說爲子思作獨謂大學作於會子於古無徵章句云蓋會子述之亦疑而未定之辭也楊齋漫錄謂大學決

禮記中庸大學跋

宋程子朱子取禮記中庸大學別出單行明道先生有中庸解二程子俱有定本朱子又爲章句然專釋二書不始於程朱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隋經籍志有晉戴容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王海載梁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即隋志所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是也黃氏日抄云中庸鼎李翺始爲之說唐權載之文集明經禮記策問云問大學有明德之道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徵言在茲又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云以中庸明誠之根本標舉二書之微言權

文公已發其端矣宋儒之解中庸大學者宋志有胡瑗中庸義一卷一齋書目有司馬溫公中庸廣義一卷大學廣義一卷皆在程朱之先蓋其書特粹精前儒固有識之者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足見女子許嫁而夫死亦可不弔若弔則必斬衰矣要之女子弔孝守貞皆亡於禮至程朱益加尊信始暢發其義別出而表章之爾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義朱子亦依鄭說爲子思作獨謂大學作於會子於古無徵章句云蓋會子述之亦疑而未定之辭也楊齋漫錄謂大學決

是子思所作
亦肊說無據

曲禮是以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　正義君子有德有爵之通稱引王肅曰君上位子下民案分釋君子始此

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酳也　案釋文酳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正義引音義隱曰酳飯畢蕩口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　案衛氏集說引廬陵胡氏曰漢王嘉傅喜魏徐爽傳皆云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鄭訓側爲特古人設席相對有憂則無暇接人故特席也陳雲莊謂偏設之非也烏有席而可以斜布者乎

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　案正義曰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孔疏甚明謂時雨既多且盛夏蛇虫雜居故多不以獻也陳雲莊謂水涸非也

去國三世注三世自祖至孫　案釋文引盧植注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王肅注同盧君之義如孟子所云去三年不反也與鄭義別

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鴈　說已見前案太平御覽引成伯璵禮記外傳工商執雞庶人執鴈亦依班鄭之說

檀弓心喪三年注咸容如父而無服也　案通典引王儉

喪服記心制終二十七月孟子言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正終心喪之制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注君靈公也　案通典引盧君注君衛靈公也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盧鄭義同

公孫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注公孫若匠師方小般若之族多技巧者　案正義謂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鄭以爲二人劉端臨疑若卽般之字恐非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　正義曰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釋文引蔡氏云宿麥舊唐書引蔡氏云迅雷風烈孔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案蔡氏說異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蔡義甚精陳雲莊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亦本中郎之說

命太尉贊桀俊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案疏引中候

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漢書百官表此太尉秦官是也御覽引蔡邕云太尉鄉官與鄭不同

荔挺出注荔挺馬薤也　案蔡邕章句云荔似挺呂覽高注云荔草挺出皆與鄭異易緯通卦驗曰荔挺不出逸周書時訓解曰荔挺不生鄉士專權並以荔挺連文鄭君與古籍合蔡高失之

曾子問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正義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公晏案王肅私造家語因鄭公不知何公故僞撰孝公以實之孔疏引以爲證得毋受校人之欺乎

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注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　正義又記尋常世子之法朱子移此節於篇首案首言文王世子是聖人之禮末言世子常行之禮使後人可跂及之記禮者節次分析似不必移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注皆有滑甘是謂六和　案項平甫曰言舅姑若使家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不友之也　案五經算術引作還相爲滑鄭君言皆有滑甘疑尊自怠而凌辱眾婦也怠也不友也無禮也皆當以毋字統之朱子曰或疑當友爲敢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漢時原本作滑此作質字因下文相爲質而誤

說同當依項說爲允與鄭義相發明也

濫注以和諸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　案鄭以諸爲濫濫與涼一也卽後文梅諸之類鄭又以漿爲酢截鷰雅醷漿也酢卽味之酸者明齊王氏謂涼从水旁卽浆水也今北人飲冰梅湯風俗猶然

羞糗餌粉酏注糗擣熬穀以爲粉餌與餈此說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正義引周禮鄭注曰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黍米爲之案粉餈卽今所食餻也宋子京九日詩糗餈花飲鬬公曹謂題餻也

不食雛鼈注雛鼈伏乳者　案雛鼈謂鼈中之卵故鄭云伏乳陸佃謂鼈之雛者非也雛鼈乃食之美者昔人詩所云沙水馬蹄鼈也惟鼈卵則不可食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奔或作衒　案說文衒行且賣也或作衒廣雅衒賣也買妾已見曲禮古人亦有買賣爲妾之事

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晝案開元禮卽本小記文閻氏云不可知及復檢注疏已自知其說之疏矣子字旣兼男女說而潛邱先生反在父之室非女子耶尋玩鄭注兼男女解亦未爲不可

月盡建未月也　案鄭依周正衛氏集說引延平周氏單子字未必指女以禮記儀禮皆稱女子子或女子也但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豈無女子在內喪服子嫁

日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依夏正說與鄭義

曰女無杖尤爲疎謬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
疏引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記又云士之
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注婦人皆杖
謂之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夫女子之杖著於記
文甚明謂之女無杖可乎閻氏之誤由誤讀喪服傳文
儀禮喪服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
杖亦不能病也賈公彥疏曰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
未冠首加免而已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
不杖問喪云童子唯當室總總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矣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正杖喪服小記鄭注云

子一人杖謂長女也是其童女爲喪主則亦杖矣雷氏
以爲此喪服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禮記諸文說婦人
杖者甚眾何言無杖也喪服小記孔疏云鄭以婦人不
杖唯謂童子婦人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者謂出嫁之
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
鄭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者
皆杖雜記童子不杖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正義曰
謂十五以上若婦女之杖是也世子生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
爲分明故備錄之以吾鄉潛邱之學既博且精而猶未
免於疎舛甚矣禮經之難言也石仝齋名華偕字子嵐
亦吾鄉人與潛邱先生同受業鞠茶坡之門　又劄記答仝齋云前承下問昏
見劄記移寓時注

禮用雁歟歟對未悉今考之不獨親迎爲然納采問名
納吉請期親迎凡五禮皆用雁昏禮無問尊卑皆以雁
爲摯者鄭康成云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雁木落南翔冰
泮北徂夫爲陽婦爲陰今用雁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
無取不再偶之義謹複案潛邱引鄭注本儀禮士昏禮
注文白虎通嫁娶篇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
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士昏禮經
作鴈說文鴈鵝也从鳥从人厂聲與鴻雁之从佳者字
別禮記昏義奠鴈衛湜集說汲古閣注疏本皆作鴈今
俗刻本作雁非也鴈正是鵝今北人昏禮皆用鵝沿古
俗也古者鴈亦謂之鵝爾雅釋鳥舒鴈鵝是也李巡曰
野曰鴈家曰鵝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
謂之鵝廣雅鴚鵝倉鴚鴈也內則舒鴈翠鄭注舒鴈鵝
也工制庶人冬薦稻稻以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
謂鴻雁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此說
是也閻先生取鄭注文愚特證明鴈之爲鵝因潛邱之
說而附著之
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注操縵雜弄　案雜弄所以調
弦今人安琴弦者必先雜弄其聲隔別調之以定其音

鄭義甚精吳氏纂言引鐘師磬師掌緩樂非也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注當猶主也　案正義曰
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戴岷隱曰學何有於五官然
耳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戴學甚允孟子言心之
官則思心爲主也五官正分屬五行與孔疏義相成也
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注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
案正義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又引鄭易
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二注不同衛氏集說引應氏
曰方猶道也物事也此說近之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色五行也　正義引崔氏曰

五色五行之音也謂宮商角徵羽之聲案角音木色青
徵音火色赤宮音土色黃商音金色白羽音水色黑鄭
義甚精近人駁鄭君說謂五行與樂無涉失之
奮疾而不拔注奮疾謂舞者也　案正義曰拔疾也謂舞
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速也史記注引王肅曰舞雖奮
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子雍以樹譬喻其
說殊巧當依鄭孔之義
祭義如欲色然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　案正義引
王肅解云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慶源輔氏依王說
陸氏佃謂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陸

說得之與鄭義相發明也
經解易之失賊注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易精微愛惡相
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高安朱氏軾曰
賊如論語其蔽也賊之賊言吉凶消息變化無方執之
則反害矣晏案論語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易者信
術數而違正道有害於理是賊之失也
坊記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於
亡已　案鄭以爵爲爵祿毛詩傳爵祿不以相讓此鄭
君所本也陳雲莊集說云爵酒器也引嚴氏云兄弟有
因杯酒得罪而怨者非也當依鄭說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
篇在尚書今亡　潛邱先生曰疏引康成詩譜云元子
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
至此晏案書疏引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中庸有誤當作坊記）竹書紀年周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君去古
未遠必有據依林之奇據僞孔傳君陳臣名以駁鄭注

失之
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案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曰近日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慈實耶因此方知攏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開得這口朱子推崇鄭學如此今日專務章句撥棄鄭注非朱子之意也朱子章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兼取鄭君之義其大致曲能有誠注曲猶小小之事也　案衛湜集說引晉陵錢氏曰謂行事之委曲若曲禮之類吳草廬纂言曰曲禮禮之細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中庸致曲同此義

動乎四體注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案鄭以四體連上蓍龜說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蓋古龜經之文衛氏集說引藍田呂氏曰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與朱子義同

奔喪鄭目錄曰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之禮實通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　案投壺鄭目錄曰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晏謂奔喪投壺皆禮之正篇鄭君之說明甚非記文

也自吳文正公始升附於經實爲不刊之典

儒行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爲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得不忘百姓之病也注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與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葉夢得曰適弗逢世天也比黨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晏案惻瘝乃身民胞物與如此方爲純儒三復記文爲之惻然久之陸宣公嶺南忠州猶輯醫方寓救世之心亦此意也

毀方而瓦合注合去已之大圭角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呂與叔曰陶者之爲瓦必圜而割分之分之則瓦合之則圜義取諸此案今燒窯爲瓦必先合爲圜而後析分其半民俗猶然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止謂自處也得謂事之宜也　案正義曰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故情性安和也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

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如此則天下百物萬物皆誠知其先後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孔疏發明鄭義甚精周子謂無欲故靜沖遠已先言之矣宋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以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篇言曰申生之事父也有承順無違逆孝子之事親一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故張子訂頑亦嘉申生之無所逃而待烹也世之議者咎申生不合不去而陷父於不義縱去父必殺之而後笑齊可立豈一去而能免陷父於不義乎去則有背棄君父以逃死之罪而陷父不義之罪自若也申生出奔獻公固云棄父之命申生之自處可謂得子道之正未容輕議也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卽是彰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草廬此言深明孝子之心事有功於世教大矣故備錄之長樂陳氏曰孝子之事親有言以明已申生可以言而不言此乃孝子事親之常法申生之所遇則非常也豈言之所能明者哉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皆賢者過之之事屈原過於忠忠而過者也申生過於

此謂知之至也於則近道矣之下合爲傳之四章胡氏僅移此章餘悉依朱子本而不用補傳又案高忠憲曰窮至事物之理乃知本耳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卽至善之所在其義甚明胡朏明又謂知本爲知止之譌亦肊改不可从

孝孝而過者也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乎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生之死生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苞充宗春秋隨筆曰獻公以申生爲世子而又殺世子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奚過焉此論爲不刊矣

又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鄭注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案鄭君以亡爲亡去陳氏集說引應氏曰國亡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應氏說與長樂陳氏同陳用之

禮書云社稷亡則與亡爲人臣殫忠致命而已吳文正駁之云亡謂去其位也草廬亦本鄭君之說

又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鄭注徒謂客之旅陳雲莊集說其徒門弟子也案下文反哭于爾次鄭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曾子北面而弔正義曰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既从賓禮故鄭以爲客之旅必非門弟子也雲莊失之

又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以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　正義曰此太宰嚭與吳太宰同名號同而人異也陳氏集說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衛氏集說引鄱陽洪氏曰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臨川吳氏謂洪氏正千載之謬遂於纂言兩易二人之名而石梁王氏之疑可釋矣陳雲莊每引石梁之說至爲膚陋雲莊淺學多取其說失之

又知悼子卒鄭注知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　陳氏集說曰知悼子晉大夫名罃案罃是晉武子非悼子也案下文反哭于爾次鄭注又晉獻子子成室鄭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　正義曰春秋外傳曰斲其椽而翦之張老諫之是也衛氏集說引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謚獻文爾當考案經傳趙武並無獻文之謚

廬陵胤說無據當依鄭君之注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鄭注題上事　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案此句以結上文如樂記子貢問樂同此文法王氏以爲衍文甚謬凡石梁之說至爲淺陋而雲莊多引之何也

喪大記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

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案鄭君明於九
章算法故爲此注陳氏集說云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
也刪去一升二字於文爲不辭於算爲無據雲莊之紕
繆若此
冠義見於毋毋拜之正義曰今唐禮毋見子但起立不拜
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
見於毋毋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陳氏集說曰毋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
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毋有從子之義故屈其
庸敬以申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

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
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
正體故禮之異於眾子也晏案儀禮士冠禮冠者奠觶
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
母母拜子子拜送母又拜鄭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
猶俠拜俠並也爲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
則丈夫故與爲禮也疑此記記者考之儀禮經文則渙然
氷釋矣石梁承祖之說尤肊造無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６２
作者＝
页数＝７７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